

## 一对邻人儿女的奇缘

两个均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小邻居，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年龄相当，门当户对，将来有一天完全可以结为百年之好。人们怀着这种温馨的愿望让他们二人一起玩耍，一起成长，双方父母极想促成这一对儿女的亲事，期盼着他们长大成人后能够成为终身伴侣。然而很快人们便发现，这种指望似乎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这两个出类拔萃的孩子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相互之间经常流露出一种非同一般的憎恶情绪。也许是他们是彼此的性格太相似了。他们两个人都有些自负，任性，固执己见；他们各自都受到一起玩耍的小伙伴的热爱和尊敬，但是两个人只要在一起，他们就是死对头；每个人都总想树立自己的威信，因此两个人碰到一起便互相攻击；他们不为一个目标竞争，但是却总为一个目的争斗。其实他们本都是绝对听话可爱的孩子，只是两人之间总是互相仇视，甚至有时彼此恶狠狠的，大有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劲头。

俩人之间这种奇特的关系在童年时代的游戏中已经有所表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没有丝毫改变。男孩子喜欢玩打仗的游戏，他们经常分成两队人马，互相进攻并进行顽强的抗击。这个勇敢倔强的女孩也喜欢参加他们的游戏，而且还成为其中一队人马的首领。他们以无比的顽强，甚至拳脚相加，与另一方进行了一场激战，对方差点儿被打得狼狈逃窜，多亏那男孩英勇善战一直顽强抵抗，最后挺身而出解除了她的武装并将她捉住，他们才免遭失败。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那女孩仍在猛烈地挣扎反抗，又打又抓，那男孩为了保护自己的眼睛，也为了不伤害他的女对头，不得不扯下自己脖子上的丝绸围巾把她的双手在背后绑起来。

为这她永远不能原谅他；更有甚者，她还一直在不停地秘密地寻找机会伤害他。双方的父母早已注意到这种少见的对立情绪，相互达成协议，决定把这一双互相敌视的冤家对头分开，放弃结成儿女亲家的美好意愿。

那男孩在新的环境中不久便显露头角。每一门功课都学得很好。他的监护人的意愿和他自己本身的爱好决定他要成为一名军人。他无论出现在什么地方，都受到喜爱和尊敬。他那卓越的天性仿佛唯独对他人的健康和舒适

才起作用，他常常为失去这个世界给他安排的对头而内心感到非常高兴。

相比之下，那女孩的情况却忽然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她的年龄，不断接受的教育，还有内心所产生的某种不可名状的感觉，迫使她脱离了过去常喜欢与男孩子们一起嘻戏玩耍的疯疯癫癫的生活。她总觉得好像缺了些什么，心里无着无落的。在她周围，似乎再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她去憎恨，也没有哪一个人使她觉得可爱可亲。

这时有一个青年男子对她一见钟情，他把自己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她身上。他年长于那个过去与她是邻居的冤家对头，有地位，有家产，是举足轻重的要人，在社交界深得人心，受到大家的爱戴，不少女人都在追求他。这女孩有生以来头一次有了一个男性朋友，一个对她如此鞠躬尽瘁的追求者和奴仆。在许多比她年纪大，比她更有教养，更出色，更讲究的姑娘当中，他优先选择了她，这简直是她的福气。他不断地向她献殷勤，却从来不死命地纠缠；在各种偶然发生的不愉快的事件中，他总是忠实地维护她，帮助她，使她摆脱各种尴尬；他坦诚地，但却心平气和、满怀希望地向她的父母提出了求婚，因为她的年龄还小，他愿意耐心等待；这一切都使她对他产生了好感，加之世人对他们的关系已经认可，因为大家对此已习以为常，于是她常常被别人称为他的未婚妻，甚至到最后连她自己也自认为，她就是他的未婚妻。不管是她，还是其他什么人，都没有想到，除了他们之间交换结婚戒指之外，似乎不需要任何考验了，因为他被众人视为她的未婚夫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很长一段时间了。

他们的事情进展平稳，即使是通过订婚也没加快事情的进程。双方都继续听其自然。他们愉快地相处在一起，都心安理得地把这一段美好的时光当成未来较为严肃的婚姻生活的春天来尽情享受。

在此期间，远在异地他乡的邻人之子已出落得一表人材，并且步入他一生中辉煌发展的阶段。现在他重返故里休假探亲。两个过去的仇家不期而遇，面对这位漂亮的邻居之女他举止自然而又有些奇特。而这位女邻居近来正怀着喜悦的心情孕育着家庭的情感准备做新娘，因此她与周围的一切很容易和谐相处。她相信自己是幸福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确实如此。但是现在，长久以来她头一次又感到有某种东西在与她对抗，不过这已不值得记恨了，而且她也恨不起来了。是的，那时的互相仇视完全是出于一种孩子气的争强好胜，实际上不过是对对方的内在价值一种潜在的承认罢了，只是他们自己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此次见面代之而来的则是又惊又喜的表情，互相愉快的打量，心悦诚服地互相认错。总之，他们互相交换着这久别重逢的一切共同的感受。长期的疏远引发了这次长时间的交谈。就连儿时愚蠢的举动也成了两个消除成见的邻居回忆往事时打趣的笑料，好像以往那种显得有些滑稽的仇恨通过双方友好、关心的态度至少可以得到一些补偿！过去无视对方的粗暴行径也好像不相互赞许一番就不会消除似的。

男的一方在谈话时一直很理智，所言所行都很适度，他的地位，他的经济状况，他的奋斗目标，他的功名，才是他满脑子思考的问题，因此他把人家这位漂亮的未婚妻的热情当成一种值得感谢的额外奖赏惬意地接受下来，并没有因此认为她会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或者去嫉妒她的未婚夫有这么一位漂亮的未婚妻，何况他与这位未婚夫关系好得非同一般。

女的一方看起来情况却截然相反，她犹如是从一场梦境中猛醒过来。

她恍然大悟，过去与她的小邻居针锋相对地斗争原来只是情窦初开时期内心激情的一种发泄形式；而激烈地厮杀，大动干戈，也绝非是她的本意，只不过是以这种违反本人意愿的形式表达一种强烈的，犹如生来便具有的爱慕而已。追忆往事，她甚至觉得她以前一直是爱他的。她暗笑自己当时手中拿着武器，满腔仇恨地找他打架时的样子，她回想着当他解除自己的武装时自己心里那种甜蜜蜜的感觉；她想象着当他缚住自己时那种无与伦比的幸福感；总之，所有的一切，凡是她采用过的损害他、烦扰他和激怒他的行为，在她来说，只不过是天真无邪的手段，目的就是引起他对自己的注意。她诅咒那次分离，她哀叹自己昏昏然如陷入睡梦之中，竟没有醒悟到自己的感情。她痛恨被人拖着走，爱空想的习性，就因为这她才得到了这么一个对她来说无足轻重的未婚夫。从此她变了，双重的变化，进步了，也后退了，随便人们怎么看都行。

如果有人能够把她深深隐藏在心中的情感展现出来并与她共同体验的话，那么这个人肯定不会责骂她，因为她的未婚夫显然无法与那位邻居青年相媲美，只要这两个人往近旁一站，便可以一目了然。如果说人们不能拒绝给予她的未婚夫某种程度的信任的话，那么那位邻居青年则可以使人们对她产生百分之百的信赖感；如果人们愿意把她的未婚夫当成自己的伙伴的话，那么则祈望邻居青年能成为自己的知己；如果人们遇到特殊情况想得到更大的关心和帮助的话，那么人们完全确信那位邻居青年能够做到这一点，而对她的未婚夫则大概会产生怀疑。对于这些比较，女人有一种天生的直觉，敏感而准确，她们有理由，也有可能练就出这种天资。

美丽的未婚妻任这些思想秘密地在心中滋长蔓延，这时要是有人能够为未婚夫讲讲好话就好了，并对她直言相劝，要求她保持现在的关系，用未婚妻的责任来约束她，甚至告诉她，这是天作之合，不容更改，不容撤回；可是没有人知道她的隐衷。于是美丽的心灵更加助长了她的单相思。其间，一方面她受到社会、家庭、未婚夫和自己的允诺无法解脱的约束和牵制，不能言而无信；另一方面那努力上进的青年邻居根本不把他的想法、计划和前途当成什么秘密，他不但全盘托出，而且向她表示，他只能当一个忠实的兄长，甚至还不是一个体贴入微、充满深情的兄长。他还告诉她，他很快就要离去。于是，小时候那满脑子的恶作剧、那暴烈的性情，那简单幼稚的报复思想似乎又复苏了，而且到了人生中这个较高阶段——青年时期，她准备采用更引人注目，更危险的手段来发泄自己的不满。她决定去死，以此来惩罚这个她过去怨恨、现在却热恋着的人对她的冷淡无情。既然她得不到他，不能与他结合，那么至少要让自己与他的回想，与他的懊悔永远地结合在一起，让他永远摆脱不掉她死时的情景，今生今世不得安宁，让他永无休止地谴责自己，为什么他没有看透她的思想，为什么没有仔细揣摩揣摩她内心的秘密，为什么当初不珍视它。

这种古怪荒唐的念头无时无刻不陪伴着她。她千方百计地掩饰自己的想法，虽然人们感觉到她有些异样，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说，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智慧，挖空心思去发现真正的内在原因。

此间，朋友、亲戚和熟人们都在不停地安排着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几乎没有一天是平平淡淡度过的，每天都筹划了一些新鲜玩意儿和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活动。几乎没有一处美丽的景物没有被披上节日的盛装，以接待众多欢乐的宾客。我们这位回家省亲的年轻人也想在离家之前尽其所长为此

助助兴，他邀请未婚夫妇连同为数不多的各自的家人作一次水上游览。几家人家登上一艘装饰漂亮、舒适的大型船舶，这是一种游船，里面有一间小客厅和几间客舱，这类游船在设计时力图把陆地生活的各种便利条件都搬到船上，所以应有尽有。

在音乐的伴奏声中人们乘着游船顺着大河徐徐远去。由于天气炎热，这一伙人攒三聚五地分散在底下的客舱里，或玩着智力游戏，或在进行赌注游戏，以寻乐解闷儿。一刻也不肯闲着的年青的东道主无事可做，于是他来到舵轮旁，替换下老舵手，老舵手不一会儿便在他身旁安然入睡了。刚好这时尤其需要掌舵的人慎之又慎，因为游船正驶近一处险滩。河流的前方有两个小岛，它们平坦的砾石滩岸呈犬牙状，相互交错，使航道变得十分狭窄，蜿蜒曲折，构成一段危险的水域。小心翼翼、目光敏锐的掌舵人几乎差点儿要喊醒老舵手，但最后他还是决定自己来冒冒风险，驾驶着游船朝着狭窄的河道开去。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那个美丽的昔日的冤家对头上戴着花环突然出现在甲板上。她取下花环朝着正在掌舵的年轻人抛了过去，并高声喊道：

“留着它作个纪念吧！”

“别打扰我！”年轻人一手接住花环一边对着她大声说：

“我现在需要全力以赴，注意力得特别集中，一点儿都不能走神儿！”“我  
不会再打扰你了，”她喊道：“你再也不会见到我了！”

她说着疾步走到船头，猛地一下跳进了水里。

顿时，几个声音不约而同地大声疾呼起来：

“救人啊！救人啊！她要淹死啦！”

掌舵的年轻人慌了手脚，不知所措。老舵手被呼叫声惊醒，伸手就要接舵，年轻人把舵交还给老人，恰逢此时不是换舵手的时机，游船一下子搁浅了。就在这一刹那，年轻人扔掉最累赘的衣服，跳入水中，追随着美丽的冤家游去。

对于熟谙水性，善于驾驭水这种自然物质的人来说，水表现出它友善的一面，它托浮着青年人，完全被这个灵巧的游泳好手所征服。青年人很快追上了被水冲走的美人儿，他一把抓住她，娴熟地把她的头托出水面，抱着她游。但是，一股强大的水流猛然把他们两个人一起卷走，直到河中小岛和滩地被远远地甩到后面，航道才又逐渐变宽，河水也开始流得缓慢起来。这时年轻人才松了一口气，他又振作起来恢复了常态，而最初由于情况万分紧迫，他来不及思考，一切只能机械地行事。年轻人尽力把头露出水面，举目四望，然后单臂划水竭尽全力朝着—块长满灌木的平地游去，这块地方可人意并恰到好处地伸展到河里。他把美丽的牺牲品抱到干燥的地方，这时已感觉不到她还有一丝气息，他陷入绝望之中。突然间他眼睛一亮，一条被人踏过的小路映入眼内，小路通向并穿过一片灌木林。他重新抱起这个珍贵的包袱，沿路前行，不久便发现一座孤零零的住宅。他走到房子跟前，在这里找到一对青年夫妇——一对心地善良的农民。来者的不幸和困境不言而喻，所以他经过一番思考后提出的请求全都得到了满足。明亮的火燃烧了起来，床上铺上了一层又一层的毛毯，各种毛皮衣服和皮毛以及家中现有的所有能起到保暖作用的东西都统统很快被搬了过来。此时，救人心切，这种欲望战胜了其它任何考虑。为了使已经半僵硬的裸露的玉体重新获得生命，没有哪一种方法没有试过。终于成功了。她睁开双眼，看到的竟是自己的心上人，她

伸出天使般柔美的双臂紧紧搂住了他的脖子。她搂着他，久久不愿意松开，泪水似潮涌，不断地向下流，这时她完全恢复了正常。

“你还愿意离开我吗？因为我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获得你的。”她大声问。

“再也不会了，”他叫喊着，“再也不会了！”此时，他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要珍重自己！”他又补充了一句，“要好好珍重自己！”

想想你自己，为了你，也为了我的缘故。”

她这才想到她自己，发现自己眼下所处的窘境。不过在自己心爱的人面前，又是自己的救命恩人面前，她用不着感到羞涩；然而她还是愿意让他先离开，好使有可能也料理一下自己，因为他浑身上下还是湿淋淋的，直往下滴水。

年轻的夫妇互相商量了一下，他们决定把自己结婚时穿的礼服提供给这一对青年男女使用，丈夫的给男青年用，妻子的给那美人儿用，这两套礼服仍然完好无损地挂在那里，足够把一对新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地打扮起来。

不多时，两个历险者不但穿戴完毕，而且还梳洗打扮了一番。他们看上去极为可爱，当他们二人又聚到一起时，他们惊讶地互相凝视着，接着为这种奇异的打扮微微一笑，便满怀无限的激情猛然扑到对方的怀抱里。青春的活力和爱情的鼓舞使他们顷刻间完全恢复了原来的朝气，只可惜缺了音乐，否则他们会跳起舞来。

从水中到地面，从死亡到生还，从家人之中到荒野，从绝望到喜悦，从冷淡到倾心到狂热的爱，这一切都发生在片刻之间，要想跟上并理解这急剧的变化，人的头脑简直不够用，否则脑袋非得爆炸不可，不爆炸也会被弄得晕头转向如堕烟海。在这种时刻，一个人的心脏必须得竭尽全力地工作，才能承受得起这骤然间接踵而来的大悲大喜。

两个人的心已经完全融合为一体，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之中。过了一些时候他们才想起，留在船上的人还在担惊受怕，焦虑不安地牵挂着他们。当又想到不知道该如何重新面对那些人时，他们几乎无法不感到恐慌和忧虑。

“咱们应该逃走吗？咱们应该躲藏起来吗？”年轻人问。

“咱们还是一起呆在这里吧。”她说，这时她的双手还紧紧吊着他的脖子。

那位农民听到他们提到游船搁浅的事，没有再细问，便急急忙忙往河岸跑。幸好这时那艘游船已经缓缓地顺水飘来，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游船摆脱了困境又重新启动。大家无法确定他们在何处，只能漫无目标地摸索着继续往前行驶，企望能重新找到两个失踪的人。农民又是呼喊又是招手引起了船上人的注意，然后他朝着一处有利于停船的地点跑去，并且还在不停地招手和呼喊，于是游船转向河岸驶来。当船上的人登陆时，出现了多么戏剧性的奇观啊！两个已经私订终身的人的父母迫不及待地首先蜂拥上岸；痴情的未婚夫差一点儿失去知觉。他们刚一听说心爱的儿女已经得救，两个穿着奇特服装的人立刻从树丛中走了出来。在他们走到众人面前之前，人们没有马上认出他们来。

“我看到的是谁呀？”母亲们惊呼道。

“我看见了什么啊？”父亲们也喊道。

这对获救的儿女在他们面前双双跪下。

“你们的孩子啊！”他们大声说，“一对相爱的人。”

“请原谅我们吧！”姑娘高声请求道。

“请祝福我们吧！”男青年也高声恳求。

“为我们祝福吧！”两个人一起乞求道。

这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异得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了。

“祝福我们吧！”第三次响起了他们的苦苦哀求声，此情此景谁还能够忍心拒绝他们呢？

## 商人、美人儿和律师

从前有一个商人，他生活在意大利的一座海滨城市里，从少年时代起他就才干出众，聪颖过人。这位商人同时还是一名出色的水手，他常常把船装满货物，亲自运往埃及的亚力山大港，在那里他收购或者换取当地的名贵物品，然后他把这些货品运回自己的家乡重新出售，或者把货物发往欧洲北部各个地区。由于他善于经商，苦心经营，他的财富滚滚而来，不出几年他就为自己赚回了大宗的财产，更何况繁忙的商业活动使他为自己寻找到了极大的乐趣，加之他一年到头忙忙碌碌，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从事昂贵的消遣，大肆挥霍金钱，因此他的财富还在源源不断地增长，一年多于一年。

就这样商人勤勤恳恳地一直干到了五十多岁。当地的居民由于生活清闲平淡，懂得用社交娱乐活动来调剂自己的生活，增添生活的乐趣，而商人对此却几乎一窍不通；此外，不说一般的姑娘，就连漂亮的女性也难得引起他的注意，尽管他的女同胞们个个长得都很有些姿色。倒是她们对珠宝首饰等奇珍异宝的欲望他却了如指掌，而且懂得利用她们，一有机会，就赚她们的钱。

商人自己怎么也都难以预料到，有一天他的心境竟然发生了变化。

那天他驾驶着装满货物的商船驶入故乡城市的港口，正赶上这里举行一年一度的庆典活动，这种活动主要是为孩子们举办的。少男少女们习惯在参加完教堂的礼拜仪式之后穿上形形色色的化装服，装扮成各种各样的人物出现在街头，他们时而列队行进，时而三五成群，嘻笑着，戏谑着，穿过城市的街道，接着，他们汇集到一个大广场上的比赛场地，进行各种游戏，并且各骋所长，表演种类繁多而巧妙的技艺和熟练的技能，他们规规矩矩地参加比赛，争取得到提供的一些小奖品。

我们的商人起初也在目不暇接地观看这场盛大的庆祝活动，他看得兴致勃勃，他瞧见孩子们个个玩得兴高采烈，尽情地享受着生活的乐趣，他们的父母也一个个喜上眉梢；他发现，数以万计的人群中人人都在分享着眼前的欢乐，个个满怀着最美好的憧憬；他呆呆地看了老半天，当他回过神来想到自己时，顿时发觉，自己孤独的处境格外引人注目。他郁悒地回到家里，住宅空空荡荡的，这让他头一回开始感到害怕起来，于是他不由得在心里暗暗责备起自己来。

“唉，我这个不幸的人啊！为什么这么晚才睁开双眼？为什么到了这份年纪我才看清楚，什么财富才能真正给人带来幸福？这么多年的辛劳！担了多少风险！它们又给我带来了什么呢？尽管我的货栈里堆满了货物，尽管我

所有的箱子里都塞满了金银财宝，尽管我的一个个橱柜里装满了珠宝首饰，可是，这些财富既不能使我心情愉快，也不能让我感到满足。

我把它们堆集得越多，它们似乎越贪婪，越需要更多的伙伴，一颗珠宝需要另一颗珠宝作陪伴，一块金币则需要另一块金币。它们全然不把我看成这所房子的主人；它们暴躁地向我大喊大叫：去！赶快去！再多弄回些我们的伙伴来！黄金只有得到黄金才高兴，珠宝则盼望再得到珠宝！它们就这样命令我，指使我，整整主宰了我一辈子。如今老了，我这才感觉到，所有这些财富从来没有使我得到过任何享受。可惜啊，岁月就这样流逝掉了。现在年龄已不饶人，我才开始考虑这些问题，并且只能对着自己说，你本人没有能够享受这些财产，你身后也没有子嗣可以享用它们！你曾经用你的珠宝打扮过你喜爱的妻子吗？你曾经用过你的财富给你的女儿作嫁妆吗？你曾经用你的财产帮助你的儿子，使他有可能获得一位好姑娘的爱情，并巩固这种感情吗？从来没有，一次也没有！对于你全部的财产，你实际上从来没有占有过一点，你也没有家人可以沾它们的光！你辛辛苦苦集攒起来的财富等你死了之后只好任凭他人随意挥霍一空。

“唉！今天晚上那些幸福的父母们又是何等光景啊！他们跟我完全不同！他们可以把他们的子女召集到桌子周围，夸奖他们表演的技巧，鼓励他们多做好事！他们的眼睛闪闪发亮，迸发出何等喜悦的光芒！从现在的生活中，他们似乎又会产生多么美好的希望！难道你对自己完全不抱一点希望了吗？难道你已经白发苍苍老态龙钟了吗？难道这一切还不足够让你认清你错过的东西太多了吗？现在你如果再不当机立断，作出最后决定，那么你还等到将来什么时候呢？不，在你这个年纪考虑婚姻大事还不算愚蠢，以你的财富，你将娶上一个好妻子，并且能够使她幸福；要是你还有可能在你的家里看到你自己的孩子，那么这些晚熟的果实将会给你带来无限欢乐，而不像那些过早生育的父母们，他们的孩子犹如自天而降，他们毫无思想准备，于是孩子往往成为他们的负担，使得他们不知所措而陷入困境。”

商人东想西想自言自语一番之后，他终于下定决心，于是他立即把船上的两个伙计叫到自己跟前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伙计们已经养成习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对他们的主人唯命是从，这回他们俩也不敢误事，赶紧就去执行任务。他们在城里到处打听、寻找最年轻最漂亮的姑娘，因为他们知道，既然他们的船主眼下渴望得到这种货物，那当然得让他得到并且占有最好的货色才对。

商人自己也没在家里闲呆着，他也跟被派出去的两个伙计一样，一边走一边问，这儿看看，那儿听听，很快便找到一位他所寻求的闺房小姐，可以当之无愧地说，眼下她是全城最漂亮的姑娘。她芳龄二八，花容月貌，体态婀娜，气质高雅，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极为可爱的绝色佳人。

通过一次短时间商谈，商人许下诺言，无论他在世时，还是他死后，保证都为这位美人提供最优越的生活条件。谈判过后，两个人便举行了婚礼。结婚典礼操办得红红火火，大摆排场，大肆挥霍，个个欣喜若狂。打这一天起，我们的商人才有生以来头一次感觉到，现在他真正拥有并且享受了自己的财富。他喜气洋洋地使用最美丽最华贵的衣料装点她，为她细腻柔滑的玉体制作考究的服装；在他娇妻的胸前和秀发上，一颗颗珠宝闪闪发光，那情景与过去放在首饰盒里时完全不一样；那些宝石戒指，由于戴在她的手指上，

也获得更加不可估量的价值。

从此，商人感受到，他不仅仅是一般的富有，而是前所未有的富有，因为他的财产通过两个人共同分享和使用，好像倒增加了许多。夫妻二人按照这种生活方式心满意足地几乎生活了一年之久，商人仿佛完全放弃了他所热爱的忙忙碌碌的海上漂泊生活，代之而来的是给他带来无限温馨和幸福的家庭生活。但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要想摆脱掉谈何容易。假如我们选定了一个方向，如果让我们暂时偏离这个方向还是可能办到，但是彻底中断却是永远无法让人忍受。

我们的商人也是这般境况。当他看到别人上船准备出航，或者看到远航者幸福地返回港口时，他往往会触景生情心潮澎湃，于是旧日的那番激情不由自主地爆发出来。是的，甚至在家里，就在他妻子的身旁，他有时也会觉得心神不定，情绪低落。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海上生活的眷恋越来越强烈，后来竟然发展成朝思暮想，为此，他必然觉得自己极为不幸，终于有一天，他真的病倒了。

“现在你该怎样安排自己才好呢？”他自己对自己说，“这下子你算是体验到你有多么愚蠢，人都到晚年了，还妄想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换上新的生活方式。我们怎么可能把我们一向从事的事业，一向追求的东西，从我们的头脑里，还有，从我们的肢体上重新清除出去呢？过去，我像鱼儿一样爱水，像小鸟一样热爱无边无际的天空，现在我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我把我自己禁锢在四壁之中，守着所有这些奇珍异宝，守着价值连城的财产，守着一个年轻美貌的妻子，这难道应该是我的生活吗？过这种日子，我没有得到我所期待的满足，也没有享受到我的财富给我带来的乐趣，我反而觉得我失掉了这一切，因为，我不可能再继续赚回任何东西。人们把那些孜孜不倦地工作，并且想方设法把一笔又一笔的财富不停地往上擦的人看成是傻瓜，这是多么不公平啊！因为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对于那些能够在不断奋斗的过程中感受到快乐的人来说，他们赢得的财富对于他们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由于整天无所事事，我感到浑身不舒服，由于身体不活动，于是我大病一场。如果我再不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那么用不了多久我的死期就要到了。

“当然，离开一个年轻可爱的妻子是个冒险的行动。你把一个妩媚动人又十分敏感的姑娘娶到家里还没有好久，就想让人家长时间地独守空房，全然不顾她的感受和欲望，这样做难道对她公平吗？那些纨绔子弟现在不就已经在我的窗前转来转去，流连忘返吗？他们现在不是已经在想方设法吸引我的娇妻注意他们吗？不管是在教堂里，还是在花园里，他们不是都想得到她的青睐吗？如果我离开，家里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呢？难道我应该相信，能有什么奇迹可以使我的妻子得救，免遭他们的纠缠吗？不行，她正值豆蔻年华，体格又发育得这么好，指望她能够放弃爱情的欢乐，那恐怕是愚蠢的。一旦你离家而去，那么你回来时便会发现，你已经失去你妻子对你的好感，失去了她对你的忠贞，与此同时，也会使你家族的名声扫地。”

商人思前想后，疑虑重重，就这样折磨自己一阵子。他本来已经大病缠身，加之一天到晚心绪烦乱，郁郁寡欢，他的健康状况一下子恶化到极点。商人的妻子，以及他的亲友都忧心忡忡，很为他担心，他们谁都无法找出导致他得这场病的原因何在。有一天他又在那里苦思苦想，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终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突然他高声地叫了起来：

“你真是个傻瓜哟！你费这么大的心思，受这么多罪，不就是为保住一

个女人吗？要是你再继续这样烦闷下去，再这样病下去，很快你的老命就会没有喽，那时，你的老婆还不是同样得留给别人。既然你想要保住自己的性命，你就立刻冒险任她失去她的贞操吧，尽管人们十分看重妇女身上这点东西，把它当成至高无上的，但至少对你来说，这样做更为聪明，也更加稳妥。再说了，像有些男人那样，他们整天守在家里，仍然防不胜防，照样失去了他们看重的东西，而且在发觉自己没能守住后，尚能忍辱含垢。为什么你就不应该有这种勇气，放弃女人身上的这一至宝，你的性命可完全取决于你的决心喽！”

商人喃喃自语，自己开导着自己，于是他又重新振作起来。他立即叫人把他船上的伙计找来，嘱咐他们，照过去一样把货物装到船上去，作好一切随时启程的准备，只要风向一顺，就立即可以离港出发。接着，他又对他的妻子作了如下表白：

“如果你发现家中有什么动静，并且终于由此而得知我正在准备出远门，你可千万不要感到惊讶；如果我如实告诉你说，我打算再做一次出海旅行，你也不要悲伤。我对你的爱情依然如故，而且这种爱我一生一世肯定永远不会改变。直到今天为止我在你身边享受到了从来未有过的幸福，我深深地懂得这种幸福的价值；假如我不需要时常在心里暗自责备自己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话，我或许会更加感受到这种幸福的价值是多么昂贵。现在我以前的癖好又发作了，过去干惯了的事业在吸引着我。请允许我再去看一看亚历山大城市场吧，这回我将怀着更加强烈的热望光顾这个市场，因为我想从那里为你买回最精美的衣料和最珍贵的珠宝。我把我的全部家产和财富都留给你，它们归你所有，你就放心随便使用，与你的父母和亲戚一起好好享受享受吧！我不在家的日子很快会过去的，在我们重逢时，我们的快乐将会超出现在几倍。”

可爱的妻子听得两眼泪汪汪的，她燕语莺声把丈夫怪罪一番，并且要丈夫相信，没有他在身边，她一时一刻都不可能再过得快乐；因为她既然不能够把他挽留住，也不想限制他的行动自由，只好请求他，但愿他离家在外这段时间能时时把她挂念。

接着，商人跟妻子交待一些有关生意和家务方面的事情，然后他停了一下，才又接着说：

“现在我还有一件心事，你务必得允许我痛痛快快地说出来；只是我最诚恳地请求你，不要误解我说的话，而是要从这种忧虑当中看出我对你的爱。”

“我能猜出你想跟我说什么，”这位美人马上回答说，“你是对我不放心，你对待女人的态度与其他男人一样，永远认为我们女人是软弱的。你到现在为止只知道我年轻、快活，于是你就认为，你不在时我会变得放荡不羁，很容易受到诱惑。我不责怪你有这种想法，因为这种看法在你们男人当中习以为常；不过我了解我自己的心，我可以向你保证，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轻而易举地影响我，也不可能有什么影响能起到这么深刻的作用，以至把我从信步而往的道路上引开，在这条道上，我一只手牵着爱情，一只手牵着责任已经跟你一起走到今天。你尽管放心去吧，在你远航归来的时候，我会让你看到，你的妻子仍然是那么温柔，那么忠诚，就像以往你短时间外出又回到我的怀抱中后晚上看到的情况一样。”

“我相信你有这种信念，”商人回答说，“我请求你能够坚持下去，善始

善终。不过咱们还是得必须考虑到最坏的情况；为什么不应该预先做好安排以防万一呢？你知道，你亭亭玉立仪态万方，在我们这座城市里你把众多小伙子的目光都牢牢地吸引到自己身上；他们会趁我不在家的時候更加不遗余力地追求你，向你献殷勤，他们还会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途径接近你，是的，甚至讨你的欢心。你丈夫的形象不可能永远像现在他在家時一样，把他们那帮纠缠你的人，从你的门前，从你的心上赶走。你是一个高尚善良的孩子，但是人性本能的要求是合法的，而且是强烈的；它们不断地与我们的理智进行较量，而且往往总能获得胜利。请你不要打断我的话！我不在家的時候，你肯定会感到你有这种渴求，甚至在你尽本分地想念我的時候。女人由于有这种要求而去吸引男人，而女人同样也受到男人的吸引。在一段时期内我会依然是你这种热望的对象；但是谁能预料到同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机遇呢？那时，你在想象中以为是给予我的爱，实际上却被另一个男人得到了。你别性急，我请求你，请继续听我把话讲完。

“我知道你会否认有这种可能，而我也不希望促进这种事发生；但是，如果你确实感到，没有一个男人陪伴你就过不下去，或者你觉得自己实在缺少不了爱情的欢乐，那么你只需要答应我，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你千万不能从那些作风轻浮的男孩子当中选择任何一个人来代替我的位置，尽管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彬彬有礼；要知道，他们对别人的名誉比对一个妇女的贞操有更大的危害性。与其说是受情欲的驱使，倒不如说是受虚荣心的支配，他们处心积虑追逐每一个妇女，他们认为，牺牲一个女人的贞操不算什么。如果你觉得，你确实需要为自己寻找一个情人，那么就找一个名符其实的男人，一个谦虚、能守口如瓶，甚至知道通过秘密的幽会才能提高爱情的欢乐程度的男人。”

听到这里，美丽的妻子再也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的悲痛；原来一直强忍住的泪水夺眶而去，源源不断地流下来。

“不管你对我有什么看法，”她满怀激情地拥抱丈夫，然后大声说，“但是，你认为是几乎无法阻止的罪行却与我绝对沾不上边儿。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脑子里出现这个念头，那么就让大地裂开把我吞掉，并剥夺我一切享受人间欢乐的希望，让我丧失继续生存的勇气吧！请你消除你胸中的疑虑，给我留下一个圆满的希望吧！但愿很快能够看见你又回到我的怀抱。”

商人抚慰妻子设法使她安静下来。第二天早上，他上船扬帆而去；途中一帆风顺，很快便抵达亚历山大港。

在此期间，商人的妻子安心地掌管着大宗财产，快快活活舒舒服服地打发自己的日子。

她离群索居，除父母双亲和亲友以外，她通常不见任何外人。她丈夫的生意自有忠实的伙计继续料理，她自己则住在一幢高大的宅邸里，每天都在一间间富丽堂皇的房屋里重温着对丈夫的怀念之情。

尽管她十分想保持平静的隐居生活，然而城里那伙年轻人绝非等闲之辈，他们没有善罢甘休。他们不错过任何机会，常常在她的窗前过往。一到晚上，他们就集聚到她的房前，为她演唱或弹奏小夜曲，以此来吸引她的注意力。美人儿子然一身，对他们如此纠缠不休最初时感到深恶痛绝，但不久便慢慢地习惯了。无数个漫长的夜晚，她甚至心安理得地把听他们弹唱小夜曲作为一种愉快的消遣，根本不关心他们是些什么人。有时候她一边听一边忍不住长吁短叹，那是她又在思念远方的亲人。

美人儿本来希望这些无名的追求者早晚有一天会厌倦，但是她没能如愿，这些年轻人反而加强了攻势，他们不厌其烦，反复不断地又弹又唱，现在她已经能够分辨那些重复出现的乐器和噪音，以及一再响起的曲调。没过多久她便再也抵挡不住好奇心的诱惑，想弄清这些陌生人是谁，尤其想知道能够持之以恒的那些人是谁，为了消磨时间，她完全可以准许自己有这种兴趣。

从此，她开始透过窗帘，通过半掩着的百叶窗，时时往街上张望，注意研究来往的行人，特别想从中辨认出最为持久的盯住她窗户的男子来。原来，他们大多是一些衣着考究的英俊小伙儿。但是无论是他们的一举一动，还是整个外部形象，都给人一种浮浅和自命不凡的感觉，他们仿佛丝毫不是在向那位美人儿表达他们的敬慕，倒像是出风头，通过注视美人儿的房子使自己显得更加引人注目。

“果真如此，”美人儿有些戏谑地对自己说，“我的丈夫可真有先见之明！他规定我有权得到的情人的条件把那些能够向我献殷勤、讨我欢心的人全部排除在外了。他也许知道，聪明、谦逊和沉默寡言只有安祥的老年人才具备这些素质，虽然我们的理智叫我们尊重他们，但是他们绝对不能激发我们的想像力，也绝对不可能引起我们的爱慕。这些彬彬有礼，络绎不绝地簇拥在我房子周围的青年，我敢肯定，他们无法唤起我的信任，而我可以信任的那些人我又觉得毫不可爱。”

美人儿认为自己是安全的，于是她越来越随心所欲地沉湎于留恋来来往往的小青年那美妙的音乐和矫健的身影给她带来的快乐之中。不知不觉地她心胸中渐渐滋生出一种对异性渴望的躁动，她想遏止，却已为时过晚。孤独寂寞，百无聊赖，以及舒适、优越、富裕的生活，成为培育这种非分欲望的温床，不过这种情欲的产生想必是早了一些，连这个善良的孩子本身也没有能够预料到。

于是美人儿一边在心中暗自叹息不止，一边开始赞赏起她丈夫的优点来，其中包括他对世界各国的了解和对人的鉴别能力，尤其是他对女人的心态了如指掌，实在叫她口服心服。

“如此看来我在他面前矢口否认的事情确实有可能发生，”她自言自语说，“所以他劝我遇到这种情况时要小心谨慎、机警灵敏也是很有必要的了。然而，现在再谨慎再聪明又有什么用呢？”

美丽的夫人思绪万千，心烦意乱。苦恼本来就已经在一步步无所不至地吞噬着她，现在更加有增无减。她想方设法自得其乐，以便自己从苦恼中挣脱出来，然而一切都是白费心机；随便哪一件快乐的事情都会触发她的情感，勾引起她想像中的一系列愉快的情景，这更为加深了她的孤独和寂寞。

正当她处于这种状况时，她从她的亲戚那里听到一些城里发生的新鲜事，其中一件是有关一位年轻的律师的。据说，他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市学习过，正好刚刚回到他出生的城市。

当地人对他交口称誉，赞不绝口。他不仅知识渊博，而且显示出一般年轻人所不具备的超群智慧和精明干练；另外，他体态健美，风度翩翩，谨言慎行，虚怀若谷。作为一个律师，他很快赢得了当地市民的信任，并且博得了法官的敬佩。他每天都来到市政厅，在那里料理和开展他的业务。

美人儿听到别人把律师描绘得如此完美，不无渴望地想与他认识，并且心中暗自祝愿能够在他身上发现，他就是符合自己丈夫规定的标准，可以

钟情的男人。自打她获悉律师每天都从她家门口路过之后，她是多么目不转睛地盯在那里啊！她又是多么小心翼翼地监视着人们通常在市政厅聚集的时刻！终于有一天，她不无激动地看到他走过去了。如果说他的风采动人，青春焕发，不可避免地叫这位美人儿春心荡漾的话，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他的谦逊和拘谨则把她置于忧虑之中。

美人儿一连好几天对他进行秘密的观察，现在她再也遏制不住自己的欲望，她急切地想把这位年轻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经过一番精心的打扮之后，她身着华丽的服装出现在阳台上，美人儿看到律师沿着街道走过来，她的心不由得激动得怦怦直跳。律师与往常一样，迈着缓慢的步子，低垂着双眼，沉浸在沉思默想之中，极为矫揉造作地走着自己的路，根本没有觉察到她的存在。美人儿只好独自伤心，是的，甚至感到羞惭。

美人儿毫不气馁，她依照同样的办法，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试探，企盼能引起他的注意。

然而好几天过去了，却没有任何成果。他一如既往，永远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眼皮抬都不抬一下，更不左顾右盼。她瞧见他的次数越多，越觉得他正是自己梦中的意中人。她对她的爱慕之情一天比一天更加强烈，因为她不加以抑制，这种感情扶摇直上，最后竟形成一股巨大的、简直无法抗拒的力量。

“怎么办？”她自言自语地说，“你高尚、明智的丈夫预见到他不在家时你可能出现的情况，他预言，你身边没有情人和倾慕者就无法生活下去，现在，丈夫的预言果然应验。你不应该再折磨自己，暗自忍受煎熬，特别是在这种时刻，命运让你遇到一个完全符合你的心愿，又符合你丈夫心愿的年轻人，遇到一个你能够与他一起不动声色地秘密地共享爱情欢乐的年轻人，你怎么能够在这种时刻因为过分焦虑而使自己变得憔悴呢？谁要是错过良机那才愚蠢呢！只有傻瓜才愿意违抗爱情的巨大威力！”

美人儿思绪翻滚，她力图通过这些想法和其余一些想法增强自己的决心，不久之前，由于毫无把握和缺乏信心，她曾经听凭情绪的驱使摆来摆去反复犹豫过，不过现在，正像我们常常遇到的情况那样，一种激情如果被我们压抑太久，最终会一下子爆发出来，强拖着走，使我们的情绪达到空前未有的高涨，这时再回顾我们的忧虑、恐惧、矜持、羞怯、境遇和职责时，我们敢以蔑视的态度把它们看成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障碍。美人儿倏然迅速地下定决心，于是她派一名侍候她的女仆去找她热恋的那位男子，她决心，不管花费多大代价，也要得到他。

女仆迅速赶往律师那里，找到了他，当时他正跟许多朋友坐在桌旁用餐。女仆人按照女主人教给她的方式走上前去，一丝不苟地转达女主人的问候。年轻的律师对于所传递的口信没有感到惊讶，他在少年时代就认识商人，他知道商人目前没有在家，商人结婚之事他在地外早有所闻。他马上猜测到，留在家里的妻子因为丈夫不在也许有重要的事情需要他提供法律帮助。所以他极为和蔼勤地向女仆作了答复并且保证，一旦散席之后他将会毫不迟疑地去晋谒他的女当事人。美人儿听说很快就可以看见她朝思暮想的情人并且能与他交谈时，顿时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她急忙穿上最华丽的盛装，立即叫人把住宅和所有的房间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特意撒上橙树叶和花瓣儿，连沙发也罩上最精美的绒毯。律师未到之前这段短暂的时间在忙乱中一掠而过，而同样短的时间以前她却觉得漫长得令人无法忍受。

律师终于到了，她迎着 he 走去时心里多么激动啊！她自己在一张沙发床上坐下来，同时请律师坐在紧靠在沙发床旁边的矮凳子上，这时她那神态简直是如醉如痴！她到底如愿以偿，眼下她就在律师身旁，可是却无言以对，因为她原先从来没有考虑过她打算告诉他一些什么。律师也默不作声，谦逊地坐在她的面前。最后，她终于鼓起勇气神色慌张忐忑不安地开口讲起来：

“您重新回到您出生的城市时间还不久吧，先生，但是您早已遐迩闻名。众所周知，您是一位才华横溢、值得信赖的君子，我同样也寄信任于您，眼下，我有一件要紧并且不同寻常的事情请您帮忙。如果我考虑得正确的话，这类的事情按照情理来说更应该找一名忏悔神父，而不应该来找一名律师。我嫁给一位值得尊敬又富有的男人已经有一年多了，我们一起生活的这么长的时间里，他对我照顾得无比殷勤和周到；如果不是他生性好动，渴望出海旅行作生意的话，如果不是这种愿望把他从我的怀抱中拖走的话，我对他真是没有什么可挑剔和抱怨的。作为一个善解人意又讲道理的正人君子，他肯定心里有愧，觉得他长时间外出对他的妻子来说是不公正的，他理解，一个正值妙龄的妻子不能够当成珍珠宝石之类的东西珍藏起来，他知道，她更像一座果实累累的美丽的花园，如果她的丈夫固执己见，把花园的大门锁起来，那么不仅别人不能够得到这些果实，就是这位丈夫本人也会失去它们。因此他在出发之前十分认真郑重地劝导过我，如果我没有一个男朋友就不能生活下去，他不仅允许我，而且他简直是强迫我，使我不得不向他许诺，一旦在我心中产生一种爱慕之情，可以置礼教于不顾，自由自在按照我内心的意愿行事。”

美人儿说完停了片刻，但是年轻律师期待的目光给了她足够的勇气，她接着继续进行她的自我表白：

“我的丈夫如此宽宏大量允许我做的事情只有一个附加条件，他劝告我，要极为小心谨慎从事，并且明确要求我，应该为自己选择一个可靠的、聪明的，并且能够严守秘密的人为男朋友。其余的话就请您允许我都免了吧！先生，请您顾全我的面子，不要让我这样手足无措向您承认，您引起我对您的多大好感呀！您从我对您的这种信赖中可以猜到我的希望和愿望了吧。”

年轻可爱的律师默想了一阵子，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回答说：

“我多么感激您所给予我的信任，您的信任使我深感荣幸，并且使我非常快乐。我只是深切地希望，我能够向您证实，您没有向一个不体面的人求助。首先请您允许我以一名法学家的身份来回答您吧；作为法学家，我向您承认，我十分钦佩您的丈夫，他能够如此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过错并且认识到他的过错。毫无疑问，一个人为了到世界各地去游荡而把自己年轻的妻子扔在家里，那么完全可以看成他扔掉了自己某一种财物，这种行为明确地表明，他已经放弃对该物的所有权，无论是谁，当然都可以重新占有被丢弃在野外的东西。一个处于同等情况的年轻妇女，如果另有所爱，愿意委身一个她认为又可爱又值得信赖的情人，我认为这再自然不过，而且也再合情合理不过了。”

“如果出现类似现在这种情况，丈夫本身意识到自己的不对，并且用明确的语言表示，允许留在家里的妻子做丈夫本来也不可能禁止得住的事情，那么就更需要再疑虑重重，何况丈夫自己并没有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因为他已经宣布过，他甘心情愿地忍受这一切后果。”

“如果您现在……” 律师的目光显得有些异样，他拉住美人儿的手，神

采奕奕地继续说道，“如果您现在选择我作您的仆人，那么您便使我了解和体验到什么是幸福。在这之前我对此毫无概念。您可以相信，”他一边吻着美人儿的手一边高声说，“您不可能找到一个比我更为忠心耿耿，更加体贴入微，也更能严守秘密的仆人。”

听完这一番表白，美人儿感到莫大的安慰。她不再有所顾忌，万般激动地向律师表达起她的温存来。她握住律师的双手，偎依着他，把头倾倒在他的肩上。但是好景不长，这时，年青的律师以一种温柔的方式躲闪开她，并且不无悲伤地又开始讲起来：

“难道还会有人所处的境遇比我更怪诞吗？我迫不得已得疏远您，并且不得不竭尽一切力量克制自己的情感，恰恰是在这种时刻，在我本来应该沉湎于最甜蜜的感情时刻。可惜，在您的怀抱中正在等待我的幸福，眼下我却不可以占为己有。唉！但愿这种推迟不要使我那最美好的希望化为乌有！”

美人儿听了大惑不解，心里难免有些害怕，她急忙询问，他的态度如此奇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那时我刚好在博洛尼亚，”律师回答说，“并且刚好我在大学的学业要结束时，为了使自己将来能有一个称心如意的安排，我异常刻苦地学习。就在这时，我突然患了一场大病。这场重病虽然还没有危险到能毁掉我的性命，但是我的体力和智力却已经受到威胁，很有可能受到损害。在极度忧虑和疼痛难忍的情况下，我向圣母玛利亚立下誓言，如果她保佑我恢复健康，我愿意严格戒斋一年，并且自愿放弃一切享乐，不管是哪一种享乐。我坚定不移地实践自己的誓言已经有十个月之久；考虑到我所得到的巨大实惠，这十个月对于我来说绝对不长，所以我不觉得是一种负担，我也没有因为缺少某些惯常的和人所共知的享受而感到不幸和难以忍受。但是这最后的两个月我现在却觉得是多么漫长，因为只有熬过这两个月之后我才可以与您分享这样一种异乎寻常的幸福。”

美人儿对他这番解释不太满意，律师思忖片刻之后又继续讲下去，这才使她的情绪有所好转。律师说：

“我几乎没有勇气向您提出一个建议，并且向您呈献上能使我早日解除誓言的方法。假如我有幸找到一个人，他愿意承担责任，像我一样忠实可靠地遵守誓言，替我分担一半剩下的时间，那么我将可以更快地得到解脱，到那时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我们实现自己的愿望了。我亲爱的朋友，为了加快我们的幸福早一天到来，您或许愿意心甘情愿地帮助我，清除掉我们面临的一部分障碍吧？只有我最相信的人我才可以委托他替我分担一部分誓言；那可是相当严酷的考验啊！我每天白天只准许自己享用两次面包和清水，夜晚只准自己在硬板床上睡几个小时，不管事务有多么繁忙，我都必须按时祈祷几次，有时我难免要出席一个宴会，就像我今天遇到的情况一样，即使是在宴会上，我也不允许自己忽视自己立下的誓言，这时我必须以更大的毅力抵制从我身边端过去的一道又一道美味佳肴的诱惑。要是您能够下定决心，跟我一样把所有这些规则遵守一个月，那时您再次得到您的朋友时，就会因此而体验到更大的快乐，这在一定程度上要远远超过您通过这种恭维的办法获得的他所感受到的快乐。”

美人儿听说，她的爱慕之情还需要她克服一些障碍才能如愿以偿，心里有些不情愿，但是，她对这位青年男子的爱意自打他到来后又大大加深了，以至她都不觉得这种考虑过分严酷，只要通过这种考验保证能使她得到她珍

贵的恋人，她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于是，她极为殷切地说：

“亲爱的朋友！使您重新恢复健康的那种奇迹对我来说也同样有价值 and 值得敬奉，为此我也应该与您共同分担您认为有责任履行的誓言，并且我会把这当成自己的快乐和义务。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可以借此向您证明，我对您的爱慕是可信的；我愿意极为严格地依照您的规定行事，在您宣布我可以解除戒律之前，什么东西也别想使我脱离您引导我走的这条道路。”

年轻的律师同她详详细细地商定了条件，告诉她，只有遵守这些条件她才能够帮助他提前一半时间解除他的誓言，他向她保证，很快就会再来拜访她，看看她是否有决心始终不渝地坚持下去；然后律师便告辞离去。美人儿不得不就这样任他走了。告别的时候，他既没有和她握握手，也没有吻她，而且眼睛里几乎没有丝毫表情。

使美人儿感到高兴的是，她的异乎寻常的决心使她现在有事可做了，因为要彻底改变她的生活方式她不得不干很多事。首先，那些美丽的树叶和花瓣得清扫出去，这是当初为了迎接她的意中人撒下的。然后，在原来摆放舒适的软垫沙发床的地方换上一张硬木板床，另外，她有生以来头一回白天只饮用清水和有限的面包来充饥，而夜晚则几乎是饥肠辘辘地睡到硬板床上。第二天她忙着剪裁和缝制衣衫，她已经向律师作了担保，为贫民院和医院制作一批衬衣。在从事这项烦琐的新工作时，她总是一边忙着手中的活儿一边浮想联翩，她想像着情人可爱的模样，憧憬着未来的幸福和希望；她用美好的想象为自己解闷儿，使自己的心境保持愉快。同样是凭着美好的想象，她才觉得又少又单调的食物似乎成了为她增添信心的精神食粮。

一个星期过去了，她面颊上的红晕开始消退，原来十分合体的衣服现在穿在身上显得又肥又大，她过去四肢矫健动作敏捷，而现在变得软弱无力。这时她的恋人又出现在她的面前。律师想通过自己的拜访为她增添新的力量和活力，他告诫她，一定要坚定自己的决心，他还以自己为例证，用现身说法鼓励她，让她在冥冥之中看到将要安谧地享受幸福的希望。

律师只停留很短的时间，他保证还会再来看望她。

美人儿所从事的慈善工作重新更加兴致勃勃地继续下去，她严格遵守饮食规定，绝没有一点儿松懈。可是，太遗憾了！如果她要是不大病一场变得这样虚弱不堪就好了！周末律师又一次来拜访她，他充满同情的望着她，告诉她，考验现在已经过去一半的时间，借此继续增强她的信心。

现在，美人儿觉得，这非同一般的斋戒、祈祷和工作一天比一天让她厌烦！过分地节制饮食看来已经严重地损伤她的健康状况，把她那副只习惯清闲安宁的生活和珍馐美味的身体完全给搞垮了。最后，美人儿已经无法站稳，而且，尽管是暖和的季节，她也必须得用两倍，甚至三倍的衣服把自己裹起来，以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住体内几乎已经完全被消耗尽的热量。的确，她虚弱得已经直不起腰来，不能长时间地站立和坐着，甚至，直到考验快结束时，她实在迫不得已，只好卧床休息。

美人儿多么需要仔细思考一下自己的状况啊！这次不寻常的经历一幕幕地在她心中掠过不知多少回。如果最后十天过去，她的情人没来看她，那么她会多么痛苦啊！要知道，是他让她饱尝了付出巨大牺牲的滋味！但是，就在她最悲痛沮丧的时候，她也快接近完全复原了，于是她甚至变得更加坚定不移。这之后不久，她的情人又来看望她，他又坐到她床旁那张矮凳子上，他第一次到这里时，就是坐在这张小凳子上听她倾吐衷曲的。律师友好地带

着几分温柔和蔼地劝说她，不要动摇，再忍耐一下。而她却微笑地打断了他，说：

“不必再进一步劝服我，尊敬的朋友，在这最后的几天我会以我的耐性和信念严格恪守我的誓言，因为您让我承担这个誓言全是为我好。我现在太虚弱，不能够向您表达我内心深切感受到的感激之情，您使我保存住了我自己，您还给了我一个自我。我认识到，我整个生命从现在起都是您赐给我的。”

美人儿接着又说：

“千真万确，我的丈夫又聪明又善解人意，他很了解女人的心，他通情达理，当由于他的过错而导致妻子在心中产生对别人的恋情时他不责怪她，是的，他也够宽宏大量的，他甚至把男人的天性所要求的权利置之度外。而您呢，先生，您理智、善良，您让我自己去感受，除了恋情之外我们身上还存在着某种与之保持平衡的东西，使我们能够放弃任何一种习以为常的美好享受，甚至使我们的最热切的愿望也会被我们所屏除。是您通过误导和让我寄予希望教育了我，现在这两者都不再需要，如果我们使自己认识到一个善良的、强有力的自我，这个自我一直默默无闻地静静地生活在我们的内心世界，直到有一天它能够主宰我们，至少通过温馨的回忆能使我们觉察到自我的存在。再见吧，您的女友将很高兴今后能再见到您；希望您能够像影响我一样去影响我们的同胞。您不仅要解除人们在财产问题上极容易产生的迷惘，而且要通过谆谆教导，通过实际例证向他们指明，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潜藏孕育着道德的力量；我相信，民众普遍的敬仰将是对您的报答，您将成为第一流的政治家，最伟大的英雄，除此以外，您还必将赢得祖国之父的声誉。”

## 女歌唱家安托奈丽

在我年青的时候，有一位名叫安托奈丽的女歌唱家，是意大利那不勒斯听众心目中的红人。她正值妙龄，体态优美，才华出众，凡是一个女人能够吸引迷住众多的人，并使一小部分朋友欣喜欢畅的东西她一样不少。对于赞扬和爱情她并非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只是她天性温和，又聪慧理智。她懂得享受快乐，赞扬和爱情她希望得到，但是，她不会因此六神无主，乱了方寸。处在她这种地位，这一点对于她是十分必要的。虽然那时所有年轻的达官显贵争先恐后纷纷拥向她那里，但是绝大部份被她拒之门外。她凭借自己的眼力和内心的理智选择情人，在几次艳遇中，她都表现出一种坚定自信的个性，这无疑受到每一个细心观察她的人的欢迎和喜爱。我与一个备受她宠爱的人关系密切，因此有机会在一些时候见过她。

几年过去了。她对男人有了足够的认识，在他们当中不少是花花公子，他们性格懦弱，不值得信赖，她相信她已经懂得，一个情人，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女人来说意味着一切，他应该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应该在她处理生活中一些令人不快的事件和家庭事务、以及在她需要作出决断而感到无计可施一筹莫展时，及时出现在她的面前，他不能只为自己着想而过分伤害自己的恋人，他不应为个人目的而向她提出苛刻的建议，不引诱她采取最有害的行动，即使是他感到迫不得已时。

尽管迄今为止她联系广泛，但是她的精神世界常常感到无所事事，百无聊赖，她这方面也需要滋养，终于她想找一个朋友。女歌唱家刚一感到自己有这种需要，她很快就在想方设法接近她的人当中物色到一个她可以信赖，而且从各方面来看也值得她信赖的青年。

他是一个热内亚人，因为处理商行的一些重要事务，这段时期他一直在那不勒斯逗留。

他天性愉快，受过良好教育，得到过精心培养；他的知识渊博；他的心灵与他的体魄一样受到过尽善尽美的训练，他的言行举止被人们视为典范，无论何时何地他都能自我控制，也总是能控制他人。他的出生城市的商业精神也扎根在他的身上，他十分重视他应该做的事情。

然而他的处境却很不乐观：他的商行参与了几笔极不光彩的投机买卖，被牵连到重大的诉讼案中。商行的事务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混乱，他忧心忡忡，愁眉苦脸，这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倒还适合于他，使我们这位年青的女歌唱家更加有勇气去寻求他的友谊，因为她相信自己的直觉：他也需要一个女友。

过去，他只在公开的场合或偶而有机会见到过她。现在他头一次询问能否拜见她时她便允许他踏入自己的家门，甚至可以说，她是迫不及待地邀请他，而他也不失时机地来了。

她抓住时机，立即向他倾吐她对他的信赖和愿望。他对她的提议感到又惊讶又高兴。她恳求他，永远做她的朋友，不能以情人的身份向她提出任何要求。她向他坦诚地说出自己目前所处的窘迫境地，他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可以给她出最好的主意，尽快把她引向好的一面。他也信赖地把自己的处境告诉她，这时她很懂得逗他开心并对他百般安慰。看着她，某种本不该这么早就苏醒的情感在他心里油然而生，她仿佛也成了他的顾问，于是他们之间在最崇高的敬意和相互需要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友谊，这种友谊短时间内在他们中间得到了巩固。

遗憾的是，他在接受她提出的条件时没有更多地考虑一下，这些条件是否可行。他答应她，只做朋友，不以一个情人的身份提要求；然而他无法否认，他讨厌那些受到她垂青的情人处处妨碍他，甚至他感到无法忍受。特别让他感到极为痛苦的是，他的女友津津乐道地对她的情人评头品足来为他解闷儿，她谈论着这种男人的品质，好的和坏的，好像对这位得宠者身上的一切缺点都了如指掌，而也许就在同一天的晚上，她会睡在另一个不体面的人的怀抱之中，同样来嘲讽他这位值得尊敬的朋友。

不久发生了一件既可以说是幸运，又可以说不幸的事情，美人儿的芳心尚无人占领，她的朋友很高兴发觉了这个秘密，并力图让她考虑，在所有的人当中，这个空缺的位置应该首先给予他。对于他的愿望她无法不抗拒和厌烦，她对他说：

“我害怕由于我的顺从和迁就，会使我失去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一个朋友。”

她预言对了，因为自打他以双重身份出现在她那里的时刻起，他的情绪开始变得烦乱；作为朋友，他要求她完全尊敬他；作为情人，他要求她完全倾心于他；作为一个明智愉快的男人，他要求不断地维持住这种关系。但是这一切并不合乎这位女子的心意，她不愿意忍受任何牺牲，她不想有什么人在她那里得到特权。从此她力图以委婉的方式逐渐减少他来访的次数，尽

量少让他看到自己，并且让他觉察到，她无论如何不会交出自由。

他一看出这种情况，顿时感到遭受到极大的不幸，更让他哀叹的是祸不单行：他商行的业务开始变得更不顺利。他谴责自己。从少年时代他的才能就被看成是取之不竭的源泉，可是为了在旅途中和上流社交界扮演一个以他的出身和收入都不可能达到的更高贵更富有的角色，他疏忽了商业事务。他对诉讼案寄予很大的希望，可是这场官司的进展缓慢，而且费用昂贵，他不得不几次去意大利的巴勒莫市。在他最后一次旅行期间，聪明的女友把房子变了样，为的是渐渐疏远他。他回来后在远离他住所的另一处住宅里找到了她，并且看到当时对公共娱乐和戏剧界有重大影响的冯·S 侯爵与她来往非常密切，面对这冷酷的现实他被击垮了，他大病一场，卧床不起。当消息传到他的女友那里后，她急忙赶到他的住处，照顾他，为他打扫房屋。并且，当他不再向她隐瞒他的现金管理不善时，她为他留下一笔可观的数目，足以使他能平静地度过一些时候。

自从她的朋友向她提出非分要求、限制她的自由之后，他在她的眼中大为失色。她对他的好感一天少于一日，同时对他的注意却大大增加，最后她终于发现，这位朋友处理自己的事务时是这样不聪明，无论是他的智力还是他的性格都没给她留下任何好的看法。在这期间他没有觉察到女友身上发生的变化，反而觉得她细心地照料他恢复健康，忠诚地半天半天地坚持守护在他的病榻旁边，是她对友谊和爱情的一种表示，而不是同情。他希望在自己痊愈后又开始运用他所有的权力。

他的误解实在太大了！当他恢复健康，身上又有了力量之后，她对他的倾慕和信赖也荡然无存，甚至，她觉得他是这样令人厌烦，而过去她却觉得他很可爱。在这件事发生期间，他的脾气变得极为尖刻，令人无法忍受：他把命运带给他的一切过错都推到其他人身上，什么事都为自己辩明开脱，想方设法证明自己一贯正确。他只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被无辜迫害、折磨、侮辱的忧伤的男人。对于这一切痛苦和不幸他希望得到的全面补偿就是他的情人对他言听计从百依百顺。

当他又能够出门，能够去拜访她时，一见面的头几天他就提出了这些要求。他别无他求，只要求她百分之百地顺从他，把其他的朋友和熟人都打发走，不准再跟他们来往，放弃剧院的工作，只跟他一个人生活，只为他一人而活。她向他表明，她绝对不会同意他的要求，一开始她以戏谑的口气，然后又以严肃的态度，到最后她迫不得已，只好全盘托出她的真实想法，向他表示，他们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他离开了她，而且以后再也没有去看过她。

后来，他在一个十分狭小的圈子里生活了几年，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一个与他同住一所房子、靠少量养老金度日的虔诚的老妇人跟他作伴。在这段时间里他打赢了第一场官司，接着又赢了第二场官司，只是他的健康每况愈下，并且失去了生活的乐趣。由于微不足道的原因他又一次患了重病，医生告诉他，他已濒临死亡，活不了多久了。听了医生的判断他毫无恶感，他只希望临死前能再见到漂亮的女友一面。他派仆人去见她，在以往，仆人带回来的都是亲切的答复，而如今，仆人请求她，她拒绝了。他又第二次派仆人去，仆人一再恳求她，她仍然不同意。最后，时间已经很晚了，他又第三次派人去，她有所感动，把她的为难之处告诉了我，因为我正好与侯爵和另外几个朋友在她那里吃晚饭。我建议她并且请求她，再最后一次帮一帮这

个朋友。她似乎仍然下不了决心，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她终于拿定主意，用一封表示拒绝的回信把仆人打发走了，仆人没有再来。

晚饭后我们坐在那里进行亲切的交谈，大家的心情都很愉快舒畅。接近午夜时，突然听到一声凄惨、刺耳、令人恐惧的叫喊声，尾音拖得很长。我们吓了一跳，先是互相对视，接着四处张望，想弄明白这奇怪的声音是怎么回事，是从哪儿发出来的。这声音仿佛是从屋子中间钻出来的，然后逐渐消失在四壁之中。侯爵起身跃到窗户旁，我们其他人则在尽力照顾昏倒在地上的美人儿。她慢慢地恢复了知觉。脾气急躁又好忌妒的意大利侯爵刚一见她睁开眼睛，就大声责怪她说：

“如果您与您的朋友约定了暗号，那么您至少让这暗号不要这么刺耳，这么强烈。”

美人儿强打起精神回答他说，既然她有权在自己家里在什么时候接待任何人，她大可不必选择如此悲凄可怕的声音作为愉快会见的前奏。

确实，这声音难以置信地恐怖，它那长长的轰轰作响的余声仍在我们耳朵里回荡，甚至留在我们的骨头缝里。美人儿脸色苍白，容貌也走了样，一直迷迷糊糊的。下半夜我们只好留在她身边，后来没有再听到任何声音。

第二天夜晚，还是我们这些人，气氛却没有这之前那天那么轻松愉快。不过大家都保持足够的镇静。终于，在同一时刻，又响起那巨大而恐怖的声音。

我们对这种叫声以及声音可能从哪儿来的作过数不清的多种判断，我们耗尽精力不断地猜测，但毫无结果。

“我今后该怎么办呢？”美人儿问，只要她在家吃饭，这声音就会在同一时刻出现，虽然正如人们发现的那样，这声音有时强烈一些，有时又弱一些。整个那不勒斯都在议论这件怪事。家人、朋友和熟人都对此极为关注，甚至还动用了警察，安排了密探和监视员。外面的人听起来觉得这声音来自户外，而屋子里同时听到这声音的人却觉得这声音就发自跟前。

回回她在外面吃饭，就什么声音也听不到，而一回到她家里，这喊声便可以听到。

然而即使是在房子外面她也不是完全不受到这恶毒声音的骚扰。她的美貌使一些上等人家、大户人家为她敞开了大门，她作为一个善良的伙伴受到各家各户的欢迎。为了躲避这恶毒的声音，她已习惯在户外用晚餐。

有一回，一个无论年龄和地位都受人敬重的男人晚上用自己的车送她回家，当她站在家门口与老人告别时，那声音突然在他们之间的地方响起，虽然他与成千上万的人一样早就听说过这件事，但仍被吓得半死不活地被人抬进他的车子里。

另一次，一个她喜欢的男高音同她一起晚上乘车穿过城区去看一个女友。男高音对这种现象早有耳闻，但是作为一个愉快活泼的小伙子他怀疑有这种怪事。他们在车上又谈起这件事，年轻人说：

“我早就希望能听听您这位看不见的陪伴者的声音，您把他召来吧，咱们可是两个人，用不着怕他。这样做是轻率还是勇敢，我不知道算作什么。”

“够了！”她对这位才子喊道。

就在这一刹那，从车子中间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人们很快听到连续三声巨响，然后随着一阵颤颤悠悠的余声逐渐消失。人们在女歌手的女友门前发现这两个人已经昏厥在车里。

人们费了好大的劲才使他们苏醒过来，并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美人儿需要一些时间进行恢复。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遭受惊吓损害了她的健康。发出恐怖声音的鬼怪似乎允许她休息一段时间，是的，因为很久没听到这种怪叫了，她甚至希望，她已最终获得了完全的解脱。只是她希望得太早了。

在狂欢节结束之后，美人儿同她的一个女友以及一个侍女做一次短途消闲旅行。她们想到乡下进行一次拜访。天色已晚，而她们的路还没有走完，因为车子某处有些断裂，她们只好在一家很差的客店过夜，并尽可能地把房间安排得舒适一些。那位女友已经睡下，侍女在点燃夜灯后来到女主人房间想爬上另一张床休息。这时美人儿对侍女开着玩笑说：

“咱们已经到了世界的尽头，天气又是如此恶劣，难道那鬼怪还能在这里找到咱们吗？”

恰恰在此刻，那声音又响起来，比以往任何一次更加尖利，也更加恐怖。那女友除了以为房间里有地狱之外不可能再有其他想法。她连忙跳下床，尽快地跑下楼梯，把整座房子里所有的人都喊到一起，这一夜没有一个人合上过眼睛。虽然这声音是最后一次听到了，不幸的是那位不速之客不久又采用了一种更加恶劣的办法显示自己的到来。

他安静了一些时候。一天晚上，美人儿正与她的伙伴坐在桌旁用餐，突然听到一声枪响，有人朝着窗户打了一枪，像是火枪，又好像是大口径手枪。所有在场的人都听到了枪声，所有的人都看见了枪火。但是再仔细一检查，却发现窗户玻璃竟然完好无损。尽管如此，伙伴们都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大家认为，有人企图要谋害美人儿。人们急忙赶往警察局。警察检查了邻近的几所房子，没有发现可疑之处，于是第二天警察在这些房子里上上下下都布置了岗哨进行监视，美人儿住的房子进行了仔细地搜查，街上也分派了密探。

一切小心谨慎都无济于事。连续三个月，每天都有人在同一时刻，朝同一张窗玻璃射击，却又不损坏玻璃，更古怪的是，总是正好在午夜前一个小时，然而在那不勒斯，人们是根据意大利钟点计时的，所以午夜时分并不引人注目。

最后人们对这种现象已经习以为常，就像这之前人们已经习惯那种怪叫声一样。因为这种诡计并没造成危害，人们也就没有高度重视，枪声不再使这些人惊恐万分，也不会打断他们正在进行的谈话。

又是一天晚上，经过一个炎热的白天之后，美人儿没有想到时间，打开遭到过枪击的窗子，并与侯爵一起来到阳台上，他们在外面还没站上几分钟，突然一枪从他们中间穿过，把他们猛地抛回到房间里，两个人踉踉跄跄昏倒在地上。当他们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侯爵的左脸，女歌唱家的右脸，都像挨了一记狠狠的耳光那样疼痛，由于人们查看之后并没有发现受伤之处，这件事引起了各种各样谐谑的评论。

之后，这所房子里再没有听到过枪声。美人儿认为，她现在终于完全摆脱了那个想迫害她的隐形人。

一个晚上她在去看望女朋友的路上，一件完全料想不到的怪事再一次吓得她魂飞魄散。

她去的地方要途经基阿雅街，她曾经喜爱过的那个热内亚朋友在这条

街上居住过。那天晚上月光明亮。一位坐在她旁边的女士问道：

“这不是那位先生死去时住的房子吗？”

“据我所知，是这两座房子中的一所。”美人儿回答说。

就在这一瞬间，从其中一所房子里打出来一枪，穿透了她们乘坐的马车。车夫还以为有人打劫，飞快把车赶走了，到达美人儿指定的地点后，人们把这两位妇女当成死人抬出了车子。

不过这种恐吓也是最后一次，看不见的陪伴者又变换了方法。几个晚上之后，在美人儿的窗前响起响亮的鼓掌声，她作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歌唱家和演员对这种掌声早已不以为然。

掌声本身并没有一点儿令人惊恐不安的地方，人们可以把这掌声归因于她的一个崇拜者，因此她对此并没有太注意。她的朋友们更加留意一些，与前几次一样，他们安排了岗哨。大家都听到了掌声，可前前后后却没有看见一个人，大多数人都希望这种现象能尽快有一个最后的结局。

又过了一些时候掌声也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声音，它们虽然不成调子，但难以置信地却令人惬意，悦耳动听。最为细心的观察者觉得这声音好像发自交叉路口的一个角落里，从空间一直飘进窗子，然后极为轻柔地逐渐消失，好似一位天使想通过一段动听的序曲来吸引人们的注意，注意下面准备演奏的曲子。最后这种声音也消失了。这桩奇事前后持续了大约一年半左右，以后再也没有听到任何声响。

## 聪明的家庭主妇

一个年青的乡下人租赁了一家大饭店，这家饭店的地理位置相当不错。从一个店主理所应该具备的素质来看，他首先具有的一条就是怡然自得。他自打少年时代起就在许多小酒店干过活，并且感觉很舒心。因此，他很想选定一种职业，这种职业能使他在这种环境中度过一天当中的绝大部分时间。他无忧无虑，总是乐呵呵的。他的这种快乐舒畅的情绪也传给了所有的顾客，这些顾客很快便成了回头客，他们经常聚集在他的饭店里。

他娶了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一个少言寡语尚且说得过去的姑娘。她老老实实一丝不苟地做着自己份内的事情。她喜爱干家务，她爱自己的丈夫，只是她不得时常暗自责怪她的丈夫用钱不够经心仔细。金钱迫使她产生了某种敬畏的心情，她完全知道金钱的重要性，因此感到有必要取得并掌握住一定的财权。她除了天生性格开朗之外，其它所有的品质几乎无一不带有近乎于极端贪婪和吝啬的一面。

玛加蕾特——我想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这位细心的家庭好主妇——对她的丈夫很不满意。

他有时为了趸购的粮食和草料会从马车夫和企业主那里收到大笔的付款，当他清点这些钱时，他总是乱七八糟地把钱摊放在桌子上，点完后便把它们统统划拉到一个小篮子里，等需要花销和支付帐款时就再到那里面去拿，他的钱从来不包好，他也不记帐。玛加蕾特曾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提醒过他，但是毫无结果。她大概是意识到了，尽管她的丈夫不浪费也不挥霍乱花

钱，但钱老是这样乱放着，总有丢失的时候。于是她心中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想一个巧妙的办法，让他精心理财。看到自己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零碎钱被他漫不经心地大笔地用掉或流散掉，她感到十分烦恼和心焦，于是她觉得有必要进行一次冒险的试验，她打算以这种冒险试验来让他睁开双眼，认清他那种不合适的理财方法。她决定尽可能把更多的钱从他手中骗取过来，更确切地说，她打算用一种“升降机”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她发现，丈夫在桌上清点过一次的钱放了一会儿之后，当他收起来时不再重新点数。于是她在一个烛台底部涂上油脂，找一个笨拙的借口把它放到散摊着杜卡特 的地方，她对这种金币感到特别亲切。她一下子就粘上了一个杜卡特金币和顺带着的几个小硬币，她对第一次捕鱼成果确实感到心满意足，这个绝招她一次又一次地反复使用。她采取这种手段完全是为了帮助丈夫，因此她并不觉得亏心，但是，她还是常常安慰自己。每次当她对自己的作法产生怀疑时，她总想，这种形式的窃取不能看成是偷，因为她不是用手拿走钱的，她用这种自我辩白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渐渐地她用这种方法所积攒的钱越来越多，并大大超过了她煞费苦心积攒的所有流到她手中用于家庭内部开支所节省的现金。

杜卡特：古金币名，1284年铸于威尼斯，14—19世纪在欧洲通用。

玛加蕾特忠实地实行着自己的计划，循环往复差不多已经有整整一年。这期间她一直小心翼翼地观察她丈夫的反应，没有发现他的情绪有什么变化。终于有一天她发觉他的心情突然变得烦躁不安。她设法用甜言蜜语哄骗她的丈夫说出这种变化的原因。很快她就得知，丈夫因为手头十分拮据已陷入困境。他支付完供货商最后一笔帐后本应该还有钱可交纳租赁金，可是他不但缺少了全部租金，而且他甚至也无法支付雇工的工钱了。因为他什么都是用心算，也不大用笔记，所以他怎么也不能够回忆起，这种疏漏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于是玛加蕾特开始数落起他来，讲他的行为举止，讲他收钱付钱的方法，还讲他对钱缺乏重视，甚至，把他为人慷慨、乐善好施的义举也当成他的不是数落了他一顿。她还说，他现在可是自食其果了，整天这样心烦意乱郁郁寡欢的，但是无疑他的做法是不能得到原谅的。

玛加蕾特自然不忍心让自己的丈夫长期处于这样一种困境之中，更何况能使丈夫重新幸福和快乐可以使她感到无比的荣幸。刚好她丈夫的生日到了，以往在这一天她总是习惯送给他一些实用的东西，而这次，当她捧着一个篮子来到他面前时，真让他惊叹不已，那篮子里满满当地装着的全是一卷一卷的硬币，各种不同的硬币均分门别类用纸包好，每一卷上都用笨拙的字体十分认真地作了标记。当丈夫看到摆在他面前的钱几乎正是他短缺的那些数额，而且听到妻子一再让他确信这钱都属他时，这个男人真不知有多么惊讶了！她向他讲述了她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拿到的钱，哪些钱是她从他那里弄来的，哪些钱是她从生活费中节省出来的。终于他转忧为喜。这件事的结果自然是丈夫把支出和收入的费用全部交给他的妻子。他本人则一如既往更加勤奋地照管着自己的生意。从那一天起，他不再经手一分钱。

妻子极为荣幸地掌管着出纳员的职位，她没有收回过一个伪造的六法郎的法国银币，甚至也没有收回过一个不再流通的六芬尼的德国硬币。她的努力和细心使她取得了家里的支配权，这结果是合情合理的。由于她治理有方，经过十年之后，她终于有能力买下并保持住这个饭店以及饭店所属的一

切财产。

## 新帕里斯 ——一个男孩的奇遇

不久前，在圣灵降临节 前夜，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自己站在一面镜子前正忙着试穿夏天的新衣服，这些衣服是我亲爱的父母双亲专门为过节给我做的。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这套装束包括一双锃亮的皮鞋，那上面装饰着几颗大银扣子，一双精致的棉线长袜，几件黑斜纹布内衣，和一件绣着金色花纹的绿色厚呢外衣，与此相配套的金丝绒背心是我父亲当新郎时穿的一件背心改的。我梦见我还理了头发，头发上撒了香粉，我觉得头上的一个个发卷就好像是长了许多小翅膀；我想把衣服穿上但总是穿不好，因为我老把衣服穿错了，另外每当我打算穿上第二件衣服时，第一件衣服就从身上滑落下来。正当我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美男子朝着我走过来，他非常和蔼地跟我打招呼。

帕里斯：希腊神话中普里阿摩斯（Priamus）和赫卡柏（Hecaba）的次子。特洛亚王子。在珀琉斯和忒提斯的婚礼上，女神厄里斯暗中向前来祝贺的宾客们扔出一个金苹果，上面题有“送给最美丽的女神”字样，引起赫拉、雅典娜和阿佛罗狄忒三女神之间的争吵。

宙斯让帕里斯评判。阿佛罗狄忒许诺给他世界上最美丽的妇人做他的妻子。于是帕里斯把金苹果判给她，并在她的帮助下拐走斯巴达国王的妻子海伦，引起了特洛亚战争。在现代语中帕里斯一词转义为“美男子”、“花花公子”。

圣灵降临节：基督教宗教节日，复活节后第七个星期日。

“咳，我欢迎您！”我回答说，“在这里看见您我太高兴了。”

“你认得我吗？”美男子微笑地问我。

“怎么不认得，”我回答时也同样带着微笑，“您是墨丘利，我在画像上看到您的次数可多了。”

墨丘利：罗马神话中商业之神。

“我正是墨丘利，”那美男子说，“众神派我来交给你一项重要的使命。你看到这三个苹果了吗？”

他把手伸过来，给我看三个苹果，三个苹果出奇地又大又好看，他的手几乎都抓不住了，其中一个苹果是红颜色的，另一个是黄色的，还有一个是绿颜色的。人们看到它们肯定会把它们当成宝石，只不过是做成苹果的样子罢了。

我正想把苹果接过来，他却又把手缩了回去，并且说：

“你必须得首先知道，它们不是给你的。你得把这三个苹果交给这座城市里三个最英俊的小伙子，然后他们三个人应该根据自己的运气寻找三位他们所希望得到的妻子。现在把苹果拿去，把这件事办好！”他说着便把三个苹果放到我张开的双手上，我觉得它们显得更大了。

我把苹果举到高处，对着灯光一看，这才发现三个苹果全是透明的。就在这一刹那，三个苹果忽然往上伸长，变成三个好漂亮好漂亮的姑娘，个

子有普通的布娃娃那么大，她们穿的衣服颜色跟原来苹果的颜色全完一样。三个姑娘顺着我的手指徐徐往上滑翔，我想抓住她们，哪怕能抓住一个也好，但这时她们却都已经飘走了，飘得又高又远，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我十分惊诧地伫立在那里，犹如一尊岩石，一动不动，一双手还往高处伸着，两眼凝视着手指，好像还能从上面发现些什么似的。忽然我看到，在我手指尖上有一个极其可爱的小姑娘正在那上面来回跳着舞，她比飞走的那几个还要娇小玲珑，而且又俊俏又活泼；她没有像她们那样飞走，而是留了下来，她一会儿跳到这个手指尖上，一会儿又跳到那一个手指尖上，就这样翩翩起舞，我惊愣地看了她一段时间。由于我太喜欢她了，我相信我最终一定能够捉住她。我伸出手去，并且认为我的动作够敏捷了，可是就在这一瞬间，我感觉有人在我头上击了一下，我立即昏厥过去跌倒在地上，直到我该穿衣服去教堂的时候，我才从昏厥中清醒过来。

在作礼拜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总是不断出现梦中所经历过的那些画面，就是在外祖父母家的餐桌旁吃中饭时也是如此。下午我想去拜访几个朋友，这不仅是为了让他们看看我的新衣服，我腋下还夹着一顶帽子，腰里挂着剑；而且也是因为我应该对他们进行回访。在家里我没有找到一个人，因为我听说他们到花园里去了，于是我就想到那里去找他们，好一起快快活活地玩一晚上。我走的那条路把我引向一个城堡的回廊，于是我来到一个完全有理由叫做“危险墙”的地方，因为那里从来没有安全过。我慢慢地走着，脑子里还在想着那三个女神，不过我尤其想念的是那个娇艳动人的小姑娘，我想着想着不由自主地又把手高高举起，希望又能看见她在我的手指尖上做着优美的平衡动作。我一边沉思一边往前走，这时我发现，我左手边的高墙上有一扇小门，我不记得我从前曾经看到过这扇门。这门看起来似乎不高，但是上端有一个尖顶门拱，所以连最高大的男人好像也能通过。拱门和门框均经过石匠和雕刻家的精雕细刻，不过格外吸引我注意的还是那扇门。那门是棕色的，由陈年老树的木料制成，上面嵌着一道道浮雕或镂刻的青铜版条，在青铜版条凸雕的树木上面还栖息着形态逼真的小鸟，看得我真是惊叹不已！然而我觉得最令人惊奇的怪事是在门上看不到钥匙孔、门把手和门环，由此我猜想这扇门只能从里边打开。我果然没有猜错，因为正当我朝着门跨近一步伸手想摸摸上面的装饰物时，那门便自动朝着里面打开了，并且出现一个男人，他的衣服有点儿长，也有点儿宽，还有点儿古怪。他的下巴密密麻麻地长满了令人生畏的胡子，因此很容易让我把他当成一个犹太人。他好像是猜透了我的想法，打着手势画了一个神圣的十字，用这种方法向我表示，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少爷，您怎么到这里来了？”他声音和蔼、和颜悦色地问。

“我很欣赏镶嵌在这扇门上的装饰，”我回答说，“因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门，也可能在一些收藏家那里见过一两件，不过都是小件作品。”

“我很高兴您喜欢这样的制作，”他接着回答说，“里面的门还要好看多了，如果您喜欢看就进来吧！”

这样做我是有顾虑的。守门人这身奇异的打扮，如此偏僻的地方，另外，冥冥之中我总感觉还有什么我说不清楚的东西正在酝酿之中，这一切都使我心神不安。我借口想在外面多看一会儿，继续徘徊在门外，同时偷偷往花园里窥视，因为那花园通过敞开的小门正好展现在我的面前。我看到，紧

挨着门后面是一个布满树荫的大广场，古老的菩提树按照一定的距离规则有序地一棵一棵排列着，茂密的枝叶互相交错，把整个广场遮盖得严严实实，我想，要是许许多多的人在酷热的夏日都能到这树荫下乘凉就好了！我的脚不知不觉已经踏到门槛上，看门老人一再引诱我再继续往里面跨一步，而我也没有抵抗这种诱惑，因为过去我常听别人说，一个王子或者一个苏丹处于这种情况时绝对不会考虑个人安危，何况我还有一把宝剑挂在腰上，只要那老头儿流露出一丝敌意来，我不会一剑把他干掉吗！

于是我从容不迫地走进去，看门老人随后把门关紧，门在关上时只发出极轻微的啪嗒声，甚至我几乎都没有感觉到。看门老人带我观看里面的镶嵌工艺品，艺术性确实更高、更漂亮，一边看他一边给我讲解，想以此证明他对我的一番特殊的好意，因此我完全下心来。接着，我被带到墙边的林荫处继续观赏，那墙呈环状，在墙边我看到一些令人惊奇的景物。一座座壁龛艺术地装饰着贝壳、珊瑚和矿石，壁龛中立着鱼尾人身的海神雕像，水流源源不断地从它们口中喷射出来，溅落在大理石的水池中。那中间则装有一个个鸟舍和围栏，围栏里小松鼠跳来跳去，豚鼠窜来窜去，此外还有许多各种各样人们平时喜欢的可爱的小动物。在我们往前走时，小鸟啾啾地对着我们歌唱，特别是那些多嘴的燕八哥，它们喋喋不休地施展着自己的才能，一只燕八哥总是在喊：帕里斯！帕里斯！另一只却叫着：纳尔齐斯！

纳尔齐斯！它们的发音如此清晰，就像从学堂里小男孩儿口中发出来的声音。当看门老人听到燕八哥叫这些名字时，他好像一直在认真地盯着我看，不过我假装没有觉察到这点，而且我确实也没功夫去注意他，因为我发现我们在绕圈子。这片林荫广场原来是一个很大的圆形花园，中间还套着一个更为重要的圆形花园，周围都用金栅栏围着。我们顺着墙根走，自然又转回到门口。

苏丹：某些伊斯兰教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

纳尔齐斯：希腊神话中一美少年，因与泉水中自身的影子相恋而憔悴至死，死后变成水仙花。

看门老人似乎有意让我出去，而我的眼睛却紧盯着那个金栅栏，它似乎位于这座神奇的大花园正中间的部位。我们一路走过去又转回来时，我有足够的机会对它进行观察，尽管看门人总领着我贴墙走，使我与花园中间那块地方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看门人朝门口走去时我向他鞠了一躬说：

“您刚才对我如此厚爱，这使我敢于在与您分别之前再向您提出一个请求。那边有一大圈金栅栏，把这座花园的中间部位围了起来，难道您不允许我到跟前仔细看看吗？”

“我很乐意这样做！”那看门人回答说，“不过，您必须得遵守一些条件。”

“是什么条件？”我急切地问。

“您必须把您的帽子和宝剑留在这里，而且我陪着您走时您不可以松开我的手。”

“非常乐意！”我一边回答一边顺手把帽子和宝剑放到跟前的一条石头长凳上。

看门老人立即用他的右手抓住我的左手，并紧紧地握住，他用力拽着我笔直地朝着金栅栏走去。到了金栅栏跟前，我的好奇心顿时变成了惊叹，这样的场景我可从来没有见过！无数根枪和戟竖立在一座高高的大理石台基上，它们一根紧挨一根地排列着，兵器的上端通过一种奇特的装饰互相连接，

构成一个完整的圆圈。我透过它们之间的缝隙往里面张望，发现就在这些兵器后面有一个水渠，水渠两旁用大理石做堤，渠中的水缓缓地流淌，清澈见底，多得不计其数的小金鱼和银色铂鱼可以一目了然，它们时而慢，时而快地游来游去，一会儿单独行动，一会儿又成群结队。但是，我现在还想进一步看看那水渠对面的地方，想知道花园中央到底是什么样子。可是让我十分失望，因为水渠对面也用同样的栅栏围住，而且围得十分巧妙，这边栅栏的空隙恰好被对面的枪和戟挡住，再加上其余的装饰物遮挡，所以不管往哪儿站都不能看到对面。另外，看门老人一直紧紧握住我的手，他总阻碍我，使我不能随意走动。自打我看到这一切后，我的好奇心越来越强烈！我鼓起勇气问那老人，是否也可以到那边去看看。

“为什么不能呢？”看门老人回答说，“不过又有新的条件。”

当我打听是哪些新条件时，他明确地表示我必须得换衣服。

没有问题，我完全同意。看门人首先带我来到围墙处一间干净整洁的小厅里，小厅的四壁挂着各种各样的服装，所有的服装看起来都具有东方色彩。我迅速地换好衣服，这时让我惊恐的是看门老人把我撒过香粉的头发使劲往上捋，然后把它们卷好，用一个发网套罩起来。我在一面大镜子中看到，我装扮出来的模样好漂亮哟，跟我原来那身星期日才穿的硬邦邦的好衣服相比，我更加喜欢这身打扮。我做了几个姿势，并且跳了几下，我曾经在一个大集市的舞台上看到舞蹈演员就是这样做的。我一边做动作一边照镜子，这时我意外地瞥见我身后有一个壁龛，在它的白色基石上悬挂着三根绿色的小细绳子，每一根都结在一起，只是我在远处看不太清楚是怎样接的。我迅速地转过身来向看门老人询问那壁龛的事和绳子的事。他态度非常友好，立即取下一根给我看。那是一根绿色的丝绳，相当粗，丝绳的两端分别穿过一块绿皮子的两个孔连接在一起，这东西看起来像是一种起着预期不到的作用的工具。我觉得这东西可疑，于是我向那看门老人打听它的用途，他沉着而亲切地回答我说，这里的人乐于施信于人，这是为那些滥用信任的人准备的。他把丝绳又重新挂回原处，立即要求我跟着他走，这回他没有牵着我的手，因此我能够自由地走在他身旁。

这时我最大的好奇心就是想知道，栅栏门和通过水渠的桥可能在哪里，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没有发现这类的门和桥。我们匆匆来到金栅栏旁边，现在我能细细地观察了。突然在一刹那间我的视力瞬间消失，旋即又恢复，因为枪、矛、钺、戟出乎意料地剧烈晃动起来，当这种奇异的晃动结束时，所有的枪互相横对着往下降，就像古代用长矛武装起来的两军对垒时准备互相攻击一样。这时我的眼前一片混乱，耳边叮当作响，让人简直不能忍受。当这些兵器全部倒下盖住水渠后，出现了一幅令人无限惊讶的景象：一座奇丽壮观的桥搭成了，可以说，你想象这桥有多壮丽就有多壮丽。现在放眼望去，一个五彩缤纷的大花圃映入眼帘。花圃由互相交错的花坛组成，从整体上看就好似一个装饰得花花绿绿的迷宫。所有花坛的四周都种着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长得又低矮又浓密的绿色植物，花坛里面百花盛开，姹紫嫣红，每一个花坛都有不同的颜色，这些花同样长得又低又矮，有的就匍匐在地上，因此它们所构成的图案一览无余，尽收眼底。我在金光灿灿的阳光下欣赏着这绚丽多彩的景致，并深深地被它吸引，只是我简直不知道我应该把脚置于何处，因为蜿蜒的路径都是由最纯净的蓝色沙子铺成，犹如在地上造起一个蓝色的天空，又犹如天空映照在水中。我跟在我的向导身旁，眼睛盯着地上，

就这样走了一阵子，直到最后我才发现花圃中央长着一大圈柏树和白杨树之类的树木，这些树木最下面的枝杈仿佛是从地上冒出来的，正好挡住我的视线，使我无法看到对面的情况。我的向导这时没有再强迫我跟他一直走紧挨着的一条路，而是带领着我直接往中间插过去。当我们走进那一圈高大的树林中时，我感到多么惊异呀，因为我看到在我面前是一座精美的园中别墅，正对着我们的是它的圆柱式大厅，另外几面的外观和门似乎都是一样的。但是，与这座建筑物的样式相比，更让我陶醉的还是从大厅里传出来的美妙动听的音乐。我觉得我听到的这乐声一会儿是琉特琴弹奏的，一会儿是竖琴，一会儿是齐特尔琴，一会儿是不知道什么乐器的弹拨声，反正与这三种乐器的声音都不相同。

我们朝着一个门走去，看门老人只轻轻地一碰那门便打开了，一个姑娘走出来迎接我们，她跟我梦中见到的那个在我手指上跳舞的俊俏姑娘长得一模一样，这真使我又惊又喜！

她向我问候的方式就像我们是老熟人似的。她把我请进去，看门老人留在外面。我跟随她穿过一道装饰得非常美丽的拱顶短廊走入中心大厅，它那高大的圆顶极为壮观，一进门就把我的目光给吸引住了，令我惊叹不已。不过我的目光不可能总在那里流连，因为一幕更加诱人的演出又把我的目光给夺了过去。穹顶中央正下方的一张地毯上坐着三个女子，她们的位置成三角状；她们穿的衣服分别为三种不同的颜色，一个是红的，另一个是黄的，第三个是绿的；她们坐的椅子是镀金的，而那下面的地毯简直就是一个完美无瑕的花坛。她们怀中抱着的三种乐器正是我在外面时已经能够辨别出的，由于我的到来打扰了她们，她们中断了弹奏。

“我们欢迎您的到来，”坐在中间的那个女子说，她的脸朝着门，穿红色衣服，手里抱着竖琴，“请您赶快坐下听我们演奏，如果您爱好音乐的话！”

这时我才看到下面横放着一张小长凳子，上面摆着一个曼陀林，那个俊俏的小姑娘拿起曼陀林坐下来，然后把我拉到她身旁坐下。现在我也把坐在我右边的第二个女子打量了一番，她穿着黄色衣服，手里拿着齐特尔琴。如果说那个演奏竖琴的女子体态标致，雍容大雅，仪态万方的话，那么这个弹奏齐特尔琴的女子则妩媚动人，活泼开朗。她是一个身材苗条的金发女郎，而持竖琴的女子装饰着深褐色的头发。她们演奏的音乐调式各不相同，但音调和諧，娓娓动听。不过这不能妨碍我对第三位穿绿衣服的美人儿进行观察。她弹奏的琉特琴动人心弦又风格独特，很合我的胃口。她似乎是最注意我的一个，而且她好像是在为我弹奏，只是我无法猜透她的意思，因为每次她弹奏的曲调发生变化时，她的表情也随之发生变化，我觉得她一会儿含情脉脉，一会儿奇特古怪，一会儿坦诚直率，一会儿执拗倔强；而且，她时而好像是想打动我，时而又像是想取笑我。但是，随便她想装成什么样子，对我有什么意图，她都不能够博得我的欢心，因为我旁边这位小姑娘，我正与她肩并肩地坐在一起，获得了我对她的全部好感。我现在已经清楚地认出那三个女子就是我在梦中见过的女气精，是由三种颜色的苹果变的，于是我明白了我没有缘由留住她们。如果我不是回想起那个俊俏的小姑娘在梦中曾经对我当头一击的话，我倒宁愿抓住她。直到现在她手拿着曼陀林一直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当那三位女主宰停止弹奏时便命令她表演几段轻快的曲子助兴。她充满激情地弹了几首舞曲，几乎刚一弹完，她便一跃而起，我也同样跳了起来。这时她一边弹琴一边跳舞。她的表演把我给迷住了，我情不自禁地随着

她的舞步陪着她翩翩起舞。我表演的是一种小芭蕾舞。那三个女子看来对我的表演很满意，因为我们刚一跳完，她们马上吩咐小姑娘在晚餐备好之前先拿一些解乏的好东西招待我。当时我的确忘记了除了这个乐园之外，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存在。

小姑娘立即带我回到刚才进来时经过的短廊。在短廊的一侧有两间布置舒适的房间，我们来到她居住的那一间。她给我端来橙子、无花果、桃子和葡萄。我不仅享用着异邦的水果，而且连下个月才能上市的水果我也事先美美地品尝了一顿。另外还有大量的糖果甜点。

她用一个磨得玲珑剔透的水晶高脚杯斟满了起着泡沫的葡萄酒，但是我已经不需要再喝了，因为我津津有味地食用了足够的水果，精神已经得到恢复。

“现在咱们来做游戏吧！”她一边说一边把我领进另一间屋子。这里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圣诞节的集市，但是在圣诞节集市的货摊上人们可从来见不到这么贵重和精美的东西。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洋娃娃，有洋娃娃的衣服、洋娃娃的用具、厨房、起居室、商店，还有数不清的单个儿玩具。她领我观看一个又一个玻璃柜，因为这些精美的制作都保存在这些玻璃柜子里。不过她很快又把最初打开的几个柜子关好，并且说：

“这些东西不合您的胃口，这点我知道得很清楚。不过您看这里，我们倒是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建筑，有城墙、塔楼、房屋、宫殿、教堂，可以用它们组合成一个城市，但是我又无兴趣。咱们还是拿一些其它的东西吧，好让您和我都玩得尽兴。”

她说完便取出几个箱子，我看到里面堆叠着一层又一层的小军队，我必须得承认，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玩意儿。她不允我再花时间一个个仔细看看，便拿起一个箱子夹到胳膊底下抱着，我把另一个箱子也提起来。

“咱们到金桥上去吧！”她说，“在那儿玩打仗的游戏最好了。那里有枪，能立刻给我们指出方向，我们一看就知道该怎样安排部队摆好战局。”

于是我们来到颤颤悠悠的金桥上，当我跪下去设置我的战线时，我听到下面的水在潺潺流动，鱼儿戏水发出劈啪的响声。现在我看到，我的部队是清一色的骑兵。她自我炫耀地说，她有阿玛宗人的女王作她女战士的统帅，而我得到的是阿基利和一支魁梧骠悍的希腊骑兵。双方军队面对面摆好阵势，这场面再好不过了。我的骑兵可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扁扁的铝制品。我的骑兵和马都是立体的，圆鼓鼓的很丰满，而且手工极精细，个个栩栩如生。让人几乎不可理解的是它们完全靠自己的脚站立，脚下没有底板支撑着，也不知他们是怎样保持平衡的。

阿玛宗人：希腊神话中尚武善战的妇女族。

阿基利：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全身刀枪不入。

我们现在都非常自鸣得意地看着自己的军队，这时她向我宣布开始战斗。我们在自己的箱子里也找到了炮弹，它们实际上是一盒盒磨得光光的玛瑙球。我们应该使用这些玛瑙球在规定的距离内互相交战，有一条是特别强调的：投弹时不能过分用力，只允许把士兵打翻，不可以把它们打坏了。现在双方之间互相发起了一连串的攻击，开始的一段交战看来使我们双方都很满意。不过当我的对手发现我比她投得更准确，并且根据谁余下的站立者多谁就获胜的规定我有可能取得这场战斗的最后胜利时，她违反规则向前移动了位置。因此虽然她柔弱力单，却仍然取得了理想的战果，一下子把我的许

多精兵强将打翻在地上。我越抗议她越投得起劲。终于我被她这种作法激怒，我声明，我也要移动地方。于是我不仅果真向前移动几步，而且为了发泄自己的怒气对她的女战士进行了一番狂轰滥炸，没过多久她的部队便被我打得溃不成军，她的那些半人半马的女怪物不少被砸得四分五裂。我的女对手正处于兴奋之中，没有马上发现这种惨状。但是突然我愣住了，犹如一尊岩石立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惊诧地看到，被我打碎的那些兵马自己又拼合起来，阿玛宗女战士和坐骑不但完好如初地合成一个整体，而且还都变活了，她们飞马驰驱穿过金桥进入到菩提树林中，经过一阵来回奔窜最后朝高墙冲去，也不知怎么的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的那位漂亮的对手终于发现了，她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一边哭还一边高喊着说，我使她遭受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而且实际上的损失比现在所表现出来的还要大得多。不过被激怒了的我此刻气头还没有消，所以越能伤害她我越拍手称快，于是我再接再厉，从我剩余的玛瑙球中又拿起几颗，并不顾一切地拼命往她的军队里扔。太不幸了，我击中了她的女王，直到目前为止按照这类游戏的规则女王应该享受特殊待遇，不在打击之列。不但女王被打碎了，她身旁的几个女副官也被我击碎。但是她们很快又恢复了原形，吓得仓惶逃跑，与前面发生的情况一样，她们非常可笑地在菩提树林中窜来窜去，最后冲向高墙消失了。

我的女对手见状出言不逊骂不绝口。我呢，弯下腰来正准备把在金桥上滚来滚去的几颗玛瑙球拾起来。我仍然怒气冲冲，只想把她的整个部队打得全军覆灭，片甲不留。她也不甘示弱，冷不防向我扑了过来，给了我一记耳光。顿时我的脑袋里嗡嗡地响起来。我过去总听人说，被一个姑娘打了耳光理应该还给她一个不客气的吻。于是我猛地抓住她的耳朵，一连吻了她好几下。她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这使我非常惊恐，我放她走了，这真是我的运气，因为就在这一刹那我自己还不知道自己会遭到什么横祸呢。我感觉脚下的桥已开始震动，并发出叮零当啷的响声，我很快发觉那栅栏也重新动了起来。只是我既没时间考虑怎样逃跑，也由于双脚站不稳而无法逃跑。我心惊胆战，害怕随时会遭到枪刺，因为那些自动竖立起来的戟和长矛已经把我身上的衣服挑破了。最后我实在禁受不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下子失去了知觉，什么都听不见也看不见了。当我从昏厥中清醒过来，从惊恐中恢复过来时，我已置身于一棵菩提树下，是突然从地上弹起来的栅栏把我抛到了这里。

随着我的清醒，我的恼怒也再次复生。我的女对手在另一边轻缓地落在地上，而我巴不得她摔得重一些才好！当我听到对面传来她嘲讽的言辞和笑声时，我更加怒不可遏。我按捺不住跳了起来，这时我看到我的小军队连同它们的首领阿基利都随我一起被突然弹起的栅栏抛了过来散落在我的周围。于是我首先一把抓住英雄阿基利，把它对着一棵树扔去。他旋即恢复原形并仓惶逃遁，使我加倍的开心，除了因为我亲眼目睹了这一世界奇观，此外还伴随着我的幸灾乐祸。我正打算把所有的希腊兵都一个个地朝着菩提树抛去时，突然从四面八方，从石头和墙壁，从地上和树枝上滋滋地不断往外喷水，那水流纵横交错，不论我躲到那里，都能浇到我身上。我的单薄的衣服一会儿便完全湿透了。本来衣服已经被枪刺破了，所以我毫不犹豫，干脆把衣服都从身上扯了下来。我甩掉鞋子，一件接一件地剥衣服，是的，甚至后来我觉得在暖和的天气里淋浴一下还挺惬意的。于是我赤身裸体，迈着步子十足的步伐阔步走进倍受我欢迎的水流的喷射中，并想能够这样舒舒服服

地多淋一会儿才好。我的怒火渐渐地熄灭，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只希望能与我的女对手取得和解，握手言欢。可是转眼间水突然停止了喷射，而我仍然湿淋淋地站在浸满了水的地上。

不料看门老人这时来到了我的面前，我根本不欢迎他来，我真希望即便无处藏身，起码也能把自己稍微遮掩一下才好！我羞愧得无地自容，一边打着寒颤一边还在努力遮遮掩掩的，这使我扮演了一个十分可怜的角色。那老人利用这一时刻把我狠狠地斥责一顿。

“什么东西能阻止我拿不出一根绿绳子来，”他高喊道，“即使不能卡断你的脖子也能在你背上抽一顿！”

对于他这样恫吓我十分生气。

“您说出这样的话可得小心，”我大声喊道，“甚至有这种念头都不行！否则您和您的女主人注定要完蛋！”

“你到底是什么人？”他态度傲慢地问，“你竟敢这样讲话！”

“我是众神的宠儿，”我说，“你们每位小姐是否能找到高贵的如意郎君，是否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可全取决我了，只要我愿意，我还能让她们在魔庵里受尽煎熬变得老朽不堪。”

看门老人听了倒退几步，既惊讶又疑惑地问道：

“是谁给了你这样的启示？”

“三个苹果，”我说，“三颗宝石。”

“那么你要求什么作为报酬？”他喊道。

“首先我要那个小姑娘，”我回答说，“是她害得我陷入了这该诅咒的境地！”

那老人倏地跪倒在我的面前，地上又湿又滑他也不顾了，然后他站起来，身上竟一点儿没湿，他亲切地拉住我的手，把我领进那个大厅，利索地帮我穿好衣服，倾刻间我又恢复了星期天的打扮，发式也跟原来的一模一样。看门老人没有再说一句话。不过在他让我跨出门槛之前，他拉住了我，指着道路对面靠墙的几样东西让我看，同时又向后指指小门。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想叫我记住这几样东西作为标记，以后好更有把握地再找到门。我走出门外，那门便猝然关上了。

现在我看清清楚楚在我对面有些什么东西：古老的胡桃树，树枝高耸着越过高高的墙头，遮住了墙尽头的部分飞檐。这些树叶一直伸展到一块石碑旁，石碑装饰着镶边，但我却认不出石碑上刻印的铭文。石碑座落在一个壁龛的支柱石上，在这个壁龛里有一个人造喷泉，它喷出的水流从一个溢水盘泻入到另一个溢水盘，然后注入水池中，这水池沉入地里像一个小池塘。喷泉、石碑和胡桃树全都互相垂直，我真想把看到的東西都原封不动地画下来。

不难想象，当天的夜晚以及后来好几天我是怎样度过的。我怎样一次又一次重温着这次连我自己都几乎难以置信的奇遇。只要有一点儿可能，我都会再次跑到“危险墙”那里去，至少可以更新一下记忆中的那些标记，再看看那扇精美的小门。可是使我吃惊的是我发现一切都改变了。那些古老的胡桃树虽说仍然高耸过墙，但它们已经不是互相紧挨着了；一块石碑也是砌在墙里，不过在那些胡桃树右边很远的地方，没有装饰物，而且碑上的铭文清晰可读；一个带有喷泉的壁龛在左边很远的地方被发现，不过与我原来见到过的那个根本无法相比，以至我差一点儿不得不相信，这第二次奇遇几乎

与第一次一样，完全是一场梦，因为我原来见过的那扇小门现在竟然连一丝痕迹也找不到了。唯一使我感到慰藉的是我注意到了那三样东西似乎始终都在变换着地方，因为我再一次故地重游时我相信我看出来了，那些胡桃树仿佛又互相挪拢了一些，石碑和泉水也同样像是靠近了。也许，当这三样东西再次聚合在一起时，那扇门也就可以重新见到了。我将尽一切可能再续这个奇遇。至于我是否能够把我以后遇到的事情讲给你们听，另外我会不会遭到坚决禁止不准我讲，这我可就说不好了。

## 狩猎

浓重的秋雾直至清晨依然笼罩着侯爵府广阔的庭院，透过渐渐变得稀薄起来的雾霭，多多少少已经能够看到，全体出猎人员，或骑马，或徒步，正在乱纷纷地奔忙。近在咫尺可以发现，人们正在紧张地忙着打猎前的准备：有的在放长马蹬，有的则在收紧马蹬，有的在相互传递猎枪和子弹袋，有的在挪正身上的獾皮背囊。这时节，拴在皮带上的一群猎狗早已按捺不住，它们焦急地狂吠着，使劲往前窜，险而把牵狗的人一起拖走；时不时会有一匹烈马，或由于烈性所驱使，或由于骑手马刺赐击的鼓舞，仰天长嘶，显得尤为骁勇骠悍，骑手本人大概也想借此显示自己呢，尽管天色还没大亮，却掩饰不住他们某种心高气傲的神情。

然而大家都还得等候侯爵，他正依依不舍地与自己年青的妻子告别，而且延宕的时间确实太久了。

他们燕尔新婚，却已经感受到情趣相投的幸福。两个人都性情好动，充满活力，一个对另一个的爱好和追求总是掏诚表示赞同。侯爵的父亲活到了这一时刻，并且利用这一时刻直言不讳地宣布：全体国民都应该同样勤勉度日，同样发挥作用，同样去创造，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法，先收获，再享受。

这个主张到底成果如何，这几天即可见分晓，因为刚好这里正在筹集一次大集，它的规模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博览会。昨天侯爵带领妻子骑马来到集市广场，在拥挤不堪的货物堆中穿行游逛，使她耳闻目睹了山区与平原的人们如何在这里直接用货物进行交易，他知道利用现场让她注意到他管辖之地勤勉忙碌、繁荣升平的景象。

这些日子，侯爵与他手下人谈论的话题无一例外，几乎全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尤其是与财政大臣在一起时，两个人一工作起来就没完没了。他的狩猎总监倒也没有忘记行使自己的权利，以他之见，在这大好的秋日，已经一再推迟的狩猎活动再也不可能不举办，他要借此为自己和众多外来宾客安排一次少见的别开生面的庆典。

侯爵夫人不情愿地留下来，猎手们打算这次进入深山老林，想通过出其不意的出征吓一吓林海中安居乐业的居民。

分别时丈夫没有忽略向妻子提议，在他的叔叔老侯爵弗里德里希的陪同下骑马出去散散心。

“我也把霍诺里欧留给你，”他说，“作为你的御马总管和内侍，他将会

料理好一切事务。”

侯爵说完走下台阶，又向一个体态健美的年轻人作了一些必要的叮嘱，然后在宾客和随从的簇拥下匆匆离去。

侯爵夫人俯视下面的庭院，朝丈夫的背影挥动手绢告别，然后她走到后面的房间，从这里可以自由自在向山中眺望，侯爵府座落在河岸旁边的高坡上，朝前朝后都可以饱览瑰丽多姿的一流美景。侯爵夫人发现，昨天用过的望远镜仍然留在原处。昨天傍晚，她和丈夫一边聊天一边透过这神奇无比的仪器，越过树丛，越过山峦、越过林峰，遥望那座高高耸立着的昔日祖辈遗留下来的废城堡。在夕阳照耀下，古堡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晚霞的余辉映照在古堡上，明暗界限极为分明，使那如此壮观的古代建筑遗迹显得更加雄壮绮丽。现在她把镜头调近一些，于是清楚地看到，古堡城墙内品种繁多的树木已被秋霜涂得五彩斑驳，赏心悦目，引人入胜。这些参天古树历经漫长岁月，仍然无拘无束地挺立着，向上发展着。美丽的贵妇人又把望远镜向下移了移，对准一片多石的荒野，那是行猎队伍必经之路。她孜孜不舍地耐心等待着，果然没有失其所望：借助望远镜清晰的镜片和放大功能，她那双闪闪发亮的眼睛认出了侯爵和他的马厩总监。当她与其说是看到，倒不如说是臆想自己的丈夫正停下来，回头向这边张望时，她忍不住又一次朝他挥动起手绢。

随后侯爵的叔叔弗里德里希驾到，通报之后，带着绘图师走进来，绘图师腋下夹着一个大夹子。

“亲爱的姪媳，”精神矍铄的老封臣说，“这里送上古堡结构图，呈请过目。这些图之所以这样绘制，是为了从各个方面都能使人看明白，这座防卫用的高大城堡何以从古至今，历经天荒地老，任凭日晒雨淋、雪虐风摧，仍然完好无损。不过周围的城墙有的已倾倒，有的已下陷，还有的已完全坍塌，成了碎砖乱石堆在那里。目前我们已经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以使这片荒芜之地能重新开放，不需要再大兴土木、劳师动众，只要稍加修整就足以让每个游人和宾客惊叹着迷。”

说到这里，老爵爷开始一张一张地讲解图纸。他指着其中一张图纸接着说：

“这里有一条隘道通过壁垒，顺着隘道往上走，就到了这座城堡的正面。此外有一座巉岩迎面拔地而起，这是整座山最坚固的一个部位，巉岩上矗立着瞭望塔，是人工砌筑，然而已经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山岩到哪里为止，能工巧匠的杰作又从哪一部份开始，因为瞭望塔和山岩衔接得如此巧妙，两者已浑然一体。接着，穿过瞭望塔往旁边看，是外城和内城的交界处，它们之间的回廊呈阶梯状向下伸延。不过我也说不太准，因为这座亘古的高峰四周原本有一片无边无际的茂密森林，一百五十多年以来，这里从来没有响起过斧头的砍凿声，粗大的树干参天挺立，随处可见；您不管在什么地方想靠近城墙，都有树木挡住您的去路，枝干光滑的槭树，表皮粗糙的橡树，根系发达、树身挺拔细长的云杉；我们必须绕过它们蜿蜒而上，明智地给自己寻找一条捷径才行。您尽管看吧，咱们的绘图大师把这些特点在图纸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一目了然，就连城墙中间各种各样盘根错节缠绕在一起的树根树干，以及那些从缺口处探出墙外的粗壮树枝也都一一可辨！真是满目萧然，闻所未闻；这倒正巧使它成为一个人人们料想不到的奇特地方。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早已人迹罕至的古代文化遗迹，正在与永远生气勃勃并继续影响

一切的大自然，进行着一场异常严峻的抗争。”

他又呈上一张图纸，接着说：

“对于古堡里这个庭院您有什么看法？由于门楼倒塌，堵塞了去路，自古以来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踏入过这个庭院。我们曾试图从旁边进去，我们把那处围墙打通，炸掉拱门，重新开辟出一条既舒适又隐蔽的道路。院子内部不需要做任何清理，整个庭院坐落在一个完全是自然形成的平坦崖顶上，不过，仍然有一些生命力极强的树木寻找到机会侥幸在这里或那里扎下了根，并且生存下来，这些树木生长缓慢，但是坚韧不拔；现在它们已经把枝杈延伸到从前骑士踱来踱去的游廊里，当然啦，甚至还通过一扇扇门、窗户，伸进拱形大厅里，我们不想把它们除掉，本来嘛，它们毕竟已经成为这里的主人，就让它们这样继续下去吧。在清除掉地上一层又一层厚厚的积叶之后我们才发现，这块奇特的地方竟如此平展，像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大概是独一无二的，不可能再见到。

“除刚才讲的这些，有一点还真值得特别说明一下，而且必须亲自去那里看看才好，在通往上面主塔楼的阶梯上，有一棵槭树在那里扎了根，并且长成一棵如此粗壮的大树，以至人们必须费很大的气力才能够从它旁边挤过去，然后才能登上城垛，放眼远眺。不过即使在这里，人们也能够惬意地在树荫下停歇，因为这棵树高入苍穹，遮掩住了整个城垛。

“总而言之，咱们得感谢这位精明强干的艺术家，是他以各种不同的画面令人赞叹地征服了我们，使我们好似亲临其境一般；为此他利用一年之中最美好的季节和一天之中最美好的时刻，围绕这座古堡的一景一物巡视达数个星期之久。在这个角落里，我们已经为他以及给他增派的守卫修建了一小套舒适的住房。您恐怕猜想不出，亲爱的，他在那里开辟了一个多么好的观景点，既可纵观周围的山野，又能把庭院和废墟尽收眼底。不过现在，由于一切已经在图纸上勾画得如此完美，特点突出，他在这里给我们讲解起来便轻松多了。这些图我们想用来装饰咱们的花园大厅，让所有观赏过我们布置得井然有序的花圃、凉亭和林荫道的人，都不能不渴望再亲眼见识一下那上面古老与新生交相辉映的景象，那古老的，凝固僵滞、刚劲、坚如盘石；那新生的，生气勃勃、柔韧、势不可挡，他们可以大开眼界。”

霍诺里欧走进来，禀报说，马匹已备好牵来。于是侯爵夫人转向老爵爷说：

“咱们骑马上山吧，您得让我实实在在见识一下您在这里，在画上给我看的一切。自从我进侯爵府以来，总听别人说起这座古城堡，只是今天我才真正渴望能亲眼见见那些让人听起来总觉得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即使看了这些图，仍然觉得难以置信。”

“现在还不成，”叔叔回答说，“您在这里看到的仍然只是可能成为的样子和将来的面貌；目前还有几项工作正处于停顿状态，想必艺术作品只有在大自然面前不感到无地自容时才是尽善尽美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至少咱们可以上山去走走，就是只到山脚也行，我很想到远一点的地方去游览一下。”

“就照您的意思办吧。”老侯爵说。

“要骑马穿过城区，”侯爵夫人接着说，“要经过大集市的广场，相信那里已有数不清的货棚和摊点，甚至可以构成一座小城镇和一座兵营，就好像这周围地区的人家，都想把自己的需求和活动翻腾到室外，还要汇集到城中

心这个广场上进行展览不可；留意观察的人可以发现，人们提供的东西真是丰富多彩，无所不包；人们需要的东西也比比皆是，应有尽有；而且让人在瞬间会产生一种错觉，似乎钱已经成了多余的东西，似乎每笔买卖只把东西交换一下就做成了。实际上也确实如此。自从侯爵昨天给我机会游览市场后，我想这种情况甚至很欣慰，在这山区与平原毗邻之地，两边的人多么爽直地说出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希望得到什么。山地居民多么巧妙地把他们林子的木材变成千形百态，还把铁块打成各种各样的需求品，平原地区的人也用形形色色的货物去迎合他们的口味，满足他们的心愿，人们几乎不去分辨他们拿的货物是用什么材料制作的，也不管他们有什么用处。”

“我知道，”老侯爵回答说，“我的姪子对这次大集极为重视，因为恰好在这个季节，让人们收入大于支出是很重要的，正如这次集贸活动，它既影响到一个小家庭的经济收入，也会最终影响到国家财政总收入。不过请原谅，亲爱的，我从来不喜欢骑马逛集市和交易会，想到那种地方步步受阻，寸步难行的场面，我的脑海里不由得又会浮现出那次火灾的惨状，似乎大火又在我眼前熊熊燃烧，我又看到大批的货物和商品被烧得精光，化为一片灰烬，我几乎不……”

“请您可别耽搁我们的大好时光，”侯爵夫人插嘴打断他的话。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封臣已经不止一次地给她讲述那场灾祸了，每次听了都叫她心惊胆战。情况是这样的：有一回，他去作一次长途旅行，晚上他下榻在集市区一家最好的客店，这个广场由于大集被挤得水泄不通；他早已累得疲惫不堪，倒床即睡。半夜时，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喊声和熊熊大火把他惊醒，这时火舌已舐向他下榻的客房。

侯爵夫人赶紧跨上她心爱的骏马，她没有驶向通往山上的后门，而是带领那些不十分情愿却也已做好准备的随从直奔通向山下的前门；这也难怪，有谁会不愿意与她这样的美人儿并驾齐驱，又有谁会不愿意追随她的芳影呢。霍诺里欧也不例外，他甚至放弃了平时一直向往的狩猎活动，心甘情愿地留了下来，就是为能够专门来侍候她。

正如所料，在集市广场他们的马只能走走停停，缓慢地向前移动。每次停下来时，这位可爱的美人都用一些妙趣横生的话语逗大家开心。

“如果真要考验考验我的耐性，我倒正好利用此时把昨天的功课重温一遍。”

这时有一大群人朝着这一行人马争先恐后地拥来，至使他们只能慢慢地一点儿一点儿地往前挪动。众多的黎民百姓都渴望能目睹一下这位年轻夫人的风采。当他们看到侯国的第一夫人不但光彩照人，而且风姿秀逸无比，于是一张张笑脸都明显地流露出满意的欢悦。

广场上，混混杂杂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有居住在幽静的山岩间、云杉林和赤松林中的山民，有来自丘陵地、河滩和草场的居民，还有一切可以挤拢过来的人。侯爵夫人静静地环视周围的人群，然后对她的随行人员说，所有这些人，不论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们的衣服该用多少料子呀，这完全大可不必，他们用了过多的毛料和亚麻布，还用了过多的绦子镶边，就好像不如此，女人便不能充分炫耀自己的丰满、男人也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富态似的。

“咱们还是随他们便吧，”叔叔回答说，“人的钱多了，不管用在什么地方，都会觉得心情舒畅，不过，最叫人痛快的还是用华丽的服饰打扮自己。”

美丽的夫人对此话表示十分赞同。

他们就这样缓辔徐行，渐渐来到通往市郊的一处空旷的场地，货棚和摊点到此截止，映入眼帘的是另一种用木板搭成的大棚，他们一行人几乎还没来得及瞥上一眼，突然迎面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咆哮声，听上去好像是到了该给展览用的野兽喂食的时候了，狮子似乎要让人听听它在沙漠和森林中是怎样发威的，凶猛的吼叫声把马吓得浑身颤抖。人们确实不能忽视，在这个文明的世界里，沙漠之王狮子发起威风来是多么可怕。到了大棚近处，他们自然不会放过那些花花绿绿的巨幅广告画，这些图画色彩艳丽，把一只只陌生的动物画得又威武又雄壮，又有些吓人，好让这些爱好和平的国民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均想一睹为快才好。这时只见一头狂怒的老虎正扑向一个摩尔人，似乎想要撕咬他，另有一头狮子正威风凛凛地东张西望，那神态就好像在它面前没有发现值得捕捉的猎物似的，其它形形色色的奇特的野兽在这些猛兽旁边就只好是小巫见大巫、不可能得到太多的注意。

“咱们回来时，”侯爵夫人说，“索性下马再仔细瞧瞧这些难得见到的宾客。”

“真是不可思议，”老侯爵说，“人为什么总是爱把恐怖当成一种兴奋剂；在大棚里面，老虎原本是乖乖地躺在笼子里，可是一到了外面，却非得让它狂怒地扑向一个摩尔人，好叫人们相信，在棚子后面看到的就是类似的表演。世界上的谋杀和凶杀难道还不够？火灾和毁灭难道还不够？说唱艺人还要到每一个角落去反复演唱这些东西，善良的人们也心甘情愿去接受惊吓，好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到，自由自在地呼吸是多么美好，多么值得赞美颂扬。”

摩尔人：黑人旧称。

不管那些可怕的画面上令人无比恐惧的形象给他们留下多么可怕的印象，当他们一行人走出城门，来到城郊最令人心旷神怡的野外时，所有这些恐怖形象均一扫而光。他们先沿河岸走，这条河开始很窄，河水只能承载轻便的小舟，但渐渐地变成了一条最大的河流，并以此保住了自己的名字，使周围广阔的土地恢复了生机；接着他们还经过了一座座精心管理的果园和供人休憩的花园；再往高处走，他们渐渐地发现，自己已置身于一个开阔、舒适的居住区，他们一边走一边东瞧瞧西望望，直到一片灌木丛和一片小树林先后接待了他们。优雅的环境挡住了他们的视野，却使他们顿时神清气爽。再往前，一道通往山上的草原山谷友好地迎接他们，不久前刚刚割过第二茬草的草地得到源源不断涌冒出来的泉水的滋润，青草又像绿茸茸的天鹅绒一般铺满了山谷。就这样他们走出了树林，向着一个更高更空旷的观望点前进。经过一番兴高采烈的攀登，他们到达了上面，此刻，在很远的地方，在前面新出现的一片树丛上方，展现在他们眼前的，除了岩峰，树梢，还有高高耸立的古代宫殿，他们朝圣的地方。转过身子往回看——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到达这里后而不转身往回看的——透过一棵棵大树偶然形成的缝隙，在他们的左边，他们看到了侯爵府，它被朝阳照射得光彩夺目；在城区美丽的建筑物上空，淡淡的烟雾缭绕上升；再朝右边看去，可以看到城区地势较低的那部份，可以看到弯弯曲曲流过的河流，丛生的树林、草地和磨房，正中是一片辽阔的肥田沃土。

在他们饱览这一切景物后，或者更确切地说，如同我们在登高望远时常常出现的情况那样，总希望登得更高，望得更远，于是他们又继续往上骑，

来到一块宽宽的平坦的石头岩上，由此望去，古城堡就宛如一座加了绿顶的山峰，迎面而立。山脚周围环绕着一些年龄还不太长的树木。再往上走，这才发现他们已来到一座最陡峭、最难攀登的山岩一侧。这陡峭的山岩自古以来就矗立在这里，就像扎了根一样一动不动，非常坚固，并且越堆集越高。此间，也有巨石跌落下来，摔成一大块一大块的，或者碎碎的，不规则地堆在那里，好像要以此来阻止最大胆的人向它展开攻势。不过陡峭和险峻正合年轻人的心意，对付它，迅速地爬上去，征服它，对年青的肢体来说是一种享受。侯爵夫人已跃跃欲试，霍诺里欧扶她下马，老侯爵尽管贪图舒服，却也不甘落后，愿意奉陪到底，他不想让人说他年老体衰。所有的马被牵往山脚拴在林子里。他们想爬到高处一块突出来的巨岩上去，那里因为较平坦可以供他们立足，而且可以极目远眺，尽管山下的景物看起来很小，但一幅幅奇丽的画面一个接一个尽收眼底。

太阳几乎正当头，放射出最强烈的光芒，侯爵府连同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正殿、侧翼和塔楼，看起来都极为雄伟壮丽，再看高城区部份，完全铺开在眼前，一览无余；就是地势低的那部分城区，也能毫不费力地看到里面，是的，通过望远镜甚至连集市上一个个店铺摊点也历历在目，霍诺里欧一向习惯随身携带着这个有助于观察的工具；他们把那条河流从上到下，来来回回看个够，河这边是被隔断成一块一块的梯形高地，河那边的土地肥沃、平坦、呈上升趋势，并多丘陵；还有许许多多的居住点，到底从这山上能看到多少个居住点，对于这个数字历来争论不休。

辽阔无垠的大地上空万籁无声，令人心旷神怡，正如中午惯常的情况一样；据老辈人讲，这会儿潘神正在睡觉，因此自然界中万物皆屏住了呼吸，生怕把他吵醒。潘神：希腊神话中主宰森林畜牧之神。在古希腊人的观念里，潘是快乐的神，他习惯中午休息，在这时不喜欢别人打搅他，否则他会使那些扰乱他清静的人感到“丧魂落魄”的恐惧。

“这已不是头一次了，”侯爵夫人说，“每当我站在这能展望四周的高山，骋目于广大的空间时，我就会想，这明朗的自然界看上去是多么纯静和谐，以至让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令人厌恶不快的事情，可是，当人们又返回自己的居所时，不管这房子是高还是矮，也不管它是宽还是窄，总有一些事情使人与人之间斗来斗去，争吵不休，总需要不断地有人调解和疏通。”

霍诺里欧此刻正通过望远镜往城市那边看，突然他叫喊起来：

“看那儿！你们快往那边看！集市上起火了！”

他们都朝那边望去，只看到淡淡的一缕青烟，白天光线太强，使大火不很显眼。

“火势越来越大了！”他又喊道，并仍然举着望远镜继续观察。

侯爵夫人视力极好，这时她凭着肉眼也看清了这场灾难。人们时不时地能看到冲起一股通红的火柱，火舌四窜，浓烟直冲云霄。侯爵的叔叔说：

“咱们还是回去吧，我看情况不妙，我一直提心吊胆，生怕再第二次经历这样的灾祸。”

他们一伙人下了山，朝着拴马的林子走去。侯爵夫人对老侯爵说：

“请您先骑马回城，越快越好，不过您不能没有伙，您只需把霍诺里欧留给我，我们俩随后就来。”

叔叔觉得这话很有道理，是的，必须得这么办。于是他跨上马，快马

加鞭，尽可能迅速地奔驰下了乱石坡。

侯爵夫人骑上马时，霍诺里欧提醒她说：

“殿下，我请求您骑慢一点！城里和府上的消防设施都非常正常，再说人们大概还不至于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事故吓昏了头，而此处，在这山上，地面高低不平，净是碎石和低矮的杂草，很不好走，您骑快了不安全，反正等我们赶回城里说不定火已经扑灭了。”

侯爵夫人不相信他的话。她远远望见烟雾还在继续升腾和扩散。她相信自己已经看到了大火，耳中听到了一声巨响，叔叔反复讲述过的那场火灾的种种可怕景象，一下子涌进她的脑海里，并似一幅幅图画在她的想象中闪过，唉，具有传奇色彩的叔叔在年集上亲身经历的那些骇人听闻的场面给她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那一场火灾确实极为可怕，发生的如此突然，来势如此迅猛，使人们一辈子都心有余悸，他们总有一种预感，总想象这样的灾难会再次卷土重来。就在那天夜里，在店铺和摊点栉比鳞次的集市区，一场猝然燃起的大火扑向了一个又一个的店铺，此时，简易店棚内外熟睡的人们尚未从酣梦中被撼醒。老侯爵身为异乡客经过长途旅行已累得筋疲力竭，他刚刚入睡便被惊醒，立即跃到窗前，惊恐地发现，外面的大火已把一切照得通明。火焰追逐着火焰，左跳右窜地朝着他这个方向卷来。集市广场上所有的房屋被映得通红一片，似乎随时随刻都会燃烧起来，并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烈火在不停地到处蔓延；各种木板、木条被烧得不时发出噼噼啪啪喀喀嚓嚓的响声；篷布飞上了天，它那被熏得黑呼呼的大小碎片尾部被烧得犬牙交错，拖着红红的火苗在空中游来荡去，就像是一个个改头换面的恶魔，得意忘形之际放浪不羁地狂欢乱舞，待体力消耗尽后再从这里或那里的余火中重新显露原形。

紧接着每个人都开始抢救手边的财物，尖叫声、嚎啕声乱成一片；随从和仆人与他们的主人一起奋不顾身地拖走一包包一捆捆受到大火危及的货物，并拼命想从正在燃烧的货架上再抢下些什么塞进大木箱里，到头来连他们的箱子也在劫难逃，让迅猛扑来的大火夺去；有些人只不过是片刻犹豫，他们想寻找对策使滚滚而来的火龙能停止前进，结果连人带全部财产都被大火吞没；整座城市一边已经是一片火海，夜空被映得通红，另一边却是一片漆黑，夜幕沉沉。性情顽强的人、意志坚定的人，都在顽强地与凶猛的大火搏斗，他们不顾一切地想多抢救一些东西，他们的头发被烧了，眉毛被烧了，但都在所不惜。不幸的是，眼下，在侯爵夫人这位美神的面前，这种令人厌恶的混乱嘈杂的场面又再一次重演。于是，晨间还是那么明丽的大自然似乎已被雾霭所笼罩，她的双眼失去了往日的光泽而变得暗淡起来，森林、草地仿佛都不可思议地让人不寒而栗。

下了山他们驱马进入一道宁静的山谷，却没有注意到这里的凉爽；附近流动着一条小溪，离小溪的源头几乎没有几步路了，突然，侯爵夫人发现，在下面的矮树丛中有一个庞然大物，她立即认出是一头老虎，与她早上在广告画上看到的一样，老虎正一跃一跃地对着他们走来，对比刚才她头脑里闪现的那些可怕的场面，这幅情景给她留下的印象极为奇特。

“快躲开，夫人！”霍诺里欧大声呼喊，“快逃！”

她勒转马头，朝着她刚刚下来的峻峭的山坡冲去。年轻人却面对着这头猛兽拔出手枪，在他认为距离已够近时开了一枪，可惜，没有击中，老虎猛地往旁边一跳，马吓得惊住了，于是发了狂的老虎追寻着马的踪迹紧紧跟

住侯爵夫人，侯爵夫人拼命朝那段碎石路上奔，几乎顾不上担心那匹倍受她宠爱的生灵是否经受得住，要知道它可从来不喜欢这般劳苦；处于险境的女骑手不断地驱马前进，那马已疲于奔命，却仍然硬撑着，踉踉跄跄地继续往山上行，一次又一次地碰到山坡的碎石上，尽管奋力挣扎，终于心力交瘁，一下子瘫倒在地上。

美丽的夫人果断敏捷，倏地跳到地上，随后马又挣扎地站立起来，这时老虎已经逼近，虽说它追赶的速度并不十分迅速，山地坡陡，又布满尖利的石头，似乎使它无法发动猛烈的攻势。霍诺里欧骑在马上先是穷追不舍，迅疾如飞，接着，他赶上了老虎，与它并列前行，霍诺里欧的行动仿佛刺激了老虎，逼迫它又重新振奋起精神猛跑起来。霍诺里欧与老虎同时冲到立在马旁边的侯爵夫人站立之处。年轻的勇士立即弯下身子朝老虎开枪，第二枪正打中这只巨兽的脑袋。老虎当即倒在地上，当高大的虎身完全伸展开后，才真正让人看清楚，它是多么威武可怕，尽管躺在地上还仅仅是遗留下来的一具躯体。霍诺里欧纵身下马，立即扑跪到老虎身上，右手握着出鞘的猎刀，不让那畜牲作最后的挣扎。这个年轻人真英俊，他骑着骏马飞驰而来的样子侯爵夫人很熟悉；过去，当他手持长枪比武时，或者参加跑马跳圈竞技赛时，侯爵夫人常常见到他那矫健的身影，他的英姿也常常出现在驯马场上，当他驰骋在驯马场上举枪向木桩上的土耳其人头射击时，那子弹不歪不斜，正巧打在缠头下击中前额；同样，当他手执明晃晃的宝剑，坐在疾驰的马背上一闪而过时，刹那间就把地上的摩尔人头挑了起来。他精通所有这些本领，他动作敏捷、技艺娴熟，眼下在这里，这两样都刚好派上了用场。

“再给它一枪，干掉它，”侯爵夫人说，“我怕它会用爪子伤着你。”

“请原谅，”年轻人说，“它已经完全死了，再说我也不愿意把它的皮弄坏，等冬天来了时好让这张虎皮给您的雪橇增辉添彩。”

“别亵渎了神灵！”侯爵夫人说。此时此刻，蕴藏在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所有虔诚又都展现了出来。

“我也这样想，”霍诺里欧高声说，“我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加虔诚了，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想到那最令人高兴的情景，我只想看到这张虎皮怎样陪伴您，给您带来欢乐。”

“我看它只会永远使我回忆起这个可怕的时刻，”侯爵夫人说。

“比起那些抬到胜利者面前展览的被杀的敌人的武器来说，它可是一个没有被玷辱的胜利的标志。”霍诺里欧红着脸反驳说。

“看到这张皮子我当然也会想起你的勇敢和机智，然而我不能添枝加叶地说，你终生都可以指望得到我的感谢和侯爵大人的恩宠。站起来吧，老虎已经魂归西天了，咱们还是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不过，先站起来！”

“既然现在我已经跪着，”年轻人回答说，“既然我已经处在这样一种姿势，一种我平时无论如何不可以采用的姿势，那么就让我这样请求您，请您在此刻答应给予我恩惠和仁慈。我曾经向您高贵的丈夫请求过不知多少次，请他恩准我休假，特许我作一次远游。当您举办宴会时，谁要是有此荣幸能够在您的宴席上就座，并得到您的礼遇，准许他以自己的侃侃的谈吐为您的宴会助兴，那么，他肯定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现在，旅行者从四面八方涌到我们这里，当他们谈起某一个城市，谈起世界上某大洲的一个重要地方时，每次都会向您府上的人发问，是否同意他们的观点，除非亲眼见过他们所谈论的一切，否则别人就不会相信你的判断，好像是人们了解一切，获

悉一切知识仅仅都是为了其他人似的。”

“站起来！”侯爵夫人再次吩咐道，“我不喜欢违背我丈夫的信念去表示什么愿望和请求，仅就我个人的想法来看，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之所以至今一直留住你的原因很快就会被排除了。他的意图是要亲眼看着你渐渐成熟起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高尚的人，以后在外面，也跟目前在府上一样，能够为你自己、为他争得荣誉；按我推想，你今天的所作所为，可以说已经为你自己取得了一个年轻人可以自豪地携带到世界各地的最值得推崇的旅行护照。”

霍诺里欧脸上掠过的并不是青年人的喜悦，而是一丝不可名状的忧伤；不过，侯爵夫人没有时间注意这个，霍诺里欧本人也无暇任这种情感进一步发展，因为他们看到一名妇女，一只手牵着一个男孩，正急匆匆地径直朝着他们走来。正在沉思的霍诺里欧还没来得及立起身，那妇人便哭喊着扑倒在老虎的尸体上。从她的举动来看，以及从她那身虽说干净大方、颜色却嫌花哨、式样也有些奇特的服装来看，马上就能猜到，她准是这头已经蹬了腿儿的造物的驯养员和主人。那个男孩长着一双黑色的眼睛和一头卷曲的黑发，手里握着一支笛子，他跪在母亲身旁，也跟她一起啼哭，声音不大，却悲悲切切。

可怜的妇人在撕心裂肺地尽情恸哭之后，又口若悬河地不停地诉说起来，她抽抽噎噎，话语时而中断，时而继续，恰如潮涌，又宛若被山岩截断的溪流，从一处山岩流泻到另一处山岩。她的言语朴实，简短，不连贯，却诚切，感人肺腑。如果要想把她说的话翻译成我们所说的语言，只能是白费气力。不过我们听懂了大概的意思，而且也不想隐瞒：

“他们把你给打死了啊，可怜的畜生哇！他们干嘛非得这么干呢？你是这么听话，本来你喜欢安静地躺在笼子里等候我们回来，因为你的爪子痛得你不想动啊，你的爪子也没有力气啦！你太阳晒得太少，哪儿来的力气呢！你的同类里数你最好看，有谁见过你这样的老虎呢，伸直身子睡觉时有多气派啊，真像一个大王啊，就像你现在躺在这儿的这个样子！可是你死了，再也站不起来了。过去，每天早上天一亮你就醒了，张开大嘴，吐出红红的舌头，那样子真像在对着我们笑。还有，你从一个女人的双手中，从一个孩子的指头缝中叼取食物的时候，虽然又吼又叫，可却轻松得跟玩儿一样。多少年啦，我们陪伴着你一起走南闯北；多少年啦，我们跟你寸步不离，我们可少不了你啊！你让我们得到过多少实惠啊！全都是为我们啊！我们吃的、喝的那些美味，原本都是靠你们这些吃食儿的畜牲得来的啊，全是靠你们这勇猛的畜牲啊，这一切以后都再也不会有了，天哪！天啊！”

那妇人还要没完没了地哭诉，这时一队人马从古堡那边翻山过来，从半山腰处奔驰下来，他们立刻被认了出来，是跟随侯爵狩猎的随行人员，侯爵本人走在最前面，他们在后边山里狩猎时望见了从火灾现场升起的黑烟，知道凶多吉少，于是他们就像疯狂地追捕猎物一样，穿峡谷，越山涧，抄近路径直朝着那可悲的信号驱赶而来，正当他们驰过一块多石的空地向这边靠近时，突然间停了下来，愣在那里呆呆地望着这边，他们意外地发现，在一片空地上非常引人注目地站着几个人，当双方互相刚一认出来时，惊愕地竟然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才一个个缓过神儿来，三言两语地说明了情况。侯爵面临的是一桩离奇的事件。骑手们和徒步赶来的仆人们簇拥在侯爵周围。侯爵没有犹豫，马上拿定主意应该做些什么。他忙着下命令，忙着详细

地说明如何去执行，这时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挤到人群中来，跟那妇人，那孩子一样，他穿的花花绿绿稀奇古怪的。一见到他，那一家人又一起再次流露出他们的悲痛，叙说起他们所遭遇的意外的不幸。那男人却很镇静，站在侯爵面前一直保持一定的距离，以表示对他的尊敬，他说：

“现在不是诉苦的时候，唉，我的大人和尊贵的猎手，我们的狮子也跑出来了，跑进这一带的山里，请您不要伤害它，发发慈悲吧，别让它也像这只可爱的老虎一样死去。”

“狮子？”侯爵问，“你知道它的踪迹？”

“是的，大人！那边山下有个农民为了躲避它爬到了树上，这完全大可不必，是他指给我说，继续从这左边上山去找，但是我看到这里有这么一大群人，还有马匹，急于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再说，我也需要有人帮忙，所以就赶到这里来了。”

“既然如此就得往这边追，”侯爵吩咐说，“把你们的枪装上子弹，行动要谨慎，这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事，把它赶进深山老林里就是了。不过，善良的好人，归根结底我们无法保护那畜牲，谁叫你们不小心让它逃脱出来呢？”

“那是因为突然起了大火，”汉子回答说，“开始我们都坚持不动，密切注视着情况的发展，那火虽然蔓延很快，但离我们还远，再说我们也有足够的水进行防御。谁知这时一个火药库爆炸了，于是熊熊大火一直向我们扑来，并且超越了我们，我们仓促逃命才出现了疏漏，造成这种可悲的结局，现在我们成了如此不幸的人。”

侯爵仍然忙着发命令下指示，然而刹那间似乎一切又都凝固了，只见一个男人正急急忙忙从山上古堡的方向大步流星地朝这边跑，人们很快认出，他是派到山上替绘图师看守工作室的守卫，他住在那里，顺便监督管理清理古堡的工人。他跑到这里时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尽快用简短几句话报告了情况，在山上那座比较高的环形围墙后面，那头狮子正躺在一棵百年老山榉树旁晒太阳，那样子从容不迫，很安详。末了那男人懊恼地说：

“我干嘛把枪背到城里让人家擦去呢？要是我手头有枪，那家伙就不想再站起来，那张皮就该归我所有，得来这么便宜，一辈子我都可以吹牛了。”

从各方面的迹象看来，一场不可避免的恶战已经逼近，侯爵只能顺其自然，他沉着冷静，已经作好应战的准备，他的军事经验刚好在此派上了用场，于是他说：

“如果我们不伤害您的狮子，您能拿什么作担保呢，保证您的狮子不在我的领地危害我的臣民？”

“就用这女人和这个孩子，”那父亲急促地回答说，“他们主动提出去驯服它，使它安静地呆在那里，一直等到我把铁皮箱子搬上山，我们用笼子把它装回来，这样它就即伤不着人，也能使它免遭伤害。”

那个男孩似乎已跃跃欲试，就想吹他那笛子，这笛子是一种通常被人们习惯地称为会述说甜言蜜语的乐器。笛子的吹口短小，像鸟嘴儿，行家里手能让它发出最优美动听的声音。

侯爵问那守卫，狮子是怎样上去的，守卫回答说：

“通过隘道上去的，隘道两旁都用墙围住了，这历来是唯一能进入城堡的通道，现在仍然如此。本来还有两条通往山上的小路，是供行人走的，但已经被我们毁得面目皆非，早就不能走人了，这样任何人想到达那魔幻般的城堡都只能走刚才说的那条狭窄的隘道，别无他路可走，这是按照老侯爵弗

里德里希老爷的意图和口味办的。”

侯爵回头望着那个男孩，那孩子刚才似乎一直不断地在轻柔地吹奏着一首序曲，侯爵沉思片刻，又转回身对着霍诺里欧说：

“你今天已经干了不少事情，那么现在就去完成今天最后一项工作吧，去占据那条狭窄的通道，准备好枪，不过先别开火，尽量想些其它的办法把那头狮子吓回去。但是无论如何要生上一堆火，如果它要下山，看见火就害怕了。其余的事情就让这一对男女去处理。”

霍诺里欧赶忙顺从地去执行命令。

那孩子则继续聚精会神地吹着曲子，这曲子听起来似乎不成调子，只不过是一连串没有节律的音符而已，或许正因为如此，才这样动人心弦，周围的人犹如在听一首旋律优美、风格独特的曲子，个个都被它陶醉了。这时，孩子的父亲既满怀激情，又不失礼貌地讲起话来，一开口，他便滔滔不绝：

“上帝赋予侯爵以智慧，同时也让他认识到，上帝的一切杰作都是智慧的，只不过各自都按照自己的方式表现而已。请看这座山岩，它岿然屹立，一动不动，它不怕任何气候，抗拒着风吹雨打日晒；古老的树木装饰着它的顶端，于是它头顶桂冠傲然环视着远方；要是其中一块坠落下来，它绝不愿意依然如故保持现状，它宁愿粉身碎骨变成小石块复盖在山坡的一侧，即使在此，它们也仍不甘于固步自封，它们故意朝深处跳下去，直到溪流接纳了它们，并把它们运送到江河里，于是它们不再抗争，不再难以驾驭，不再棱角分明；它们变得又圆又光滑，以使自己可以更快地赶路，从一条江河到另一条江河，直到最终投入大海的怀抱，那里有成群的巨人漫游而来，而在深处则是侏儒蜂拥的地方。

“然而有谁赞颂主的光荣，只有星星，无穷无尽！你们为什么要站在远处四处张望？你们朝这儿看，瞧瞧这只蜜蜂吧！在这深秋季节，它在辛勤地采集，为自己建筑房屋，直角的，水平的，又当师傅，又当伙计；再看这里这只蚂蚁！它认识自己的路，永远不会迷失方向，它用草茎、土粒儿和松针为自己修建住所，建得高高的，顶部还向上隆起；可是它的劳动白费了，因为马践踏了它的窝，刨得一塌糊涂；你们看那里，马踩断了大梁，踢散了壁板，还不耐烦地喷着响鼻，一刻也不能歇息歇息，因为主让马成为风的伙伴，成为狂飙的同途好友，注定它得驮着男人去他们想去的地方，同样也得驮着女人去她们想去的地方。但是，在棕榈树林里登场的是狮子，它迈着威武的步伐穿过沙漠，它统治着所有的动物，谁也不敢与它抗争。但是人类知道怎样驯服它，就是最凶残的野兽，对人也充满敬畏之心，因为人酷似上帝，天使也是按照上帝的样子造出来的，它们为主服务，也为主的仆人服务。先知但以理 在狮穴中无所畏惧，他始终坚定、自信，狮子凶狂的咆哮也不曾能够打断他虔诚的歌唱。”

但以理：四大先知之一，据圣经旧约《但以理书》记载，但以理遭陷害被投入狮坑，却不为狮伤。

父亲喋喋不休慷慨陈词，语调朴实自然，那孩子则时不时地吹起优美的曲调为他伴奏；父亲的话音刚一落下，孩子便放开清亮圆润的歌喉，婉转动听地唱了起来，发音技巧相当熟练；那作父亲的则接过笛子为他伴奏，两个人配合默契。

孩子唱道：

在这里在山坳中，

我们听到先知的歌声  
从狮穴中传来；  
天使在上空盘旋，  
给他以鼓舞，  
那好人可曾感到害怕？  
公狮和母狮离去又归回，  
俯首贴耳将他偎依，  
啊，是温柔虔诚的歌声，  
使它们从此不再凶猛！

父亲一直不间断地用笛子为这歌曲伴奏，母亲则时不时地插进来，以第二声部的形式跟着唱。

给人留下强烈印象，又让人觉得颇为异乎寻常的是，那男孩唱到这里便开始打乱歌词的顺序，歌曲重新编排唱出来后虽说没有增添新的意义，但所抒发的感情更加浓厚，因此更加激动人心：

天使飞上又飞下，  
用歌声鼓励我们，  
这歌声来自天国，  
多么神奇动听！  
在狮穴里，在山坳中，  
那孩子可曾感到害怕？  
温柔虔诚的歌声，  
将赶走不幸和灾难，  
天使飞来飞去保佑他，  
一切都会转危为安。

随后三个人一起引吭高歌：  
永恒的主统治着尘世人寰，  
他威严的目光注视着大海，  
狮子变成了羔羊，  
颠波的海浪停止了嚣张，  
出鞘的冷剑凝固在空中，  
人人充满信仰和希望，  
这一切奇迹都是仁爱所创，  
仁爱永远被祈祷者颂扬。

在场的人鸦雀无声，听着，全神贯注地倾听着，直到歌声逐渐消失，这时人们才发现，起码是看到了这种迹象：所有的人都如同得到了抚慰，每个人都深深地被感动了，但表现的方式有所不同；侯爵低头看着偎依着自己的妻子，他似乎不再想刚才威胁过自己的不幸；侯爵夫人则忍不住掏出绣花小手绢蒙在眼睛上，几分钟前她那颗年青的心还好似压了一块巨大的石头，现在已如释重负；人群中寂然无声，人们似乎忘记了危险，忘记了山下的大火，也忘记了山上那头令人忧虑的狮子养精蓄锐后还会重新站起来。

侯爵招手示意下人把马匹都牵过来，以使这一群人先行动起来，然后转过身对那妇人说：

“这么说你们确信在你们找到那头逃脱的狮子时，通过你们唱歌，通过这孩子唱歌，借助这笛声就能把它驯服喽，并且还能在既不伤害别人，它又

不受到伤害的情况下，把它重新关到笼子里？”

他们表示肯定能办到，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保证和许诺。古堡的守卫被派去给他们带路。安排完毕，侯爵便带着几个亲信急步离去，侯爵夫人带着剩下的一些随从慢慢地跟在后边。古堡守卫从别人手中夺过一支枪，陪着那位母亲和她的儿子爬着陡坡上山去了。

在进入通往城堡的隘道口前，他们发现不少猎人在忙着堆干柴枝，他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点燃起一堆大火。

“用不着点火，”那妇人说，“没有火这一切将可以和平平地解决。”

再往前走，他们发现霍诺里欧坐在一处墙头上，抱着他那支双筒猎枪，坚守着岗位，他密切地注视着情况，俨然已作好应付一切意外事件的准备。然而他似乎根本没发现正在走过来的几个人，他坐在那里像是正在沉思，他向四周张望时显得心不在焉、精神涣散。那妇人走上前去跟他打招呼，请求他，不要让那些人点火，然而她的话好像没有引起他的重视，于是，她更加激动地说起来，并大声央求他说：

“漂亮的小伙子呀，你已经杀死了我的老虎，我没有骂你诅咒你，现在请你不要再伤害我的狮子啦，好心的小伙子呀，我会对你感恩不尽的。”

霍诺里欧两眼直直地向着太阳落山的地方望去，看着太阳正沿着自己的轨迹下沉。

“你是在看西方啊，”妇人大声说，“你做得对，那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干，快点儿吧，别浪费时间了，你能说服他们，不过你首先得说服自己才行。”

说到这儿只见霍诺里欧似乎微微笑了笑，于是那妇人继续往山上走，一边走一边又禁不住回头望望仍旧停留在原处的年轻人，年轻人的脸上抹着一缕淡红色的阳光，她相信，她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英俊的小伙子。

“要是如您确信的那样，”守卫说，“您的孩子吹着笛子，唱着歌，就能把那头狮子引诱出来，并使它服服贴贴的，那么我们自然可以控制住自己不去袭击它，尤其是那巨兽躺的地方就在破墙洞附近，自从通向庭院的门被掩埋后，我们只能从这个洞口出出进进。只要您的孩子能够把狮子引进庭院里，我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洞口堵住，然后，如果您孩子认为恰当的话，他可以沿着在角落见到的其中一段小旋转梯从狮子身旁溜脱掉。咱们俩人还是先躲藏起来，不过我得做好开火的准备，以便我的子弹能随时帮助这个孩子。”

“完全不必这么费心，上帝和艺术，虔诚和运气一定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他。”

“但愿如此，”守卫说，“不过我知道自己的职责。我先带你们通过一条陡峭的小道爬到那段墙上去，那里正对着我刚才说的那个入口，孩子一从那里下去就犹如进入了这场戏的表演舞台，他要把那头驯服的畜牲呼引进去。”

一切均按计划进行。守卫和孩子的母亲隐蔽起来，从上往下目睹孩子怎样走下旋转梯出现在院落里，然后又消失在黑魆魆的洞口里，很快就听到了他的笛声，接着笛声越来越弱，最后笛声停止了。笛声的消失是一种不祥的预兆，这种人间罕见的情况使那位深知危险的老猎人紧张地透不过气来，他自言自语地嘟囔说，他宁愿自己亲自去对付那危险的畜牲；那母亲却面部表情明朗、镇定自若，她向前探着身子侧耳静听，没有显露出丝毫惊慌不安。

终于又听到了笛声，那孩子从洞口处显露出来，两眼闪闪发亮，流露着十分满足的神情，狮子顺从地、又有些磨磨蹭蹭地跟在他后面，行动似乎有些艰难，它时不时地表现出想倒下来歇一歇的样子，然而那男孩领着它继

续走着，绕了半个圈子穿过掉了一些树叶却仍然色彩斑斓的树木，直到最后又出现在太阳透过废墟的缺口撒进去的余辉中，他容光焕发，宛如神灵；然后他坐下来，又一次唱起那首驯狮歌。这里，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要再温习一遍这首歌：

在这里在山坳中，  
我们听见先知的歌声  
从狮穴中传来；  
天使在上空盘旋，  
给他以鼓舞，  
那好人可曾感到害怕？  
公狮和母狮离去又归回，  
俯首贴耳将他偎依，  
啊，是温柔虔诚的歌声  
使它们从此不再凶猛！

男孩唱歌时，狮子紧紧靠着他躺了下来，把那只沉重的右前爪搭到他的膝上，男孩一边唱着歌，一边温雅地抚摸着，很快便发现，有一根尖尖的刺扎进它的前掌上，男孩小心翼翼地替它把尖刺拔出来，微笑着从自己脖子上取下花丝绸围巾，把这个巨兽的大爪子包扎好。

母亲看到这个场面，高兴地伸开双臂，身子往后一仰，要不是守卫使劲用拳头碰了她一下，提醒她危险还没有过去，她肯定会习惯地又鼓掌又喝彩不可。

那孩子用笛子吹奏了几个音调，又无上光荣地继续唱：  
永恒的主统治着尘世人寰，  
他威严的目光注视着大海，  
狮子变成了羔羊，  
颠簸的海浪停止了嚣张，  
出鞘的冷剑凝固在空中，  
人人充满信仰和希望，  
这一切奇迹都是仁爱所创，  
仁爱永远被祈祷者颂扬。

如果人们认为，在一个如此凶猛的野兽、森林之中的暴君、动物世界的霸王——狮子身上也能看到友好、满意和感激的表示，那么这样的奇迹正在这里发生。那孩子神采奕奕，犹如一名强大的百战百胜的征服者，而那狮子虽然还不能算是一个被征服者，因为它身上还潜藏着力量，不过已确实成了一个被驯服者，显得和平安详。孩子就这样吹着笛子、唱着歌，随心所欲地串换着歌词，并加上新的词句：

幸运天使愿意忠告，  
好孩子都应该仿效，  
制止恶念，  
多多行善。  
神的爱子软嫩的膝旁，  
偎依着森林中的暴君，  
是虔诚的思想和音乐，  
把那狮子牢牢地吸引。

## 面纱

有一个美丽的妇女，特别爱一个长辈，她每个星期一都到他的避暑别墅去看他，并且与他一起过夜。而他则设法使他老婆相信，他在这个时间是被选定去参加一个狩猎团的活动。

两年来他们一直使用这种办法幽会。终于他的老婆对他起了疑心。一天早上她偷偷地潜入避暑别墅，看见她的丈夫与那美人儿还在沉睡之中。她既没有勇气，也没有决心叫醒他们，只是取下自己头上的面纱，把它盖在两个熟睡者的脚上。

那个妇女醒来后发现了面纱，她仰天长叹并放声啼哭起来，哀叹自己再不能与情人见面，甚至连走到离他一百里远的地方都不行了。她送给他三件礼物：一个小量果器，一个戒指和一个酒杯，让他留给他三个合法的女儿。她一再嘱咐他要极为妥善地保管这些礼物，然后她就离开了他。于是这几件礼物被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后来三个女儿的后裔遇到不少庆幸的事情，他们相信这是因为他们拥有这些礼物的缘故。

## 美丽的女店主

五六个月以来，我一直发现，每当我经过一座小桥时，总有一个美丽的的女店主——她的店铺招牌上有两个小天使——深深地反复地向我鞠躬，然后尽量从远处目送我渐渐远去。她的举动使我感到奇怪，我同样也打量着她，并且认真地向她表示感谢。有一回我从枫丹白露骑马前往巴黎。当我再次踏上这座小桥时，她走到商店门口，并在我路过时对我说：

“先生，您的女仆！”

我回答她的问候，同时继续前行。当我偶而回头望一眼时，发觉她仍然向前探着身子，好尽量能从远处看到我。

一个仆人和一个情书传递者跟随我旅行。我还打算当天晚上派他们返回枫丹白露给几位女士送信。仆人按照我的

枫丹白露：法国地名。

吩咐下马向着那位年青妇女走去，以我的名义告诉她，我早已注意到她想看见我和问候我，倘若她希望进一步认识我，我愿意按她要求的地点去探望她。

她回答佣人说，她本以为他不会给她带来更好的消息；她愿意到我为她指定的地方去，但是有一个条件，准许她与我在一个被窝里度过一夜。

我接受了这个主意，同时问仆人，他是否了解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用来约会。他回答说，他打算把她带到某一个老鸨那里去，不过他劝告我，先让人把我住所里的床垫、被子和床单送到那里去，因为到处都有疫病流行。

我采取了他的建议，他向我许诺，一定把床给我铺得舒舒服服的。

当天晚上我去了。我看到一位非常美丽的妇女，她大约二十岁，头戴精巧的镶边睡帽，身穿一件华美的衬衣和一条绿色毛料短衬裙，脚上着一双拖鞋，肩上裹着一件拍粉时用的披衣。她让我一见钟情。

因为我有些放肆，想冒昧从事，她以十分巧妙的方式拒绝我的抚爱，同时还提出了一点要求。我满足了她的要求。可以说，我从来没有认识过一位比她更可爱的女人，也没有从任何一个女人那里享受过比这更多的快乐。第二天早晨我问她，我是否可以再一次见到她，因为我星期天才从这里动身，我们可以一起度过从星期四夜晚到星期五清晨的这段时间。

她回答我说，毫无疑问，她比我更迫切地希望能再一次约会。但是，如果我不是整个星期天都留在此地，她不可能再来，因为只有在星期天到星期一的夜里她才能再见到我。当我表示有困难时她说：

“您大概此刻已经对我感到厌恶，所以就星期天出外旅行。不过您将很快又会想念我，而且您肯定会多留一天，好与我一起共度良宵。”

我轻而易举地被说服了，我答应她，星期天留在这里，并让她那天夜里仍旧到老地方见我。紧接着她回答我说：

“我知道得相当清楚，先生，为了您的缘故，我才到这种有损名声的龌龊之地，但是我心甘情愿这样做。因为我心里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热望。只要能与您在一起，任何条件我都可以接受。我是出于狂热的爱情才到这个令人恶心的地方来。不过，倘若再让我第二次回到这个地方来，我会把自己看成一个娼妓。除了我的丈夫和您之外，只要我再委身或渴望得到其他任何一个男人，但愿我不得好死！然而一个人为了自己所爱的人什么事情不能干，尤其是为了一个巴松皮埃尔！为了他的缘故我来到这座房子，为了一个男人，一个由于他的光临，连这种地方也能蓬筚生辉的人。如果您还愿意见我一次，那么我允许您进入我姑妈家。

我将在那里接待您。”

巴松皮埃尔：佛朗索瓦·巴松皮埃尔（1579—1646），法国元帅。1614年在亨利十四部队服役任上校，1622年被任命为元帅。

她详详细细地向我描述那座房子的特征，接着又说：

“我愿意从十点钟开始等您，一直等到午夜，甚至还可以晚一些。我让门开着。您进来后首先会发现一个小走廊，您不要在那里停留，因为临走廊的是我姑妈的房门。然后您马上迎面见到一截楼梯，它把您带上二楼，我将在那里张开双臂欢迎您。”

我把屋子收拾好，让手下人带着我的东西先走一步，我自己则急不可待地期盼着星期天之夜，那时我该去见美丽的小妇人。

十点钟时我已经到达指定地点。我立即找到她向我描述过的那扇门，但是门锁着，整座房子里都有光，有时简直像火焰一样，仿佛在猛烈地燃烧。我心急如焚开始敲门，通报我的到来。但是我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他问我，谁在外面。

我于是返回，在几条街上来来回回走了几趟，最后，想见她的渴望又把我拉回到那扇门前。我发现门开着，急忙穿过走廊上了楼梯。但是让我大吃一惊，我发现屋子里有一些人在烧床上的草垫。大火照亮了整个屋子，借着火光我看到桌子上伸展着两具一丝不挂的尸体，我急忙往后退，往外走时撞见几个掘墓人，他们问我找什么。为使他们与我保持一定的距离，我拔出

剑来。我无法做到对所见到的古怪的情景无动于衷。回到家里我立即一口气喝了三四杯酒，因为在德国，酒被看成是消除晦气的灵丹妙药。在我休息过后，第二天我踏上旅程前往洛林。

洛林：法国地名。

我归来后尽一切努力想打听出一点有关这位妇女的情况，但均为枉费心机。我甚至去了挂着两个天使标记的小店，不过那里的伙计不知道，在他们之前谁在这里居住过。

## 神秘的敲击声

我的朋友，一个正直的贵族，收养了一个孤女，这位朋友与他的人口众多的家庭居住在一座古堡中。孤女长大了，当她十四岁时，多数情况下是伺候这家的夫人，为她做一些贴身女仆该做的事情，主人对她很满意。

这个姑娘似乎除了殷勤周到、忠心耿耿地侍奉她的女恩人，以表示对她的感激之情之外，好像再没有其它任何愿望。姑娘体态秀美，因此周围不乏追求者。不过人们不相信，他们其中一位与她结合将会给她带来幸福，她自己也没流露过一丝一毫想改变现状的要求。

后来，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当姑娘做事在房子里走动时，人们有时会听到她脚下发出一种敲击声。起初，这种现象好像只是偶尔发生，但是后来这种敲击声没完没了，几乎是每走一步就响一声，姑娘害怕了，她忧心忡忡，几乎不敢迈出夫人的房间，只有在这间屋子里她独自一个人时，她才得到片刻安宁。

每个人，与她一起走的，或是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的人都能听到这种敲击声。一开始大家还拿这件事开玩笑，不过最后这声音开始变得让人讨厌。于是这家的男主人，一个活跃的人物，亲自出面调查这件麻烦事。他发现，姑娘只有走动时才发出敲击声，不但在她落脚的时候，而且在她继续行走时抬脚的时候，都会发出这种敲击声。不过这些敲击声有时响得没有规律性，当她横穿一个大厅时，发出的响声尤为剧烈。

有一天，这位一家之主从附近找来几个工匠，让他们在敲击声响得最厉害时，立即在她身后撬开几块地板，然而一无所获，除了几只大老鼠，其它什么也没有，为了追打这几只大老鼠，房子里引起一片喧闹声。

这件事和这种混乱场面激怒了男主人，他决定采取严厉手段，从墙上取下他的一根最粗大的猎鞭发誓说，只要这姑娘再让他听到一次敲击声，他非得把她打个半死。从这时起，她在整个房子里到处走动时均无懈可击，人们再也听不到这种敲击声了。

## 一条大河的故事

一条大河，由于连日暴雨河水猛涨已形成泛滥。在这条大河旁边，劳累了一天的老摆渡工正疲惫不堪地躺在他的屋子里睡觉。午夜时分他被一阵大声说话声吵醒。他听出，有旅客想坐渡船过河。老摆渡工跨出门外，看见有两大团磷火正在岸边的小船上空悠悠荡荡地盘旋。他们说，他们事情紧急，想马上赶到对岸。老渡工没有迟疑，立即撑船离岸，以惯常娴熟的动作驾船送他们过河。这时两团磷火发出一阵滋滋声，他们开始用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敏捷地互相交谈，时不时还发出一阵阵响亮的笑声，而且他们一会儿跳到船帮上，一会儿跳到船的坐板上，一会儿又跳到船底板上，他们不停地蹦蹦跳跳，一刻也不肯安静下来。

“船在摇晃了！”老人喊道，“如果你们这么不安分船会翻的，赶快坐下，你们这些鬼火！”

对于老人的苛求他们发出一阵大笑，他们嘲笑着老人，同时来回折腾得比刚才还要厉害。老渡工只好忍着性子任他们胡闹。不一会儿，船到达了彼岸。

“这是您的辛苦钱！”两位旅客喊道，说着，许多闪闪发光的金币落进湿漉漉的小船里。

“哎呀，天哪！你们想干什么！”老人惊叫道，“你们会使我遭受到巨大的不幸！这条河讨厌这类金属的东西，倘若金币掉进河里，就会掀起可怕的巨浪，我和我的船都会被波涛吞没。谁知道到那时你们该会怎么样呢，赶快把你们的钱都重新收回去吧！”

“凡是我们的抖擞出来的东西就一个也不能再收回来。”他们回答说。

“那么你们还是想麻烦我了，”老人说着弯下腰去把金币捡进他的帽子里，“我必须一个不落地把它们搜集到一起，然后带到陆地上藏起来。”

磷火跳出小船。老人大声喊道：

“我的工钱在哪儿？”

“谁不收金币就是喜欢白干活！”磷火喊道。

“你们要知道，我只能收取长在地里的果实作酬劳。”

“地里的果实？我们鄙视这些东西，也从来没有享用过。”

“既然这样我不能放你们走，直到你们答应给我三个甘蓝头，三个洋葱和三个大葱头。”

磷火边开着玩笑边想溜掉，他们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却已经感到被困在地上了。这是他们所经历过的最不好受的感觉。他们担保在近期内满足老人的要求，老渡工这才放他们离去，并撑船返回。他已经离岸好远了，这时磷火在后面冲着他大声呼叫起来：

“老头儿！听着，老头儿！我们把最重要的东西忘记了！”

老船工已经离得太远了，没有听见他们的喊声。回到这边河岸，老渡工顺着河流往下走，找到一处永远不会被水淹没的山地，想把那些危险的金币埋掉。这时他发现在两座山岩中间有一道深渊，于是他把金币全部倒进深渊里，然后划船回到自己的小屋。

在这个深渊里有一条美丽的青蛇，金币掉落下来时发出的响声把她从睡梦中惊醒。她几乎还没看清楚这闪闪发光的是什么东西，便立即贪婪地不加选择地一个一个地吞了下去。吃完后还四处搜寻，把散落在矮树丛里和岩石缝中的金币都仔细找了出来。

她刚一吞完金币，马上极为舒服地感到，金币在她的内脏里熔化了，

并流散到全身。她欣喜若狂地发现，她变得全身透明，并且闪闪发光。早先人们曾经向她许诺过，有可能发生这种现象，但是她不知道，这光能维持多久，能不能长久保持下去。她想确保自己将来永远是这个样子。这种好奇心和愿望促使她从深渊中爬出来，她要去调查，谁有可能往这里撒下美丽的金币。她一个人也没有找到。她一边在草丛和灌木林中爬行寻觅，一边欣赏着透过自己翠绿的身体发射出来的美丽的光，心里更加高兴。这时所有的树叶都被照得仿佛是绿宝石，所有的花朵都更加鲜艳娇嫩。她爬遍孤寂的荒野，还是什么也没找到。她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这时她来到了一块光秃秃的平地上，看到远处有一种与她相似的光。

“我到底还是找到像我这样的光了！”她叫道，并匆匆朝那个地方爬去。她不畏艰难，爬过沼泽和芦苇地。虽然她喜欢生活在干燥的山谷草地和高处的岩石缝里，享用着气味芬芳的野草，以晶莹的露珠和清甜的泉水止渴，但是为了得到可爱的金币，为了自己身上永远能发出奇妙的光，付出什么代价也在所不惜。

青蛇疲惫不堪地终于到达两位磷火先生经常玩耍的芦苇沼泽地。她迅速爬过去，问候他们，她十分高兴找到了这么可爱的与她同族的先生。磷火轻轻地向着她飞过来，跃过她，并以他们独特的方式大笑着。

“大婶，”他们说，“即便您的身体是一条水平的直线，这并没有任何意义。的确，从发光的方面来看咱们现在是同族，但是您只管看看吧，我们两位先生变成垂直的直线，身材同样苗条漂亮。”他们说着舍弃了自己身体的宽度，尽力把身拉得长长的瘦瘦的。

“您别生我们的气，亲爱的亲戚，您看，哪个家族可以以此来炫耀呢？自有磷火以来，我们没有哪个坐立不行，平躺也不行的。”磷火接着说。

在这种亲戚面前青蛇感到十分扫兴，因为她总想把自己的头高高地昂起，想抬多高就抬多高，而现在她却只能把头弯向地面，好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刚才在昏暗的小树林里，她对自己美丽的光泽满心欢喜，而现在在两个晚辈面前，她的光似乎每时每刻都在减退。是的，她很害怕这光最终会完全熄灭。

在窘迫之中青蛇急忙问两位先生，能否告诉她，前不久落在山谷中的闪闪发光的金币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她猜想那是下了一场金币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磷火听了这话一边哈哈大笑一边摇晃着身子，顿时，大量的金币掉落在他们周围。青蛇迅速地追逐着金币，把它们一个个地吞掉。

“祝您吃得满意，亲爱的大婶！”两位先生殷勤有礼貌地说，“我们还能提供更多的金币款待您。”

他们又灵巧地摇了几回，那青蛇的速度跟不上了，忙得她团团转，好不容易才把这些昂贵的食物吞食完毕。显而易见，她的光在一步步增强，而且确实发出了最璀璨的光。此时磷光已变得又瘦又小，然而愉快的心情丝毫未减。

“现在我永远与你们联结在一起了，”青蛇吃完了金币后重新喘过气来说，“你们想干什么就尽管吩咐我吧，只要我力所能及，我愿意为你们效力。”

“太好了！”磷火高呼道，“说吧，美丽的百合花住在哪里？赶快给我们带路，领我们去百合花的宫殿和花园。我们已经心急如焚，恨不得能马上就拜倒在她的脚下。”

“这种差事啊，”青蛇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回答说，“这事我可不能马上

就办。美丽的百合花可惜是住在大河的对岸。”

“大河的对岸！在这暴风雨的夜晚让人把我们送过河？这河流是多么残忍啊，它把我们分开了！能不能再去把那老头儿喊来？”

“你们只能白费力气，”青蛇回答说，“就算你们在这边岸上能够找到他，他也不会搭你们过河。他可以把任何人运过来，但是不可以把任何人运过去。”

“那我们只好靠自己了！难道没有其它办法过河吗？”

“办法还是有一些，只是此刻不行。我本人就可以把两位先生送过河，但是得等到中午才行。”

“这正是我们不愿旅行的时刻。”

“那么你们可以到晚上时靠巨人的影子过河。”

“怎么过法？”

“高大的巨人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他的身体什么事都干不了，他的双手连稻草都举不起来，他的肩膀扛不起一束干柴，但是他的影子能干许多事情，没错儿，甚至可以说是无所不为。所以他在太阳升起时和落山时最强大。到了傍晚，人们只可以坐到他影子的颈背上，随后巨人便小心翼翼地朝着对岸走去，用他的影子把游人驮过河。如果你们愿意中午到达那片树林的角落，我就可以送你们过河，并把你们介绍给美丽的百合花。那树林长得很密，而且紧靠着河岸。如果你们害怕中午的炎热，你们只好等到傍晚时到岩石湾去找巨人了，他肯定非常愿意帮忙。”

年轻的磷火先生微微鞠了一躬便离开了。青蛇很满意能够摆脱他们，她一方面为自己身上的亮光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她的好奇心也将得到满足，这种好奇心曾经让她经历了千辛万苦，折磨了她很长时间。

在她时常爬来爬去的那些深谷里，她曾经发现有一处地方非同一般。尽管那时她爬过这些深谷时还不会发光，但是她通过触觉可以清楚地辨别各种不同的物体，光是那些不规则的自然产物，她到处可以碰到，所以习以为常。她时而在大水晶石块的利角中通过，时而触摸一下纯净的银矿石表面毛茸茸的植物茸毛和钩刺，把这一种或那一种宝石随身带到光天化日之下。然而令她大为吃惊的是，她在一处四周被封闭的山岩中感觉到了人的双手创造出来的物体：光滑得爬不上去的墙壁，锋利有规则的棱角，造型美观均匀的柱子，还有让她觉得最离奇的东西就是人的雕像，她曾好几次缠绕到他们身上。她认为这些雕像肯定是青铜制品，要不就是经过抛光的大理石制品。所有这些体验她都希望最终能通过视觉验证一下，凡是只能猜测的东西她都想证实证实。她相信自己现在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光照亮这座埋藏在地下的圆拱建筑，彻底认识一下这些不寻常之物。她赶紧往回爬，很快在她爬惯了的路上找到一处裂缝，以往她总喜欢从这里钻进那圣地。

青蛇到达目的地后好奇地四处环顾，虽然她的光不能照到圆形大厅里所有的物体，但是照清楚近处的东西是足够了。她又惊讶又崇敬地抬头朝着闪闪发光的壁龛望去，那里面安放着一尊令人敬畏的国王雕像，是纯金的。按尺寸来看这雕像比一个人高，按身材来看与其说这个男人是高个子，不如说是一个矮个子。他的造型优美的身体裹着一件朴素的大衣，头发用一个橡树叶花冠束在一起。

青蛇刚刚一望这座令人崇拜的雕像，突然国王开始讲起话来，他问道：

“你从哪里来？”

“从深谷中来，”青蛇回答，“从有金子的地方来。”

“什么东西比金子更美好？”国王问。

“光。”青蛇回答。

“什么比光更令人舒畅？”国王又问。

“交谈。”蛇回答。

蛇一边回答一边斜着眼睛偷偷地瞟着旁边。在紧挨着的壁龛中，她看到另外一座威严的雕像。那里面坐着一位银国王。他的身体瘦长，披着一个佩有服饰的长袍，王冠、腰带和权杖上都镶嵌着宝石，他的目光流露着自豪的喜悦，看上去这位国王同样想讲话。这时大理石墙壁上一道深颜色的纹理突然亮起来，发出一种舒适的光，并扩散到整个殿堂。在亮光中蛇看到了第三位国王，他是青铜的，身材威武，倚着他的大头棒坐在那里，头上戴着桂冠。他看起来与其说像人，倒不如说是一尊岩石。青蛇到处东张西望想找出第四位国王，他站在离她最远的地方。这时墙壁突然打开，明亮的纹理犹如雷电一样闪了一下便消失了。

一个中等个子的老年男人从开启的墙壁中走了出来，吸引了青蛇的注意力。他的穿着像一个农民，手里提着一盏小灯，灯的火焰纹丝不动，让人非常喜欢看，它照亮了整个穹顶，奇怪的是竟然没有投下一点儿影子。

“你来干什么，是因为我们需要光？”金国王问。

“您知道，我不准许照亮黑暗。”

“是我的王国末日到了？”银国王问。

“还要迟一些，或者永远不会灭亡。”老人回答。

青铜国王以一种强健有力的声音开始发问：

“我什么时候能站起来？”

“快了。”老人回答。

“我应该与谁结盟？”青铜国王问。

“同你的几位兄长。”老人说。

“最小的弟弟会怎么样？”青铜国王又问。

“他将坐下来。”老人说。

“我还不累。”第四位国王嘶哑着声音结结巴巴地喊道。

在他们进行交谈的时候，青蛇悄悄地在殿堂里悠悠自得地爬来爬去，把所有的东西都观察了一遍，此刻正在仔细观看近旁第四位国王。他倚着一根圆柱站立着，身材巨大，不过他这样子与其说是健美，倒不如说是笨拙。第四位国王是金属的，只是不太容易分辨出是什么金属铸造的。经过一番细致观察才看出是一种合金，是用来建造他哥哥雕像的三种金属合制而成，但是在浇铸时这三种物质似乎没有很均匀地熔合在一起。金纹、银纹不规则地贯穿于青铜物质之间，赋予这座雕像一副不太雅观的外表。

这时金国王对老人说：

“你知道多少秘密？”

“三个。”老人回答。

“哪一个最重要？”银国王问。

“那个公开的。”老人回答。

“你愿意透露给我们吗？”青铜国王问。

“等我知道了第四个再说。”老人回答。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合金国王喃喃自语道。

“我知道第四个。”青蛇说，她凑近老人，对着他的耳朵发出一阵丝丝声。

“是时候了！”老人强劲有力地喊到。神殿响起很大的回声，震得金属雕像铿然作响。

就在这一瞬间，老人向西，青蛇向东沉了下去，匆匆回到深谷。

凡是老人走过的路，后面立即堆满了金子，因为他提的那盏灯有一种奇特的功能，它可以把所有的石头变成金子，把所有的木头变成银子，把死去的野兽变成宝石，还可以销毁一切金属；不过为了显示这种作用，只能这一盏灯亮，旁边不能有其它的光源，否则，它只能产生一种好看的亮光，使所有具有生命的东西都感到神清气爽。

老人走进建在山前的小屋，发现他的老伴坐在炉火旁悲悲切切，涕泣涟涟，很不开心。

“我是多么不幸哟！”她哭嚎着，“我今天真不该放你出去哟！”

“出了什么事啦？”老人平心静气地问。

“你刚一走，”她抽抽搭搭地说，“就有两个游客来到门前；我一时欠考虑，轻率地放他们进到屋里。他们看上去可像是规矩人哩，不过他们全身都发着光，别人会以为他们是鬼火呐。他们刚一进屋就厚颜无耻地用言语奉承我，并且步步紧逼，纠缠不休，让我想起来都害臊，我现在都不好意思再提这件事。”

“那两位先生大概是开玩笑吧，”丈夫微微一笑说，“因为在你这个年纪，他们本应该保持一般的礼貌才对。”

“什么年纪！年纪！”妻子大喊大叫着，“难道我该一天到晚听别人议论我的年纪？我到底有多老了？一般的礼貌！我可知道我知道什么。你回头看看这些墙壁是什么样子的，好好看看那些古老的石头吧，一百年来我再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石头。可是现在，上面的金子都被他们津津有味地吃了下去，你想不到他们的动作有多熟练，他们还一再肯定地说，味道比一般的金子好多了。他们把墙壁上的金子全都吃完了，然后好像是增添了信心，而且我敢肯定，只一会儿功夫他们就变得又大又宽又明亮了。这时他们又开始戏弄我，说我是他们的王后，还摇动着身子，于是大量的金币掉的满地都是，你还是自己看看吧，它们都在长凳下面，还在闪闪发光呐；可是真倒霉哟！咱们的小狮子狗吃掉了一些金币，你看吧，它就躺在壁炉旁，已经死了；可怜的畜生哟！我真恨自己，到他们走了我才明白过来，否则我不会答应替他们偿还摆渡工的账的。”

“他们欠了什么？”老人追问。

“三个甘蓝头，”妻子说，“三个洋蓍和三个洋葱头。我答应了他们，天一亮就把这些东西送到河边去。”

“你可以帮他们这个忙，”老人说，“因为他们将来偶尔也能为咱们效力。”

“他们是否会帮咱们干事，这我可不知道，不过他们倒是答应了并且一再下了保证。”

这时壁炉里火光通明，老人撒了一层厚厚的煤灰压住了烧得正旺的煤火，把闪光的金币藏了起来，这时只剩下他的小灯在亮着。在美妙无比的灯光照射下，墙壁上又盖满了金子，小狮子狗变成了人们所能设想的最漂亮的缟玛瑙，这种贵重的矿物由于黑棕两色互相交替而使它成为罕见的艺术品。

“拿上你的篮子，”老人说，“把缟玛瑙放进去，再拿三个甘蓝头、三个

洋葱、三个洋葱头，把它们摆放在四周，然后提到河边去。将近中午时让青蛇送你过河。接着你去拜访美丽的百合花，把缟玛瑙交给她。她能够通过触摸杀死所有的生灵，她同样也可以通过触摸把小狗救活，她有了小狗就有了一个忠实的伙伴。告诉她，不要忧伤，她得救的日子就要到了，她应该把最大的灾难看成最大的幸福，因为是时候了。”

老妇人装好篮子天一亮便动身上路。初升的太阳从大河对岸把金灿灿的阳光撒过河面，河水在远处闪闪发亮。老妇人步履蹒跚，因为她的头上顶着篮子，这倒不是因为缟玛瑙，虽然它很重。凡是无生命的东西，她顶在头上不觉得怎么样，何况那篮子是悬在空中飘浮在她的头上。但是顶着新鲜的蔬菜，或者是活着的小动物她觉得特别难受。她闷闷不乐地走了一段时间，忽然她大吃一惊，慌忙停下脚步，因为她差一点儿踩到巨人的影子上，这影子越过平地一直向她这边伸展过来，现在她才看到威力无比的巨人，他游过河面，从水中爬了出来，老妇人不知道该如何躲避他。巨人一发现她，便戏谑地与她打招呼。他的一双手的影子随即伸进篮子，轻而易举地拿出一个甘蓝头、一个洋葱，一个洋葱头，并把它们送到巨人的嘴里，然后巨人溯流而上给老妇人让出路来。

老妇人犹豫起来，是不是最好先回去，到菜园子里把缺的几样东西补上？她就这样思前想后举棋不定地继续往前走，不一会儿就到了河岸边。她在岸边坐了很久等候老渡工。终于她看见他载着一个不寻常的旅客划过来了。一个她怎么也看不够的高贵英俊的青年男子下了船。

“你带的是什么东西？”老渡工大声问。

“蔬菜，是两位磷火先生欠您的。”老妇人一边回答一边指着她的货物。

老渡工发现每样东西只有两个时十分恼怒，他斩钉截铁地说，他不能够收下。老妇人苦苦哀求他并告诉他，她现在不能回家，她还得往前赶路，带着这些东西太累赘太辛苦。摆渡工仍然拒绝收下这些东西，并让她相信，这件事连他也作不了主。

“这九件东西我必须同时收下，其中三分之一是付给河流的，否则一件也不能收。”

经过反反复复的商谈之后老渡工最后回答说：

“还有一个办法。如果您向河流担保，承认您是它的债务人，我便只收下我该得的这一部分。不过您这样做可是有危险的。”

“如果我遵守诺言我还会有危险吗？”

“那就一点儿危险也没有了。现在请您把手伸进河里，”老渡工接着说，“您向河流发誓，愿意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还清债务。”

老妇人只好唯命是从。但是当她的把手从水中抽出来时可真是吓了一跳，她的手变得漆黑。老妇人对着摆渡工破口大骂，并有根有据地说，她的手一直是她身上最美的一部分，尽管她净干粗活，但是她很会保养自己宝贵的肢体，使它们一直又白又嫩。她懊恼地看着自己的手突然绝望地惊喊道：

“糟了！我发现这手竟然在缩小，它比另一只手小了很多。”

“现在看来只能如此了，”老渡工说，“如果您出尔反尔不履行诺言，那就成真的了。”

您的手会越来越小，直到最后完全消失。您不用担心，以为这只手废了，您将来照旧能用它干所有的事，只是人们看不见它罢了。”

“我宁愿从此不能再使用这只手，但愿人们也别看出这件事。”老妇人说，

“不过现在说什么也无济于事，为了尽快摆脱掉这层黑皮和这些烦恼，我会说话算数的。”

老妇人说完赶紧去拿篮子，而那篮子则自动地飞到她的头顶上，悬浮在空中跟着她。老妇人急忙去追赶那个年轻的美男子，他正慢吞吞地、无精打采地离开河岸。他的矫健的体态和独特的服装给老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胸前护着一副闪闪发光的铠甲，他的肩上搭着一件紫袍，他没戴帽子，漂亮的棕色鬃发波浪般地飘垂着，他迷人的面孔和匀称的双脚任凭烈日曝晒，他赤着脚泰然自若地走在滚烫的沙子上，他极度的痛苦似乎压倒了其他一切表情。

爱说话的老妇人试图与他搭腔，但他总是三言两语就答复了她。最后，尽管他的眼睛很美，老妇人也感到厌倦了，因为想与他攀谈只能是白费心机。老妇人向他告别说：

“亲爱的先生，我觉得您走得太慢，而我可不敢耽误了时辰，我还得靠青蛇帮我过河，向美丽的百合花转交我丈夫的厚礼。”

她说着加快了脚步，急急忙忙地走了。那美青年顿时振作起来，紧紧尾随着她。

“您去美丽的百合花那里！”他惊喜地叫道，“那我们是同路了。您带的是什么礼物？”

“亲爱的先生，”老妇人答道，“您那么吝啬，三言两语便回绝了我的问题，而现在您却想探听我的秘密，这可不公平合理，哪儿也没有这么便宜的事。不过，如果您愿意进行交换，把您的遭遇告诉我，那么我也愿意不向您隐瞒我和我的礼物是怎么回事。”

他们双方很快达成协议。老妇人信赖地把自己的情况、把小狗的事都告诉了他，还让他看了那件奇异的礼物。

青年人立即从篮子里取出那件大自然的杰作并把小狗抱到怀里，那狗仿佛在安静地睡觉。

“幸运的小家伙！”他脱口喊道，“你将被她的手轻轻触摸，你将被她救活，而活着的人却得避开她，否则就会遭厄运。唉，我干嘛这么伤心地诉说这些！让她看一眼而瘫痪不是更痛苦更可怕，还不如死在她手里！”

接着他又对老妇人说：

“您看看我吧，在我这个年纪，我不得不忍受不幸和痛苦。这件铠甲，我曾经在战争中光荣地佩带过，这件紫袍，是我力图通过贤明的统治赢得的，可是命运却把铠甲当成不必要的负担、把紫袍当成无足轻重的装饰留给了我。王冠、权杖、宝剑，都没有了。现在我同世人一样，家徒四壁，一无所有。这一切皆起因于她那双美丽的蓝眼睛，一双不吉利的眼睛，它们能使所有的生灵丧失力量和活力，而碰过她那双手的人，即使侥幸活下来，也只能像鬼一样地生活。”

他不断地抱怨着自己的命运，可是完全没能满足老妇人的好奇心。她不仅想了解他的内心状况，还想了解他的外部情况。可是她既不知道他父亲的姓名，也不知道他的王国的称号。青年抚摩着僵硬的小狮子狗，阳光和青年温暖的胸膛给了小狗热量，使人觉得它好像还活着似的。他打听了许多有关提灯老人的情况，详细地询问了那盏神灯的作用，仿佛将来能借此脱离厄难，逢凶化吉。

在他们谈话时他们看到远处有一座宏伟的拱桥横跨大河两岸，它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奇异的光泽。两个人都投以惊奇的目光，因为他们过去从未见过这座建筑是如此壮观。“怎么！”王子感叹道，“难道它还不够美吗？简直就像是用碧玉和绿石英石建造的！像是用祖母绿、绿石髓和贵橄榄石镶嵌在一起的，美轮美奂，让人都不敢踏上去。”

他们两人不知道这座桥是青蛇变成的，因为青蛇每天中午都把身子腾跃到对岸，以桥的形态勇敢地横亘于广阔的水面上。两个赶路的人怀着虔敬的心情跨上大桥，默默无言地走过去。

他们刚一到达对岸，那座大桥便开始摇摇晃晃地移动起来，不一会儿即接触到水面，显现出蛇的原形。青蛇滑动着身子跟在他们后面，他们刚要感谢青蛇允许他们踩着她的脊背过河，这时他们听出，除了他们三个以外肯定还有好多人跟随着他们，只不过他们的眼睛看不到这伙人。他们听到旁边发出一阵滋滋声，青蛇同样用一阵滋滋声回答他们。他们仔细倾听，终于能够听出如下的内容：

“我们将隐匿姓名和身份先到美丽的百合花的花园里四处去转转，”一些变化无常的声音在说，“当夜晚来临时，只要我们一出现，请求您把我们介绍给那位国色天香的美人儿。

您将在大湖边上找到我们。”

“就这么定了，”青蛇回答。

然后，滋滋声在空中消失了。

现在他们三个行路者商量起来，他们以什么顺序走到美人儿面前，因为不管有多少人在她的周围，为了不让他们忍受剧烈的疼痛，他们只能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去。

老妇人带着篮子，装着变形的小狗，首先走近花园探访她的施主，并且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她，因为百合花刚好在弹着竖琴唱歌。婉转动听的歌声先使平静的湖面泛起一阵阵涟漪，然后宛如清风吹动着青草和小树随风飘荡。在一块被围起来的绿茵茵的草坪上，各种各样的树木苍翠欲滴，树荫下坐着美丽的百合花。老妇人一见到她不由得心醉神迷，一段时间没见面她竟越发出落得楚楚动人了。善良的老妇人从老远就冲着这位可爱的姑娘大声问候并称赞她的美丽。

“看到您真高兴啊，您坐在这里使您周围的天空都变得更加辽阔！竖琴倚在您的怀里是这样迷人，仿佛它渴望投入您的怀抱！您的双臂是这么轻柔地围绕着它，您纤细的手指拨动着它的琴弦，使它发出这么悦耳的声音，要是哪个小伙子能够取代它的位置，他一定会感到三倍的幸福！”

老妇人一边说着一边走近百合花。美丽的百合花张开双眼，垂下两手回答说：

“不要用不合时宜的称赞来烦扰我，我会因此而更加感到我的不幸。你瞧，在我的脚旁躺着可怜的金丝雀，它已经死了。它曾经用最清脆的歌喉为我的歌声伴唱，它常常落到我的竖琴上又小心翼翼地不碰到我。今天，当我清早醒来神清气爽地开始唱一曲平缓的晨歌时，我的小歌手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快活地为我伴唱，突然一只苍鹰从我头上急速冲过，可怜的小东西被吓坏了，连忙逃到我的怀里，旋即我便感觉到它最后抽动一下告别了生命。尽管那空中强盗被我的目光击中，它无力地坠落到湖旁边，但是惩罚它对我又有什么用，我的小宠物已经死了，它的坟穴只能用来繁殖我花园里勾人伤心的

灌木丛。”

“请您振作起来，美丽的百合花！”老妇人大声说，而她自己却在不断地擦着眼泪，可怜的姑娘凄婉的叙述使她潸然泪下。

“请您节哀！”老妇人继续说，“我的老伴让我告诉您，您不必再悲伤，因为最大的不幸预示着最大的幸福将要到来。他说，是时候了。的确，世界上的事物就是这样千变万化。

您瞧瞧我的手吧，它现在变得多么黑呀！真的，它已经小了很多，在它完全消失之前我必须得抓紧时间！为什么我非得表示愿意帮助鬼火？为什么我非得碰到巨人？为什么我非要把手浸到河里？难道您不能给我一个甘蓝头、一个洋葱和一个洋葱头吗？这样我便可以把它们交给河水，我的手又会像以往那样白嫩，甚至与您的手相差无几。”

“甘蓝头和洋葱头你大概还可以找到。但是你想找到洋葱只能是白费心思。在我的大花园里，所有的植物既不开花也不结果。不过我折来并插在每一个小宠物坟茔上的嫩枝可以立即发芽长大。所有这一丛一丛的树木，这些灌木丛、这些小树林，我亲眼看着它们成长。这些树冠繁茂的伞松，这些方柱形的柏树，还有巨大的橡树和山毛榉，原本都是柔嫩的枝条，我把它们当成一座座寄托哀思的纪念碑亲手插在这本不肥沃的土地上。”

老妇人没大留意百合花的谈话，只管一个劲儿地盯着自己的手。在美丽的百合花面前它似乎越来越黑，一分钟一分钟地在缩小。她正想提起篮子赶快离开，突然她觉得，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差点儿忘记了。她立即取出变形的小狗，把它放到离美人儿不远的草地上。

“我的丈夫送给您这个纪念物，”她说，“您知道，您的触摸能够使宝石复活成小狗，这个忠实乖巧的小畜生肯定会使您感到无限的欢乐。尽管我失去它很难过，但是只要想到是您得到了它，我也就转忧为喜了。”

美丽的百合花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个乖巧的小动物，她似乎有些惊讶。

“许多迹象都凑到一起了，”她说，“它们又让我有了希望。不过，唉！这不会只是我们的错觉吧，当许多不幸同时发生时，我们就会幻想幸福即在眼前。

吉祥的朕兆如何帮我？

使我的小鸟死去，让女友的手变黑？

把无以匹敌的狮子狗变成宝石？

难道它不是神灯所派？

远离人间甜蜜的感受，

与我作伴的只有忧愁，

啊！为什么神殿不建在河边？

啊！为什么河上不架起桥梁？

善良的老妇人不耐烦地听她唱着。百合花一边唱一边拨动琴弦，用优雅的诗声伴奏。这歌声肯定能使其他任何人陶醉，而老妇人却焦急万分。她正想告辞，青蛇来了。老妇人再次被阻拦。青蛇听完歌曲的最后一个音符，立即信心十足地对美丽的百合花进行劝解和鼓励。

“桥的预言已经实现了！”青蛇大声说，“问问这位善良的女人吧，拱桥出现时是多么壮观啊！不透明的碧玉以往不过是普遍的绿石英，通过阳光的照射顶多棱角之处透明闪光，而现在整块碧玉都变成了透明的宝石。没有一块绿宝石有它这样晶蓝透明，也没有一块纯绿宝石有它这样光彩夺目。”

“我祝愿您幸福，”百合花说，“只是请您原谅我，如果我认为预言还没有实现。您的高高的拱桥只有行人能通过，但是我们期待的却是马匹和车辆以及各种类型的旅行者同时在大桥上过往。另外，不是曾经预言桥墩会在水中升出来吗？”

老妇人的眼睛一直盯在自己的手上，这时她打断谈话向百合花告别。

“再呆一会儿，”美丽的百合花说，“请带上我那可怜的金丝雀，求求神灯，把它变成一块美丽的黄玉，然后我想通过触摸使小鸟复活，让它和您的乖巧的小狗成为我最好的消遣。不过您得尽快赶路，因为太阳一落山可怜的小东西就会腐烂，这会永远使它的身体变得支离破碎。”

老妇人把小小的尸体放在篮子里柔嫩的绿叶上急忙离去。

“不管怎么样，”青蛇接上被打断的话题继续说，“神殿建成了。”

“但是它还没有矗立在河边上，”美人儿回答说。

“现在它沉睡在大地深处，”青蛇说，“我见到了几个国王并跟他们交谈过。”

“他们什么时候出现呢？”百合花问。

“我听到神殿里响起过这样的断言：是时候了！”

美丽的百合花开始面露喜色。她说：

“这句让人高兴的话我今天已经是第二次听到，能让我第三次听到这句话的日子将在何时到来呢？”

百合花站了起来，立刻从树丛中走出一个妩媚动人的使女，从她手中接过竖琴。接着又走出一位使女，把百合花坐过的象牙雕椅折叠起来，把闪着银光的坐垫夹到腋下。第三位使女打着一把绣着珍珠的遮阳伞出现了，她看样子是在等待百合花散步时需要她。三位使女长得又漂亮又迷人，语言都难以描述，这更加突出了百合花的娇媚，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承认，她们根本无法与百合花相媲美。

美丽的百合花慈爱地注视着神奇的狮子狗，她弯下腰去触摸它，旋即小狗跳了起来，它活泼地东张西望，不停地跑来跑去，最后奔向它的救命恩人，极为亲切地问候她。百合花把小狗抱到怀里，紧紧地搂住它。

“你身上怎么这么寒冷？”美丽的百合花惊叫道，“虽然你的生命只恢复了一半，我仍然欢迎你。我愿意温柔地爱你，耐心地与你嬉戏，亲切地抚摩你，紧紧把你搂在怀里。”

说完她放下小狗，把它从身边轰走，又把它叫回来，就这样温文尔雅地与它玩耍。然后，她跟着小狗一起在花园里到处乱跑，那么快活，那么天真无邪，人们欣喜若狂地注视着她，分享着她的欢乐，就像刚才每个人的心都在分担她的悲痛对她深表同情一样。

欢乐的气氛，开心的玩耍由于忧郁的青年王子的出现被打断。他走进花园，还是我们原来见到的那副打扮，只是白天的炎热似乎使他显得更加疲劳沮丧。一看见自己所爱的人，他的脸色即刻变得更加苍白。王子的手上架着一只苍鹰，它安静得像一只鸽子，两只翅膀耷拉着。

“这可不太友好，”百合花冲着他喊着，“你怎么把这可恨的畜生带到我的眼前，这个作恶多端的东西今天把我的小歌手害死了。”

“不要责骂这只可怜的大鸟，还是抱怨你自己和命运吧，请发发慈悲让我和我苦难的伙伴在一起吧。”

这期间小狮子狗没有停止逗弄它的女主人，百合花也以极为亲切的举

动对这娇嫩的宠物作出回答。她拍手驱赶它，然后又追过去把它引回来，它一跑开她就设法去捉它，它想贴近她时她又把它从身边赶走。

青年王子一声不吭地静静地看着，越看心里越火。最后，当百合花把他觉得那么可憎恶心的畜生抱到怀里，把它紧紧按在雪白的胸脯上，并用她那天使般神圣的双唇吻着那黑爪子时，他已经忍无可忍。他充满绝望地喊道：

“难道我的命运非得如此悲惨吗？见到你却不能接近你，而且可能永远这样下去！由于你我失去了一切，是的，甚至失去了我自己！难道非得让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个违反自然的怪胎逗你高兴、牵制你的爱心并享受你的拥抱吗？难道我应该还要更长久地在这条河上过来过去，沿着这令人伤感的轨迹走下去吗？不！在我胸中还闪烁着传统英雄气概的火焰，此刻它已燃烧成冲天大火！如果石头也能偎依在你的怀中，那么我情愿变为石头；如果接触你能致命，那么我情愿死在你的手中。”

说完这一番话后他作了一个猛烈的动作，苍鹰从他手上飞起，旋即他猛然向着美人儿扑去，美人儿慌忙伸出双手抵挡，不小心提前触及了他，他失去了知觉。美丽的百合花惊愕地感到，这个英俊的青年沉重地压在了她的胸上，她惊叫一声踉跄后退，可爱的青年从她的怀中倒地身亡。

灾祸发生了！人见人爱的百合花一动不动地僵立在那里，目光滞呆地注视着这具已魂归西天的尸体。她的心似乎已经凝固在胸中，她的眼里没有泪水，小狗徒然乞获她的爱怜和抚摩。整个世界都同她的恋人一起死了。她陷入无言的绝望之中，没有寻求帮助，因为她知道，没有人能帮上忙。

然而青蛇却异常活跃忙碌起来。她仿佛在思索抢救的办法。她奇特的活动确实有用，至少在一些时间内阻止了这场灾祸的下一个可怕的后果。青蛇把自己柔软灵活的身体拉长，围绕尸体盘成一个大圆圈，用牙齿咬住尾巴的末端，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

不久，其中一个漂亮的使女走了出来，她拿来象牙雕椅，用亲切的手势一再请求百合花坐下。紧接着第二个使女来了，她拿来一个火红色的面纱，她把女主人头部与其说遮住还不如说是装饰了一番。第三位使女把竖琴递给她，她刚一把这高雅的乐器抱在怀里拨动琴弦发出声响，这时第一个使女又手拿一面明亮的圆镜回来了。使女站到百合花对面，偶尔看一下她的眼色，用镜子照出她那只能在大自然中才能看到的无与伦比的可爱的形象。痛苦增添了她的美丽，面纱增添了她的魅力，竖琴增添了她的优雅。人们渴望能见到改变她悲伤的状况，衷心祝愿她永远保持住此刻的美丽形象。

百合花默默地朝镜子望了一眼，拨动琴弦，时而奏出一串柔润悦耳的音调，时而她的痛苦仿佛又在加剧，这时琴弦对她的悲叹作出强烈的反响。有几次她张开嘴想歌唱，但是她已经发不出声音。然而不久她的痛苦溶化成为泪水，两位使女关怀备至地挽住她的手臂，竖琴从她的怀里跌落下来，一位手急眼快的使女赶紧伸手接住拿到一旁。

“谁能在太阳落山之前把提神灯的老人给我们找来？”青蛇发出的丝丝声虽然微弱，但却清晰可闻。使女们互相顾盼，百合花泪痕满面。这时，老妇人带着篮子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

“我完了，我的手残废了，”她大喊大叫，“你们看呐，我的手几乎完全消失了！老渡工和巨人都不愿意送我过河，因为我还欠着河水的债。我提供一百个甘蓝头和一百个洋葱头也没有用，人家不想多要，只要三个，一样一个。可是在这一带我现在连一个洋葱也找不到。”

“忘掉您的危难吧！”青蛇说，“设法在这里帮帮忙，或许您自己也能够同时得到帮助。您尽快跑一趟去寻找磷火先生。现在还太亮，看不见他们，不过也许您能听到他们的笑声和嘻戏声。如果他们动作迅速就能赶上巨人送他们过河，他们能找到提神灯的老人并把他送来。”

老妇人又掉头疾步而去，能有多快就有多快。青蛇似乎与百合花一样，心焦如焚地期盼着两位磷火的到来。可惜，太阳正在下沉，现在只能给树丛中最高的树梢镀上一层金色并在湖面上草地上投下长长的阴影。青蛇急得团团转，百合花涕泗滂沱哭得像泪人儿一般。

在这危急的时刻，青蛇举目四处张望，她每时每刻都在担惊受怕提心吊胆，因为残阳即将落尽，蛇身盘成的魔圈将不能再起到防腐作用。那时，美丽的青年就会开始腐烂。终于她在高空中发现了苍鹰，它展开紫红色的羽毛，用胸膛截住最后几缕阳光。青蛇为这种好的兆头高兴得浑身发抖，而且她也没有失其所望，因为紧接着人们看到，提灯老人正越过湖面往这边滑过来，就仿佛他穿着冰鞋在冰上滑行似的。

青蛇没有移动位置。百合花站起来对着老人高喊着：

“是哪一位善神派你来的？我们此刻正迫不及待地盼着你需要你哪！”

“是神灯敦促我来的，”老人回答说，“是苍鹰给我带的路。如果有人需要我，神灯就喷火，这时我就在空中寻找信号，任何一只鸟或一颗星都能向我显示方位，指明我该转向何处。无比美丽的姑娘，请你先保持镇静！我现在还不知道能否帮上忙。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非得在适当的时候很多人联合起来互相配合才行。我们还得推迟一下，但愿能如此！”

老人接着对青蛇说：

“别动窝，把圈子封闭严实！”

他坐到青蛇旁边的一个小土丘上，用神灯照着无生命的躯体，说：

“把可爱的金丝雀也拿过来，把它放进魔圈里！”

使女们从老妇人留在地上的篮子里取出那具嫩小的尸体听从老人的安排。

太阳落山了。天色越来越暗。这时不仅青蛇和老人的神灯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光，而且百合花的面纱也发出柔和的光，它就像薄薄的一层朝霞，映红了她那苍白的面颊和白色的长袍，无限媚人。人们静静地沉思互相望着，由于有了盼头，忧虑和悲伤得到了缓和。

老妇人在两位活泼的磷火先生陪同下兴高采烈地出现了。磷火到目前为止肯定体力消耗很大，因为他们又消瘦了很多，但是他们对公主和其余的女人态度更加温文尔雅。他们煞有介事绘声绘色地说着一些相当平常的事情，特别表现出被美女们头带发光的面纱所散发出的魅力所吸引和感动。美女们被恭维得谦逊地垂下眼睛，对她们美貌的赞扬的的确确使她们显得更美了。这时每个人都露出满意的神情，心平气和地等待着，只有老妇人除外。尽管她的丈夫一再担保，只要有神灯照着，她的手不会再缩小，她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声称，如果再这样下去，不到午夜她的这只宝贵的手将会完全消失。

提灯老人仔细地倾听着两个磷火的谈话，他看到他们的谈话驱散了百合花的忧愁，使她又露出微笑时，他才如释重负。午夜来临，人们不知该怎么办，提灯老人仰望着星空又开始说：

“在这逢凶化吉的时刻，大家要齐心协力。每个人都要恪守职责，每个

人都要尽自己的义务。共同的幸福将溶化个人的悲痛，正如共同的不幸会吞噬个人的快乐一样。”

老人说完立即响起一片令人惊叹的嘈杂，全体在场的人或自言自语、或大声发言出谋划策。三个使女悄然无声，她们一个在竖琴旁边、一个在遮阳伞旁、一个在安乐椅旁已安然入睡。大家没有因此责怪她们，因为时间已经很晚。发光的磷火青年一直兴致勃勃地向着百合花、甚至三个使女大献殷勤，这时才发现，听他们调侃的只剩下最美丽的百合花了。“抓住镜子，”老人对苍鹰说，“反射出第一缕晨光照着使女，在空中用反光把她们照醒。”

青蛇这才开始移动身子解除魔圈，她绕了一个大圈缓缓地向着大河爬去。两位磷火庄严地跟在她后面，人们本来就该把磷火看成是最严肃的火焰。老妇人和她的丈夫抓住篮子，到目前为止，人们几乎一直没觉察出，篮子也在微微发光。两位老人从两旁拉扯篮子，篮子越拉越大，发出的光越来越明亮。接着他们把王子的尸体抬到篮子里，再把金丝雀放到他的胸上。篮子升到空中，飘在老妇人的头顶上，老妇人尾随着磷火，美丽的百合花抱起狮子狗紧跟着老妇人，提灯老人走在队伍的最后面。他们所经过之处奇迹般地被这些形形色色的光照得通明。

当这一列人到达河边时，他们异常惊诧地看到，一座壮观的拱桥飞架大河两岸，乐善好施的青蛇为他们铺设了一条光芒四射的路。如果说人们白天过桥时赞叹大桥宛如由透明的宝石构成，那么现在在夜里则对它的灿烂辉煌感到无比惊讶。明亮的拱桥向上穿透漆黑的夜空，向下时强烈的光线朝着中心闪烁移动，显示出这座建筑既坚固又可移动。一行人从容不迫地向对岸走去。老渡工远远地站在小屋前，惊异地注视着闪光的拱形物和上面移动着的种种奇异的光。

他们刚一到达对岸，拱桥又开始晃动起来，像波浪一样起起伏伏地逐渐向着水面贴近，紧接着游到岸上。篮子降落到地上。青蛇又盘成圆圈把篮子围起来。提灯老人俯下身子问她：

“你决定怎么办呢？”

“牺牲我自己，直到我牺牲为止。”青蛇回答，“不过你要答应我，不让一块宝石留在岸边。”

提灯老人作了承诺，然后对美丽的百合花说：

“用左手摸着蛇，用右手摸着你的情人。”

百合花跪下来两只手分别摸着青蛇和尸体。倾刻间尸体好像又有了生命。王子在篮子里动了动，没错儿，他撑起身子坐了起来。百合花正要拥抱他，老人连忙制止住她。他帮助青年王子站立起来，牵着他跨出篮子，走出魔圈。

青年站着，金丝雀扑扑振翅飞到他的肩上，他们复活了，不过还有些神志不清。俊美的王子虽然张着眼睛，却仿佛什么也看不见，至少他对一切都显得十分冷漠，无动于衷。人们对这件事的惊讶程度刚有所缓和，却发现青蛇已面目皆非。美丽苗条的青蛇已化解成无数闪光的宝石，老妇人想拿篮子时无意中碰了一下才发现。人们再也看不到蛇的踪影，只看到草地上留下一圈闪闪发光的宝石，非常漂亮。

提灯老人立即动手把宝石捧到篮子里，他的妻子也不得不帮忙。然后二人把篮子抬到岸边一块突出的地方，把全部宝石都倾入河里，在这个过程中，老人曾因为百合花和他的老婆想从中为自己挑选几块宝石而对她们不无

反感。宝石宛如天上闪闪发光、熠熠生辉的星星随波而去。人们无法知道，它们是立即沉入了河底，还是消失在远方。

“亲爱的先生们，”老人恭恭敬敬地对磷火说，“现在我给你们指路，并为你们打开通道。如果你们能够为我们打开神殿的大门，那就帮了我们大忙，除了你们，没有人能开这扇门，而我们必须从这里进入神殿。”

磷火规规矩矩地鞠了一躬，停住脚步，让提灯老人走到前面。老人率先进入迎面而开的山岩。青年王子机械地跟在后边。百合花沉默不语、犹豫不决地走在他后面不太远的地方。

老妇人不情愿地跟在她后面，使劲伸着手，以使她丈夫那盏灯的光能照到她手上。磷火走在队伍的最后，他们一边走一边把头凑到一起，好像在互相交谈。

这支队伍没走多久便来到一个大铁门前，两扇门被一把金锁锁在一起。提灯老人立即喊磷火过来，他们没让多喊，迅速用他们最顶端的火焰麻利地吃掉门锁和门栓。

铁门发出巨响猛然开启，神殿里几位国王威严的雕像在神灯的照跃下显现出来。每个人都在令人敬畏的统治者面前鞠躬致意，尤其是两位磷火，更加毕恭毕敬，九十度的大躬自然是少不了的。

稍停片刻之后金国王问道：

“你们从哪儿来？”

“从人间来。”提灯老人回答。

“你们到哪儿去？”银国王问。

“到人间去。”老人说。

“你们在这儿想干什么？”青铜国王问。

“陪伴你们。”老人说。

合金国王刚想开口讲话，这时金国王对离他最近的磷火说：

“从我跟前滚开，我身上的金子不是为你们的嘴巴准备的！”

磷火于是又转向银国王并紧挨着他站着，银国王的长袍被他们淡黄色的反光照得闪着漂亮的光。

“我欢迎你们，”他说，“不过我不能喂养你们，到外面去找金子吃吧，并把你们的光带给我。”

磷火离开银国王，从青铜国王身旁悄悄溜过，青铜国王似乎没有发觉他们。

他们朝着合金国王走去。

“谁将主宰世界？”合金国王结结巴巴地喊道。

“自强自立者。”提灯老人回答。

“这就是我！”合金国王道。

“会有启示的。”老人说，“因为是时候了。”

美丽的百合花搂住老人的脖子，一往深情地亲吻他。

“圣父，”她说，“我非常非常感谢你。因为这句充满预兆的话我已经第三次听到。”

她刚一说完这句话就更紧紧地抱住了老人，因为神殿的地面在他们脚下摇晃起来。老妇人和青年王子也互相求助地靠在一起支撑着。只有活泼敏捷的磷火什么也没有注意到。

人们可以清楚地感到，整个神殿都在晃动，仿佛是一条起锚后缓缓驶

离海港的船。地球的底层似乎裂开了，整座神殿掉了进去，没有一处碰到障碍，没有一块岩石挡路。

少倾，好像有毛毛细雨通过穹顶的缝隙淅淅沥沥地落进来。老人牢牢地抓住美丽的百合花对她说：

“我们是在河的下面，快到目的地了！”

不久他们以为运动停顿了，然而大失所望，神殿又在上升。

突然，他们头上传来奇异的隆隆声。七扭八歪地连接在一起的房板和房梁嘎嘎作响抛向穹顶裂口处。百合花和老妇人跳到一旁。提灯老人抓住青年的手一动不动。这是老渡工的小屋，神殿上升时把它从地面托起并吞没，小屋逐渐下沉，一下子罩住青年和老人。

两个女人高呼救命，而神殿犹如一条意外撞到陆地的船，不停地摇来荡去。天已破晓，两个女人忧心忡忡，急得围着小屋团团转。小屋的门锁着。她们敲门，没有回响。她们用力再敲，终于听到木头的响声，这真使她们吃惊不小。被封闭在小屋内的神灯正在发挥威力，把小屋从里至外变成银屋。不久，连小屋的形状也改变了，因为这种贵重的金属把木板、木柱和房梁偶然形成的形态定了型，并且由于联动作用不断扩展成一座富丽堂皇的房子。于是大神殿的中央又套着一个小神殿，或者如果人们愿意，可以把小的看成一座祭坛。

高贵的青年顺着里面的阶梯登上祭坛，老人用神灯照着他，似乎另有一个男人搀扶着他。这个男人身穿白色短衣，手握一把银桨。人们马上认出，他就是老渡工——小屋变形前的住户。

美丽的百合花顺着外面由神殿通向祭坛的级梯爬上去，不过她仍旧必然与她的恋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在神灯被封在小屋期间，老妇人的手越来越小。她提高嗓门嚷着：

“难道就该我还得倒霉吗？发生了这么多的奇迹，难道就没有一个奇迹可以救我的手吗？”

她的丈夫指着打开的门说：

“你看，天亮了。赶紧去到河里洗个澡。”

“什么鬼主意哟！”她喊到，“你大概是想要我全身都变黑，整个人都消失掉吧！我欠河水的债还没还清呢！”

“去吧，”她的老伴说，“听我的话！所有的债务都偿还了。”

老妇人急急忙忙走了。这时晨光已经照射到穹顶的垂花雕刻上。老人走到青年小伙和妙龄女郎中间，放开嗓子大声说：

“有三种东西统治着世界：智慧、光和权势。”

老人说到智慧二字时金国王站了起来，说到光时，银国王站了起来，说到权势时，青铜国王慢慢地站起来。

突然合金国王笨拙地坐了下去。谁看到他那副模样几乎都会忍俊不禁，尽管在这种庄严的时刻。说他是坐，其实他坐不像坐，躺不像躺，靠不像靠，而是怪模怪样地瘫倒在那里。

一直围着合金国王转来转去忙忙碌碌的两位磷火先生这时走到一旁，尽管在晨曦中他们面色苍白，但是他们显然已经吃得足足的，火焰也旺盛多了。原来他们刚才用他们尖尖的火舌极为灵巧地把合金国王身上横七竖八的金纹理全给吃空了，连嵌在金纹最深处的金子也无一幸免，被他们舔得干干净净。一开始庞大的雕像还挺了一阵子，没有变形垮倒。但是最后，当最纤

细的金纹也被掏空之后，雕像终于支撑不住，一下子坍塌，可惜正好塌在完好无损之处，人缩成一团，本来能活动的关节僵直了。看到这一堆似有形又无形不伦不类的金属混合物，谁要是不笑，起码也得赶快把目光移开。

提灯老人领着仍然呆呆地目视前方的美青年从祭坛上走下来，径直朝着青铜国王走去。

在这位强大威武的王侯脚下横放着一把宝剑，剑套在青铜剑鞘里。青年系上佩带。

“左手握剑，右手空着！”强大的青铜国王喊道。

接着他们朝银国王走去。他把他的权杖倾向青年，青年用左手握住权杖。银国王和颜悦色地说：

“去放牧羊群！”

当他们走向金国王时，他慈父般地祝福青年，把栎树叶花冠按到青年头上，说：

“认清最高尚的事业！”

在巡行过程中，提灯老人一直密切细心地注意这位青年王子。老人看到，青年佩带上宝剑时，他的胸部挺了起来，他的臂膀能活动了，他的双脚走起路来更加稳重坚实。他接过权杖时，力量似乎有所减弱，通过无言的鼓励很快又仿佛变得强大无比。当栎树叶花冠装饰起他的鬃发时，他的面部表情开始活跃，两眼炯炯有神，闪闪发亮，而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百合花”。

“亲爱的百合花！”他喊道，并登上银梯向她疾步走去，因为百合花一直在祭坛顶部观看他巡行。

“亲爱的百合花！除了你心中对我默默的爱，一个拥有一切的男人还能向往什么呢？”

“啊，我的朋友！”青年眼望三尊神圣的雕像对着老人继续说，“我们先辈创立的王国美丽富庶，国泰民安。但是你忘记了第四种力量，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它比任何力量都更早、更普遍、更可靠地主宰着这个世界。”

说完他热烈地拥抱美丽的姑娘百合花。百合花摘下面纱，脸颊泛起永远不会消失的最美的红晕。

接着，老人微笑地说：

“爱情不能主宰，但是它能创造，这就足够了。”

由于人们沉浸在欢畅、幸福和喜悦之中，没有察觉到天色已经大亮。通过敞开的大门，外界社会中一些完全没有料想到的景物引起他们的注意。神殿前出现一个大广场，广场周围矗立着许多高大的圆柱。在广场终止处，人们看到一座宏伟的多拱长桥飞架到大河对岸。大桥两侧为步行者和游人建立起舒适华丽的拱廊。大桥上人山人海，熙来攘往。大桥中间有一个宽广的大道，牛群、羊群、骡子、赶车的、骑马的川流不息，非常热闹。人人几乎都无限赞赏大桥的舒适和雄伟。新的国王和王后看到这个伟大的民族如此繁忙和生气勃勃深感欢欣鼓舞，同时他们相互之间的爱情使他们感受到莫大的幸福。

“你应该对蛇表示敬意并要永远怀念她，”提灯老人说，“是她给了你生命，给了你的国民这座大桥，有了大桥，相隔的两岸才活跃起来，连接起来。那些浮在河里的灿烂宝石——青蛇献身后的遗骸，构成了大桥的基墩，这座壮观的大桥是在这种基墩上出现的，并将永远保存下去。”

人们正渴望老人揭示这个神奇的秘密，这时四个美女走进神殿的大门。从竖琴、遮阳伞和象牙雕折椅人们马上认出其中三位是百合花的使女，而第四位，比那三位更加漂亮的一个，是一位陌生人，她一边像姊妹般地同三位使女开着玩笑，一边急急忙忙穿过神殿登上银梯。

“你将来会更加相信我了吧，亲爱的老婆？”提灯老人对第四位美人儿说，“祝你和今晨每一个在河里洗过澡的人健康！”

老妇人犹如出水芙蓉，又娇嫩又美丽。她原来的形象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她用充满活力的年轻的双臂搂住提灯老人，老人亲切地接受了她的拥抱和亲吻。

“如果你认为我太老了，那么你今天可以为自己另外挑选一位丈夫，”老人微笑地说，“从今天起我们的婚姻已经无效，而且永远不会重新缔结。”

“你难道不知道你也变年轻了吗？”美人儿回答说。

“我很高兴，如果我在你年青的眼睛里被看成一个勇敢的小伙子。我愿意再次拉起你的手娶你为妻，并且与你一起再活上一千年。”

王后欢迎她的面目一新的女友，同她以及三位使女走下祭坛，这时国王站在两个男人中间眺望着大桥，聚精会神地观看擦肩接踵的人群。

但是国王怡然自得的心境没能维持很久，因为他看到一个庞然大物，引起他一阵反感和厌恶。高大的巨人好像还没有从晨觉中完全清醒，他昏头昏脑踉踉跄跄地从桥上过来，在那里引起一片混乱。

巨人本来同往常一样睡眠惺忪地起了床，并打算到一个熟悉的河湾去洗澡。然而河湾竟不见了，代替它的是一片陆地。巨人笨手笨脚地摸索到大桥宽广的铺石路面上，夹杂在行人和牲畜之间。他的出现虽说招来众人惊异的目光，却也没有人过分注意他。但是后来太阳晃得眼睛睁不开，他举起拳头去擦，这时两只大拳的影子在身后的人群中猛烈笨重地晃来晃去，打得无数行人和牲畜跌倒、受伤，并险然被抛到河里。

国王看到这种罪恶之举不由自主想去拔剑，突然他意识到了什么，先镇静地望望他的权杖，然后又瞧瞧老人的神灯和老渡工的银桨。

“我猜得出你的想法，”提灯老人说，“但是我们和我们的力量对于无知觉的行为无能为力。冷静一些！这是他最后一次伤害人了。幸运的是他的影子没落到我们这边。”

这期间巨人越走越近，他睁开双眼看到的景象使他大吃一惊，不由得垂下双手不再造成危害，并且目瞪口呆地跨入神殿前的广场大院。

巨人径直朝神殿大门走来，当他走到院子中间时，忽然被固定在地上，他成了一尊巨大的放着红光的宝石雕像。他的影子呈环状围绕着他，正好用来显示时间，不是用数码，而是用嵌入的贵重名画。

国王看到巨人的影子得到合理利用，心里无限喜悦。王后打扮得雍容华贵，在几位妙龄女郎的陪伴下走上祭坛，当她看到这尊奇异的雕像几乎遮住从神殿到大桥之间的全部视野时心里惊叹不已。

这时民众前挤后拥地朝着巨人走来，因为他一动不动，人们一下子围住他，惊奇地观看他的变化。然后他们转向仿佛刚刚才发现的神殿，争先恐后地挤入殿门。

此刻，苍鹰抓住镜子高高地悬浮在神殿圆顶上方的空中，它用镜子吸足阳光，然后射向祭坛上的几个人。国王、王后和他们的陪同人员被天光照，显现在神殿里渐渐明亮的穹窿之中，民众一见纷纷拜倒在地上。当这一

群人恢复常态并站立起来时，国王和他的随行人员已经下到祭坛里面，从那里通过秘密大厅前往他的宫殿。于是百姓一哄而散，到神殿各处去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他们怀着惊讶和敬畏之情瞻仰三位傲然挺立的国王雕像，而且更想知道第四个壁龛里有什么，因为那上面遮了一张厚厚的挂毯，没有任何人的目光能够穿透，也没有任何人敢把挂毯掀起。不管是谁，肯定是出于好意用这张华丽的挂毯遮住了已经塌成一堆的合金国王。

倘若人们的注视力不重新被引向大广场，那么他们还会在神殿里不停地观看，不断的惊讶，还会有更多的人蜂拥而至，把神殿挤得水泄不通透不过气来。

这时在外面金币犹如自天而降，叮当作响地落到大理石地面上。近在咫尺的游人立即冲过去抢夺金币。这奇迹反复出现，金币时而落到这里，时而落到那里，人们大概意识到了，这是正在离去的磷火又在寻欢作乐，尽情地挥霍从倒塌的国王身上弄来的金子。人们贪婪地来回跑了好一阵子，他们挤来挤去，而且还互相撕扯着，忙得不可开交，直到没有金子再落下来。终于人群渐渐散去，各行其路。如今那座大桥上仍然挤满了游客，那神殿也成了世界上游客最多的游览地。

## 一个美好心灵的自述

一直到我八岁之前，我始终是一个十分健康的孩子，不过对于这一段时期，我能够回忆起来的的东西甚少，正如我无法记得我出生那天的情况一样。刚刚八岁时我得了咯血症。就在生病的那一时刻，我的灵魂一下子富有了感觉和记忆。那次病情发作的种种细节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仿佛事情就发生在昨天。

九个月的病榻生活，我以极大的耐性忍受下来，我自认为，在这段时期，我的灵魂获得的最初启示就是根据自己本身的情况顺其自然地发展，这为我整个一生的思维方式奠定了基础。

我又要忍受痛苦，又对生活充满了爱，这就是我当时真实的心态。在咳嗽异常剧烈时，以及烧得困乏无力时，我安静得像缩回壳里的蜗牛；一旦我稍微感到轻松一些，我便希望能够得到些令人愉快的感受，既然我被剥夺了其它一切享受，我只好力图通过眼睛和耳朵弥补自己的这些损失。于是人们给我拿来了玩具娃娃和小人书；而且，不管谁在我的床边坐一坐，都必须得给我讲点什么。

母亲给我讲圣经的故事，我很喜欢听；父亲则带来一些自然界的生物标本给我解闷儿。

父亲有一个大藏柜。一有机会他就一个一个地把抽屉从柜子上取下来，给我看抽屉里面装的东西，并且实事求是地给我讲解它们的情况。经过干燥处理的植物和昆虫，几种解剖标本，人的皮肤、骨骼、木乃伊，和其它一些类似的东西，都到过我小时候的病榻上。父亲打猎所捕获的各种各样的飞禽和走兽，在送往厨房之前，都先拿来给我过目；为了让妖魔鬼怪在这个大聚会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姑妈专爱给我讲述爱情故事和神怪的故事。所有这一

切都被我全盘接受下来，而且这一切都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根。我有时间与这些看不见的生灵热烈地交谈；我到现在还能背诵一些诗句，这些诗句当时是由我口授，由母亲帮助记下来的。

我时常把我从父亲那里学来的东西再讲述给父亲听。我每次都不肯轻易吃药，服药之前我总要先提出一些类似这样的问题：制成这些药物的原料都生长在什么地方？它们都长的是个什么样子？它们叫什么名字？不过我姑妈讲的那些故事也没有白白讲给石头听。我想象自己穿着漂亮的衣服，遇见了一群最可爱的白马王子，可是他们片刻不停，直到他们知道了这位不相识的美女是谁；与此相类似的另一次奇遇是我看到一位令人倾慕的小天使，他身着洁白的长袍，长着一双金黄色的翅膀，他对我非常热心，于是我继续长时间地苦思冥想，一直到我的想象力把他的形象几乎清清楚楚地显现在我的眼前。

一年以后我差不多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但是童年时代杂乱无章的爱好和梦幻已荡然无存。我甚至连布娃娃也不要玩了。我渴望得到能对我的爱给予回报的有生命的东西。狗、猫、小鸟等我父亲饲养的各种各样的小动物给我带来无限的情趣，但是我无法给自己弄到在我姑妈讲的一个童话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小动物。它是一头小绵羊，一个农家姑娘在森林里偶然发现了它，于是她收留了它，把它带回家里喂养起来。温顺的小绵羊实际上是一个被施了魔法的王子，最后他恢复了原形，变成英俊的小伙子，为了报答他的女恩人，他与她订了婚。我太希望自己也有了一只这样的小绵羊了！

但是，不可能找到这样的小绵羊，既然我身边的一切事物都是非常自然地发生的，渐渐地我几乎忘却了拥有一个如此珍贵的动物的愿望。这期间我通过读书给自己寻找安慰，我读的书都是写一些神奇的故事。在这些书中我最喜欢的是《虔信基督教的德国的赫库勒斯》；这个虔诚的爱情故事很合我的口味。只要他的瓦丽斯卡遇到什么事，而她遇到的总是恐怖的事，在他赶去救她之前，他都要先进行祈祷，这些祈祷词都详细地写在书上。这种作法太中我的意了！我一直在朦胧之中感觉到自己对看不见的上帝有一种依恋之情，看了这本书后这种依恋更加增强了，因为上帝也本应该永远是我的知心朋友。

当我又长大一些后，天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乱七八糟地什么书都看；但是我最爱看的一本要首属《罗马的奥克塔维亚》。它以小说的体裁讲述了最早一批基督教教徒受迫害的故事，这本书引起了我为浓厚的兴趣。

德国小说家布赫霍尔茨（1607—1671）所著。讲的是王国大公赫库勒斯和波希米亚王室小姐瓦丽斯卡的爱情故事。

德国作家安东·乌尔里希·冯·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1633—1714）所著。

于是母亲开始斥责我总是不停地看书；为了取悦母亲，父亲今天把书从我手中拿走，改天又把这些书都还给我。我的母亲聪明过人，她发现这种办法没有任何成效后便强行要求我也要同样勤奋地阅读圣经。读圣经我实在也不需要别人驱使，我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圣书。

这期间我母亲总是小心谨慎地不让任何带诱惑性的书籍落入我的手中，其实就是我自己也会把各种伤风败俗的书从我手中扔出去的；因为我的王子们和公主们个个都是极其有道德的人；除此以外，我知道一些有关人类自然史的知识，只是我很少显露声色，我的这些知识都是从圣经那里学习来

的。凡是有疑问的地方我总是把书上的话与我眼前出现的事物联系起来加以对照，以我的好学精神和联想能力我能幸运地探索出真理。如果我听人说到女巫，那么我就必须要了解巫术。

我必须得感谢我的母亲和这种旺盛的求知欲，在我强烈地爱好读书的同时，我仍然学习烹饪，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发现一些东西。杀一只鸡，剖开一头仔猪对我而言犹如过节一样高兴。我把内脏拿来给父亲看，他给我进行详细的讲解，就像是在给一名年青的大学生上课，他常常习惯带着内心的喜悦称我是他教养不好的“儿子”。

现在十二岁也过完了。我学习法语、跳舞和绘画，也上一般的宗教课，上宗教课时有些感觉和想法变得很活跃，不过没有任何东西与我的情况有关系。我喜欢听别人讲上帝，我很感自豪，因为我能比我的同龄人更好地谈论上帝；我那时曾以极大的热情读过一些书，这些书籍使我有可能会喋喋不休地大谈宗教，但是我从来没想起要思考思考，我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我的灵魂是否也是这样形成的，是否它像一面镜子能够反射出永恒的太阳；这些我曾经逐一预想过。

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法语。我的法语教师是一个正直干练的男人。他不是个轻率的经验主义者，不是一个枯燥无味的语法学家；他有学识，见过世面。在进行语言教学的同时，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满足我的求知欲。我非常爱他，以至我等候他来上课时心里总是激动得怦怦直跳。图画课我不觉得困难。如果我的图画老师又有头脑又有知识的话，我在这方面会有所成就的；遗憾的是他拥有的只是一双手和练习课。

跳舞课开始时我的兴趣不大，因为我的身体太敏感，不能太累，而且我只能与我的妹妹一起学习跳舞。后来我们的舞蹈老师突然心血来潮，为他的全体男学生和女学生举办了一次舞会，于是我对舞蹈练习课的兴趣才大大改观。

在许多男孩子和女孩子之中，最出众的是宫内大臣的两个儿子：最小的那个跟我一样大，另一个比我大两岁，兄弟俩人都是英俊少年，大家公认，他们超过了人们曾经看见过的所有的美少年。然而我却几乎没有望过他们一眼，在这群人当中我就更没有看过其他的人了。我此刻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跳舞上，想跳得美一些。可是这两个男孩子在众人之中却首先注意到了我，这是怎么回事呢？在短短的一小时里我们便成了好朋友，小小的联欢舞会还没结束，我们就已经互相约了下次要在什么地方再次见面。对我来说，这是多么大的快乐呀！第二天早上，他们每个人都给我送来一张献殷勤的便条，询问我的健康状况，同时还都送了一束鲜花。这使我高兴得心醉神迷。当时的那种感受我以后再也没有体验过。我们彼此彬彬有礼，互相恭维，书信来往不断。教堂和林荫道从那时起便成了我们约会的地点。我们熟悉的年轻人常常在一起来邀请我们，可是我们很机灵，把这件事遮掩得十分严实，连父母母亲都未能发现。除非我们认为可以让父母亲知道，否则他们甭想发现蛛丝马迹。

现在我一下子同时得到了两个情人，我无法决定从他们当中选择哪一个，他们二人我都很喜欢，而且我们三人最爱互相帮助，同舟共济。忽然一天哥哥得了重病；我自己也曾经多次患重病，知道说一些体贴的话，安慰病痛在身的人，也知道用对身体有益的美味可口的食物让病人高兴，为此，他的父母很感激我的殷勤和周到，他们倾听爱子的请求，答应只要他一离开病

塌，就邀请我和我的姐妹到他家里去作客。他充满深情地迎接我，没有一点儿孩子气，从这天起我决定爱他。他立即告诫我，要在他弟弟面前保守秘密；可是爱情的火焰再也遮盖不住，弟弟的嫉妒心使这段传奇达到了完美的境界。他千方百计地给我们设圈套捉弄我们，他兴致十足地毁掉我们的快乐，他企图破坏我们之间的强烈爱情，没想到却适得其反，我们爱得更炽热了。

现在我到底真正找到了我梦想的小绵羊，强烈的爱情就像平时的一场疾病，对我产生了这样的影响，它使我变得沉默寡言，它把我从如醉如痴的狂喜中拉了回来。我感到寂寞和孤独，变得多愁善感，于是我又想起了上帝。他仍然是我的贴心人。我清楚地知道，当我连续不断地为那个经常闹病的男孩子祈祷时流过多少泪呀。

不管这件事中带有多少孩子气的举动，它对我内心的修养却有极大的贡献。我们不得不每天给我们的法语老师写一篇由我们自己编造的信，而不是像平时那样只做一般的翻译练习。我们把署名为菲力斯和达蒙的爱情故事交给老师。这位老人不久就看穿了这件事，为了使我变得正直坦率，光明磊落，他甚至夸奖了我的作业。我变得越来越勇敢，终于把一切都坦白地全盘托出来，连事实的细节也都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我已不再记得，他当时在什么地方抓住了个机会说：

“这多么优雅，多么自然呀！不过这个善良的菲力斯得小心对待，这事不久就会成为严肃的事情了。”

使我恼火的是，他并没有把这件事当成一件严肃的事，我气恼地问他，他对严肃二字如何理解。他没容我问第二遍，就十分清楚地向我作了解释，以至我几乎无法掩饰我的吃惊。

然而我不得又气恼起来，对他很生气，他竟然会怀有这种想法，我克制住自己，打算为我的美女辩解，我面红耳赤地说：

“不过，我的先生，菲力斯是一个品行端正，值得尊敬的好姑娘！”

他够幸灾乐祸的了，他用我的品行端正的女主人公来戏弄我，我们说的是法语，他玩弄着“端正”这个词，说着双关语，为的是通过所有的含义来完成菲力斯的端正品德，我觉得这真够荒谬，而且极其迷惑不解。他不想吓着我，他中断了这次谈话，只是后来一有机会，他就会重提这个话题。我在他那里阅读和翻译的戏剧小故事常常为他提供机会来表明一下，所谓的道德是多么的脆弱，它抵挡不住感情上的要求。我不再反驳，但总是暗自生气，他的评语成了我的负担，使我忧心忡忡。

渐渐地我和我那善良的达蒙也中断了一切联系，他弟弟施的一个又一个阴谋诡计破坏了我们的友谊。过了不久，这两位正值青春年少的兄弟都死了。我很难过，不过没好久我便把他们给忘记了。

菲力斯迅速地成长起来，她十分健康，已经开始了解世情。太子结了婚，在他父王过世后不久他继承了王位，朝野上一片欢腾。现在我的好奇心，由于获得了各种各样的食粮而变得越来越强。那时有喜剧，舞会和其它的一些附加活动（均与此有关）。尽管父母想方设法阻止我们，我还是被人带入宫里。外乡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所有的宅邸都成了一个大世界，就连我们自己家里也有被推荐来的绅士、贵人和其他被介绍来的人，我的叔叔家里甚至可以见到各国来的贵宾。

我的忠实的家庭教师继续以他那谦逊，然而却是非常恰当的方式对我进行着谆谆告诫，而我心里则一直暗暗地为这事而生他的气。我对他所断言

的真理无论如何不能信服，那时也许我是对的，而他是不对的，他认为妇女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软弱的；然而他同时又纠缠不休，说起话来咄咄逼人，以至我都感到害怕。他想证明自己正确，于是我明白地对他说：“因为危险是这么大，人的心又是这么脆弱，所以我想祈请上帝来保护我。”

这种简单幼稚的回答似乎使他高兴，他称赞我的决心，不过我一点也没把这句话放在心上，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因为对于看不见的上帝的情感在我心里几乎已完全消失了。簇拥在我周围的一大群人分散了我的精力，犹如一股巨流把我一起给卷走了。这一段时期是我一生中最高空虚的年月，数日来，我没有一句正经话，谈的都是一些没有丝毫意义的话题，没有健康的思想，一天到晚与那伙人成群结队地东游西荡，寻欢作乐，这就是我的生活，甚至连我最喜爱的书籍，也全被我抛置脑后，没有一次想去摸摸它们。整天围着我转的这一群人对科学知识一窍不通，他们都是德国宫廷侍臣，这一个阶层在当时连最起码的文化都没有。

人们也许会认为，这种环境肯定会使我面临深渊，行将毁灭。我浑浑噩噩度日，享受着感官的快乐。我感到难以集中心思，我不作祈祷，我既不想到自己，也不想到上帝；但是，在这许多长相漂亮、家境富有、穿戴华丽的男子中间没有一个人中我的意，我把这看成是一种天意。他们举止轻浮行为放荡，而且他们对此毫不隐讳，这使我望而生畏；他们谈起话来矫揉造作、扭捏作态，总爱使用双关语，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侮辱，我很生气，于是对他们总是冷冰冰的；他们有时无礼得让人难以置信，所以我也敢于放肆地对他粗暴无礼。

此外我的老师有一回秘密地向我透露说，与这些可憎的家伙来往，对一个女孩子来说，不仅仅是道德上，而且在健康上都有可能招致危害。我这才开始对他们感到害怕了，无论他们其中的一个人以任何一种方式靠近我，我都提心吊胆的。我提防着他们，他们用过的玻璃杯、茶杯我都不敢再用，他们之中某一个人坐过的椅子我也不敢再坐。照此行事，我在道德上和身体上都与他们完全隔绝开了，而他们对我表白的所有的恭维的话和奉承话，我只当是他们欠我的，统统骄傲地接受下来。

危害：指性病。

那时候在我们家留住的外地客人中有一个年轻人特别出众，我们戏谑地称呼他为纳尔齐斯。他在外交生涯方面很有声望，他希望在我们朝廷进行的各种变动中能获取一个优越的职位。不久他便与我的父亲搞熟了，他的学识和他的举止为他开辟了道路，使他得以进入由高官显贵们组成的封闭的上流社会。我的父亲讲了许多夸奖的话，如果他的仪态气度不显出一种自鸣得意的神情的话，那么他那健美的体态会给人留下更好的印象。我曾经见过他，并认为他很好，只是我们互相从来没有讲过话。

纳尔齐斯：又译那耳喀索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河神刻菲索斯和水泽神女利里俄珀的儿子。他看见水中自己的倒影，顾影自恋，相思而死。

在一次他也参加了的盛大的舞会上我们一起跳过一段小步舞；不过跳完后便各自走开了，没有进一步认识。当剧烈的舞蹈开始时，为了取悦我的父亲，他常为我的健康担心，我一般都避开舞场，退到隔壁的房间，与坐在那里玩牌的一些上了年纪的女朋友们聊天。

纳尔齐斯有一次同大家跳来跳去，没有多久便也来到了我所在的那个房间，他跳舞时突然流了鼻血，他休息了一会儿恢复正常后即同我攀谈起来，

内容包罗万象。尽管在谈话中间没有掺入丝毫的温存，但这半个小时的谈话十分有趣，以至我们俩都不想再跳舞了。我们并不容此事使自己迷惘，可是我们仍然很快受到了他人的取笑。第二天晚上我们重新能够继续我们的谈话，我们很注意保护自己的健康。

我们就这样相识了。纳尔齐斯对我和我的姐妹进行礼节性的拜访，这时我才开始发现自己到底知道多少东西，对什么事情我有所考虑，对什么有所感受，在谈话时我善于对什么事都发表自己的看法。我的新朋友向来生活在最有教养的上流社会里，除了精通历史和政治两门学科以外，还具有广泛的文学知识，对于他而言，没有什么新的出版物他会不知道的，尤其是法国出版的东西。他有时带给我，也有时寄给我一些我喜欢看的又具有实用价值的书籍，但是，与受到禁止的恋爱关系相比，这种事必须更加保守秘密才行。当时人们取笑有学问的女性，也不能容忍女子被传授知识，这或许是因为人们认为这样不礼貌，它会使众多的不学无术的男人感到丢脸。甚至我的父亲也作出明确要求，这种文学著作的交易必须要严加保密，尽管这新的机会很符合他要对我进行智力教育的期望。

我们的交往就这样继续下去，几乎保持了很长的时间，我不能说纳尔齐斯曾以任何方式向我表示过爱慕和温存。他一向仪态大方，温雅殷勤，但是不露情感，他显然更被我最小的妹妹所吸引，妹妹那时十分秀丽娇艳，她的魅力可能使他不能不动心吧。他开玩笑地给她起了各种各样好听的外国名字。

他能娴熟地说好几种外语，而且在用德语交谈时总喜欢夹杂一些外国特有的习语成语。

我妹妹对于他的殷勤没有特别的回报，她已被另一根红线所牵。由于妹妹作事鲁莽，而纳尔齐斯又很敏感，他们之间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一些磨擦已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与我的母亲和姑妈，纳尔齐斯深知要保持友好的关系，因此渐渐地他已经成为我们家的一员了。

如果不是一次不寻常的偶然事件突然改变了我们的关系的话，谁知道我们这种生活还要继续多久。我和我的妹妹被邀请去某一家作客，我本来不想去，这种聚会参加的人员混杂，而且时常会有一些虽说举止并非极为粗鲁，却是庸俗乏味的人士参加。这一次纳尔齐斯也一同受到邀请，为了他的缘故，我才愿意前去参加聚会；然而我也确信，能在那里找到一个与我有共同语言的人交谈。还在宴席上我们就已经不得不好吃好多苦头了，因为一些男士喝酒喝得太多了，宴会后，还都要而且必须得玩罚物游戏，玩的时候又吵又闹十分活跃，当纳尔齐斯不得不赎回抵押品时，人们罚他对着在座的每个人的耳朵悄悄说一句令人高兴的话，也许他在我旁边的那位女客身旁停留的时间太久了，她是一位上尉的夫人，突然上尉给了他一记耳光，以至香粉都飞到了我的眼里，因为我正巧紧靠着她坐着。当我把眼睛擦干净并惊恐稍定时，就看见两个人的剑已经出鞘。纳尔齐斯在流血，另一位由于极度的嫉妒和愤恨又加之酒性发作，已经失去自控能力，以至其他在场的人一起出动都几乎制止不住他。我拉着纳尔齐斯的胳膊，把他领出门，然后上楼梯来到另一间屋子，并立即关好门插上插销，因为我害怕我的朋友没有十分把握对付那个疯狂的对头。

我们俩人都认为伤势并不严重，因为我们只看到手上有一处轻微的砍伤，可是很快便发现有一股血正顺着背部潮涌般地往下流，原来头部还有一

处很大的伤口。我恐惧极了。我急忙跑到过厅去找人帮忙，但是我却没能看到一个人，因为所有的人都仍在楼下制服那个发狂的家伙。最后还是这家人的一个女儿蹦蹦跳跳地跑上楼来。她的活泼和快乐使我感到忧闷和害怕，因为她观看这场疯狂的闹剧和该诅咒的喜剧时几乎乐得要死。我急切地请求她想办法帮我找一个外科医生来，她还是那个野样子，立即又蹦又跳地下了楼，亲自去请医生。

我重新回到受伤的朋友身旁，用我的手绢把他的手包扎好，并用挂在门上的一条毛巾把他的头缠好。他仍然血流如注，没有外科医生来，受伤的朋友脸色变得十分苍白，似乎已昏厥过去。要是有一人能够帮助我一把就好了，可是旁边却空无一人。我大大方方地把他抱在怀里，抚摸他，亲切地呼唤他，用好听的话哄着他，我想用这种办法鼓励他坚持住。这似乎起了一些精神疗法的作用。他躺在那里，仍然还活着，却已面如死色。

忙碌的女主人终于来了，当她看到我的朋友这副样子躺在我的怀里，而且我们两个人浑身都是血时，真使她受惊不小，因为没有人想到纳尔齐斯会受伤，大家还以为我平安地把他带了出来。

现在酒、香水以及凡是能使人提神和恢复头脑清醒的东西都源源不断地拿来了，此时，外科医生也来了。我本来完全可以离开了，可是纳尔齐斯紧紧用手拉住我，就是我没有被拉住我也会一动不动地留在那里的。在给他包扎伤口时，我继续用酒给他擦拭，丝毫没注意到此刻所有的客人都围在我们四周站着。外科医生包扎完毕，受伤的人默默地感激地与我告别，他被人抬回家去。

现在女主人把我领到她的卧室里，她坚持要我把衣服全脱下来，人们要把伤员流到我身上的血给擦干净，无需隐瞒地说，我头一次意外地在镜子里看到，我不穿衣服也仍然仪态万方。我的衣服已经没有任何一件能够再穿了，而这家人不是长的比我矮小，就是比我胖，于是我只好穿着一身怪模怪样的衣服顶着父母亲的惊讶回到家里。他们对于我所遭受的惊吓，对于我朋友的受伤，对于上尉的胡闹，对于这整个事件都极为恼怒。我的父亲差一点儿要亲自去找那个上尉决斗，好马上为自己的朋友报仇雪恨。他痛斥那些当时在场的先生们，他们没有当场惩罚这种阴险的凶杀行为；很明显，上尉在打人之后，便立即抽出剑来，从背后刺伤了纳尔齐斯；纳尔齐斯手上的伤则是后来他想还击，拔剑时被砍伤的。我无法描写自己的悲愤和激动，我不知应该怎样来表达我当时的心境；一直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倏然间爆发出来就犹如火焰得到了空气。倘若喜悦和欢乐最初能够巧妙地产生爱情，而且在内心深处悄悄地进行培育，那么生来就具有巨大力量的爱情，通过这么一场惊吓更极为容易受到激励，断然作出抉择并且表白出来。人们小心地给这位娇娇女喂药，并把她抱到床上。第二天一清早我父亲便赶去看望他那位受伤的朋友，他俯卧在床上，由于伤口发炎正在发高烧，病得很厉害。我父亲只把他与病人谈话的一小部份内容告诉了我，并设法安慰我，因为这次偶然事件可能造成种种后果。他们谈论了人们是否能够满足于通过赔礼道歉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件事是否一定要依法诉讼，其余的也是类似的问题。我太了解我的父亲了，我绝对不相信，他会希望看到这件事不通过决斗便得以了结。只是我始终保持沉默，因为我很早就从父亲那里学到了这样的信条：妇道人家不得插手介入此类的争执。另外，没有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好像他们这两个朋友之间谈到了一些与我有关的事情；然而不久我父亲就把其余的谈话内

容全部告诉了我的母亲。他说，纳尔齐斯对于我给予的帮助极为感动，他拥抱了父亲，声明对我要永世感恩图报，他表示，任何不能与我共同分享的幸福他都不要；纳尔齐斯还请求准许他把我父亲当成他自己的父亲一样看待。妈妈把这些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她善意地提醒我，对于首次受到感动时说出的话不能太重视。

“是的，这当然了。”我假装冷漠地回答说。

但是天知道，我此时是什么感觉，而且到了什么程度。

纳尔齐斯一直病了两个星期，由于右手有伤，甚至连字也不能写，但是在此期间他通过最亲切的殷勤崇奉来表示对我的思念之情。我把所有这些超越常情的客套恭维举动与我从母亲那里听来的话联系在一起，脑子里总是充满了各种怪念头。全城的人都在议论这次的事件。人们跟我谈及此事时总是用一种特别的腔调，并从那些我极力设法避免的使我悲痛的事件中得出种种结论。过去的嬉戏如今已经当真，过去习以为常的癖好现在变成了爱慕。我生活在焦虑不安之中。这种惶恐不安的心情我越是想小心翼翼地在众人面前隐藏住，它越是变得更加强烈。一想到会失去他就会使我惊恐不安，但是关系更亲密的前景又使我战战兢兢。

对婚姻生活的猜度对于朦胧状态的少女来讲确实是令人恐怖的事。

通过发生的这一系列的震撼使我又重新想到我自己。往常日日夜夜浮现在眼前的那种自由散漫的生活，种种五彩缤纷的画面突然一下子荡然无存，我的灵魂又开始活动起来。只是同我那位看不见的朋友的接触中断的太久了，重新建立起这种接触并不容易。我们仍然一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虽说有了一些改进，但与往日相比却有很大的差别。

一场决斗过去了，上尉在决斗中受了重伤，可是事先我对这件事并无所闻，公共舆论无论从哪种意义来讲都站在我的恋人一边，终于我的恋人又出现在公共活动场所。首先他让人把他抬到我们家来，他缠着头，裹着手。当他来的时候我的心跳动得多么激烈呀！当时全家人都在场；我们两方只能讲一些一般的表示感谢的话，讲一些客气的话；不过他还是找到机会对我秘密地作一些暗示，表示他对我的情思；这种暗示更增加了我的恐慌不安。在他完全康复之后，整个冬天，他都仍旧以过去那种关系来拜访我们，尽管他向我作出的所有不易察觉的暗示都表明他对我的情感和爱恋，然而，一切有关我们俩人的问题依然没有进行过正式商议。

于是我只有处于永恒的僻静之中，我的心事没有人可以倾诉，我离上帝又如此遥远。在那狂热的四年，我把上帝已抛到脑后。现在我偶尔重新想到他，但是关系已经冷淡，我对他只剩下礼节性的拜谒，此外，当我出现在他面前时，我总是穿得漂漂亮亮的，我带着满足的心情向他显示自己的道德、声誉和长处，我相信，这些方面我都胜过别人，而上帝却好像根本没有看见穿金戴银的我。

如果一个君王，以如此态度对待一个期待着他赐福的朝臣，准会使这个朝臣感到极大的不安；我倒没有因此而情绪不佳。我拥有健康的身体和舒适的生活，这才是我所需要的；我纪念上帝，倘若这能使他称心，这当然很好；不称心我也无奈，我认为自己反正已经尽了本分。

自然我认为我当时并不是这样的，可这的确是我的灵魂的真实写照，不过，我也已经做好准备，改变和净化我的思想。

春天来了，有一段时期纳尔齐斯不需要通报即可以拜访我，因为当时

只有我一个人独自在家。现在，他以一个情人的身份出现在我的面前，他问我，是否愿意把自己的心奉献给他，如果他能得到一个极有声誉、收入又丰厚的职位，我是否愿意有朝一日把自己的手伸给他，与他结婚。我们这里果然给了他一个职位；只是一开始对他控制的很紧，不让他很快得到提升，因为人们对他的雄心勃勃感到害怕，另外给他的奉薪也不多，因为他有自己的财产。

我全心全意地爱慕他，我知道，跟他这种男人交往不能太直爽、太坦率，因此我很留神没有直接答他，我让他去找我的父亲，他似乎毫不怀疑地认为，父亲会同意这门亲事，他想马上与我取得一致的意见。最后我表示同意，不过我提出，要以父母的赞同作为必不可少的条件。随后，他正式去向父母谈及此事；他们表示满意，因为人们已经许诺说，不久会有希冀的情况发生，这是指他将得到晋升。我的姐妹和姑妈们都已被告知了这件事，并被叮嘱一定要最严格地保守秘密。

现在他已由恋人变成了我的未婚夫，恋人和未婚夫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要是有人能够帮助思想成熟的姑娘们，把她们的恋人都变成未婚夫，这对于我们女性来说可真应算作是一大善举。哪怕这种关系没有发展成婚姻。订婚后两个人之间的爱情不仅不会消弱，反而会变得更加理智。许许多多愚蠢的小动作，所有卖弄风情的行为和喜怒无常的脾气一下子都抖落得一干二净。要是我们的未婚夫告诉我们说，我们头戴简朴的晨帽比云髻高挽戴上最漂亮的头饰更使他们满意，那么一个善于思考的女孩子肯定会对自己的发型漠不关心了。发型肯定会变成无关紧要的事情了。而且这也再自然不过了，他所想的是规规矩矩体面过日子，宁愿希望为自己培养出一个家庭主妇，而不是为世人培养一个身着华丽服装的玩偶。这样一切就好办了。假如有这么一位姑娘，她很有福气，他的未婚夫智力非凡，知识渊博，那么她学到的东西远比她在高等学府或是留学国外学到的东西多得多。她不仅愿意心悦诚服地接受下未婚夫教给他的全部学识，而且力求使自己在这一条道路上永远向前发展。爱情使许多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最后，对于女性必要的、合乎礼貌的服从也会紧接着随之而来；未婚夫不像丈夫，喜欢支配一切；他们只会恳请，而他的恋人也会察颜观色，想方设法逢迎他，力求做到无论他有什么愿望，都能在他提出请求之前便得以实现。

这是经验给我的教诲，是我非常不愿意失掉的东西。我很幸福，的确很幸福，正如人们在人世间所能得到的一样，但这也意味着，这种幸福是短暂的。

整个夏天就在这种沉静的喜悦中逝去。纳尔齐斯丝毫不让我有任何机会对他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我越来越爱他，我的整个身心都系在他的身上，这一点他知道的一清二楚，而且他懂得珍惜这种情感。不过在这期间逐渐发生了一些情况，它们都是由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引起的，这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渐渐地受到了损害。

纳尔齐斯是以未婚夫的身份与我交往的，他从不要求我做禁止我们做的事情。唯独关于道德和端庄的界限我们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我愿意循规蹈矩，万事求保险，绝对不允许自己有任何超越于世人所知的自由。他习惯吃甜食，就严格规定了这种饮食，于是我们之间就出现了持久的矛盾；他夸奖我的态度，又力图削弱我的决心。

我又突然想起我的年老的言语教师所说的“严肃认真”这个词，同时

也想起我当时为反对老师的观点所采用的手段。

我与上帝又稍微熟悉起来，他送给我一个这么可爱的未婚夫，为此我知道应该感谢上帝。世俗的爱情本身就足以把我的思想集中起来，并使我能开动思想考虑问题，我对上帝的研究与我的爱情并不矛盾，我自然地向他诉说着自己的恐惧，却没有察觉到，使我感到恐惧的东西恰恰是我所愿望和渴求的。我认为自己已经很坚强，我不祈祷“上帝”保佑我抵制住诱惑！按照我的想法，我已早克服了诱惑，现在对此已再无兴趣可言。

我给自己的道德披戴上缥缈闪光的服饰，就这样大胆地出现在上帝面前；他没有推开我；按照我对他的最微不足道的请求，他在我的心灵中留下了一个温厚的印象，这个印象诱导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探访他。

我觉得除去纳尔齐斯，整个世界对于我来说都是死的，除他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对我有吸引力，连我爱好华丽的服饰也只是为了讨他喜欢；假如我知道他不看我，那我就不会小心谨慎地对待这件事。我喜欢跳舞，不过若是他不在旁边，我就会觉得跳舞毫无意思。为了参加盛大的庆典活动，只要他不出席，我既不愿为此去购置新的时装，也不想按流行式样去装饰旧衣裳。这个人或那个人我同样表示喜欢，然而我心里却更想说，这个人或那个人同样让我厌烦。如果我能与几位年长者玩一场牌，我就会认为这一晚上我过得相当不错。本来我对玩牌就没有丝毫的兴趣，如果一个要好的老朋友戏谑地嘲笑我玩牌，也许这时我才会整个晚上头一回露出一丝微笑。散步和社交界的所有娱乐活动没有他都是如此乏味，这一切只能让人想到：他才是我为自己选中的唯一意中人，我好像是为他而生，除了他的宠爱，我别无希冀。

我在社交聚会中时常感到孤寂，大多数情况下我倒宁愿自己茕茕孑立。然而我的忙碌不息的灵魂既不肯安眠，也不肯耽于梦境。我感悟着，体验着，冥思苦索，逐渐地我学到了与上帝交流情感和思想的妙法。这时另一种情感在我的心灵中形成。新产生的情感与旧日的情感并不矛盾，因为我对纳尔齐斯的爱情与上帝创造万物的整个计划是相一致的，这种爱对于我的天职没有一处冒犯的地方。这两种情感虽说并不互相抵触，却不能混为一谈，它们之间的差别大得没有止境。纳尔齐斯是在我眼前浮现着的唯一一幅图象，我的全部的爱都系缚在这幅图象上；另外的一种感情产生不出图象，可是却使我有一种用言语难以描绘的愉悦。这种情感我已经不再拥有，而且我也不能再使自己产生这种情感。

我的心上人一向知道我心中的全部秘密，但是，关于这件事他却毫无所知。不久我便觉察到，他另有所想；他经常给我拿来一些文章，这些文章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对凡是能被人们称之为与看不见的上帝进行联系的一切都轻敲重打地进行驳斥和否定。我所以阅读这些书，是因为这些书来自他的手，但是我读到最后还是一句话也看不明白，不知道这些书中到底都说了些什么。

关于科学和知识的问题在我们之间也免不了会有矛盾；他也同所有的大男人一样，嘲讽受过教育的妇女，并且不断地用他的观点熏陶我。他经常和我谈论法律学以外的其它所有问题，他连续不断地带给我各种各样的书籍，同时他常常反复地宣讲那令人充满疑虑的训诫：一个妇道人家必须得把自己的学问比较深地隐藏起来，要像居住在天主教国度的加尔文教信徒那样，秘密地保持自己的信仰；自然而然我竟真的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总习惯在众人面前表现出自己比别人更聪明，也比别人更有学问了，倒是他有时抵制

不住虚荣心的诱惑，时常充当首先谈到我这些优点的人。

当时有一位有名望的社交界人士，由于他的影响、才能和智慧十分受人尊敬，并在我们宫廷里深得人心，他特别赏识纳尔齐斯，经常和他在一起。他们也就妇女的道德问题进行辩论。纳尔齐斯把他们谈话的内容都详详细细告诉了我；我不甘落后地对这些问题加以评论，于是我的情人希望我写一篇文章。我的法文写得相当熟练；我曾在我的法语老师那里打下了良好的法语基础。我与我的情人的通信都是用法文写的，况且当时人们只能从法文书籍中获得更好的教育。伯爵对我写的文章很满意；后来我又不得不把自己不久前创作的几首短小的诗歌拿给他看。总而言之；纳尔齐斯看来很以自己的心上人而自豪，而且这种得意表现得毫无顾忌。这段往事最后以一封使纳尔齐斯感到极大满足的诗体长信而告终，这封用法文写的才华横溢的诗简是在伯爵临行前送给纳尔齐斯的，信中回忆了他们之间进行过的友好的争论，在信件末尾还额手称庆我的男朋友艳福不浅，在经过重重疑虑和错误之后，他一定会在一位妩媚动人品德高尚的夫人怀抱中准确无误地体验到到底什么是道德。

这首诗首先给我看过，后来甚至几乎给每个人都看过，每个人在读这首诗时都根据自己的需要在进行思索。在许多情况下他都是这样做的，所以凡是受到他高度评价的外乡人肯定在我们家里人人皆知，个个熟悉。

因为我们这里有技术娴熟的医生，所以有一个伯爵家庭也在我们当地住过一阵子。在这个家庭里，纳尔齐斯也被当作儿子看待；他把我也介绍给了这个家庭，在这些德高望重的人中间，人们从精神上到心灵上都能找到乐趣，就连社交场合中一般的消遣在这个家庭里也显得不像在别处那样无聊乏味，他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关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人们对待我的态度完全是根据客观情况而定，谈话中从不触及我们的主要关系。我所以要提及与这家人的相识，是因为在我以后的生活中，它对我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自我们确定关系后已过去了一年，接着我又与他一起共同度过了一个春天。夏天来到了，一切情况都变得日趋严重和激烈起来。

由于几件意想不到的丧事，有几个职位出现了空缺，纳尔齐斯是该有资格补上去的。决定我一生命运的时刻临近了，纳尔齐斯和所有想补空缺的人都竭尽全力在宫廷里活动，以消除某些对他们不利的印象，并设法为自己谋取到预期的位置，而我则极为关切地向我那看不见的友人求助。我曾经受到过友好的接待，所以我愿意再来。我十分坦诚地表白了自己的愿望，纳尔齐斯想获得这个职位；只是我的祈求缺乏狂热感，因为我不想为了我祈求的缘故，他才能如愿以偿。

这个职位由一位远远比他才疏学浅的竞争者占去了。我看到报纸上的消息后大为惊骇，急忙走进自己的房间，随后紧紧关上了房门。最初的悲恸化成了泪水，我哭得像泪人儿一般，接着我想：

“发生这样的结局也许绝非偶然。”于是我立即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或许正是使我满意的结果，它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坏事，说不定给我带来的倒是真正的福份。想到这里，一种极为温馨平静的感觉涌上心头，所有忧郁的云翳全部烟消云散；我觉得，只有借助于这种乐天知命的办法，才能使我忍住一切。我愉快地去吃饭，这使我家里所有的人都感到万分惊异。

纳尔齐斯的承受能力比我差一些，我不得不安慰他，在纳尔齐斯家里，也有一些令人讨厌的事情需要他去应付，这使他的心情更加沉重，在我们俩

人之间私下进行的真正倾心的谈话之中，他向我吐露了一切。他到国外供职的事情也同样遭受厄运；我深深地感受着这一切痛苦，为了我自己，也为了他，最后我负荷着这一切压力来到能够使我倾吐衷情的地方。

这一切体验越趋于平缓，我越是更加经常地想要重新温习这些体验，而且我一向到这个地方来寻求安慰，过去我曾经很多次在这里寻找到了安慰；不过，也并不是每一次我都能如愿以偿：这种情况对我来说就如同对于一个人想到太阳光下取暖，这时有某种东西遮挡住了光线，妨碍他取暖。“这种东西是什么呢？”我自己问自己。我竭力寻根究源，终于清楚地发现，这一切都是以我的心灵状态为转移的。当我的心不是在正对着上帝的方向转向他时，这时我的心是冷冰冰的；我感受不到上帝的反应，聆听不到上帝的回答。于是现在又出现了第二个问题：“是什么阻挡直接面对上帝的方向？”这个问题犹如把我置身于一个广漠的荒野，使我感到非常的渺茫，我陷入苦苦的探索之中，在我恋爱史的第二年，几乎整整一年的时间我都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这种探索。其实我本可以更早一些停止这种探索，因为我不久就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过我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我寻找出千百个托辞来回避现实。

不久我便发现，我的心灵直接通往上帝的方向是被心不在焉的这种愚蠢行为所干扰，是受到了一些不该去做的无谓琐事所干扰；该怎么做和向何处去的问题对于我来说几乎是够清楚的了。可是现在在这个一切时而无足轻重，时而狂乱荒诞的世界上我又该怎样脱身呢？我本来可以顺其自然，也跟其他的人一样毫无目标地浑沌度日，这些人我看他们活得还很自在，只是我不允许自己这样做，我的内心与我的行为自相矛盾的时候太经常了。虽然我想摆脱这个社会，改变我的生活境况，可是我又不能够。我已经被禁锢在一个圈子里；我无法摆脱掉某些关系，在我为之操心的事情上，命中注定的厄运密集成堆，我常常涕泣涟涟地就寝，经过一个不眠之夜，又噙着泪水起床；我需要一个强大的力量来支撑着我，可是当我穿着快靴到处乱跑时，上帝从不给予我帮助。

现在言谈往事件件都要字斟句酌；跳舞和游戏首先被纳入审查的范围。我从来没有说过、想过和写过什么东西来表示造成或反对这些事，也从来没有就这些事耗费苦心地去寻找、评论、思考、扩大、屏弃过某些东西。如果放弃这两件事，我毫不怀疑这会伤害纳尔齐斯，因为他极为害怕那种不苟言笑谨小慎微的样子会使我们在公众面前显得十分的可笑，现在我做这一切完全不是出自于我的兴趣，而仅仅是为了纳尔齐斯的面子，我认为这样的行为非常愚蠢，因此这一些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了。

假若没有反反复复出现这么多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我可能就不需要付出这么多的辛劳，去完成那些造成我精神涣散并且扰乱我内心的宁静的种种行为，与此同时还得努力使自己的心扉向看不见的上帝敞开着，我常常多么痛苦地感觉到这两者之间的对立，我无法做到两全其美。因为只要我一旦给自己披上那种愚蠢行为的外衣，那就不仅仅是伪装的假面具了，而是我真的会立刻被愚蠢所浸透。

我可以超越单纯的历史性叙述的法则，在这里谈谈我对自己身上发生的某种变化的思考吗？我不知道，究竟会是什么东西造成了这种变化？它改变了我的爱好和性情，使我在二十二岁的年纪，甚至还要早一些，便对那些使这个年纪的青年男女都能够感到开心，而且对他们又无危害的事情不觉得

有什么乐趣？为什么我不觉得这些事情是无害的呢？我也许可能这样回答：我之所以不认为这些事情是无危害的，是因为我不像其他同龄人一样不了解自己的灵魂。然而不是这样。根据我自然而然得来的经验，我知道，还有更高尚的情感，它能真正给我们提供在一般娱乐活动中人们不可能找到的乐趣。我还知道，在这种比较高级的享乐中同时也秘密地隐藏着祸根。但是青年人无拘无束的娱乐和消遣活动肯定会不可避免地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我不可能做了这些事情却装成我没有做一样。尽管有些事情我现在非常冷漠，只要我心甘情愿，这些事情在过去曾使我迷惘，是的，简直是在威胁着我，大有以金科玉律之势，紧紧控制住我，这里不可能保持中间路线：我必须要么放弃诱人的娱乐活动，要么放弃令人舒畅的内心的感受。但是我灵魂深处所进行的较量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作出了裁决。尽管我心里还存留着某些对感官快乐的渴念，然而我却再也不能够享受这种快乐了。

一个喜欢开怀痛饮的人，如果他置身于一个装满酒桶的地窖里，那里面的空气污浊得能使人窒息，这时不管他多么贪杯，饮酒的兴致也会荡然无存。新鲜纯净的空气比酒更为重要，在这一点上我的感受太强烈了，如果我不是害怕失去纳尔齐斯的宠爱，如果不是这个念头在阻碍我，那么从一开始，我只需稍加考虑就会选择善事，而放弃令人刺激的享乐。不过当我心中进行过上千次的较量，经过反反复复地观察和思考之后，我终于也用锐利的目光仔细审视了把我和他连结在一起的纽带，这时我发现，它是那么的不牢靠，一拉就断。我忽然看清楚了，那只不过是一个玻璃罩子，一个把我罩在真空里的玻璃罩，只要还有力气把它打碎，你就得救了！

敢想就敢为。我揭下面具，剥掉伪装，于是我每次办事都能做到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我一直温柔地爱着纳尔齐斯；不过，以前置于热水中的温度表现在已经移到了自然的空气中，而且它上面的温度不会再升得比气温高了。

不幸的是爱情温度降得很快。纳尔齐斯开始退却，他举止拘谨，完全像另外一个人了；这倒由他去。可是正如他退却一样，我的温度表也在回落。我家里的人觉察到了这些变化，他们都来问我，都感到惊讶。我勇敢地面对家人，据理力争：到目前为止，我自己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自我牺牲，我甚至准备继续这样做，一直到我生命的尽头，我都要与他共同承受一切逆境；不过，对于我的所作所为我要求给以充分的自由，我的为与不为必须完全取决于我的信念；我从不固执己见，而是更喜欢倾听他人的任何理由，可是这是关系到我个人幸福的大事，所以必须得由我自己来作出决定，任何形式的强迫行为我都不会容忍；一种食品很可能对健康大有好处，而且深受许多人的喜爱，可是，一旦我的经验向我证明，它随时可能对我造成危害，那即使最伟大的医生的科学诊断也难以说动我去服用这种食品，这点我可以以喝咖啡为例。任何使我迷惘的行径我都难以认为或者根本不可能认为它们对于我来说在道德上是有利的，我不会让任何使我迷惘的行径对我来施加影响。

因为我心中早已暗自作了长时间的准备，所以有关这件事的讨论对于我而言与其说是令人心烦，毋宁说是随我所悦。我把自己的心曲宣泄出来，体验着自己这个决定的全部价值和意义，我丝毫不退让，谁有失我童心般的尊敬，我就毫不客气地拒绝他。在我家里，我很快赢得了胜利。我的母亲从青年时代起就有与我相似的思想，只是她的这些思想没有发展成熟；没有困境逼迫她，提高她的勇气实现自己的信念。她可以说的是：她已经看到自己

埋在心里的夙愿可以通过我得以实现。大妹妹看来是站在我一边，二妹妹态度暧昧，她小心翼翼，默不作声，姑妈最为反对，她提出的理由在她看来是不容辩驳的，也确实如此，因为这些理由都含有一般的道理。迫于这种情况，最后我不得不向她指出，她不必插手这件事，她的表决毫无意义，而她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难得看到她如此固执己见。姑妈是唯一仔细观察过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的人，可她却处之泰然，没有一点情感。如果我说她缺乏情感，观点狭隘，对她来说，这一点儿也不过份。父亲完全依照他自己的思想方法行事。他很少讲话，但是他时常跟我谈论这件事，他的理由都是明智的，而且作为他摆出的理由是不允许反驳的；不过我深深感觉到自己是正确的，这给了我力量，使我敢于和他争辩。可是不久，争吵的局面发生了变化。我必须博得父亲的同情。由于他的理智所逼迫，我内心的全部感情一下子迸发出来，我声泪俱下，尽情发泄着自己的忧戚，任凭泪水横流。我向他表示，我是多么的爱纳尔齐斯，两年以来，我给自己强加了怎么样的压力，我又是多么的确凿无疑地相信自己行为的正确，我还准备把这种确信牢牢地封固在脑子里，为此我不怕失去自己爱恋的未婚夫，不惜失去表面上的幸福，甚至，如果必要的话，我不怕失掉自己的全部财产；我宁可离开自己的祖国、父母双亲和朋友，宁可自己在异乡寻找饭碗艰难谋生，也不愿意我的所作所为违背我的理智。父亲尽力掩饰他所受到的感动，沉默了一些时候，最后他公开对我表示赞同。

从那时候起，纳尔齐斯回避着我们一家人，而我的父亲现在也放弃了每星期的社交活动，因为这样的活动纳尔齐斯也会在场。这件事在宫廷内外引起一时轰动，与平时一样，每逢遇到类似的情况，公众总喜欢兴致勃勃地参加议论，说三道四，人们总想左右意志薄弱的人，影响他们作出自己的决断，而人们的这种作法却一直受到姑息和纵容。我对这个世界的人情世态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深知，对你的行为进行指责非难的人，常常是当初怂恿你干这件事的人。就算我没有这种认识，所有这些瞬息即逝的舆论就我当时内心状态来看，对我也不会起丝毫的影响，相比之下，我没有放弃对他的爱，我仍然沉湎于对纳尔齐斯的爱慕之中。他对于我来说已经变得可想而不可望，而我的一颗心没有改变，没有背负他。我一往情深地爱着他，这种爱仿佛是重新开始的，它比过去的爱要成熟得多。如果他不妨碍我的信念，那么我就是他的；没有这个条件，就是让我与他共同分享一个王国，我也会断然拒绝接受。好几个月来，这些情感和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间，最后，我感觉到自己的心终于变得颇为平静和坚强，足可以从容不迫并且稳重地处理这件事，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张语气客气，不带感情色彩的便条，问他为什么不再到我这里来了。

因为我了解他办事的风格，他不愿意自己对于微不足道的小事作出解释，而是喜欢默默无闻地做他认为是恰当的事情，所以我故意逼迫他作出考虑和回答。我收到他的一封长信作为回复，在我看来，这封回信平淡乏味，冗长的文笔，空洞的言词，尽是无关紧要的废话。

他说，他没有较好的职位，不能够安排舒适的家庭生活，因此他不能够和我结婚；他说我最清楚，他到目前为止多么不走运，一直是障碍重重；他说他相信，我们继续这样长期交往下去不会有结果的，这只能有损于我的声誉，他请求我允许他，与我保持现有的距离；他还说，一旦他具备了这种能力，使我过上幸福的生活，那么他对我作过的允诺对他来说将是神圣的，

他会珍视。我立即回答他说：因为这件事已闹得世人皆知，这时才想到要珍视我的声誉，未免已为时太晚。说到声誉，我的良心和我的清白就是最安全的城堡；就此我不加思索地把他的允诺退还给他，并且祝愿他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还没过一个小时，我便收到了他的简短的答复，这封复信的内容基本上同第一封完全一样，他坚持自己的意见，在他得到一个可观的职位后，他才会询问我，我是否愿意与他共同分享他的幸福。

这封信当时对于我来说就等于什么也没说。我向我的亲戚和熟人宣布，我与纳尔齐斯的事已经了结。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当他九个月之后果然被提升到最符合他期望的职位上时，他再一次向我求婚，但一切是有条件的，他要求我作为一个成家立业的男人的妻子，我必须得改变自己的思想，我恭恭敬敬地向他表示感谢，而我的内心和情感却要求我赶快从这一段往事中解脱出来，就像剧院的帷幕落下时人们渴望赶快走出剧院一样。这之后没过多久，他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一个富有的漂亮的结婚对象。我知道他如愿以偿，生活幸福，这对我也是莫大的安慰，于是我的心也完全平静下来。有一些情况我不可以闭口不谈，那就是不管在他得到职位之前，还是在他得到职位之后，他曾几次郑重地向我求婚，虽然父亲和母亲很希望我能宽容一些，多作些让步，可是我却不加思索地拒绝了他的求婚。

在我看来，仿佛经过暴风骤雨般的三月和四月后，现在又赐给了我一个最明媚的五月天气。我享受着良好的健康状况和难以形容的安宁。我可以如我所愿，尽情地环顾周围的一切。虽然我有所失，可是我还是有所得，正可谓因祸得福。像我还这样年轻，富有青春活力，充满了激情，使我觉得宇宙间的一切都比过去美好上千倍。我必须得有社会交往和娱乐活动，否则即使在美丽的花园里停留片刻我都会因百无聊赖而感到愧疚，于是我下定决心，不再隐藏自己对艺术和科学的热爱，我画素描，画油画、读书，并且找到足够的人来支持我；我不再被一个个的大世界所包围，我已经离开了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它抛弃了我，在我周围又形成了一个小世界，它更加丰富多彩，更加令人感到轻松愉快。我对社会生活很有兴趣，我不否认，当我断绝与多年老相识的来往后，孤寂的生活曾一度使我害怕极了。现在我对这已经有了足够的适应，是的，或许我甚至还大大地得到了补偿。我相识的人这才真正变得广泛起来，我不仅结识与自己思想一致的本乡人，而且也跟一些异乡人来往。我的那段往事流传出去，已经变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并且引起了许多人的好奇，他们急切地想见一见这位把上帝看得比自己的未婚夫还重要的姑娘。那时在德国毕竟有一种明显的宗教气氛。在好些侯爵和伯爵家里，普遍关心灵魂的幸福。抱有这种想法的人不仅有达官贵人，而且还有地位低微的市井阶层中的人，这种想法传播的也十分广泛。

我在前面提到过的那个伯爵家现在正吸引着我进一步向他们靠近。这个家庭由于几个亲戚又搬回城里，因而势力有所加强。正如我想跟他们接近一样，这些值得敬重的人也在寻求机会与我交往。他们的亲族很多，我在这位伯爵家里认识了相当一部份侯爵、伯爵和王室成员。我的思想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人们乐意尊重我的思想，或者很有可能仅仅是一种关怀，反正我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并且一直处于一种无可争议的地位。

我还被人们以另外一种方式重新引入这个世界。刚好那时我父亲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在我们家里作较长时间的逗留，在过去他只是路过时才顺便看看我们。他在宫廷里任职，而且很受人尊敬，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

他所以离开官职仅仅是因为不是所有的事情都符合他的意愿。他很有头脑，性格严厉，在这方面他与我的父亲很相像，只不过我父亲的性格还带有某种程度的软弱，由此他很容易在办事情时做出让步。他自己不干违背信念的事情，却听任这类事情发生。他对此也有不满情绪，他把这种不满或者埋藏在心里，让它随后悄悄地自生自灭，或者通过与家人的亲切交谈把它驱散。我的叔叔比我父亲要年轻很多，他独立不羁，这是因为客观情况常常许可他这样。他曾经有过一个非常富有的母亲，而且他还有希望从母亲一方的近亲和远亲那里得到一大笔财产，他不需要外来的补贴；而我的父亲财产有限，他要靠薪俸养家，所以他被紧紧地拴在官职上。我叔叔的个性还由于家庭的不幸而变得更加刚强不屈。他很早就失去了可爱的妻子和一个前途无量的儿子，从那时候起，凡是不以他的意愿为转移的一切，他似乎都想远远地离开。

在家里我们有时带着几分沾沾自喜的心情互相对着耳朵窃窃私语：他可能不会再结婚了，我们这些孩子已经能够把自己看成是他的大宗家产的继承人。我后来对此事没有再进一步注意；不过其余的人他们的一举一动不少都是按照寄托的期望定调的。他性格坚强，他习惯在谈话时不反驳任何人，更多的情况是他友好地倾听每一个人的看法，并且通过论证和举例对每个人思考事物的方式都进行鼓励。不了解他的人以为自己与他的意见总能取得一致，因为他具有超群的智力，能够为各种各样的思考方法设身处地的着想，但是他与我相处时就不那么顺利，因为我们谈的是情感问题，他对此根本一窍不通，而且他在与我谈论我的思想时总是如此怜爱、同情和理智，这使我异乎寻常地感觉到，他对于我的一切行为的理由所在显然毫无概念，自然不能理解。

顺便提一下，不论叔叔如何保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这次不同寻常地在我们家长居下去的最终目的还是暴露出来了。正如人们最后所发现的那样，他在我们之间选中了我最小的妹妹，他要让她按照他的想法去结婚，并且使她过上幸福的生活；可以肯定，以我妹妹健康的身体、婀娜的体态，以及聪颖的资质，特别是还有一笔可观的财产作陪嫁，她可以有权要求第一流的结婚对象。叔叔对我有所不满，虽然他闭口不谈这种看法，人们还是从他的表情上察觉出来了。他在修道院给我安排了一个位置，让我当靠领取修道院抚养费生活的贵族修女。我很快就从那里领到了生活费。

贵族修女：18世纪时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只有贵族家庭的女子才能成为贵族修女，接收时要交一笔数目可观的费用给修道院，过基督徒的生活，可以与外界社会交往，修道院保证其一生的收入。

我的妹妹对于叔叔的关怀不如我那么满意，也不像我一样感谢他。后来她向我吐露了迄今为止她一直很明智地隐藏起来的一件心事：因为她是担心我会尽一切可能阻止她跟一个不招人喜欢的男人结合，而这种事又果然发生了，我竭尽所能劝阻她，而且我成功了。可是叔叔的意图太真挚、太明确了，而且以我妹妹的世俗观念来看，叔叔安排的前景太诱人了，以致她没有力量放弃从理智上来说她本该拒绝的爱慕。

既然妹妹现在不再像以前那样躲避叔叔温和的诱引，这样不久就为叔叔的计划奠定了基础。妹妹成为邻近一个宫廷的宫廷女官，叔叔把她交给一位女友监护和培养，这位女友作为宫廷女官长在宫廷里享有崇高的威望。我陪着妹妹去她新的落脚之处。我们俩个人对所得到的新的住处都很满意，有时想到自己在尘世间扮演的这个新角色，一个女修士，一个年轻虔诚的女修

士，我会忍不住要暗暗地发笑。

要是在过去几年，这样的境遇会使我十分迷惘，不知所措，是的，甚至也许会使我发狂；可是现在我对周围围绕着我的一切均泰然自若，不动声色。我极为肃静地任别人给我理发达几个小时之久；我任人打扮，这期间除了对处于我这种境地而穿上这种华服有负疚感外，其它我什么也没想。在一个又一个满满当当挤满了人的大厅里，我同大家讲话，还同每一个人交谈，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形象或者一个举动曾给我留下强烈的印象。当我又回到家里时，我带回来的全部感觉就是那两条疲惫不堪的腿。我所见到的许多人对于提高我的智慧是很有好处的，作为人类一切道德的典范，作为行为端正的表率，我结识了一些妇女，尤其是认识了宫廷女官长，我的妹妹很有福气能接受她的教育和培养。

然而，这次旅行给我的身体造成的后果在归途中我已经感到不那么乐观了。由于清规戒律森严，而且饮食方面规定极为严格，我不能再像往常一样主宰自己的时间和体力。食物、举动、起床和就寝，着装和外出，均不像在家里一样完全取决于我个人的意愿和感觉。在社交界与人们进行交往的过程中，不可以沉默寡言，不能失礼，凡是有必要做的事情我都乐意做，因为我把这一切都看成是义务，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的，而且因为我感觉自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健康。尽管如此，这种陌生的不平静的生活对于我的影响远比我所能感受到的更加强烈。因为我几乎还没有到达家里，还没来得及向我的父母讲述我的情况以使他们宽慰和高兴，我就突然又患了一场大咯血症，虽然这种病没有造成生命危险，而且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它却使我的身体长时期内明显地虚弱下来。此时我又不能不背诵新的授课内容，我高兴地做着这件事。我知道，没有什么东西把我禁锢于这个世界，而且我确信，在这个世界上我永远不会找到合意的东西，于是我一方面虽然放弃了对生活的追求，一方面又仍然处于极为乐观和极为平静的状态之中维持着自己的生命。

由于母亲突然被一场沉重的疾病所袭倒，我不得不经受一种新的考验，在她偿清对大自然欠下的债务之前，这场疾病整整折磨了她五年。这一段岁月，我经受了不小磨炼。我的母亲时常感到极大的恐惧，这时她会连夜把我们大家叫到她的床前，为的是看一看我们好至少能分散一下她的注意力，实际上她的痛苦并没因为我们的出现而有所减缓。更严重的，甚至是几乎无法忍受的压力是我父亲也不幸病倒了。父亲从青年时代起就经常犯有剧烈的头痛，不过以前，他发起病来持续时间最多也不超过三十六个小时。可是现在这种疼痛变得久久不减，每当他疼到极点时，发出的痛苦的呻吟使我的心都碎了。在这一个又一个急风暴雨的冲击下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已经极度的虚弱，因为我的身体已经虚弱到妨碍我履行我最重视的、最神圣的义务，或者说执行这些义务使我感到异常艰辛。

现在我可以对自己进行一番检验了，不管在我选定的道路上存在着真理还是幻想，也不管我只是因为别人有这样的信仰我才有这种思想，还是我真相信我信仰的上帝具有真实性，为了使自己能有的最大的依托，我一向认为是后者。我寻找过使我的心直通上帝的方向，寻找过与我所爱戴的上帝交流的机会，我都找到了，正是这才减轻了我的一切烦恼和痛苦，当外界所有的压力向我逼来时，我的灵魂便急忙飞向这处避难地，就如同一个长途跋涉者匆忙奔向一片绿荫地一样，而且我没有一次空手而归。

在近代有这样一些宗教捍卫者，他们更侧重于表面的宗教热情，而忽视对于宗教的内心感受，他们要求持同一信仰的人把真正增加祈祷的次数的范例公布于众，也许因为他们希望得到立卷盖印的保证，以此从外交上和法律上攻击他们的对手。他们这些人肯定对于真实的感觉是多么不熟悉，而且他们自己对此的真正体会可能也少得可怜吧！我可以这样说，每当我承受着压力和困苦去寻求上帝帮助时，我没有一次是空手而归的，没有一次是一无所获的。这句话我说过不知有多少回了，然而我却不能也不可以再说了。在关键性的时刻，每一种经验对于我来说都是如此重要。可是当我想逐个例举实例时，我的讲述却变得如此乏味没有意义，而且也不能令人信服。我是多么的幸福啊，无数件小事都一起向我证明，如同毫不怀疑呼吸便是我生命尚存的象征一样，没有上帝我就不能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上帝离我很近，我就在他面前。这就是我能够最为真实地说出的体验，在这里我有意避免使用神学体系的一切术语来表达自己的心声。

我多么希望，我当时完全不属于任何教派，但是谁能提前有这种幸福，不通过任何外来的形式而意识到处于纯洁关系中的独立的自我？对于我的永恒的幸福我的态度是严肃的，我真的要去实现它。我谦逊地信赖别人的观察；我完全献身于哈雷教派，可是我的整个性格无论如何无法与之相适应。

按照哈雷教的教义，内心的变化必须以对罪孽的深深的恐惧为起点；这颗心必须在这种灾难中时而多些，时而少些认清自己应该受到的惩罚，并且尝试一下地狱的滋味，这种尝试会使人感到痛苦，从而失去犯罪的欲望，最终人们肯定会感觉到仁慈之心有了显著的保证。

这种仁慈常常是隐藏在心灵变化的过程中，因此必须反复认真地寻找。

这一切不近不远正切合我的实际情况。当我真诚地寻找上帝时，上帝总让我找到他，并且对我过去做的事情不作任何指责。随后我确实能认识到，自己在什么地方有不足之处，并且我也知道，我还在哪些地方有过错；不过我在认识自己的缺陷时没有丝毫恐惧之感。对地狱的恐怖没有片刻攫住过我，是的，有关恶魔的说法以及死后会在地狱经受惩罚和折磨的传说，在我的思想范围中绝对不可能蔓延开来。那些活着不信上帝的人，他们把自己的心紧紧地关闭起来，他们对看不见的上帝不信赖，他们也不爱上帝，我觉得这些人本来早已极为不幸，以至于在我看来，地狱和外界的惩罚对于他们与其说是预示着惩罚加重的威胁，倒不如说是减轻惩罚的允诺。我只可以如此看待评价这一世界上的人，他们任其敌视上帝的情绪在他们胸怀中产生和发展，他们不知悔悟地反对任何一种方式的善举，并且要对自己也要对别人强行作恶，他们宁可在大白天紧闭双眼，仅仅只为能够固执地断言，太阳本身不发光——我觉得这些人是多么难以言表的不幸和可怜！但愿有人能够创造一种地狱好恶化他们的状况，使他们真正受到严厉的惩罚！

我的这种心理状态日复一日地一直保持了十年之久。它经历过许多考验丝毫没有改变，甚至在我亲爱的母亲痛苦万分临终时的卧榻边也依然如故。我够坦率的了，在这种时刻，在那些虔诚的，但完全属于正统教派的人们面前，我并不掩饰自己开朗的性情，而为此我不得不忍受一些友善的责难。人们认为这正是规劝我的恰当时候，他们训诫我说，怎么样严肃认真的态度才是我心须采取的，以求得在身体好的时候，为今后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一点也不想不严肃认真。有一刹那我曾被说服了，为了我的生活我愿意作出悲伤和充满恐惧的样子。可是我多么惊讶啊！我竟然无论如何也做

不出这副样子。我一想到上帝，我就觉得欢畅，并且喜形于色；即使我眼睁睁地看着我母亲痛苦不堪地走向生命的终点，我对死亡也并不感到恐怖。不过我学习到了许多东西，而且在这重要的时刻，我还学习到了许多跟我那些未经授权的教师信念完全不同的事物。

渐渐地我对有些极为著名的人士的理智发生了怀疑，我暗暗地保持自己的信念。有位女友，我从前对她过分谦让了，她总想干涉我的事情，这迫使我不得不脱离这位女友，当时，我非常果断地对她说，她不必再为我的事费心，我不需要她的劝告；我知道我自己的上帝是谁，我愿意只让他一个人作我的领导者，对我发号施令。我的女友感到自己受到了很大的侮辱，我相信，在这件事上她永远不会完全原谅我。

我决心摆脱我的朋友们在宗教问题上对我的劝告和影响，并且已取得这样的效果，在外界环境中我同样获得敢于走我自己的道路的勇气。没有我的忠实的看不见的领导者的帮助，很可能会使我处于劣势，我再一次不得不对这贤明、成功的领导感到惊讶。根本没有人知道，什么对于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自己本身也不知道。

有种东西，一种不明的邪恶的东西，把我们同善良的天性分隔开，而我们正是依仗这种天性生活，被称之为生活的一切都必须靠它维护，对于这种邪恶的东西，人们把它叫作罪恶，我根本还没有认识。在与看不见的上帝的交往过程中，我感受到对我全部精力的最甜蜜地享受。我非常渴望永远享受这种幸福，为此我情愿不做任何干挠这种交往的事情。在这一点上经验就是我最好的老师。只是我这种情况活像是病人没有药物，于是他们试图通过特殊的饮食治好自己的病。

这有一些效果，但却远远不够。

我不能永远在寂寞中生活，尽管我在这种寂寞中寻找到了医治我特有的思想涣散的最有效的方法。事后我如果再投入喧嚣混乱的场面，那么就会因此给我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

我最真正独特的优点就在于我酷爱寂静，它支配着我的行为，使我最终总是要再退回到那里去。我朦朦胧胧地看到了我的不幸和我的软弱。我设法通过善自珍重，通过不抛头露面来救助自己。

有七年之久我小心谨慎地注意严格遵守我的饮食规定。我不认为这对人体有害，我觉得我的健康状况是理想的。要不是出现特殊的情况和境遇，我会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上，而我却走上了另一条不寻常的道路。对所有朋友的劝告都置若罔闻，我又缔结上一个新的关系。

他们的反对一开始曾使我感到过迷惘。我立刻转向我那看不见的领导者求教，因为我得到了他的准许，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沿着我自己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一个精神高尚，心地善良，才能出众的男人在我们附近买房子买地安下家来。在我所结识的外乡人中也有他和他的家人。我们在风俗礼节、家庭状况和生活习惯方面都有一致的看法，所以我们能够很快互相结交成朋友。

费罗，我愿意这样称呼他，已有相当年纪，他对于体力和精力都开始衰竭的我的父亲在一些事务上有过极大的帮助。他很快成为我们家的亲密朋友。如他所言，他发现我人品很好，既没有大地方人那种放荡不羁和空虚，也不像寂静的乡村的村民那样枯燥乏味和胆怯，因此不久我们便成了知心朋友。我觉得他很可爱，并且很能干。虽然我缺少最起码的资质，也无兴趣介

入世俗的事务中去和寻求任何一种影响，不过我仍然很喜欢听这方面的事，也很乐意知道附近和远方发生了什么事。关于人世间的事物，我爱使自己努力获得不掺杂任何感情色彩的清晰的印象。情感、热忱和同情我要保留给上帝，保留给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们，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对于我和费罗的新关系有些嫉妒，当他们就此事向我提出警告时，他们并非只有一方面的道理，而是有多方面的道理。我内心非常痛苦，因为连我自己也不能够认为他们的反对完全是空口无凭和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我向来自习屈从于我自己的判断能力，而这一次我却不想再服从我的信念。我向我的上帝祈求帮助，希望他也告诫我、阻止我、引导我，可是因为我的心并没有劝阻我，因此我大胆放心的继续走我的羊肠小路。

从整体上看，费罗与纳尔齐斯略微有一点相像；不过费罗受过虔诚的教育，这使他的情感更集中，也更活跃。他少虚荣，更富有个性，如果纳尔齐斯在处理世俗事务时细致、认真、坚忍、不知疲倦，那么费罗则头脑清醒、尖锐、敏捷，而且工作起来轻而易举叫人难以置信。通过费罗我了解了几乎所有出身高贵的人士，他们内心深处的世界，他们的外貌我是在社交场合熟悉的，在这种时刻，我很高兴从观察台里远远地观望熙熙攘攘的人群。费罗不再向我隐瞒任何事情；渐渐地他把他在国外和国内的关系都告诉我。我为他担忧，因为我预感到他有某些麻烦和纠葛。灾祸果然降临，而且来得比我估计的更快些；因为他在跟我做一些表白时总是有所保留，就是在最后，他向我透露的也只有这么多情况，使我能够推测到最坏的结果。

这对我的心有多大的影响啊！我获得了对于我来说完全是新鲜的经验。我怀着无法描述的忧伤看着一个在德尔费的丛林中受过教育的阿加通，他还欠着学费。这个阿加通是我的关系密切的朋友。我的同情是非常强烈的，而且是由衷的；

我跟他一起痛苦，我们俩都处于极为不寻常的境地。

我对他的心境研究了好久，然后我又转过来看看我自己。

“你并不比他好多少”，这种思想犹如一小片云雾在我的面前升起，它渐渐扩展开来，使我的整个心灵都笼罩上一片阴霾，变得昏暗起来。

现在我不再仅仅是想“你并不比他好多少”了，我还去感觉它，我感觉确实如此，以至我都不愿意再重新感觉一遍了。可是转变起来不可能这么快。一年多来我总是身不由己地感觉到，如果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牵制我，我很有可能变成一个季拉德，一个卡尔托舍，一个达民斯，或者随便哪一个作恶多端的人，别人想怎么称呼他都行：我清楚地感觉到，在我的心中存在着变成类似他们这些罪犯的素质。上帝啊，这是什么样的发现啊！

德国小说家维兰德（1733—1813）所著自传体长篇小说《阿加通的故事》中的主人公，此处是指费罗。

三人均为18世纪臭名昭著的罪犯。

如果说到目前为止，通过我的经历，在我身上还没有察觉出一点点罪恶的事实的话，那么现在我已经极其可怕地清楚地预感到，这种事情有可能发生，然而我却还没有认识到什么是罪恶，我仅仅是怕它；我觉得我有可能犯罪，可是我没有必要谴责我自己。

我必须承认，这就是我自己的思想境界，虽然我深信，这样一种思想境界不可能实现我的愿望；在我死后能与上帝结合在一起，可是我并不怎么害怕陷入与上帝分高的状态。尽管我发现我心中存有恶神，我仍然爱上帝，

恨我之所感，是的，我甚至希望我的憎恨变得更加强烈。我全部的愿望就是，从这种病患中，从患这种病的体质中得到解救，我确信，上帝这位伟大的医生不会拒绝给我以帮助。

唯一的问题是：什么东西能够医治这种沉疴所造成的损害呢？修身养性？这我连想都不能想；因为十年来我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仅仅属于纯粹的道德修养的范围，现在我认识到了，在我的灵魂深处同时还隐藏着邪恶。这些令人憎恨的恶念难道不也会一下子爆发出来吗，就像大卫看到拔示巴时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大卫不也是上帝？

大卫（公元前 1043—公元前 973）犹太——以色列联合王国的第二代国王。他看见手下名将乌利亚之妻拔示巴洗澡，便与她通奸，后害死乌利亚，娶拔示巴为妻。此处暗指虔诚的女修士觉察到内心深处受到压抑的性欲。

那么是否应该说这也许是人类不可避免的一个弱点呢？有朝一日我们感觉到我们正受到意向主宰时我们必须容忍吗？尽管我们愿意，难道除了憎恶我们所干的事，可是以后遇到类似的机会还会重演，我们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从道德学里我不能获得慰藉。不管它想严格控制我们的意向，还是它想帮助把我们的意向变成道德，都不能使我满意。和看不见的朋友——上帝交往过程中，他向我灌输的基本概念对于我来说已经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了。以前当我研究大卫在每次丑恶的行径结束后所作的诗歌时，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大卫早已在构成他的物质中看出，邪恶已寓于其中，但是他愿意赎罪，极为迫切地祈求得到一颗纯洁的心。

但如今又怎样才能达到这一步呢？从信条神学书籍中我已经知道答案：我觉得这也是圣经的一条真理，即耶稣基督的血涤除我们的一切罪恶。不过现在我才发现，我还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这条多次被反复引用的箴言。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应该怎样做到这一点？这些问题日日夜夜地盘旋在我的脑海里。终于我相信自己看到了一丝微光，我明白了，我寻求的东西可以在永恒的创造世界者——上帝，造人的过程中发现，上帝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我们人类。最初的人当时作为居住者来到混沌之中，他洞见和掌握着这个混沌世界，孕育着人类的胚胎。通过男女结合，从受胎和诞生直到走入坟墓走过这一段不寻常的迂回曲折之路又重新升入光明的天堂，据说我们善终后也应住在那里享受幸福。我受到上帝的启示，而这种启示却来自朦胧的远方。

啊，为什么我们一谈起这类的事情就必须得使用图象呢？要知道这些图象只能表明外部的状况！在上帝面前到底哪里是高，哪里是低，哪里是黑暗，哪里又是光明呢？我们只有上面和下面，白天与黑夜。正因为如此，上帝才变得与我们相似，因为不这样我们就不可能具有他的部份特性。可是我们怎样才能参与这不可估量的善举呢？“通过信仰”，圣经这样回答我们。那么信仰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只是相信对一件事的陈述是真的？这对我又有什么帮助呢？我必须得将它的影响，它的效果占为己有。占为自己拥有的信仰，肯定是一种独特的，对于自然人来说是一种不寻常的心绪状态。

“那么，万能的上帝啊，请给予我信仰吧！”我的内心在受到极大的压力时曾经这样祈求上帝。我坐在一张小桌子旁，倚靠在桌边，双手蒙住热泪纵横的脸。此时我进入了要想让上帝重视我们的祈祷必须进入的状态，而实际上人们很少处于这种精神状态。

是啊，有谁能够描绘得出我此时此刻感觉到了什么！我感觉到有一股巨大的牵引力把我的灵魂拖往一个十字架，耶稣曾经被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这是一种我不可能称之为其它东西的力量，它酷似把我们的灵魂牵向不在面前的爱人身边去的那种力量。这是在向上帝靠近，这种靠拢也许比我们设想的要重要得多，也真实得多。于是我的灵魂向着诞生为人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靠近，就在这一瞬间我知道了什么是信仰。

“这就是信仰！”我说，并且几乎吃惊地猛然跳了起来。我找到了自己的感觉，于是我设法使我的感觉和我的观察固定下来。我立即深信，我的精神获得了一种完全，崭新的、向上升华的能力。

处于这些感觉时，会使我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能够非常清楚地把自己的感觉同一切幻想区分开，这种感觉完全没有虚幻，没有图象，然而却使人确信感觉到的物体的存在。

作为想象力，它能够在我们眼前勾画出一个不在身边的情侣的特征。

当最初的狂喜过去之后，我发现，我的灵魂所有的这种状态是我过去曾有过的，是早已为我为所熟悉的，只是以前我对这种感觉没有这么强烈。而且我从没有一次能够抓住它，从来没有能够把它占为己有。总而言之我相信，每个人的灵魂都有过一次或多次这样的感觉。毫无疑问，这种状况正是一种证明，它教导每一个人，上帝是存在的，他存在于冥冥之中。

对于这种过去时时突然控制我的力量，我直到今日仍然非常心满意足。

倘若不是特殊的命运很久以来使我遭受到这种预想不到的痛苦，如果不是因为我的才能和能力，甚至除此以外还有我的声誉，我或许会永远心满意足地停留于当时那种状态。

可是自从那个伟大的一瞬间起，我获得了一双翅膀。我可以超越以前威胁过我的一切向高空翱翔，犹如一只鸟唱着歌不知疲倦地飞过湍急的大河，而大河边的小狗却吓得汪汪叫。

我的愉悦是难以形容的，尽管我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的家人还是察觉到了我身上新洋溢出的一种平日不常见到的欢畅，他们不能够理解我如此愉悦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我能够永远沉默并设法把这纯洁的情调保留在我的灵魂里该有多好啊！如果我不被周围的情况所引诱泄露出我内心的秘密又该有多好啊！那么我就能避免再一次走一大段冤枉路。

因为在我前十年的基督教徒的生活中，我的灵魂里缺少这种必不可少的力量，所以我所处的情况与其他正直、诚实的人一样，我曾经一直用与上帝有关的图象来充实自己的幻想，以此来帮助我自己，这种作法也确实很有成效：因为有害的图象及其不好的后果都可以由此而受到抵制。随后，我们的灵魂常常从这些精神图象中抓住这一幅和那一幅，并且随着这些图象稍稍向高处飞跃，就好似一只雏鸟从树上一根枝杈扑扑振翅飞向另一根枝杈。只要人们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这种练习还是不应该完全屏弃的。

我们从教堂的设施、钟、管风琴及赞美诗，特别是从我们的牧师的宗教演讲中获得了有关上帝的形象和各種影响。我十分渴望这一切，我的渴望之强烈已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不管天气如何变化，也不管我的身体多么虚弱，都不能阻止我去教堂作礼拜，何况，仅仅星期天的钟声就会使我在床榻上坐卧不宁，心急如焚。我们的宫廷牧师长是一位出色的男子，我极其喜欢听他布道，我也尊敬他的同事们，我知道如何把圣经中说的金苹果从盛在陶器中的普通水果中找出来。人们随心所欲地把一切可能的，人们所称说的私人感

化增添到公共祈祷课中，而且通过各种方式拥有和加深自己的幻想和细腻的感觉。我已经习惯了这种过程，我非常尊重它，甚至直到现在我也丝毫没有想出更高级的，因为我的灵魂只有触角，没有眼睛，它只能摸索，不能观看，啊！但愿我的灵魂能得到一双慧眼，并且可以观看！

但是天哪，我怎么遭到了这种事情！我以往能够找到的感觉，现在却再也找不到了。牧师们在果壳上磨钝了他们的牙齿，而此时我却在享受着果仁。不久我便不得不对他们感到厌烦。我一向受到宠幸，所以十分挑剔，但是我仍然与上帝交往，向上帝求助，只向他一个人，我知道如何找到他。我愿意拥有图象，我需要外观的印象，并且相信自己感到了一种纯洁的精神方面的需要。

费罗的父母曾经与亨胡特兄弟会教派有联系；在他的藏书室里，还可以找见许来伯爵的著作。他曾经好几次非常明确而且公平地向我谈及过这些著作，并且请求我翻阅一下其中几本著作，那怕只是为了了解一下心理现象也好。我认为这位伯爵简直就是一个邪恶的异教徒；但是我还是把艾伯多尔夫赞美诗集留在我身边了。这本诗集似乎也是我的朋友出于相似的意图坚持要求我阅读的。

秦策多夫伯爵（1700—1760），基督教兄弟会教派创立人。

一本在兄弟会教派中很有威望的诗集，1742年出版。

完全没有通过任何外界的鼓励手段，好像纯属偶然我拿起无意中想到的赞美诗集，使我惊讶的是，我在这本书中确实找到了一些似乎预示着我所感觉的东西的诗歌，这些诗歌自然形式奇特，措词具有独创性，语句质朴，深深吸引住我。一些特有的感觉仿佛以一种独具特色的方式表现出来，没有烦琐哲学派拘泥的术语使人联想到一些呆板或平庸的事。人们感觉到了我所感觉的东西，对此我深信不疑，而且我认为自己非常幸福，能够把一首这样的小诗记在脑子里，并且能够保持好几天都不忘记。

自从我了解了这本诗集的真实情况那一时刻起，大约三个月的时间就这样流逝而去。终于我下定决心向我的朋友费罗吐露出一切，并且请求他把那些著作也分给我一些，我对这些著作的好奇心现在已经超越了限度。我也真正这样做了，尽管在我心中某种东西郑重地劝阻我不要这样做。

我把整个故事都十分烦琐地讲给费罗听，因为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而且因为我的讲述对他而言包含了最严厉的劝其忏悔之说教，所以他极为惊愕和感动。他痛哭流涕。我感到高兴，并且相信，我的说教已经导致他完全改变了看法。

费罗向我提供一切我所渴望阅读的著作，现在我的想象力因为汲取了过剩的养料而大大加强，我的进步十分显著，我按照秦策多夫伯爵的方式进行思考和交谈，别以为我就是至今也不知道如何评价这位伯爵的方式方法，我愿意公平地对待他。他不是一个空洞的幻想家，他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以一种大胆奔放飞驰的想象力谈论诸多伟大的真理。凡是诽谤过他的人既不懂得如何评价他的特性，也不懂得如何辨别。

我对他的敬仰难以置信。假如我是我自己的主人，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我一定会离开我的祖国和朋友，我会被吸引到他那里去。我们肯定能够互相理解，不过我们很难互相长久相处。

感谢我的守护神，他那时把我紧紧地限制在家庭内部的环境中，如果我只要能够到家中的花园里走一趟，就已经能算作一次大的旅行。照顾我那

年老而又体弱多病的父亲就够使我费事的了，在空闲娱乐的时间里我用高尚的幻想来消磨时间。我所能见到的唯一的外人就是费罗，我的父亲非常喜爱他，费罗与我的公开坦诚的关系却通过最近一次求爱而受到了一些损害。这次打击对他的触动并不深，后来他又几次试图征得我的同意都没成功，于是他就避免再谈这方面的事情，更何况他的知识广博，所以他善于轻而易举地转变新的话题。

就这样，我自觉自愿地当了一名亨胡特兄弟会教派的修女，我必须得隐瞒我在情感和爱好方面新的转变，尤其是在宫廷牧师长面前，他作为专门听取我忏悔的神父，我完全有理由尊重他，他极端厌恶亨胡特兄弟会教派，他对此作出的伟大功绩就是现在在我心目中也并没有被贬低。可惜这位值得尊敬的牧师长要在我这里和别的人那里经历许多苦恼啊！

好多年以前，宫廷牧师长在国外曾经结识过一位温文尔雅的绅士，他认为这位绅士是一个诚实可靠笃信上帝的人，并把他当作一个真正寻求上帝的信徒一直不间断地与他保持着通信关系。可是这位绅士后来却与亨胡特兄弟会教派为伍，并且长时间地逗留在亨胡特兄弟会教友中间，这个结果对于他的宗教领导人来说是多么的痛苦啊！与此相反，当牧师长的这位朋友后来最终与亨胡特兄弟会教友关系破裂，并决心搬到他的附近居住，看来又要重新完全依从于他的领导时，他又是何等愉快啊！

于是这个新来的人简直就犹如凯旋而归，被介绍给牧师长的所有特别喜爱的小羊羔了。

只是他没有被引荐到我们家里，因为我的父亲已经不再习惯看见任何生人。这位绅士得到了大家绝对的认可，他具有宫廷的文雅风度和令全体教徒倾心悦慕的丰采，同时他还有许多美好的朴实的品质，不久他便成了所有认识他的人的大圣徒，他在宗教上的恩人对此感到无比的喜悦。遗憾的是这位绅士只是从外部环境上与兄弟会教派决裂了，在他的内心里他仍然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亨胡特兄弟会教派的教友。更确切地说他真正依恋的还是事物的现实性；就连秦策多夫伯爵所关心的无价值的琐事也极为适合于他。他从前已经习惯了那种思维方式和谈话方法，现在当他必须得在他的老朋友面前隐瞒自己的观点时，他觉得更加有必要这样做：只要他一看到自己周围有一小堆心腹，他就得带着小诗、祈祷文和小图片出现在他们面前，而且他要像人们所能想象的那样博得大家的高度嘉许。

我对这整个事情全然一无所知，继续我行我素地蹉跎岁月。很长时间我们彼此都互不相识。

有一回我在闲暇时间去看望一个生病的女友。我在她那里碰到了许多熟人，并且很快地觉察到，我妨碍了他们谈话，我不露声色继续观察，使我吃惊的是我发现在墙壁上挂着几幅亨胡特兄弟会教派的图画，这些画都镶嵌在精美的镜框里。我迅速地领悟到，在我没有在家的这段时间内可能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也以几首相应的诗句欢迎这种崭新的现象。

人们可以料想到我的女友们是多么惊讶。我们彼此表白了自己的观点，并且立即相互取得一致，成为了知己。

于是我时常寻找机会出去。可惜我只能每三周或四周见到她们一次，我熟悉了这些高尚的教徒，并且渐渐地认识了这个秘密团体的所有成员，只要有可能，我尽量去参加他们的集会，鉴于我是一个爱好交际的人，聆听他人畅谈衷肠，并且也把自己的心里话和自己至今独立苦心思索的东西推心置

腹地倾诉给他人，使我感到无穷的愉悦。

我还没有偏颇到这种程度，以至我连这一点都没有注意到，他们只有少数人能够觉察这些婉转的话语和措辞的意思，而且他们由此所受到的鼓励也并没有超过以前在教堂里谛听象征性语言的教诲时对于他们所起的促进作用。尽管如此，我仍与他们共同继续前进，并且不容任何情况使自己迷惘。我认为，我经不起审查和内心的考验。要是我作好了准备，通过一些清白无害的磨炼使自己达到更完美的境界就好了。轮到我发表看法时，我直言不讳，我坚持主张，对于一些十分敏感的事物，与其点明它的意思，不如通过言语隐藏它的意义，除此以外，我沉静并且和善地听任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

享受秘密社交生活这段平静的时期过去了，紧跟着来的是公开的争论和其他可恶的事掀起的一起又一起的风波，这在朝野内外引起很大的振动，我差一点想说是引起了某些骚乱。

这一时刻终于到了，我们的宫廷牧师长，亨胡特兄弟会教派的巨大的仇敌，使他感到耻辱的是发现他那些最好的、最忠诚的信徒全都倾向到亨胡特兄弟会教派一边去了。这使他极为伤心，他失去了自制能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而显得失态，后来他竟无法收敛，虽然他很想这样做。于是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幸亏人们在辩论中没有提到我的名字，因为我只是这些如此遭到深恶痛绝的聚会的一个偶然参加者，而且我们这位热心的宗教领导者在处理一些民事事务上又不能缺少我的父亲和我的朋友。我暗自心满意足地保持我的中立。因为谈论这样的感觉和事情，那怕是与友好的人谈，如果他们不能领会这最深奥的意义而只是停留在表面上都会使我感到厌烦。现在尽倒要拿这些朋友几乎无法取得一致看法的观点去跟敌对者们争辩，在我看来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不久我便发现，这些亲切高尚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保持他们心灵的纯洁，他们也被憎恶和仇恨所支配，为了维护外部形象，他们甚至于很快走向自己的反面，搞起不正当的行为，几乎使他们最美好的内心世界毁于一旦。

尽管这位值得尊敬的宫廷牧师长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有过失之处，尽管人们怎样企图唆使我去反对他，然而我却永远不可能拒绝对他表示由衷的敬仰。我能设身处地为他着想，公平合理地看待这些事情。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没有任何缺点的人，只不过优秀人物身上的缺点更招人注意罢了。我们永远祝愿和希望这些如此出类拔萃的人物根本不应该付出代价，丧失自己特有的东西。我把宫廷牧师长当成一个杰出的人物来尊敬，我希望我的未言明的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能够产生影响，虽然不能促成争执的双方和解，可是起码也要有益于双方进入停战状况。我不知我会引出什么后果。上帝直接了当地解决了这件事，他把宫廷牧师长召到自己身边去了。在宫廷牧师长的灵柩旁，所有的人都哭了，包括那些不久以前为了几句话与他发生过争执的人。他的正直诚实，他对上帝的敬畏之心从来没有哪个人产生过任何怀疑。

在这段时间前后，我也必须得把傀儡著作搁置一边，通过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我对这些著作有了新的认识。

我的叔叔不声不响地实施他为我妹妹安排的计划。他给她介绍了一位有地位有财产的年轻男子作为她的未婚夫，并且，正如人们能够对他期盼的那样，叔叔表示要给妹妹陪送丰厚的嫁妆。我的父亲高高兴兴地同意了这门亲事，我的妹妹也自觉自愿，她已经作好准备，她很乐意结婚改变她的身份。

婚礼是在叔叔的府邸举行。家人和朋友都受到邀请，我们大家都精神愉快地前往参加妹妹的婚礼。

踏入一所住宅竟能引起我如此惊叹不已，这在我有生以来还是头一回。我虽然时常听别人提到我叔叔的审美观，听别人谈论他的那位意大利建筑师，谈他的收藏和他的藏书室；但是我把所听到的这一切与我已经看到的相互比较，使我的头脑里对此产生了一幅更加璀璨的图象。我一走进这所住宅就感受到一种庄严肃穆、和谐悦目的印象，并且随着每参观一间大厅和房间，这种印象则变得更加深刻，我对此是多么惊奇呀！如果说豪华的气派和装饰以往只能使我精神涣散，而在这里却使我感到思想集中，而且又使我回归到自我。光是筹备隆重的结婚典礼和庆祝宴会过程中的奢侈和威风就足以引起人们无言的喜悦。同样使我不能理解的是，仅仅一个人就能够创造这一切，安排这一切，就算许多人联合起来，齐心协力，也不见得能够应付这么大的场面。在处理一切事物时，主人和他府上的人都显得非常自然，丝毫觉察不到气氛的拘谨，也看不到任何繁文缛节的迹象。

婚礼本身出人意外地以一种热烈的方式揭开了序幕，一曲动听的歌唱音乐使我们惊喜万分，神职人员善于运筹帷幄，赋予这个婚姻大典名符其实的应有的隆重大气。我站在费罗身旁，他没有向我祝贺，而是低低地叹了口气对我说：

“当我看见你妹妹把手伸给新郎时，我感到犹如别人把滚烫的开水浇到了我身上。”

“为什么？”我问。

“每回我看别人结婚，我都有这种感觉。”他回答说。

我笑他，可是事后我却经常不断地回想起他说过的这些话。

围绕在我们周围的一切陈设都是又威严又庄重，这样更加衬托出有许多年轻人参加的这次社交聚会的轻松欢乐气氛，所有的家用器具，成套的餐桌台布和拭巾，全套的餐具，还有餐桌上的花瓶、果盆等饰物，与整体都很相配。如果通常在我看来，建筑师和精美糕点师就宛如出自于一个学校的话，那么此地此景会使我觉得，糕点师和布置餐桌者仿佛在建筑师那里求过学似的。

由于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们所处的地方好像成了一个小世界，然而当人们从近处观察时，就会发现这座府邸并不大，如果没有对这座府邸的详细的了解，如果没有主人的智慧，那么一定很难把这么多客人安顿在里面食宿，并且按照每位客人特有的生活方式投其所好地款待他们。

可以说，当我们看到一个身材优美的人时心里有多么惬意，那么这幢房子的一整套设施也使我们感到有多么的惬意。从整体布局来看，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一切都是一位聪慧明智的人所为。能进入一所洁净整齐的住宅，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快乐，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住在这里的人至少是有教养的，尽管这座房子建造得不美观，而且装潢也略逊一筹。当一所像样的住宅向我们展现比较高尚的文化气息时，纵使只是感官上的，那么我们会感到多么加倍的快乐呀！

我叔叔府邸中的这一切以十分鲜明的特点给我留下较直观的印象。我听到过许多有关艺术方面的知识，也阅读过许多艺术方面的书籍，费罗自己就是一个了不起的绘画爱好者，他拥有相当可观的油画收藏品；甚至就连我本人以前也时常作画；不过有时候我太注重自己的情感了，并且在做一件极

需做的事情时，只力求赶快解决才好，然而有时候我所见到过的所有的东西则好像与其他世俗的事物一样，只能使我精神涣散。现在我第一次被一些外界的事物所引导而回归到自我，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现在才认识到夜莺自然优美的歌唱与富于情感的人的喉咙唱出来的四个声部的赞美上帝之歌《哈利路亚》之间的区别。

在我的叔叔面前，我并不掩饰我对于这种新的体验的喜悦，每当所有其他的事物一切布置就绪完毕，叔叔总习惯单独与我聊聊天。他态度非常谦虚地谈到他所拥有的以及他所创作出来的东西，并且十分自信地谈论着他的收藏和陈列这些收藏品的意义，我能清楚地觉察到，他时常以爱护的态度对我讲话，为此他好像宁可屈从于我的观点，按照他的一成不变的思维方式，本来他认为是好的东西，现在都置于那些我确信是正确的和最好的事物之下。

“如果我们能够相信，”有一次他说，“世界的创造者本身具有他的创作物的形体，并且按照他的创造物的方式方法在尘世间生活过一段时间，那么这个创造物肯定会让我们觉得是异常完美无缺的，这是因为造物主能够与它密切地结合，融合成一体的缘故。由此可见，人的概念与神灵的概念之间本不应该存在着矛盾。即使我们屡屡感觉到人与神灵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同和距离，我们也只能更加有责任，搜索枯肠寻找我们人类所有的尽善尽美的品德，以此证明我们有资格说我们与神相似，而不要总是像恶魔般的辩护士一样，只盯着我们禀性上的缺陷和弱点。”

我微笑着回答说：“请您不要太使我感到难为情了，亲爱的叔叔，您总是投我所好，以我说话的方式来说话！您要告诉我的这些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所以我希望听听您使用最属于您自己的语言谈谈您的真心话，随后我想把我不完全理解的内容，设法用我自己的话翻译出来。”

接着，叔叔说：“我将要用唯我独有的方法继续说下去，连语调也丝毫不变。人类的丰功伟绩一定可以永世长存，只要人类能够尽可能大量地主宰外界的客观环境，同时尽可能减少外界环境对自己的支配，犹如建筑师面临着一个大采石场，如果他从这堆偶然形成的自然物质中挑选出最有用的石块，以最经济的方法，最合理地利用这些物质，并且最坚固地把它们组合起来，创造出的一件发自灵魂深处的理想的作品，只有这样他才无愧于建筑师的称号。

我们身外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元素，是的，我可以肯定地说，甚至包括与我们有关的一切，不过在我们内心深处却蕴藏着这样一种创造性的力量，它能够创造出一切应该有的东西，这股力量不让我们作片刻的停歇和休息，直到我们用这种方法或那种方法，把我们身外或与我们有关的应该有的东西都创造出来为止。您，亲爱的侄女，也许已经挑选出最好的一部份；您努力想要使您的合乎道德的行为，您内心深处的温柔的天性同您自己本身并且同最高的神保持协调一致，可是我们其他的人当然也不应该受到指责，如果我们力图从整体上去认识喜欢感性享受的人，并且积极使他在各方面协调一致。”

通过这样一些交谈，我们之间的关系渐渐变得更加亲密起来，我恳求他，在他跟我谈话时不要论辈份，不要把我看成他的晚辈，要像他与他自己谈话一样。“您不要以为，”我的叔叔对我说，“我夸奖您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的方式是我奉承您。我尊敬这样的人，他清楚地知道他要做什么，他朝

着自己的目标持续不断地向前迈进，他通晓达到目标的手段和方法，他善于采取并且使用这些手段；至于他的目标大到什么程度或者小到什么程度，理应得到表扬还是责难，这在我来说是以后才去考虑的事情。请您相信我，亲爱的，人世间绝大部份的不幸以及绝大部份被世人称为邪恶的东西，都只是因为人们太懈怠才酿成的。他们懒得正确认识他们的目标，一旦他们认清了这些目标，他们又不屑于严肃认真地为实现这个目标而立即着手工作。我觉得他们好像是这样的人，他们有这样的概念，他们能够而且必须要建造一座塔楼，然而他们在打地基时却不肯使用更多的石头，也不愿花费更多的劳动，他们使用的石头和劳力充其量仅仅只够搭一个小茅舍。如果您，我的朋友，您的最高的需要是使您内心的、合乎道德的禀性尽善尽美，而不是作出巨大的勇敢的牺牲，如果您在您的家庭、未婚夫、也许是丈夫之间只是这样应付下去，您会永远置身于与自己本身的对立之中，那么您决不可能享受到片刻的满足。”

“您使用了牺牲这个字眼，”此刻我回答说，“我有时也曾经想过，我们怎样把较少的东西，尽管它是我们倾心关切的东西，作为一种牺牲奉献给一种更高尚的目标，如奉献给神灵，就像一个人为了求神保佑敬爱的父亲身体健康把心爱的小绵羊送到祭坛一样。”

“不管是什么东西，”他回答说，“不管是理智还是感情，叫我们把一样东西献给另一样东西，叫我们选择一样东西，而放弃另一样东西，依我之见，此时决断和应诺便是人类最值得尊敬的才能。人们不可能同时占用商品和金钱；有一种人对商品总是贪得无厌，却又不想付钱，还有一种人把商品买到手中之后又后悔不该买，这两种人同样令人讨厌。不过我根本无意因此而谴责这些人；因为他们本来并无过错，我们应该把责任归咎于错综复杂的环境，他们置身于这种环境中，不知道如何驾驭自己的行为。这样的情况您将会遇到，比如：一般来说恶劣的店主人农村要比城市里少，而小城市又比大城市少；这是为什么呢？人出生在一个有限的环境中，他能够认识到的只是简单的、近期的、确定的目标，他习惯于使用他手头上现有的方法；一旦他来到广阔的天地，他既不知道他愿意干什么，也不知道他应该干什么了，无论是大量的东西使他看得眼花缭乱，还是这些东西的高大和显贵使他警愕得手足失措不知所云，对他来说都一样。如果他被引诱，去追求某一件在通常的情况下不能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而与之结合的东西，那么这将永远是他的不幸。”

“确实是这样，”他继续说，“没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在这个世界上则什么也不可能干成，在被我们称为受过教育的人中间，其实很少能找到持这种态度的人；我想可以这么说，他们做工作和办事情，或者从事艺术，是的，甚至在娱乐时，都只知道以一种自卫的方式去进行。有的人活着就好像是读一摞报纸，仅仅是为了读完了好得到解脱，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游览罗马的一个年轻的英国人，一天晚上他在一个社交场合非常心满意足地告诉大家说，他今天一天就参观了六座教堂和两个美术馆。有的人愿意了解和认识各种各样的事物，而且恰恰是跟他没有一点关系的事物，他没有注意到，如果人们只是张着嘴大口喘气，那是不能充饥的。当我结识一个人时，我立刻要问的问题是：他在从事什么工作？他怎样从事这项工作？有什么结果？根据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决定了我终生对他的兴趣有多大。”

“您也许过分严厉了，亲爱的叔叔，”我随即说道，“有一些好人，本来

您能够对他们有所帮助，可是您却撤回了您的援助之手。”

“难道可以责怪这样的人吗，他曾白白地在这些人身上付出了自己的劳动？人们在年青时多么不喜欢有一些人，当他们许诺要带我们去参加丹纳依德和西西佛斯 的社交聚会时，他们还以为是邀请我们去参加一次愉快的游戏会呢。谢天谢地，我总算摆脱了他们，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人不幸地来到我的范围内，我会设法以最客气的方式把他请出去：因为恰恰是从这些人那里人们才能听到最尖刻的责难，他们抱怨世界局势的混乱，他们抱怨科学界的浅薄，艺术家的轻浮，诗人的空虚，除此以外，他们不满的东西还多得很。他们根本不考虑，正是他们自己以及一群与他们相同的人不肯读专门按照他们的需要写的书籍，对于真正的诗歌他们一无所知，甚至一件优秀的艺术作品只有当别人对它 有偏见的时候，才能够得到他们的赞许。不过请您让我们中断谈话吧，这时既不是责骂的时候，也不是抱怨的时候。”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奉父命在新婚之夜杀死其夫，后沦入地狱，令其永无休止地往无底之桶注满水，以示惩罚。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相传极为诡诈、贪婪，被谪罚在冥府推运巨石到山顶，而此后每次推上山顶必然滚下。

他把我的注意力引导到挂在墙上的几幅油画上，我的目光朝着几幅画画十分优美诱人或者题材有意义的油画望去，他们使我流连忘返；叔叔让我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说：

“请您现在把您的注意力也分给这位天才一些吧，是他创作的这些作品。性情善良的人非常愿意看见自然界中上帝的手指，为什么不让他们也观赏一下仿造上帝的人的手呢？”然后他又让我看几幅不很显眼的画，并设法使我能够领会到：其实一部艺术史就可以使我们对一性艺术作品的价值和地位有一个概念，并且为了去理解，天才怎么可能在我们只需望一眼就会头晕目眩的高峰上快乐地自由自在地活动，人们还必须先了解机械和手工艺的艰辛阶段，在这些发展阶段，充满才智的人数百年来一直艰难地向上攀登着。”

他带着这种见解罗列了一大串实例，当他给我解释这些时，我不禁发现，他在这里对我进行的道德教育与我面前的画像里的一样。当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时，他回答说：“您想得完全正确，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孤独地，自我封闭地沉湎于道德的修养的做法并不正确，相反，人们将更加感到在灵魂上追求道德文化，人完全有理由同时训练他更加敏锐的感官，以使他不至于由于屈从无边际的幻想的诱惑而面临着从道德的顶峰上滑下来的危险，同时也使他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由于以低级庸俗的嬉戏为乐，即使不是更下流的，也会使他的高尚的天性遭到玷辱。”

我没有猜疑叔叔这番话是针对我说的，但是我却感到内心被深深刺痛，因为我回想起那些曾经感化，鼓舞过我的诗歌，其中有多少是愚蠢乏味的呀，我还回想到那些图象，它们时时与我的灵魂作伴，然而在叔叔面前它们肯定很难得宠。

在此期间费罗更经常逗留在藏书室里，现在他也引导我去那里。我们对藏书 的精良和藏书的数量均惊叹不已。这些书籍是按照某种意义收藏的，因为在这里可以拔到的几乎只有一类书籍，要嘛是引导我们有明确的洞察力的，要嘛是指导我们言谈举止谨守秩序的，这些书籍不是为我们提供合适的资料，就是劝说我们要确信我们的精神是统一的。

在我一生中，我曾经读过的书多得无法形容，在某些学科中几乎没有

哪一本书我不知道的。

与此同时，我们认识了一位非常有趣的沉默寡言的人。他是一个医生，还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看起来更像家庭守护神，而不像是这家的房客。他带我们看他的自然博物标本室，在标本室里就跟在藏书室一样，东西都锁在玻璃柜里并用来装饰房间的四壁，这使房间变得高雅，并不使它显得狭窄。在这里我愉快地回忆起我的少年时代，父亲给我看好多标本，过去他常常把这样的标本带到他那几乎还没有见过这个世界的女儿的病榻上。

自从我妹妹结婚以来，从叔叔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眼睛里一直流露出喜悦的神情，他好多次与我谈过他想为我妹妹以及她的孩子做出的安排。他拥有好几处美丽的庄园，均由他自己管理着，他希望把这些田产在最兴盛时期交给他的侄外孙。对于我们现在住的小庄园，他好像另有打算，“我将把它只交给这样的人，”他说，“这个人懂得认识它，重视它，并且要善于享用它所拥有的一切，而且这个人要懂得，一个又富有又高贵的人，尤其是在德国，多么有理由安放一些与其身份相符的典型的陈设。”

绝大部分客人已经渐渐离去；我们也已准备告别起行，我们相信我们已经经历了这场结婚庆典的最后一幕，就在此时叔叔又重新给我们带来一场意外的惊喜，他十分殷勤周到地要为我们提供一次气氛隆重，品味高雅的享受。在我妹妹举行婚礼时，我们曾听到过一部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多声部合唱曲，它使我们感到心醉神迷，我们无法在叔叔面前掩饰我们对这首合唱曲的喜爱，我们几乎近于迫切地恳求他，设法使我们再获每一次这样的享受，他似乎对于此事没有多加留意。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对我们说：“舞蹈音乐消失了，年轻的来去匆匆的朋友们都已经离开了我们；甚至新婚夫妇看起来也变得比前几天严肃了；在这样的时候互相告别，我们应该造成一种节日的气氛，因为我们以后也许再也不可能见面了，至少再见面时我们也是另外的样子。除了音乐，我没有其它的办法来使这种气氛变得更加高雅隆重，这音乐各位好像早就希望能够再次欣赏了。”听了这话我们多么喜出望外呀！

在此期间，他让实力得到加强，并暗地里加紧排练过多次的合唱队为我们表演四个声部和八个声部的合唱曲，我可以这样说，他们的演唱使我们真正领略到极大的愉悦。在这之前，我只熟悉善良的信男信女们的虔诚的歌唱，他们那嘶哑的嗓音就犹如林鸟的幼雏发出的声音，他们常常认为他们是在用歌唱的方式赞美上帝，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此时获得了一种悦感；其次，我听过的就是音乐演奏会上的音乐，一种空洞的、无价值的音乐；在这样的音乐会上，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使人们对一个有音乐才能的人发出赞叹，却很少使人感到是一种愉快的享受，那怕是瞬息即逝的愉快的感觉也没有。现在我听到了优秀的通达人情的合唱队员发自灵魂深处的歌唱，这音乐通过清晰的经过训练的嗓音以和谐悦耳的音色再现了人类最深沉、最美好的情感，让人真正在这一时刻强烈地感觉到他的似神性。演唱的所有歌曲都是拉丁语的宗教圣歌，这些圣歌就像在世俗的文明的社交场合上人们所佩戴的金戒指上的宝石，无与伦比，使我不经过所谓的启发便升华到思想的最高境界并且深感幸福。在我们启程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得到了叔叔赠送的最贵重的礼物。他送给我的是我们修道院的十字勋章，这枚勋章的制作以及上面的珐琅质涂层都比人们以前通常见到的更富有艺术性，而且更精美。勋章挂在一颗大钻石上，同时被牢牢地系在绶带上，叔叔请求我把这颗钻石当成自然博物标本室中最贵重的宝石来对待。

我的妹妹跟随着她的丈夫迁往他的庄园去了，我们其余的人又都回到了自己的住所。至于我们生活的客观环境，我们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完全普通的现实生活中。我们犹如从仙境中的宫殿里出来，然后又被置于平地上，我们必须重新按照我们的方式为人处事打发日子。我在那种新的生活圈子里所获得的不寻常的体验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可是这种印象并没有长期地保持住它的清晰度和鲜明性，尽管叔叔时不时地把她的一些最出色的最满意的艺术品送来让我欣赏，并且在我欣赏够了以后，他又用另外的来更换，力图通过这种办法来使我保留住这种印象，并且不断更新它。平时我太爱花费心思琢磨我自己了，我不断地调理自己的心事和情绪，而且我喜欢与思想观点相似的人谈论这些问题，对此我已积习成性，所以如果我不把心收回来，我就无法聚精会神地观赏一件艺术品。我习惯把一幅油画和一幅铜版画看成一本书的字母。一本书印刷精良当然让人满意！但是谁会仅仅因为印刷好而去拿一本书读呢？所以，一种形象的表现手法也应该能告诉我一些什么。它应该给予我教导，令我激动，使我从善。叔叔通过书信来讲解他的艺术品，在他的这些信中他总喜欢谈谈他所想干的事情，但我的情况则一切如旧。

然而除了我自身的性格以外，我身边接二连三发生的意外不幸、家庭里的一些变化更使我分心，使我无暇观赏这些艺术品，甚至有一段时间忙得我像丢了魂似的，我不得不忍受着，我必须得干更多的事情，多到显然超过我的微薄之力所能承受的程度。

我的尚未结婚的另一个妹妹到目前为止一直是我的左右手，她健康、强壮，心地善良得难以形容，当时我正忙着亲自照顾年迈的父亲，于是家庭事务的管理工作全部由她独自承担起来。一场感冒突然击垮了她，接着又转成肺炎，三个星期后，她已经躺在尸架上了；大妹妹的死对我打击很大，给我造成了严重的创伤，这些伤痕我现在仍然不愿意正视。

在我的妹妹被安葬之前，我就已经病倒在床上；胸部的旧病看来又复发了，我咳嗽得很厉害，嗓子哑得不能大声讲话。

已婚的小妹妹由于惊吓和悲痛造成了小产。年迈的父亲害怕会再次突然失去他的孩子，同时担心儿孙满堂的希冀落空而潸然泪下，他的眼泪更加重了我的痛苦，我祈求上帝让我恢复健康，只要平平常常的健康就行，而且我只恳求他，把我的生命延续到我父亲过世之后。

我复元了，按照我的情况来看又算健康了，我重新可以履行我应尽的义务了，尽管我只能勉强行事。

我的妹妹又有喜了。她把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向母亲倾吐的各种各样的忧虑全部告诉了我；跟她的丈夫在一起她生活得并不十分幸福，这件事必须得永远瞒着父亲；我不得不充当他们俩的公断人，由于我的妹妹很信赖我，因此我更加能够公正地作出裁决。妹妹和妹夫两个人都是真正的好人，只是他们双方不能互相迁就，互相谅解，而是遇事总喜欢争个高低，都向对方要求自己的权利，他们渴望彼此完全一致的生活，而他们的意见却永远不能统一起来。现在我也学着用严肃认真的态度着手承办一些世俗的事务，而且我过去只有在吟唱时歌颂过的事情我现在也在学着做。

我妹妹生了一个儿子；父亲身体上的不适并没有阻挡住他前往我妹妹那里去。一看到孩子，他又快活又高兴得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在孩子接受洗礼时，我觉得他一反常态，激动万分，是呀，我甚至想说，他就像一个双面神。他用一副面孔愉快地朝前望着他希望不久就要进入的地方，同时用另一

副面孔望着尘世间充满希望的新的生活，它源于这个男孩，而这个男孩与他一脉相承，他是他的根。在回家的路上，他不知疲倦地向我谈论着这个孩子，谈他的外表，谈他的健康，并且谈自己对孩子的祝愿，但愿这个世界公民的资质幸运地得以培养。我们抵达家里后，父亲仍然继续不停地谈论着他对此事的种种考虑。几天之后我们才觉察到，他在发烧，这种症状总是在饭后才出现，不打寒颤，只表现在身上有热度，使人感到有些疲劳。然而他却不肯躺下休息，早晨仍然坐车出去，忠诚地执行他的公务，一直到最后，持续不断的发烧，病情加剧，使他不能再去处理公务，他才离开他的职守。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思想上的镇静、清醒和明晰性，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极为井井有条地处理着他在家中的事务，安排自己的葬礼事宜，就仿佛是在料理另外一个人的事情一样。

他以一种他以前从未有过的轻松欢快、并且很快上升为一种巨大的喜悦对我说：“我以往所感到的死亡的恐惧到哪里去了？难道我应该害怕死亡吗？我有仁慈的上帝，坟墓并不能唤起我的恐惧，我有永恒的生命。”

随后不久我的父亲就死了，追忆父亲死亡时的情况，在我孤独寂寞的生活中，成了我一种最喜欢的消遣，每当这时，我明显地感受到有一种高尚的力量在影响着我，这种影响没有人能够从我身上消除掉。

我亲爱的父亲的死亡改变了我迄今为止的生活方式。我从最严格的服从，从最大的限制中解脱出来，获得了最大的自由，我享受着这种自由，宛如在享受一种很久没有品尝过的念念不忘的佳肴美味。过去，我难得离家外出两个小时；现在我几乎没有一天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度过的。过去我只能断断续续地拜访一下朋友，现在他们非常高兴我能经常不断地与他们交往，正如我同样高兴他们经常与我来往一样；我常常被邀请去吃饭，此外还有乘车外出兜风，短途游览旅行，没有哪个地方我落在别人后边。可是转了一圈后我看明白了，自由所带来的不可估量的幸福并不在于人们想干什么就都能办到，而且客观环境也允许我们这样做；而是在于人们可以毫无阻挡、毫无保留地走自己的路，作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得体的事情。

我已经相当老练，足以在这种情况下不用付学费便可以获得美好的信念。

有一件事是我不能放弃的，那就是继续我与亨胡特兄弟会教派教友们的来往，并且与他们建立起更加牢固的联系，我赶紧去拜谒他们设在这里的最近的一家教会，但是在这里我丝毫没有找到我所想象的东西。我过于坦诚，以至我的想法被他们觉察出来，他们再次设法向我婉言相告，这个教会的状况与其它任何一个正式建立的教会相比，根本没有一点相悖逆的地方。我只好默许，但是按照我的信念，小的宗教团体应该与大的宗教团体一样要充分显露出教会的真正精神。

他们当中在场的一位主教是伯爵的直传弟子，他非常关心我；他说一口极好的英语，因为我也稍懂一些英语，于是他自认为，这暗示着我们休戚相关共同属于一个整体。而我却完全不这样看；与他打交道一点也不能使我满意。他过去是个制刀工人，出生在捷克的摩拉维阿，他思考问题的方式不可否认地带着某种手工业工人的烙印。我与封·L先生更谈得来一些，也相处得更好，他曾经当过法国军队的一名少校，不过他对他的上司所表现出的恭顺的态度我觉得自己永远不可能做到；甚至，当我看见少校的夫人和其他多多少少有些名望的妇女们一个个去吻主教的手时，我简直觉得仿佛是有人

打了我一记耳光。在这期间已经商定好到荷兰旅行，这肯定是为了我好，但是这件事总没能够得以实现。

我的妹妹生了一个女儿，现在该轮到我们的女人满意了，而且我们还得考虑。将来她应该怎样像我们一样接受教育。过了一年之后，我妹妹接着生下的又是一个女儿，我妹夫开始对此表示不满意了，他家大业大，希望看到有很多男孩子簇拥在自己周围，并且指望他们将来能够帮助自己管理这些财产。

我身体虚弱，健康状况仍然很差，我忍受着，同时我相应地减少了活动，以一种平静的生活方式使自己保持平衡，我并不害怕死亡，是的，我甚至希望死，但是我心里暗暗地感觉到，上帝在给我时间，检验我的灵魂，使我越来越向他靠近。特别是在许多失眠的夜晚，我更加产生过一些恰恰是我不能够清楚地描述出来的感觉。

我觉得，我的灵魂仿佛脱离了躯体在思维；我的灵魂甚至把躯体看成是它的身外之物，犹如人们看待一件衣服之类的东西一样。灵魂异常活跃地回忆起流逝的岁月和件件往事，而且由此预感到什么事情接着会发生。所有这些岁月都已经成为过去，随后即将发生的事情也将会成为过去：躯体像一件衣服一样将会支离破碎，但是“我”，这个熟知的“我”依然存在。

尽可能少沉湎于这些伟大、崇高以及令人感到慰藉的感觉，这是一位高贵的朋友给我的忠告，他与我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就是我在我叔叔家认识的一位医生，他对于我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进行了很好的了解；他向我指明，如果我们脱离外界的事物在我们心中一味助长这些情感，那么这些情感会怎样地损伤我们啊，它们几乎能使我们空虚到精神崩溃，彻底毁掉我们生存的基础。他说：“活动，这是人类的第一要职，一个人应该把所有他需要用来休息的时间利用起来，以对外界的事物获得一个清晰的认识，这种认识可以再一次使他的活动变得轻松一些。

因为这位朋友了解我的习惯，我总把自己的躯体看成是外界的一样东西，而且他知道，我相当了解自己的体质，了解自己的疾病以及药物治疗的手段，通过自己本身连续不断地害病，并且通过服侍病人，我确实已经成了半个医生，所以他设法把我的注意力从对人体和食品的认识上引导到邻近的造物主的造物上，他引导着我到处走，就好像在天堂里漫游，只不过最后，如果允许我做进一步的比喻的话，他让我从远处预感到在清凉的黄昏，造物主正在花园里漫步。

我多么想看看自然界中的上帝啊，因为我如此确信我心里一直装着祂；由祂的双手创造出来的成果多么令我感兴趣呀，我又是多么感谢祂，因为祂曾想用祂口中的呼吸给予我生活！

我们重新又在盼望着我妹妹再生一个男孩，我的妹夫非常热切地期盼着这个小生命，遗憾的是他没有能够亲眼见到这个孩子的出世。这个正直能干的男人不幸坠马摔死了，我妹妹给这个世界又增添了一个漂亮的男孩子之后，也撒手随丈夫而去。我只能悲伤地看着他们遗留下来的四个孩子。这么多健康的亲人都在我这个病人之前一个一个地去世了，这难道不是让我从这些充满希望的花朵上看到某种衰落了吗？我对于这个世界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所以我知道，一个孩子，尤其是上层社会的孩子，是冒着何其多的危险成长起来的啊。而且我觉得，在当今这个世界上，似乎这些危险比我年青时那个时代更为增加了。我感到由于我身体虚弱，我能够为孩子作的事情很少，

或者根本不能为他们做什么事，正因为如此，叔叔所作出的决定更加受到我的欢迎，当然这是按照他的思想方法作出的决定，他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这些可爱的小家伙的教育上。毫无疑问，从各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他们理应得到的，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个个看来，虽然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全部都能成为温厚的明理之人。

自从我那位出色的医生提醒我注意以来，我便很喜欢研究孩子和其他亲属作为同一家族人的相似之处。我父亲生前曾非常精心地保存了他祖先的画像，另外他请过一些水平尚可以的画师，还为自己和他的几个孩子画了像，连我的母亲和我母亲的亲戚也没有被忘记。我们清楚地了解全体家庭成员的性格，因为家里人之间互相进行比较，所以我们现在又在这些孩子身上寻找出了许多外表和内在的相似之处。我妹妹的大儿子看来长得像他的祖父，我叔叔的收藏室里陈列着一幅他年轻时的画像，画得非常的好。这位祖父在世时，总以一位勇敢的军官的身份出现，这个男孩在这点上也像他的祖父，就爱玩枪，别的东西都没有这么喜爱。

他回回到我这里来看我时，总要摆弄枪玩。因为我父亲遗留下一个非常美观的储藏枪枝的柜子，这个小家伙绝对不会安静下来，直到我送给他两支手枪，一支猎枪，而且直到他弄清楚，怎样才能扳动德国枪的扳机为止。除此以外，他的一举一动以及整个气质一点也不粗鲁，更确切地说，他很温顺而且懂事。

我妹妹的大女儿更为我所偏爱，这很可能是因为她看上去长得像我，而且因为在所有四个孩子当中她最依附我，支持我。不过我可以肯定的说，在她成长的过程中，我越仔细地观察她，她就越使我感到惭愧，我不能不怀着钦佩，甚至几乎可以说，我不能不怀着尊敬的态度观察着这个孩子。能看到像她这样的姑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体态比别人高雅，性情也格外娴静，总在不停地干着同样的工作，但是又不仅仅局限于一种事物。在她的生活中，她没有片刻闲着的时候，不管什么事情，一经过她的双手，就变成有价值的行为了。只要她能随时随地为自己找到一件事干，不管什么事对她来说都无所谓，如果她没有找到任何可干的事情，她同样能平心静气地呆在那里，一点也不显烦躁。像她这样，干事情不是迫于职业的需要，这在我的一生中再也没有重新见过。从少年时代起，她对待受苦受难的人和需要帮助的人的态度是独一无二的。我愿意承认，我从来没有这种才能，出于乐善好施而去去做一件事；我对待穷人并不吝啬，是的，以我的情况来看，我施舍给穷人的东西常常甚至是太多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我只不过是为了自己赎罪，而且如果有人想赢得我的细心关照，那么他必须是天生的贫穷。而我的外甥女正好与我相反，这就是我所以十分赞赏她的原因。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把钱给过一个穷人，凡是她从我这里得到的用于施舍的东西，她总是首先把它们改成穷人最迫切需要的物品。看到她把我的一个个衣柜洗劫一空时的情景，我觉得她那种样子从来没有什么时候比这时更加可爱的了；她在翻箱倒柜时总能够找到一些我已经不穿的衣服，或者不再需要的物品，她把这些旧衣物一块拿去进行剪裁，缝制，使它们能够适合随便见到的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穿，这就是她心内所能感受到的最大的幸福。

她妹妹的思想作风已经表现出有所不同，她有许多方面是从她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已经看出她是个美人坯子，将来定能够长得窈窕秀丽妩媚动

人，而且看来这种期望不会落空。

她从小就已经在期望将来能长得窈窕秀丽、妩媚动人，而且看来她的期望一定能够实现。她非常注意修饰她的外表，并且从很早的时候就知道以一种能引起别人注意的方式穿着打扮。

我一直还记得这么一件事，当她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偶然在我这里找到了我母亲遗留给我的一串美丽的珍珠项链，我不得不给她戴上，她对着镜子照来照去，表现出何等的欣喜若狂啊！

每当我在观察他们表现出的这些种种不同的兴趣和爱好时，我都会惬意地想，在我死后怎样把我的财产分给他们，并且通过他们使这些财产重新充满了生气。我看到我父亲的猎枪已经又背到了我外甥的背上，他背着猎枪在田野里到处走着，有几只山鹑已经从他的猎囊中掉落下来；我看到我所有的服装全然合适地穿在参加复活节坚信礼的小姑娘身上，她们正从教堂里走出来；我看到一位端庄文静的平民出身的姑娘在她的结婚之日用我最好的衣料被打扮起来；因为装饰这样一些孩子和品行端正的贫穷的嫁女是我的大外甥女纳塔莉亚的一项特殊爱好，尽管正如我此外必须要说明的一样，她自己在任何情况下从不流露出任何形式的爱意，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她没有要依恋于一个看得见的人或者依恋于看不见的上帝的需要，而我在少年时代表现出的这种需要非常强烈。

当我现在接着想到，最小的外甥女刚好在同一天戴着我的珍珠项链和宝石等贵重饰物前往宫廷时，于是我心安地看到，我所有的财产以及我的躯体都得到了合适的安顿。

孩子们在成长起来，使我感到心满意足的是：他们个个都是健康、漂亮、正直的尤物。

叔叔不让孩子们与我接近，我耐着性子容忍下来，虽然他们就住在附近，或者就住在这座城市里，可是我却难得看见他们一回。

一个奇异的男人获得了对所有四个孩子的监护权，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一个法国传教士，但是没有人真正了解过他的来历。几个孩子在不同的地方接受教育，他们有时寄食在这里，有时又寄食在那里。

一开始我看不出这种教育有什么计划性，直到最后我的医生向我透露了真情：是那位法国传教士说服我叔叔这样做的，他让我叔叔确信，如果人们要想在教育人的问题上做出一些有价值的事情，那么就必须要看清楚，被教育者的兴趣和愿望往何处发展。然后，人们必须根据需要把被教育者放到合适的环境里，尽可能地满足他的愿望，发展他的兴趣，并且尽快地帮助他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旦他选择错了，也能使他及早地发现自己的错误；如果他的兴趣和愿望很适合于他个人的情况，他则可以更加竭力坚持自己的选择，并且更加勤奋地继续深造。我希望，但愿这一奇特的实验能够成功，尤其是对于这些资质优秀的孩子，大概是有可能成功的。

但是对于这些教育者的作法有一点我是不能够苟同的，那就是他们力图把一切可以引导孩子们与自身、以及与唯一忠诚的看不见的朋友——上帝进行交往的人和物都从孩子们身边清除掉。是的，我叔叔常常使我感到很恼火，因为他认为我会对这些孩子们造成危害。不过，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是宽容的！因为无论谁都可以保证说，他很愿意让每一个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和性格去发展，但是实际上却总是想方设法排斥那些思想见解不一样的人，不让他们参加活动。

我越是能够确信我的信仰具有现实性，把孩子们与我分隔开的这种作法就越加使我感到悲伤。既然在现实中可以证实信仰是起作用的，那么它为什么不应该起源于神，为什么不应该有一个真实存在的对象呢？如果我们也是通过现实才真正确认我们自己的存在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应该以同样的方式确信帮助我们作一切善举的上帝呢？

我几乎回忆不起一条清规戒律了，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东西是以法则的形式出现的，一切都源于一种本能的欲望，它引导着我，并且永远正确地引导我向前走，我无拘无束地按照我自己的意向办事，我行我素，正如我不太知道什么是悔恨一样，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受限制。感谢上帝，我认识这种幸福是谁恩赐给我的，我同时认识到，我只可以以谦卑的态度想到这些恩惠。我将永远不会陷入这种危险的境地，即由于我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而变得骄傲起来，因为我已经极为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没有一种更崇高的力量保佑着我们，谁知道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胸中会孕育和滋养出什么样的怪物呢？

## 逃往埃及

威廉坐在一块巨石的阴影里。这是一条陡峭山路的急转弯处，下面是万丈深渊，令人胆战心惊。太阳还很高，照耀着他脚下山谷里的松树枝头。他正在注视他的写字石板，这时，费利克斯弯弯曲曲地往上爬，手里拿着一块石头朝他走来。

“这块石头叫什么名字，爸爸？”男孩问。

“不知道。”威廉回答。

“这里边闪闪发光的，是不是金子？”孩子问。

“不是！”父亲说，“我记得，这儿的人叫猫金。”

“猫金！”孩子微笑着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大概因为它是假的，大家认为猫也是假的吧。”

“我倒要弄个水落石出。”儿子把那块石头塞到皮旅行装里，顺手掏出一样东西，问：“这是什么？”

“一种果实，”父亲答道，“从鳞片判断，它可能跟锥形的冷杉球果是同属。”

“这不像一个锥球的，明明是圆的嘛。”“我们去问一问猎人；他们认得所有的树木和果实，会种，会栽，会保护，使它们尽量长大成材。”猎人什么都知道；昨天，向导指给我看过一头鹿怎样横过这条路，把我喊回来，让我细看他所指的足迹；我从那上边跳过去，清楚地看见印在地上的几个蹄子印，看样子是一只大鹿。”“我听见你在追问那个向导。”“他知道的事儿真多，可他并不是猎人。我还是想当猎人，整天呆在森林里，听鸟叫，知道它们的名字，在哪里筑巢，怎样从巢里取蛋，也知道怎样喂养小鸟，什么时候捉老鸟，太美了，太有意思了。”

话音未落，就看见那条陡峭的路上出现一幅奇异的景象。两个英俊男孩，身穿花色上衣，更确切地说，是身穿敞怀的衬衫，一个一个跳下来，落在威廉面前，停留了片刻。威廉趁机在近处端详他们。大一点的孩子留一头

厚厚的金色鬃发，看见他时，第一眼就会注意他的这种头发，他那明亮的蓝眼睛吸引住人们的眼光，使人们为他那优美的形象而陶醉。另一个孩子像他的朋友，而不太像兄弟，披着一头棕色的直头发，搭在双肩上，两眼炯炯有神。

威廉没有时间仔细观察这两个在荒野里不期而遇的奇人，因为他听到一个男人严肃而亲切的声音从巨石转角处传来：“你们为什么站着不动？不要堵住我们的路！”

如果说孩子们刚才已使他惊讶不小，那么，威廉现在朝上看的时候，映入他眼帘的人则是使他大吃一惊。这是一个中等身材的精明年轻人，嘴唇微翘，皮肤黝黑，头发乌黑，正有力而小心地从悬崖中的小路走下来，身后牵着一头驴。先出现的是那头梳洗得整整齐齐的秀发，上面驮着的很美。一个妩媚可爱的女子坐在一个安置得舒舒服服的大鞍子上。她披一件蓝色外套，里边紧贴胸部抱着一个新生婴儿，不胜温存地看着他。向导也和两个孩子一样，见到威廉时也迟疑了片刻。驴子拖着步子慢慢地走，因为下坡路太陡，过往行人很难站稳脚；威廉惊奇地目送他们消失在眼前的悬崖后面。

自然地，那张罕见的脸也就消失了。他好奇地站起来，向谷底望去，看他们会不会返身回来。他正要下去与这些奇特的游人打招呼，费利克斯走上来说：“父亲，我跟这两个孩子到他们家去，行不行？他们要带我去，要你也一起去。这是那个男子对我说的。走吧！他们在下面等着呢。”

“我也很想跟他们谈谈。”威廉回答。

他在山路一个坡度较小的地方找到了他们，睁大眼睛望着那幅强烈吸引他注意力的奇异景象，饱尝眼福。这时，他才注意到了周围的奇境。那个健壮的年轻人肩上背着一把手斧和一个柔韧的长角尺，孩子们扛着大捆芦苇，像棕榈树一样。从这个侧面看，他们像天使；当他们再提上装食品的小篮子时，便和每天上下接送游人的挑夫一模一样了。当他仔细地打量那位母亲时，见她在那件蓝外套里面穿着一条色泽柔和的浅红色短裙。我们的朋友经常看见逃往埃及的画作，现在在这里肯定是真正亲眼地、惊奇地看到了。

大家互相问候，威廉由于惊讶不已和全神贯注，说不出话来。年轻人说：“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时间里已经交上了朋友。您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看看大人之间可不可以产生良好的关系？”

威廉略微思考了一下，回答说：“一看到您的小家庭，我就产生了信任和羡慕，我毫无保留地承认，也产生了好奇心和强烈的愿望，想进一步了解你们。初次见面我心里就提出了问题：你们是真正的游人，还是使游人高兴或使这座荒山充满生机的山神？”

“那您就一起到我们家去看看吧，”年轻人说，“一起走吧！”孩子们喊着，早已把费利克斯拉走了。“一起走吧！”夫人说着，把可爱的友好的目光从婴儿身上转到了陌生人身上。

威廉不假思索地说：“很抱歉，我不能马上跟你们走，至少还得在上面的边境旅馆住一夜。我的背包、证件，都在上面，没有包好，还乱糟糟的。为了表示诚意，不辜负你们的盛情邀请，我把我的费利克斯交给你们作抵押，明天我就到你们家去。离这儿有多远？”

“太阳落山前，我们可以到家。”木匠说，“从边境旅馆出发，您只要一个半小时。您的男孩今夜为我们家添了增口。”

男子和牲口都动身了。威廉满意地看着他的费利克斯走在这么一个好

集体之中，把他与那两个可爱的小天使作了比较，他与他们有明显的区别。从年龄看，他并不高，但是壮实，熊腰虎背，是一个天生的主仆混合体。他已经把一个棕榈枝和一个小篮子抢在手里，好像还在谈论这两件东西。当这一行人就要绕过岩石消失时，威廉突然想起什么，追着喊：

“我怎么打听你们？”

“只要问圣约瑟就行了！”这句话是从深谷中传来的，这时一切都消失在蓝色的影屏后面。虔诚的混声合唱在远处回响，威廉自信能分辨出他的费利克斯的声音。

他往山上走，太阳已经下山。他多次失掉的星空又照耀着他！当他继续向上攀登，到达边境旅馆时，仍然是白天，他再一次高兴地观赏了山区的伟大气派，然后回到房间。一进门，他就拿起笔，在书写中度过了一部分夜晚的时光。

## 圣约瑟二世

漫游者跟着向导步行，翻山越岭，已经过了坡度平缓的中部山脉，迅速地穿过一片茂密的森林和一片绿茵茵的草地，一直向前，终于到达一个山坡，眼前是一片由丘陵环绕的盆地，土地耕种得很精细。一座一半成为废墟，一半保存完好的修道院立即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就是圣约瑟，”向导说，“可惜了这样一座美丽的教堂！你看，尽管建筑物倒塌几百年了，从灌木和树林中看去，圆柱和方墩都完整无损。”

“不过，这些修道院建筑物，”威廉回答说，“我看，还保存完好。”“是的，”向导说，“这里住着一位执事，负责照管和收取周围一大片地区交纳的地租和什一税。”

他们边说边跨进敞开的大门，进入宽阔的庭院，院子四周都是保存完好的庄严的建筑物，表明这是一个修心养性的场所。他一眼就看到他的费利克斯与昨天见到的两个天使正在一个箩筐周围忙碌，筐是一位健壮妇女扛过去的。他们正在做樱桃生意，不过，实际上是费利克斯在讨价还价，他身上总有一点钱。现在，他喧宾夺主，把大量水果送给他的伙伴。父亲也觉得心旷神怡，没想到在这片荒凉的苔藓地中心，会看到色彩斑斓的水果，真是美不胜收。女商贩说，她是从远处的一个大果园把这些水果挑过来的，为的是卖个好价钱，在顾客看来，价格是高了一点。孩子们说，他们的父亲很快会回来，他可以到客厅里休息一下。

当孩子们把他引进一个他们称为客厅的房间时，威廉却吃了一惊。一出院子就进了一扇大门，我们的漫游者已置身于一间非常干净、保存非常好的小礼拜堂，但他清楚地看到，里面完全是按家庭日常需要陈设的。室内一侧放着一张桌子、一个小沙发、几把椅子和板凳，另一侧是刻有精细花纹的条桌，上面摆着彩色陶器、大腹杯和玻璃器皿。还有几个箱子和柜子。一切这样井井有条，看来在这里长住和作短暂停留的客人不少。光线从高大的窗户一侧射进来。但最吸引漫游者注意力的还是墙壁上的彩色画像。这些画像都在窗户底下，高度适中，像壁毯一样，挂满了三面墙壁，一直挂到紧靠地

面的另一面墙的护板上。这些画描述的是圣约瑟的历史，一幅画画着他在干木匠活，另一幅画着他和玛利亚相遇，两人之间的地下长出一朵百合花，几位天使围着他们飘荡，偷听他们的窃窃私语。一幅画的是他结婚，接着是英国式祝福，一幅画的是他停止刚刚开始的工作，闷闷不乐地坐着，把斧头搁在一边，思索着如何离开妻子。但最初天使是出现在他的梦中，他的处境在发生变化。他虔诚地望着在伯利恒马棚里诞生的婴儿，祈祷着。紧接着是一幅无比美丽的画，可以看到一些盖房子的木料，人们正要把这些木料组合起来，有几根木料偶尔地组成了一个十字架。孩子在十字架上睡着了，母亲坐在旁边，用内心的爱观察着他，养父为了不干扰孩子的睡眠，停止了工作。

接下来画的是逃往埃及。这幅画引起正在观赏的漫游者微微一笑，他在这里的墙上看到了昨天活生生画面的重现。

他没有观察多久，房东就进来了。他一眼就认出这就是圣商队的领袖。他们相互极其亲热地问候，接着进行交谈。但是威廉的注意力仍然停留在画上。房东看到客人感兴趣，微笑着说：“确实如此，您对这座建筑物与您昨天认识的人的一致感到惊奇。但它或许比人们设想的还要奇特：这座建筑物本来是造就居住者的。如果无生命的东西是有生命的，那么它也就造就了有生命的东西。”

“那当然！”威廉答道，“我感到惊奇的是，这种精神在数百年前就对这个荒凉的山区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吸引这么伟大的人力来搞建筑，垦荒地，订法律，在全地区开展内容丰富的教育。即使这里成了废墟，它也还给生物以生命力。我们不泛泛地谈了，请您介绍一下您的经历，使我知道，在枯燥无味和简单朴素的情况下，过去是怎样在您身上再现的，消逝的东西是怎么返回的。”

威廉正要聆听房主张嘴说出有教育意义的话，院内传来了一个友好的声音，呼唤“约瑟”。主人停止了说话，向门口走去。

“原来他也叫约瑟！”威廉自言自语地说，“真是无独有偶，如果他不是活约瑟，也不至于这么巧。”他说这话时朝门口望，看见昨天的圣母正在与男人说话。他们好不容易才分开，女的向对面的住房走去。“玛利亚！”他从后面叫她，“只再说一句话。”“原来她也叫玛利亚！不缺什么人了，我觉得回退了1800年。”他想起自己所置身的这个封闭的山谷、废墟和寂静，一种奇特的古代情调油然而生。这时，房主和孩子们都进来了。孩子们邀请威廉去散步，主人还想做些事情。他们穿过由大量圆柱支撑的教堂废墟，看来高大的山墙和房屋的内墙都经受住了风雨的腐蚀，仍然坚固，宽阔的围墙后面的大树是从古时候起扎下根的，花草和苔藓勇敢地组合成许多空中花园。柔和的草径通向活跃的小溪，漫游者站在几个高地上，可以更有兴致地鸟瞰建筑物及其周围风光，这位漫游者对当地居民越来越注意，他们与环境的和谐程度引起他极其浓厚的兴趣。

回来时，他们看到肃穆的客厅中一张桌子已经铺好桌布。旁边放着一把靠椅，上面坐着主妇。她身边放着一个高篮子，里面有一个小孩。主人坐在她的左边，威廉坐在她的右边。

三个孩子占住桌子下边的位置。一个老女仆端出做得很美的饭菜，餐具和茶具都是古香古色的。孩子总是引起话题，威廉因此无法仔细地观察神圣女主人的形象和举止。

饭后，大家分散活动，主人领着客人到废墟的阴凉处，从一块高地上

一览山谷里的宜人景色。低地区的山岗与肥沃的阳坡和树木繁茂的阴坡连成一片，层次分明。“满足您的好奇心，”主人说，“是容易的。只要是认真的，我能感觉到您真正认为奇特的东西。这个圣地您还只看到一个零头，它是供奉神圣家族的，自古以来就以人们对神奇的朝拜而著名。教堂是供奉母子的，已经倒塌几百年了。小礼拜堂是为祭祀养父建造的，一直保存完好。修道院的部分还可以使用的建筑物也是如此。长期以来，收入一直来自一位世俗王侯，他派了一个执事住在上面，此人就是我，前执事的儿子。我接管了父亲的职务。

“这里上面的每个教堂早就不供奉圣约瑟了，但他对我家来说仍然是慈祥的，所以有人从心底里感到对他特别好，就不足为怪了。洗礼时，给我取的名字是约瑟，可以说，这决定了我的生活方式。当我长大成人，跟随父亲管理收支时，我同样是乐意的。其实我更愿意靠近母亲，她一直尽力施舍，在整个山区以善良和慈祥闻名，深受爱戴。她一会儿派我到这里，一会儿派我到那里，一会儿送这，一会儿订那，一会儿供应物品，我觉得这类虔诚的事情很容易做。

“山区的生活与平原的生活相比，更富有人情味。居民互相接近，如果愿意，也可以疏远。要求不高，但迫切。人们更加依靠自己，靠自己的双手双脚。工人、向导、挑夫由一个人兼任，每个人都与他人接近，经常见面，共同奋斗。

“我还年幼，肩不能挑重担，总盼望有一头小驴，赶着它走陡峭的羊肠小道。在山区，驴不像在平原那样不受重视。在平原，用马拉犁的农民觉得比用牛翻地的农民高一头。

有了驴，我只要跟着它走就行了，比起我以前在小礼拜堂看到的还要省事，他会荣幸赶去驼神和他的母亲。这个小教堂以前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时，大家把它当仓库，甚至当马厩。随便把劈柴、木头、工具、圆桶和楼梯塞在里面。幸亏画像高，护板比较结实。我孩提时就特别喜欢在这样的小丛林般的杂物上爬来爬去，观赏画像，但没有人给我讲解过像的内容。我只知道，我的教父是圣徒，画上描述的是他的生活。我很爱他，他好像是我的亲叔父。我长大以后，人们提出一个特殊条件，想得到收入可观的执事职务，就必须学会一门手艺。我父母希望我继承父亲的职位，得到牧师这个肥缺。于是，我只好学手艺，当然是学实用于山区的手艺。

“我父亲是个箍桶匠，这方面的活都拿得起，这对他自己和别人都有好处。但是我不能下决心当他的继承人。我无法克制当木匠的兴趣，木匠用的工具，我从小就在壁画的圣徒身边仔细欣赏过。我说了我的愿望后，父母一点也不反对，反而认为建筑是离不开木工的，因此需要细木工这个行业，需要技能。在林区，对木工手艺和雕刻艺术的需求更为明显。使我的志向更加坚定的还是那幅画，可惜它现在几乎完全模糊了。只要您知道那张画画的是什么，我再把您领到它前面，您就会认出来。圣约瑟的使命，是设法让赫罗德坐在犹太国王的宝座上。人们让他造一个高贵的宝座，放在柱子之间。约瑟细心地量了高度和宽度，造了一个高贵的宝座。但是，当他把这个华丽的宝座搬来时，不由得吃了一惊，狼狈不堪，因为它太高了，也不够宽。大家知道，跟国王赫罗德是开不得玩笑的。好心的木工师傅也一筹莫展，耶稣幼年常常陪他到处游历，为了玩耍，替他拿工具，同时也觉察到他的灾难，想马上用话语给他启示，从行动上给他帮助。这个神童要求养父紧紧抓住王座

的一边，自己扶着这个精致的艺术品的另一边，然后两人一齐往外拉。它好像是皮子做的，没费多大力气就顺利地拉宽了。王座降低了高度，放在原处很合适。木匠师傅心中的石头落了地，感到最大的安慰。国王也非常满意。

“我小时候就仔细看过那个王座，一会儿您就可以在边缘看到那时在雕刻上所下的功夫。这样的雕刻，对画家来说当然是容易的，但木工做起来难得多。

“但这并没有使我心里产生任何畏惧，我反而觉得献身这个行业是非常光荣的，所以我迫不及待地当了木匠。我学这个行当很容易，因为我有一个邻居是木工师傅，他在这一带做活，而且能够领帮工，带徒弟。因此，我就留在父母身边，生活基本如旧，把节假日和业余时间全花费在行善的路上，这都是母亲叫我做的。”

## 天涯痴女

雷万先生是一个无官职的豪绅，拥有本省最肥沃的田地。他与儿子、妹妹住在一座只有大公才有资格住的城堡里。他有公园、水域、农田和作坊，他的家产养活着周围 6 英里范围内的半数居民；他有很高威望，爱做好事。如果把这些都算上，他实际上是一个大公。

几年前，他沿着他家公园围墙旁边的大路散步，想在供人们游乐的树林里休息一下。这是游人喜欢落脚的地方。高大的树木耸立在茂密的小树丛之上，给人们挡风遮阳，清澈的泉水渗入树根、石块和草地。散步者往往带着书本和猎枪，但读书时常常受鸟雀啼鸣和行人脚步声干扰，精力不能集中。

那是一个美好的清晨，一个年轻可爱的女子朝他这个方向走来。她离开大路，好像是要找一个清爽处休息一下，歇歇气。他正好在那个地方，抬头看，见一个女子在眼前，不由得为之一怔，书本从手中落到地上。流浪女眼睛极美，美到世界上找不出第二双。由于走路的缘故，她脸上透出红润，身材、步履和举止也都极为优美。他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朝大路望去，想看看她的随从，因为随从一般是跟在后面的。那女子又一次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恭敬地向他鞠了一躬，他也恭敬地回了一礼。漂亮的旅游者坐到泉边，没说话，只叹了口气。

“同情心的作用是神奇的！”雷万讲到这次奇遇时提高声音说，“我也没有说话，也以叹息声作答。我站在那里，不知道要说什么，做什么。她完美无缺，我的眼睛不够使了，她舒展双腿躺在地上，用一只胳膊支撑着身体，简直是绝代佳人！她的鞋引起了我的注意，鞋子上尽是尘土，说明她走过长路，但她的丝袜非常光洁，好像刚从抛光筒上取下来一样。她那撩起的裙子上没有皱褶，头发看来是早上刚刚卷好的，身上穿的是细麻布衬衫，上面绣着美丽的花边；从衣着看，似乎是准备去参加舞会的。她身上没有一处流浪女的特征，但她确实确实是一个流浪女，而且是一个令人痛惜、尊敬的流浪女。

“她望了我几眼，我趁机问她旅途是不是孤身一人。‘是的，先生，’她说，‘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孤独的。’‘怎么？小姐，您难道没有父母，也没

有亲戚？’‘先生，我刚才可没有这么说呀，我父母双全；亲戚也不少，可是没有朋友。’‘这不是您的过错，’我接着说，‘您长得好，心当然也好，可能您的心灵付出过许多代价。’

‘她可能觉得我刚才的恭维话里有责备的意思，不过我看出她很有教养。她的眼睛像蔚蓝的天空，晶莹透亮，闪闪发光；那种蓝色是最完美、最纯洁的蓝色。她看着我，用庄重的语调说，像我这样一位高贵的先生，对路上偶遇的单身年轻姑娘发生怀疑，是不能怪罪的，因为这种情况她经常遇到。她虽然是一个陌生人，虽然任何人都无权盘问她，她还是请求人家相信她出门远行的意图是光明磊落的，有一些谁也讲不清的原因逼她把她的痛苦带到各地。她认为，通常担心女子可能遇到的危险不过是一种想象，即使落在草寇手里，女子的贞洁也只有在她心软和放弃原则时才会遭到蹂躏。

‘此外，她还说到，她只在她确信安全的时间里和道路上行走，也不跟任何人说话。只是到了合适的地点，她能靠自己的一技之长挣钱时，才住下来。说到这里，她放低了声音，垂下了眼帘，我看见几滴眼泪从她脸上流下来。

‘我连忙说，我没有怀疑她的好出身，更没有怀疑她的受人尊重的行为。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她这样高贵的人，为环境所迫，也不得不伺候人，而她本应是让人伺候的。我虽然好奇，但并不愿意继续规劝她，只希望通过进一步了解，确信她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保护她的名声和贞操。这些话似乎又伤害了她，因为她回答说，她隐瞒姓名和国籍，正是为了保持名声，但名声通常是人们的猜想，并不一定反映实际情况。在谈到她为别人服务的情况时，她列举了最近几家作为例子。她不隐瞒在哪些地方做过事，但从来没有让别人问过她的国籍和家庭情况。在这一点上，人们是应该相信她的，上天和她的话都是完全可以相信的，她的全部生活是洁白无瑕，无可指责的。’

这样的表白没有使人怀疑这位美丽女探险家神经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雷万先生对这种走江湖的决心不很理解，所以猜想，可能有人想把她嫁给她不中意的人。后来他想，是不是因为爱情已经毫无希望。怪就怪在，要是她真的爱上了一个人，而另一个人又爱上了她，那么这个人应该在热恋中，并会替她担心的。看来，她还会想流浪下去。他无法让自己的目光离开她那美丽的面孔，半明半暗的绿色光线把这面孔照得更加美丽。可能真正有山林水泽女妖，因为在这片草地上，从来没有见过比她更美的女人伸展四肢躺着；这次多少有点浪漫色彩的相逢，散发出一种他无力抵御的诱惑力。

没有作更深入的观察，雷万先生便劝说这个素不相识的美丽女子跟他到他的城堡去。她没有表示为难，就跟着他走，表现出见过大世面的风度。给她送来冷饮，她拿起就喝，没有虚假的客套，而且非常有礼貌地说声谢谢。吃午饭之前，让她参观了各个房间。她只注意那些值得称赞的东西，如家具、绘画等，也谈对房间的巧妙布置感兴趣。她发现一个书房，一看就知道哪些是好书，并很谦虚又很有见解地说几句对这些书的看法，不是夸夸其谈，也没有因为说不出而尴尬。用餐时，举止也是高雅而自然的，谈话的语调非常动听。她的一切都表现为知书达理，性格像她的人一样可爱。

饭后，她故意做了一个小动作，显得更可爱了：她转过脸朝雷万小姐抿嘴微笑，说她习惯于午饭后干点事来酬谢主人的招待。她没有钱，所以常常要求女主人让她做点针线活。

“请允许我用您的绣花架绣朵花吧，”她补充说，“这样，您以后见到它就会想起这个素不相识的可怜女子。”雷万小姐回答，很抱歉，她没有撑绣花布的绷子，没法一饱她那一手好刺绣手艺的眼福。这时，流浪女把目光转向钢琴。“那么，我倒想，”她说，“像过去的流浪歌手一样，用‘没有重量的钱币’酬谢主人的盛情。”她弹奏了两三小节序曲，试了试钢琴，短短的弹奏就使人感到这是两只多么熟练的手。谁也不再怀疑她出身高贵，具有上流社会一切必不可少的才能。起初，演奏是高昂的，明快的，很快转向严肃，逐渐过渡到深沉悲伤，这已经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到。她含着眼泪，脸变了色，手停了下来。突然，她以世上最动听的声音活泼欢快地唱起了幽默歌曲，使在场的人无不拍案叫绝。后来我们确有理由认为，这个幽默的浪漫曲的内容跟她的性格很相符，所以我在这里引用它，引用得不好，请原谅。

穿大衣的朋友，为何匆忙？  
他应知道东方还没有发亮！  
寒风凛烈他能否保重自己，  
朝拜的旅途上会不会受凉？  
是谁拿走了他的那条头巾？  
难道他自己愿意赤足步行？  
他怎能穿过这密集的树木，  
爬上那座积雪的荒山野岭？  
这件大衣是件暖身衣，  
给他带来过无穷乐趣，  
如果他现在把它脱下，  
他定会感到羞耻无比。  
因为坏人曾把他欺骗，  
解开绳索还拿走行李；  
可怜朋友被脱得精光，  
像亚当一样赤身露体。  
他为何要走那么长的路程，  
一定要登上那危险的山顶？  
磨坊里的生活是多么美好，  
与极乐世界又有什么不同！  
他难以讲述那闹剧的内容，  
只说是拼老命冲出了大门，  
宽广的原野响起悲歌一曲，  
痛苦的旋律在低沉地哀鸣：  
“望着她那火样的眼睛，  
没有一个字写着变心！  
她似乎要与我共享欢乐，  
一心想着那秘密的行动！  
躺在她怀里我怎能做梦，  
她的心里藏着多少杂音？  
她抓住爱神飞快的脚步，  
不让敲响那不利的时钟。  
“为了爱情我们寻找甜蜜，

在甜蜜中时间全被忘记。  
黑夜过去迎来的是黎明，  
母亲的呼唤把我们叫起！  
十几个亲戚在门前拥挤，  
那真正的人流凶狠无比！  
兄弟们后面是姑姑姨妈，  
叔叔的旁边还站着兄弟！  
“有的愤怒，有的啼哭！  
“每个人都像一个动物。  
要求归还贞洁与声名，  
我大声吼叫进行驳斥。  
“你们不能执迷不悟，  
年轻后生纯属无辜，  
这种宝贝不可多得，  
任何手段都非错误。  
““爱神看着这美好游戏  
及时行乐是天经地义。  
他怎能容忍那朵鲜花  
在磨坊虚度一十六年！’  
他们夺去裤带和内衣，  
那件外套也不想放弃。  
骂我是个该死的流氓，  
我想钻地却无缝可觅！  
“我一跃而起拼命外逃，  
再厚的人群阻挡不了，  
再看一眼那邪恶姑娘，  
见她的美丽仍然完好。  
我的愤怒把他们吓倒；  
骂人脏语却听了不少，  
刹时我有如电闪雷鸣，  
终于从地狱逃之夭夭。  
“应该躲避你们农村姑娘，  
也不要奢望城市女郎！  
你们要让有身分的女人  
高兴地把仆人衣服脱光！  
你们久经训练灵敏刚强，  
温柔的责任全不放心上，  
三天两日变换一次爱人，  
可不要让他们伤心断肠。”  
寒冬腊月他把歌儿唱，  
大地太荒凉寸草不长。  
不要说内心多么悲痛，  
自种苦果应归自己尝。  
每个人白天都是这样，

对高贵情人不惜撒谎，  
到夜间胆子大得惊人，  
爬进爱神的伪善磨坊。

令人担心的是，她唱歌时很难控制自己，这个意外事故也许说明她并不一直是健全的。

“但是，”雷万对我说，“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我们忘了进行任何观察，这本来是可以做到的。她演唱时的那种妙不可言的优美姿态把我们完全迷住了。她弹奏的曲调明快，清新。她的手指绝对服从她的意志，她的声音确实悦耳。演唱一停，她又像以前一样神情安详，我们都觉得她原来是帮助我们饭后消化的。

“听了一会儿，她便请求登程。我妹妹看了看我的眼色说，如果她没有什么急事，对妹妹的接待还满意的话，她可以在我们家里多住几天，我们将会高兴得像过节一样。我想，只要她同意留下来，就给她点事干。但第一天和第二天我们只领她在城堡里游览。她总是很随和，懂事，优雅。她文思敏捷，性情温和，记性好，常常吸引我们所有人的注意力，令人赞叹不已。她熟悉上流社会的规矩，懂得怎样对待我们家里的每个人，也懂得怎样对待我们家的几个朋友，我们简直不知道如何把这样良好的教养和奇特的遭遇联系起来。

“我再也不敢提议让她在我家做事了。我妹妹对她颇有好感，也认为珍惜这个陌生女人的感情，是一种义务。她们俩一起管理家务，小男仆常常无事可做，只好被派去做超出仆人权利的财务和管理工作。

“在很短的时间内，她就建立了一种秩序，直到今天我们城堡还没有放弃这种秩序。她是一个精明的女管家。因为一开头她就跟我们一起用餐，所以她坐在我们身边吃饭时总是无拘无束，决不故作谦让。但是，不做完家务，她决不打牌，决不弹钢琴。

“当然，不瞒您说，这个女子的命运开始深深地打动我的心。我为我父母惋惜，没有生出这样一个女儿。这样谦虚的美德，这样高尚的情操，竟被埋没，我为之叹息。她跟我们生活了好几个月。我希望，我们一旦取得她的信任，她就会吐露心中的秘密。如有不幸，我们可以帮助她；如有错误，我们也可以从中调解和提出证明，使她往日的过失得到宽恕。但我们的友好保证和请求都没有奏效。她发现我们有意从她口中探听她的秘密，就拿出一些道德箴言，为自己辩护，但无教训人的意思。例如，我们要是谈起她的不幸，她就说：‘不幸是对善与恶的判决，是一种烈性药物，能把养料和毒素一起清除。’

“我们要是试图找到她从父亲家里逃出来的原因，她就微微一笑：‘小鹿离开母鹿，并非过错。’我们要是问，是不是有很多人追求她，就听到这样的回答：‘有些出身好的姑娘多次被人追求，又多次拒绝，那是命中注定。由于被人伤害而哭泣，只会受到更多的伤害。’问她是怎样横下一条心，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大批野蛮人威胁之下，或者说至少是使自己的生命靠别人的慈悲怜悯来维持。她又大笑说：‘吃饭时，穷人向富人致意，并不是没有头脑。’有一次谈话时开起玩笑来了，我们跟她谈到情人，问她是不是了解她在恋爱时遇到的是一个薄情郎。这时我才明白这种话多么刺痛她的心。她对我眨了眨眼睛，眼光非常严峻，我连看都不敢看了。从此后，凡是谈起爱情，我们都看到，她那可爱的性格和她的乐观精神会蒙上一层阴影。她当即陷入

沉思，我们都认为这是一种空洞的遐想，不过这里也许有真正的痛苦。但总的来说，她仍然很高兴，只是不特别快活；仍然很高雅，只是不庄重，也不够坦率，沉着而不怯懦；与其说是温柔，不如说善于忍耐，听见亲热话和恭维话时总是感激多于钟情。她过去肯定是一个有教养的大家闺秀，但看上去年龄不会超过 21 岁。

“这个征服了我的心、不可捉摸的年轻女子，就这样在我们家里愉快地度过了两年。直到出了一件荒唐事，才了结这段生活。她的品德一直是出众和令人钦佩的。我的儿子，因为比我年轻，还觉得无所谓；我却很担心我太软弱，会经不起因永远失去她而受到的打击。

“现在我想讲一讲一个聪明女子干的蠢事，以便说明，蠢事往往也合情理，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诚然，不能不看到这位高贵的流浪女的性格与她所施展的可笑伎俩之间的奇特矛盾。我们已经看到，她的流浪生活与她唱的那支歌多么尖锐地对立。”

显而易见，雷万爱上了这位陌生女子。当然，他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面容上，虽然他这个 50 岁的男子看上去像 30 岁人那样容光焕发和勇敢坚强。他指望能博得她欢心的，可能是他的与青年人一样的健康体魄、善良、乐观、温柔和豁达，也许是他的财富。他的感情特别细腻，但也感到无价的东西是买不到手的。

雷万的儿子的情况有所不同，他可爱、温柔、热情，不像父亲那样瞻前顾后，于是便昏昏然冲进了危险的漩涡。起初，他小心翼翼，试探性地征服陌生女子。父亲和姑妈的称赞和友情，使他发现她极为尊贵。他坦率地追求这个可爱的女子，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与她的行为举止和美貌比较起来，她的威严更能激起他的热情；他大胆地倾诉，追求，许诺。

尽管不是出于本意，父亲在情场上却保持着长辈的尊严。他很了解自己。当他发现他的竞争对手时，便不再希望战胜对手了，因为他不想违背男子汉做人的本分。尽管如此，他还是继续追求她。但是他并不明白，女子受到良知，甚至受到财产的诱惑时，都是会打算盘的。一旦爱情有了魔力，而且伴随着青春年少，前一种诱惑力就不起作用了。何况，雷万还犯了别的错误，他事后想起来就后悔。在一次极为亲密友好的谈话中，他讲到要跟她保持一种永久、秘密的、合法的关系。他有时也说些抱怨的话，甚至说出“忘恩负义”之类的字眼来。其实，他并不了解他爱上的这个女子，有一天他竟对她说什么有很多善人得到的是怨恨。陌生女子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很多善人想从那些受他们庇护的人那里得到不应得的权利。”

美丽的陌生女子在情场上陷入两面受敌的境地，他们的动机不得而知。看来，她是想在这种暧昧的处境中寻找一条巧妙的出路，使自己和别人都从这种荒唐的争斗中解脱出来。儿子是初生牛犊，继续大胆地穷追不舍，仍然威胁说，要把生命献给这个无动于衷的女子。父亲虽然不像儿子那样冒失，也心急如焚。两个人的感情都是诚挚的。在这种情况下，那可爱的人儿要完全保住她应有的地位，是很容易的，因为两位雷万都发誓要娶她为妻。

但愿女人们从这个姑娘身上得到教训，不论是由于虚荣心，还是真正由于精神错乱而失去理智，正直的人都不会加重难以治愈的心灵创伤。流浪女觉得自己到了悬崖边缘，很难保护自己的安全。她受到两个情人的压力，两人都能用纯洁的心来证明自己爱情的坚贞不渝，因为他们的意图是通过结婚仪式来掩饰自己的鲁莽行为。事情就是这样，她完全明白。

她本来可以请求雷万小姐保护，但她没有这样做，毫无疑问，这是出于对她的恩人的爱惜和尊重。她依旧泰然自若，想出了一个办法：首先使人怀疑她的品行，从而使每个人都保住自己的美德，忠诚使她迷惘，但这种忠诚是她的情人根本不配得到的。如果他感到她做出了重大牺牲，还是让他不知道这一切为好。

一天，雷万非常清楚地回答了她所表示的友谊和感激之情，她眼里突然闪出一种纯洁无邪的目光。雷万立刻注意到她的表情，“先生，您的好意，”她说，“使我心里害怕。请您让我坦率地说出其中的原因吧。我觉得我应该感谢您。不过……”“残酷的姑娘！”雷万说，“您的意思我懂。是我的儿子使您动心了！”“啊！先生！没有的事。我都给闹糊涂了，我也说不清。”“怎么？小姐！难道您……”“我想，这件事情嘛……”她说着，深深地鞠了个躬，落了一滴泪。女人在耍滑头或为自己的过错辩解时，从来不缺少眼泪。

不管雷万怎样深地陷入爱情狂涛中，他仍不能不对想做母亲的那些女人的这种纯真坦白的态度表示惊叹，他发现她鞠躬非常得体。“但是，小姐，我一点也不懂……”“我也不懂，”她说，眼泪不断线地流出来。直到雷万不耐烦地沉吟了片刻，又安详地说话时，她才止住眼泪。他说：“现在的全明白了！我看到了我的奢望是多么可笑。我不怪您。是我给您造成了痛苦，为了惩罚，我只能这样做：我答应从我的遗产中分给您一份，您需要多少就取多少，我们倒要看一看是不是他比我更爱您。”“啊！先生，请您饶恕我的罪过吧！您千万别跟他讲这个！”

要求他不说，这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要求他去说。提出这个要求以后，陌生的美人就等待自己的情人愤怒地来到她面前。他果然很快来了，从他的眼光中看出，他马上就要发表激烈的讲话。但他竟结结巴巴，只说：“怎么？小姐，这可能吗？”“出了什么事，先生？”她微笑着说，在这个场合下，微笑把人带到绝望的境地。“怎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小姐，您走吧，您真可爱！但是，合法子女的继承权无论如何是不容剥夺的。凭这一点就足以对您进行起诉了。是的，小姐，我看透了您和我父亲的阴谋。您说要偷偷给我生个儿子，但我敢说，那只是我的兄弟！”

美丽的痴女仍旧快乐而安详地回答他说：“您瞎说，我既不给您生儿子，也不会给您生兄弟。男孩太讨厌！我不想要男孩。我要一个可怜的女孩，带她走得远远的，远离人群，远离恶人、傻瓜和不忠实的人。”

接着，她把心里的气全部发泄出来，说：“别了！别了，亲爱的雷万！您天生心地纯洁，请您牢牢记住堂堂正正做人的准则。即使有牢靠的财富，这些准则也不碍事。对穷人您要慈善。谁鄙视受苦受难的无辜者的要求，谁自己迟早会向人乞求而无人理睬。谁昧着良心，轻蔑一个孤苦伶仃的弱女子的良心，谁就会成为没有良心女子的牺牲品。对一个纯洁的姑娘，谁想得到她，而又不了解她应有的感情，谁就得不到她。谁要违背一切理解，违背家庭的意志和打算，单凭个人热情打各种小算盘，谁的热情就不能得到任何结果，也不会得到家庭的尊重。我相信，您是真心实意爱过我；亲爱的雷万先生，猫还知道舔的是谁的胡须呢！如果您命中注定要做一个值得您爱的女子的情人，您就要记住那个不忠诚的人的磨坊。

您就以我为例，学一学应该怎样信赖您情人的坚贞不渝和守口如瓶吧。我是不是不忠诚，您是知道的，您父亲也一清二楚。我就是要在世上漂泊，去经历千难万险。毫无疑问，在这座房子里，大多数人对我有威胁。因为您

年轻，我才私下跟您讲：男人也好，女人也好，他们的不忠诚，都是有意的。这话我也对我那个磨坊里的朋友说过，说不定我还会与他见面呢！

如果他心地纯洁，他会对自己失去的东西感到悔恨。”

年轻的雷万还在洗耳恭听，她已经把话说完。他像遭到雷击似的霍地站起，最后，眼泪使他睁开了眼睛，他不安地跑去找姑妈和父亲，对他们说：“小姐走了，小姐是个天使，确切地说，她是个魔女，她在世上游荡，到处折磨人的心灵。”但这流浪女却十分谨慎地防备再被人找到。父子和解后，谁也不再怀疑她的无辜、才干和疯癫。此后，不管雷万费多少心血，一直得不到关于那个天使般匆匆而来的、非常可爱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美人的最简单的解释。

## 褐姑娘

威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列纳多面带微笑地说：“您给我介绍了这么多情况，我不胜感激。不过我还要提一个问题，我的姑妈最后没有让您向我转告一个看来不很重要的情况吗？”威廉想了想，说：“有的，我想起来了。她提到过一个叫瓦勒丽妮的女子。她让我告诉您，这个女子嫁了一个好丈夫，现在生活得很不错。”

“您使我心中的石头落了地。”列纳多接口说：“我现在要回家了，回忆起这个姑娘时，就不致触景生情而感到内疚了。”

“也许我不该问，您与她是什么关系，”威廉说，“只要您能用某种方式关心这个姑娘的命运，就不必于心不安了。”

“这是世界上最微妙的关系，”列纳多说，“它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爱情关系。我完全信赖您，可以讲给您听，其实这并不是故事。如果我对您说，我迟迟不归，害怕回到我的庄园，刚才所说的奇怪做法，对了解家里情况的询问，所有这一切全是为了顺便弄清这个孩子的处境，您会怎么想呢？”

“请您相信我，”他继续说，“我知道得很清楚，有些熟人，很长时间没有看见，再看见他们时发现他们没有什么变化，我估计我家里的人也差不多是这样，很快就会和过去一样，相处得很好。我唯一挂念的是那个孩子，她的情况肯定发生了变化，上帝保佑，但愿变得更好了。”

“您这么一说，倒引起我的好奇，”威廉说，“您是要我等着听一个不寻常的故事。”

“至少对我说来，这是不寻常的。”列纳多答道，接着便讲起自己的故事来：

“在我的青年时代，按传统周游全欧洲的文明国家，是我的不可动摇的决心，我很小就有这种决心，只可惜这个打算一拖再拖，总没有实现。久而久之，我只对近处的景色感兴趣，远处的读得越多，听得越多，对我的吸引力就越小。最后，由于叔父的鼓励和见过世面的朋友们的催促，我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就下了决心远游，而且比我们预料的快。

“我的叔叔本来就一定要促成这次旅行，也提不出反对意见。您是了解他和他的个性的，他总是单打一，手上的一件事不完成，其余一切都谈不上。

尽管这样，他还是做了很多事，而且似乎超过了他个人的力量。这次旅行在他看来也是相当突然的，但他马上想通了。

他把计划修建，甚至已经动工的几项建筑工程停下来了，因为他从来不想动用储蓄。他是一个聪明的理财人，想的是另外的办法。最简单的办法是收取逾期贷款，特别是欠交的租金，他对债务人很宽容，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决不索债，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名单总是交给管家，事情由管家全权处理。详细情况我们不大清楚。我只是偶然听说，我们庄园有一个佃农，我叔叔对他欠租宽容了很长时间，最后才把他赶走，扣了他的保证金作为这次损失的微不足道的赔偿，把这块田地转租给了别人。这个人属于‘田间劳动不慌不忙’那类人，而且不怎么精明能干，但由于虔诚、善良而受人爱戴，又由于有爱管闲事的弱点而被人辱骂。妻子死后，身边有一个女儿，大家管叫她褐姑娘。这姑娘虽然决心长成一个精力充沛的、坚强勇敢的女子，终归太年轻，难以成大气候。一句话，这个人是在每况愈下，连叔叔的宽容态度也挽救不了他的命运。

“我旅行的主意已定，必须赶紧采取措施。一切都要准备，有的要包起来，有的要拆开，动身的日子就要到了。一天傍晚，我又到花园散步，向熟悉的树木花草辞行，劈头遇上了瓦勒丽妮，这是姑娘的芳名，另一个名字则是绰号，那是人们根据她的淡褐脸色叫起来的。她堵住我的路。”

列纳多若有所思地停顿了片刻。“我怎么认不出她是谁？”他说，“她不是叫瓦勒丽妮吗？是的，没错。”他接着说，“还是绰号叫起来顺口。总之，褐姑娘挡住了我的路，恳求我在叔叔面前为她和她父亲说情。因为我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而且清楚地看到当时为她说情很难，甚至可以说不可能，就把这一切跟她直说了，还把她父亲个人的过错数落了一通。

“她回答的态度非常鲜明，同时又非常天真可爱，使我感到她完全把我当做知己，使我感到如果钱在我自己的银库里，我定会立刻答应她的请求，使她幸福。但这牵涉叔叔的收益，他已经采取措施，下了命令；根据他那种思想方式和他过去一贯的做法，是毫无希望的。自从知道他的这一个性以来，我再也没有答应过谁。因此，不论谁提出请求，我都会狼狈不堪。我已经养成一种习惯，拒绝一切求情，不管被拒绝的是什么。这一次也不例外。她的请求出于个性和感情，我的拒绝则是受义务和理智约束。不瞒您说，到了后来我自己都觉得这样做太残酷了。我们你来我往，都说服不了对方，她被逼上了绝路，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她仍然镇定自若，但她说话时很兴奋，而且很激动，我却一直装成冷若冰霜，无动于衷，她的情绪便一股脑儿发泄了出来。我正想结束这个局面，她突然跪倒在我脚下，抓住我的手吻起来，抬起头来用可爱和感人的眼神望着我，弄得我不知所措。我赶快把她扶起来，说：‘你尽管放心，孩子，我会尽可能办！’说完便拐入一条小路。‘请您尽一切可能办！’她在后面大声对我说。我不知说什么好，但还是说了声‘我打算’，底下的就说不下去了。‘请您办成！’她突然快活地喊了一声，对我的话充满无限的希望。我向她点了点头，就匆匆走开了。

“我不想马上去找叔叔，因为我知道得非常清楚，他只要投身于大事，就不会分心管小事。我只有找管家，但他骑马出去了。晚上来了客人，都是给我送行的朋友。我们吃喝玩乐，直到深夜。第二天他们没有走，由于精力不集中，那个苦苦恳求者的形象从我的脑海里抹掉了。管家回来后，忙得不可开交。每个人都找他问事，他没有时间听我说话。但我还是试着把他拦住

了，我刚提到那个忠厚的佃户的名字，他就斩钉截铁地驳回我的话：‘上帝保佑，您千万别向您叔叔谈这件事，免得自寻烦恼。’我动身的日子已定，需要写信，会客，拜访左邻右舍，手下的人虽然花费了不少力气，但手脚都不大灵活，不能减轻准备工作的负担，什么事都得我亲自动手。当管家终于在夜里拿出一个钟头来安排我的财务时，我又一次壮着胆子为瓦勒丽妮的父亲求了一次情。

“亲爱的男爵，’机智的管家说，‘这么点小事，您怎么老挂在心上？今天我在您叔父面前好难堪的，您这次出行所需要的费用远远超过了我们的估计。尽管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办起来难得很。事情看来已成定局，再要下去就会后患无穷，老主人特别不高兴。这种事常常有，后果肯定是由我们这些人承担。为收回拖欠债务而采取的严厉措施，是他自己制定的法规，他自己也得遵守，很难劝他让步。请您不要干这种事了，我求您了！那完全是白费力气。’

“我想收回我求情的念头，但并没有完全死心。我只催促他，因为事情都是他办理的。

我要他办事温和些，公道些，他都答应照办，这种人的特点是，先答应下来，求得眼前的安静。答应后他就走了，我的时间越来越紧迫，思想越来越不集中！我坐在车里，便把我在家中管的一切都抛到脑后去了。

“一个生动的印象，就像一道伤痕。受伤时没有感觉，后来才疼痛，化脓。我觉得花园里发生的事跟这一样。每当我空闲下来，孤身一人的时候，那个求情姑娘的身影、整个环境、每一棵树、每一棵草、她下跪的地点、我进去和离开她时走的路，汇合成一个整体，出现在我的灵魂面前。

“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它可能被别的形象和事物蒙上阴影，完全遮住，但决不会消失。一到寂静的时刻，它就重现，时间越久，我用原则和惯例换来的罪过使我越痛苦。虽然当时态度暧昧，吞吞吐吐，而且是第一次陷入狼狈境地。

“在头几封信里，我就没少向管家询问这件事的情况。他的答复总是很迟。后来，他回避答复这个要点，再后来他的信写得含混不清，最后干脆不吭声了。我离家乡越来越远，我与家乡的隔阂越来越大。我有很多东西要观察，有很多活动要参加。那个姑娘的形象就消失了，她的名字也给忘记了。想起她的时候越来越少。我跟家里人联系不是通过信，而是通过一些标记。这些怪癖促使我把早年的处境及其一切条件几乎忘光。现在，我离家很近了，想以此补偿家里在此期间的损失，这种莫名其妙的懊悔（我只能说这懊悔是莫名其妙的），才又猛烈地向我袭来。那少女的形象连同家里人的形象，都在我心中复活了。我害怕听到，她在被我推入的不幸中被毁灭。我总觉得，我的疏忽加速了她的毁灭，导致了她的悲惨命运。

我千百次对自己说，这种感情，说到底，是一个弱点。我过去坚持的决不答应帮忙的原则，完全是出于怕万一造成悔恨，而不是出于高尚的感情。现在看来，对我进行报复的恰恰是我想避免的这种悔恨，它偏要利用这个万一的机会折磨我一次，而不是折磨一千次。说起来奇怪，那种形象，那种使我感到痛苦的回忆，总是给我以一种舒服感、迷恋感，使我乐意留在它们之中。而且我一想到那个情景，她在我手上留下的那个亲吻，就使我热血沸腾。”

列纳多说完了，威廉赶忙高高兴兴地说：“原来我以为，除了补充我的汇报以外，我是不能为您更多地效劳了，补充汇报有如又及，其中往往包含

信的最有意思的内容。我对瓦勒丽妮的情况虽然知之不多，因为关于她的情况都是道听途说。但她肯定是一个富有的地主的夫人，日子过得很美满，这是您的姑妈在我辞行时向我保证了的。”

“好极了，”列纳多说，“现在没有障碍了。您使我知道我是无罪的，我们马上回家去，家里人已经等得太久了。”威廉答道：“可惜我不能陪您了，因为有一条特殊的规定，我必须遵守，那就是我在任何地方不得停留三天以上，我离开的地方在一年内不准再去。我无权向您说明这个特殊规定的原因，请您原谅。”

“太遗憾了，”列纳多说，“我们这么快就要失去您，我又不能和您一起做点事情。您反而开始为我做好事了。您去看看瓦勒丽妮，详细了解一下她的真实情况，然后书面或口头把详细情况告诉我，我会十分愉快的。如果是口述，就要到第三个地点会面。”

他们进一步讨论了这个建议。瓦勒丽妮的住址威廉已知道。他同意去探望她；第三地点也定下来了，男爵到那儿去时，要带着费利克斯，这孩子此刻还留在两位女子的身边。

列纳多和威廉并排骑马继续赶路，时而说说话，在舒服的卓地上走了一段路程，快要上了大路的时候，才追上男爵的马车，这辆马车要载着它的主人重返家园了。两个朋友要在这里分手。威廉告辞时亲切地说了几句话，再次答应很快向男爵报告瓦勒丽妮的消息。

“我想，”列纳多说，“假如我陪您去，也只要绕一小段弯路。为什么我不亲自去探望瓦勒丽妮呢？不亲眼看一看她幸福的生活呢？您既然愿做好事，充当信使，那为什么不当我的陪同呢？您知道，我必须有一个陪同，一种道义上的支持，正如人们在法庭上不相信自己的能力，需要律师帮助一样。”

威廉说，家里人正在盼望久别的亲人回来，要是回来的是辆空车，会给人留下可怕的印象，还可能产生别的想法。列纳多对这些反对意见不以为然，最后威廉只好决定充当列纳多的陪同，尽管他担心这次拜访会产生不良后果，并不很情愿。

他向仆人作了些交代，告诉仆人到家时说什么话，之后，两个朋友便踏上通往瓦勒丽妮住地的那条路，这个地区看来很富，土地肥沃，是耕田的好地方。瓦勒丽妮丈夫所在的地区也富，农田全部是精耕细作。威廉有时间仔细观赏周围风光，列纳多始终一言不发地与他并行。列纳多终于开口说：“别人处在我的地位，恐怕接近瓦勒丽妮也要装出不相识的样子，因为站在被自己伤害过的人跟前，总会感到很痛苦。但我愿负荆请罪，我担心她的第一束目光就是责备，但我决不为了保全面子而伪装和说谎。谎言和真话一样，都会使我们不安。如果我们权衡一下哪一种的益处持续的时间长些，那么我们会看到，永远讲真话总是好些。我们放心朝前走吧，我可以自我介绍，就说您是我的朋友和旅伴。”

庄园到了，他们在园内下车。一个仪表堂堂、衣着朴素的男人出来迎接。他们都把他当成佃户，他却自称是这家的主人。列纳多作了自我介绍，庄园主看来特别高兴见到他和结识他。他大声说：“我妻子又要见到她恩人的侄儿了，她会说什么呢！她和她父亲欠男爵叔父的情，她会说不完的。”

有多少奇特的想法在列纳多的头脑里盘旋。“这个人看来能说会道，是不是把自己的苦衷隐藏在笑脸和好话背后呢？他能给他的怨言披上好看的外

衣吗？难道叔叔没有给这个家庭造成不幸？要么，”他怀着急切弄个水落石出的心情想，“事情真的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糟？你从来就没得到过准信。”这些思虑在列纳多心中翻来复去，主人则忙着派人去接夫人回来，夫人到邻近的庄园作客去了。

“夫人回来以前，如果允许我按照我的方式接待您，同时允许我继续干我的事，就请您跟我一起到地里走走，看看我是怎样经营我的产业的。您这样伟大的庄园主，最关心的莫过于农业这项高尚的经济和高尚的艺术。”列纳多不反对，威廉更乐意增长见识。这个乡下人占有和经营一大片土地，一切井井有条；他做每件事都有一定目的，撒种栽苗都与地力完全相符。他把所有耕作方法及其理由讲得头头是道，谁听了都会明白，并且认为完全做得到，完全可以获得丰收，人们很容易产生一种遐想，只要得到一个专家，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

两个客人表示非常满意，除了夸奖和表示赞同外，说不出什么话。他感激而兴奋地听着，补充说：“现在我必须告诉您我的弱点，每个一心扑在事业上的人都有这种弱点。”他带他们走进场院，让他们看工具、工具库、存放农具及其配件的仓库。“人们常指责我走得太远了，”他说，“但我不因此怪罪自己。把自己的事业当做玩偶的人，乐于承担环境赋予自己的责任的人，总是幸福的。”

两个朋友没有少提问。威廉特别满意他所作的一般介绍，对主人的问话也一一作答；列纳多越发陷入沉思，稍微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快，心情却很安定，因为他认为在这种环境里瓦勒丽妮肯定会很幸福。

主人的妻子乘车来到门前时，大家已经回到屋里。所有的人都立刻赶出来迎接她；但列纳多看见她走下车来，又是多么诧异，多么吃惊啊！原来不是她，不是那个褐姑娘，恰好相反，虽然也是身材修长，美丽，但头发却是金色，具备金发女郎的一切优点。

她的美丽容颜和优雅举止，使列纳多大为吃惊。他的眼睛搜寻的是褐姑娘，但面前出现的却是另一个。这个少妇的特点他也记得。她的言谈举止很快使他深信不疑，这是在叔叔身旁享有很高威望的那个法律顾问的女儿，所以她才会得到很多嫁妆，这新的一对夫妇才会得到资助。所有这一切以及别的一些情况，都是见面寒暄时，这位少妇兴致勃勃地对他讲的，意外的重逢使她欢喜欲狂。宾主互问是不是一见面就互相认出来了。他们谈到外表都有些变化，到了这个年纪，变化还相当明显。瓦勒丽妮一直是可爱的，当快乐把她从日常的冷漠中拉出来时，她变得极为可爱。大家交谈起来，谈话气氛热烈。列纳多控制住自己，掩饰自己的失落感。那位朋友赶快向威廉示意，让他明白这里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威廉也竭力帮助他。瓦勒丽妮露出了一点点虚荣心，觉得男爵还没见到家里人，先想起到了她，先来探望她。有了这点虚荣心，她就没有怀疑客人有别的意图或发生了误解。

大家一直聚到深夜。两个朋友早就想谈谈知心话，所以他们一进客房，单独在一起时，就开始交流心得。

“看样子，我的痛苦是摆脱不了啦。我发现，由于把名字搞混了，我的痛苦加了一倍。

我常见这个金发美人跟那个谈不上漂亮的褐发姑娘在一起玩，我比她们大好多岁，也跟她们在田野上和花园里跑来跑去。两人都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我只记得一个女孩子的名字，结果张冠李戴了。现在我发现，一个跟

我无关的女孩子过上了超出一般水平的幸福生活，天晓得另一个被抛到世间的什么地方去了。”

第二天早上，两个朋友几乎比勤劳的村民还起得早。与客人相见的喜悦使瓦勒丽妮也醒得早。威廉大概看出了，列纳多没有得到黑发少女的消息，非常痛苦，便把话题引向往日，引向儿时的游戏，引向他自己熟悉的地方，引向别的回忆，瓦勒丽妮很自然地提到那个褐发姑娘，说出她的名字。

还没听她说出纳科蒂妮这个名字，列纳多就完全想起来了。那个求情者的形象也随着这个名字回到他的脑海，强有力地攫住他的心，他不忍心听下去：瓦勒丽妮深表同情地谈到那个忠厚佃户的财产怎样被强制扣押，他怎样退佃，搬家，靠女儿过活，女儿背着一个小包袱。列纳多好像失去了知觉。瓦勒丽妮又幸运又不幸地卷入了一种复杂的境地，这种境地使列纳多心碎，但还能在旅伴的帮助下表现出一定的克制力。

分手时，夫妻诚心诚意地希望客人不久再来，两位客人半心半意地、虚假地应允。对于真心行善的人来说，一切都会成为他的幸福的预兆；根据这个道理，瓦勒丽妮总是从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来解释列纳多的沉默、临别时明显的心不在焉和离去的匆忙，虽然她是一个憨厚村民的忠实可爱的妻子，心中却禁不住复活或新生对前庄园主的爱慕之情并从中得到喜悦。

这次奇特的会面结束以后，列纳多说：“我们本来怀着美好的希望去的，但在码头近处翻了船，现在只有一个念头使我感到安慰，使我可以暂且安宁地回家见亲人，这就是上天把您派到我这里来，您为负起您的独特使命，不计较为了什么目的，也不计较到什么地方去。

请您费心找一找纳科蒂妮，然后捎个信给我。她要是很幸福，我就满意了；她要是很不幸，您就用我的钱帮她一把，请您不要有顾虑，不要怕花钱。”

“我究竟应该朝哪个方向走？”威廉微笑着说，“如果您不知道，那我怎样聪明起来？”

“您听着，”列纳多回答。“昨天夜里，您曾看见我绝望地、一筹莫展地走来走去，我头昏脑胀，心乱如麻。我想起了一个老朋友，一个可尊敬的朋友，他从来没板起面孔教训过我，但他对我青年时代有很大影响。他把最珍贵的艺术品和古玩收藏在住宅里，不能长时间离开，否则，我一定会很高兴地请他作我的旅伴，至少陪我一段路。据我所知，他交际极广，在这个世界上只要能通过高贵的渠道联络的人，他都认识；您到他那里去，把我刚才提出的要求讲给他听，就有希望得到他的同情，他会告诉您到什么地方或在哪个地区能找到纳科蒂妮。我心里正焦急的时候，突然想起，那个孩子的父亲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我自己眼下也变得够虔诚了，我面对讲道德的世界秩序，恳求他破例为我发一次善心。”

“还有一个困难需要解决，”威廉答道，“我的费利克斯放在哪儿好？在路途如此不确定的旅行中，我不想把他带在身边，又舍不得让他离开我。我总觉得，儿子在成长时期最好跟父亲在一起。”

“不对！”列纳多表示反对，“这是慈父的误区。父亲同儿子总保持一种专制关系，不承认儿子的优点，对儿子的错误反而幸灾乐祸。所以，古人常说：‘老子英雄儿无用’。我本人对世界进行过周密的观察，可以讲清这个道理。幸好我的老朋友也能就这个问题发表最正确的意见，我马上给他写封短信，请您带去。几年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对我讲过一些关于综合教育的问题，我当时认为那不过是乌托邦。当时在我看来，在反映现实的

图象中，这是指一系列观念、想法、建议和计划。它们当然是互相关联的，但在事物的正常发展过程中，未必能够聚合在一起。因为我了解他，因为他喜欢以直观形式，表示可以实现的和不能实现的思想，所以我对他的话是相信的，现在要给我们带来好处了。他肯定会给您指出您孩子的去向，告诉您怎样安慰和信任您的孩子，指望他在高明教师指导下受到最好的教育。”

他们骑在马上边走边谈，看见一座高贵的别墅，建筑格调庄重而活泼，屋前有一个庭院，周围环境开阔典雅，树木繁茂；门窗都紧闭着，看上去非常寂寞，但保存完好。一个老人好像正在门前干活，从他口中得知，这是一个青年人从他不久前寿终正寝的老父亲那里继承的一部分遗产。

通过详细询问，才知道，在这位继承人看来，这里的一切可惜都是现成的，他在这里无事可做，坐享其成不是他的事业；因此，他在山脚找了个地方，为自己和朋友修造一个小楼，还想盖类似猎人歇脚的小木棚。关于讲述者本人的情况，他们也问清楚了：他是随别墅一起留下来的管家，精心维护和清扫这份遗产，使孙子们了解祖父的产业和爱好，看到所有的东西都和祖父生前的一样。

他们默默地继续走了一阵子，列纳多颇有感触地说，人的本性就是想从头开始。他朋友接过话题说，这是不难理解的，也是情有可原的，准确地说，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从头开始的。“要知道，”他提高声音说，“前辈人受过的折磨不要留给后代！对不想失掉快乐的人，怎么能进行责备呢？”列纳多就这个问题发表看法：“听了您的话，我才敢承认，我就是只对自己创造的东西感兴趣。不是我从小培养出来的仆人，我不愿意用；不是我亲自驯服的马，我不爱骑。我还要向您承认，由于有这种思想，我强烈希望回到原始状态去。在文明国度和民族中的旅行，也没有减弱我这种感觉。我的想象力驱使我到大海上去寻找欢乐，原始林区先辈们忽略了的家产使我充满着希望，一个经过冷静思考，按照我的愿望逐渐完善的计划终将实现。”

“这个我一点也不反对，”威廉回答，“这是一种开拓新的未知领域的想法，很有见地，也很伟大。不过我还是请您再考虑考虑：这样的事业只有依靠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您到了那里，就会找到我所知道的那份家产。我的同事也有过同样的打算，他们已经在那里定居。请您和他们联合起来，他们都是卓识远见、聪明能干、体格健壮的人。两方面的力量合起来，事业会更顺利些，发展会更快些。”

两个朋友边谈边走，不觉到了分手的地点。二人坐下来写信，列纳多把他的朋友介绍给上面提到的那个杰出人物；威廉向他的同事报告他的新朋友的情况，这封信自然地成了推荐信，他在信的结尾又讲了讲他跟雅诺谈过的事，再一次阐明了自己希望尽快从“永远流浪的犹太人”的苦恼状态下解放出来的理由。

相互交换信件时，威廉忍不住再次劝朋友对困难要有思想准备。

“我认为，”他说，“就我而言，能使您这位高贵的人克服不安的情绪，能把一个人从可能陷入的苦难中解救出来，这是最合心愿的使命。这个目标可以看作航行时的指路明星，尽管人们并不知道途中会遇到什么情况和风险。我不否认，有一种危险随时会降临到您的头上。如果您肯守信诺，我就要求您答应，不再跟这个对您如此宝贵的女人见面，我给您带来的关于她生活美满的消息，您会很满意的；当然前提是我发现她确实已经很幸福，或者她有力量创造自己的幸福。但是，我不能够，也不愿意给您什么许诺。所以，

我要以您的宝贵而又神圣的事物的名义恳求您：为了您自己、您的亲人，也为了我，您的新交，不管有什么借口，您都不要企图与您失去了的这个女人接近。您也不能要求我明确指出或透露我找到她的地点，和我逗留过的地区。您要相信我说的‘她生活得很好’这句话，您要把日子过得舒服些，把包袱卸下来，把心神安定下来。”

列纳多微笑着回答说：“那就劳您的大驾啦，我会感谢您的。一切都拜托给您了，您只管去办好了。您把我交给时间、理智、智慧，让它们对我进行处置吧！”

“请原谅，”威谦答道，“不过，谁也不能预见，感情这东西会以什么奇妙的方式偷偷钻到我们心里来。假如真正能够预见可能产生的念头，而在他那种情况下，在他所处的关系中，这种念头必然召来不幸和迷茫，那当然是必须制止的。”

“我希望，”列纳多说，“等我知道这个姑娘生活得很幸福的时候，我一定摆脱对她的思念。”

两个朋友就此分手，各奔前程。

## 谁是泄秘者？

“不行！不行！”他叫喊着，激动地、匆忙地走进为他安排的卧室，把灯放下，“不行，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找谁求情好些呢？我还是第一次跟他的想法不同，第一次跟他的感受不一样，啊，父亲！您要是施展隐身法来到我身边，把我看透，就好了。您一定会相信，我还是我，还是您忠实、听话的爱子。对父亲说‘不’字！违背他的殷切期望！这怎么好开口？怎样表达？就说，我不能跟尤丽娅结婚。我真怕说出这样的话来。怎样走到他跟前，向他，我亲爱的好心的父亲说这个话呢？他听了准会大吃一惊，连连摇头；这位远见卓识的人，会一句话也说不出，我真不幸！啊，我知道要向谁诉说烦恼，替我求情了。只有你，璐琴德！首先，我要告诉你，我是多么爱你，我要把我整个心都献给你。接着，我要恳求你替我说情！如果你爱我，愿意做我的妻子，那就替我们俩说说情吧！”

把上面这段激动的、简短的内心独白解释清楚，是颇费笔墨的。原来，N省的N教授有一个才貌双全的独子。八岁以前，父亲把儿子交给自己妻子，一位贵夫人照管；夫人对孩子生活和学习照顾得无微不至，教他知书达理。夫人去世了，父亲感到自己一个人无力继续管教儿子。从前，不论做什么，父母意见都是一致的，他们为了一个目的费心操劳，一起决定近期要做的事，母亲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现在，这鳏夫的忧虑成倍增长。他知道，而且天天亲眼见到，大学教授教育好自己的儿子，只能是奇迹而已。

面对困境，他只好求助朋友，R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他和这位长官早已把儿女联姻的事情安排好了。朋友帮他出主意，要他把儿子送到德国蓬勃发展起来的众多好学校中的一所学校去，让他在那里被培养成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

儿子安置好了，父亲感到太孤单。他妻子早逝，本来在身边的爱子走

了。他对儿子期望很大，一心盼儿子得到深造，遗憾的是自己没法出力。这时，又是长官伸出友谊的手。既然父亲有换换地方和散散心的愿望和兴趣，两家之间距离的远近就不算回事。鳏居的学者来到同样没有母亲的家里，发现朋友有两个各具魅力的、美丽的、尚未成人的女儿。两位父亲越来越有信心地考虑，有朝一日欢天喜地把两家合成一家。

他们生活在一个逍遥自在的公国，行政长官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他这个职位是终身的，而且很有可能成为继承人。现在，按照家庭和相府的计划，要把路齐多尔培养出来，准备接替他未来岳父的这个重要职位。他也一步步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人们抓紧一切机会向他传授各种知识，培养从事国务活动必须具备的能力：维护严格的法纪并掌握好宽严尺度，以及执法者在这方面所应具备的聪明才智和应变能力；既安排好日常细小事物，又高瞻远瞩，但一切都要与生活直接相联系，使之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可靠的、不可缺少的准则。

路齐多尔按照这些要求完成了学业，现在，父亲和恩人正准备把他送进大学深造。在一切学科上，他都显示了卓越的才华。这一方面要归功于天赋，另一方面他运气之好也是罕见的。出于热爱父亲，对朋友的敬畏，他的能力完全朝人们所指引的方向发展；先是由于听话，后来是由于信念，他被送到外地一所大学学习，不论从他自己的信中还是从他的老师和监护人寄来的成绩单中，都可以看出，他一直是在通往既定目标的路上前进。只有一点人们觉得不好，就是他有时过于激动，不能自制。父亲对此频频摇头，行政长官却连连颌首。谁能有这样一个儿子！

这时，长官的两个女儿，尤丽娅和璐琴德，也都长大成人。妹妹尤丽娅顽皮，可爱，好动，嘴特别甜。璐琴德的特征很难描述，因为她纯洁，坦率，这是人们对每个女性的希望，两家经常互访，尤丽娅在教授家里找到了无穷乐趣。

地理是教授的专业，他善于通过对地形的描绘进行形象生动的讲授。尤丽娅看过霍曼书社出版的丛书中的一本后，就对所有城市有了大致概念，可以作出判断，表明自己喜欢哪个，讨厌哪个；所有的港口城市她都非常喜爱；对其余的城市，她只偶尔鼓鼓掌，而且一定是要有许多塔楼、圆形屋顶和清真寺尖塔，引人注目。

父亲常让她一连几周留在这位忠诚可靠的朋友家里，她的知识和理解能力当真得到加深和提高，对有人居住的世界的主要特征、重要城市和居民区颇为了解。她也很注意其他民族的服装。她的养父有时半开玩笑地问她，在这么多来往于窗前的漂亮小伙子当中，有没有她看得上的人。她说，“只要他外表出众，我就看得中！”因为我们的年轻的大学生们从不缺少买衣服的钱，所以她常有机会饶有兴趣地看看这个，瞧瞧那个；有一次她看到一个人身穿外国民族服装，她端详了一阵，断定那是一个希腊人。她希望去参观莱比锡博览会，在那里的大街上她会看到各式各样的服装。

在枯燥的，甚至烦人的工作之余，教授除了教她功课外，没有别的快乐时光。他为能培养这样一个任何时候都喜欢交谈的可爱的儿媳而暗自得意。两位父亲同意，不让女儿猜到他们的意图，对璐琴德也守口如瓶。

光阴似箭，转眼几年过去了。路齐多尔通过了各门考试，大学毕业了。连最高当局都为他的成绩感到高兴，他们一心指望他秉公办事，不辜负德高望重的老公务员们的期望。

事情顺理成章地向前发展着，终于达到了这样的地步，路齐多尔担任下属官职干得很出色，政绩卓著，现在如愿以偿，获得一个高级职位，介乎大学教授与行政长官之间。

父亲与儿子谈起了尤丽娅，从前只是给儿子一些暗示，现在肯定地说他就是他的未婚妻和未来的夫人，父亲不让儿子有半点怀疑，也不要讲条件，说能得到这样一个活宝贝儿，就是幸福。在父亲的想象中，她早已是自己的儿媳，她不时到家里来，欣赏地图、鸟瞰图和城市景观图。儿子记得那是一个大家都喜爱的活泼的女孩子，小时候既调皮又友好，总是给他带来快乐。现在路齐多尔要骑马前往行政长官官邸，仔细看看那个长大成人的美人，住上几个星期，以便了解和熟悉整个家庭。如果两个青年人的心愿能够了却，情投意合，就让人给父亲捎个信，他会立刻前来给他们举行隆重的订婚仪式，永结良缘。

路齐多尔受到格外亲切友好的接待。主人给他安排了一个房间，他进去换了换衣服，就出来拜见主人。在他们中间，除见到我们熟悉的家庭成员外，他还结识了长官家半成年的小儿子。这少年虽然娇生惯养，但是直率、聪明、和善，还很幽默，与全家相处得不赖。家里还有一位年事虽高但健康快活的老人，安详，温和，聪明，风烛残年仍乐于助人。紧随路齐多尔之后，来了个生人，不年轻了。他仪表堂堂，自命不凡，阅历丰富，了解天南地北，因而总是谈笑风生。他们都管叫他安东尼。

尤丽娅对她的未婚夫周到，但很有礼貌；璐琴德则尽力使客人喜欢全家，而尤丽娅只盼客人喜欢自己。白天，大家都过得非常愉快，唯独路齐多尔闷闷不乐：他一向沉默寡言，为了不致显得过分沉默，他不得不偶尔提些问题，但并没有突出某个人。

他的注意力怎么也集中不起来，从第一眼开始，他对尤丽娅的印象就是既不喜欢也无反感，但感到有点疏远。璐琴德反而引起他的注意，当她张开她那对充实、纯洁、安详的眼睛望着他时，他的心就突突地跳。

头天晚上，他就这样闷闷不乐地走向卧室，一口气说出了故事开头的那段独白。但是，为了说明这段独白，说明这些言词所表达的激情与我们所熟悉的人的性格多么相符，还必须作些简单交代。

路齐多尔是个感情深沉的人，思路往往与一般人的有所不同。因此，谈话和说笑时，总是显得很呆笨；他对此有所察觉，只要话题不涉及他曾钻研过、正用于工作的学科，他总是默不作声。加之，他先后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时，受过同学欺骗，他因向他们倾吐衷肠而遭到过不幸。因此，在他看来，任何谈心都是可疑的；猜疑反过来又妨碍谈心。他早已习惯于对父亲唯唯诺诺，只有在独处时，才把全部心里话倾诉在独白之中。

第二天早上，他振作精神，但当尤丽娅更加愉快活泼，更加无拘无束地迎面走来时，他还是差一点失去自制力。她接二连三问他作过哪些水陆旅行，在大学时代怎样背着背包遍游瑞士全境，甚至翻越阿尔卑斯山。她还想知道一些南方大湖里那座美丽小岛的情况；而在归途中，肯定经过莱茵河源头和荒无人烟的地带，沿江而下，最后自然来到美因茨与科不伦茨之间那片气象万千的地区，而莱茵河水则通过最后障碍，荣耀地流向广阔的世界，注入浩瀚的大海。

路齐多尔感到很轻松，便兴致勃勃，娓娓动听地讲述起来，尤丽娅听了拍案叫绝：要是两个人在一起看到这一切该多么好！这话使路齐多尔又吃

了一惊，他感到这话简直是暗示他们俩未来要过共同漫游的生活。

他很快就从故事讲述人的义务中解脱出来，那个称为安东尼的陌生人很快接上了嘴，大谈起千姿百态的山泉、悬崖、时而受阻时而直泻的江河，马上又到了热那亚观光，从那里走不多远，便到了里窝那，这样就毫不费力地看到了这个国家最有意思的景致；当然，不见那不勒斯是不会死心的。剩下的还有君士坦丁堡，那也不应错过。安东尼对遥远世界的描述，使听众无不心驰神往，尽管他在讲述时并不怎么热情洋溢。尤丽娅激动得不得了，还不满足。她觉得还有兴趣去一趟亚历山大、开罗，特别是金字塔。关于金字塔，她已经从她意想中的公公的讲课中获得了相当充足的知识。

第二天晚上，路齐多尔（刚拉上门，灯还没放下）就大声说：“你要头脑清醒！这是严肃的事情。你学习过，也懂得怎样对待严肃事情。既然你不能像法学家那样行动，那你研究的法学又有什么用呢？你要把自己看成全权代表，忘掉你自己，就像为别人办事一样！事情真是复杂得很！那个陌生人明明是为璐琴德而来的，她向他表示的神情，是最美好、最高尚、社交和家庭式的；而那个小傻瓜只要能周游世界，跟谁去都行，傻得不能再傻了。另外，她还是一个小滑头，她对各个城市各个国家都很感兴趣，那只不过是故弄玄虚，逼得我们不得不沉默。我为什么要要把这件事看得那么错综复杂呢？难道行政长官本人不是最理智、最明达、最可亲的调停人吗？你要把你的感觉和想法告诉他，他不一定有同感，但可以一同思考。他可以与父亲商量。一个是他女儿，另一个就不是吗？璐琴德凭什么要归这个安东·赖泽尔所有？要知道，她生在这个家庭，本身就是为了追求幸福和创造幸福。让那个好动的水银珠紧贴着永远流动的犹太人吧，她才是他最匹配的伴侣哪！”

一早，路齐多尔下楼，决定跟她们的父亲谈一谈，趁大家都有空的时候去找。他听说长官因公出差，后天才能回来，心里好难受，很不安。尤丽娅好像正准备出去野游一整天，因此她一刻也不离开那位世界漫游者；她把路齐多尔让给璐琴德，而且笑她只配呆在家里。我们的朋友先前只远远地望了望，就对这少女十分钟情；现在，他在她身边，发现她的魅力比以往大两三倍。

那位好心的老友现在顶替外出的父亲，当初他也享受过生活，体验过爱情，遇到一些挫折，现在终于在自己青年时代的朋友身边找到了安身之处，重新振作起来。有他在场，谈话气氛很活跃，他特别谈到女孩子在选择丈夫时进入的误区，列举了一些对误会解释得及时或太晚的妙趣横生的例子。璐琴德光彩照人，她认为，在生活中，包括在恋爱婚姻中，最美好的结局往往由某一偶然事件决定。如果一个人可以说，他的幸福全靠自己，全靠自己一颗心的坚定不移，全靠意向的高尚和决定的及时，那就更美好，更振奋人心。路齐多尔热泪盈眶，对她的话连声表示赞同。两个姑娘随后走了，老当家很想换个话题，讲讲别的故事；在谈话中提到的一些有趣事例触动了男主人公的心，只有他这样有高度教养的人才能克制住自己没有发泄；但当他独处时，就爆发了。

“我是控制住自己了！”他嚷道，“我不愿意让我的慈父卷入这混乱不堪的局面，叫他为此伤心。我所以能克制，是因为我把这位尊敬的老者看成两位父亲的代表；我可以跟他谈，他肯定会把我的话转达过去，刚才他不是几乎说出了我的愿望吗？他一般表示赞成的事，难道在个别场合会加以谴责吗？”

“明天早上我就去找他，我必须把我的强烈愿望告诉他。”

吃早点时，老人不在，据说，昨天晚上，他话说得太多，坐的时间太长，又比往常多喝了几口酒，大家讲了很多赞扬他的话。正是听了这些话，知道了这些事，路齐多尔才为不能立刻找到他而失望。他听人说，老人这么一犯病，7天不能见人，他的不快心情就更加重了。

乡间的生活对社交活动大有好处，如果东道主是有思想、有感受、多年来孜孜不倦致力于改善周围自然环境的人，更是如此。幸运的是，这里的人正是这样做的。长官开始任职时是单身，随后过了多年幸福的家庭生活，很富有，高官厚禄。大大小小的园林设施，都是按自己的想法、夫人的爱好以及孩子们的愿望和奇想设计和修建的。经过逐步改进，树木花草与纵横交错的道路结合成一个整体。现在，游览者可以看到，这里处处是独具一格的、赏心悦目的景色。正如我们喜欢把我们建造的东西展示给陌生人看一样，这个家庭的年轻人也请客人在这里周游一番，希望我们司空见惯的东西能引起他们的注意，给他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好印象。

无论在远处还是在近处，家庭的朴素设施和乡村特有的景色都极为协调。富饶的山岗和有良好灌溉设备的草场纵横交错，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整个地区的风光，决不会感到平淡无奇。虽然大部分土地已开垦，此处却依旧不失令人心旷神怡的风貌。

在主要建筑物和经营性建筑物旁边，修建了乐园，果园和花园。客人走出这些园子，就进入小树林，一条能走马车的大道蜿蜒曲折地从这里穿过。中央，在最重要的高地上，盖一个大厅，里边有一个起居室。走进大门，就会在一面镜子里看到反映在里面的最开阔的视野，这时人们准会急速转身观赏这种意想不到的实际景象。大厅前的路完全是人工铺设的，非常精巧，令人赞叹不已。走进大厅的人，都会看看镜子里的大自然景色，又转身看看实际的大自然景色。

这一天，风和日丽，白昼漫长，他们踏上了旅途，围绕和穿过整个地区作了一次安排周到的野游。人们指给他看已故慈母傍晚休息的场所，那里长着一棵挺拔秀丽的山毛榉，四周是空地。走不多久，尤丽娅指着白杨和赤杨之间、小溪附近的梯田，半开玩笑地说，璐琴德就喜欢在这儿作早祷。这里真美，简直无法形容。这样的风景也许到处都可以看到，但就质朴而言，别处可不会这样叫人开心，这样意味深长。然而，不管尤丽娅愿意不愿意，小弟弟就指给他看那些小凉亭和儿童乐园：这一切都紧挨着鲜为人知的磨坊，不易被发现。这些园亭与以往的岁月紧密相连，那时尤丽娅才十岁左右，她满脑子想着有朝一日当上磨坊女主人，两位老人去世后，亲自上场，挑选一个好样的磨工学徒。

“那是以前的事，”尤丽娅大声说，“那时我对河边和海边的城市一无所知，也不知道热那亚。路齐多尔，是您好心的父亲使我改变了主意，从那时起我就轻易不到这里来了。”在形成篷盖的接骨木树丛下，她顽皮地坐在一个刚能容下身子的木凳上。“嘿，这么蹲坐着！”她大喊一声，腾身而起，跟喜气洋洋的弟弟一起跑到前边去了。

落在后面的一对男女谨慎地谈着话，在这种场合，他们越谈越投机，越谈越亲密。他们漫步前行，眼前变换着纯自然景物，使人可以冷静地观察问题，体会聪明的人类多么善于利用它们，对现存世界的认识与自己的需要结合得多么好，人类创造着奇迹，首先使世界能够居住，然后使居住的人增

加，最后人满为患。这一切都是二人的话题。璐琴德对所有的问题都作了解释，她很拘谨，但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她认为：把远隔两地的一对男女愉快地，舒服地结合在一起，也是天意，是可敬的圣母引点、促成或提供方便的结果。

最长的一个白昼终于渐渐向晚，人们不得不考虑回家。大家打算绕道走平坦大路，快活的小弟弟却提出走坎坷甚至难走的近路。他说：“你们已经夸耀过你们的园林妙景，夸耀你们怎样美化和改善了这片地区，供艺术家的眼光欣赏，迎合温柔心灵的喜好。现在该我来夸口了！”

现在大家只好穿过农田，走上羊肠小路，踩着偶然被抛下的石块，跨过星星点点的沼泽。他们看到远处杂乱无章地堆放着各式机具。来到近处一看，原来是一个巨大的游乐场，整个布置不可谓没有用心，也富有民间风味。按适当间距排列着一个大转轮，不论上下，总是处于相同的水平而上，还有秋千、吊索、跷板、保龄球道等。真没有想到，在一个大草坪上，有可供这么多人运动和游戏的各式各样整齐如一的器械和场地。“这是我的发明，”他高声说，“这是我的园地。虽然是父亲出钱，还有一个能干的小伙子动脑筋想办法，要是没有我，智慧和金钱不会结合在一起，可是你们还老说我笨呢。”

一行 4 人就这样高高兴兴地随着落日回到了家。安东尼在那里等候。然而，妹妹活动了一整天还嫌不够，又让人备车，乘车穿过田野访问女友去了，她已经两天没看见她，想得要命。霎时间，剩下来的四个人都觉得十分无聊，甚至有人说，父亲不在家，家里的人感到很不安。谈话正要中断，快活的少爷一跃而起，走了出去，不大工夫他带着一本书转回，并自告奋勇为大家朗读一段。璐琴德忍不住问，他是怎么想起要朗读的，他一年没这样做过了；弟弟活泼地回答说：“我做事都讲究及时，到时候我自自然会想起来。别自傲，你们可没有这个本事！”于是，他朗诵了一个系列的童话，这些童话教导人们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的愿望，要求人们即使在最幸福的时刻也不要重视约束我们的清规戒律。

“我可怎么办呢？”刚剩下一个人，路齐多尔就大声说：“时间紧迫，我不信任安东尼；他是外路人。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是怎样进来的，还想干什么。看来，他是在追求璐琴德，要是这样，我对他还抱什么希望？我只有有一条路：去找璐琴德，她应该知道。第一个知道。对，就这么办。为什么一定要转弯抹角？现在看来，第一印象就是最后印象，我希望能达到目的。”

星期六早上，路齐多尔天亮就穿好衣服，在室内走来走去，反复思考怎样跟璐琴德谈话；突然从门外传来玩笑般的口角声，紧接着门就开了。只见快活的小少爷把一个为客人送咖啡和烤面包的男孩推到前面；他自己端着冷菜和葡萄酒。

“你在前面带路。”小少爷说，“应该先侍候客人，我习惯于自己照料自己。亲爱的朋友！我今天来得早一点，闯到您这儿来，让您受惊了。咱们一起安心地享受早餐，然后再看看做点什么，对别人未必能存什么指望了。小姑娘去看女友还没有回来；正常情况下，她们每两个礼拜就要谈一次心。星期六，你休想去找璐琴德，她要按时向父亲报告家庭开支情况；我本来也应该参与，但上帝保佑了我！一种食物，我要是知道是多少钱买的，就一口也咽不下去。有一批客人明天来，老人还没有恢复平衡，安东尼打猎去了；我们也马上去打猎。”

他们走进院子时，猎枪、袋囊和猎犬都已备齐，于是他们便出发到田

野里去。在那里，他们只勉强猎获了一只小兔和一只可怜的小鸟。路上，他们谈起了客人、家里人以及他们之间的种种关系，也谈到了安东尼。路齐多尔不失时机地仔细探问了他的情况。快活的小少爷无不自负地担保说，这个怪人尽管做事诡秘，他还是把他看透了。“是的，”他接着说，“安东尼是一个富商之子，他刚成年，正打算干一番大事业，准备尽情享受伸手可得的生活，他家就破产了。他从希望的顶峰跌落下来，但并没有气馁，他去为别的单位服务，终于为自己和家人做出了了不起的成绩。他就这样周游并极其深刻地认识了世界上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时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利益。他做事勤恳，为人老实可靠，一直受到很多人的绝对信任。因此，他的朋友和熟人也就遍天下了。不难看出，他的财产和他的熟人一样遍布世界各地。因此，他经常需要在世界四大洲逗留。”

小少爷的叙述详细而又天真烂漫，其中穿插不少戏弄性的解说，仿佛是故意推长他编出来的童话故事。

“他已经这么久没有跟我父亲联系了！他们以为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因为我什么也不管；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才看得更清楚，因为一切都跟我毫无关系。他把很多钱存在父亲手里。父亲呢，又很有把握地把钱用在有利可图的事业上。就在昨天，他还交给那位老人一个装满珠宝的小匣；我还没见过比这更纯粹、更美丽、更珍贵的东西。我只瞥了一眼，因为这是要保密的。大概这是送给新娘的礼物，既可以讨新娘欢心，也表示未来有了保障。安东尼看中了璐琴德！但是，我每次看到他们俩在一起，都不觉得是合适的一对。那个厉害的小姑娘也许更合适于他；照我看，她比姐姐更愿意嫁给他，有时他仔细地打量那个爱发牢骚的老头，眼神是那么热情，那么兴奋，好像她已经准备跟他一起坐马车，立刻远走高飞似的。”路齐多尔极力克制自己，又不知道怎样回答，虽然他打心眼里同意他所听到的每句话。小少爷继续说，“总之，那个小姑娘对老年人有一种反常的好感。我看，她宁愿嫁给令尊大人，也不嫁给他的儿子您。”

路齐多尔跟着他的同伴走，这同伴领着他在坎坷不平的地段上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前走；两个人都忘记了打猎，反正猎获不到什么东西。他们来到一家佃农院子，受到殷勤的招待。

一个朋友又吃又喝，废话连篇；另一个埋头沉思，考虑怎样利用新发现，使自己得到好处。

根据所听到的情况和秘密，路齐多尔对安东尼产生了莫大的信任。他一进庭院就打听安东尼的去向，并立刻跑到花园，以为能在那里找到他。在欢快的夕阳中，他踏遍了花园里每一条路，但一无所获！人影也没有见到。最后他走进大厅，吃惊不小，落日反映在镜面上光芒四射，在耀眼的光线中，他看到两个人坐在长椅上，虽然认不出是谁，却能分辨出：一个男人正在热烈地吻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女人的手。定睛看，眼前坐着的竟是璐琴德和安东尼，他不禁大吃一惊，差点没昏到，但两脚却像扎了根似的，一动也不动地站着。这时，璐琴德非常友好地、神态自若地对他表示欢迎，向里边挪动了一下身子，请他坐在她的右边，他木然坐下。她跟他攀谈，问他今天白天都干了些什么，并且说因家务缠身没能陪同，还要请他原谅。他觉得她的声调几乎叫人难以忍受。安东尼站起身来，向璐琴德告辞；这时，她也站了起来，邀请这个留下来的人去散步。他走在她身边，一声不吭，感到很尴尬；她也显得拘束不安；哪怕稍微细心一点，他就会从她的一声长叹中猜想到她是在

努力隐藏自己内心的痛苦。他们一直走到大楼附近，她才向他告辞。他转过身，先是缓慢地，然后飞快地向外跑。

他觉得花园太窄，于是快步穿过田野，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无心欣赏盛夏黄昏特美的景色。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才静静地流着泪，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大声发泄出来：

“我在生活中受过不少苦，可从来没经过这种断肠之痛！最大的幸福手拉手，肩并肩地向我们走来，同时又宣告永远分别。我曾坐在她身边，走在她身边，漂动的长裙碰过我的身体，可是我已经失去她！别叨念了，别老想这个了，沉默吧，下决心吧！”

他不让自己再张口说话，默默地思考着，没有走惯常行走的小路，而是穿过田野、草地和灌木丛大踏步向前。他深夜回到房间，抑制不住感情，高声说：“明天清早我就走，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不再忍受了！”

他和衣倒在床上。真是幸福而健康的青年！他马上睡着了。白天的活动累得他筋疲力竭，酬谢给他的是甜蜜的梦乡。然而曙光把他从快慰的晨梦中唤醒；这正是一年中最长的一天，他觉得这一天格外长。他对夜晚星空的幽静毫无觉察，对令人激动的良晨美景虽有感触，但这种感触却是绝望。他看到，世界永远是如此美丽；在他眼里，世界没有丝毫变化。

但他内心的感觉恰恰相反，没有一样东西再属于他，他已经失去璐琴德。

路齐多尔很快打好了背包，但他并不打算把它带走。他没写信，只留几句话让马夫转告主人，就说他不回来吃午饭，也许连晚饭都不吃了，反正那马夫他是非喊醒不可的。但他一下楼，就发现马夫在马厩前大步走来走去。“您真的不打算骑马去吗？”一向温和的马夫懊恼地说，“我得告诉您，小主人没有一天不使性子。昨天他出去逛了一大圈，大家想，感谢上帝，他这个星期日早上可以休息了。不料今天天没亮他就跑到马厩里来叫喊，我起来时，他已经给您的马备好了鞍，上了嚼，我怎么挡也挡不住他。他飞身上马，大声说：‘瞧我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吧！都说这匹马只能慢腾腾地小跑，我要看看我能不能让它活蹦乱跳地飞奔。’他大概说了这么一些，另外还说了一些别的怪话。”

路齐多尔感到两倍、三倍的震惊，他爱这匹马，因为这匹马能适应他的性格和生活方式。他听说这匹有灵性的好马落到一个冒失鬼手里，火冒三丈。他的计划破产了。他本想到大学时代的一个知心朋友那里去避一避，度过这困难时刻。昔日的亲密友谊在召唤他，路程的远近就无所谓了。他相信这位善良明智的朋友一定会给他劝告和安慰。然而，这个愿望现在已经破灭；不过，如果他有胆量，迈开青年人听使唤的强劲脚步，也是可以到达目的地的。

首先要设法离开公园，进入旷野，走上通往朋友的路。他对方向不很清楚，只见左边小树林耸立一座奇特的木屋，知道那是他以前听说的神秘地方。然而使他最为惊奇的，却是在那中国式的屋顶的长廊上，看见那位被以为卧床多日的善良老人，正神采奕奕地张望。老人极亲切地打招呼，热情地邀请他上去。他开始找借口，打手势，表示拒绝。只见老人急忙从很陡的楼梯上摇摇晃晃往下走，险些栽下来，善良的老人待他这样好，他过意不去，只好迎上去，让他拉上楼。他带着惊讶的神情走进一间舒适的小客厅。室内只有三扇窗，从窗口望去，是一派宜人的田园风光。其余的墙上悬挂着或者

说覆盖着数以百计的铜版雕刻像和画像，都按顺序排列，各个像之间都有一定的间隔，还镶着彩色花边。

“我的朋友，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您这样受到我的欢迎的；这是一座圣殿，我要在这里安度晚年，对社会迫使我做过的所有错事进行忏悔。我一向饮食失调，我要在这里加以调理。”

路齐多尔观赏了所有的像，他很懂历史，一下就清楚地看出，这里的一切都表现出居住者对历史的偏爱。

“在这上面的装饰贴面上，”老人说，“您可以看到古代杰出人物的名字，下面是近代人的名字，之所以写上名字，是因为他们的相貌不易辨认。但在主要位置上写着的名字，却与我的生活有直接关系，这些人的名字我在童年时就听过。杰出人物的名字一般是在人民的记忆中留存五十年左右，然后这些名字就销声匿迹或变成传奇材料。虽然我的父母都是德国人，但我生在荷兰，在我看来，威廉·冯·奥兰宁这位尼德兰的执政者和英格兰的国王是一切杰出人物和一切英雄的始祖。

“在他的旁边，您看到的是路易十四，他是……”如果不是怕对我们的讲述人不够礼貌，路齐多尔真想打断老人的话！他斜视了一眼腓特烈大帝及其将军们的像，立刻意识到现在不得不洗耳恭听那些新奇的历史故事。

这个好小伙子很敬重老人对上一代和同代人的浓厚兴趣，但觉得老人个人的特点和看法并不怎么有趣，在大学里听到的还是新近的和最新的故事。人都是这样，只要听过一次，就觉得不要再听了。他的思绪飞到了远方，听不见，几乎也看不见，正想毫不礼貌地冲出门，从高高的、已经腐朽的楼梯上跑下去。这时，突然从下边传来响亮的击掌声。

路齐多尔这时已克制住自己。老人把头探出窗外，下面传来十分熟悉的声音：“老先生，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您快从您的历史画廊里下来吧！停止您的斋戒吧！如果我们的朋友什么都知道了，那您就帮我安慰安慰他吧。我骑路齐多尔的马太不经心，马蹄铁掉了一个，我只好把它留在那边了。他会说什么呢？我这个人真蠢，尽干蠢事。”

“您上来吧！”老人说，然后转过身对室内的路齐多尔说：“喂，您想说点什么？”路齐多尔没有吭声，那个任性的少爷走了进来。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说了好长时间，最后决定立刻派马夫去解决马的问题。两个年轻人告别老人，赶快往家里跑。被拉回来，路齐多尔并不是完全不愿意。事情总还是会有做的，至少在这高墙之内有他唯一倾心的对象。在绝望的境地，总是身不由己的，只要有人出主意，甚至强迫做点事情，都会感到轻松一些。尽管如此，路齐多尔回到房间后，还是有种奇特的感觉，好像一个人刚离开旅店房间，就车轴断裂，不得不返回似的。

快活的小少爷立即动手解背包，把里边的东西一件件取出来，把便于携带的节日服装堆在一起；然后，他让路齐多尔穿上鞋袜，帮他梳理蓬乱不堪的褐色发卷，把他打扮得焕然一新。然后，他要他后退几步，从头到脚打量我们的朋友和在他帮助下完成的梳妆打扮，说：“小朋友，你简直像一个故意招惹漂亮女孩子的人，就是去会未婚妻也绰绰有余。再等一小会儿！你会看见，到时候，我也善于炫耀自己。我是从军官们那儿学来的，女孩子老是斜着眼睛瞧他们；我已经有了军官姿态，所以现在她们对我也要看个没完。还有一个女孩子说过，我对她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你会看到，在人们观望、惊叹和注意力集中时，一般会突然出现一些奇特的神情，尽管它不持久，但

为它消磨一点时间还是值得的。

“朋友，现在您就跟我来，帮我去体验一下这种生活！等您看见我一点一点地显出我的本色时，您就不会否认这个轻浮的孩子既有理智又有才干了。”

他拉着朋友穿过古老城堡里那又长又宽的甬道朝前走。

“我在那，”他说，“我在那最后边住过。不瞒您说，我宁可一个人孤单地呆着，因为跟别人相处实在太难。”

他们经过文书室时，一个仆人立即走出来，给他们送来一套祖先留下的又大又黑，完好无损的文具，纸张也没有忘记。

“我知道，他们又要在纸上乱涂什么了，”小少爷说，“到那边去吧，把钥匙给我！您到里边瞧瞧，路齐多尔！我去穿衣服，这儿会使您很开心的。一个法律顾问是不会像马厩的常客那样讨厌这种地方的。”他随手把路齐多尔推进了审判厅。

年轻人马上觉得到了一个自己十分熟悉的惬意的环境里。他回想起以前的那些日子：他怀着强烈的事业心，坐在这样的桌子旁边练习听和写。不难看出，这原来是为改变宗教信仰的人修建的、供奉特密斯女神的、古老而庄严的家庭礼拜堂。在文件柜里，他发现了 he 熟知的文件和备忘录。以前他在京都曾管过这类事情。偶然打开一个档案柜，一份 he 亲自誊写的通告落到了他的手里；他所起草的通告则保存在另一个档案柜里。写满字的纸张、公章和首席法官的签字，所有这一切都使他回忆起他那孜孜不倦钻研法律的青年时代。他环顾四周，发现那把当初决定供 he 使用的行政长官的坐椅。他想到，现在 he 竟敢蔑视这个美好位置，不怕得罪值得尊敬的人，他心里真是加倍痛苦，而璐琴德的形象也仿佛离 he 更远了。

他很想户外去，但发觉被禁闭了。那位奇特的朋友，不知是轻率，还是想开玩笑，竟把 he 反锁在屋里。好在我们的朋友被痛苦拘禁的时间不长，那位朋友又回来了，请 he 原谅，甚至以罕见的装束逗得 he 笑个不停。他的服装颜色和式样都很别致，透露着自然美。我们喜欢这种美，就像我们看到文身的印度人不得不报之掌声一样。“今天，” he 大声说，“要把我们往日的枯燥烦闷一扫而光，来了好些朋友，都是些好朋友，活泼的朋友，有漂亮的姑娘，也有令人喜爱的淘气的女孩子，另外就是我的父亲，您说希奇不希奇，还有您的父亲。”

现在就像过节一样，吃早饭时，大家都聚集在大厅里。”

路齐多尔好像在透过浓浓的迷雾观察世界，所有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客人的形象在他眼中仿佛都是幽灵；多亏意志坚强和心地纯洁，他才没有失去自制力，几秒钟后，他又感到自己胜过所有的人。他迈开坚定的步伐，紧紧跟着匆匆走在前面的好友，决心静候，一切任其自然，决心找出产生这一切的原因。

然而，刚跨进大厅门槛，他便惊呆了。他看到，在窗前那个很大的半圆形圈子里，他的父亲正坐在行政长官的身边，两人都穿着节日盛装。他以模糊的视线一个个地观察那两姊妹、安东尼以及其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客人。他摇摇晃晃地走近父亲，父亲极为和蔼可亲，但多少有点拘束，不能不说有点妨碍谈话时的相互信任。路齐多尔站在这么多人的面前，恨不得马上为自己找到合适位置，本想坐在璐琴德身边，但尤丽娅很大方地挪动了一下身子，为他腾出一个座位，他只好朝她走去，安东尼一直留在璐琴德身边。

在这关键时刻，路齐多尔又一次感到自己是律师，凭借所掌握的全面的法律知识，为了证实精神力量而重复着下面的格言：“既然我们应该像处理自己事情一样处理陌生人所委托的事，为什么不可以按照这个精神处理我们自己的事呢？”由于在诉讼报告方面受到过良好训练，他想说的话很快就脑子里过了一遍。客人构成了一个平展的半圆形，好像把他围在里面。对于自己要说的话他已成竹在胸，就是不知道怎样开头。他发现桌子的一角放着一个大墨水瓶，旁边坐着一个记录员；行政长官做了一个准备说话的动作。路齐多尔想抢先发言，但在这一霎时间，尤丽娅按住了他的手。路齐多尔像个泄了气的皮球，知道生米煮成了熟饭，一切都完了。

现在用不着再顾及整个生活环境、家庭关系、社会习俗和礼节了；他两眼直视前方，从尤丽娅手心抽出手来，急速冲出了大门，他的动作太快，在场的人没有注意他的出走，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怎样突然到外面的。

强烈的阳光照得他睁不开眼睛，他向前走着，躲避着别人的目光，一直走到花园高处的大厅。一到门口，他的双膝就不听使唤了，他冲进去，绝望地一头栽倒在大镜子下的沙发上。在这些道德高尚的上流人士当中，唯独他心潮起伏，慌乱不安。过去的他和现在的他展开了搏斗，这正是难以忍受的可怕时刻。

他这样躺了一阵子，脸紧紧贴着坐垫，璐琴德的手昨天就是放在这个坐垫上的。他完全陷入了痛苦之中，根本没有听见走近来的脚步声，只感到什么东西触了他一下。他霍然坐起，看见璐琴德正站在他身边。

他猜想她是别人打发来叫他回去的，她的使命无非是以姐姐般的柔情蜜语劝他回到聚会上去，接受违心的命运。想到这里，他高声说：“您不该受他们派遣来，璐琴德，因为正是您把我从那儿赶出来的，我不回去！如果您还有一点同情心，就给我一个机会，为我创造一个逃跑的机会和条件。为了向您证明您是无法把我拉回去的，我给您一把钥匙，让您打开我的心灵，看看我这样行事的秘密原因；您也好，别人也好，肯定都以为我是精神错乱。请您听听我的誓言吧，这誓言我早在心中暗暗发过，现在要原原本本地大声说出来：我只愿意跟您一起生活，跟您共度青春，共享年华，我永远以忠诚的爱慕之心与您白头偕老。我是个最不幸的人，就是离开您了，但我现在的誓言就像在圣坛前发出的誓言一样，是坚不可摧的。”

尽管璐琴德紧挨着站在他前面，他还是做了一个要溜走的动作，但她温柔地把他搂到了怀里。“您要做什么！”他大声说。“路齐多尔！”她喊道，“不要把自己想象得这么可怜！您是我的，我是您的；我现在拥抱着您，您不要迟疑了，也拥抱着我吧。您父亲对一切都表示满意了，安东尼娶我妹妹。”他惊讶地推推她，向后缩缩身子。“这是真的？”璐琴德微笑着点头。他从她的双臂里脱出身来。“让我再远远地看看，离我这么近的对我这么亲密的究竟是谁。”他抓起她的双手，两只眼睛对着两只眼睛，“璐琴德，您是我的？”“那还用说，”她答道，最诚实的眼睛里含着最甜蜜的泪水。他把璐琴德搂在怀里，把头倒在她的头后面，就像一个水上遇难者紧靠岸边悬崖一样；大地依然在他脚下震颤。再睁开眼睛时，他惊讶的目光落在那面大镜子里，他看到她在自己怀里，自己也被她搂抱着。他垂下眼睛，又朝镜子里看了一眼。这种感觉终生难忘。他在镜中也看到湖光山色，这些景色昨天还是那么可恶，那么不祥，现在它比任何时候都秀丽，比任何时候都宜人。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在这样的背景下，紧紧拥抱着！一切烦恼都烟消云散。

“我们并不孤立。”璐琴德说。他还没有完全从惊讶中摆脱出来，就看见来了很多花团锦簇的女孩和男孩，手捧花环堵住了大门。“一切完全变了样，”璐琴德大声说，“你瞧，安排得多么好，多么热闹！”远处传来欢快的进行曲，一大群人从宽广的街道兴高采烈地走过来。他犹豫不决，不敢迎上前去，好像没有璐琴德拉着他的手，他的双脚就不听使唤似地；现在，璐琴德站在他身旁，他们等待着与亲友重新会面的庄严时刻，准备对家人的宽恕表示感谢。

但任性的诸神做出另外的决定：从对面传来的喜气洋洋的邮车号角声，突然打乱了全盘庄重的安排。“谁来了？”璐琴德问。路齐多尔见来的是一个陌生人，不禁打了个寒噤，那辆马车好像也从未见过。那是一辆新的，简直可以说是崭新的双座轻便旅行马车！马车一直驶到大厅门口，但并没有人从车里出来；车是空的，一个男孩爬进车里熟练地用手拧了几下，把车篷推了回去，在所有走过来的客人眼里，这低矮的篷车真是一个良好的愉快的兜风工具。安东尼抢在拥挤过来的人群前头，把尤丽娅领到车边。“您来试试，”他说，“看这辆小马车合不合您的心意，您将跟我一起坐这辆车沿最好的道路周游世界；我不会把您带到别的道路上去，必要时，我们会同心协力想办法。翻山时我们骑马，人家把车运过去。”

“您真太好了！”尤丽娅说。那男孩走过来，以魔术师的手法向他们展示这辆车的种种舒适轻便的优点。

“在地上我不能感谢您。”尤丽娅提高声音说，“只有从这小小的、运动的天空，从您把我托进去的云层里，我才能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说话间，她已经跳上车，从车里朝他亲昵地瞥了一眼，用手给了他一个飞吻。“您现在别进来，我要请另一个人陪我试车，他还要经受一次考验。”她喊了一声路齐多尔；路齐多尔正在跟父亲和未来的岳父面面相觑，无声地进行交谈，自然乐意被叫进这辆轻便马车，因为他迫切需要离开片刻时间，稍微散散心。他坐在她身边，她高声告诉马夫怎么走。他们向远方飞驰，淹没在扬起的尘土里，从观望者们的视野里消失。

尤丽娅把身子往角落里挪了挪，坐得稳一些，舒服一些。

“请您背靠那个角落，姐夫先生，这样咱们才能舒服地看着对方的眼睛。”

路齐多尔：“您看得出我的迷惘，我的狼狈相。我还是觉得好像在梦中，请您帮我脱离梦境吧。”

尤丽娅：“您看看那些可爱的农民，他们是那么亲热地向我们致意。您在这儿恐怕还没有到过山村。那里，所有人都富裕，大家对我都很友好。也没有一个特别富的人，因为没有人发善心，为他们做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我们行驶的这条平坦的路，是我父亲出钱修的，这个庄园也是他捐助建成的。”

路齐多尔：“这个我相信，也同意。但这些话怎么能消除我内心的混乱？”

尤丽娅：“不要急嘛。我想让您看一看世界的富饶和壮丽。现在我们在山上！与高山相比，这片平地显得多么开阔！所有村庄都非常感谢父亲，当然也感谢母亲和女儿们。那后面的小镇才是地界。”

路齐多尔：“我发现您的脾气很怪。您好像偏偏不说您想说的话。”

尤丽娅：“您朝左下边看，那儿的一切都那么美！高大菩提树旁边的教堂、村后杨树下面的乡公所。还有我们前面的花园和那个公园。”

车夫更起劲地赶着马车。

尤丽娅：“山上的那个大厅，您是熟悉的。从这儿望过去，从那儿望过来，风景一样美。我们就在这棵树下停车；现在我们的形象恰好反映在上面的那面大镜子里，他们在那里可以清楚地看见我们，我们自己却不能看清自己。往前走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不久前有那么一对男女就是在那儿清清楚楚地反映在那面大镜子里，双方对他们的亲密关系都感到很满意哩。”

路齐多尔惆怅满怀，一句话也答不上来。他们默默地乘车行驶了一程。车速很快。“从这儿开始，”尤丽娅说，“就是难走的路了，但愿您什么时候也在这儿做件好事。下山前您再朝下边看看：妈妈的那棵山毛榉的枝头比所有的树都高。你把车向前赶，”接着她对车夫说，“赶过这条难走的路。我们徒步抄小路穿过山谷，我们会比你先到那边的。”下车时，她提高嗓门说：“您可得承认，那个永远流浪的犹太人，那个永不停息的安东尼·赖泽尔，也懂得为自己和同伴安排舒舒服服的远游，这是一辆挺漂亮挺舒适的车子。”

她已经沿山坡跑了下去；路齐多尔心事重重地尾随于后，发现她坐在一个完好的长凳上，那是以前璐琴德坐过的。尤丽娅请他坐在自己身旁。

尤丽娅：“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彼此毫不相干。本来就该这样。小水银珠与您根本不相配。您不能爱这样一个造物，您觉得它可恨。”

路齐多尔越来越惊讶。

尤丽娅：“您爱的当然是璐琴德！她是十全十美的典型，可爱的妹妹自然要是被宰掉的了！我看得出，您已经忍不住要问，是谁跟我们讲得这么详细。”路齐多尔：“背后肯定有告密者。”

尤丽娅：“说得对！一个告密者已经牵涉进去了。”

路齐多尔：“请说出他的名字。”

尤丽娅：“这个人马上就会被揭露出来，他就是您自己！您有一个习惯，我说不清是好是坏，就是您总喜欢自言自语；我愿意以全家人的名义向您承认，我们轮番偷听过您的话。”

路齐多尔（跳了起来）：“竟然用这种方式让外来人上圈套，原来你们就是这样殷勤好客！”

尤丽娅：“决不是圈套。我们原来并没有想到要窃听您和任何别的客人的话。您知道，您的床是放在墙拐角，隔壁墙也是一个拐角，通常用来当储藏室。几天以前，我们让我们的老人到那儿过夜，因为他的隐居室太偏僻，我们对他不放心。头一天晚上，您就在那篇情绪激昂的独白中说了些蠢话，老人第二天早晨就把独白的内容详细地讲给我们听了。”

路齐多尔不想打断她的话，拔腿就走。

尤丽娅（站起来跟着他）：“解释这些，对我们又有有什么用！不瞒您说，即使当初您不讨厌我，等待我的命运也会根本不合我的心意。做行政官员的夫人，多么可怕！嫁给一个刚直不阿、精明强干的官员，这个官员本应为人们主持公道，可是他在公正的法律面前却不能主持公道，无论对上层还是对下层。最糟糕的是，对他自己也做不到这点！我知道，由于父亲的正直廉洁和坚忍不拔，我母亲不知受了多少磨难。后来，可惜是在母亲逝世之后，他的性情才变温和些，好像是找到了人情味，跟它和解了，而此前他一直是徒劳地跟它斗争的。”

路齐多尔（停住脚步，对所发生的怪事很不满意，对这种轻率态度很气愤）：“这种玩笑开一个晚上还说得过去，但不管白天黑夜都这样不光彩地愚弄一个落落大方的客人，就是不可饶恕的了。”

尤丽娅：“我们大家都有过错，我们大家都偷听过您的独白，但要惩罚的只应是我一个人。”

路齐多尔：“所有人都偷听过！那就更不可饶恕了！你们夜里施诡计捉弄我，既然自己也觉得羞愧，觉得不能容忍，那么白天你们看着我，怎么还拿我开心呢？我现在看清了，你们白天的活动是预谋，是为了更牢靠地把我掌握在你们手中。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家庭！您父亲的公正的爱，跑到哪里去了？还有璐琴德！”

尤丽娅：“还有璐琴德！这是什么口气！您不就是想说，您的痛苦是她造成的吗？您把璐琴德想得太坏了，把她降到我们大家这个水平上了。”

路齐多尔：“我对璐琴德很不理解。”

尤丽娅：“您是想说，这样一个纯洁高尚的灵魂，这样一个安稳温顺的少女，这样一个女性的模范，良知和善意的化身，也与一群轻浮的人，一个爱恶作剧的妹妹、一个没有教养的弟弟，还有一些神秘莫测的人物串通一气，这是不可理解的。”

路齐多尔：“是的，这是不可理解的。”

尤丽娅：“原来您正是这个意思！跟我们大家一样，璐琴德也牵连进去了。如果您能看到她很惶惑，注意到她几乎忍不住想把一切告诉您，您就应该成倍地爱她，不是一切爱情本身都具有十倍百倍力量。我可以向您肯定地说，我们大家后来也都对这个玩笑感到厌烦了。”

路齐多尔：“你们为什么不结束这场闹剧呢？”

尤丽娅：“这个我现在可以向您解释。父亲得知您的第一次独白后，很快看出所有的孩子都不反对姐妹掉换，马上下决心找您父亲。这件事太重要了，他很担心。只有父亲才懂得父亲应有的尊严。‘他应该尽早知道这一切，’我父亲说，‘我不希望他在我们取得一致意见以后一气之下勉强同意。我非常了解他，知道他一旦有了什么看法、爱好和打算，就很难改变，所以我很担忧。他习惯于把他的地图、城市景观图与尤丽娅联系在一起，只要有一天这对年轻人在这儿定居，不再轻易迁移，他就打算把他的地图集都放到这儿来，他本人也打算在我们这儿度假。总之，他是一个很善良很快活的人。他应该尽早知道，老天是多么捉弄我们啊，简直一切都不可思议，一切都没有定准。’接着他严肃地嘱咐我们好好观察你，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留住你。为什么父亲迟迟不归，您知道他费了多少口舌，多少心血，坚持不懈地说服您父亲，才得到您父亲的同意。您还是听他自己说吧。不说了，事情已经定下来，璐琴德已经给了你。”

路齐多尔和尤丽娅离开第一个歇脚点，慢慢地向前走，时而停一小会儿，边走边谈。他们越过牧场，登上高地，走上另一条修筑得很好的路。马车也很快赶到了。尤丽娅突然指给她的同伴看一幅奇异景象：弟弟引以自豪的全部体育器械，都在热闹地活动着，转轮正把很多人抛上抛下，秋千荡来荡去，每根爬杆都有人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勇敢的人飞跃在无数观看者的头上！所有这一切都是少爷安排的，无非是让客人茶余饭后尽情地娱乐。

“你赶车让我们穿过下面那个村子。”尤丽娅大声说，“那儿的人很喜欢我，现在让他们看看我的情况是多么好。”

村子里空空荡荡，年轻人都跑到游乐场去了，只有老头老太太被邮车的号角声召唤到窗前和门外，所有人都向他们鞠躬致意，为他们祈祷祝福，说：“真是天生的一对！”

尤丽娅：“这是对您的称赞！归根结底，我们俩还是很般配的，您现在反悔还不晚。”

路齐多尔：“但是现在，亲爱的姨妹……”

尤丽娅：“说的倒是好听，现在您摆脱了我，就说‘亲爱的’了！”

路齐多尔：“最后一句话！您现在肩负重任。既然您已经了解，而且体察到了我的难处，您为什么不跟我握握手呢？我有生以来还没有被人这么不友善地捉弄过。”

尤丽娅：“谢天谢地！您已经悔罪了，现在可以饶恕了。我不愿意嫁给您，这是真的，但您压根儿就不想娶我，这是任何女孩子都不能饶恕的。这一回握手，只是为了逗逗乐，您要记住这一层！我承认，我不是郑重其事，仅仅是开个玩笑罢了。只有我原谅了您，我才能宽恕我自己。现在，大家都得到了宽恕，把一切都忘记吧！给您，我的手就在这儿！”

他们紧紧握手，表示言归于好。尤丽娅说：“瞧，我们回来了，回到了我们的花园！我很快就要动身去周游世界，以后还要回来，我们后会有期。”

他们回到山顶那间大厅前，看来大厅已经没有人了；大家不满地看到午饭一再推迟，就到外面散步去了。但安东尼和璐琴德从里面走了出来。尤丽娅从车上跳下来，奔向她的朋友，怀着感激之情跟他热烈拥抱，高兴得流出了眼泪。这位高贵的旅行家脸一下子红了，他的表情也变开朗了，眼里闪烁着泪花，坦荡无遗地表现了一个青年的美好严肃的品质。

两对情侣去寻亲友，他们此时的心情，即使在最美的梦境中也没有遇到过。

## 危险的打赌

大家知道，人在一帆风顺，称心如意的时候，会产生过分的骄气，因而不知道力量往哪儿使。有如初生牛犊的大学生，就有一种习惯，在假期成群结伴下乡旅游，肆无忌惮地开玩笑，往往闹出一些事情来。他们的性格各不相同，年轻人的生活乐趣把他们聚集起来，结合在一起。虽然出身和家境、思想和修养各不相同，但所有的人都愉快地交往，互相促进。他们常常选我入伙，如果我承担的责任比他们中的任何人都重，他们还奉献给我一个“恶作剧大师”的荣誉头衔，因为我很少开玩笑，但一开玩笑就很厉害。下面的事就是一个证明。

在郊游中我们到达一个风景宜人的山村。这个山村虽然偏僻，但适合作为邮政驿站，虽然冷清却住着几个漂亮的女孩子。大家都想休息一下，消磨时光，跟姑娘们调情，过一阵子少花钱的生活，没想到浪费了更多的钱。

刚刚吃过饭，一些人兴致勃勃，另一些人无精打采。一些人醉醺醺地睡大觉，另一些人则想随便想个办法醒醒酒。我们占了几个大房间，房间一侧朝庭院。一辆漂亮的轻便马车由四匹马驾驶辚辚开过来，把我们引到窗前。仆人们从驾驶座位上跳下来，扶着一位相貌堂堂、威严的先生下车，那位先生虽然年岁已高，却精力充沛。我首先看到他脸上有一个漂亮的大鼻子，不知道是什么恶魔附体，我立即想出一个极大胆的方案，没有多加考虑就开始

去实施。

“你们对这位先生印象如何？”我问我的同伴们。“看上去，”一个人说，“他是个不准跟他开玩笑的。”“对，对，”另一个人说，“从外表上看，他的老虎屁股摸不得。”“管他的。”我非常得意地回答，“你们赌什么，我要捏住他的鼻子，我非但不会引起他的恶意，而且会赚他一个尊敬的先生称呼。”

“只要你干成了，”一个叫“斗士”的说，“我们每人给你一个金路易。”“您帮我收钱吧，”我提高嗓门说，“我信得过您。”“我宁愿从狮子嘴边拔一根毛。”小个子说。

“我必须抓紧时间。”我说完，就往楼下跳。

我一见这位新来的人，就发现他长了一脸连鬓胡子，估计他身边没带修面师傅。这时，我正好遇到一个堂倌，便问：

“新来的客人没有问起修面师傅？”

“问过了！”堂倌回答，“真难办，这位先生的贴身仆人已经迟到两天了。先生无论如何要把胡子刮掉，可是我们唯一的理发师不知跑到哪个邻居家里串门去了。”

“那么我来吧，”我说，“你只管领我去见先生，就说我是剃须师。你会沾光的。”我拿起从屋子里找到的理发工具，跟着堂倌走了。

这位老先生极为隆重地接待我，从头到脚把我大大打量了一番，好像是揣摸我的理发技术。“您有这门手艺？”他问我。

“比得上我的还没有找到。”我答道，我对我做的事是满有把握的。我早年干过这种高贵的手艺活，特别是用左手使剃刀，很有名气。

先生当盥洗室用的房间，朝着庭院，我的朋友们正好可以清楚地看见里面，特别是在敞开窗子的时候。理发工具是备齐的。主人坐下来，围好理发围布。我彬彬有礼地走到他面前，说：“阁下！我干这个手艺活的时候，有一种特点，那就是我给平民百姓修面，总比给贵族豪绅修得好，更令人满意。这种事我考虑了很久，原因总捉摸不透，后来终于找到了，原来我修面时在空气流通的地方总比在关闭的屋子里干得好。阁下如果允许我打开窗户，您会感到满意的效果。”他表示同意，我打开窗子，跟我的朋友们打了个手势，就开始非常舒服地往那些浓密的大胡子上涂起皂沫来。我敏捷地刮去了他面部的胡子，轮到刮上唇的胡子时，我毫不迟疑，一把抓住我这位恩公的鼻子，并且引人注目地把它扭来扭去，我故意这么做，是让我的赌友们高兴地看清楚，并且不得不承认，他们一方输了。

老先生庄重地对着镜子看，看得出，他是带着几分满意的神情在端详自己，说实在的，他是个美男子。然后他转过身来，用他那神采奕奕的黑眼睛友好地望着我说：“我的朋友，和你的许多同行相比，你是值得称赞的，我发现你比别人的不文明动作少得多。你从不在一个地方刮两三次，而是一刀完成，你不像一些理发师那样剃刀在手掌上抹来抹去，并把刮下来的脏东西暂放在鼻子上。特别值得称赞的是你的左手使刀。这是给你的一点辛苦费，”他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个古尔登，“只有一样请你记住，给有身分的人修面，不要捏鼻子，以后要改掉这个粗俗的习气，你在理发界定会走运的。”

我深深地鞠躬，答应一定照办，并请他返回再给我一次效劳的机会，就尽快奔向我们那些年轻的伙伴，他们简直使我感到有点害怕，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大声叫喊，像疯子似的满屋乱跑乱跳，鼓掌欢呼，把睡着的人全吵醒，重新又闹又笑地讲述这件事。我一进屋，只好首先关上窗户，请求他

们看在上帝的份上安静下来，但最后我想起自己那么严肃地干那种恶作剧，也忍不住和他们一起笑了起来。

过了一些时间，狂笑的浪潮才有所平息，我认为是走了红运，口袋里装着金币，外加一枚轻易得到的古尔登。我觉得我相当阔气了。当大家决定第二天分道扬镳时，我更觉得合意。但是，命中注定我们不可能善始善终。这个故事太逗人了，没法不外传。我一再恳求和央求，至少在那位先生离开前守口如瓶，也无济于事。我们当中有一个外号叫机灵鬼的，他和房东女儿谈上了恋爱。他们一块儿闲逛，天晓得他有没有更好的东西让她取乐，反正他是给她讲了这个笑话，两个人笑得差点没有喘过气来。这还不够，她又把这笑话传播开去。这样一来，在快到就寝的时候，这笑话终于传到了那位老先生的耳朵里。

我们比往常更安静地坐着，因为白天闹够了。突然，那个非常关心我们的小堂倌闯进来大叫：“快逃命，他们要打死你们！”我们一跃而起，想知道详情，但他早已跑出门去了。

我跳过去，推开门问，这时已经听到有人打门，我们甚至以为听到门被斧头劈开的声音。我们都吓得像机器一样退到里屋，没有人吭一声。“我们被出卖了，”我大声说，“现在是魔鬼捏住了我们的鼻子！”

“斗士”拔出他的剑，我又一次显示了我力大无比，无人帮助就把一个很重的五斗橱移到门前，幸好门是朝里开的。但这时我们已经听见前室传来的骚乱声，我们这个房间的门受到极其猛烈的冲击。

“斗士”决定自卫，但我一再冲着他和别人喊：“你们快逃命！他们不仅要狠揍我们，还要侮辱，这对你们这些出身高贵的人是最糟糕的。”那个姑娘闯了进来，她泄露了我们的秘密，现在知道自己的情人有生命危险，感到绝望。“快走！快走！”她边喊边抓住他，“快走！快走！我领你们爬出顶楼、谷仓、过道。大家都来，最后的人把梯子撤掉！”

所有的人都是从后门翻下去了，我又把一个箱子放到柜上，顶住和加固那两扇受到攻击而往里倒塌的门板。但我的顽强抵抗差一点使我陷入绝境。

当我追赶其余的人时，发现梯子已被撤掉，没有任何逃命的希望。这时，我这个真正的罪犯，非被打得粉身碎骨不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现在还有思维，还能在这里给你们讲这段故事。你们要听仔细，这个恶作剧没有得到好下场。

那位老先生由于被嘲弄而又未报仇泄恨，非常恼火，因而得了重病。有人说这件事导致了他的死亡，即使不算直接原因，也是原因之一。他的儿子一直追踪作案人，不幸地得知“斗士”参加了作案。几年以后我们才清楚，他提出与“斗士”决斗，结果这个美男子受伤倒地，抱恨终生。又过好几年，由于一些偶然事件，这个行动也使他的敌人受到伤害。

每个寓言都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现在说的这个意义是什么，你们大家是再清楚也不过的了。

不要太过分

夜晚，时钟敲过了 10 下，一切按约定时间准备就绪，小客厅里张灯结彩，大方餐桌铺上了干净的桌布，蜡烛与鲜花之间摆满了糕点和甜食。孩子们知道今天可以上桌吃饭，看着这么多好吃的东西，馋得流口水。他们穿着节日盛装，戴着假面具，围着餐桌蹦蹦跳跳。为了不丑化形象，他们都化装成极其可爱的小精灵兄弟姐妹。父亲把他们叫到跟前，要他们朗诵献给母亲生日的祝词。

时间一刻钟一刻钟地过去，善良的老夫人不忍心加重我们朋友的烦躁情绪，便找些话说，一会儿说楼梯上好几盏灯快灭了，一会儿说她担心为受贺人挑选的可口美味煮得太熟。

孩子们感到无聊，便淘起气来，急躁起来，有点憋不住了。父亲向来沉着冷静，今天也不行了。他焦急地听着街上的马车声，见有几辆车开过，没有停留，不由得心头火起。为了打发时间，他让孩子们再朗诵一次祝词，孩子们厌倦了，思想集中不起来，念起来尽出错，表演得笨手笨脚，没有感情，像演员一样装腔作势。好心的父亲心中的痛苦一分钟一分钟地加重，10 点半过去了，下面的事让他自己描述吧：

“时钟敲过 10 点，我的焦急变成了绝望。希望是没有了，但我还是担心她以往那种轻松优美的姿态和漫不经心的神情表示歉意，强调她非常累，做出一副责备的样子，指责我使她倒胃口。我心中像一团乱麻。多年来，我在许多事情上一忍再忍，沉重的石块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我开始恨她，但不知道怎样对付她。打扮得像天使一样的孩子们，在沙发上静静地睡着了。我坐立不安，不知所措，看来只有逃走，才能避免看到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我像平时那样穿上单薄的礼服，急急忙忙走到房门口，记不起用了什么借口，向老夫人结结巴巴地咕哝了几句，她塞给我一个斗篷，我就来到了街上。我多年来没有过过这种生活了，像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徘徊于大街小巷。我正想到一个空旷的地方去，一股潮湿的风刮来，寒冷刺骨，把我的烦恼吹散了一大半。”

这里，我们斗胆行使了叙事诗人的权利，把热心的读者过快地引入感情冲突之中。我们遇到的是一个卷入家庭纠纷的重要人物，但对他还不了解，因此，我们利用现在这点时间简单介绍一下情况，与老夫人打打交道，听听她诉说她面临的问题、内心的激动和处境的狼狈，听听轻言细语和大声疾呼。

“我早就想过，预言过：我是不能宽恕这个女主人的，我警告过她，但她变本加厉。男主人白天在办公室、城里和乡下办事，晚上回来，看到的要么是空房，要么是事先没有告诉他的舞会。她离不开那些。如果身边没有人，没有男人，如果不坐车东游西逛，如果衣服不时时更换，她就会觉得闷得喘不过气来。今天是她的生日，她一大早就下乡去了。好吧！我们趁她不在，安排了一切，她发誓 9 点钟回家，我们做好了准备。男主人听孩子们规规矩矩地背诗，孩子们都让我打扮得漂漂亮亮，油灯和蜡烛都点燃了，烹炸蒸煮一应俱全，但她却没有回来。男主人自我克制能力极强，他竭力掩饰自己的焦急情绪，但还是爆发出来了，这么晚离开了家！出走的原因很清楚，但去向却不得而知。我常常真诚坦率地告诉她，她已经有了情敌，想吓得她回心转意。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出男主人有什么反应。他早就看中了一个漂亮女人，这个女人也在追求他。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为此奋斗过。现在他出走了，这一次是绝望的情绪逼得他不敢正视现实，看到他的善意得不到好报，才在夜里离开了家，我算认输了。我不止一次地对她讲，她不应该做得太过分。”

现在我们又找到了我们的朋友，听他自己讲：

“我看到本地最豪华的旅馆下面有灯光，就走去敲窗，问那个伸出头张望的店员。我用熟悉的声音问，是不是有生人来过，登记了没有。说话之中他已把门打开，对两个问题都作了否定的回答，然后请我进去。根据我当时的处境，我觉得要继续过一过童话式的生活，便请他给我开一个房间。他立刻在三楼为我收拾好了一个房间；他说，二楼要留给预订房间的客人。他赶紧忙他的事去了。我没有再麻烦他，只是向他担保我一定会付帐。住宿的事一下子就办好了，我又陷入痛苦之中。往日的一切，无论激烈的还是柔和的，一齐涌上心头。我责骂自己，力图控制住自己，抑制自己的烦恼，但愿明天早晨一切恢复正常。我想象明天一切已在正常进行，但随后又毫无节制地发起怒来，我从来不相信自己会落到这步田地。”

我们是通过一件令人激动，但看来微不足道的事，偶然认识这个高尚的人的，我们的读者肯定会对他深表同情，因而希望知道这个人的详细情况。他正在房间里激愤地，但又默默无言地走来走去，趁今夜的奇遇还没开始，我们继续介绍他的情况。

这个人叫奥多阿德，是个古老的大家族的后裔。他继承了历代祖先最高贵的优点，上过军事学校，胸怀阔达，精神抖擞，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宫廷里的短期服务，使他洞察过高贵人品的外在特征。他年纪轻轻就颇受重用，随一个外交使团出国考察，大开眼界，了解到外国宫廷的不少情况。机遇造就人才，使得他观点明确，回忆清晰，特别是产生了尽快投身事业的良好愿望。他能流利地讲几种外国语，交谈时态度自然，从容不迫。所有这些使他飞黄腾达起来。他幸运地参加了所有外交使团的工作，由于善解人意，对各方提出的种种理由能作出公正的判断，使各方都很满意，而深受欢迎。

首相有意把这个杰出人才留在自己身边，把自己的女儿，一位非常活泼美丽、谙熟上流社会道德礼仪的女子，许配给他。这件事也和人间其他美事一样遇到阻碍。在大公的宫殿里，索菲洛尼亚公主是以被监护人的身分长大的。她是她们大家族的最后一个支脉，土地和佃户都掌握在叔父手中，不过她的能力和要求依然具有重要意义。为了避免争执，人们想把她嫁给比她年龄小得多的王储。

人们怀疑奥多阿德爱上了她，因为发现他写过一首题为《曙光女神》的诗赞美她。她在这一方面不够谨慎，又很直率，半开玩笑地对女友说，要是连这些优点都看不见，那就是没长眼睛。

后来他结婚了，这种猜疑也随之平息下去了，但暗处的敌人仍然在悄悄地助长这种猜疑，并利用机会进行挑拨。

人们虽然尽量避免触及国事和王位继承问题，谈话时仍然难免冒出几句。大公及其智囊团认为，最好是把这件事放一放，但暗中追随公主的人希望早日完事，以便给他们更大的余地来监视这位高贵的女士，他们特别想抓住时机，利用那个沾亲带故、处于有利地位的老国王索菲洛尼亚还在世，偶尔还可以以父亲身分进行干预的机会。

人们怀疑奥多阿德利用使团进行纯礼节性访问的机会，把本来要拖延的事情提出来。反对派利用了这个机会，他费了很多口舌解释，才使岳父相信他是无辜的，岳父不得不施展自己的全部影响，为他在一个边远省份谋得一个总督职位。在那里，奥多阿德感到很幸福，因为可以做必要的、有益的、善良的、美好的和伟大的事业，流芳百世，不致虚度此生，不致在错综复杂

的关系中违心地去做那些临时性的事情，甚至自甘堕落。

他的夫人并没有这种感觉，仍留在大都市，过了很长时间，才迫不得已地来到他身边。

他尽可能使她欢喜，想各种办法补偿，鼓励她夏天到附近乡下游玩，冬天参加演戏、跳舞，从事她所喜爱的一切活动。奥多阿德甚至容许一位朋友住在家里，这个朋友是一个陌生人，是熟人不久前推荐来的。其实，他根本不喜欢这个人，凭他观察人的锐利眼光，就看出这个人不大老实。

他对我们刚才所说的，有一部分并没有看清楚，但对很多事情是非常明白的。总之，将这些秘密透露出来，为弗里德里希的可靠记忆提供素材以后，我们又转向奥多阿德。他还在房间里激动地走来走去，又打手势，又高声说话，表达出他正在进行的激动的内心斗争。

“我想来想去，在房间里激动地走来走去，店员给我送来一盘牛肉汁，正解我的饥渴。

由于终日筹备生日庆祝活动，我一点东西都没吃，可口的晚餐摆在家里，连刀叉都没有动。

这个时候，我们听到邮车传出悦耳的号角声。‘这是从山里来的，’店员说。我们奔到窗前，借着车上两盏很亮的马灯的光，看到一辆坐满了人的四驾马车来到门前，这是总督专车。仆人们从车上跳下来。‘他们到了！’店员边喊边向房门跑。我一把拉住他，再三叮嘱他，不要说我在这里，也不要透露有人租了房间。他答应了一声，就蹿了出去。

“因为说话，我错过了机会，没看见走出车来的是什么人，焦躁情绪又产生了。店员老不给我送消息，好不容易等到他来，我才从他口中了解到，客人都是女眷：一位年老的贵夫人、一位美貌无双的中年女子、一个讨人喜欢的宫女。‘她开始时对我下命令，’他说，‘接着温柔地向我讨好，但等我对她表示爱慕的时候，她又嘲笑我，看来她的活泼性格完全是一种天性。我立刻发现她们都有些吃惊，因为我在等候她们，房间也准备好了，每个房间都点着灯，壁炉里生了火，可以在这里安居，厅里摆好了晚饭，我端上牛肉汁，她们似乎都很满意。’”

两个女子坐在餐桌旁，老夫人没吃几口，美丽可爱的女子一口也没有吃；侍女，她们都叫她璐茜，却吃得很香，而且极力称赞这个旅店，明亮的烛光、精致的桌布、各种瓷器和餐具，无不赏心悦目。她在烧得旺旺的壁炉旁烤暖和后，回头问再次进来的店员，这里的人是不是不分白天黑夜接待客人。小伙子也还算老练，但此刻变得像一个孩子，既想保密，又想露出点倪端，后来什么也瞒不住。他的回答，起初含糊，逐渐地接近实情，最后在这个调皮女孩子的面前，在她反复追问下，无路可走，只好承认来过一个公务人员，一位老爷，已经走了。最后，他说走了嘴，告诉她这位老爷真的还在楼上心神不定地来回走动。年轻女子一跃而起，别人跟着站起来。她们慌忙地说，那可能是一位老先生，店员肯定地说，那人很年轻。她们还是怀疑，他又向她们保证他所说的全是真话。夫人越发慌乱不安。美妇人认为那人无疑是叔叔；老夫人却说，这不符合他的习惯。年轻女子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除了他，别人不可能知道她这个时候会来。店员一再保证，那是一个健壮的漂亮年轻人。璐茜打赌说，那肯定是叔叔，认为店员是开玩笑，根本不可信，她们争辩了半个小时。

最后，店员只好上楼恳求先生赶快下去，威胁说，要不然，女士们就

要亲自上来向他请安了。“她们急得不得了，”店员接着说，“我真不明白，您为什么老是不想露面，她们把您当作叔叔，迫不及待地要和您拥抱哩。请您下去吧，求求您了！难道您不是在等候她们吗？请您不要故意错过这次令人喜悦的奇遇吧！那位年轻漂亮的女子太值得一看了，她的声音可好听哩。她们都是本分人。请您赶快下去吧，否则她们会闯进您的房间的！”

热情激起热情。他恢复了以前的激动，渴望新的、陌生的东西。他下楼去，希望能跟新来的客人风趣地谈谈话，说明自己到这个陌生的环境来是为了散心，但他觉得这好像是他熟悉的、预示要发生什么事的的环境。他想着想着，不觉到了门口。女士们以为听到的是叔叔的脚步声，就赶紧迎上来。怎样的奇遇！多么欢乐的场面！美丽的女子大叫一声，搂住老夫人的脖子，我们的朋友认出了她们俩，不禁大吃一惊，就向前走了一步，跪在那个年轻美人的脚下，拿起她的手极为温顺地吻了一吻，又立刻放开。“曙—光—女—神”这几个字停留在他的双唇上。

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我们朋友的家，发现这里一切还是老样子，厅里和楼梯上的灯都没有熄灭，善良的老夫人不知道如何是好，便把饭菜从火上取下来。有一些菜已经烧焦，吃不得了。侍女一直呆在熟睡的孩子们身边，屋里仍然点着蜡烛，她的神情安静，耐心，而走来走去的老夫人却闷闷不乐。

马车终于回来了，夫人一下车就听说丈夫几小时前被叫走了。她顺着楼梯向上走，仿佛一点儿也没觉察到节日般的灯光。老夫人从仆人那儿知道，路上出了事，马车跌进了沟里。

夫人走进房间。“这是什么化装舞会？”她用手指着孩子们问。“您要是早来几个小时，”侍女回答，“一定会更高兴的。”孩子们被摇醒了，他们看见母亲，就跳下地，朗诵刚学到的格言。起初，双方只是有些拘束，随后，由于没有鼓励和提示，孩子们开始结结巴巴，最后一句话也没说出，大人只好安慰这些可爱的孩子上床睡觉。夫人单独留下，一下子栽到沙发里，抱头痛哭。

现在只好详细介绍一下这位夫人以及她很不痛快地度过的乡村庆祝活动。阿尔贝蒂妮是这样一位女子，跟她单独在一起时没什么话可说，但人们很愿意在社交场合见到她。在那里，她是全体公认的真正增添光彩的人物。场面冷却时，她像兴奋剂一样，使大家活跃起来。她的动人之处在于能表现自己。只要有一定的空间，她就能舒展她的身体，观众越多，表演的效果越好。她需要一种环境，这种环境能够容纳她并需要她的魅力。然而面对单个人，她不知道怎样对待。

常住在他家里的那位朋友之所以能得到她的厚待，并一直留下来，仅仅是因为他善于使活动花样翻新，不断变化，尽管他不知道要在令人愉快的大圈子里安排活动。分配角色时，他总是当慈父，一本正经地、老成持重地压倒比他年轻的一号、二号和三号情人。

弗洛丽妮是附近一个大骑士庄园的女主人，她冬天住在城里，很多事都委托奥多阿德办。他采取的改善国营农场的措施有时也给她的庄园带来很大好处，使庄园的产量大幅度增长，给她带来希望。她夏天返回庄园，把庄园办成一个开展多种文艺活动的场所。生日庆祝活动尤其不错过，还举办多种多样的节庆。

弗洛丽妮是个活泼愉快，喜欢开玩笑的女子。她从不依恋任何人，也不要求任何人依恋她。她特别喜欢跳舞，只以舞步节奏感评价男舞伴；在整

个舞会上，她永远不知疲倦，对只见一面就郁郁寡欢的人，她很难忍受。此外，她善于扮演每出歌剧或话剧中不可缺少的快活的情人角色，表演时总是高雅迷人，因此她跟一向扮演谦虚大度女角的阿尔贝蒂妮从不发生争执。

为了举行一次成功的活动庆祝即将到来的生日，她向周围城乡的上流人士发出了请帖。

生日那天，吃过早点就开始跳舞，午餐后接着跳，延续的时间很长，客人们很晚才回家，黑夜伸手不见五指，路很不好走，更糟糕的是，路刚修过，大家没有预料到这种情况，大吃一惊，车夫看不清，掉进了沟里。我们的美人与弗洛丽妮以及那位朋友都狼狈不堪。那位朋友很快爬了出来，从车顶朝下面喊：“弗洛丽妮，你在哪儿？”阿尔贝蒂妮觉得是在做梦。那位朋友探身进来，把躺在上面的弗洛丽妮拉出来，她已经晕过去，他为她忙了一阵子，才把她托在自己强有力的胳膊上，重新上路。阿尔贝蒂妮还闷在车里，车夫和仆人帮她从车里钻出来，她在仆人的搀扶下一步一步往前挪。路况很糟，穿着跳舞鞋不方便。尽管有小伙子搀扶，她还是一拐一拐的。她的内心世界更荒凉，更阴郁。她不知道，也不明白，自己究竟出了什么事。

她走进旅店，在一个小房间看见弗洛丽妮躺在床上，女店主和弗里德里希围着她团团转，她才证实了自己的不幸。她的不忠的朋友与背叛她的女友之间的暧昧关系，一下子暴露无疑。她无可奈何地看到，她的女友刚睁开眼，就抱住那位朋友的脖子，女友带着苏醒时的柔情，黑眼睛重新闪出光辉，苍白的脸染得鲜红，显得更年轻，更动人，更可爱。

阿尔贝蒂妮孤单地站在那里，垂下眼睛，他们几乎没看见她。他们醒悟过来，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但损失已经酿成。大家还得继续乘车，即使在地狱，有情人、男叛徒和女叛徒也可以极不合拍地挤在一起。

## 新美露西娜

尊敬的先生们！我知道，你们不大喜欢开场白和序言，因此我开门见山，保证这次一定讲得非常精彩。我讲过一些大家都爱听的真实故事，但是我敢说，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比以前的任何故事都动听。这个故事是好几年前听到的，但是现在想起它，心情仍然难以平静，便想让它有一个结局。这样的故事可不是那么容易听得到的。

首先应该承认，我那时的生活动荡不定，很难做到近期甚至第二天的生活有保障。青年时代我不善于理财，常常穷困潦倒。有一天，我准备出门。本来，这次旅行可以给我带来很大的收益，可惜我的排场铺得大了点，一开始就乘高级邮车，后来钱不够了，只好改坐普通邮车，最后所剩无几，不得不徒步走到终点。

那时的我，是一个小滑头，每到一个旅馆，就去纠缠女店主或女厨子，想方设法讨她们喜欢，一般情况下都少付不少饭钱。

一天傍晚，我来到一个小镇的驿站，正想按老习惯行事，身后驶来一辆漂亮的双座四驾马车，停在门口。我转过身，发现车上只有一个女子，没有侍女或仆人陪同，便立刻跑过去，替她打开车门，问她有什么差遣。我见

她下车时身段优美，就细心看了几眼，发现她可爱的脸蛋略带愁容。我又问她，可不可以为她效劳。“可以！”她说，“劳驾把座位上的小箱子小心地搬下来，送上楼。千万要平稳，一点也不能磕磕碰碰。”我小心翼翼地拿起箱子，她关好车门，我们一起上楼，她告诉店员，说她今晚住在这里。

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她让我把箱子放到墙边的桌子上，我从她的几个动作看出，她想一个人静静地呆在房间里，就恭敬而热烈地吻了吻她的手，向她告辞。

“您去为我们两人订晚餐。”话是随口说出的，可让我产生一种联想：这个差事是个美差。我不由得骄傲起来，什么店老板、女店主和用人都没有放在眼里。我迫不及待地盼望着与她重见的时刻马上到来。饭菜上了桌，我们面对面坐下，我好久没有用过这样的美餐了，更不用说是跟一位理想中的美人一起；我甚至觉得她一分钟比一分钟美。

她的谈吐令人愉快，不过她总是避开任何谈情说爱的话题。桌上的餐具都撤走了，我还在踌躇，绞尽脑汁想接近她，但都是白费心机：她以一种尊严的神情同我保持距离，这种尊严使我无法抗拒，我很不甘心地跟她告辞了。

我一夜没有睡好，老做噩梦，第二天一早起床，就去打听她是否雇了驿车，听说“没有”，就往花园跑，只见她已经穿好衣服，正站在窗前，便立刻快步上楼去找她。她迎面向我走来，那模样真美，比昨天还美，我不由得滋生出爱慕、情欲和冲动。我三步两步跑到她跟前，张开双臂把她抱在怀里。

“天仙般的、魅力无穷的造物啊！”我放声喊起来，“很抱歉，不爱您是不可能的！”她使了个不可思议的巧劲儿，从我怀中挣脱出去，我连她的脸都没有亲到。“您要是不想毁掉幸福，就得克制这种唐突的放肆的举动，幸福离您很近，但要经过几次考验您才能得到它。”

“您想怎么办，就干脆说出来吧，我的天使！”我高声说，“千万别让我绝望。”她微微一笑答道：“您要为我效劳，就得依我几个条件！我到这儿来是为了看望一个女友，我打算在她那儿住几天，在这几天里，我希望我的马车和这个小箱子继续赶路。您愿意帮这个忙吗？只要小心地把小箱子搬出搬进马车就行，别的事情不用操心。您上车后要坐在它旁边，细心照料；到了旅店，把它放在桌子上，放在特定的小房间里，您不能呆在那个房间里，也不能在那里睡觉。您每次都用这把钥匙给房门上锁。这是一把万能钥匙，什么锁都能开，而且能使锁获得一种特异功能，那就是用它锁住的门谁也打不开。”

我望着她，产生一种奇特的感觉。我说，只要我有希望很快与她再见，只要她用一個吻来保证这个希望不落空，我答应一切照办。她吻了我一下，从此我就变成了她的忠实奴仆。

她要我去雇驿车。我们商量好了我要走的路线、停留和等待她的地点。最后，她把一个装有金币的钱包塞在我手里，我吻了吻她的手。临行，她好像很激动，我不知道我那时做了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我雇了马车回来，发现小房间的门已经上锁。我立即试了试我的钥匙，果然灵验。门自动灯开，房间是空的，只有小箱子放在桌子上，那是我放上去的。

马车来了，我小心翼翼地把小箱子搬下楼，放在身边。女店主问：“您

的女士到哪儿去了？”一个孩子答道：“她进城去了。”我向人们致意，神气十足地离开了这个小镇；昨天晚上的我，还是用两条泥腿走到这儿来的。想到这里，我好不得意，反复琢磨这件事，数着金币，设想许多方案，不时朝小箱子看一看。对这些，您是不难想象的。我一直赶路，几站都没有下车，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她要我去的那个大城市。我谨慎地遵照她的吩咐，把小箱子放在特定的房间里，箱子旁边放上几支蜡烛，照她的吩咐，不点燃，然后锁好房门，安排好住宿，美美地吃了一顿晚饭。

我很想念她，但过了一段时间，便觉得无聊起来。我这个人不习惯离群索居，在房间里呆不住，便到饭店餐桌上和公共场所找了一些玩得投机的伙伴。我的钱这时终于派上了用场。一进入赌场，头脑就发热，越是输越不肯罢手，一个晚上便把袋里的钱输得精光，回到房间，还不能克制自己。我又成了穷光蛋，虽说能利用富人的声望赊帐度日，但心慌意乱，不知何时能与我的美人儿重逢，那种狼狈劲就别说了。我急切地盼望她到来，没有她，没有她的钱，就没法活下去。

晚饭是孤孤单单吃的，毫无味道。饭后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自言自语，自己咒骂自己，然后倒在地上乱揪头发，像野人一样。突然，我听见隔壁锁着的房间里有动静，接着听见有人敲打那扇锁好了的门。我一跃而起，抓起钥匙就往外跑，但门已自动打开，我的美人儿披着烛光向我走过来。我跪倒在她的脚下，吻她的手和衣服，她把我扶起。我不但没有勇气拥抱她，而且看都不敢看她一眼，只是坦率而羞愧地向她认错。“这是可以原谅的，”她说，“只可惜你我的幸福得推迟到来。你还得到世界上走一程，我们才能重逢。这里有金币，比上次得多，”她说，“只要省着点用，是足够的。上次是酗酒和赌博弄得你狼狈不堪，今后可得当心酒和女人。让我盼到更愉快的重逢吧。”

她转身跨过门槛回房去了，两扇门自动关闭，我一再恳求，毫无回音。第二天早上，我去付饭费，店员微笑着说：“我们终于知道您为什么要用这么巧妙、这么不可思议的方法锁门，不让任何钥匙打开您的房门了。我们原以为，您随身带着很多很多金银财宝。刚才，看见您的宝贝儿下楼。她确实是值得好好保藏的。”

我无言以对，付了款，就带着小箱子上车继续闯江湖，同时抱着一个坚定信念：注意听从我的神秘女友的警告。我来到一个大城市，很快结识了一些迷人的女子，几乎完全被她们迷住。看来，她们是要我付出很大代价，去博得她们的欢心。因为，她们既与我保持距离，又引诱我一次又一次地破费。我只想讨她们欢心，又不顾还有没有钱，一个劲地挥霍，完全与上次一样。几周过去了，我发现钱包一点没有变扁，完全与刚拿到手的时候一样鼓鼓的，真是喜出望外。我想弄清这个钱包可爱的性能，便坐下来把里面的钱数得清清楚楚，记清了总数，然后又像往常一样与朋友们寻欢作乐。当然少不了水上游乐、外出观光、唱歌跳舞以及各种娱乐活动。这一回用不着多加注意，就发现钱包在缩小，看来是由于我有意数钱，违背了它的不可数的本性。我正在享乐的兴头上，欲罢不能，便把现金很快花光了。我诅咒自己的处境，抱怨我的女友诱我走邪路；我认为她是不怀好意，不想让我与她重逢，一气之下准备解除我对她的一切义务，把小箱子打开，或许从里面可以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箱子不重，钱是装不下的，可能有珠宝。珠宝我当然也是很喜欢的。我真想马上动手，但想来想去，还是决定推迟到夜里，以便从容地

干。想好以后，我就赶去参加刚答应下来的晚宴，又玩了个痛快。就在葡萄酒和鼓声把人们弄得晕头转向的时候，我遇到一件极不愉快的事，饭后吃点心时，我那可爱的美人的一个中年男友意外地走了进来。他是外出旅行路过这里的，他一进来就坐到她身边，马上想行使他作为旧情人的权利。我当然不满，免不了发生口角和斗殴。我们拔出刀剑，恶斗了一场，我负了好几处伤，被抬回家时已半死不活。

外科医生给我包扎后走了。夜深人静，看护我的人进入了梦乡，隔壁房间的门无声地打开，我那个神秘的女友走进我的房间，坐到我的床边。她问我还痛不痛，我没答理，因为我很虚弱，心里烦闷。她说了许多关心的话，用膏药擦了擦我的太阳穴，我顿时有了力气，于是就大发脾气，用激烈的言词斥责她，把我的不幸统统归罪到她的头上，责怪她唤起了我的激情，责怪她时隐时现，责怪自己摆脱不了百无聊赖和如饥似渴的处境。我越说越激动，像在发高烧一样。最后，我向她赌咒，要是她不愿意做我的妻子，这一次仍然不愿属于我，不跟我结婚，我就不活了，我要她做出最后的答复。我见她犹犹豫豫，说话吞吞吐吐，便完全失去理智，把缠了两三道的绷带从伤口上扯掉，决意让伤口流血。奇怪得很，我的伤口全部愈合，未留半点痕迹，她已躺在我怀中。

现在我们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伴侣。我们彼此请求原谅，都说不清是怎么回事。她答应跟我继续旅行。不一会儿，我们就并排坐在车上了，小箱子放在我们对面第三个人的座位上。我从来没有在她面前提及这个东西，就是现在，我也没有想谈论它，虽然它就在我们眼前，我们心照不宣地看管它，似乎这是环境的需要。我只做一件事，就是把它搬进搬出，并且和以前一样把门锁上。

只要钱包里有钱，我就随便花；钱用完了，就把钱包给她看。“这很容易解决，”她边说边指着放在车子边上的几个小口袋，这些我以前见过，但没有用过。她把手伸进一只口袋，掏出几个金币，又从另一只口袋里掏出几个银币，让我知道，可以支付我们的任何开销了。我们继续旅行，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不论是我们两人在一起，还是与别人在一起，我们都很愉快，我根本没有想到她会再一次离开我，尤其是，近来已经知道她有了身孕。按理说，这只会增添我们的欢乐，加深我们的爱情。遗憾的是，一天早上，我发现她不见了。没有她在，我总感到烦闷，便带着小箱子继续赶路，试了试那两个口袋的魔力，都还没有失灵。

旅途一直很愉快。我不愿意回顾我的冒险生活，期待着这次奇遇自然而然地发展，但还是发生了一些令我震惊、担心甚至害怕的事。我为了赶路，已习惯于日夜兼程，常在黑暗中乘车，车里的灯一旦熄灭，便是一团漆黑。一天夜里，我突然醒来，见车棚上有灯光。我仔细观察，发现光是从小箱子里射出的。小箱子上面好像有一条缝。我猜想，产生裂缝的原因大概是入夏以来天气炎热干燥。这时，我脑子里关于珠宝的念头又活跃起来了。我估计小箱子里可能有一块红宝石。为了证实我的估计，我尽量坐直身体，让眼睛贴着那条缝。只见里面有一个灯火辉煌的房间，家具十分豪华，镶着宝石，通过拱形屋顶的开口，仿佛看见一个王宫的大殿。我惊讶不已，想看个究竟。虽然我只能看到大殿的一个部分，但别处的情形已能想象到了。壁炉看来烧得很旺，旁边有一把靠椅。我屏住呼吸，继续观察，见从大殿另一侧走来一个女子，手里拿着一本书。虽然她的身体缩小了好几倍，我还是一眼就认出

她是我的妻子。这个美人坐在壁炉旁的椅子上读书，用小巧的火钳把火拨旺。我清楚地看到，这极其可爱的小人儿也怀了孕。大概是看的时间长了点，我觉得身子不大舒服，不得不稍微挪动了一下身体。可是，我再往里看，想证明是不是在做梦时，火光熄灭了，眼前是一片空荡荡的黑暗。

可想而知，当时我是多么诧异，甚至感到害怕。对这次发现，我纵然有千种猜测，也理不出个头绪。想着想着，便睡着了。醒来时，我以为只不过是做了一场梦。但是我觉得我跟我的美人儿有了几分疏远。我更细心地搬运那只小箱子。

不知道是愿意还是害怕她以真人大小重新出现。

没过多久，我的美人果然来了，穿的是白色衣服。那正是黄昏，室内较暗，她的身材看上去比平时高了些。我想起有人说过，所有女水妖和山精的身体在夜幕降临时都明显变大。

她像往常那样飞身投入我的怀抱，而我由于心情沉重，不能高兴地紧紧拥抱她。

“我最亲爱的，”她说，“可惜我早就知道，我现在会受到你这样的对待。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你看见过我；你已经知道我在某些时候的情况。你我的幸福就这样夭折了，甚至可以说到了毁灭的地步。我不得不离开你，而且不知道能不能与你再见。”在那之前，她的面容曾梦幻般地浮现在我眼前，然而她现在的形象，她现在说话的优美姿势，却立刻消除了那梦幻般的记忆。我热烈地拥抱她，向她证明我的爱，向她保证我无罪，告诉她我的发现只是出于偶然，总之，我作了许多表示，她不仅本人安定下来了，而且努力安慰我。

“你好好考虑一下，”她说，“看看这个发现是不是损害了你的爱情，看看你能不能忘记我曾以大小不同的两种形态待在你身边，看看我身躯的缩小会不会削弱你对我的好感。”

我凝视着她，她现在比任何时候都美，我暗自思量：“你拥有一个女子，她时不时地变成小人儿，由你装在小箱子里带着东奔西走，难道这是极大的不幸？假如她变成巨人，要把她的丈夫塞在小箱子，是不是更糟？”想到这里，我又快乐起来，“我无论如何不能让她一个人浪迹天涯。”“心肝宝贝呀，”我回答说，“让我们像过去那样，永不分离，永远在一起吧！我们俩会生活得更美满的！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什么都答应你，会更小心地照管小箱子。你是我平生第一次遇到的可爱的人，怎么会给我留下坏印象呢？要是两个相爱的人形体都这样矮小，他们该有多么幸福！那不过是一幅精巧的画像罢了，是一种魔术。你是在考验我，跟我开玩笑；你瞧着吧，我是不会变心的。”

“事情比你想象的严重得多，”美人说，“你不把它放在心上，这我很满意。对我们俩来说，结局可能是很好的。我愿意相信你，我自己也要尽力而为。不过你要答应我，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腹牢骚地追忆这次发现。此外，我还有一个恳切的要求，你要更谨慎些，要少喝酒，少生气。”

我答应了她的要求，还想再三向她保证，然而她转变了话题，一切又恢复正常。我们没有理由变换逗留地点，城市很大，我们的社交面很广，而且这个季节的郊游和游园活动很多。

在所有这些娱乐活动中，大家都喜欢见到我的妻子，男男女女都热切地要求与她见面。

她那迷人的姿态与适度的威严结合得天衣无缝，使每个人都觉得她可亲可敬。她会弹琴唱歌，精彩的表演使社交晚会灿然生辉。

我承认，我不能从音乐中得到好处，甚至可以说，音乐使我产生反感。我的美人很快看出了这点，因此我们两人在一起时，她不用这种方式来引起我的乐趣。她好像是要在社交场合获得补偿，在那里，她通常能遇到大批的崇拜者。

没有必要否认，我们最后这次谈话未能使我忘记那件事，尽管我极力忘记它。它反而使我的感情起了奇特的变化，但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在一天晚上的盛大社交活动中，我忍耐已久的不满情绪爆发了，这使我吃了极大的亏。

现在仔细回想起来，原来是我从那次不幸的发现以来，就不像以前那样爱我的美人了。

我对她变得极为嫉妒，以前，我可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晚餐时，我们斜对面坐着，离得很远。我跟坐在旁边的两个女人意气相投，谈笑风生。我早就觉得她们很有魅力，和她们调情打趣时，谁也不吝啬葡萄酒。这时，在另一侧，有两个爱好音乐的男人在纠缠我的妻子，他们怂恿大家唱歌，独唱合唱都行。我很生气，我讨厌唱歌。那两个音乐爱好者却没完没了。

当有人要我也来个独唱时，我真的被激怒了，拿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把酒杯重重地往桌子上一甩。

旁边两个女人妩媚可爱，使我的情绪有所缓和，一切本来是可以使我轻松愉快的。但我正在气头上，偏偏这时要发生使人恼火的事情。怒火暗中不断地烧灼我的心。有人拿来一把琴，为我的美人伴奏，全场一片称赞声，我的心碎了。不幸的是，他们要求全场安静。要我也别再说话。这种要求气得我咬牙切齿。极小的火花点燃了炸药的雷管，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这时，女歌手唱完了一支歌，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她无比妩媚地朝我瞥了一眼，可惜这目光不能打动我的心。她发现我痛饮了一杯酒以后，又斟满了一杯。她用右手食指妩媚地威胁着朝我指了指。“您要想想，那是酒！”她说话的声音很低，刚好让我听见。“水还是让女水妖喝吧！”我大声说。

“各位女士，”她对我旁边的女人说，“把你们的全部魅力施展出来吧，喝酒莫让酒杯干！”“您不要受人指使！”一个女人附着我的耳朵小声说。“那个侏儒想干什么？”我嚷道，激动得把胳膊一挥，撞倒了酒杯。“这儿洒酒了很多呀！”绝代佳人喊道，拨弄了一下琴弦，想在骚乱中把大家的注意力重新吸引到她身上来。这一着果然有作用，她站起身来，好像要表演得更美一些，并且继续演奏序曲。

我看到红葡萄酒在桌布上流淌，恍然大悟，知道又犯了一个大错误，心中十分懊悔。音乐第一次感动了我。她唱的第一段是友好地向全场观众告别，大家感到暂时还在一起。第二段唱的是全体解散，人人感到孤独，与世无缘，没有人觉得自己还在这里。对最后一段，我怎么说好呢？那是专唱给我听的，述说爱情已受损伤，是粗暴与傲慢将它断送。

我领着她回家，路上一句话也没说，料想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但一进房门，她变得又快活又可爱，甚至开起玩笑来，又使我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第二天早上，我自信而亲热地说：“在欢乐的晚会上，你经常应别人请求唱歌，比如昨天晚上，你唱了那支动听的告别歌；现在，趁着良晨美景，

你也给我唱一支快乐动听的欢聚歌吧，让我们觉得好像初次相识一样。”

“我的朋友，我不能唱了，”她声调严肃，“昨天晚上我唱的是我们的别离，现在马上要分手了。我只能对你说，违背许诺和誓言给我们俩种下了恶果，你破坏了你莫大的幸福，我也不得不放弃最美好的心愿。”

我恳求她详细解释，她答道：“我可以遗憾地解释给你听，因为这关系到我是否留在你身边。告诉你吧，我本来是可以把这件事隐瞒到底的。你所看到的我在小箱子里的形象，是我的本来面目。我生于埃克瓦尔德国王家里，国王是小人族中最强大的君主，历史上对他的事迹有很多记载。我们的民族仍然像远古时代那样工作和劳动，也就很容易管理。你可不要以为小人族的劳动方式落后。过去，我们制造出击后能跟踪追击敌人的刀剑。看不见的神秘链、穿不透的盾牌以及类似的器具，是我们的杰作。现在，我们主要制造舒适的家庭用品和装饰品，在这些方面远远胜过地球上的其他民族。如果你能到我们的作坊和仓库走上一趟，你一定会大吃一惊。如果不是我们整个民族，特别是王室，发生了一些特殊事情，一切都会非常美好。”

她刚停了一会儿，我就敦促她揭开这个神奇的秘密，她立刻顺从了我。

“大家知道，”她说，“上帝创造出世界后，陆地变干，山岭巍峨耸立。我要说明的是，上帝首先创造的是小人族，目的是让这些聪明的造物在地球内部通道和沟壑里，欣赏和瞻仰他创造的奇迹。大家还知道，后来这个小人族走出了地下，妄想统治世界。为了把小人族赶回山里，上帝创造了龙。但是龙习惯于盘踞在高山深壑之中，有很多龙喷火，使生灵涂炭。小人族不知所措，只得恳求主宰一切的上帝，祈祷把不洁的龙族消灭干净。贤明的上帝虽然不愿下决心铲除他的造物，但很关心灾难深重的、可怜的小人族，立刻创造了巨人，要巨人去跟龙搏斗，虽然不把龙消灭，但一定要减少龙的数目。

“巨人在大体上解决了龙患以后，也骄傲自大起来，有的甚至犯罪，特别是迫害善良的小人族。小人族在灾难中又一次求助上帝，万能的上帝立即创造骑士，要骑士去跟巨人和龙搏斗，并与小人族和睦相处。于是，这些造物终于都安定下来，形成巨人和龙，骑士和小人族和平共处的局面。我的朋友，现在你可以看出，我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种，这固然使我们感到光荣，却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弱点。

“世界上没有一种东西是永恒的，原来伟大的，势必变小和减少，我们就处在这样一种变化状态中。创世以来，我们的人数一直在减少和缩小，首当其冲的是王族，由于想保持纯粹的血统，这个家族第一个遭到厄运。因此我们的哲人很久之前就设想了一条出路：每隔一段时间派出一个公主，与光荣的骑士成亲，以振兴小人族，避免全族复灭。”

我的美人诚心诚意地说出这么多实话，我还是心怀疑虑地望着她，觉得她是在捉弄我。

对于她的高贵出身，我已经不怀疑了；我不大相信是的，她不嫁给骑士而嫁给我。因为我太了解自己了。她好像是要我相信，我的祖先也是上帝直接创造的。

我掩饰住惊讶和怀疑，亲切地问她：“告诉我，我亲爱的孩子，你是怎样获得这样高大而端庄的形体的？在我所认识的女子中，没有几个能与你媲美。”“你要知道，”我的美人儿回答，“古时候，小人国王室会议就作出了一个决定，尽可能不采取那种非常步骤。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次的起因是我的弟弟，他生得太小，保姆们从襁褓中就把他丢了，至今下落不明。如

果不发生这件事，还是不会这么快地派公主出山来的。小人国的年鉴还没有记载过这样的事。于是，国王把他的智囊团召集起来，经过短时间讨论，一致决定派我出来找一个丈夫。”

“决定！”我大声说，“真是妙不可言。下决心，作决定，这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把一个小人变成天仙，你们的智囊团有这种能耐？”

“这一点，”她说，“我们的祖先早就预料到了。在国王的财宝中，有一只大金戒指。

我现在说说它是怎样出现在我面前的：我还是孩提的时候，就有人让我看过我现在戴在手指上的戒指。后来人们做了许多工作，把我将要遇到的一切都讲给我听，教育我该作什么，不该作什么。

“按照我父母最喜欢的夏季行宫的式样，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一座正殿，几座偏殿，还有大家都喜爱的建筑物。宫殿建造在一个大峡谷的入口处，装饰得无比美丽。在规定的日子里，我父母带着我和全宫廷文武到那里去。军队列队行进，24名祭师用华盖颇为吃力地抬着神奇的金戒指，把它放在正殿门槛上，正好让人们可以跨越。仪式过后，我与大家依依惜别，紧接着就开始工作。我走过去，把手放在戒指上，立刻开始长高，眨眼工夫，就长成现在这么高大。然后我立即把戒指戴在手指上。这时，窗门、房门、大门全部关闭，偏殿也退进正殿，整个宫殿不见了，放在我身边的是一只小箱子。我立刻把它提起来带在身上。我变得高大而强壮，非常惬意。面对树木、山岭、江河和平原，我仍是一个小人儿，但与青草相比，特别是与蚂蚁相比，我已是巨人。我们小人族与蚂蚁的关系并非一直友好，因此我常常受它们欺侮。

“关于我在遇到你以前的旅途生活，可以讲上几天几夜，现在只能简单地说一说。我考验过一些人，没有一个像你这样能使光荣的埃克瓦尔德家族兴旺和永存。”

她述说时，我并没有想摇头，但是头还是不时地摇。我提出许多问题，没有一个得到满意答复。更糟糕的是，我极为悲伤地得知，她有了这段经历以后，就要回到父母身边去，虽有心再回到我身边，但现在非回去不可，不这样做，她和我都要失去一切。钱包里很快就会掏不出钱来，说不定钱花光以后还会出事。

我听说钱快花光了，就不再问还会出现什么情况，我耸了耸肩膀，不吭声，她好像明白我的意思。

我们收拾好行装，坐进马车，把小箱子放在对面。我还是看不出它是座宫殿。我们的车经过了好几个站，路上顺当地从口袋里掏出钱付车费和小费，并有剩余。我们进山后才下车，我的美人儿走在前面，我遵照她的吩咐，提着箱子紧随其后。她把我引上一条通往有草坪的狭谷，走上陡峭的羊肠小道，只见清泉喷涌而出，时而飞流直下，时而蜿蜒曲折，静静流淌。她指给我看一块地势高的平地，让我把小箱子放下，说：“再见吧！回去的路，你是容易找到的；别忘记我，我希望能与你再见。”

此时此刻，我实在舍不得离开她。今天的地格外漂亮，此时的她极其美丽。跟这样一个可爱的人儿单独站在绿草地上，四周青草繁茂，鲜花盛开，重峦叠嶂，流水潺潺，谁不为之心动！我想抓住她的手，和她拥抱，但她把我推开，并一往深情地告诫我，要是不马上离开，会很危险。

“难道，”我大声说，“我留在你身边，你把我保护起来的可能性都没有

了吗？”说这句话时，我的姿势表现出痛苦，声音中饱含着忧伤，她好像深受感动。思量片刻，她向我承认，我们继续结合的可能性不是一点也没有。

有谁比我更幸福？我越来越强烈的渴望，终于感动得她又说了话。她向我泄露，如果我下决心变得与我见过的她一样小，现在就可以留在她身边，就可以跟她一起走进她的住宅、她的王国、她的家庭。对这个建议，我虽然不十分满意，但是此时我巴不得不离开她。长期来，我习惯于猎奇，便马上下决心走她指出的路，她要我怎样，我就怎样。

我立刻伸出右手小指，她用她的小指顶住，然后用左手轻轻把她自己的戒指取下，套在我的手指上。刚刚套上，我就感到手指剧痛，戒环在收缩，像施毒刑。我拼命喊叫，不自觉地朝她乱抓，她消失了。我找不出适当的话语来描述我当时的心情。这样说吧：我很快变成了小人，在草茎构成的森林里，站在她身边。在短暂而奇特地分别后重逢，如果您愿意，也可以说是未分离而重新结合，其欢乐是无法形容的。我倒在她的脖子上，她报之以亲昵动作，一对小人儿的幸福感与一对大人儿的幸福感完全相同。

现在我们颇为吃力地往山坡上爬；这片草地对我们来说，成了不可穿越的森林。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一块空地，在那里看到了一个巨大而方正的物体，我惊讶不已。不过我很快认出那是我放的小箱子，样子一点没变。

“我的朋友，过去用戒指敲它一下，你将看到奇迹，”我的爱人说。我走过去，刚刚敲，就真的看到了最了不起的奇迹。两个侧翼向前移动，各个部分像鳞片和木板一样纷纷倒地，只见门、窗、柱以及宫殿所需的一切构件突然梦幻般地出现。

伦琴有一张奇特的写字台，只要按一下钮，发条和机关就活动起来，书桌、文具、文件柜和装钱的抽斗，就会一起或一个个地出现。看见过那个写字台的人，准能想象出，我的亲密伴侣把我带进的宫殿是怎样构成的。在正殿，我一眼认出我从车棚上看到过的壁炉和她坐过的靠椅。顶部真的有一条缝，从前我在马车上就是从这条缝往里面张望的。别的我就不赘述了，一句话，一切都是宽敞的，富丽堂皇的。我惊魂未定，又听见远处传来军乐声。我美丽的妻子欢呼雀跃，兴奋地告诉我，父王来了。我们走到门口，看见一列威武雄壮的队伍从宽阔的大山谷走出来。士兵、仆从、侍卫和群臣鱼贯而入。最后，我们看到，在身着彩装的人群簇拥下，国王本人来了。整个队伍走出宫殿后，国王和他的近臣走过来。他的爱女赶紧拉着我一起迎上去。我们跪倒在国王膝下，国王非常客气地把我扶起，我到他面前时，才发现我在这个小人国是最高大的。我们一起向宫殿走去，国王向群臣发表措辞文雅的演说，说他在这里找到我们感到惊奇，对我们表示热烈欢迎，承认我是他的女婿，并决定明天举行婚礼。

听说要结婚，我大吃一惊。我那时怕结婚胜过怕音乐，认为除结婚外，音乐是人间最讨厌之事。我常说，演奏者们自以为音乐是一致的，和谐的。他们花费很长时间定调，用难听的声音折磨人的耳朵，便武断地认为，他们的事业纯洁高尚，各种乐器浑然一体。乐队指挥也沾沾自喜，一曲刚完又奏一曲，让人们的耳朵长时间受罪。然而，在婚姻中，连这步都达不到。婚姻只不过是二重唱或二重奏。在一般人的想象中，两个声音，或者说两种乐器，至少可以大体上配合默契。但事实上，这种情况极为少见。往往是丈夫起调，妻子立刻升高一度，丈夫又再升高一度。于是，轻音乐变成大合唱，调子越唱越高，最后连吹奏乐也达不到那种高度。因为和谐音乐向来与我无缘，所

以不能怪我忍受不了不和谐的音。

关于白天举行的各种仪式，我不愿意也不能讲述，因为我很少注意。山珍野味，上乘美酒，我也没品尝出滋味。我反复思索，究竟该怎么办。我并没有想很多，就决定夜间悄悄逃走，找个地方隐藏起来，我幸运地找到了一道石缝，使劲爬进去，尽量隐蔽好。接着，我想把那个不幸的戒指从手指上取下来，但我怎么也取不下，而且，只要我想往下拉，它就箍得越紧，我的手指就越痛，只要放弃这个念头，疼痛就立刻缓解。

一大早我就醒来了，我这个小人儿睡得很香，正要向四下张望，头上下起雨来。砂石从青草、树叶和鲜花之间纷纷撒落下来，一支看不见尽头的蚂蚁大军从我头上冲下来，一见到我，它们就从四面八方向我进攻，尽管我精神抖擞，勇猛自卫，最后还是寡不敌众，被它们盖住，夹住，折磨。我听到它们喊话要我投降，我喜出望外，真的举起手，投降了。立刻就有一个大个儿蚂蚁客气地，甚至尊敬地走近我，自称是我的忠实奴仆。我得知，这些蚂蚁已经成为我岳父的同盟军，现在它们是奉命来找我的。现在我这个小人儿落到了更小的动物手里，也奈何不得。只好静候婚礼。心想，只要岳父不发怒，美人儿不气恼，就感天谢地。

名目繁多的仪式就不述说了。一句话，我们结婚了。虽然过得很快乐，但难免有孤独的时刻。一到这种时刻，我就想入非非。我遇到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是什么事，情况怎样，请仔细听。

我周围的一切都跟我当时的身驱和我的需要相吻合，酒瓶和酒杯都与小饮酒者成比例。

甚至可以说，尺寸比我们的还精确。柔软的食物放进我小小的口里，味道鲜美。妻子那张小嘴的吻也够刺激。不可否认，新鲜感使我对所有这一切极为满意，可惜，我怎么也忘不了我过去的样子，记得我以前的身材，这使我感到不安和不幸。我第一次明白哲学家对理想的理解，人正是由于有理想才受苦的。我有自己的理想，常常梦见自己以巨人身材出现。总而言之，女人、戒指、小人身躯，以及许多其他的束缚，使我感到万分不幸，从而使我开始认真考虑争取解放的问题。

我深信，全部魔力都隐藏在戒指里面，便决计锉掉它。我从宫中珠宝匠那里弄到几把小锉。幸好我是左撇子，生来就没有用右手做过事。我勇敢地干活，活儿不轻，因为小金戒指看上去非常薄，实际上是变小的，相对于它缩小前的尺寸而言，是变厚了。我把所有空闲时间毫无例外地用来干这个活。我相当聪明，快锉断时，就往门外走。这一步是走对了，金戒指以很大的力量从我手指上弹起，我的身躯猛然长大，以为真的要碰到天顶，无论如何也会把我们夏宫的半圆形屋顶捅破，说不定整个宫殿都因我笨手笨脚而倒塌。

这样一来，我又是孤身一人了，当然变大了许多，也变愚蠢，变迟钝了许多。我清醒过来时，看见那个小箱子还在身边，就把它提起来，觉得它相当重。然后，我顺着羊肠小道向山下的驿站走去，到了那里，我立即要了一辆马车继续赶路。一上路，我就检查两边的小口袋还灵不灵。钱似乎已经花光，在装钱的地方，我找到了一把小钥匙，就是开小箱子的那片钥匙。在小箱子里，我得到了相当多的补偿。钱未花完时，我是自己驾车，后来把车卖掉，改乘邮车。最后，我才把小箱子处理掉，因为我一直盼望它再一次装得满满的，但未能如愿以偿。尽管走了许多弯路，我还是回到了那个女厨子

的灶前，你们就是在那儿认识我的。

## 斐迪南

在家庭中，经常可以看到，孩子们的外貌和内心，有时具有父亲的特征，有时具有母亲的特征。有时还有这样的情况，孩子们以一种特殊的和令人惊讶的方式，与父母的本性相联系。

一位名叫斐迪南的年轻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看一看他的修养，就会想起他的父母。

我们可以把他的气质与他的父亲进行精确的比较。他具有父亲轻浮、乐天的性情，贪图眼前享受，他的某种激情只在某种情况下能够自我克制。但从种种迹象看，他又具有母亲的冷静、正义感和为别人牺牲的精神。从上述介绍我们很容易看出，与他打交道的人，往往不得不求助于一种假定，来解释他的行为，那就是这个年轻人大概有两颗心。

我不由得回忆起他小时候的一些情景。这里只介绍能说明他的整个性格和对他的生活起决定性影响的事情。

他小时候过着富裕的享受型生活：他的父母很富有，并且按照这类人培养和教育自己的孩子。父亲在社交中、娱乐场上和着装方面的花销非常大。母亲是个好管家，知道怎样限制这种经常性的花销，使收支总地保持平衡，从不出现缺钱用的现象。因此，作为商人的父亲感到很幸运，时而进行投机，他在这方面是很大胆的。他在做生意时乐于交往，乐于助人，所以联系很广。

天生追求上进的孩子们，在家庭中通常选择他们认为生活范围最广、享受最多的人为榜样。他们把享受生活的父亲当做他们衡量生活方式的决定性尺度。他们从小就养成了这样的观点，所以通常在家庭的力量基本平衡中进行追求。他们很快发现到处有阻力，每一代新人除了老的要求外，都还有新的要求，而父母亲通常都防止孩子们享受他们过去享受过的东西，他们认为以前每个人过的都是较简朴的生活。

斐迪南是怀着不愉快的情绪成长起来的。他经常得不到他的小伙伴们所得到的东西。他不想在衣着上、生活的自由度上和派头上落后于他人，想照父亲那样生活。他每天都以父亲为榜样，而父亲在他面前更是作为双重典范出现：一重是作为儿子所偏爱的父亲，另一重是儿子所看到的过着娱乐和享受型生活，受人尊重和爱戴的男子汉。很容易理解，斐迪南经常为此与母亲争吵，因为他不想穿父亲穿过的衣服，而要穿适合自己身材的时装。他就是这样长大的，他的要求随着他的年龄增长，到了 18 岁那年，他便感到再也忍受不住现状了。

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负债，他的母亲最怕他取得别人的信任，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要求，或者摆脱小小的困境。不幸的是，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候，他长成了一个小伙子，对外界越来越注意，对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产生了感情，进入了较大的社交圈，不仅想与别人平起平坐，而且想出人头地，讨人喜欢，因而感到行动比以前更受约束。母亲不仅不满足他的要求，而且要求他对她采取明智、良知和依恋的态度，她虽然进行说服，

但未能改变他的思想，这样就使她感到格外为难。

他虽然没有失去他爱如生命的东西，但未能改变他的处境。他从小就同这种处境进行斗争，又与他周围的一切共同长大。他没有中断他的任何联系、社交活动、散步和娱乐，没有损伤一个老朋友、一个小伙伴、一个受尊重的新交，也没有损伤最宝贵的爱情。

如果人们知道，她还迎合他的情欲、思想、虚荣心、热切的希望，就很容易理解，他对自己的感情是多么重视。全市最美、最富有的姑娘之一，给他以许多追求者之一的优厚待遇，至少暂时给以这样的待遇。她允许他在她面前吹嘘他为她所效的劳。他们互相表现出对把他们拴在一起的锁链感到自豪。现在，他把随时随地跟随她、为她花费时间和金钱作为义务，他还用各种方式表现出，她的感情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她是多么不可缺少。

这种交往和追求使斐迪南付出了比其他情况下理所当然要付出的多得多的代价。她父母不在本地，她是由一个非常奇特的姑妈抚养成人的。把奥蒂丽娅这颗社交界的明珠推入社交界，需要一些手腕和特殊的团体。斐迪南尽一切力量来使她享乐，这是她非常乐意的，她对懂得怎样追求她的每一个人都提出这种要求。恰好在这个时刻，他敬爱的母亲要求他履行性质完全不同的义务，他从母亲方面得不到使他感到负债可耻的帮助，负债也使他的被大家看作富有和慷慨的状况难以维持下去，每天都感到钱吃紧，迫切需要钱用，他那种年轻的，受爱情驱使的感情因此陷入极其狼狈的境地。

他以前在心灵上只是稍有感触的某些概念，现在更加牢固了，原来只是偶尔使他不安的一些想法，现在长时间地飘荡在他的心头，一些忧郁的心情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痛苦。过去他还把父亲当做榜样，现在他把他放在次要的地位。儿子所需要的，主要是父亲所拥有的东西；父亲所害怕的，正是儿子认为无所谓的。他所谈论的，不是大家所必需的东西，而是每个人都可能缺少的东西。儿子认为，为了享受，父亲有时也应该是缺少的。父亲的看法完全相反，他是那种允许自己做许多事情，而拒绝为有赖于他的人做事的人。他答应给儿子一些东西，并要求儿子详细汇报，甚至经常汇报。

人们在受到限制时，眼光才变得极为锐利。因此，女子比男子聪明得多。下级除了重视对他发号施令的上司外，不会注意别的人，用不着事先举例给他们听。因此，儿子对他父亲的一举一动都记在心上，对与花钱的有关的事情尤其如此。如果有人谈论父亲在赌博中输了或者赢了钱，他听得更加仔细。如果父亲不允许自己享受珍贵的东西，他会更严厉地责备他。

他自言自语地说，父母亲一切都享受过了，他们任意挥霍偶尔获得的财产，却不让儿女们享受任何东西，哪怕是廉价的东西。因此，年轻人对这些极为敏感，就不足为怪了。他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他们是怎样获得这些权利的？难道偶然事件能够决定一切，难道偶然事件起作用的地方，权利才是这样？要是把孙子当做儿子看待的祖父还健在的话，我的处境会好得多。他不会让我缺少所必需的东西。我们在受教养和出生的环境中所需要的东西，难道不是必不可少的吗？祖父决不会亏待我，也不会允许父亲挥霍。他要是活得长一些，一定会认识到他的孙子也是值得享受的，因此他也许会在遗嘱中给我早一些的幸福。我甚至听说，祖父死得太快，没有来得及思考他的最后的愿望。我失去我早期的这份财产，也许纯属偶然，如果父亲继续这样管理下去，我可能永远失去这份财产。

他在最不愉快的、寂寞的时候，由于缺现金不得不拒绝聚会或愉快的

社交活动，会经常探讨关于财产和权利的种种诡辩术，探讨是否需要听从法律，是否需要不让人们说话的机构的问题，探讨在多大的范围内，人们可以不动声色地背离民法。他已经浪费过他所拥有的有价值的小东西，他平常得到的零用钱根本不够用。

他的情绪变得很坏。可以说，他在这个时候是不理睬母亲的，因为母亲不能帮助他；他恨父亲，因为他认为，父亲到处为他设置障碍。

在这个时候，他有了一次引起他不满意的发现。他发现他的父亲不仅不是一个好管家，而且是一个不认真的管家。他经常从写字台的抽屉里迅速地取出一些钱，并不清点，有时也清点一下，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因为钱箱里的钱不对数。儿子多次观察到了这一点，当父亲从中拿走一大笔钱的时候，他变得更敏感了。

一个特殊的偶合导致了这种情绪，这次偶合给了他一个诱人的机会来干那种事，他感到那只是一次暗地的、不很重要的冲动。

父亲交给他一项任务，检查和整理一个装旧信的箱子。一个星期日，他独自打着它穿过放着写字台的房间，写字台里有父亲的钱箱。箱子很重，他扛得不大对劲，想放一放，或者说想靠一靠。他没有扛稳，重重地碰撞了写字台的一个角，台面便飞了起来。他看到所有的纸卷撒满一地，对这些纸卷，他平常只能斜视一眼。一个卷从父亲平常随便取钱的一侧滚了出来。他把写字台重新盖上，想往边上推，每推一次，盖子能飞起一次，就好像有一把开抽屉的钥匙一样。

他热切地试图寻找他以前不能得到的各种乐趣，更卖力地追求他的美人，更加随心所欲。他的活跃和优雅变成了暴烈，近乎野蛮。他这样做自己并没有恶心的感觉，但别人都讨厌。

火药装进了枪膛，这是热恋的机会，每一次违背良心的恋爱都促使人们过分地使用体力，采取很难从外部掩饰的野蛮行动。

斐迪南的内心矛盾越大，他编造的论据就越不能自圆其说，他的行为就越大胆，越没有节制，他也就感到自己被越来越紧紧束缚在某一方面。

在这个时候，各种无价之宝变成了时髦。奥蒂丽娅爱打扮。他为她找到了一个获得珠宝的途径，她自己并不知道这些礼物从何而来。她猜测是他老伯伯送的。这样一来，斐迪南分外高兴，一方面她的美人对他的礼物感到满意，另一方面又让她的猜测转移到伯伯身上。

但是为了使自己和她都愉快，他不得不又好几次打开他父亲的写字台，他干这种事越来越有恃无恐，因为他父亲在不同的时间里把钱放进去，又取出来，并没有记载。

奥蒂丽娅不久要去看父母亲，要去几个月。这对年轻人感到极为沮丧，因为他们要分开了，而且还有一个情况使得他们的分离更为重要。奥蒂丽娅偶尔听说，那些礼物是来自斐迪南，她找他谈话，他承认了，看来她感到很不满，坚持要退回，这个过分的要求使他感到极其痛苦。他向她解释，没有她他是不想活下去的。他请求她维持他们的恋爱关系，并且发誓，只要他成家立业，就不会让她手头缺任何东西。她爱他，深受感动，便答应他的要求，在这个幸福的时刻，她以热烈的拥抱和上千次甜蜜的吻来表达她的诺言。

她走后，斐迪南非常孤独。他为了看她而常去光顾的那些社交团体，因为缺少她而对他失去了吸引力。他只是出于习惯才偶尔拜访一下朋友，只是为了应付开支才动用一下父亲的钱箱，这已不是由热情驱使。他经常独自

一人，良心看来占了上风。在冷静思考时，他对自己感到吃惊，怎么会想起关于法律、所有制、对他人财产的要求等方面的诡辩术，怎么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归为类别，用这样冷酷的和歪曲的方式为所欲为，并且以此美化不能允许的行为。他越来越明白，只有忠诚和信仰才能使人受到尊重，好人应该按自己的方式活着，别人绕开法律或利用法律给自己谋取好处，那是所有的法律的耻辱。

在对这些真正的和良好的概念完全明白和作出决定之前，他还有几次紧急动用了禁止动用的财源，但没有一次不是违心的，就好像牵动魔鬼的头发一样。他终于振作起来，决定首先停止那种行为，向父亲报告了那把锁的情况。他做得很巧妙，扛着装好整理好的信件的箱子当着父亲的面穿过那个房间，开始时故意做得不灵巧，使箱子撞击写字台，父亲看到盖子打开，吃了一惊。他们俩检查了锁，发现锁钩年久失修，已经用坏，绞链是活动的。一切很快就修好了，斐迪南看到钱保管得很好，再也没有去溜一眼。

但是他认为仅这样做还是不够的，又立刻行动，凑足了他从父亲那里花费掉的、他还记得起来的数目，用各种方法归还给父亲。现在，他开始严格地生活，将零花钱尽量节省下来。与他往日的花销相比，这个数目当然是很少的，必须省吃简用。这样做的结果，数目看来已经很大，这只是纠正他的不正当行为的开头。当然，最后一个存起来的塔勒与第一个支付出去的塔勒的差别是很大的。

他在这条路上没有走多久，父亲就决定送他去经商，去熟悉远处的一家工厂。派他去的目的是，在一个基本需求和手工劳动力非常廉价的地方，建立一个办事机构，并派一个股东到那里去，把目前还在别人身上的好处争取过来，并且用现金和信贷手段使工厂扩大。斐迪南要仔细地进行研究，写出内容广泛的报告。父亲给了他一笔差旅费，规定只能靠这点钱维持生活，钱是够用的，他没有抱怨。

旅途上，斐迪南非常节省，经过反复计算，他发现，如果用各种方法继续节衣缩食，他可以节省他差旅费的三分之一。他希望有机会得到更多的钱，结果真的找到了机会。机会是一个无是非的女神，既支持好的，也支持恶的。

在他到达的地方，他发现一切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好。每个人都按老一套从事手工劳动。

人们对新发现的优势毫无认识，或者说，人们没有利用这种优势。人们只花费一定数量的钱，有了一定的利润就满足。他很快就认识到，用一定资金，预付一定的款项，就能购买大量的材料，依靠能干的技师和一定数量的机器，就能建立大型的稳定的工厂。

他感到，通过想出这个切实可行的活动计划，自己有所提高。在这个地方，他每时每刻都浮现出亲爱的奥蒂丽娅，这使他希望父亲把他派到这里来，建立一个新的企业，并多姿多彩地、出人意料地把这个企业装备起来。

他已经把一切看作自己的了，所以更加注意观察一切。他第一次有机会施展他的聪明才智和运用他的判断力。这个地区作为工作对象，使他极感兴趣，是治愈他受伤心灵的特效药和提神剂。他想起父亲的家就不能不心痛，他在那里以一种疯癫的方式进行的的活动，现在看来是最大的犯罪。

他家的一位朋友，一位跛足的、病态的男人，首先写信提出了建立这样一个企业的想法。他一直在他身边，向他一一作出解释，使他明白他的主

意，当这个年轻人接受甚至实施他的主张时，他感到由衷高兴。这个人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一部分是出于爱好，一部分是他的健康状况所决定。他没有子女，一个侄女关照他，他考虑把财产交给她，希望给她找一个能干的丈夫，以便能够看到借助外来资金和新鲜力量，实现他的理想，他对实现这个理想虽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但由于身体上的经济上的原因迟迟未能实现。

当斐迪南在他面前以主人身分出现时，他几乎没有认出来。当他知道这个年轻人这么热心于商务和这个地区时，他的希望变大了。他让他的侄女注意到他的这个想法，但她好像没有这种意思。她是一个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健康的、各方面都优秀的姑娘。她将伯伯的家务总是整理得干净利索，对他的健康状况总是温柔体贴地关照。她将来肯定可以成为一位理想的贤妻良母。

斐迪南心目中只有奥蒂丽娅的可爱形象和爱情，没有注意这位好农村姑娘，或者说他只想有朝一日奥蒂丽娅会作为他的妻子住在这个地方，能够给她配备这样一位女管家。他以无拘无束的方式回答这位姑娘的友谊和好意。他对她越来越了解，懂得了如何评价她。他很快对她更加注意。她和她的伯伯都按他们自己的愿望来解释他的行为。

斐迪南对周围的一切看得很清楚，对情况了如指掌。他在她伯伯的帮助下拟定了一个方案，不能否认，按照他的轻率特点，他是不可能独自制订出这个方案的。他也对她说了许多恭维话，幸运地称赞了她的每一项家务，这些家务安排得非常好，使人对这样一个细心的女管家可以放心。因此，她和她的伯伯认为，他确实是有意的，便对他更加关心起来。

斐迪南在调查中满意地发现，并不是他一个人对这个计划中的许多点的未来抱有希望，而是他马上可以做成一笔有利可图的生意，可以偿还他从父亲那里所偷的全部钱物，从而永远摆脱这个沉重的负担。他向他的朋友说明了实现这个设想的意图，朋友对此特别高兴，给予了尽可能的帮助，甚至想为他的年轻朋友争取贷款，但是这位朋友不同意这样做，而是马上从他的差旅费中支付一部分，另一部分在规定期限内支付。

他怀着多么高兴的心情请人包装和发运货物，就不必多说了。他多么满意地踏上回程，也是可以想象到的。人最崇高的感情莫过于用自己的力量纠正和摆脱一次重大的失误，甚至是罪行。不出现大的偏差而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好人，相当于一个安分守纪的值得称赞的公民，而英雄人物和披荆斩棘的人则受到人们的赞扬和奖赏。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一句自相矛盾的话是对的：上帝本人更喜欢一个回头浪子，而不太喜欢一贯正确的人。

可惜斐迪南并没有通过良好的决策，通过改邪归正消除他的行为的可悲后果，这种后果正在等待着他，使他已经恢复的平静情绪重新受到痛苦的折磨。他外出期间下了一场倾盆大雨，这场大雨正好在他返回父亲家门时瓢泼而下。

据我们所知，斐迪南的父亲在私人钱库方面并不是一个有条理的人，但是商务诉讼案件是由一位很精明的助手掌管，管理得纹丝不差。老人并没有注意到儿子挥霍掉的钱，不幸的是那底下有一个装有本地通用钱币的包裹，这是他在赌博中从一个陌生人那里赢来的。他找不到这个包裹，便对周围的人产生了怀疑。尤其使他极其不安的是，少了几个纸卷，每个纸卷装有100杜卡特，这些是他不久前收藏的，肯定是拿到手了的。他知道，写字台曾被碰撞而打开过，他断定有人抢走了钱，因此极为恼火。他怀疑所有的人。

在最可怕的威胁和咒骂声中，首当其冲的是他的妻子。他想把整个大楼清理一遍，对所有的主仆和孩子进行审讯，一个也不放过。好心的夫人好不容易使丈夫平静下来。她说，如果流传出去，说没有人免遭不幸，那么这件事对他和全家的名声会有多大损害。这件事涉及我们，大家都有份，都蒙受耻辱，这种情况无论对他和她都不会有好处，如果什么也没有查出来，那就更有好看的。或许有其他办法发现罪犯，把钱追回来，又不致使他感到终生遗憾。她用这样和那样的话语终于使他平静下来，通过暗中察访探明真相。

可惜，很快就有所发现。奥蒂丽娅的姑妈听到过这对年轻人的相互许诺，知道侄女得到的礼物。她对这整个关系不满，由于侄女不在，她没有吭声。她认为与斐迪南保持可靠的联系是有益的，她忍受不了无把握的冒险。她知道小伙子很快要回家，她也天天盼望侄女返回，便匆忙地赶到了这个正在出事的地方，把消息告诉了他父母，听取他们的意见，询问是否可以期望很快发给斐迪南生活费，是否同意他和她的侄女结婚。

母亲听到这种关系后，吃惊不小。当她获悉斐迪南送了那些礼物给奥蒂丽娅时，更是大吃一惊。她掩饰了自己的惊慌，请姑妈暂缓几日，以便她与丈夫商议。她保证她会把奥蒂丽娅当作益友，并且说，在近期为儿子配置好一切不是不可能的。

姑妈走后，她觉得不宜把这个发现透露给丈夫。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去揭开这个不幸的秘密，看斐迪南是不是像她担心的那样用偷来的钱作礼物。她赶到那个廉价出售这种珠宝的商人那里，追问类似的珠宝的价格。最后她说，他不应该在她面前把这些东西的价格抬得太高，因为她儿子买过这样一批货，他把这些货低价卖给了她儿子。商人郑重声明没有这么回事，把价目表给她看，并且说，还必须把货币种类的贴水算进去，斐迪南就付过一部分贴水。使她最为忧郁的是，他向他提到了她丈夫丢失的那几种货币。

她装出要报出下一批价格的样子，带着沉重的心情走了。斐迪南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算出来的父亲丢失的总数是个大数。她根据自己担心的程度看出，这是最严重的过失，会产生最可怕的后果。她很聪明，没有向丈夫透露这次发现。她怀着共忧患的心情，等待儿子的归来。她希望澄清事实，又担心知道最严重的后果。

他终于兴高采烈地回来了。他本来是可以期待对他的商务的夸奖的，在货物中秘密地夹带着赎罪金，他想以此从他的秘密罪行中解脱出来。

父亲认为报告写得很好，但没有以他所希望的掌声接受这个报告。钱的事情使得这个人精力分散，闷闷不乐。尤其是，眼下有几大笔钱要支出。父亲的这种情绪使儿子受到很大的压抑，尤其是面对四壁、家具、写字台，他的罪证俱在。他的乐趣一扫而光，希望和要求成为泡影，他感到自己是一个庸人，甚至是一个坏人。

他正想悄悄地把马上要到的货物销售掉，察看一下周围的情况，并采取行动来摆脱困境，母亲就把他叫到一边，爱抚而又严肃地揭示了他的罪行，使他懂得隐瞒是行不通的。他的软弱的心碎了，珠泪双流，跪倒在她的脚下认错，请求原谅，申明仅仅是为了追求奥蒂丽娅而误入歧途的，绝没有其他恶习导致这个行动。他述说了他后悔的过程，怎样有意让父亲发现写字台打开的原因，他怎样通过节省差旅费和一次幸运的投机买卖，积足了偿还全部金额的款项。

母亲一下子不能松口，坚持要了解那一大笔钱的去处，因为礼物只占

一小部分。她向他摆出了父亲丢失钱数的帐单，这令他吃了一惊，他不可能承认拿了这么多银子。他高贵地、忠诚地发誓，没有动过黄金。母亲对此极为生气，指责他在真心实意悔改的紧要关头还进行抵赖，用谎言和童话来搪塞自己亲爱的母亲。她说，她甚至知道，有了一方面的能力，就有其他一切方面的能力。他很可能是和不三不四的朋友共同作案，很可能用偷得的钱做成了那笔生意，而且如果不是这个罪行被偶尔发现，他是不准备提及这件事的。她用父亲的愤怒，用民法，用逐出家门相威胁。但是所有的威胁都不再对他起作用。只有一点使他伤心，那就是她让他注意到，她正要谈谈他与奥蒂丽娅的关系。她在极其悲伤的情况下，伤心地离开了他。他看到他的错误已被揭露，看到自己涉嫌更大的罪行，心想，怎么说服父母相信他没有动过金子呢？他不得不担心父亲的火爆性子公开发作。他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勤奋的生活、与奥蒂丽娅的关系，所有希望全都破灭。他知道自己会被逐出家门，到处漂泊，到异国他乡去服苦役。

这一切使他的想象力出现混乱，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也伤害了他的爱情，没有什么比这些更令人心痛的了。使他最为惊奇的是，他的诚意、男子汉的决心、使事情重新好转的成功计划都前功尽弃，完全被否定，走向了反面。如果他承认他的这种命运是罪有应得，从而使那种想法变成一种阴暗的绝望，那么他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触动了内心的最深处，因为他听到一个可悲的真理，罪恶本身就是以善良行为为基础的。这种回归自身，这种关于最高尚的追求纯属徒劳的观点，使他变得软弱无力，他不想再活下去了。

在这种时刻，他的心灵渴望高尚的帮助。他倒在已经被他的眼泪织成水网的椅子上，请求上帝帮助。他的祈祷是动听的：即使克服恶习后站起来的人，也需要直接帮助；不让自己的任何力量弃之不用的人，在他刚刚出发的地方，在他未达到的地方，都可以指望天父的帮助。

他怀着这一信念，在进行这种迫切的请求时，呆呆地坐了一段时间，几乎没有发觉房门已经打开，并有人进来。进来的正是母亲，她面带悦色向他走来，看见他心神不定，便对他进行安慰。她说，我是多么幸运，我至少发现你不是骗子，并且认为你的悔恨是真的。金子找到了，父亲是从一个朋友那里得到的，当时交给出纳保管，由于白天事情很多，把这事给忘了。银子总数基本上是相符的，这样一来，总数就少得多了。我无法掩饰我内心的喜悦，答应为父亲追回所缺的那一部分钱，只要求他平静下来，不再追问这件事。

斐迪南立即变得极为愉快，赶紧去办商务去了。不久，他把钱交给了母亲，自己补偿了他没有动用的那一部分。他知道，那纯粹是父亲用钱混乱丢失的。他兴高采烈，但这整个事件仍然在他身上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他确信，人是有力量向往并做成好事的。他还相信，人通过这些行为可以使神灵关心自己，并答应给人以帮助，他就立即感受到了这种帮助。他非常高兴地向父亲介绍了在那个地方建立分厂的计划，介绍了工厂的全部价值和规模。父亲没有表示反对。母亲悄悄地向她的丈夫介绍了斐迪南与奥蒂丽娅的关系，丈夫喜欢这样一位光彩照人的儿媳，他对儿子不花费很多钱就成家的前景非常满意。

摆脱了一个可恶的罪行所产生的对心头的压抑后，他对自己颇为满意，便设想自己的幸福未来，渴望地等待奥蒂丽娅的返回，以便澄清自己，全部实现自己的诺言。她还在她父母的家中，他赶到那里。他发现她更美了，更

开朗了。他不耐烦地等待着和她单独谈话，向她陈述前景的时刻。这个时刻到了。他怀着极其喜悦和温柔的爱情对她谈出他的希望、幸福的临近和与她共同分享的愿望。她漫不经心地听着，甚至可以说是带讽刺性地听着对整个事情的述说，仅这一点就使他感到奇怪，甚至感到震惊。她对他寻找的那个地方，对他们俩将扮演的角色进行了不很高雅的讽刺，说什么他们作为牧羊郎和牧羊女逃亡到一间茅草屋下，如此等等。

他惊讶而痛苦地回到家里，她的态度使他气愤。他突然感到冷。她对他是公平的。他现在看到了她的缺点，以前这对他说来是一直隐蔽的。用不着很明亮的眼光，就可以看出，一个和她一道来的所谓堂兄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并得到了她的大部分爱慕之情。

斐迪南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但他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他以前这样成功过一次，这是第二次。他经常看见奥蒂丽娅，决心对她进行观察，他装作对她友好，甚至温柔。她也这样对待他。她的最大的魅力已经消失，他很快感到，在她那里很少动心，倒是觉得她变幻不定，一会儿温柔，一会儿冷漠；一会儿动人，一会儿讨厌；一会儿和气，一会儿脾气很大。

他的感情逐渐从她身上移开，并决心与她一刀两断。

这个过程比他想象的还要痛苦。一天，他发现她独自一人，不禁动了心，回忆起她许下的诺言，回忆起了他们俩情意绵绵、畅谈未来生活的情景。她很友好，甚至可以说温柔；他的心软了，希望这个时刻她会变成与他想象中的人不同。但他克制住了自己，平心静气和爱抚地向她解说了即将建厂的情况。看来她对此感到高兴，遗憾的只是他们的关系要拖下去。

她承认，她对离开城市没有丝毫兴趣。她让他看到她的希望：他能够在那个地方工作几年后回到他现在的邻居中扮演一个伟大的角色。她让他清楚地注意到，她期待着他将来继续走他父亲的路，而且在各方面都表现得更有威望，更正派。

斐迪南太失望了，他觉得不可能从这样一种关系中期待幸福，但很难摆脱这么大的魅力。他想，她也许并不很想离开他，那个堂兄并没有取代他，他对奥蒂丽娅太信任了，他接着给她写了一封信，再次向她保证，只要她跟他去实现他的新计划，他就一定会使她幸福，但是追求遥远的未来的希望，用一句誓言为一种渺茫的未来而结合，对他们俩都是不足取的。

在这封信中，他还希望得到善意的回答。他在信中说，感情不能勉强，不是要他的心同意他的理智，而是要她同意他的理智。奥蒂丽娅以一种非常优美的方式回了他的话，说她并没有完全让他放弃他的心，信中也谈她的感受，从含义看她是与他相连的，从字面上看则是不受他约束的。

斐迪南很快回到那个宁静的地方，他的工厂很快就建立起来了。他正派而勤奋。我们已经认识的那位朴实的好姑娘成了他的夫人，使他感到幸福，他因此更正派和勤奋了。老伯伯什么事情都干，使他的家境得到保障，日子过得蛮舒适。

## 50 岁的男人

少校骑马进了庄园，外甥女希拉丽亚站在公馆外面的台阶上迎接他。他差点没有认出她来，她又长高了，变美了。她向着他飞奔过去，他像父亲一样紧紧拥抱她，他们很快走上台阶去看她的母亲。

他的姐姐男爵夫人也热情地欢迎他。希拉丽亚赶紧出去准备早点。这时，少校高兴地说：“这一次我可以明确告诉她：我们的事办完了。大元帅哥哥看得很清楚，他既管不住佃户，也管不住管家，决定在世时就把财产转让给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他给自己规定的年金当然是优厚的，我们也有能力一直付下去，因为我们眼下收益已经不少，何况将来一切都归我们。新房屋很快就会盖好。我不久就要回去过繁忙的生活，为我们和我们的亲人造福。我们已经看到子女长大成人。我们，他们自己，都还要努力把力，赶快把他们的婚事办妥。”

“要是能这样就好了。”男爵夫人说：“我刚刚发现一个秘密，正要透露给你听。希拉丽亚的心已经不自由了，你的儿子对她不能抱多大希望了，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希望了。”

“你说什么？”少校大声说，“我们正在为经济事务忙碌，这种爱情却来拖我们的后腿，这怎么成呢？告诉我，亲爱的姐姐，快告诉我，是谁拴住了希拉丽亚的心？难道事情真的糟到这种地步？也许，这只是一时的迷恋，还有希望挽救的！”

“你先仔细想一想，猜一猜吧！”男爵夫人漫不经心地回答，更加重了弟弟的急躁情绪。这种情绪已经达到顶点。这时，希拉丽亚带着送早点的仆人走进来，谜底暂时无法解开。

少校认为，现在对这个漂亮的孩子要另眼相看了。他甚至对那个幸运儿产生了嫉妒，想不到那个人的形象会使这个美丽姑娘如此动心。早饭他吃得没有一点味道。其实，一切都是按照他的喜好，按照他往常的愿望和要求安排的，他却沒有注意到。

大家沉默不语，谈话进行不下去，希拉丽亚快活的神气也几乎消失。男爵夫人觉得很尴尬，就把女儿拖到钢琴旁边；可是，她那才华横溢、感情充沛的演奏没有博得少校多少赞许。他只希望早饭赶快结束，这个漂亮的女孩子早点离开。男爵夫人只好站起身来，建议弟弟到花园里去散步。

姐弟二人刚刚单独在一起，少校就急不可待地重复他吃饭前提过的问题，姐姐迟疑了一会儿，微笑说：“要找到希拉丽亚看中的那个幸运儿并不难，不必走很远，他就近在你跟前：她爱上了你。”

他吃了一惊，停住了脚步，大声说：“说实在的，这使我感到既尴尬又不幸，你劝导我这么做，就是开一个非常不合时宜的玩笑！虽然我的这种惊讶的心情需要过一些时候才能平静下来，但是我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种意外事件一定会损害我们的关系。唯一使我感到安慰的是：这种类型的感情往往是表面的，隐藏在它背后的是自欺欺人。她这样一个心灵纯正、美好的人，会很快从迷惑中解脱出来，这可能要靠自己觉悟，也可能要借助明智人的指点。”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男爵夫人说，“一切迹象表明，占据希拉丽亚整个心灵的，是一种很严肃的感情。”

“我也不相信她本质上有这种违背自然的感情。”少校回答。“这并不见得什么违背自然的感情，”姐姐说，“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也对一个年纪大的男人动过感情，那个人当时比你现在还老。你今年 50 岁，这个年纪对于德

国男人来说，并不算老，因为德国人不像其他活跃民族那样容易衰老。”“你能用什么证实你的猜想呢？”少校说。“不是猜想，是事实。你会慢慢看清的。”

希拉丽亚走到他们一起来了，少校的感情一反他的理智，又起了变化。她的在场意味着他比以前更受爱戴和尊敬；他也觉得她的言谈举止中情意更浓：他开始权衡姐姐的信念了。

不管他愿不愿意承认，他的感觉是极其愉快的。希拉丽亚的确非常可爱。对情人羞羞答答的柔情，与对舅舅的大方洒脱态度，结合得水乳交融，因为她是真心实意、全心全意爱他的。

花园里春意盎然，少校看见许多老树长出了新叶，觉得自己也恢复了青春，跟最心爱的姑娘在一起，谁都春心欲动的！

他们一起度过了整整一个白天；全家都极为快乐。晚饭后，希拉丽亚又坐在钢琴旁边。

少校觉得乐声与今天早上的不同。曲子弹奏了一个又一个，歌唱了一支又一支，小小的团体到半夜还依依不舍。

少校走进自己的房间，发现一切摆设都按照他的老习惯安排得舒舒适适，连他所欣赏的几幅铜版画也从别的房间取来挂在这里了；他已经是有心人了，所以对室内的所有陈设都看得很过细，看后很惬意。

这一夜他只睡了几个小时就觉得睡足了，生命力一大早就被唤起。但他突然意识到，新的生活方式将带来一些麻烦。多年来，他对兼有主仆双重身分的老马夫没说过一句重话，因为一切总是安排得井井有条：马喂养得好，衣服换洗得也及时。可是今天主人起得太早，他什么都没有准备。接着又有一件事引起少校不安和生气。过去，他觉得自己和仆人都没有什么变化；可是现在，他站到镜子前面，发觉他的样子与他理想中的样子大不相同。两鬓已经无可否认地长出白发，脸上也有明显的皱纹。其实，他在梳妆打扮方面的工夫比以前多，但白发和皱纹依然如故。对服饰和服装整洁程度，他也很不满意，随便看看，就可以看到外衣上的皱褶和靴子上的灰尘。老马夫不知说什么才好，见主人完全变了样，好不惊讶。

虽然有这么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少校还是早早地来到了花园。他是来见希拉丽亚的，还真的见到了。她带给他一束鲜花，他却没有勇气像平日那样吻她，拥抱她。他因为遇到世间最大的喜事而不知所措，一任感情驱使，根本不管这感情会把他带向何方。

没耽搁多长时间，男爵夫人就赶来了。她一面举起邮差刚送到的便条给弟弟看，一面大声说：“猜猜看，这张小纸片通知我们谁来了。”“马上就会知道的！”少校回答。姐姐告诉他，一个演戏的老朋友路过庄园，打算进来看望一下。“能跟他再见一面，很有意思，”少校说，“他已经不年轻了，但我听说，他一直演青年角色。”“他比你总要大10岁吧，”男爵夫人说。“这是肯定的，”少校回答，“我不会记错。”

不多久，来了一个活跃、身材匀称、讨人喜欢的男子。双方一见面，都愣了一下。很快地，两个朋友就认出了对方。对往事的回忆，使谈话气氛很活跃。双方叙述各自的情况，有问有答，又介绍了目前的情况，很快就感到好像根本没有分开过一样。

我们得知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大意是：这个人年轻时风度翩翩，惹人喜爱，引起了一个贵夫人的好感，这既是福，也是祸，他陷入了困境，而

且有危险。就在这悲惨的命运威胁着他的时候，少校把他解救了出来，他心底里感谢少校，也感谢少校的姐姐，是她及时提出了忠告，提醒他小心。

饭前，大家让两位男友单独谈一谈。少校将老朋友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又端详了一阵子，不仅觉得诧异，简直有些不敢相信。他的样子看来没有变化，怪不得他能在舞台上一直扮演年轻的情人。

“你这么死死地盯着我看，可不够礼貌啊，”他终于对少校这么说，“我就是怕你会看出我跟从前比变化太大。”“恰恰相反，”少校回答，“使我感到吃惊的是，你看上去比我还精神，还年轻。记得，我壮着胆子帮你解难时，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人了，而我还是一个鲁莽的小子。”

“这是你自己的过错，”对方应道，“这是你们这类人的过错。对你们的做法虽然用不着痛斥，但是责备一下还是应该的。你们注重本质，不注重现象。但是，如果把现象与本质加以比较，就会发现，现象与本质相比，较易消逝，就都懂得，既注重内心又不忽略外表，并没有什么不好。”“你说得很对，”少校接口说，差点没忍住一声长叹。“也许不全对，”上了年纪的年轻人说，“干我这一行的，如果不能超常地保持自己年轻的面容，是绝对不可饶恕的。而你们是把注意力放在别的更重要、意义更深远的事情上了”。

“也有这样的情况，”少校说，“就是当人们内心感到青春焕发时，也非常希望变得满面春风。”

客人不了解少校的真实心情，便从军人的角度进行解释。他详细说明军容的重要性，军官不仅要注重服装，也要注重皮肤和头发。

“例如，”他继续说，“像你这样，两鬓发白，满脸皱纹，头顶光秃，是一种不负责的表现。你好好看看我这个老头子！仔细瞧瞧我保养得怎么样？并不需要魔力；为此所耗费的精力，绝对不超过人们每天为损伤自己身体和使自己感到无聊所耗费的精力。”

少校发现自己从这次偶然的谈话中受益匪浅，庆幸没有匆忙打断他的话。但他还是一面向老朋友赔不是，一边慢慢把谈话引上正题。“可惜我已经错过时机，”他说，“补救是来不及了，我现在只好顺其自然，你不要对我有什么不好的想法。”

“我看什么也没有错过！”，对方说，“只要你们这些做实事时严肃认真的先生不墨守成规，不把那些重视外表的人看成爱虚荣的人。你们失去的只不过是在社交中和个人生活中的某些快乐和满足感。”

“不施魔法，”少校微笑说，“却能使你们自己青春常驻，其中必有奥秘，至少有报纸上常称赞的那种秘方。你们知道其中哪些效果最好，可以挑选出来做试验。”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开玩笑，”朋友回答，“不过你说到了点子上。外貌总是比内心容易衰老。在我们以前试用过的美容品当中，有些的确非常有效，其中有简单的，也有合成的，一部分是我花钱买的或偶然弄到的，一部分是我的艺术界同仁介绍，我在自己身上试验过的。我一直用这些东西，同时不放弃新的研究。我只能对你说这么多。我不会夸张，别的都可以不要，化妆匣一定是随身带的。只要我们能在一起呆上两周，我就会让你试试它的作用。”

少校想，原来有这么多的方法，在关键时刻，一个偶然的把这些方法送上门来了，这无异于雪中送炭。这种想法使少校的精神为之一振，他看上去果然年轻些了，活跃些了。

由于怀着可以使头部和面部与内心一致的希望，他浑身充满了活力，由于怀着尽快了解美容品效应的急切心情，他变得爱活动了。午饭时，他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镇定自若地接受希拉丽亚在他面前做出的一切亲昵表示，非常信任地望着她。今天早上他还没有产生这种信任感。

如果说，在上午，演戏的朋友通过回忆、讲述和对幸福的看法，使少校保持、振奋和加强了那业已被激起的喜悦，那么，在饭后，当这位朋友准备道别，继续赶路时，少校却变得不安起来了。他一定要留住他的朋友，哪怕只住一夜也好。他答应明天一早就备好马车，增加马匹。总之，在没有弄清那个有疗效的化妆匣的内容和用法之前，决不能让这个匣子出屋。少校清楚地知道，不能再耽搁时间了，决定饭后马上单独找他的老朋友谈。他不好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心愿，而是转弯抹角地向正题上引。

他重提前面谈过的话题，保证，就他个人而言，即使有人一时把所有注重外貌的人都看成爱虚荣的人，即使他们还不能从伦理角度理解那些认为必须保养身体的人的观点，但是就他本人而言，他很愿意花更多的精力去注重外表。

“你不要拿这种话来惹我生气！”那位朋友答道，“这是不动脑筋的人惯用的说法，严格说来，这反映了他们不友好，不诚实的本性。只要仔细想想，就会明白，虚荣指的是什么东西。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乐趣。谁能享受到乐趣，谁就是幸福的人。人们得到乐趣以后，怎么能不表露出喜悦呢？难道要隐藏在生活中，才能得到生活乐趣吗？如果说，好心人，我们只谈好心人，对乐趣的表露进行指责，那仅仅是由于享乐过了头，或者自己作乐时妨碍别人作乐和表露乐趣，那么，这是没有什么好说的，指责十之八九是由过火行为引起的。但是，为什么要用古板的僵硬态度来反对乐趣的必然表露呢？如果人们允许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时间里，表露出乐趣，那为什么偏偏不认为这种表露是可以原谅，可以容忍的呢？甚至可以说，没有这种表露，好心人是不能存在下来的。自得其乐，要求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别人，是给别人愉快；自己享受美，也会给别人以美的享受。上帝保佑！如果所有的人都爱打扮的话（是指有意识的、有分寸的、正确意义上的打扮），那么，我们这些生活在文明世界的人全都成为最幸福的人了。女人是天生喜欢打扮的，不过她们越打扮，我们越喜欢她们。年轻人不爱打扮，怎么称其为年轻人呢？即使天性愚钝、毫无价值的人也懂得修饰外表。精明人能很快地把外在美转化为内心美。至于我自己，我完全有理由把自己看成最幸福的人，因为我的职业赋予我打扮的权利，因为我越打扮，越能给人以乐趣。别人受指责的，在我身上却受到称赞，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有权利，也荣幸地在进入高龄后，还能打动观众的心，取悦观众。别人到了我这个年纪，不是被迫离开舞台，就是跑龙套。”

少校不大愿意听完这一大套议论。他想利用朋友所说的“打扮”这个词，以巧妙的方式，把他的心愿吐露给他的朋友听，他怕再谈下去会离题更远，就赶紧直截了当地转入正题。

“至于我自己，”少校说，“我对你的观点没有丝毫反对的意思，因为你认为这对我来说还不算太晚。你说过，我在一定程度上还能把耽误了的补回来。请你把你用的油彩、发膏和香脂讲解给我吧，我想试一试！”

“讲解，”对方说，“比人们想象的难得多。不是简单地把这些小瓶子里的东西分一些给你，把化妆匣里最好的配料留一半给你，就能解决问题的，

最难的是使用。讲解的东西不可能一下子掌握住。配料是否合适，在什么条件下，按什么顺序使用配料，这一切都需要反复试验和思考。如果在这种事情上没有天分，也是不会有效果的。”

“我看，”少校顶了几句，“你现在是要改口了。你拿出重重困难，是想维护你那些神乎其神的高谈阔论，并不想给我机会和条件，让我到实践中去检验你的言论。”

“我的朋友，”对方应声说，“你这套激将把戏是不可能激动我去满足你的要求的。如果我对你不怀好意，我就不会一开始向你作介绍。朋友，你想想，人本来就乐意说服别人改变信仰，总想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所珍视的东西，让别人享受自己所享受的乐趣，并在他们身上重新看到自己和表现自己。如果硬要说这是利己主义，这也是一种最值得爱、最值得称赞的利己主义，正是这种利己主义把我们造成人，并保持人的特点。姑且不论我对你的友谊，仅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也乐意使你成为返老还童术的学生。但是，如果名师不出高徒，我会不安和无所适从的。我说过，仅配料和讲解是不够的，仅靠一般性讲解是学不会使用方法的。出于对你的诚心，也出于我传授知识的意愿，我准备作出任何牺牲。眼下我要为你作出的最大牺牲是：我把我的用人留给你。他是内室侍从，也是一位多面手，虽然他并不是对任何配方都内行，也不是对所有秘密都谙熟，但他熟悉全部的美容方法，在开始阶段对你用处很大，到了你可以亲自动手的时候，我会向你揭示深层次的秘密。”

“怎么！”少校提高了嗓门，“你的返老还童术还分阶段，有等级？你对内行也保密？”“那当然！”对方接口说，“要知道，一蹴而就，一眼看穿的艺术，只可能是蹩脚艺术。”

没耽搁很久，那个内室侍从就奉命来见少校，少校答应优待他。他让男爵夫人准备了小盒子、小瓶子和小杯子，她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快要分手了，两人轻松愉快地谈到深夜，并且谈得很有意义。当迟升的月亮悬挂于天空，客人才离开，并答应过些时候再来。

少校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房间。他今天起得很早，一天没休息，现在想赶快上床。但这时他看见的不是一个仆人，而是两个。老马夫照老习惯赶忙帮他脱衣服；这时，新用人走进来说，夜间是施用抗衰老剂和美容品的最佳时间。少校欣然同意，让他在自己的头上抹了油膏，脸上擦了香粉，画了眼眉，涂了口红，提出了各种的禁戒，连睡帽也不准直接戴在头上，而要先罩上一个网，细软的皮帽也不能戴。

少校上床时感觉很不舒服，不过他还没来得及弄清楚原因，就睡着了。如果要我们说出他的内心感受，那么可以说，他觉得自己像僵尸一样躺在一个病人和一具涂有防腐剂的尸体之间。只有希拉丽亚那充满希望的甜蜜形象，很快把他送入梦乡。

第二天早上，马夫准时来到少校身边。少校的全部穿戴，都像往常一样搭在椅子上，少校要起床，新仆人进来，坚决反对这么匆匆忙忙。他说，要想成就一件事情，要想花些力气得到快乐，就应该平心静气，有耐心。接着，他对少校说，过一会才能起床，起床后要品尝一下早点，洗上一个澡，澡盆是准备好了的。这些安排一样也不少，必须样样做到，一共要进行几个小时。

少校缩短了洗澡后的休息时间，打算赶快穿上衣服，因为他天生好动，并想尽早见到希拉丽亚。对这些，他的新用人也表示反对，而且明白地告诉

他，必须彻底改变做事匆忙的习惯。做什么事都要从从容容，舒舒服服，特别是穿衣服的时间，必须把它当做自我娱乐时间。

这个用人的言行完全一致。少校站在镜子前面，看到自己打扮得极为得体，确信自己的穿着比以前帅了。不问就知道，内室侍从把制服也修整成时髦样子，他为此花费了一整夜时间。少校对这么快就使自己变年轻的方法十分满意，觉得自己从内心到外表都朝气蓬勃，迫不及待要会见他的情人了。

他见姐姐站在一张家谱前面，这个家谱是姐姐要用人挂起来的。前一天晚上，他们议论过几个旁系亲属，有未娶妻室的，有住在外地的，也有下落不明的。姐弟俩及其子女有希望各获得一笔遗产。他们就这个问题商谈了好长时间，却没有提到，家庭的一切忧虑和努力，都与他们的子女有关。由于希拉丽亚的意中人起了变化，全局也就起了变化。但少校和姐姐此时都不愿继续考虑这件事。

男爵夫人走了，少校独自站在那张族人画像前面。希拉丽亚来到他身边，像孩子一样靠在他身上，看着那些画像，问这些人他是不是都认识，谁还在世。

少校从他自童年就有模糊印象的最老的族人谈起，述说了历代父系祖先的性格，分析了子女与父辈的异同。他发现，祖父的禀性往往在孙辈身上再现。他有时也说到母系祖先的影响，他们都是从外姓家族嫁过来的，往往使后代完全失去本家族的特征。他颂扬某些先辈和直系亲属的崇高品德，也不隐瞒他们的缺点。对那些使人感到羞愧的人，他避而未谈。最后他来到底排的画像前。这一排有他的大元帅胞兄、他自己和他的姐姐，他的下面是他的儿子，旁边是希拉丽亚。

“瞧，这两个人恰恰是面对面地望着哩，”少校说。他没有进一步解释此话的意思。沉默片刻之后，希拉丽亚叹了口气，谦虚地，低声地说：“对眼光高的人，是不能加以责备的！”她一边说，一边朝上看了他几眼，这目光表露出她的全部爱心。“我真的了解你吗？”少校转向她，问道。“我说不上你还有什么不了解的。”希拉丽亚微笑着回答。“你使我变成了阳光下最幸福的人！”少校大声说着，跪倒在她的脚前，“你愿意嫁给我吗？”“我的老天爷，您快起来！我永远属于你。”

男爵夫人走了过来。她虽然不觉得奇怪，但也木然。

“如果不是幸福，”少校说，“姐姐，那要归罪于你。如果是幸福，我们会永远感谢你。”

男爵夫人自幼爱她的弟弟胜过爱一切男人，也许希拉丽亚的爱与此有关。即使她的爱并不完全来自她的母亲，肯定也受母亲很大的影响。现在，三个互爱互敬的人结合在一起，最幸福的时光为他们无声无息地流逝。但他们终究还是回到了他们周围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与他们的这种感情却是格格不入的。

他们又想起了少校的儿子。希拉丽亚已许配给他，这一点儿子知道得很清楚。在与大元帅长兄办完事之后，少校本应到驻地去看儿子，跟他谈妥这一切，使婚事圆满成功。意外事件改变了整个进程。原来亲密无间的父子关系看来要变成敌对关系。他料想很难使家庭气氛出现转机。

现在，少校不得不下决心去看他的儿子了，他已将行程通知儿子。少校心里充满矛盾，预感到会出现特殊情况，何况，他要短时间离开希拉丽亚，心中痛苦。他犹豫了一段时间，便把马夫和马匹留在姐姐那里，只带着他已

经离不开的那个美容侍从，乘车前往他儿子逗留的那个城市。

久别重逢，父子热烈地相互问候和拥抱。二人都有很多话要说，但又一时说不出哪件事是心中最重要的。儿子说，他很快要晋升了；父亲则详尽地介绍家里老人们商定的事，以及全部家财和每个田庄的分配方案。话题开始转入一些不大顺当的事情上来了，儿子壮着胆，微笑地对父亲说：“亲爱的父亲，您对我很体贴，我感谢您。您跟我讲了家里的田庄和财产，我至少是有一份的，可是您没有提到在什么条件下我才能得到我的一份，您对希拉丽亚的名字闭口不谈，大概是期望我说出她的名字，让我告诉您，我是多么渴望与这个可爱的女孩子结合吧。”

听了儿子这番话，少校感到很狼狈。但是，按照他的个性和习惯，他跟别人谈话时总是反复琢磨对方说话的含义，所以他一直沉默不语，只是以难以捉摸的微笑望着儿子。“父亲，您不必猜测我打算向您说些什么，”少尉继续说，“我恨不得一口气把什么都告诉您。”

您为我呕心沥血，当然都是为我的幸福着想，我相信您的好意。有一点我是非说不可的，而且马上就说：希拉丽亚决不会使我幸福！我会把她当作最可爱的亲戚，愿意终生跟她保持最友好的关系，另一个女人燃起了我的热情，夺走了我的心。爱是不可抗拒的，您千万别造成我的不幸。”

少校好不容易掩饰住要流露在脸上的内心喜悦，他慈祥地板起面孔问：那个占住他整个心灵的女人究竟是谁。

“您应该见见这个女人，爸爸！她是无法形容，难以捉摸的。只怕您见了她，也会像别的接近她的人一样着迷。天呀，我现在就感到了醋意，您好像成了您儿子的情敌了。”“她到底是谁？”少校问，“你要是不能描述她的人品，至少可以向我讲一讲她的外貌嘛，这总是容易说的吧！”

“那当然，我的父亲，”儿子答道，“不过，在另外一个女人身上，即使有她那样的外貌，风韵也会完全不同，同样的外貌，在不同的女人身上，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她是一个年轻寡妇，年迈而富有的丈夫不久前去世，她成为丈夫财产的继承人，她是独立的，也是高贵的。很多人围着她转，很多人爱她，很多人向她求爱。但是，如果我不夸大其词的话，她的心是属于我的。”

见父亲沉默不语，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儿子又兴高采烈地继续述说这位美丽的遗孀对他的关心备至、她那不可抗拒的魅力以及她的柔情蜜意；从这些方面，做父亲的自然会看到女人在被人追求时随便表示的好意，她倾向于众多追求者中的某一个，但并不打算嫁给这个人。在其他任何情况下，他不仅对儿子，就是对朋友，也要提醒对方注意其中可能隐藏着的自我欺骗；但这一次他自己牵连在内，巴不得儿子没有受骗，寡妇也真心爱自己的儿子，而且会尽快作出有利于儿子的决定，这样一来，父亲用不着顾虑重重，也用不着怀疑一切了，或许什么意见也不用表示。

“你使我很为难啊，”沉默一会儿后，父亲开口说，“我和其他家庭成员达成协议的前提是：你得跟希拉丽亚结婚。如果她与外姓人结婚，那么，把全家财产完整、圆满、有机地融为一体的计划，就会落空，特别是对你名下的那一份就无法考虑周全了。当然，有一个补救办法，但这个办法听起来太荒唐，而且对你不会有多大好处；这就是让我这把老骨头与希拉丽亚结婚，不过，这样我就很难给你带来快乐。”

“我得到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快乐！”少尉失声叫起来，“一个人只要有真正的爱心，就能享受爱情的幸福，或者希望能享受到爱情的幸福，而不会嫉

妒任何一个朋友，特别是一个他所尊重的朋友的幸福！您并不老，爸爸，希拉丽亚也并不是不可爱！即使心中仅仅是闪过求婚念头，也足以证明您还有一颗年轻的心，还有年轻人的勇气。您就让我们认真地考虑一下您这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和提议吧！只有在我知道您生活幸福的时候，我才会真正感到幸福。您既照顾了我的命运，自己也得到了美好而崇高的奖赏，我真是打心眼里感到高兴。现在我才有勇气自信地、坦然地把您带到我的美人那里去。您会赞成我的感情的，因为您也有同感。您不会阻碍您儿子获得幸福，因为您自己也准备迎接幸福。”

父亲还想提出一些质疑，儿子却不断催促，不给父亲说话的机会，急急忙忙地陪着父亲到那位孀居的美人家里去了。她在一幢陈设讲究的大楼里接待他们，那里正在聚会，参加的人数不多，但都是经过挑选的。大家正在热烈地谈论。她确实是叫人一见钟情的女人。她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巧妙方法，一下子就把少校捧成晚会的主角。其他人好像都是她家里的人，唯独少校是客。他对他的情况其实了如指掌，但她还是一一询问，好像一切都是第一次从少校口中听到一样。每个与会者也都对新来客人表示一份热情。一个说认识他哥哥，另一个说见过他的庄园，第三个说知道他别的情况。这样一来，少校便感到自己在这热烈的谈话中成了中心人物。他坐在离美人最近的座位上，她目不转睛地望着他，朝他微笑，一句话，他很得意，把来访目的抛到了脑后。他对他的儿子只字不提，虽然这个年轻人也在一起说话，在她眼中，他与其他所有的人一样，今天晚上只不过是他的陪客而已。

女人当着客人的面做针线活，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显示出自己的聪颖和高雅，其作用往往是很显著的。美丽的女人如果在客人面前专心致志地做针线活，装出旁若无人的样子，也会引起客人的沉默和不快，但是如果她突然醒悟过来，那么，即使只说一句话，只看一眼，也会把客人的注意力重新拉回到晚会上来，她也就重新受到热烈欢迎。女人如果把针线活放到怀里，仔细恭听那些善于发表有教育意义演说的男人的高谈阔论，那么，演说者就会觉得颇受青睐，受宠若惊。

我们美丽的孀妇正在以这样的方式缝制一个漂亮精巧的信袋，这个信袋比一般信袋大得多。现在，它正成为客人们议论的对象，坐在她身边的一个人已经把它拿在手中，然后一个传一个，个个赞不绝口，而这位艺术家却在同少校讨论一些严肃的问题。一位老世交言过其实地夸奖了一番这个即将完成的作品。但是，传到少校手里时，女主人好像觉得它微不足道，不值得为它转移他的注意力。但是少校不这么看，他接过别人的话，也极力称赞其手艺之高超。这时，那位世交仿佛从中看到了珀涅罗珀那件永远不能完工的织物。

人们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时聚时散。少尉走近我们的美人，问：“您对我父亲印象怎么样？”她微笑着答道：“照我看，您可以拿他作榜样。您瞧，他的穿着多么得体！衣着和言行都略胜他的爱子一筹！”她对父亲为儿子所作的重大牺牲非常赞赏，她的话在这个年轻人的心中激起了一种满意与嫉妒相交织的感情。

不大一会儿，儿子碰到了父亲，便原原本本，一字不拉地向父亲描述了美人儿的话。父亲因而对这个寡妇更亲热了。她再跟少校说话时，那腔调简直就是撒娇加亲昵。一句话，我们可以说，到了分手的时候，少校已经跟其他所有的客人一样进入了她的圈子，成了她的人。

一场倾盆大雨使得客人不能像来时那样回家了。来了好几辆豪华马车，把步行者一一送走，只有少尉借口车里太挤，让父亲先走一步，自己留下来。

少校一回到自己的房间，就感到头晕，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在旋转，像一个人刚刚下船，感到陆地仍在移动，像一个人突然从亮处转到暗处，觉得灯光还在闪烁。少校依旧觉得那个美丽的女人还在自己的身旁，想经常见到她的面，经常听她的声音。他思考了片刻之后，宽恕了自己的儿子，甚至夸奖儿子，说儿子艳福不浅，获得了占有种种好处的权利。

是儿子打断了他的思绪。儿子兴高采烈地闯进房门，张开双臂跟父亲拥抱，同时放开嗓门叫：“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叫喊了几声以后，父子之间才开始交谈。父亲问，那个美妇人跟他谈话时怎么一个字也没提儿子。“这正是她的惯用手法，时而情意绵绵，时而默不作声，时而似说非说，时而若暗若明，弄得求爱者既觉得有把握如愿以偿，又不能完全消除疑虑。直到今天她都是这样对待我，爸爸，您这一来，就创造了奇迹。不瞒您说，我留下来，是为了多看她一眼。我看见她在灯火通明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我很清楚，客人散后，不让灯熄灭，这是她的习惯。每当她把纠缠她的魔鬼打发走以后，她都要独自在她的降魔厅来回走动。她用妩媚的声调跟我说话，但谈论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我们穿过各个房间之间一扇扇敞开着的大门，走过去又走回来，好几回走到房子的尽头，走进那个灯光昏黄的小室。

如果说，在明亮灯光的照耀下，她已经使人心神不定，那么，暗淡而柔和的光线便使她的美貌无以复加。我们再次走进那个房间，返回时脚步停留了一会儿。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驱使我那么鲁莽，不知道我会有那么大的胆量，在谈论无关紧要的话题时，突然抓住和亲吻她温柔的手，并把那只手拉过来放在我的心窝上。我抓得很紧，她无力把它扯开。‘我的天仙啊，’我呼喊着，‘再也不要在我面前隐藏你内心的秘密了！把它亮出来吧，承认它吧！’

现在是最美好、最合适时刻啊。要么把我赶走，要么让我投入你的怀抱！’我不明白我怎么会说出这么些话，也不知道说这些话时我有什么样的表情。她没有离开，没有抗拒，也没有回答。我大胆地把她抱在怀里，问她愿意不愿意成为我的人。我疯狂地吻她，她推开了我。‘当然，那还用说！’换句话表述就是：她压低声音，慌乱中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离开时，大声说：‘我要让父亲来找到您，让他为我说情！’‘刚才的事情你千万不要跟他说！’她一边回答，一边追了我几步。‘您去吧，您要把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忘掉！’

少校想了些什么，我们不想赘述。他对儿子说：“你认为现在应该怎么办？我认为，事情虽然来得突然，但是我们还来得及比较正规地办。我明天去找她，为你求婚，这样做或许是很讲礼节的。”“看在上帝的份上，父亲！你不要这样，”儿子大声说：“这会把事情搞糟的！她的态度，她的原则，是任何礼节也不能动摇和改变的。父亲，您只要去，就能促进我们的结合，您不要说话。是的，我的幸福全仰仗您了！我爱人对您的尊重已经消除她的怀疑，如果父亲不为儿子做些准备工作，儿子一辈子也不会享受到这种幸福。”

他们围绕这一话题一直谈到深夜，商定了行动计划：少校想以辞行为借口登门拜访，然后就回去跟希拉丽亚结婚，儿子的婚事只好让儿子自己加紧办理。

一大早，少校就去拜访那个美丽的寡妇，向她辞行，如有可能，就巧妙地转述儿子的心意。他见她穿着极华丽的夏装，由一个中年女子陪伴。中

年轻女子受过良好教育，和蔼可亲，立即使他产生了好感。年轻女子妩媚动人，中年女子风度翩翩，二人配合得完美无缺，从她们的相互巧妙配合来看，她们是互爱互敬的。看来，年轻女子是抓紧时间，刚刚把我们昨天见到的那个信袋赶完的，因为在礼节性问候和表示高兴欢迎的客套话过后，她转向她的女友，把这件工艺品递过去，马上接着说被打断的话：“您瞧，我总算把它织完了，由于七七八八的事情一再耽搁，所以样子不怎么好看。”

“您来得太巧了，少校先生，”中年女子说，“您可以对我们的争论作裁判，至少可以表示您站在我们俩的哪一边。我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是为了自己的意中人，是不会着手干这种苦差事的，没有这种情意，也决不会把它完成。您自己看一看这件艺术作品，我觉得称它为艺术作品很合适，没有目的是做不出来的。”

不用说，我们的少校对这件作品是赞不绝口的。那上边有编织，有刺绣，赞叹之余，使人产生了一种想知道它是怎样制做出来的要求。用的料子是彩色的绢缎，但是绣上了不少金线。总而言之，使人难以断定，究竟要赞美的是它的华丽，还是它的格调。

“这里本来还应该加一点什么，”美人边说，边把用彩线扎好的蝴蝶结重新解开，整理了一下内部。她接着说，“我不想争个高低，不过，我倒想讲一讲我是怎么会有兴致做这个东西的。我们年轻姑娘习惯了用手指干些灵巧的活，随着思绪编织；久而久之，我们学会了干难度非常大、观赏价值非常高的手工活。在干活过程中，我们把心灵和手巧结合起来，两者同时并进。我不否认，我把每一件精巧的手工制品都与一种思绪联系起来，其中有人也有事，有欢乐也有苦恼。因此，开了头的活就很珍贵，至于收了尾的，我可以断定，那是无价之宝。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哪怕价值极低，也是价值，最容易的手工也有价值，至于最难的，它的价值仅仅在于，看见它时就会回忆，越回忆内容越丰富，越回忆思绪越完善。所以，我总觉得，这样的手工作品什么时候都只能赠送给朋友和爱人，赠送给值得尊敬的人和高尚的人。这些人识货，并且知道，我送给他们的是我自己的心意。这种心意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难以用言语表达的，何况，它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赠品，是作为友好的问候加以接受的。”

对这样亲切的自白，自然是难以回答的；不过，那位女友懂得怎样用悦耳的言词解围。

少校毕竟是有办法的，他长期来善于评价古罗马的作家和诗人的高雅和智慧，记得他们的闪光的诗句。这时他想起了几行很适合的诗。为了避免以书呆子形象出现，他只朗诵了一遍，有的只提到几句。但是他不显得愚昧无知，他即兴把这些诗句译成散文。他译得并不成功，差一点弄得谈话无法进行下去。

中年女子拿起少校进来时放在桌子上的一本书。这本书是一本诗集。一下子就把女友们的兴趣提起来了，因此也就有了谈论诗歌艺术价值的机会。但是一般性的讨论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女士们很快就表示，她们很了解少校在诗歌方面的才华。少校的儿子并不隐瞒，他想得到诗人的桂冠。以前他就谈起过父亲的诗，甚至还朗诵过几首。实际上，他是为了炫耀自己出身于书香门第。他惯于谦虚地标榜自己是个有上进心的、可望超过父亲的年轻人。但少校却不同，只想退缩，说自己充其量只能算一个蹩脚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说他过去习作时写过几首歪诗，都是低档次的，几乎不值一提。但

是女士们不给他退路，他无法躲脱，只好承认写过几首人们称为有教育意义的诗。

两个女子，特别是年轻女子，喜欢教育诗。她说：“我们都想理智而平静地生活，说到底，这也是所有人的愿望，然而，使人激动的东西往往很有感染力。而能够使人们不受干扰和安静地生活的东西却没有感染力。没有诗歌，我就不能生活。诗可以把我带到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快乐地方，它会使我牢牢记住乡间纯朴风物的基本价值，让我穿过一堆堆小树丛进入一座树林，不知不觉地走上山丘，再望过去便是林木茂密的山岭，最后是那些蓝色的层峦叠峰构成的一幅令人赏心悦目的图画。当我陶醉于这一切抑扬顿挫的节奏音韵之中时，我坐在沙发上，也能通过自己的想象清楚地看见诗人所描绘的，使我由衷高兴的画面，比我经过艰苦跋涉在旅行中所看到的景色还要动人，我是非常感激的。”

少校把这压倒一切的谈话看作接近她的手段，他试图把话题再引到抒情诗上来，他儿子在这方面写过一些值得称赞的诗。她们没有直接反对，但总想把他从他所走上的道上拉回来，特别是当他要提到他儿子写的爱情诗的时候。他儿子曾给这位绝代佳人朗诵过爱情诗，表达心中不动摇的爱慕，而且可以说是具有感染力的，巧妙的。

“情歌，”那美丽的女子说，“我既不喜欢听人朗诵，也不喜欢听人歌唱它，使幸福的情人产生嫉妒，而不幸者又总是感到厌倦。”

中年女子转向她可爱的女友，接着这个话题说：“在与我们所尊敬和爱戴的男人交往中，干吗要转弯抹角，浪费时间呢？干吗不直说？他在他的一首优美的诗歌中表达了他的追求，我们已经很愉快地听过其中一部分，为什么不可以请他读完全诗呢？您的儿子，”她接着说，“他凭记忆热情地给我们朗诵过几行，我们很想知道它的全貌。”

当父亲再次把话题转到夸奖儿子的才能时，两个女子不让他转，说，他的意图显然是想逃之夭夭，间接地拒绝满足她们的要求。少校毫无办法，只好答应把这首诗寄来，并顺势将话题扭转，但他不能再谈儿子的长处，何况儿子曾劝过他不要操之过急。

看来该告辞了，我们的朋友要起身，美人儿竟变得有点心慌意乱，慌乱中显得更加美丽。她细心地展平信袋上那条刚刚系好的带子，说：“遗憾的是，历来诗人和文学爱好者的名声都不好，有人说他们的诺言不足为信。请原谅我斗胆怀疑这位名人所说的话。我要典当一件东西，并不索取典银，反而给当铺一笔押金！请您把这个信袋拿去，它跟您的游猎诗很相似，那里边维系着许许多多的回忆，不少时间是在编织中消逝的，现在总算成功了。就请您把它当做我们转递您那心爱的大作的信使吧！”

得到这样一件意外的礼物，少校委实感到惶恐不安。礼物太高雅了，与别人给他的差得太远，与他所使用过的其余赠品差别太大，他虽然得到了它，还是不能据为己有。他还是要振作起来。幸好所学的东西还没有忘记，立即想起了一段古诗。这事弄不好会有点学究气，但这段诗使他的思路豁然开朗。是呀！可以把它巧妙地意译出来，表达她的衷心谢意和文雅的恭维。于是，这一场戏便在所有谈话人满意的气氛里结束。

最后，他不无惶惑地发觉置身于一种令人愉快的环境。他答应给她寄诗写信，认为这是自己的义务，尽管履行义务本身并不是愉快的事情。他肯定把与这个女人保持无拘无束的关系看作一种幸福，他很快要和这位具备很

多优点的女人结为至亲了。他心满意足地走了。我们的诗人精心创作的作品长期无人问津，现在突然受到如此亲切的重视，他怎么能不感到欢欣鼓舞呢！

少校一回到他的住所就坐下来写信，向他的好姐姐报告情况，字里行间自然地流露出兴奋的心情，对此他自己也有所觉察。儿子经常干扰父亲，进行规劝，使这种心情更加强烈。

这封信给男爵夫人相当混乱的印象。虽然弟弟和希拉丽亚的结合有望发展和加速，她也很满意，但她怎么也不能喜欢那个美丽的寡妇，可就是想不出什么理由来。趁这个机会我们不妨解释一下。

任何时候也不要将对某一个女人的感情告诉另一个女人，因为她们彼此了解，谁都认为对方不配获得这种荣幸。男人们来到她们面前，就像顾客来到商店一样。店主熟知自己的商品，总是处于优势，可以利用一切机会吹嘘他的货好，而顾客却总是天真地走进商店，他需要哪个商品，就买哪个，很少人能以行家眼光看出问题。店主知道他给的是什么货，而顾客却往往不知道他得到的是什么货。然而，这种情况在人们的生活和交往中不但不可避免，而且值得提倡。求爱和说媒，买卖和交换，都是以此为基础。

男爵夫人的观点不是这样明确，但她的感受却十分相似，因此不论是对儿子的热情还是对父亲的好意的描述，都不能使她很满意。她对整个事情的可喜转变，仅仅是有点惊讶，而对两对情侣的年纪差则报有反感。希拉丽亚与弟弟相比太年轻，那个寡妇与少校的儿子相比又嫌老。事情已取得进展，看来无法阻挡。她轻声叹息一声，心中升起一个真心的希望，希望今后发展顺利。为了减轻内心负担，她拿起笔给一位人情练达的女友写信。述说了全过程，然后写道：

“这类年轻的迷人寡妇对我并不陌生。她好像拒绝同女人交往，只容许一个女人陪伴。

伴女对她毫无危害，言听计从，默不作声的优点不突出，并且懂得用言语和心计引人注目。

这个交际场所的观众和演员只能是男人，她一定要把男人吸引过去，握在自己的手心。我并不认为这个美女怎么坏，她好像正派、谨慎，但她喜欢卖弄风情，总会造成一些麻烦，我认为最糟糕的是：她没有深思熟虑，却有一定意图。这是受快乐的天性驱使。由于具有卖弄风情的本性，她的天真无邪和大胆就成为一种危险。”

少校来到田庄，一天到晚忙于参观访问。他在办事过程中发现，即使是经过深思熟虑，制定了周密计划，在执行中还是会遇到重重障碍和错综复杂的突发事件，最初的设想往往毫无用处，有时仿佛已经彻底破产，直到在一片混杂中思想上再次浮现出成功的希望时，才能看到，时间这个坚忍不拔、忠实可靠的同盟者，在向我们伸手。

如果没有明察秋毫的经济学家的指点，就不能预见到，只要有了清醒头脑和实干精神，用不了很多年，就可以使破产的复苏，使停顿的重新运转，用规章制度和辛勤劳动，达到既定目标。假如说上述情况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些荒芜的、管理不善的美丽而宽广的田庄目前的凄凉景象，真会令人绝望。

一向令人愉快的大元帅也来了，还带着一位干练的律师。与那个毫无生活目的、有目标但无行动、把逍遥自在当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要求的人相比，这位律师在少校心中引起的忧虑，要少得多。犹豫了很长时间，元帅终于决定摆脱他的债权人，解除管理田庄的辛劳，整顿好杂乱无章的家务，无

无忧无虑地享受正当可靠的收入，也不放弃以前习惯了的微不足道的享受。

他原则上同意由弟妹占有全部田庄，包括领主庄园。但他没有完全放弃对那个邻近的园亭的要求，他每年都邀请世交和新友在那里为他祝寿。紧挨园亭、与主屋相连的小花园，仍然归他使用。所有的家具都要留在别墅里，墙上的铜雕挂着不动。优质桃和草莓，又大又香的梨和苹果，特别是他每年都奉献给孀居的公爵夫人的金灰色小苹果，全部归他。他还规定了一些不很重要，但会给家主、佃户、管家和花匠带来很多麻烦的条件。

平时，元帅是个极为随和的人。他总认为，一切最终都会按他的意愿进行，这是随和性格的一个突出的表现。他关心的是美味佳肴，通过不费力的游猎做几个钟头的必要活动，一个接一个地讲故事，整日有说有笑。他也笑容可掬地向大家告别，对少校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感谢少校念念不忘手足之情，他还要了一点钱，要用人把今年丰产后收藏的金灰色小苹果仔细地装筐，驱车带着这份准备奉献给公爵夫人的珍贵礼物，前往公爵夫人孀居的官邸。

不用说，在那里他受到了宽厚而亲切的接待。

分别后，少校的感受完全相反，如果他要扭转混乱的局面，享受成功的喜悦的话，那么，他面临的重重苦难就足以使他陷入绝境，他认为得不到那种使勤劳者欢欣鼓舞的援助。

幸好律师为人正直，他因为还有很多事要办，便很快办完了签约手续。同样幸运的是，元帅的一个贴身侍从也参与了签约工作。他答应在合适的条件下参加办事。这样一来，双方就可以指望圆满成功了。不管这个希望多么使人愉快，少校这个正派人在办事过程中看到种种扯皮现象，也一筹莫展，觉得要达到正当的目的，往往要采取不正当手段。

事情稍有间歇，他就腾出时间，赶忙奔回自己的田庄。在那里，他找出了他那些保存完好的诗稿。他把对那位美丽的寡居者的许诺一直牢记在心，时刻不忘。同时他还找到了一些纪念册，阅读古代和近代作家时的摘录。他突然想起，他偏爱贺拉斯和罗马诗人，这里大部分都是怀旧和伤感情诗。我们这里不打算引用很多，只想引用一段诗句：

Heu !

Ouacmensestodie , ourcademnonpucrefuit ?

Veleurhisaneimisincuiumesnonredeuntgenae !

我今天的心情究竟如何？

非常惬意，非常快乐！

少年时代血气方刚，

时而忧郁时而疯狂。

岁月对我已经绝情，

我心怎么能够平静，

我无限怀念那逝去的红颜，

希望它重新回到我的身边。

我们的朋友很快从整整齐齐的纸堆里找出了那首游猎诗。看到书写工整，他十分高兴，那么多年前，他就能在八开纸上写出秀丽的拉丁字母。精美的信袋很大，足够装下这篇诗作。作者很难看到自己作品的装帧如此精致。他觉得有必要补充几行，散文形式肯定不合适。他想起了奥维德的一段诗，现在他打定主意，用诗体改写，不再像以前那样用散文体意译。下面便是这

一段诗：

Neefactassolumveslesspectarejuvabat ,  
Tumquoquedumfierenttantusdecorad - fuitart .

望着双手灵巧编织，  
心中羡慕美好青春！  
若要成功先有思想，  
成功壮景前无古人。  
如今它已归我所有，  
木已成舟何需承认；  
但愿织品尚未完工，  
劳动本身就是壮景。

但我们的朋友对这段改写颇为满意的心情，很快就消失了。他责备自己不该把 *dumfierent* 这个表示完美的动词改写成表示扫兴的抽象名词。他很恼火，因为他绞尽脑汁也不能把它改得更好。忽然，他对古老语言的偏爱又浮现在脑海，觉得他努力登上的德国巴那萨斯山，其顶峰的光辉已经消失。

最后，他发现这句明快的赞美诗虽然无法与原文相比，但也还独具一格，相信女人也许会愉快接受。于是，他产生了第二种想法：诗歌不表达羡慕之情，就没有风韵，他在这里要扮演未来公公这样一个古怪的角色。最后他还想起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奥维德的诗述说的是一个灵巧、漂亮、小巧的纺织女工阿拉赫娜，如果醋意颇浓的米奈尔瓦把她变成蜘蛛，那就是把一个美丽的女人比作蜘蛛，蜘蛛在张开的网中央编织，即使从远处望去形象也是不好的。要是在我们这位女士周围这个人才济济的团体里，有一个博学者悟出了诗中比喻的含义，就会大事不妙！我们的朋友怎样摆脱这个窘境，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姑且设想缪斯女神抛来了一块面纱，大胆地掩饰住了。总之，诗是寄出去了。关于这首诗，我们还得补充说几句。

诗的读者为这种奋不顾身狩猎的热情和助长这种热情的一切言行而感到欢欣鼓舞。季节也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兴趣，因为这个季节正在以多种方式唤起和激发人们的狩猎热情、被追捕猎物的特点，醉心于狩猎的猎人的个性，鼓舞和损伤狩猎热情的偶然事件，所有这一切，尤其是涉及禽类的情节，都用明快的笔锋，作为高大的形象描绘出来。

从山鸡的交尾到第二次发情，从第二次发情到乌鸦筑巢，没有一个细节被忽略，一切都写得清清楚楚，一切都说得明明白白，笔法热情奔放，格调轻松诙谐，有时还带有讽刺色彩。

然而全篇的基调是悲伤的，这种情调无异于与欢乐生活告别。虽然，它以浓厚的感情色彩描绘了愉快的经历，感人至深，但总的来看，是表现享受后的空虚。无论书页的翻动还是瞬间的不舒服，都使少校产生一丝不快。他好像站在分水岭上，清楚地看到，岁月把一件件美好的礼物送来，又把它们一件件收回去。到浴场的旅行取消了，夏天过得索然无味，持之以恒的体育活动也放弃了。所有这一切都使他感到身体很不舒服，以为自己真的病了，他无法忍耐下去。

如果说，女人在对自己无可争辩的美貌产生怀疑的那一瞬间会感到无比痛苦，那么，上了年纪但仍然精力充沛的男人，哪怕只觉得力量稍有不济，也会心灰意冷，甚至觉得害怕。

然而，另一种本来会使他不安的新情况，反而使他异常地快乐。他的

那个专管美容的内室侍从一直没有离开过他，与他同住在乡下。侍从近来好像改变了做法，少校每天起床、骑马外出溜达、接待来访的办事人员、陪伴无所事事的大元帅，样样都少不了他。如果只涉及演员才关心的小事，他就不打扰少校了。他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几件主要事情上，以前他在处理它们时都是采用巧计暗中进行的。凡是不仅有助于维护健康的外表，而且有助于维护健康本身的事情，他都劝说少校去做。这位行家一直特别重视掌握分寸，注意适应环境的变化，保护皮肤和头发、眉毛和牙齿、手和指甲，以及指甲的最美外形和最佳长度。他恳切要求一切适可而止，避免失去平衡。现在，该做的都做了，这位美容教师请求离去，觉得继续留在这里对主人已经没有什么用处。可以想象得到，他十之八九是想回到他从前的主人那里去，继续为戏剧生活的种种欢乐效劳。

又能自由自在地生活了，少校真的开心。有理智的人只要能做到随心所欲，就会幸福。

他又能自由自在地从事骑马、打猎等传统运动及其有关活动了。在这寂寞的时候，希拉丽亚的形象又愉快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在适应丈夫后要做的事情。在人类生活的道德范畴内，这种事情也许是上帝恩赐的最愉快事情了。

几个月来，所有家庭成员都没有互通特殊的消息。少校在官邸忙于认证和审批他所签定的契约；男爵夫人和希拉丽亚的活动主要是准备赏心悦目、丰富多彩的嫁妆；儿子正在向他的美人献殷勤，把这些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冬天来了，给乡间住宅带来烦人的暴风雨和过早的昏黑。

如果有人 11 月的黑夜里，在贵族庄园区迷了路。借着浮云遮蔽的微弱月光，看到眼前朦胧的田野、牧场、树木、山岗和灌木，在急转弯时猛然发现，一座长长的建筑物里个个窗内灯火通明，他肯定会认为，在那里遇到的是一次张灯结彩的盛大晚会。出于异乎寻常的好奇心，他肯定会沿着仆人很少的楼梯向上走，看见灯火通明的房间里只有三个女人：男爵夫人、希拉丽亚和贴身丫环。这三人正坐在富丽堂皇、温暖舒适的四壁之间和赏心悦目的家具旁边。

既然我们肯定会对男爵夫人所安排的隆重场面感到意外，就有必要作一些说明。这种灯火辉煌的景象并非寻常景象，而是这位女士在早期生活中养成的一种怪癖。她是领主庄园女管家的女儿，在宫廷里长大，一年四季中最喜欢冬天，总是把灯火辉煌当作自己一切享受中的最重要的享受，从未断过蜡烛。她最老的一个仆人非常善于制作灯烛，庄园里没有一盏新式灯烛不是他用心血布置的。虽然到处都很亮堂，还是难免个别地方仍在黑暗中。

男爵夫人出于爱慕，经过深思熟虑，放弃了贵妇人的地位，自愿同一个大庄园主和意志坚定的农艺师结了婚。她开初不适应农村的环境，她那位想事周到的丈夫，征得邻人的同意，根据政府的规定，在周围修筑了好几英里长的平坦大路，邻近庄园的交通没有一处比这里通畅。当然，进行这种值得称赞的基本建设的主要意图，是让这位女士随时可以乘车外出，尤其在美好的季节里可以四处游览。冬天，她愿意跟他呆在家里点灯，把黑夜照耀如同白昼。丈夫去世后，她精心照料女儿，很少有空闲时间。弟弟的经常看望使他感到慰藉，惯常的通明透亮也产生一种快感，一种真正的心满意足。

今天的灯光有点不同寻常，我们在一个房间里看见了类似圣诞节的场面，光彩夺目，目不暇接。聪颖的丫环要男仆加大亮度，把所有的灯摆到一

处，把准备给希拉丽亚做嫁妆的东西都摆出来。她的用意是乖巧的，不是在于让人们看已有的东西，而是谈论还缺什么。必需品一应俱全，包括最精致的衣料和最美的手工制品，可以说想看什么有什么。但阿娜奈特总是善于让人们看出漏洞。陈列出来的各种漂亮的麻织品使人眼花缭乱，亚麻布、平纹细布以及能叫得出名字的一切细软衣料种类繁多，赏心悦目，可是看不到彩色绸缎。当初采购时犹豫不决，因为时髦是在不断变化的，采购员总想采购最新款式，觉得拖后补办更为有利。

她把东西看过一遍之后，很开心，便去关照平时那种丰富多彩的晚间娱乐活动。男爵夫人清楚，一个年轻的女子，不管命运把她引向何方，当她露出幸福表情时，是什么使她从心底里感到愉快，使她的存在充满意义，男爵夫人懂得，在这种农村环境中，要开展多种多样有教育意义的娱乐活动。所以，希拉丽亚年轻轻的就对很多事情在行了，无论谈什么她都不陌生，她的举止又总是与她的年龄相称。描述她的成长过程，要费许多笔墨。总之，今天晚上仍然是她以往生活的典型反映。时光在精神充实的朗读中，在优美动听的钢琴乐曲中，在甜蜜的歌声中流逝，虽然和往常一样令人满意，符合规范，但意义却大得多。大家都想念一个可爱可敬的第三者，一切都是为了亲切友好地接待他。不只是希拉丽亚一个人怀着将做新娘的甜蜜感情，母亲也以细腻的感觉从她那里分享到一份快乐，连一向聪明能干的阿娜奈特也陶醉在遥远的希望之中，想象着那个外出的男友正返回家乡，来到她身旁。这样，三个各领风骚的女人的感情，便同周围明亮的灯光、温馨和愉快的环境，融为一体了。

庄园门外咚咚的敲击声和喊叫声、门内外的人用威胁和催促语调的一问一答、庄园里的灯笼火把，打断了温馨的歌声。还没来得及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嘈杂的声音就减弱了，但并没有平静下来。楼梯上人声嘈杂，男人们一面争吵一面上楼。没有秉报，门就开了，女人们吓得呆若木鸡。弗拉维奥闯了进来，样子十分可怕，蓬头垢面，头发有的像刷子倒竖，有的湿漉漉地下垂，衣服撕成了碎片，就像刚从荆棘和灌木林中钻出来一样；一身脏得要命，就像刚从泥潭和沼泽里爬出来的。

“我的父亲，”他大声呼叫，“我的父亲在哪里？”女人们惊慌失措地站着不动。老猎人，他早年的仆人和慈祥的保护人，紧跟着进来，朝他喊：“您父亲不在这里，您要冷静点，好好看看，这是姑妈，这是表妹！”“他不在这儿？那就让我走，我去找他。让他单独听听我的话，然后我就去死。我要离开灯光，离开白昼，它弄瞎了我的眼睛，把我毁了。”

家庭医生进来拿起他的手，细细地诊脉，几个仆人胆颤心惊地站在周围。“怎么能让我踩在这地毯上？我会把它玷污，把它毁坏。我的不幸会在它上面留下痕迹，我的苦命会把它牵连。”他朝门上倒，人们趁势把他扶走，送进一间远处的客房，他父亲常住的房间。母女俩目瞪口呆地站着不动，她们看到了俄罗斯忒斯被复仇女神紧追不舍。这不是文学描述，而是令人恐惧和讨厌的现实，与灯火通明、喜气洋洋的房间形成鲜明对照，因而显得更加可怕。女人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人人都相信在对方眼睛里看见了深刻在自己心中的恐惧形象。

男爵夫人来不及多加考虑，就一个一个地派仆人去了解情况。仆人打听到的是一些使人放心的消息。人们把他的衣服脱掉烘干，再穿上，他似醒似睡地让别人拨弄，什么情况也问不出来。

最后，两个吓破了胆的女人得知，医生给他放了血，还使用了一切可以采用的镇静方法。他已经安静下来，但愿睡着了。

到了午夜，男爵夫人提出，如果弗拉维奥睡着了，她想去看看他。大夫先表示反对，但马上让步了。希拉丽亚跟母亲一起进去。屋里很暗，只有一支蜡烛在绿色的灯罩下发出微光，她们看不大清楚，听不到声音。母亲走近床铺，希拉丽亚迫不急待地拿起蜡台照了照睡在床上的人。他面朝里躺着，但一只好看的耳朵，一侧圆胖的苍白的面颊，从鬃发下露出来，显得特别高雅，一只一动也不动的手和细长而刚中有柔的手指，叫人看得出神。希拉丽亚屏住呼吸，似乎听到那青年的轻轻的呼吸，她把灯烛移近他，她的冒失好像普赛克去扰乱颇有疗效的安睡。医生从她手中拿走蜡烛，给母女二人照着路，把她们送回房。

这两位有资格关心病人一切情况的好心人是怎样度过她们的长夜的，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个秘密。第二天一大早，她们却表现得格外的不耐烦，没完没了地询问，婉转而迫切地表达了想看病人的愿望。直到中午，医生才准许她们探视一小会儿。

男爵夫人进门后，弗拉维奥向她伸过手来。“原谅我，亲爱的姑妈，请您忍耐一些时候，也许用不了很久了。”希拉丽亚走过去，他也把右手伸给了她。“你好，亲爱的妹妹！”这话刺痛了她的心，他不放她走，他们相对而视，真是天生的一对。青年的一双闪亮的黑眼睛，跟他那深色的蓬乱的鬃发，搭配得极为和谐，她站在那里像天空一样安静，对于令人震惊的事件来说，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妹妹”这个称呼唤起了最亲切感情。男爵夫人问：“亲爱的侄儿，你觉得怎么样？”

“还可以，不过他们对我太坏。”“怎么坏？”“他们给我放了血，这是残酷的；他们把血拿走了，太没良心了。要知道，血不属于我，是属于她，只属于她。”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好像有些异样，忙含泪把脸埋在枕头里。

母亲发现希拉丽亚的面部表情可怕，好像这可爱的孩子当面把地狱门打开了一样，他第一次但又是最后一次看见这种可怕的人的样子。她痛苦地跑过大厅，走进最后的小室，一头栽在沙发上，母亲追过来问，她觉察到了什么不好的事。希拉丽亚茫然地抬头望着母亲说：“血！他的血是属于她，只属于她！可是这个‘她’是不配的，可怜的人啊！不幸的人啊！”

说话时，痛苦的眼泪不住地流，压抑的心倒轻松了一些。

谁能把往事造成的局面的秘密揭开，把这第一次见面使母女产生的内心不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病人来说，这是极有害的，至少医生是这么说的。医生虽然经常来报告病情，进行安慰，但总觉得有义务禁止她们继续接近。在这一点上，她们都很听劝告；女儿再也不敢要求去做母亲可能不同意的事，所以，她们都很遵守这位明智的男人的规定。作为酬谢，他带来了使人放心的消息，说弗拉维奥要了纸和笔，写了一些东西。他写的东西就放在床上自己的身边。焦急不安的余波未平，现在又产生了好奇心，这真是令人难熬的时刻。过了一些时候，医生才拿来一张小纸片，上面的字迹潦草，却写得漂亮，潇洒。其中几行是：

可怜人来到世间，是一个奇迹，  
在众多奇迹中，迷路者难以寻觅，  
没有光明，不知哪边是门槛，  
没有道路，我的脚步踏向何方？

天国生机勃勃，光辉灿烂，  
在它的中心，我看到的是黑夜、地域和死亡。

在这里，高尚的诗歌艺术又一次显示了它的疗效。它与音乐融合，可根治一切心灵创伤。它先使伤口恶化，使脓血流出，然后在溶解的痛苦中消失。医生确信，青年不久就会康复；只要压在心头的痛苦消除了，或减轻了，他就会精神愉快，身体健康。希拉丽亚想和他一首，便坐到钢琴前，试图为病人的这几行诗谱曲，没有成功，她的心里没有这么深的痛苦。谱曲时，节奏和韵律与她的情思逐渐合拍，她用稍微明快的旋律和那首诗，抓紧时间，推敲出这段诗：

深受痛苦的迷路人诚然难以寻觅，  
你却是为追求青春幸福来到世间；  
快重新振作精神迈出稳健的脚步，  
天国光辉灿烂到处充满友好情谊；  
你可看到你周围的人们多么善良，  
朝你欢乐地喷涌的就是生命清泉。

医生是家中常客，承担了传递诗稿的任务，诗稿到了，青年人心平气和作了回答。希拉丽亚继续平静地过日子，大家渐渐地觉得云消雾散，风和日丽，可以自在地活动了。也许天赐良机，我们将有幸向读者汇报整个不可思议的治疗过程。简短地说，在这样你来我往的通信中，他们非常愉快地度过了一段时光。医生考虑要不失时机地让他们心平气和地重新见面。

这期间，男爵夫人已经把那些旧稿收集起来，整理停当。这项完全适应当前情况的活动，对激发精神起了奇特的作用。她回顾自己的往昔，深重的痛苦已经成为过去，想到这一切，克服眼前苦难的勇气倍增。她特别记得她和马卡利亚之间的良好关系和患难之交。那位独一无二的伟大女性又出现在她心中，她当即决定再找她谈谈。除了她，还能向谁诉说现在的心情，向谁公开承认自己的忧虑和希望呢？

在整理家务时，她发现了弟弟的一张半身画像，不由得为少校父子的相像微笑地叹了口气。这时，希拉丽亚瞧着她发怔，把画像要过来看，也不免对那父子的相像感到格外惊讶。

又过了些时候，弗拉维奥终于取得医生的同意，在医生的陪同下到饭厅吃早饭了。见他第一次露面，母女俩心里都有些怕。往往在重要的甚至可怕的时刻，会发生一些快乐的甚至可笑的事情，这里也幸运地发生了这样的事。儿子穿的全是父亲的衣服。他自己的衣服没有一件能穿，大家只好在少校的衣柜里替他找衣服穿，少校是为了打猎和家用的方便把那些衣服留在姐姐家里的。男爵夫人微微一笑，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希拉丽亚不知为什么，感到很窘迫，便把脸转过去，在这个时刻不想对青年人说一句温柔的话，也找不到适当的字眼。为了使大家都摆脱这种窘境，医生把父子二人的身材作了一番比较，说，父亲高一点，所以上衣显长；儿子胖一点，所以上衣的肩显窄。两人的衣服都不合身，所以装束看上去显得有点滑稽。

多亏这小小的几句插话，把难堪局面打破了。希拉丽亚觉得，父亲年轻时的画像和儿子活生生的形象如此酷似，是可怕的，甚至使人心烦。

下面的情节想让女人柔软的手来描述，因为按我们的文风写只能勾画大致的轮廓。这里有必要再谈谈诗歌艺术的作用。

不能否认，我们的弗拉维奥有一定才华，但作者一定要有炽热的感情

作基础，才能写出优秀的作品。正因为如此，几乎所有献给那迷人女子的诗，都是感人的，值得称颂的。现在，给面前一个极其可爱的美女热情地朗诵这些诗，也一定起到不小的作用。

一个女人看到另一个女人被热恋时，总希望自己充当知心人，她会怀着一种神秘的、几乎意识不到的感觉，看到自己悄悄地取代被追求者的位置，不一定是愉快的事。谈话越来越有意义。痴情的年轻人喜欢互赠诗歌，不论程度如何，他的一部分诗能得到他的美人的回答，内容是他希望知道，但几乎不能亲耳从她那漂亮的小嘴里听到的。有时也与希拉丽亚一起读诗，因为诗稿出自他们之中一个人的手笔，二人为了同声朗读不得不从两边扯住小册子看，他们并排坐着，彼此越靠越近，手和手相碰，膝头弯起来，自然而然地挨在一起。

有了这种美好关系，有了由这种关系产生的快乐，弗拉维奥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痛苦。

他盼望父亲到来，对大家说，最重要的事情只能对父亲说。其实，只要稍加思索，这个秘密是不难识破的。很明显，年轻人迫不及待地要求给最后的答复时，那个迷人女子断然拒绝了这个不幸的人，使他一直坚信不疑的希望破灭。这样的场面，我们是不敢描写的，写不好会使人对青年的激情感到害怕。简单地说，他难以克制自己，假也没有请，就急急忙忙离开军营，不分昼夜，顶风冒雨，怀着绝望的心情来到姑妈的庄园寻访父亲，到达时的情景我们在前面已经作了描述。现在他清醒过来了，便考虑起这一步的结果。父亲是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亲人，父亲出去迟迟不归，他既控制不住自己，也找不到解决办法。

部队上校寄来的一封信送到了他手里，他不胜惊讶，惶惑，迟疑了一阵子，才胆战心惊地揭开信上那熟悉的火漆封印。上校向他表示了最友好的问候，通知他假期可以延长一个月。

这是大恩大德，似乎是无法解释的，这使他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这块石头比起被拒绝的爱情还要沉重。他深受感触，能在可爱的亲人那里找到可靠的避难所，是多么幸福。他可以享受到希拉丽亚留在身边的愉快了。没过多久，他那喜爱交际的特点完全恢复。由于有这些特点，不论是那个美丽的寡妇，还是她周围的人，都觉得少不了他。只是因为过分勉强地追求那美丽的寡妇，这些特点才变得黯然无光。

情绪好转了，他就可以耐心等到父亲回来。这时发生了一次自然灾害，使他们的生活活跃起来了。连绵阴雨把他们关在公馆里，河水猛涨，堤坝决口，公馆下面的地带成为一片汪洋，座落在高岗上的村镇、筑有围墙的庄园、大大小小的农舍，从高处看，都像浮出水面的小岛一样。

他们为应付这种罕见但还可以想象得到的情况做了各种安排。主人发令，仆人们分头行动。起初是进行广泛的抢救，然后又烤了面包，宰了几头公牛。渔船穿梭于广阔的水域，救济物资运到四面八方。一切都非常顺利，受灾的人怀着喜悦和感激的心情接受友好的馈赠。

人们只对一个乡负责发放物资的乡长表示很不信任，弗拉维奥欣然接受这个任务，带着一满船物资迅速平安地到达了那里。他大刀阔斧，事情办得很出色。接着，我们的这个青年去办理临行时希拉丽亚委托他办的事。正好在这些不幸的日子里，希拉丽亚特别关心的一位妇人分娩了。弗拉维奥好不容易找到这个产妇，带着这个产妇的深情和村民的厚意返回。他还带回了

各种各样的见闻。没有一个人死亡，到处都谈论这次了不起的救援工作，谈论许多罕见的、幽默的、甚至可笑的故事；化险为夷的故事更是被描绘得妙趣横生。希拉丽亚突然觉得一定要马上去看望那位产妇，给她送点东西，在她旁边愉快地待上几个钟头。

好心的母亲多次表示反对，但希拉丽亚冒险的热情最后取得了胜利。我们对情况作了一些了解，知道在这次航行中发生过一些危险：搁浅、翻船、美人死里逃生，青年奋不顾身地跳水抢救，无形的线把他们之间的松软纽带拉紧了。不过，他们对这些情况都闭口未谈。行船十分顺利，看望了那个产妇，礼品也送给了她。医生随行，起了很好的作用，偶尔也出点小故障。遇到危险时，也有惊慌失措的情况，后来都觉得好笑，因为大家看到了那些惊恐万状的狼狈相和吓破了胆时的表情。这期间，相互信任的程度大大提高了，彼此关心和同舟共济的传统得到了发扬。只有一点令人越来越担忧，那就是亲戚关系加相互爱慕可能导致过分亲近并永结良缘。

他们在愉快的气氛中被引诱到恋爱的道路上。天气转晴了，季节的变化带来了一股强冷气流，洪水没有退完就结了冰。大地的面貌突然变了样。凡是被洪水分开的地段，现在都被冰冻结在一起。于是，一种绝妙的工具充当了理想的交往手段，这种工具是北方边远地区的居民发明的，它在初冬时非常有用，把新生活带到千里冰封的土地上。储藏室的门打开了，人人都寻找有自己标记的冰鞋，不顾危险，争取第一个踏上光滑的冰面。在客人中，有不少久经锻炼、动作轻巧的溜冰爱好者。这样的娱乐几乎每年在邻近的湖面及其相连的运河上进行。今年，广阔无垠的大地都是溜冰场所。

弗拉维奥觉得身体逐渐结实起来了，希拉丽亚从小就受舅舅指导，在刚刚冻结起来的冰面上身轻如燕，俩人欢天喜地，时分时合，若聚若离。平时，分手是一种沉重的心理负担，如今成为一种乐趣，因为分手是为了转眼间的重新聚合。

在享受欢乐的同时，生活也是人们关心的大事。到现在为止，还有几个地方没有得到充足的供应。于是，套上了壮实牲口的雪橇迅速把急需物资和农副产品从远离临时大道的偏远地带迅速地运到附近小城镇的货栈里，又把各式各样的商品运回来，各地都受益匪浅。能做到这一切，是因为有了让灵巧的勇士大显身手的光滑路面。

年轻的一对在寻求欢乐和满足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关心他人。他们探望了那个产妇，给她送去了一些必需品，还登门看望了一些人。对老人，他们精心照料；对教士，他们像平时那样从道德方面进行启发性的谈话，因为在这次考验中道德问题更值得重视。较小的地主多年前就大胆地把庄园建在容易受灾的低洼地上，但筑了坚固的堤坝保护，整个庄园这次没有遭受损失。经历了无数次担惊受怕之后，他们幸存下来了，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每座庄园、每所房屋、每户家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每个人在自己和别人的心目中都成了重要人物，因此常常随便打断别人的话。说话做事，来来往往，都匆匆忙忙。因为，冰雪可能突然融化，愉快交往的整个的团体也就可能受到破坏，主人受到威胁，客人也只好跟主人断绝关系。

白天，大家过得紧张，兴致勃勃；晚上，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享受最愉快的时光，人们对滑冰的兴趣大于对其它体育运动的兴趣，使劲不出汗，经久不疲乏。四肢更加灵活了，用一分劲产生十分的力。夜晚的宁静使人心旷神怡和陶醉。

这一天，我们这对年轻人无论如何也不离开光滑的冰面。他们每次朝着灯火通明、熙熙攘攘的公馆滑行时，就掉头转向辽阔的原野。他们怕迷路，所以不敢分开行动。为了确保安全，他们一直手拉着手。但最甜蜜的还是把手搭在对方的肩上，不自觉地用纤细的手指玩弄对方的头发。

一轮满月升起在星光灿烂的天空，给周围环境披上一层神秘的轻纱。他们彼此看得清清楚楚，像平常那样在对方的黑眼珠里寻找答案。但这种答案又不同于平常的答案。他们眼睛深处闪闪发光，暗示此处无声胜有声，都感到节日般的快乐。

水边挺拔的白柳和赤杨、山岗上低矮的灌木、闪烁的繁星、上升的冷气：对于这一切，他们毫无知觉。月光映照在冰面上，形成一条长长的反光带，星星的倒影展现在冰面下。他们只管沿着月亮反光带，向着星星的倒影滑行。突然，他们抬头看见一个男人的身影漂浮不定，好像是在跟踪他自己的影子。那人本身是黑的，处在光环的包围之中，正朝他们滑过来。他们很扫兴，掉头就跑。不论碰到什么人，对他们来说都是扫兴的。他们总想躲避滑过来的人影，那人影似乎并没有注意他们，一个劲地沿着他们所滑行的直路奔向公馆。但那人突然离开了原来的方向，围着惊恐万状的这对年轻人转圈。这对年轻人机警地转向影子一边。那人在月光中朝他们滑来，眨眼间站在他们的前面。距离那么近，他们不可能认不出那就是父亲。

希拉丽亚心惊胆战，冷不防停住脚步，失去了平衡，跌倒在冰上。弗拉维奥立即单腿跪下，把她的头抱在怀里。她捂住自己的脸，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去找一个雪橇来，下边刚好有一个人经过，但愿她没伤着哪儿，回头我在这三棵大赤杨树下找你们！”父亲边说，边向远处滑去。在年轻人的搀扶下，希拉丽亚勉强支撑着站起来。“咱们逃了吧！”她大声说，“这个人真叫我受不了。”她飞快地朝与公馆相反的方向滑去，弗拉维奥赶紧追上，好言相劝。

月夜冰面上的这三个迷路人和失常人的心境，是难以详细描述。长话短说，他们很晚才回到公馆。这对年轻人是分头进来的，不敢互相接近；父亲则是带着空雪橇回来的，他曾带着这个雪橇在广阔的田野上东奔西跑，准备助一臂之力，没想到空跑了一场。乐声悠扬，舞会正在进行，希拉丽亚借口摔得太重仍感疼痛，藏进了自己的房中。弗拉维奥宁愿把领舞和指挥的任务让给另外几个青年人，实际上他们趁他不在时早已捷足先登了。少校没有露面，他发现他的房间好像有人住过，虽不出所料，但仍不免感到奇怪；衣服、衬衫和用具都是他的，只是不像他平常那样放得井井有条。女主人尽职尽责，好不容易把所有客人安顿下来，腾出时间向弟弟解释。解释很快做完了，但要从惊讶中清醒过来，理解突发事变，消除疑虑，还需要时间。解开疙瘩，使精神得到解脱，也都不是一下子做得到的。

我们的读者认为，从这里开始，我们的故事再也不能单纯用描述手法，而只能边叙边议了，因为我们打算深入地观察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现在正是这样做的时候——把他们的心理状态展现出来。我们首先要报告的是，少校从我们的目光中消失以后，大部分时间是办理家庭事务，事情简单，进展也很顺利，但在某些个别问题上仍难免遇到意外的障碍。要扭转混乱局面，从一团乱麻中理出头绪来，并不容易。他要到不同的地点找不同的人进行交涉，行踪总是定不下来，所以姐姐的信总是很晚才到达他手里，而且毫无次序。他首先得知儿子精神错乱和生病，接着听说儿子获得了一个叫人困惑不

解的假期。希拉丽亚的爱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弯，他还蒙在鼓里。您想想看，姐姐怎么能告诉他这个情况呢？

听到洪水泛滥的消息后，他加快了旅行的速度，但也是在上冻以后才到达冰冻区附近。

他购置了冰鞋，让仆人和马绕道回公馆，自己抄近路速滑。

远处望见窗口有灯光，明月把世界映照得如同白昼，他看到了令人不快的事情，心中有如一团乱麻。

内在的信念转变为外在的现实，总要经过阵痛，相聚则爱，分离则疏，这两种不同的因果关系，怎么会获得同等权利？原来，分离造成心理上的鸿沟，使人心碎。幻觉在浮现的时间里，也会激起人们坚定的信念。只有硬汉子精神，能在认识谬误的过程中日益高尚，日益坚强。这种新认识是自我提高的，一浪高过一浪；而旧的认识则走投无路，只有一步一步向新认识靠拢，才能转化为朝气和勇气。

人在这种时刻遇到的困难，是数不清的；人靠自身力量发现自己聪明才智的途径，也是数不清的。即使力量不够，人也知道在人力范围之外去寻找力量。

可喜的是，少校已经有所觉悟，对这类事变有了心理准备，而不会被自己的喜好所左右。他与美容侍从分别以后，就没有在外表上下过什么功夫，而是恢复了自然的生活习惯。

当他身体不舒适时，他体会到从一个情人向慈父转变时的不快。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这个角色的重要性提高了。他关心的首先是希拉丽亚和亲人的命运，然后才是爱情、眷恋和亲近。他想把希拉丽亚抱在怀里时，考虑的是她的幸福，是真心实意为她创造幸福，其次才是占有她。他确实想享受她的纯真感情，但那一定要亲自从她那天仙般的口中说出。他不禁想起了她意外地表示要委身于他的那个时刻。

此时，在月明星稀的夜晚，他亲眼看到一对融为一体的情侣，情人跌倒在青年的怀中，两人都不理睬他的热情帮助，不在他约定的地点等他，而是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使他茫然不知所措。哪个有同感的人不会心灰意冷？

这个素来亲密无间，而且有望更加亲密的家庭，突然变得四分五裂。希拉丽亚守在房间里不出来，少校鼓起勇气从儿子口中了解到所发生的情况。祸根还是那个美丽孀妇的卖弄风情。她为了不把她热恋的崇拜者弗拉维奥让给另一个钟情于他的可爱的女子，假意向他表示超常的好感。他受不起挑动，壮着胆子，试图用非分手段达到目的，从而引起了纠葛，致使两人关系无可挽回地破裂。

父亲的慈悲心总是体现在：当孩子犯错误，造成可悲后果时，感到心痛并设法补救，处理比较宽容，采取原谅态度并既往不咎。经过短时间商议，弗拉维奥代替父亲到刚接管的田庄去料理事务，一直到假期结束，然后回部队，他的团已经移防。

少校花了好几天时间整理他外出期间姐姐身边堆积如山的信件和包裹，从信堆里找出了一封那位精通美容术、保养得很好的演员朋友的信。朋友说，辞别少校回到他身边的美容侍从，向他汇报了少校的情况和结婚的打算。在这件事情即将办理之前，他极其愉快地提点不同意见。他处理这类事情有自己的方式方法，认为，对于上了年纪的男人来说，最有效的美容品是忌女人和享受尊严的舒适的自由生活。少校面带微笑地把这封信给姐姐看，

虽然带点讽刺味道，但相当严肃地指出了内容的重要性。他又想起了一首诗，韵律一下子记不起来，内容很好，比喻形象生动，用词造句高雅：

“迟落山的月亮，在夜间还是光辉夺目，但在初升太阳面前却变得非常苍白；老年人的爱情，在朝气蓬勃的青年面前，简直不值一提；松树在冬天青枝绿叶，坚韧挺拔，但到了春天，在嫩绿的桦树面前，却显得枝老株黄。”

我们不想把哲学家和诗人捧为主宰一切的救世主。一件小事可以产生意义极其重大的后果，思想动摇不定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这种现象。天平不是倾向这一边，就是倾向那一边。

少校不久前掉了一颗门牙，担心还会掉。他没有打算镶假牙，但带着这个缺陷去追求年轻的恋人，是丢面子的，何况现在他和她共住一幢楼。迟一点或早一点，也许都不会有问题，可在这节骨眼上，任何一直健康的人都会觉得倒霉。他觉得，他这座有机建筑物的基石被抽走了，其他拱门就会相继倒塌。

这样想过以后，少校很快与姐姐直截了当地讨论了这件看来毫无头绪的事情。两人得出结论：这件事本来是应该采用迂回曲折的办法处理的，本来已经接近目标，可是一些偶然事件、外部干扰、不懂事的孩子的错误，意外地使目标远离。他们认为，最自然的是坚决地促成这两个孩子的结合，以父母的身分，真心实意地，经常地关心他们，方式方法是大家知道的。与弟弟取得一致看法后，男爵夫人来到希拉丽亚的房间。希拉丽亚正坐在钢琴旁边，自伴自唱，用快活的眼光鞠了鞠躬，表示邀请刚进来并向她打招呼的人听她演奏。

她唱的是一支欢乐而宁静的歌，表达女歌手非常愉快的情绪。唱完后，她站起来，未等尊敬的长者开口，就拉开了话匣子。“最好的母亲，我们这么久没有谈论那件最重要的事情，这真好，谢谢您到现在还没有拨动那根弦。如果您愿意的话，现在正是作出解释的时候。您看怎么样？”

男爵夫人看到女儿心平气和，极为高兴，即刻坦率地叙述了弟弟过去的情况、人品和功绩。给人的印象是：这是唯一值得一个年轻姑娘亲近和倾心的男人。这种倾心不是指晚辈对长辈的敬畏和信赖，而是一种表现为爱与欲的情感。希拉丽亚注意地听母亲说话，以肯定的表情和姿态表示完全赞同母亲的话。当母亲把话题转到侄儿身上时，女儿长长的睫毛垂了下来。母亲找不出同样有说服力的论据来赞颂年轻人，便转变话题，说父子非常相像，说青春赋予儿子以优势，说他是不可多得的生活伴侣，时候一到就是父亲的完美化身。希拉丽亚好像也有同感，那严肃的目光和低垂的眼帘流露出一种当时极为自然的内心活动。随后，话题转向幸福美满但需要承担义务的外部环境。已完成的财产分配，目前相当可观的收入，从广阔的发展前景看，所有这一切都实实在在地出现在希拉丽亚眼前，这一切最终又自然而然地使希拉丽亚回忆起早年跟她一起长大的表兄，尽管有点可笑，但却是有婚约的。谈话后，母亲得出结论：现在，在取得她和她舅父同意的情况下，两个年轻人的结合应该刻不容缓地实现。

希拉丽亚的眼光和言语都很平静，她说她现在还不能承认这个结论的正确性，她温文尔雅地列举了反对的理由。任何一颗温柔的心这时都会产生同样的情感，我们当然就不需要多费口舌来表达这种情感了。

明白人终归会想出好主意，去克服重重困难，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说起话来也是论据充分，条理清楚。但是如果只顾自己幸福的人突然发表完

全不同的意见，并由于藏在内心深处的原因不同意做值得做的事情，明白人也会感到震惊，极为不快。

母女各持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理智不渗入感情，感情也不适应需要和必然。谈话口气相当尖锐，理性的触角碰到了创伤的心，这颗心再也无法平静，便慷慨激昂地道出了真情。最后，姑娘振振有词地说，这种结合不但适宜，甚至有罪。母亲被她的傲气和尊严惊呆了。

不难想象，男爵夫人是稀里糊涂地回到弟弟那里去的。回想一下，读者也许会，当然并不见得完全会领会到，少校听到希拉丽亚断然拒绝儿子的态度后，内心是得意的。在姐姐面前说不抱希望，却面带欣慰的表情，觉得自己已经摆脱羞愧感，那件涉及自己名声的极其微妙的事得到弥补。在姐姐面前，他暂时把这种充满痛苦的喜悦心情掩饰起来，说了在当时情况下极为得体的话：不必操之过急，应该给女儿留点时间考虑，让她心甘情愿地走上现在摆在面前的这条路。

我们很难要求读者终止对这种感人肺腑的内心世界的观察，而转向繁杂的外部世界。男爵夫人索性让女儿随心所欲，弹琴唱歌，刺绣绘画，愉快度日。希拉丽亚有时自己读书，有时给母亲朗读。少校则趁初春时节忙着把家中事务整顿好。儿子这位未来的富裕地主，把自己视为希拉丽亚幸福的丈夫，向往在未来战争中立功受勋。在暂时平静的时候，人们认为完全可以预见到，这个奇迹，很快就会出现。

可惜在虚假的平静中得不到安宁。男爵夫人天天等待女儿回心转意，但毫无结果。希拉丽亚谦虚，聪明绝顶，但在关键问题上寸步不让，她以坚决的口气让别人知道，她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她心中只有一个人，只陪伴这个人，否则谁也不要。少校内心矛盾，如果希拉丽亚真的决定嫁给他儿子，那么他会终生感到受辱；如果希拉丽亚决心嫁给他本人，那么他也必定拒绝她的以身相许。

我们不能不对这个善良人深表同情，现在，忧虑和痛苦在他面前像不停地飘浮的云雾一样，时而形成背景，使那迫在眉睫的现实和各种事实突现出来，时而向前移动，遮住现存的一切。

在他的灵魂前面不停运动着的，是一种东摇西摆、飘忽不定的东西。白天，忙忙碌碌，他敏捷而有成效的从事实际工作，但夜间醒来时，一切有形和无形的讨厌的事就形成一个令人极不愉快的圈子，在他心里翻腾。这个始终徘徊于脑海、不可驱逐的东西，使他陷入一种几乎可以称作绝望的境地，一向被认为可以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的万应药方，现在几乎不起任何缓解的作用，更不用说满意了。

正在紧要关头，我们的朋友收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邀他到附近小镇的邮局去会见一位匆匆过客。他在处理纷繁事务中习惯于应付类似事情，没有耽搁一点时间就赴约了。他总觉得这陌生、潦草的字迹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像往时一样沉着冷静地来到指定地点，在一间熟悉的农舍式的堂屋里，遇到了那美丽的孀妇。她比他离开时更美，更雅。也许是我们的想象力不足以把握住和原原本本复述她最大的优点，也许真的是由于冲动才赋予她更多的魅力。不论是哪种情况，他都需要加倍的镇定，用一般性的礼貌来掩饰自己的惊诧和慌乱。他很客气而冷淡地向她致意。

“不必客气，亲爱的，”她高声说，“我决不是请您到这种粉刷的房间和这么简陋的环境里来的，这么差劲的设施不适合进行客气的谈话。我是来解

除我心中的负担的。我说，我承认，我给您的家庭带来了不少灾祸。”少校听了，吃惊地倒退了一步。“我什么都知道了，”她接着说，“我们彼此无须解释；您和希拉丽亚，希拉丽亚和弗拉维奥，您的好姐姐，我向你们所有的人道歉。”她好像说不下去，那极其美丽的睫毛挡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脸颊绯红，模样儿比任何时候都美。高贵的男人站在她面前，心慌意乱，一种不可名状的柔情穿过他的全身。“我们坐吧，”最可爱的人儿一边擦眼泪一边说，“请您原谅我，请您可怜我，您看得出，我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她又把刺绣手帕挡住眼睛，不让人看见她哭得多伤心。

“请您把情况说明一下，我尊贵的夫人。”他匆匆忙忙地说。“不要说什么尊贵的！”她甜甜地一笑，回答说，“就把我称作您的女友好了，您不是没有忠实的女友吗？朋友，我什么都知道，对您家中的情况，对各种思虑和烦恼，都一清二楚。”“是谁向您介绍得这么详细？”“我自己了解的。这个手笔您不会感到陌生的。”她把几封展开的信递给他看。

“是我姐姐的笔迹！好多封信呀，从这歪歪斜斜的字看得出来。您一直跟她保持联系吗？”“不是直接的；间接联系倒有些时候了。这是地址，给……”“又一个谜，是写给马卡利亚这个最能保持沉默的妇人的。”“她也是一切受压抑的灵魂所信赖的女人和听忏悔的女人，是一切失魂落魄、想找出路又不知出路何在的人所信赖的女人和听忏悔的女人。”“上帝保佑！”他大声说，“总算找到了这么一个好中间人。我想过，我去求她是不合适的；我为姐姐祝福，因为她为我做到了这一点。她的某些事迹我是知道的：这位女中豪杰手里拿着一面道德魔镜，从不幸者混乱的外部形态看到他纯洁美好的心灵，从而突然对自己感到满意，并努力奔向新的生活。”

“她也对我行过这样的善举，”美人儿接口说。这时，我们的朋友虽不甚明白，但已有定论，肯定这位内向而奇特的女人已经变成一个既能接受别人善意，也能对别人怀善意的人了。“以前我不是不幸，而是不安，”她接着说，“我是不属于我自己的，这就是说，归根结底，我是不幸的。我对自己也不再满意了。我回到了镜子面前，照照我原来的所做所为。”

在那之前，我总是觉得打扮是为了参加化装舞会。但自从她让我照过她那面镜子以来，自从知道人也可以美化自己内心以来，我才觉得我真的变美了。”她含着眼泪微笑地说，不能不承认，她不仅可爱，而且可敬，值得人们永远信赖。

“我的朋友，我们简单地说吧：信都在这里，读读这些信，反复读，仔细想想，做些准备，您至少要花一个小时，要是愿意，可以多花些时间；然后三言两语地对我们的状况作出判断。”

她离开他，到花园漫步去了。他把男爵夫人和马卡利亚的来往信件打开，我们这里综述一下信的内容。男爵夫人控诉美丽的孀妇，从信中看出，这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看法和尖锐的批评。谈的都是外表和言论，未涉及内心。

马卡利亚在回信中所作的是温和的判断，描述的是这样一个人的内心。外表是偶然的产物，是无可指责，也许还可以谅解。男爵夫人随后又报告了侄儿的失意和癫狂，两个年轻人的爱恋，父亲的到来和希拉丽亚的断然拒绝。在以后的复信中，随处可以看到马卡利亚恰如其分的回答，她的回答里充满一种坚强的信念，认为结果必然是道义水准的提高。最后她把全部来往信件都转寄给美丽的女人。现在，这位美人天使般美好的心灵开始显示出来，她

的外貌正在走向完美。整个故事以写给马卡利亚的一封感谢信告终。

## 少年维特的烦恼

歌德 著

韩耀成 译

有关可怜维特的故事，凡是我能搜集到的，我都尽力汇集在这里，供你们翻阅，我知道你们将为此而感谢我。对于他的精神和性格，你们定会深表钦佩和爱怜，对于他的命运定会洒下你们的泪水。

善良的人呀，你正体验着他那样的烦恼，那就从他的痛苦中汲取慰藉吧，倘若由于命运的播弄或自身的过错而觅不到知音，那就让这本小书做你的朋友吧。

上篇

一七七一年五月四日

我终于走了，心里好高兴！我的挚友，人的心好生奇怪！离开了你，离开了我如此深爱、简直难以分离的你，我居然会感到高兴！我知道，你会原谅我的。命运偏偏安排我卷入一些感情纠葛之中，不正是为了使这颗心惶惶终日吗？可怜的莱奥诺蕾！可是这并不是我的过错呀。她妹妹独特的魅力令我赏心悦意，而她那可怜的心儿却对我萌生了恋情，这能怨我吗？不过，我就完全没有责任吗？难道我没有培育她的感情？她吐自肺腑的纯真的言谈原本没有什么可笑，而我们却往往为之开怀大笑，我自己不是也曾以此来逗乐吗？难道我不曾

——啊，人呀，自己抱怨一阵又有何用！亲爱的朋友，我向你保证，我要，我要改正，我不会再像往常那样，把命运加给我们的一点儿不幸拿来反复咀嚼；我要享受现时，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说得对，我的挚友，人要是不那么死心眼、不那么执著地去追忆往昔的不幸——上帝知道人为什么这样！——，而是更多地考虑如何对现时处境泰然处之，那么人的苦楚就会小得多。

请告诉我母亲，我将很好地办妥她交待的事情，并尽早把消息告诉她。我已经同婶婶谈过了，发现她远非是我们在家里所描画的那种恶女人。她精神焕发，快人快语，心地善良。

我告诉她，母亲对她压着那份遗产不分颇有意见；婶婶向我说明了她的理由、原因以及她准备全部交出遗产的条件，这还超出了我们所要求的呢——简言之，我现在不谈这件事，请告诉我母亲，一切都会很好地解决的。我亲爱的朋友，在这件小事情上我又发现，世界上误解和懈怠也许比奸诈和恶意还要误事。至少奸诈和恶意肯定并不多见。

此外，我在这里感到很惬意。在这天堂般的地方，寂寞是一剂治我心

灵的良药，而这韶华时节正以它明媚的春光温暖着我常常寒颤的心。林木和树篱鲜花盛开，我真想变作金甲虫，遨游于芬芳馥郁的海洋中，尽情摄取种种养分。

城市本身并不宜人，但周围自然风光之绮丽却难以言表。座座小山多姿多彩，纵横交错，形成一个个秀丽的山谷。已故的封·M伯爵为之心动，便在一座小山上建起一座花园。

花园简朴无华，一进去马上就会感觉到，它不是专业园艺学家设计的，它的图纸显系出自一位感情丰富的人之手，他欲在此排遣自己的情思和寂寞。那座浓荫遮掩的凉亭曾是已故园主人的心爱之所，也是我留连忘返之地，在那里我为那位业已作古的园主人洒了不少眼泪。几天以后我将成为花园的主人；没有几天，园丁就已对我颇有好感，而他也将会得到好处。

五月十日

我整个灵魂都充满了奇妙的欢快，犹如我以整个心身欣赏的甜美的春晨。我独自一人，在这专为像我那样的人所创造的地方领受着生活的欢欣。我是多么幸福啊，我的挚友，我完全沉浸在宁静生活的感受之中，以至于把自己的艺术也搁置在一边。我现在无法作画，一笔也画不了，和以往相比，此刻我是位更伟大的画家。每当这可爱的山谷里的雾气在我周围蒸腾，太阳高悬在我那片幽暗的树林上空，只有几束阳光悄悄射进树林中的圣地时，我便卧躺在山涧那飞跌而下的溪水边的葳蕤的野草中，挨着地面观察千姿百态的小草；每当我感觉到我的心贴近草丛中麇集扰扰的小世界，贴近各种虫豸蚊蝇千差万别、不可胜数的形状时，我就感到那个照他自己的模样创造我们的全能的上帝的存在，感觉到那个飘逸地将我们带进永恒快乐之中的博爱天父的呼吸；我的朋友，每当后来我眼前暮色朦胧，我周围的世界以及天空像情人的倩影整个都憩息在我心灵中时，我往往便会生出憧憬，并思忖：啊，你要是能把这一切重现，要是能将你心中如此丰富、如此温馨的情景写在纸上，使之成为你心灵的镜子，犹如你的心灵是博大无垠的上帝的镜子一样，那该多好！——我的朋友——不过，我要是真是这样去做，就必将陨灭，在这些宏伟壮丽的景象的威力下，我定将魂销魄散。

五月十二日

我不知道，这地方是有迷惑人的精灵在游荡，还是我心里温馨、美妙的奇思异想把我周围的一切变得如伊甸园般的美好。花园前面有一口水井，我像美露茜及其姐妹一样，对这口井着了迷。——走下一座小山，就是一座拱门，再往下走二十级台阶，便有一股清泉从大理石岩缝中喷涌而出。泉水四周砌了矮矮的井栏，大树的浓荫覆盖着周围的地面，凉爽宜人。

这一切既让人留连忘返，又令人悚然心悸。我每天都去那儿坐上一小时，一天不落。城里的姑娘都来这儿打水，这是一种最普通、最必需的家务，从前国王的女儿也要亲自操持。每当我坐在那儿，古代宗法社会的情景便会在眼前浮现：先祖们在水井旁结识、联姻，仁慈的精灵翱翔在水井和清泉的上空。哦，谁要是没有在炎暑劳顿跋涉之后享受了井畔的清凉而感到神清气爽，他对我的体会就不会感同身受。

五月十三日

你问，要不要把我的书寄来？——亲爱的朋友，我求你看在上帝份上，别让书籍来打扰我！我不想再要什么指导、嘉勉和激励，我这颗心本身就已经够激荡翻腾的了；我需要的是摇篮曲，这我在荷马史诗中已经找到了好多。我常常将它们低声吟诵，以使我极度兴奋的热血冷静下来，因为像我这颗那么变幻无常、捉摸不定的心，你还从未见过呢。亲爱的朋友，你见我由苦闷变为放纵，由甜蜜的忧郁转为伤骨耗精的激情，你在替我担着多大的心，这还用我对你说吗？我自己也把我这颗心当成一个生病的孩子，任其随心所欲。这些情况请不要告诉别人，要不准有人要怪罪我的。

五月十五日

当地的下层老百姓已经认识我了，并且很喜欢我，尤其是孩子。我来作个有点儿可悲的说明：起先我去接近他们，友好地向他们问这问那，于是有人就以为我是要取笑他们，便粗暴地将我打发走。对此我倒并不生气，只不过我对我以前常说的事有了极其生动的体会：某些稍有地位的人对老百姓总是冷冰冰地采取疏远的态度，他们似乎以为接近老百姓有失他们的身份；还有一些浅薄之辈和捣蛋的家伙，他们做出一副降贵纡尊的姿态，好在穷苦百姓面前更显得鹤立鸡群。我知道，我们并不平等，还不可能平等；但是我却认为，那些以为必须远离所谓群氓以维护自己尊严的人，同那些因为怕吃败仗，所以见了敌人就躲起来的胆小鬼一样，应该受到谴责。

不久前我去井边，看见一个青年女仆，她将水瓮放在最下面的一级台阶上，正在回头张望，看有没有女伴来帮她把水瓮放到头顶上去。我走下台阶，望着她。“要我帮您吗，姑娘？”我说。——她满脸通红。——“噢，不用，先生！”她说。——“别客气。”——她摆正头上的垫圈，我帮她放上水瓮。她道了谢，便往上走去。

五月十七日

我已结识了形形色色的人，但知心朋友却尚未找到。我不知道，我究竟有些什么东西吸引人，令那么多人喜欢我、疼爱我，每当我们只能一起走一小段路，我就感到难过。你要是问这儿的人怎么样，那我要告诉你：和各处的一样！人都是一个模子里造出来的。多数人为了生计，干活耗去了大部分时间，剩下的一点儿业余时间却令他们犯了闲愁，非得挖空心思、想方设法把它打发掉。啊，人就是这么个命！

不过，他们都是好人！有时我忘了自己，有时同他们共享人间尚存的欢乐：或一起品尝佳肴，酣饮醇醪，坦诚畅叙，开怀笑谈，或适时安排郊游，组织舞会等等，这一切对我的心身都颇有裨益；只是我未曾想到，我身上还有那么多剩余的精力，由于闲置未用而在衰退，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掩藏起来。唉，这是多么令人揪心呀。——事情就是这样！被人误解，这是我们这样的人命中注定的。

唉，我青年时代的女友已经离开人间，啊，我与她曾经相识！——我真想说：你是傻瓜！你在寻找人世间无法找到的东西！但是我曾拥有过她，

我曾感到过她那颗心，那个伟大的灵魂，只要有她在，我就觉得比我实际的境界高出了许多，因为凡是我能做到的一切，我都达到了。仁慈的上帝！难道那时我灵魂中还有一丝精力未曾使用？在她面前难道我不能抒发我的心用以拥抱大自然的全部奇妙的感情？我们的交往中难道不是持续不断地织进了最纤细的感情、最敏锐的睿智，直至妙趣横生的谐谑和胡闹？这一切不全都打上了天才的印记？而如今！——啊，岁月，她长我的几年岁月，竟将她先于我带进了坟墓。我永远忘不了她，永远忘不了她那坚定的意志和她非凡的宽容。

几天前我遇见一位年轻人V，他是位襟怀坦荡的青年，脸也很俊。他刚从大学毕业，虽不自命不凡，但总以为比别人知道得多。我从各方面都感觉到，他也很勤奋，总之，他的学问不错。他听说我会画画，懂希腊文（这两件事在此地简直可说是寥若晨星），便来看我，叙谈中他从巴受到伍德，从德皮勒到温克尔曼，将自己渊博的知识都抖搂出来炫耀一番，并对我说，他已通读了苏尔策理论的第一部分，还拥有一部海纳研究古希腊文化的讲稿。我则没去答理，任他吹得天花乱坠。我还认识了一位正派人，他是侯爵在此设置的地方官，是个直爽、坦诚的好人。有人说，见他和他九个孩子在一起的情景，真是件赏心的乐事；尤其是对他的大女儿，人们更是交口称赞。他已邀请我去他家，我想近日去拜访他。他住在侯爵的一所猎庄里，离这里一个半小时路程，他是在妻子去世后获准迁往那儿的，要不，再住城里的官邸只能使他触景生情，陡增悲痛。

此外，我还遇到几个怪里怪气的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让人厌恶，而他们见了你那股热乎劲最让人受不了。再谈吧！这封信全是客观介绍，一定会合你的意。

五月二十二日

人生如梦，有人已经有此体验，这种感觉也萦绕在我的心头。每当我看到禁锢着人类创造力和探索力的那些局限；每当我看到人类把他们的精力全都耗费在设法满足目的仅仅是为了延长我们可怜的生存之各种需求上，看到要从探索的某些目标中得到慰藉那只是梦里听天由命的企盼，犹如一个被囚禁的人把囚室的墙上画上各种彩色人像和明丽的风光——威廉呀，对于这一切我只能缄默不语。于是我就回复到自己的内心，竟发现了一个世界！我更多地沉浸在思绪和隐秘的欲愿之中，而不是去表现生气勃勃的力量。在我的感官面前一切都变得朦胧恍惚，我也梦幻似地含笑进入这个世界。满腹经纶的各级教师都一致认为，孩子们并不懂得他们所欲为何；成人也同孩子一样在这个地球上到处磕磕绊绊，劳碌奔忙，既不知道自己来自何处，欲往何方，办事也无真正的意向，只好成为饼干、糕点和桦树条的奴隶：这些谁也不愿相信，然而我却觉得，这是一目了然的。

我知道，听了上面所说你会跟我讲些什么，所以我愿向你承认，那些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的人最为幸福，整天带着玩具娃娃东转西跑，给娃娃脱了穿，穿了脱，瞪大眼睛在妈妈放甜面包的抽屉周围悄悄转悠，要是一下拿到了心爱之物，便将嘴里塞得满满的，鼓着腮帮吃掉，并且嚷嚷：“还要！”——这样的人是幸福的。还有那些人也是幸福的，他们把自己鸡毛蒜皮的事或者甚至把自己的癖好全都贴上漂亮的标签，并把这些说成是造福人类的伟

大业绩。——能这样做的人，愿他们幸福吧！可是，谁不怀奢望地看到这一切的后果，谁看到市民的幸福就在于循规蹈矩地把自己的小花园拾掇成伊甸园，看到不幸的人也在不屈不挠地、气喘吁吁地继续向前走去，大家同样都希望还能多看一分钟太阳的光辉——那末，他的心境就会是平静的，他也从自己的心里创造了一个世界，他也是幸福的，因为他是人。所以，无论受着怎样的束缚，他心里始终深怀美好的自由之感，他知道，他随时都可以离开这个樊笼。

五月二十六日

我爱找个合意的地方盖间小屋栖居，极其简朴地在那儿住下，我的这个脾性你早就知道。这里我又已发现了一个非常吸引我的好去处。

有个叫瓦尔海姆的地方，离城大约一小时路程，坐落在山坡上，令人神往，走上通往村里的山路，整座山谷便尽收眼底。那位上了年纪的酒店女老板是个殷勤好客、古道热肠的人，她给我斟了葡萄酒、啤酒，倒了杯咖啡；最令人陶醉的是那两棵菩提树，它伸展的枝桠覆盖了教堂前的农舍、谷仓和场院围绕的小场地。像这样令人神往、又不惹人注意的去处实在不容易找到，我常常让侍者从酒店里把小桌子和椅子搬到菩提树下，边喝咖啡，边读我的荷马。第一次，我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偶然来到菩提树下，发现场地上很冷清，大家都下地干活去了；只有一个大约四岁的孩子坐在地上，面前另一个大约半岁的小孩坐在他的双脚之间，他用双手搂着他，让他靠在自己怀里，正好成了小孩的靠背椅，虽然他的一双黑眼睛在活泼地东看西望，但他却一直安安静静地坐着。看到这一情景，我心里乐不可支；我便在对面的一张耕犁上坐下，兴致勃勃地画下了这兄弟俩的姿态。我又添上近处的篱笆，仓房的大门以及几个坏了的车轱辘，所有这些都按其前后远近的位置加以处理，经过一小时便完成了一幅精心布局、意趣盎然的作品，画上丝毫没有加进我自己的想法。这增强了今后我纯粹要遵循自然的决心。惟有自然才是无穷丰富的，惟有自然才能造就伟大的艺术家。对于成规的好处，人们可以赞美揄扬，大体犹如对于市民社会也可众口齐颂一样。一个按成规造就出来的人绝不会画出乏味拙劣的东西来，正如一个规矩守法的人绝不会令邻居讨厌，绝不会成为恶毒的歹徒，但是，另一方面，一切成规无论怎么说，也必定会破坏自然的感情和对自然的真实表现！你会说：“这太极端了！成规只起约束作用，把疯长的葡萄蔓修剪修剪”等等——好友，要我给你打个比方吗？这就像是谈恋爱。小伙子钟情于一位姑娘，成天厮守在她身边，耗尽了全部精力和财产，为的是好时时刻刻向她表白他对她一往情深的感情。这时来了个担任公职的市侩，对小伙子说：“可爱的年轻先生，恋爱是人之常情，你的爱也应合乎情理！把你的时间分配一下，一部分时间用来工作，休息时间就给你心爱的姑娘。算算你的财产，除去必要的开销，余下的我倒不反对你买件礼物送她，只不过不要送得太频繁，大体上在她的生日和命名日送她就行了”等等诸如此类的话。——要是听了这位庸人的话，那末就会出现一个有为的青年，我甚至可以向任何一位侯爵推荐，给他一个职位；不过他的爱情就完了，倘若他是艺术家，他的艺术也就完了。啊，朋友们，为什么天才的河流难得冲破堤岸，难得成为汹涌澎湃的洪水，震撼你惊愕的灵魂？——亲爱的朋友们，其原因就在于，两岸住的是沉着冷静、深思熟虑的老爷，他们

担心自己花园中的亭榭、郁金香花圃以及菜园会被洪水冲毁，所以知道及时筑堤挖渠，以防患于未然。

五月二十七日

我发现，我着迷了，一味打比方，发议论，忘了把这两个孩子后来的情形向你讲完。我在犁头上坐了两个小时，我的思绪完全陶醉于作画中，昨天的信上已零零碎碎地对你谈起过。傍晚，一位手挎小篮的年轻女子朝着一直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的两个孩子走来，她老远就喊道：“菲利普斯，你真乖。”——她问候了我，我谢过她，站起身来，走到她跟前，问她是不是孩子的母亲。她作了肯定的回答，同时给了大孩子半块面包，抱起小的，以满怀深情的母爱亲吻他。——“我把这个小的交给菲利普斯照看，”她说，“我同大儿子进城买面包、糖和煮稀饭的沙锅去了。”——在她揭开盖的篮子里我看到了这些东西。——“晚上我要煮点稀粥给汉斯（这是那个最小的孩子的名字）喝；我那大儿子是个淘气包，昨天他同菲利普斯争吃沙锅里的一点剩粥时，把锅打碎了。”——我问起她大儿子的情况，她说他在草地上放鹅，刚说着，他就连蹦带跳地来了，还给老二带来一根榛树枝。我跟这女人继续聊着，得知她是学校教师的女儿，她丈夫到瑞士取他堂兄的遗产去了。——“他们想吃掉他的这笔遗产，”她说，“连回信都不给他，所以他亲自到瑞士去了。但愿他没遭到什么不测，我一直没有得到他的消息。”——离开这女人时，我心里很难过，便给每个孩子一枚克罗采，最小的孩子的一枚给了他妈妈，等她进城时好买个面包给他就粥吃，随后我们便彼此道别。

告诉你，我最珍贵的朋友，这样的人在他们狭窄的生活圈子里过得快快活活，泰然自若，一天天凑合过去，看见树叶落了，心里只想到冬天来了。每当我情绪不好的时候，一看到他们，我紊乱的心境就会平静下来。

打那以后，我便常常在外面呆着。孩子们同我搞得很熟了，我喝咖啡的时候，就给他们糖吃，晚上他们还分享我的黄油面包和酸牛奶。星期天，他们总会得到我给的克罗采，要是我做完祷告不回去，便委托女店主代为分发。

孩子都跟我很亲密，什么事都告诉我。每逢村里有很多孩子来我这里，流露着热烈的情绪以及直截了当地表达他们想要的东西时，我更是乐不可支。

孩子的母亲总觉得他们给我添了麻烦，心里过意不去，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她的顾虑打消。

五月三十日

不久前我同你说的关于绘画的想法，当然对于诗歌创作也是适用的，只不过要识得其精髓，大胆加以说出，当然言要洗练，意要隽永。今天我看到一个场景，只要实录下来，就是世上最美的田园诗；可是诗歌、场景和田园诗要写成什么样呢？我们要体验自然现象难道非得刻意雕琢才成？

倘若你指望在这个开场白里有很多精湛深奥的道理，那你就又上当了；引起我这次生动体验的，只不过是一个青年农民。我像往常一样，一定叙述得很糟，我想，你也同往常一样，定会觉得我是夸大其词；这又是在瓦尔海

姆，瓦尔海姆总出些稀奇古怪的事。

外面菩提树下有一群人在喝咖啡。我觉得他们不是我性情中人，便借故没有加入。

隔壁屋里出来一个青年农民，动手修理不久前我画过的那张犁。我很喜欢这个人，便去同他攀谈，询问他的生活情况，不一会儿我们就熟了，同我通常跟这样的人交往一样，我们很快就知心了。他告诉我，他在一位寡妇家干活，寡妇待他很好。他讲了很多关于她的事，对她赞不绝口，我马上便觉察到，他对她已经爱得刻骨铭心了。他说，她年纪已经不轻了，她第一位丈夫对她很不好，她不想再结婚了。他的话明显地表露出，在他眼里她是多么美，多么有魅力，他多么希望能被她选中，以消除她第一位丈夫的过错给她留下的创伤，我必须逐字逐句重复他的话，才能使你具体了解这位青年农民纯洁的倾慕、爱情和忠诚。是的，为了能向你惟妙惟肖地描画出他的表情姿态、和谐的声音以及他眼睛里隐藏的烈火，我必须具有最伟大的诗人的禀赋才行。不，他整个身心和表情中所怀的那种柔情，是任何言词都无法表达的；我这里所说的这些，只是很肤浅的一些点点滴滴，而且说得极为笨拙。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他怕我把他与寡妇的关系会想得很坏，对她良好的行为举止会产生怀疑。他说，她的体态和容貌虽已失去了青春的魅力，但却强烈地吸引着他，令他堕入情网，他一谈起这些，那感人肺腑的情景我只有在自己的心灵深处才能加以重现。如此纯洁的企盼，如此纯洁的热切的渴慕我一生中还从未见过，甚至可以说，这样的纯洁我连想都没有想过，也没有梦见过。倘若我告诉你，想起他那样纯洁无邪，那样真心诚意，我的灵魂深处也腾起了烈焰，这幅忠贞不渝、柔情似水的景象时时浮现在我心头，我自己也好像燃起了企盼和渴慕的激情——倘若我告诉你这一切，你可不要责备我呀。

现在我也想法尽快见到她，不过再仔细一想，或许还是不见她好。通过她情人的眼睛来看她，那样更好；她本人出现在我眼前时也许不像我现在所想象的样子，我干吗要毁坏这个美好的形象呢？

六月十六日

为什么我没有给你写信？——你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凭你的智慧和经验已经先有所知。你准能猜到，我一切都很好，甚至——简而言之，我认识了一个人，她紧紧地牵动着我的心。我已经——我不知道。

我认识了一位最最可爱的人，要把这事的经过有条不紊地告诉你，那是很困难的。我又快乐又幸福，所以不能把事情很精彩地写出来。

一位天使！——没说的！谁谈起自己的意中人都这么说，不是吗？可是我却无法告诉你，她是多么完美，她为什么会那么完美；够了，她已经把我整个心都俘获了。

她那么有灵性，却又那么纯朴；那么坚毅，却又那么善良；操持家务那么辛苦，而心灵又那么宁静。——

我这里说到她的那些全都是些令人讨厌的废话，使人腻味的空泛之词，丝毫反映不出她本人。下次——不，不等下次，我现在要立即告诉你。要是现在不说，那就永远不会说了。

因为，说心里话，开始写这封信以来，我已经有三次打算让人给马备

好鞍子，想骑马出去了。今天早晨我还发誓不骑马出去，可我时不时地跑到窗前，看看太阳还有多高。——我无法控制自己，我还是去了她那儿。现在我回来了，威廉，我要吃着黄油面包作为夜宵给你写信。看到她同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她的八个弟妹在一起，我的灵魂是多么狂喜呀！

要是我这么写下去，那么你看到末尾也像开头一样不知所云。那么听着，我要强迫自己详细叙述具体细节了。

不久前我在信里曾对你说过，我认识了法官 S 先生，他请我早些到他的隐居处，或者甚至可说到他的小王国去作客。对于这事我没有太在意，要不是偶然发现这个宁静的地方竟藏着一位宝贝儿，也许我就永远不会到那里去。

我们这里的年轻人要举行一次乡村舞会，我也答应去参加。我请本地一位除了善良、美丽之外并不十分引人注目的姑娘作为舞伴，并说好由我叫一辆马车将她和她堂姐带到舞会场所，路上再顺便捎上夏绿蒂·S。——“您将认识一位漂亮的小姐了。”马车正穿过一片稀疏的大树林往猎庄驶去时，我的舞伴说。——“您得小心，”堂姐插话说，“别堕入情网呀！”——“为什么？”我说。——“她已经订婚了，”我的舞伴答道，“同一个挺棒的小伙子订婚了，眼下他到外地去了，因为父亲去世他得去料理后事，同时也是为了去谋个好职位。”——对于这个消息我并没有太在意。

我们到达庄园大门时，太阳还有一刻钟才下山。这时天气很闷热，天边积聚了大堆大堆灰白色的云层，见之令人生畏，眼看雷雨将至，两位姑娘颇为担心。我自己虽然也开始预感到今天的舞会将大煞风景，但仍然装出一副精通气象的样子来哄她们，以消除她们的恐慌心理。

我下了车，一名女仆走到门口，请我们稍等一会，说绿蒂小姐马上就來。我穿过院子，朝精心建造的屋子走去，上了屋前的台阶，正要进门时，一幕我所见过的最动人的景象跃入我的眼帘。前厅里六个十一岁到两岁的孩子围拥着一位容貌秀丽的姑娘，她中等身材，穿一件简朴的白色衣服，袖口和胸襟上系着粉红色的蝴蝶结。她手里拿着一个黑面包，根据周围孩子的年龄和胃口一块块切下来，亲切地分给他们；弟妹们在轮到自己的一份时，虽然还没有切下来，就把小手伸得高高的，天真地说声“谢谢”，等拿到了自己的一块，便蹦蹦跳跳着跑开了，性格比较文静的则拿着面包不慌不忙地到大门口去看陌生人和他们的绿蒂即将坐着出门的马车。——“真不好意思，”绿蒂说，“有劳您进来一趟，还让两位姑娘久等了。我因为换衣服和料理在我出去这段时间里的家务，忘了给弟妹们分发午后点心，他们不要别人切的面包，只要我切的。”——我随便客套了几句，这时我整个灵魂全都稽留在她的容貌、声调和举止上了，等她到房里去取手套和扇子时，我才有时间从诧异中恢复过来。孩子们站在离我不太远的地方，从一旁看着我，年纪最小的孩子脸蛋特别逗人喜爱，我便朝他走去，他就往后缩。这时绿蒂正好从房里出来，便说：“路易斯，跟这位表哥握握手。”——于是，这孩子便落落大方地同我握了手，我情不自禁，就亲昵地吻了他，哪里还去管他小鼻子上挂着脏兮兮的鼻涕。——“表哥？”我向她伸出手去时说，“您认为我配有这份福气做您的亲戚吗？”——“噢，”她莞尔一笑，“我们的表兄弟多着呢，倘若您是表兄弟中最差劲的一个，那我会感到遗憾的。”——临走时她又交待大约十一岁的大妹妹索菲，要照看好弟妹，爸爸骑马溜达后回家时要问候他。她又叮嘱了其他几个，要听索菲姐姐的话，把索菲当作她自己一样。几个孩

子爽快地答应了，可是那个大约六岁的金发小妹却逞能地说：“可她不是你呀，绿蒂，我们还是更喜欢你。”——两个最大的男孩已经从后面爬上了马车，经我说情，绿蒂才同意把他俩带到林子前面，但要他俩答应不瞎闹，并且好好坐稳。

我们刚在马车上坐好，姑娘们互相致了问候，便开始闲聊：品评彼此的服装，尤其是帽子，并很有分寸地议论着马上就要开始的晚会。正谈着，绿蒂已让马车停下，叫两个弟弟下车，他俩再次希望吻吻姐姐的手。吻手的时候大弟弟显得文雅和温柔，与他十五岁的年龄很相称，那个小的只是随随便便地使劲吻了一下。绿蒂再次让两个弟弟代她向其他弟妹问候，在这之后我们的马车才继续上路。

我舞伴的堂姐问绿蒂，新近寄给她的那本书看完没有。——“没有，”绿蒂说，“这本书我不喜欢，可以还给您了。上次那本也不怎么好看。”——我问这两本是什么书，她的回答使我大为吃惊：……——我发现，她所谈的那些看法都很有个性，我看到，她的每一句话都使她脸上现出新的魅力，闪着新的精神的光辉。慢慢地，她的脸显得神采飞扬，因为她从我身上感觉到，我是理解她的。

“早些年，”她说，“我最喜欢的就是小说。每当我星期天坐在一个角落里，用我整个心分担着燕妮小姐的幸福与灾祸时，上帝知道，那有多快乐。我也不否认，这类小说今天对我仍有某些吸引力，可是因为我现在很少有时间看书，因此读的书也得要适合自己的胃口。

我最喜爱的作家应是这样的：在他的作品中重新找到我的世界，他作品中描写的事情就像发生在我周围一般，并要觉得他的故事亲切有趣，宛如自己家里的生活，它虽然不是天堂，可是总的来说却是一个无法言表的幸福源泉。

听了这番话，我竭力掩饰自己的激动，当然没能掩饰多久：当我听到她剝切中理地随口谈起威克菲尔德牧师，谈起……时，我情不自禁，便将不吐不快的话统统告诉了她。过了一会儿，绿蒂转过身去同两位女伴说话时我才发现，那两位姑娘方才一直被冷落了，她们睁着大眼睛，心不在焉，仿佛没有在场似的。堂姐不只一次嗤着鼻子嘲讽地盯着我，对此我却毫不在意。

话题转到跳舞的乐趣上来了。——“如果热情是个缺陷，”绿蒂说，“那我也乐意向你们承认，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跳舞更美的了。我心里烦闷的时候，只要到我那架音调不正的钢琴上去弹上一曲对舞，情绪就好了。”

谈话中间，我一直欣赏着她那双乌黑的眸子。她那生动的双唇和活泼鲜艳的面颊把我整个灵魂都吸引住了，我完全沉醉在她言辞的精辟的底蕴之中，往往连她所用的词都没听见！

——对此你会想象得出的，因为你了解我。总之，马车在游乐宫前悄悄停住时，我像梦游者似的下了车，仍然沉湎于梦幻中，在周围暮色朦胧的世界里魂不守舍，茫然若失，几乎连从灯火辉煌的大厅里飘来的音乐声也没听到。

两位先生，奥德兰和某某——谁记得住那么多名字——在车门口迎接我们。他们两人分别是堂姐和绿蒂的舞伴，他们各自挽着一位姑娘，我也领着自己的舞伴走上台阶。

我们跳起了小步舞，一对对旋转着；我一个个请姑娘们跳，可是恰恰是那些最不惹人喜欢的姑娘偏偏不及时向你伸出手来，作出结束并表示。

蒂和她的舞伴开始跳英国舞了。轮到她来跟我们一起跳出图形时，我心里那份惬意呀，你是会感觉到的。你一定得看看她的舞姿！你看，她跳得多么投入，她的全部身心都融入了舞蹈，她的整个身体非常和谐，她是那么逍遥自在，那么飘逸潇洒，仿佛跳舞就是一切，除此之外她别无所想，别无所感；此刻，在她眼前其他一切都消失了。

我请她跳第二轮对舞；她答应同我跳第三轮，她以世界上最真诚的态度对我说，她最喜欢跳德国舞。——“跳德国舞时，原来的每对舞伴都要在一起跳，这是这里的习惯，”她接着说，“我的舞伴华尔兹跳得不好，倘若我免去他跳华尔兹，他会感谢我的。与您配对的那位姑娘也不会跳，而且也不喜欢，我看见您跳英国舞时旋转得很好；要是您愿意同我跳德国舞，您就到我的舞伴那儿去征得他的同意，我也去跟您的舞伴打个招呼。”——我随即握住她的手，我们商定，跳华尔兹的时候让她的舞伴去同我的舞伴聊天。

开始跳华尔兹了；我们用种种方式互相勾着手臂，好一阵子我们心里都乐不可支。她的动作多么迷人，多么轻盈！因为我们刚兴起跳华尔兹，而对舞伴旋转起来又快如流星，所以会跳的人很少，开始时当然有点乱。我们很聪明，先让别人跳个够，等到那些跳得最笨拙的退出舞池，腾出了地方，我们便立即进去翩然起舞，并且同另外一对——奥德兰和他的舞伴一起勇敢地坚持到最后。我从未感到如此怡然轻快过，我已飘然欲仙了。臂中拥着个最可爱的造物，带着她像清风一样四处飞舞，周围的一切全都消失了，而且，——威廉呀，说实话，我暗暗起誓：除我之外，永远也不让这位我心爱的、我渴望得到的姑娘同别人跳华尔兹，即使为此我要走向毁灭，这也认了。你是理解我的！

我们在厅里缓缓转了几圈，好喘口气。后来她便坐下，我就把剩下不多的几个我特地放在一边的甜橙拿了来，绿蒂非常高兴，只不过她出于礼貌，不时把切好的橙子一片片递给邻座的姑娘，而那位则毫不客气地一一受用，她每给她一片，我心里就像是被扎了一针。

跳第三轮英国舞时，我们是第二对。我们跳着穿过队列，我挽着她的胳膊，盯着她那极其率真地表露出最坦诚、最纯洁的欢快的明眸，上帝知道，我心里是多么狂喜。我们来到一位女子身边，她那卖弄风情的表情引起我的注意，我发现，她的脸已经不再年轻了。她笑盈盈地望着绿蒂，恫吓性地竖起一个指头，在飞快地舞着走开的时候，两次提了阿尔贝特这个名字。

“恕我冒昧，请问阿尔贝特是谁？”我对绿蒂说。——她正要回答，这时恰好要组成“8”字图形，所以我们不得不分开。我们彼此交叉而过时，我发觉她额头上流露出沉思的神情。——“我干吗要瞒您，”她说，同时伸出手来让我牵着加入到全体舞会参加者一起的列队行进之中。“阿尔贝特是个好人，我与他可以说是已经订婚了。”——这事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闻，两位姑娘路上就告诉我了；但是此前我并没有把这消息同她联系起来，经过方才短时间的接触，她在我心中已经变得无比宝贵，现在再一想，这消息又完全是新的了。

够了，我方寸已乱，魂不守舍，结果插到另一对舞伴中去了，顿时队形陷于一片混乱，多亏绿蒂沉着镇定，将我连拉带拽，才使秩序迅速得以恢复。

舞会尚未结束，闪电越来越强烈，我们本来早就看见天际在打闪了，但我一直说是没有雷声的打闪，可是现在呢，雷声已将音乐声淹没了。三位

姑娘从队列中跑了出来，男士紧随其后；秩序全乱了，音乐也戛然而止。人们在尽情欢乐时突然被不幸或什么可怕的东西所惊吓，那它给人的印象定比平时更为强烈，这是很自然的，其原因，一是两相对照给人的感触特别深刻，二是，也是更主要的，我们的感官一旦向感觉打开了大门，它对于印象的接受也就更快。我想一定是由于这些原因，所以好些姑娘的脸上开始现出奇特的怪模样。最聪明的那个坐在角落里，背对窗户，双手捂住耳朵。另一个跪在她跟前，脑袋埋在她怀里。还有一个挤进她俩中间，珠泪盈盈地搂着她的女友。有的要回家；另一些则更是一筹莫展，人人都战战兢兢地在向上天祈祷，完全失去了自持力，连对我们年轻骑士们的胆大妄为也驾驭不住了，于是这帮爱占姑娘便宜的小伙子就乘机放起肆来，纷纷从这些备受折磨的美人儿的嘴唇上去抢得她们的祷告。有的男士已到下面安安静静抽烟去了；其余的人都不反对女主人想出的聪明的主意，任她把我们安排到一间有百叶窗和窗帘的房间。刚一进去，绿蒂就赶忙把椅子围成一个圆圈，请大家坐下，建议来玩游戏。有的人希望能赢得一个美美的吻，我看见他们都把嘴撅成了喇叭状，伸胳膊伸腿地作好了接吻的准备。——“我们来玩数数！”绿蒂说。“请注意！我挨着圈子从右往左走，你们则顺序往下数，每人喊出自己轮到的数字，要数得飞快，就像野火蔓延一样，谁要是停了下来，或者数错了，他就得吃一记耳光，一直数到一千为止。”——这下可热闹了：绿蒂伸出胳膊，顺着圈子转。第一个喊了“一”，旁边的喊“二”，下一个喊“三”，挨次往下报数。此后她的步伐加快，而且越来越快；这时有位报错了数：啪！一记响亮的耳光。下一个在哈哈大笑，啪的一声也吃了一个。绿蒂又加快了速度。我自己也挨了两下，我发现，她给我的两记耳光比给别人的重，我好暗自心喜！一千还没数完，屋里早就笑声震耳，这个游戏也只得收场。知己朋友互相拉到一边，这时雷雨已经过去，我随绿蒂回到大厅，路上她说：“挨了耳光，他们把雷雨以及别的一切统统都忘了！”——我没有什么话来回答她。——“我的胆子最小，”她接着说，“我装作不怕的样子，以鼓起别人的勇气，结果我自己也真的变得胆大了。”——我们走到窗前。隆隆的雷声在远方滚响，大雨哗哗地落在大地上，腾起一股沁人心脾的芳香，它随温暖的空气朝我们飘来。绿蒂用胳膊肘支撑在窗台上，凝视窗外的原野，她望望天空，又望望我，我看到她的眸子已含满了泪水，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说：“克洛普施托克！”——我立即想起萦绕在她心里的那首壮丽的颂歌，沉浸在她通过那句口令倾泻在我心里的感情流之中。我忍不住俯在她手上，眼含喜悦的泪水吻着它。随后我又凝视她的眼睛——高尚的人呀，倘若你在她的眼光中见到了对你的崇拜，那末我再也不想从那班凡夫俗子嘴里听到你那常遭亵渎的名字了！

六月十九日

上次信上讲到哪儿，我已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我上床时已是深夜两点了，假如不是写信，而是跟你当面神聊，也许我会一直让你呆到天明的。

从舞会返回途中的那些事，我还没谈，今天也没时间来说。那天的日出真是壮丽极了！

周围的树林滴着晶莹的露珠，田野清新，显得生意盎然。我们的女伴打起盹来了。绿蒂问，我要不要也和那两位一样假寐片刻，她还让我随便一

点，不用管她。——“只要我看见你这双眼睛睁着，”我说，同时紧紧盯着她，“就绝不会犯困。”——于是我们两人就一直坚持到她家门口。这时女仆为她轻轻地开了门，绿蒂问起父亲和弟妹们，女仆说，他们都很好，还都睡着呢。同她告别时，我请求她允许我当天再去看她；得到她的首肯，我也就走了。——从这时起，日月星辰任其悄悄地又升又落，我却不知白天和黑夜，我周围的整个世界都消失了。

六月二十一日

日子过得真幸福，简直可以同上帝留给他那些圣徒的相媲美；无论将来我的命运是怎样，我都不会说，我没有享受过欢乐，没有享受过最纯洁的生之欢乐。——我的瓦尔海姆你是知道的，我就在这儿住下了，此地到绿蒂那儿只消半小时，在那儿我感觉到了我自己，体验了人生的一切幸福。当初我在选择瓦尔海姆为散步的目的地时，何曾想到，它离天堂只有一步之遥！过去我在长距离漫游途中，有时从山上，有时从平原上曾多少次看过河对岸那座猎庄啊，如今它蕴蓄着我的全部心愿！

亲爱的威廉，我思绪万千，想到人有闯荡世界、搞出新发现，以及遨游四方等种种欲望，也想过人由于有了内心的本能冲动，于是便甘心情愿地局限在狭小的天地里，按习惯行事，对周围事物也不再去操那份闲心。

真是妙极了：我来到这儿，从山丘上眺望美丽的山谷，周围的景色真让我着迷。——那是小树林！——你当可以到树荫下去小憩！——那是山峦之巅！——你当可以从那里眺望辽阔的原野！——那是连绵不断的山丘和个个可爱的山谷！——但愿我在那里留连忘返！——我急忙赶去，去而复返，我所希冀的，全没有发现。哦，对远方的希冀犹如对未来的憧憬！

一个巨大、朦胧的东西在我们的心灵之前，我们的感觉犹如我们的眼睛，在这朦胧的整体里变得模糊一片，啊，我们渴望奉献出整个身心，让那唯一伟大而美好的感情所获得的种种欢乐来充实我们的心灵。——啊，倘若我们急忙赶去，倘若“那儿”变成了“这儿”，那么这一切又将依然照旧，我们依然贫穷，依然受着束缚，我们的灵魂依然渴望吸吮那业已弥散的甘露。

于是，连那最不安分的漂泊异乡的浪子最终也重新眷恋故土了，并在自己的小屋里，在妻子的怀里，在孩子们中间，在为维持全家生计的操劳中找到了他在广阔的世界里未曾找到的欢乐。

清晨，我随初升的朝阳去到我的瓦尔海姆，在那儿的菜园里亲手采摘豌豆，坐下来撕豆荚上的筋，这当间再读读我的荷马；然后我在小小的厨房里挑一只锅，挖一块黄油，同豆荚一起放进锅里，盖上锅盖，置于火上煮烧，自己则坐在一边，不时在锅里搅和几下；每当这时，我的脑海里便栩栩如生地浮现出佩涅洛佩的那些忘乎所以的求婚者杀猪宰牛、剔骨煨炖的情景。这时充盈在我心头的那种宁静、真实的感觉正是这种宗法社会的生活特色，我呢，感谢上帝，我可以把这种生活特色自然而然地融进自己的生活方式里去。

我好高兴呀，我的心能感受到一个人将他自己培植的卷心菜端上餐桌时的那份朴素无邪的欢乐，而且不仅仅是卷心菜，得以品味的还有那些美好的日子，他栽种秧苗的那个美丽的清晨，他洒水浇灌的那些可爱的黄昏，——所有这些，他在一瞬间又重新得到享受，因为他曾为其不断生长而感到快乐。

六月二十九日

前天，大夫从城里来看望法官，他发现我和绿蒂的弟妹们一起在地上玩，有几个在我身上爬来爬去，有的在逗弄我，我则搔他们的痒痒，弄得他们大叫大嚷。这位大夫是个非常刻板的木偶人，说话的时候老要理理袖口上的皱褶，没完没了地扯扯他的轮状绉领。我从他的鼻子上看出，他准认为我的举动有失聪明人的尊严。我才不吃这一套，让他去大发宏论好了。原先用纸牌搭的房子已被孩子们折散了，我又重新为他们搭了几座。此大夫回城以后就四处发泄他的不平，说法官家的孩子本来就缺少教养，现在维特又把他们全给毁了。是啊，亲爱的威廉，在这个世界上同我的心挨得最近的便是孩子。我从旁观察，在小事情上看到了他们将来所需要的品德和力量的萌芽；在他们的执拗中看出他们未来性格的坚定和刚毅，在他们的任性中看出足以化解世道险阻的良好心态和洒脱的风度，而这一切又是如此纯洁，点污未沾！——于是我不断地、不断地回味人类导师的金玉良言：“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现在，我的挚友，孩子是同我们一样的人，我们本应以他们为榜样，然而我们却待他们如奴隶，不许他们有自己的意志！——难道我们没有吗？哪儿来的这特权？——就因为我们年纪大些，聪明些！——天国中仁慈的上帝呀，年纪大的和年纪轻的孩子全都在你眼里，别无其他；至于你更喜欢哪一种孩子，你的儿子早已有昭示。可是他们信仰他，却不听他的话，——这也是老问题了！——他们全都按照他们自己的模式来培养孩子。

关于这些我不想继续饶舌了。再见，威廉！

七月一日

我从自己这颗可怜的心，这颗比某些缠绵病榻的人更受煎熬的心感受到，对一个病人来说，绿蒂有多重要。她将要来城里几天，陪伴一位束身自好的夫人。据大夫说，这位夫人大限已近，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想要绿蒂呆在身边。上星期我同绿蒂一起去看望圣某某的一名牧师，那是个小村子，在旁边的山里，有一小时路程。我们是四点左右去的。绿蒂带了她的二妹妹。牧师的院子里有两棵高大的胡桃树，浓荫遮地。我们到那儿的时候，这位善良的老人正坐在门口的长凳上，他一见绿蒂，便变得精神焕发，竟忘了拄节疤手杖就站了起来，迎上前去。绿蒂赶忙跑去，把他按在凳上，她自己也在他身边坐下，转达她父亲的问候，又抱起老人的宠儿，那个又淘气又脏的最小的男孩来亲吻。你真该看看她对这位老人关怀备至的情景。她提高嗓音，好让他半聋的耳朵听得见。她告诉他，几位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竟意外地死了；她又说起卡尔斯巴德温泉的出色的疗效，并称赞老人来年夏天要去那儿的决定；她还说，他的气色好多了，比上次见他的时候精神多了。——这当间我问候了牧师夫人，并极有礼貌地逗她高兴。老人兴致勃勃，胡桃树的绿荫遮盖着我们，真令人欣喜，以致我不由得夸赞起来。这下打开了老人的话匣子，虽然说起来有些吃力，但他还是讲了这两棵树的故事。

——“那棵老的，”他说，“我们不知道是谁种的，有人说是这位，有人说是那位牧师。这后面那棵小一点的和我夫人同年，到十月就满五十了。她父亲早晨栽上这棵树，傍晚她就出生了。他是我的前任，这棵树在他心目中

之宝贵，那是没说的，在我心目中当然也丝毫不差。二十七年前我还是个穷大学生，第一次来到这院子时，我夫人正坐在树底下的一根梁木上编织东西。”——绿蒂问起他女儿，他说，她同施密特先生到牧草地上工人那儿去了。接着，老人又继续说道：他的前任及其女儿很喜欢他，他先是担任老牧师的副手，后来就接了他的班。他的故事刚讲完，他女儿就同施密特先生从花园里走来了。姑娘亲切、热情地对绿蒂表示欢迎，说实话，我对她的印象不错。她是个性格敏捷、身体健美的褐发姑娘，一个暂居乡间的人，同她在一起是很惬意的。她的情人（施密特先生马上就表明了这个身份）是个文雅、但寡言少语的人，尽管绿蒂一再同他搭话，他仍旧不愿加入我们的谈话。最使我扫兴的是，我从他的面部表情看出，他之所以不爱说话，并不是由于智力贫乏，而是因为脾气固执和心情不佳。这一点可惜随后就表现得一清二楚了：散步的时候，弗丽德莉克同绿蒂，有时也同我走在一起，这位先生本来就黑黑的脸，一下便显得格外阴沉，以致绿蒂马上就扯扯我的袖子，提醒我别对弗丽德莉克太殷勤。我生平最讨厌的莫过于人与人之间相互折磨，尤其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本可以胸怀坦荡地尽情欢乐，可是他们却彼此拿一些无聊的蠢事把不多几天的好日子都糟蹋掉，等意识到浪费的光阴已经无法弥补时，已经太晚了。想到这些，我心里感到十分恼火，因此，当我们傍晚时分回到牧师的院子里，坐在桌旁喝牛奶，谈起人世间的欢乐与痛苦时，我便忍不住接过话茬，真心实意地对心情不佳问题发了一通议论。——“我们人呵，”我开始说，“常常抱怨好日子这么少，坏日子这么多，我觉得，这种抱怨多半是没有道理的。倘若我们豁达大度，尽情享受上帝每天赐给我们的幸福，那么，如果遭到什么不幸，我们也就会有足够的力量去承受。”——“可是我们无力驾驭自己的情绪呀，”牧师夫人说，“这与我们的身体状况关系很大！一个人要是身体不舒服，他就会觉得处处不对劲。”——我同意她的说法。——“那么就把心情不佳看做一种病吧，”我接着说，“我们得问一问，有没有办法治呢？”——“这话说得对，”绿蒂说，“至少我相信，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我们自己。我自己就有亲身体会。我要是受到戏弄，正当气头上，那我就一跃而起，到花园里去唱几支乡村舞曲，来回走一走，烦恼就全消了。”——“这正是我要说的，”我说，“心情不佳同懒惰完全一样，它本来就是一种懒惰。我们的天性就有此种倾向，可是，只要我们一旦有了振奋精神的力量，我们工作起来就会得心应手，并在工作中得到真正的快乐。”——弗丽德莉克凝神专注地听着，但那位年轻人却不同意我的意见，他反驳道，我们并不能主宰自己，尤其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我们这里谈的是关于尴尬的感情问题，”我说，“这种感情是人人都想摆脱的；要是不试一试，谁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力量。当然，要是病了，就会到处求医，为了恢复健康，最严的戒忌，最苦的药他也不会拒绝。”——我注意到，那位诚实的老人也在费劲地听着，以便参加我们的讨论。于是我便提高嗓门，把话题转向他。“牧师布道时谴责各种罪恶，”我说，“但是我还从未听到有谁从布道席上对恶劣的情绪加以谴责过。”——“这事该由城里的牧师来做，”他说，“农民的心情没有不好的；偶尔讲一讲倒也不妨，至少对他夫人以及法官先生是个教育。”——听了他的话，我们全都哈哈大笑，他也会心地笑了，笑得他咳嗽起来，我们的讨论才暂时中断。随后，这位年轻人又开口了：“您说心情不佳是一种罪恶；我觉得，这种说法过分了。”——“绝不过分，”我回答，“恶劣情绪既害自己，又害亲人，所以称它为罪恶是恰当的。我们

不能使彼此幸福，难道这还不够，还非得互相抢夺各自心里间或所得到的那点快乐不成？请您告诉我，有没有这样的人，他情绪恶劣，却能将它藏于心中独自承受，而不破坏周围的快乐气氛？或者这样说吧，所谓心情不佳正是对于我们自己身份不配而内心感到沮丧以及对对我们自己感到不满的表现，而这种不满又总是同被愚蠢的虚荣心煽动起来的妒忌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看到幸福的人，而我们却偏要让他们不幸，这是最让人不能忍受的。”——绿蒂见我说话时激动的神情，便向我微微一笑，弗丽德莉克眼里滚着的泪水鼓励我继续说下去。——“有的人控制着别人的心，”我说，“于是他便利用这个权力去掠夺别人心里自动萌发的单纯的快乐，这种人呀，真是可恨！世上任何馈赠和美意都无法补偿我们自身片刻的欢乐，那被我们的暴君不自在的妒忌心所败坏的片刻的欢乐。”

此刻，我的心里充满了万千思绪和感慨；记忆起来的多少往事纷纷涌入我的灵魂，我眼里不禁流出了泪水。

我大声说道：“但愿我们天天对自己说：你能为朋友所做的最好的事，莫过于让他们获得快乐，增加他们的幸福，并同他们一起分享。倘若他们的灵魂为一种胆怯的激情所折磨，为苦闷所纷扰，你能不能给予他们一丁点慰藉？”

“倘若你曾葬送了一位姑娘的青春年华，而她后来得了最可怕的致命的病，奄奄一息地躺着，眼望天空，不省人事，惨白的额头上虚汗直冒，而这时你像个被诅咒的人站在她的床前，心里感到，你即使竭尽所能，也已无济于事，恐惧撕裂着你的心肺，只要能给这位行将命赴黄泉的姑娘注入一滴力量，一星勇气，即使付出一切，你也在所不惜。”

说着，我自己经历过的一个类似情景猛然闯入我的记忆。我掏出手帕来掩着眼睛，离开了他们，只是听到绿蒂喊我走的声音才清醒过来。路上她责备我对什么事都那么投入，这样会毁了自己的！她要我爱惜自己！——呵，天使！为了你，我必须活着！

七月六日

她还一直在照看她垂危的女友，她始终是个殷勤、可爱的姑娘，精心服侍女友，始终如一；她的目光到哪里，哪里的痛苦便会减轻，哪里便会洋溢着欢快的气氛。昨晚她同玛丽安娜和小玛尔莘出去散步，我知道后就追了去，于是我们便一起漫步。走了一个半小时的路，我们才返身往城里走。到了那口水井边，那口对我十分珍贵，如今更是千万倍地珍贵的水井边，绿蒂就在井台上坐下，我们则站在她面前。我环视四周，呵，那时我的心是如此孤单，这情景此刻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亲爱的水井，”我说，“打那以后我再没来这里歇憩，享受你的清凉，往往匆匆而过，有时竟来不及看看你。”——我朝下望去，看见玛尔莘正端着一杯水小心谨慎地走上来。——我望着绿蒂，感觉到我对她所怀的全部情愫。这时玛尔莘端着杯子来了。玛丽安娜想接下她的杯子。“不用！”小姑娘嚷道，声音甜美极了，“不用，绿蒂姐姐，该你先喝！”——她说出这样的真情和美意令我欣喜若狂，以致我无法表达我的感情，就从地上抱起小姑娘，热烈地吻她，弄得她立即叫喊起来，并且哭了。——“你太唐突了，”绿蒂说。——我呆在一边，不知所措。——“来，玛尔莘，”绿蒂一边说，一边拉着妹妹的手，领着她走下台阶，“快用干净的

泉水洗一洗，快，不要紧的。”——我站在那里，看着小姑娘手里捧着水一个劲儿地往脸颊上擦，她深信这神奇的泉水可以冲掉一切污秽，还可免去丢人现眼，长出难看的胡子来。我听见绿蒂说：“行了！”可是小姑娘还在使劲地洗，仿佛多洗总比少洗好。——告诉你，威廉，我以往参加洗礼还从未怀着那么大的虔诚呢；绿蒂上来的时候，我真想拜伏在她面前，就像拜伏在为民族解脱罪愆的先知跟前一样。

晚上，心里一高兴，便忍不住把白天的事对一个人讲了，此人通情达理，我原以为他是很有人性的，但是我却碰了个钉子！他说，这事绿蒂做得不像话，不该让小孩子搞这一套；她这么做会引出各种谬误和迷信来的，我们应该及早就不让孩子受到这类不好的影响。——此时我才想起，此公八天前才接受洗礼，因此这事就不与他计较了。不过我心里始终坚信这个真理：我们对待孩子应像上帝对待我们一样，上帝给予我们的最大幸福，就是让我们在愉悦的幻觉中有种飘然欲仙之感。

七月八日

我是个什么样的孩子！竟渴望着别人的一瞥！我是个什么样的孩子！——我们到瓦尔海姆去了。姑娘们是坐马车去的，散步时我深信，在绿蒂乌黑的眸子里……——我是笨伯，原谅我吧！你真该见见她这双眼睛。——我想写得简短些，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瞧，姑娘们都上车了，但青年W·泽尔施塔特、奥德兰和我还在马车旁站着。这时姑娘们都从车门里伸出头来，跟小伙子们闲聊。这帮小伙子当然个个都心情愉快，举止轻浮。——我竭力寻找绿蒂的眼睛；啊，她的眼睛看看这个，又望望那个！看我呀！看我呀！看我呀！此刻我的全部心思都陶醉在她的目光里，可它却偏偏不落在我身上！——我心里向她说了千百次再见！

而她却一眼都不看我！马车开走了，我眼含泪水。我的目光跟随着她，看见车门口露出绿蒂的头饰，她转过头来，在张望，啊，是看我吗？——亲爱的！我没有把握，我的心飘浮不定。也许她是回过头来看我的！——那是我的慰藉。也许！——晚安！哦，我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七月十日

每当聚会时有人谈到她，我表现的那副可笑的滑稽相，你真该见识见识！要是别人问我喜不喜欢她？——喜欢！我真恨死这个词。一个人如果喜欢绿蒂，但对她又不是付出全部身心，全部感情，那他成了什么人！喜欢！最近有个人问我，喜不喜欢莪相！（莪相（Ossian），古代爱尔兰说唱诗人。1762年，苏格兰诗人麦克菲森（James Macpherson，1736—1796）声称“发现”了莪相的诗，他假托从3世纪盖尔语的原文翻译了《芬戈尔》和《帖木拉》两部史诗，并先后出版，于是这些所谓“莪相”的诗篇便传遍整个欧洲，对早期浪漫主义运动产生重要影响。实际上，这些作品虽有部分是根据盖尔语民谣写成的，但大部分是麦克菲森自己的创作。关于“莪相”诗篇真伪问题一直是批评家研究的一个课题，直到19世纪末，研究证明，麦克菲森制作的不规则的盖尔语原文只不过是他自己英文作品的不规则的盖尔语的译作。至此，关于莪相的争论才得以解决。

学术界一致认为，被浪漫化了的史诗《莪相集》并非真正是莪相的作品，而在于16世纪前期整理出版的《莪相民谣集》才是真正的爱尔兰盖尔语抒情诗和叙事诗。歌德当时读到的莪相的诗是麦克菲森的创作，不能与真正的莪相诗篇《莪相民谣集》相混淆。)

七月十一日

M夫人病得很重；我分担着绿蒂的痛苦，为M夫人的生命祈祷。我很难得在一位女友家见到绿蒂，今天她给我讲了一件奇怪的事。——M老头是个嗜钱如命、贪婪透顶的吝啬鬼，他夫人这一辈子在他的管束之下可说是受尽了折磨，可是她总能想出办法来对付他。几天前大夫说她的病治不好了， she就把丈夫叫到跟前（绿蒂正在房里），对他说了下面这番话：“我得向你坦白一件事，要不然我死后可能会搅和不清，惹出麻烦来的。直至今日，家务一直是我操持的，我尽力做得有条不紊，省吃俭用；不过你要原谅我，三十年来我一直瞒着你。我们新婚之初，你给家里的伙食及其他开支所规定的钱只有一点点。后来我们家业大了，开销多了，你却始终不听劝说，给我相应增加每星期的费用；简单地说，你自己也知道，即使家里开销最大的时候，你还要求我每星期只能花七个古尔盾。我未提出异议，接受了你的要求，每星期超支部分，我便从营业收入中拿出钱来填补，因为谁也不会怀疑，女主人会偷自家的钱。我一个钱也没乱花，我死后来管家的女人面对这一点钱她会感到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的，而你却还一口咬定，你的第一位妻子就是拿这点钱应付家庭开支的；要不是考虑到这一层，我即使不坦白，也可以问心无愧地走向九泉之下的。”

我和绿蒂议论着，这M老头明知七个古尔盾是不够支付也许两倍以上开销的，而他却不怀疑其中定有蹊跷，人的理智痴愚到了何种程度，简直不可思议。不过我也认识一些另一个类型的人，他们挥霍无度，以为家里接受了先知的那只盛有取之不尽的油的瓶子，而丝毫不觉得诧异。

七月十三日

不，我不欺骗自己！我从她乌黑的眸子里看出她对我以及我的命运的关心。是的，我感觉到，这点我可以相信我的心，我感觉到，她爱我！——哦，我可以，我能够用这句话来表达我的无上幸福吗？

她爱我！——我感到自己多么珍贵，自她爱我以来，我是多么——我可以告诉你，因为你对此是理解的——，我是多么崇拜自己呵！

这是异想天开呢，还是对真实情况的感受？——我不认识那个人，但我担心绿蒂会把心给予他。确实，每逢她谈起她的未婚夫，她那么深情、那么爱恋地谈起他时，我便感到自己像是一个被剥夺了一切荣誉和尊严的人，连佩剑也被夺走了。

七月十六日

每当我手指无意间触着她的手指，我们的脚在桌底下相碰的时候，

啊，热血便在我全身奔涌！我像碰了火似的立即缩回，但是一种隐蔽的力量又在拉我往前。——我所有的感官都晕乎乎的，像腾云驾雾一样。——哦，她纯洁无邪，她的灵魂毫不拘谨，全然感觉不到这些细小的亲密举动使我受到多大的折磨。当她谈话时把手搁在我的手上，为谈话方便起见，挪得挨我近些，她嘴里呼出的美妙绝伦的气息可以送到我的唇上，这时我就像挨了电击，身体都要往下塌了。——威廉呀，假如有朝一日我胆大包天，那么这天堂，这真心实意……！

你理解我。不，我的心并不如此堕落！软弱！够软弱的！——这难道不是堕落？——

在我心目中，她是神圣的。在她面前，一切欲念都沉寂了。在她身边的时候，我始终弄不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似乎我已经神魂颠倒了。她有一支曲子，这是她以天使之力在钢琴上弹奏出来的，那么纯朴，那么才气横溢！这是她心爱的歌，她只要奏出第一个音符，困扰我的一切痛苦、紊乱和郁闷就统统无影无踪了。

关于古老音乐具有魔力的说法，我觉得句句是真话。这首简单的歌令我多么感动！她弹奏这首歌的时机掌握得很好，往往在我恨不得一颗子弹射穿脑袋时，曲子响了！于是我灵魂中的迷误和阴暗情绪便随之烟消云散，我又可以更加自由地呼吸了。

七月十八日

威廉呀，假如世上没有爱情，这世界对我们的心有何意义！没有光，一盏魔灯又有何用！你把小灯一拿进来，灿烂的图像便映现在你洁白的墙上！即使这些图像只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幻影，但如果我们像小青年似的站在这些图像之前，为这些奇妙的现象所迷醉，也总可以使我们快乐的。今天我不能到绿蒂那儿去，有个聚会我不得不参加。怎么办呢？我派我的仆人去，好使我身边有个今天到过她跟前的人。我等着他，心情多么焦急，重新见到他，心里又是多么高兴！要不是感到害臊，我真想抱住他的头来亲吻。

人们常说起博洛尼亚石，说是把它置于阳光之下，它便吸收阳光，到了夜间便会发一会儿光。对我来说，这仆人就是这种石头。她的目光曾在他脸上、面颊上、上衣纽扣以及外套领子上停留过，我的这种感觉把这一切变得如此神圣，如此珍贵！此刻即使有人出一千塔勒，我也不会把这小伙子让出去。有他在跟前，我心里就感到非常舒坦。——上帝保佑，你可不要笑我。威廉，能使我心里感到舒畅的东西，那会是幻影吗？

七月十九日

“我要去看她！”早上醒来，我愉快地望着美丽的太阳喊道：“我要去看她！”一整天我再也不想干别的了。一切，一切都交织在这期望中了。

七月二十日

你要我随公使到某地去，这个想法我还不愿苟同。我这个人不大喜欢听人差遣，再说众所周知，此公是个很讨厌的人。你说，我母亲很希望我找

个事干，这真使我感到好笑。我现在不也在干事吗？不论数的是豌豆还是扁豆，从根本上说还不是一回事？世上的事归根到底还不统统都是毫无价值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一个人只是为别人而去拼命追名逐利，而没有他自己的激情，没有他自己的需要，那么，此人便是傻瓜。

七月二十四日

你叫我不要把绘画荒疏了，承蒙你把这事放在心上，但是我想宁肯压根儿不谈此事，也比告诉你这段时间我很少作画好。

我从来还不曾如此快乐，我对大自然的感觉，乃至对于一块小石子，对于地上的一棵小草的感觉也从来没有如此充盈，如此亲切，然而——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的想象力如此薄弱，在我的心灵之前一切都在晃悠飘忽，我竟不能将轮廓捕捉；但是我异想天开，我若有黏土或蜡在手，我兴许就要将之塑造出来。倘若黏土保存的时间更长，那我就要取来揉捏，即使捏成一块饼也好！

绿蒂的肖像我动手画了三次，三次都出了丑；我为此十分苦恼，因为不久前我还是画得惟妙惟肖的。后来我就为她剪了一幅剪影，以此聊以自慰。

七月二十五日

是的，亲爱的绿蒂，一切我都愿为您操办和料理；您常给我任务吧，多多益善！对您我有一事相求：请别再往您写给我的字条上撒沙子。今天我到您的字条迅速按在嘴上，弄得牙齿吱吱直响。

七月二十六日

我已经下了几次决心，不那么频繁地去看她。可是谁能做得到呢！我天天都受到诱惑，心里天天都许下神圣的诺言：你明天别去啦！可是明天一到，我却又找个令人折服的理由，转瞬之间，我就到了她的身旁。要不就是她晚上说过：“您明天肯定来吧？”——这样说了，能不去吗？要不就是她让我办了件事，我觉得亲自去给她个回话才合适；要不就是天气好极了，我就到瓦尔海姆去，而到了那儿，离她就只有半小时路程了！——我挨她的吸力太近，弹指间就到那儿了。我祖母曾讲过磁石山的童话：船只如果驶得离磁石山太近，船上的所有的铁质的东西就一下子全被吸去，钉子纷纷朝山上飞去，船板块块散裂、解体，那些可怜人都要葬身大海。

七月三十日

阿尔贝特回来了，我要走了；倘若他是最杰出、最高尚的人，无论哪方面我都要对他甘拜下风的话，那么我亲眼目睹他具有那么多完美无缺的品德，怎能忍受得了。——占有！——够了。威廉呀，那位未婚夫在这里了！他是个英俊、可爱的人，令人不得不对他产生好感。幸好迎接他回来时我没在场！要不我的心都会撕裂的。他十分庄重，有我在场时，他还一次都未吻过绿蒂。愿上帝奖励他的行为！为了他对绿蒂的敬重，我也不得不喜欢他。

他对我很友好，我猜想，这主要是绿蒂的杰作，而并非他自己的感情；在这方面女人是很有办法的，而且自有她们的道理；她们若是能使两个爱慕者彼此友好相处，坐收渔翁之利的总是她们，虽然这很难做到。

虽然如此，我仍不能不敬重阿尔伯特。他沉着的外表同我无法掩饰的不安静性格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照。他感情丰富，深知绿蒂的价值。看来他很少有脾气不好的时候，你知道，人身上的坏脾气是种罪过，这是我平生最恨的。

他认为我是个很有才智的人；我对绿蒂的依恋，她的一颦一蹙、举手投足所给予我的热切的快乐，都增加了他的胜利，因而他更爱她。至于他是否有时因为小小的醋意使她苦恼过，眼下我还拿不准，至少，如果我处在他的位置上，在妒忌这个魔鬼面前是不会完全无动于衷的。

无论怎么说，总之我呆在绿蒂身边的快乐已经过去了。我该把这叫做愚蠢还是迷惘？——管这些名称干吗！事情本身就说明问题了！——我现在所知道的一切，早在阿尔伯特回来之前就都知道了；我知道，我不能向她提出要求，也没有提出要求——就是说，只要做得到，尽管与她关系亲密，也不抱什么奢望。——现在这个傻瓜只好干瞪着两只大眼，因为另一个人来了，从这傻瓜身边把这姑娘夺走了。

我咬紧牙关，嘲笑自己的可怜，两倍、三倍地嘲笑那些可能要我死了这条心的人，他们说，事情已经无法改变了。——这些草人，快给我走开！——我在树林里东跑西颠了一阵，到绿蒂那儿去，可阿尔伯特正陪绿蒂坐在花园的凉亭里，我不能再往前走了，我傻话连篇，语无伦次，出尽了洋相。——“看在上帝的份上，”绿蒂今天对我说，“我请您别再闹出昨天晚上那种场面了！你那时那么滑稽可笑，真是吓人。”——和你说句掏心话吧，我瞅准时机，他一有事，我便嗖的一下出了门，每当发现她独自一人时，我就喜不自胜。

八月八日

有些人要我们屈服于不可抗拒的命运，对这些人我给予了痛斥。亲爱的威廉，请你相信，我绝不是指你。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有类似的意见。从根本上说，你是对的。只有一点，我的挚友！世上的事能用“非此即彼”的套式来办的，真是微乎其微；感情和行为方式千差万别，就拿鹰钩鼻和狮子鼻之间的种种差异来说吧，真是林林总总，无以数计。倘若我承认你的全部论点是正确的，却又想设法从“非此即彼”中间溜过去，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你说：要么你对绿蒂抱着希望，要么就别抱希望。好，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就设法去实现希望，努力达成你的愿望；如是后一种情况，那就振作起精神，设法摆脱那可恨的、必定会耗掉你全部精力的感情。——我的挚友，你这话是出于好意，也说得干干脆脆。

可是，假如一个不幸的人正被日益恶化的疾病慢慢耗去生命而无法阻挡，你能要求他自己捅上一刀，一劳永逸地结束其痛苦吗？病魔消耗他的精力，不同时也摧毁了他自我解脱的勇气吗？

当然，你可以拿一个类似的比喻来回答我：与其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拿自己的生命孤注一掷，谁不宁肯截掉一只手臂呢？——我不知道！——我

们还是别在比喻上兜圈子吧。够了。——是的，威廉，有时在一瞬间，我也有振作起来摆脱一切的勇气，现在，我只要知道该往何处去，我便往那儿去。

傍晚

我已经有好些时候没有记日记了，今天我又拿起日记本，看到我竟是如此有意识地一步步陷于目前的处境，真是大吃一惊！我对自己的处境一直看得很清楚，可是我的行动却像个孩子；现在我对自己的处境仍是一目了然，可是境况并没有好转的迹象。

八月十日

我若不是傻瓜，我的生活本可以过得最好、最幸福。像我现在所处的环境，既优美，又让人心情愉快，这是不易多得的。啊，只有我的心才能创造自己的幸福，这话说得对。——我是这个可爱的家庭的一员，老人爱我如子，孩子爱我如父，绿蒂也爱我！——再就是守本分的阿尔贝特，他没有以脾气怪僻和举止无礼来扰乱我的幸福，他待我以亲切的友情，在他心目中，除了绿蒂，我就是世上最亲爱的人了！——威廉，我们散步时彼此谈着绿蒂，要是听听我们的谈话，真是一大乐事。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比这种关系更可笑的事了，然而我却常常为此泫然泪下。

他向我谈起绿蒂贤淑的母亲：临终前她把家和孩子都交付给绿蒂，又把绿蒂托付给他；从这时起，绿蒂就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她井井有条地料理家务，严肃认真地照看弟妹，俨然成了一位真正的母亲；她时刻怀着热烈的爱心，兢兢业业地劳动，然而并没有失去活泼的神情和无忧无虑的天性。——我走在他身边，不时采摘路畔的野花，精心编扎成一个花环，随后便将它掷进哗哗流去的河里，看着它轻轻往下飘去。——我记不清是否已经写信告诉过你：阿尔贝特要在这里住下了，他在侯爵府上找了个薪俸颇丰的职位，很讨人喜欢。

像他这样办事兢兢业业、有条不紊，我很少见到。

八月十二日

确实，阿尔贝特是天底下最好的人，昨天我同他演了精彩的一幕。我去他那儿向他告别；我一时心血来潮，要骑马到山里去，现在我就是从山里给你写信的。我在他房间里来回踱着，他的两支手枪不意落在我的眼里。——“把手枪借给我吧，”我说，“我出门好用。”——“行呵，”他说，“要是不怕麻烦给枪装上弹药；枪在我这里挂着只是摆摆样子而已。”——我取下一支枪，他继续说：“我的小心谨慎曾同我开了一次淘气的玩笑，打那以后我就不愿再摆弄这玩艺儿了。”——我心里好奇，很想知道这件事。——“我在乡下一位朋友家里大约住了三个月，”他说，“身边带了几支微型手枪，都未装弹药，我也睡得很安稳。一天下午，下着雨，我闲坐无事，不知怎么，顿时生出奇思异想：我们可能会遭到袭击，可能用得上手枪，可能……——你知道，事情会怎样。——我把手枪交给仆人，让他把枪擦一擦，装上弹药，而这小子却拿着枪去逗女仆玩，想吓唬她们一下，上帝知道是怎么搞的，枪走了火，通条还在枪膛里，一下子射进一位女仆右手拇指肌，把她的拇指打烂了。

她向我哭诉了一阵，我还得支付她的治疗费，自此以后，我所有的枪支都不装弹药了。亲爱的朋友，小心谨慎有什么用？并不是所有的危险都能预见得到的！虽然……”——现在你知道了吧，我很喜欢此人，甚至还包括他的“虽然”二字，因为任何一般定理都有例外，这不是不言而喻的吗？此公竟如此四平八稳，面面俱到！要是他觉得说了些考虑不周、一般化的或不太确切的言辞，他就要没完没了地对他的话加以限定、修正、增添和删减，未了与原来的意思大相径庭。由于这个原因，他不厌其烦地把这件事情说得详详细细，纤悉无遗，到后来我根本就不听他说了，完全在琢磨自己的一些阴郁的念头，我以暴躁的姿态把枪口对准自己右眼上的额头。——“啊哟！”阿尔贝特叫道，同时从我手里把枪夺下，“这是干什么？”——“枪里没装弹药，”我说。——“即使这样，你要干什么？”他极不耐烦地加了一句。“我想象不出，人怎么会这样傻，竟会开枪自杀，单是这种念头就让我恶心。”

“你们这些人呵，”我嚷道，“只要谈起一件事，马上就要说：‘这是愚蠢的，这是聪明的，这是好的，这是坏的！’究竟想要说明什么问题？你们为此研究过一个行动的内在情况吗？你们能确切解释这个行为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必然会发生的原因吗？如果你们研究过，那就不会如此草率地作出判断的。”

“你得承认，”阿尔贝特说，“某些行为的发生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其本身总是一种罪恶。”

我耸耸肩，承认他说得有道理。——“可是，我亲爱的，”我接着说，“这里也有例外。不错，偷盗是一种罪恶，但是一个人为了自己和亲人不致饿死才去盗窃，他该值得同情还是该受到惩罚？丈夫由于正当的愤怒，一气之下杀了不忠实的妻子及卑鄙的奸夫，谁还会向他扔第一块石头？还有那位姑娘，那位在极乐时刻完全沉醉在排山倒海的爱情的狂欢之中的姑娘，又有谁会向她扔第一块石头？我们的法律本身——这些冷血的、咬文嚼字的学究也会被感动，不给予她惩罚的。”“这完全是另一码事，”阿尔贝特说，“因为一个人受了激情的驱使，失去了理智，只能把他看作醉汉，看作疯子。”“哟，你们这些有理智的人！”我微笑着叫道。“激情！酩酊大醉！疯狂！你们却在那里冷眼旁观，无动于衷，你们这些品行端正的人，你们嘲骂醉汉，唾弃疯子，像祭司一般从那边过去，像那个法利赛人似的感谢上帝，感谢他没有把你们造成醉汉或疯子。我却不止一次喝醉过，我的激情也和疯狂相差无几，我并不为此感到悔恨，因为以我自己的尺度来衡量，我知道，凡是成就伟大事业，做了看似不可能的事的，都是出类拔萃的人，可是他们却从来都被骂作醉汉和疯子。”

“即使在平常的生活中，凡是有人做了豪爽、高尚、出人意料的事，就总会听到有人指着他的脊梁骨在背后嚷嚷：‘这家伙喝醉了，他是傻瓜！’这真叫人受不了。惭愧吧，你们这些清醒的人！惭愧吧，你们这些圣贤！”“你这又在异想天开了，”阿尔贝特说，“你把什么事都绷得紧紧的，至少这里你肯定是错了，现在谈的是自杀，你却把它扯来同伟大的行为相比：自杀只不过是软弱的表现罢了，因为比起顽强地忍受痛苦生活的煎熬，死当然要轻松得多。”我打算中止谈话；他这种论调真让我火冒三丈，我的话都是吐自肺腑，他却尽说些毫无意义的老调。可是我还是按捺住心头的怒火，因为他这一套我听惯了，也常常为此而气恼。于是我稍带激动地回答他：“你说自杀是软弱？我请你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一个民族，一个在难以忍受的暴君

压迫下呻吟的民族，当它终于奋起砸碎自己身上的锁链时，难道你能说这是软弱吗？一个人家宅失火，他大惊之下鼓足力气，轻易地搬开了他头脑冷静时几乎不可能挪动的重物；一个人受到侮辱时，一怒之下竟同六个对手较量起来，并将他们一一制服，能说这样的人是软弱吗？还有，我的好友，既然拚命便是强大的力量，为什么绷得紧便该成为其反面呢？”——阿尔贝特凝视着我，说：“请别见怪，你举的这些例子，在我看来和我们讨论的事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可能，”我说，“别人常责备我，说我的联想方法近乎荒谬。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是否能以另一种方式，设想一个决意摆脱生活担子的人——这种担子在通常情况下是愉快的——是什么样的心境。我们只有具有共同的感受，才有资格来谈论一件事。”

“人的天性都有其局限：它可以经欢乐、悲伤、痛苦到一定的限度，一旦超过这个限度，他就将毁灭。”我继续说，“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他是软弱还是坚强，而在于他能不能经受得住自己痛苦的限度，无论是在道义上或肉体上。我认为，把一个自杀者说成是懦夫，正如把一个死于恶性热病的人称为胆小鬼一样，都是不合适的，这两种说法同样是离奇的。”“谬论，简直是谬论！”阿尔贝特嚷道。——“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荒谬，”我说。

“你得承认，如果人的机体受到疾病的侵袭，使他的精力一部分被耗蚀，一部分失去了作用，再也不能痊愈，无论怎么治也无法恢复生命的正常运转，这种病我们称之为绝症。

“好吧，亲爱的，让我们把这个比喻用于精神上吧，请看一看人在狭隘的天地里，各种印象对他起着什么作用，是怎么确定他的思想的，直至最终不断增长的激情是如何夺去他冷静的思考力，以致使他毁灭的。

“沉着而有理智的人虽然对这位不幸者的处境一目了然，虽然也劝说他，但都是徒劳的！这正如一个健康人站在病人床前，却一点儿也不能把自己的精力输送给病人一样。”

阿尔贝特觉得这些话说得太笼统。于是我便提起一位不久前淹死在水里的姑娘，又把她的故事给他重讲了一遍：“这是一位年轻的好姑娘，是在狭小的家庭圈子里长大的，每星期干些家务活，到了星期天就穿上一套逐步添置的盛装同几个情况与她相似的姑娘一起到郊外去散散步，也许逢年过节还跳跳舞，再就是同女邻居兴致勃勃地聊上一阵，说说某次吵嘴的起因啦，谁散布谁的流言蜚语啦，等等，除此之外就谈不上别的娱乐了。——她火热的天性后来感觉到了某些内心的需求，男人的谄媚奉承更增加了这种需求；以前的快乐已经渐渐变得平淡无味了，最后她终于遇到了一个人，一种从未经历过的感情不可抗拒地把她吸引到他的身边，于是她便把一切希望统统寄托在此人身上，忘掉了周围的世界，除他之外，除他一人之外，她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感觉不着，她心里只想着他，只想着他一个人。空洞的消遣虽可满足变化无常的虚荣心，但她不为其所左右，一心径直追求自己的目标，她要成为他的人，她要在永恒的比翼连理中寻找她所缺少的一切幸福，享受她所渴望的种种欢乐。频频许下的山盟海誓，给她吃了定心丸，使她确信自己的希望绝不会落空；大胆的爱抚更增添了她的欲求。这一切都充塞着她的心灵；她浮荡在恍惚的神思中，沉浸在对于欢乐的预感中，她兴奋到了极点，终于伸出双臂，要将自己的全部心愿搂住。——可是，她最爱的人却将她抛弃。——她惊呆了，神志麻木了，站在那里，面对万丈深渊；她周围是一片黑暗，没有希望，没有安慰，没有感觉，因为是他——在他身

上她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是他将她遗弃的呀！她看不见面前广阔的世界，看不到许许多多可以为她弥补这个损失的人，她感到形单影只，感到被世界遗弃了。——她被内心可怕的痛苦盲目地逼上了绝路，于是便纵身往下一跳，以便在环抱着周围一切的死亡中来消除自己的一切痛苦。——你看，阿尔贝特，这便是某些人的故事！请告诉我，这难道不是一种病例吗？在这混乱而矛盾的力的迷津中，天性找不到出路，人就唯有一死了之。

“让这帮袖手旁观、专说风凉话的人遭殃吧！他们可能会说：‘傻丫头！要是她等一等，要是让时间来医治，那么绝望就会被排除，就会有另一个人来安慰她。’——这正好像有人说：‘这傻瓜，竟会死于热病！要是他等到体力恢复，体液好转，血液骚动平静下来了，那一切就会好起来，他兴许会一直活到今天呐！’”

阿尔贝特还觉得这个比喻不够明白具体，又提出一些异议，如，说我讲的只是一位单纯的姑娘，倘若是个有理智的男人，又不那么狭隘，涉世也较深，那怎么也要原谅他呢，对于这一点他不理解。——“我的朋友，”我大声嚷道，“人总归是人，当一个人激情澎湃，而又受到人性局限的逼迫时，他即使有的那点儿理智也很少能起作用，或者根本就起不了作用。更何况——下次再谈吧……”说着，我便拿起我的帽子。哦，我的心里感慨万千——我和阿尔贝特分开了，互相并没有能够理解。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要理解另一个人是多么不容易呀！

八月十五日

确实，世界上人最需要的东西莫过于爱情。我感觉到，绿蒂不愿失去我，而这帮孩子更是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我每天一早就去他们那儿。今天我去了，去为绿蒂的钢琴校音，但此事今天没能办成，因为孩子们缠着我，要我给他们讲故事，甚至绿蒂也让我满足孩子们的心愿。我给他们把晚餐面包切好，他们从我手中接面包就像是从我手里拿到的一样，个个都非常高兴。我给他们讲了那位由一双神奇的手送饭来吃的公主的故事。我由此学到了很多，这一点请你相信。我真感到惊讶，这个故事竟给他们留下了这么深的印象。因为我在讲的过程中往往添油加醋，第二次讲的时候上次编造的情节就给忘了，这时孩子们立刻就会说，这和上次讲的不一样，所以我现在正练习以抑扬顿挫的唱歌的音调毫不走样地一气儿就把故事背诵下来。我从中领会到，一位作家如果他的书再版时将故事作了修改，改了以后即使艺术上好多了，那还是必然会损害他的作品的。我们总是愿意接受第一个印象，人生来就是这样，最最荒诞不经的事你也可以使他信以为真，并且立即记得牢牢的，谁要想重新把它推翻或者抹掉，谁就是在自找麻烦！

八月十八日

难道非得如此：使人幸福的东西，反过来又会变成他的痛苦之源？

对于生意盎然的大自然，我心里充满了温馨之情。这种感情曾给我倾注过无数的欢乐，使周围世界变成了我的伊甸园，可如今我却成了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专给别人制造痛苦的人，成了一个折磨人的精灵，无处不在将我追逐。以前我从岩石上纵览河对岸山丘间的丰饶的谷地，看到周围一派生

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我看到那些山峦从山脚到峰顶都生长着高大、茂密的树木，那些千姿百态、蜿蜒曲折的山谷都遮掩在可爱的林木的绿荫之中，河水从喁喁细语的芦苇间缓缓流去，柔和的晚风轻轻吹拂，片片可爱的白云从天际飘浮而来，在河里投下自己的倒影；我听到小鸟在四处啼鸣，使树林里充满勃勃生机，千百万只蚊蚋在夕阳最后一抹红色的余晖中大胆地翩翩而舞，落日最后颤颤的一瞥把唧唧鸣叫的蟋蟀从草丛中解放出来了，我周围一片嗡嗡嚶嚶之声，使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地上，一片片苔藓从我站立的坚硬的岩石上夺取养分，生长在下面贫瘠的沙丘上的、枝干互缠的簇簇灌木为我开启了大自然内部炽烈而神圣的生命：这一切我都摄入自己温暖的心中，处在丰富多采、森罗万象的大自然之中，我觉得自己也飘然欲仙了，无穷世界的种种壮丽形态都栩栩如生地在我心灵中跃动。巍峨的群山将我环抱，我面前是一个个深谷，道道瀑布飞泻而下，我脚下条条河水哗哗而流，树林和山峦也鸣声作响；我看见各种不可解释的力量在地球深处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在大地之上，天空之下繁衍着千姿百态的生物，而每种生物又呈现出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的形态；还有人，他们家家住在小屋里，定居在一起，好共同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并以为他们是这广阔世界的主宰！可怜的傻瓜！你把一切都看得如此微不足道，因为你自己就那么渺小。——从无法攀登的高山，越过人迹未至的荒漠，到无人知晓的海洋的尽头，永恒的造物主的精神无处不在飘荡，并为每颗能够听到他声音的有生命的细尘末灰感到高兴。——啊，那时我常常渴望借助从我头顶飞过的仙鹤的翅膀，把我带往茫茫大海之滨，从这位无穷无尽者那只泡沫翻腾的酒杯中喝饮那激荡的生命之欢乐，只要片刻时光，让我胸中被限制的力感受一下那位在自身生出万物、通过自身造出万物来的造物者的一滴幸福。

兄弟呀，只有想起那些时光，我心里才会欢畅。我想竭力去重新唤起、重新言说那些无以言说的感情。单就此事本身便将我的灵魂提升到超出了自己的高度，随之我也加倍感觉到自己目前处境之可怕。

在我灵魂之前仿佛拉开了一幅幕布，无穷无尽的生活之舞台在我面前变成了永远开启着的坟墓之深渊。一切都是转瞬即逝，一切都倏忽而过，生命力很难长久保持，啊，它将被卷进激流，被波涛吞没；并在岩石上撞得粉碎，这个时候你能说“这是永恒的”吗？没有一个瞬间不在耗损你和你周围亲人的生命，没有一个瞬间你不是破坏者，也不得不是破坏者；一次最最普通的散步就要葬送千百只可怜的小虫子的生命，一蹶脚就会毁掉蚂蚁辛辛苦苦营造的房舍，把一个小世界踩为一座羞辱的坟墓。啊，触动我的不是世界上罕见的大灾难，不是冲毁你们村庄的洪水，不是吞噬你们城市的地震；伤害我心灵的是隐藏在大自然中的耗损力，它所造就的一切无一不在摧毁它的邻居，无一不在摧毁它自己。想到这些我便心惊胆颤，步履踉跄。围绕我的是天和地，以及它的织造力，我所看到的唯有永远在吞噬、永远在反刍的庞然大物。

八月二十一日

清晨，我从噩梦中醒来，向她伸出双臂，结果是竹篮子打水；夜里，一个幸福无邪的梦捉弄了我，仿佛我在草地上坐在她的身边，握着她的手，印上千百个吻，随后我在床上找她时，又是海底捞月。唉，我在半睡半醒中

昏昏聩聩地向她摸索，摸了一阵就完全清醒了。——一股泪流从我压抑的心中迸涌而出，面对昏暗的前程，我绝望地哭了。

八月二十二日

真是不幸，威廉，我有充沛的活力，却偏偏无所事事，闲得发慌，我不能游手好闲，却也什么都干不了。我没有了想象力，失去了对大自然的感觉，书籍令我讨厌。倘若我们失去了自我，也就失去了一切。我向你发誓，有时我希望当一名短工，只是为了每天早晨醒来时，对来到的一天有所期待，有所渴求和希望。我常常羡慕阿尔贝特，看到他埋头在文件堆里，心里就思忖，要是我处在他的位置上，该有多好！好几次我曾想要给你和部长写信，在公使馆里谋个职位。你曾很有把握地说过，公使馆不会拒绝我。我自己也相信这一点。长时间以来部长一直很喜欢我，早就劝我找点事做；有个把小时，我也真想要这么办。可是后来我再一琢磨，便想起了那则马的寓言。这匹马对自由感到厌烦了，便让人加上鞍子，套上轡头，结果差点儿让人骑垮。——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亲爱的朋友，我心里要求改变现状的渴望，不也许正是一种内心里颇不愉快的厌烦，那种处处对我紧跟不放的厌烦吗？

八月二十八日

真的，要是我的病能治得好，他们是会给我治的。今天是我的生日，一大早我就收到阿尔贝特的一个小包裹。打开包裹，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即刻映入我的眼帘。我与绿蒂初次相识时，她胸襟上就结着这个蝴蝶结，自那以后，我曾求过她多次，让她把蝴蝶结送我。包里还有两册十二开本的小书——韦特施泰因版的荷马袖珍本。这个版本是我早就想要的，免得散步时总带着我那本埃内斯蒂版的大厚本。看，没等我开口他们就满足了我的愿望，他们善察人意，总是想方设法送给我一些我所喜爱的小礼品，以表达他们的友情。这些小礼品要比那些光彩夺目的礼物珍贵一千倍，那种耀眼的礼物是馈赠者用来侮辱我们，以满足他们自己的虚荣心的。我千百次地吻着蝴蝶结，每次呼吸都将种种幸福的回忆啜入心田，于是我便沉浸在幸福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只有不多几天，现在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威廉呀！事情就是这样，我不抱怨，生命之花只不过是幻象！多少花朵凋谢了，没有留下一点痕迹，结了果的寥寥无几，而果实能成熟的就更是稀少！不过，世上的果实还是足够的；可是，我的兄弟呀，对于这些熟果难道我们可以不加理会，可以瞧不起，可以不去享受而任其烂掉吗？

再见！这里的夏天很美；我常常坐在绿蒂的果园里的果树上，手里拿着摘果长杆，把树梢上的梨子采下来。她则站在树下，取下我从长杆上递给她们的梨。

八月三十日

不幸的人呀！你难道不是傻瓜？你不是在自己骗自己？这无休无止的汹涌澎湃的激情该怎么办？除了为她，我已不再祷告别的；除了她的倩影，我想象中已无别的形象，周围世界上的东西，只有同她有关的我才看得见。

这也给了我一些幸福的时刻——直到我不得不同她分离！唉，威廉，我的心为何常将我困扰！——我坐在她身边，坐上两小时、三小时，欣赏着她的身姿，她的风度，她的谈吐，于是渐渐地我所有的感官都紧张到极点，我眼前一片昏暗，我几乎什么也听不到了，我的咽喉像是被暗杀者卡住了，我的心在狂跳，想要让压抑的感官得到发泄，结果反而使其更加紊乱。——威廉呀，我往往不明白，我到底是不是在世上！要不是有时我抑郁的心情有所减轻，要不是绿蒂给了我一点可怜的安慰，允许我伏在她的手上痛哭，吐一吐我心中的积郁，那我必然得走开，必须跑出去，远远地到原野中去四处游荡，那末，攀登陡峭的山峰，在无路可行的森林里走出一条路来，让灌木丛刮破我的衣服，让荆棘刺破我的肌肤，这便将是我的乐趣！这样，我心里就会好受一些！但也不过是“一些”而已！有时，我感到又累又渴，就在途中躺一躺，有时在深夜，一轮满月天空高挂，我在寂寞的森林里坐在一棵弯曲的树上，使磨破的脚掌减轻些许痛楚，在影影绰绰的月色中，乏人的寂静将我送入梦乡！唉，威廉，一间修道士寂寞的陋室，一件粗羊毛织的长袍和一根荆条腰带便是我的灵魂的清凉剂。再见！除了坟墓，我看不到这痛苦会有尽头。

九月三日

我不得不走了！感谢你，威廉，感谢你坚定了我动摇不定的决心。两星期来我在反复考虑离开她的问题。我必须走了。她又进城到女友家去了。而阿尔贝特——而我——我非走不可了！

九月十日

那是一个黑夜！威廉呀！现在我经受了一切。我将不会再见她！哦，我的挚友，此刻我不能飞来抱住你的脖子，好好哭一场，来表达我狂喜的心情，倾吐冲击我心灵的感情。我坐在这儿，张着大嘴喘气，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等待黎明的来临。我定的马将在日出时启程。

啊，她现在睡得正稳，不会想到，她永远不会再见到我了。我是咬着牙离开她的，我够坚强的，同她谈了两个小时，就是没有泄露自己的计划。上帝，这是一次什么样的谈话呀！

阿尔贝特答应我，吃完晚饭马上就同绿蒂一起到花园里来。我站在栗树下的坡台上，最后一次目送夕阳抹过可爱的山谷和缓缓的河流，沉入天边。过去我常常同她一起站在这里，也是欣赏这幕壮丽的景象，而现在——我在这条我十分喜爱的林荫道上徘徊；还在我认识绿蒂之前，这里就有一种神秘而亲切的吸引力，使我驻足不前；我们相识之初，当我们发现彼此都偏爱这小块地方时，我们是多么高兴呀！这地方真是我见过的一件最富浪漫情调的艺术瑰宝。

只有到了栗树之间，你才会有宽阔的视野。——啊，我记得，我想我已多次在信里向你说起过，高大的山毛榉形成两道树墙，一片观赏丛林与之相连，林荫道因此变得更加幽暗，末了在它的尽头形成一方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寂静索寞，令人悚然。我还记得，一天正午，当我第一次走进里边时，心里感到非常亲切；当时我隐隐约约地预感到，在这方天地里，我将会饱尝幸福和痛苦的滋味。

我沉浸在离别的惆怅和再次见面的欢愉中，思绪万千。大约等了半小时，就听到他们往坡台上走来了。我便跑着迎了下去，怀着战栗的心情握住她的手亲吻。我们登上坡台时，月亮正从郁郁葱葱的山岗后面升上来。我们漫无边际地闲聊，不觉已走近了黑黝黝的凉亭。绿蒂走进来，坐了下来，阿尔贝特挨她而坐，我也坐在她身边；可是，我心情不安，难以久坐，我便站起身来，在她面前来回走了一阵，又重新坐下。这处境真让人发怵。这时月光映照在山毛榉墙尽头的整个坡台上，她让我们注意欣赏月光的魅力：这景色真美，因为我们四周围都笼罩在朦胧的幽暗之中，因此那月光辉映之处就越发显得绚丽夺目。我们都没说话，过了一会她先开始说：“我每次在月光下散步总会想起故世的亲人，死亡、未来等问题总会袭上我的心头。我们都是要死的！”她接着又说，声音里充满壮美的感情：“可是，维特，我们死后还会重逢吗？会重新认得出来吗？您怎么想？您怎么说？”

“绿蒂，”我说，同时把手伸给她，眼里滚着泪水，“我们会再见的！会在这里或别处再见的！”——我说不下去了。——威廉呀，此刻我心里正充满了离愁别绪，她偏偏又非问这些！

“故世的亲人是否知道，是否感觉得到，我们幸福的时候总是怀着温馨的爱追念他们呢？”她继续说下去道：“哦！当静静的夜晚坐在妈妈的孩子中间，坐在我的弟妹中间，他们围着我，就像当年围着妈妈一样，每当这时，母亲的身影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含着思慕的眼泪仰望天空，但愿她能往屋里看上一眼，看看我是如何遵守在她临终时向她许下的这个诺言的：当她的孩子的妈妈。我深情地呼喊：‘倘若他们觉得，我对他们的关心不及你对他们那么周到，那就请你原谅我，最最亲爱的妈妈！哦，我一定做我力所能及的一切，给他们穿好吃好，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是，给他们关怀和爱。你看，我们相处得多么和睦，亲爱的圣洁的妈妈！你一定会怀着最热烈的感激之情赞美上帝，赞美你含着最后的痛苦的泪水祈求他保佑你的孩子的主。’”——

她说了这番话！哦！威廉，谁又能把她说的话重复一遍！冷冰冰的、死的文字怎能描画出这美妙的精神之花！阿尔贝特温柔地插话说：“您太激动了，亲爱的绿蒂！我知道，您心里总在想着这些事，但是，我求您……”——“哦，阿尔贝特，”她说，“我知道，你不会忘记那些夜晚，每当爸爸出门去了，我们把孩子都送上了床，这时我们就一起坐在那张小圆桌旁。你常常拿着本好书，但是你很少能读下去。——同这颗美丽的灵魂交流不是比什么事都重要吗？我那美丽、温柔、活泼、勤劳的母亲呀！我常常跪在床上，眼含泪水向上帝祈求：让我也像妈妈一样。我的眼泪上帝是知道的。”

“绿蒂！”我一面喊，一面跪倒在她跟前，拿起她的手，让它浸在我的热泪之中，“绿蒂！上帝会赐福给你，你妈妈的灵魂也会保佑你！”——“您要是认识她该多好，”她一边说，一边握住我的手，“她是值得您认识的！”听了这话，我差点儿晕了。还从来没有以如此崇高、如此敬佩的话称赞过我呢。她接着又说：“妈妈去世时正当锦瑟年华，最小的儿子还不满六个月！她得病时间不长，死的时候很平静，也很安详，只是心疼孩子，特别是最小的孩子。临去时她对我说：‘把他们都叫上来！’我把他们领进房里，几个小的还不懂事，大的则不知所措，大家都在病床四周站着，妈妈举起双手为他们祈祷，挨个吻了他们，就让他们出去。这时她对我说：‘当他们的妈妈吧！’——我把手伸给她，向她作了保证。

——‘你答应的事，担子可不轻呀，我的女儿！’她说，‘要有母亲的心，母亲的眼睛。我常从你感激的眼泪中看出，你体会到了当母亲的分量。对弟妹你要有母亲的慈爱，对父亲你要有妻子的忠诚和顺从。你会给他安慰的。’接着她问起父亲。父亲为了不让我们看到他揪心裂肺的悲痛，走出去了，作为丈夫，他已经乱了方寸。

“阿尔贝特，当时你也在房里。她听见有人走动，便问是谁，并要你到她跟前去。她以欣慰和安详的目光注视着你和我，相信我们是幸福的，我们两人在一起是幸福的……”——阿尔贝特一下搂住她的脖子，一边吻她一边大声说道：“我们是幸福的！将来也会是幸福的！”——冷静的阿尔贝特完全失去了自制力，我自己也是百感交集，惘然若失。

“维特，”她接着又说，“这样一位女性，竟要让她谢世而去！上帝呀！有时我想，当生活中最爱的人让人抬走的时候，最感到伤心的是孩子，很久以后他们还在抱怨穿黑衣服的人抬走了妈妈！”

她站了起来。我也清醒了，感动之极，继续坐着，握着她的手。——“我们走吧，”她说，“已经很晚了。”——她想把手缩回去，但我却把它握得更紧。——“我们会再见的，”我大声说道，“我们会重聚的，无论变成什么模样，我们互相都会认出来的。我走了，”我接下去又说，“我是心甘情愿地走的，可是，要我说出‘永远’两个字，我却经受不了。再见了，绿蒂！再见了，阿尔贝特！我们会再见的。”——“我想是明天。”她戏谑地说——明天，它意味着什么啊！唉，她从我手里抽回她的手时，她还全然不知呢。——他们朝林荫道走去，我站着，目送他们在月光中离去。我扑倒在地，放声大哭，随后又一跃而起，奔上坡台，还看得见下面高大的菩提树的阴影里，她白色的衣裙闪烁着朝花园大门走去，我伸出双臂，这时她的身影已经消失了。

## 下篇

十月二十日

昨天我们到了这里。公使身体不舒服，要在家里休息几天。他要是对人不怎么厉害，那一切都会好的。我发觉，我发觉，命运给了我严峻的考验。我要鼓起勇气！心情愉快什么都可以承受得住！心情愉快？这话竟出于我的笔下，真让我好笑。哦，只要稍为愉快一点，我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什么！别人有了一点儿精力和才能便在我面前自鸣得意、播唇弄舌了，我干吗要怀疑自己的才能和禀赋？仁慈的上帝，我这一切都是你赐予的，你为什么不留下一半，另给我以自信和满足呢？

要有耐心！有耐心！情况会好转的。我要对你说，亲爱的朋友，你的话是对的。自从我每天到老百姓中间去转转，看看他们在干些什么，是怎么忙活的，我对自己就满意多了。确实，我们天生就是如此，总要拿别人同自己相比，拿自己同别人相比，在相互比较中就显出了幸福和痛苦，所以，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孤独寂寞了。我们的想象力受到天性的激发，又受到诗歌中奇妙的幻象的熏陶，往往臆造出一系列高大的人物形象来，而我们自己是最低下的，似乎除了我们自己，一切都美好无比，别人都比自己完美。这种想法是十分自然的。我们常常感到自己缺少某些东西，并觉得别人所具有的，正是我们身上所缺少的，此外我们还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统统给了别人，

还赋予他们某种理想的怡然自得的情绪。于是，幸运者便完美无缺了，实际上他只是我们自己臆造的产儿。反之，如果我们竭尽自己虚弱和疲惫之力，一个劲地勇往直前，那么我们往往便会发现，尽管我们步履蹒跚，而且逆风而行，却比那扬帆使桨的人走得更远——而且——如果能同别人并驾齐驱或者甚至超而过之，就会真正感觉到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十一月二十六日

我开始十分勉强地适应此地的生活了。最妙的是，这里有许多事情可做；此外，各式各样的人，形形色色的新形象在我的心灵之前展示了一场多姿多采的戏剧。我认识了C伯爵，他是个思想开明，又很有抱负的人，令我对他的敬重与日俱增；他见多识广，所以对人并不冷淡；同他的交往中他表现出极重友情、富有爱心。他很关心我，有次我到他府上去办一件公事，一经交谈，他便发现我们彼此十分投机，他可以同我畅怀叙谈，而这一点他并不是同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他对我推心置腹，举止坦率，我怎么赞誉也不为过。能见到一颗伟大的心灵，一个对人敞开心怀、以诚相待的人，真是人世间温馨的乐事。

十二月二十四日

公使真让我烦死了，这是我预料到的。他是个拘泥刻板、仔细精确到极点的笨蛋，世上无人能出其右；此公一板一眼，唠唠叨叨，像个老婆子；他从来没有满意自己的时候，因此对谁都看不顺眼。我办事喜欢干脆利索，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他却会在把文稿退给我的时候说：“满不错，但请再看看，总是可以找出更好的字和更合适的小品词来的。”——真要把我气疯了。少用一个“和”，省掉一个连接词都是不允许的，有时我不经意用了几个倒装句，而他则是所有倒装句的死敌；如果复合长句没有按照传统的节奏来写，那他根本就看不懂。要同这么一个人打交道，真是一种痛苦。

冯·C伯爵的信任是我得到的唯一安慰。最近他极其坦率地对我说，他对我的这位公使慢慢腾腾、瞻前顾后的作风很不满意。“这种人不仅自找麻烦，也给别人添麻烦。可是，”他说，“可是我们又只好去适应，就像是必须翻过一座大山的旅行者；当然，如果没有这座山，走起来就舒服得多，路程也短得多；现在既然有这座山，那就得翻越过去！”——我的上司大概也觉察到伯爵比他更赏识我，因而耿耿于怀，便抓住一切机会，在我面前大讲伯爵的坏话。我当然要加以反驳，这样一来，事情只会更糟。昨天他简直把我惹火了，因为他的一番话把我也捎了进去：说起办事嘛，伯爵倒是轻车熟路的，还相当不错，笔头子也好，可就是跟所有爱好文艺的人一样，缺少扎实的学识。说到这里，他脸上显露的那副神色仿佛在问：“感到刺着你了吗？”但是，这对我不起作用；对于居然会这样想、会采取这种态度的人，我根本就瞧不起。我毫不让步，并以相当激烈的言辞进行反击。我说，无论是在人品还是学识方面，伯爵都是一位不得不让人尊敬的人。“在我认识的人中，”我说，“还没有谁能像伯爵那样，善于拓宽自己的才智，并把它用来研究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又能把日常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我这些话对于他这个狭隘的头脑来说，简直是对牛弹琴，为了不继续为这些愚蠢的

废话再咽下一把怒火，我便告辞了。

这一切全怪你们，是你们喋喋不休地让我套上这副枷锁的，而且还给我大念什么要有所“作为”的经。作为！倘若种土豆和驾车进城出售谷物的农民不比我更有作为，那我就甘愿在这条锁住我的奴隶船上再服十年苦役。

聚集在此地的那些令人讨厌的人，表面的光彩掩盖着他们的精神贫乏和空虚无聊！为了追逐等级地位，他们互相警觉，彼此提防，人人都想捷足先登；这种最可悲、最可怜的欲望竟是赤裸裸的，一丝不挂。比如此地有个女人，逢人便大讲她的贵族头衔和地产，以至于每个陌生人都必然会想：这是个傻子，以为有了点门第和地产便了不起了。——但是更恼人的是，该女人正是此地邻近地方一位文书的女儿。——我真不懂，你看，一个人如此鲜廉寡耻，那还有什么意思。亲爱的朋友，我日益清楚地觉察到，以己之心去度他人之腹是多么愚蠢。我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心情又是如此激荡，——唉，我乐得让别人走他们自己的路，只要他们也能让我走我的路。

最令我气恼的，便是市民阶层的可悲的处境。虽然我同大家一样非常清楚，等级差别是必要的，它也给了我不少好处，只是它不要挡着我的路，妨碍我去享受人世间尚存的一点快乐和一丝幸福。最近，我散步时认识了一位冯·B小姐，她是位可爱的姑娘，在呆板的生活环境中仍保持着许多自然的天性。我们谈得很投契，分别时我请她允许我到她家去看她。她非常大方地答应了，我几乎等不及约好去她那儿的那一时刻了。她不是本地人，住在这里的姑妈家。老太太的长相我不喜欢，但对她十分尊敬，我多半是跟她交谈，不到半小时，我基本上了解了她的情况，后来B小姐自己也跟我谈了：亲爱的姑妈这么大年纪了仍是一贫如洗，既无与其身份相称的产业，也无才智，除了祖先的荣耀并无别的依托，除了仰仗门第的隆荫外并无别的庇护，除了从楼上俯视下面市民的脑袋之外并无其他乐趣。据说她年轻时很漂亮，生活逍遥自在，像只翩跹而舞的蝴蝶，起初以她的执拗任性折磨了许多可怜的小伙子；到了中年就纡尊降贵，屈就了一位俯首帖耳的老军官。他以此代价和殷实的生活同她一起共度艰辛的暮年，后来便先去了极乐世界。她现在形单影只，晚景如斯，要不是她侄女如此可爱，谁还去理睬这位老太太。

一七七二年一月八日

人啊，真不知是怎么回事，他们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了虚文浮礼上，成年累月琢磨和希冀的就是宴席上自己的坐位能不断往前挪！这倒并非他们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不，工作多得成堆成堆的，正因为他们都热衷于种种伤脑筋的琐事，才耽误了去办重要的事。上星期乘雪橇出游时就发生了一场争吵，真是扫兴。

这帮傻瓜，他们看不到，位置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坐首席的很少是第一号角色！正如有多少国王是通过他们的大臣来统治的，多少大臣又是通过他们的秘书来统治的！谁是第一号人物呢？窃以为是那个眼光过人、又拥有很大权力或工于心计、能把别人的力量和热情用来实现自己计划的人。

一月二十日

亲爱的绿蒂，为躲避一场暴风雪。我逃进一家农舍小客店，在这里的

房间里，我得给您写信了。只要我呆在D镇可悲的巢穴里，周旋于陌生的、对我的心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人群中，我就没有片刻工夫，没有片刻可以使我的心叫我给您写信的工夫；现在，在这所茅舍里，寂寞、狭隘，雪花和冰雹猛烈地扑打着小小的窗户，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您。我一进门，您的身影便浮现在我眼前，对您的思念就袭上我的心头，哦，绿蒂，这是多么圣洁，多么温馨！仁慈的上帝！第一个幸福的瞬间又出现了。

我最亲爱的，要是您能看到，就会知道，我心绪不定，神情恍惚，这股狂澜把我淹没了！我的神智完全枯竭了！我的心没有片刻的充实，也没有片刻的欢乐！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我像站在一架西洋镜前，看着小人小马在我眼前转来转去，我常常问自己，这是不是光学的骗局。我自己也在参加表演，更多的是像个木偶似的被人耍，有时我握着旁边一人的木手，吓得赶忙缩了回来。晚上，我打算欣赏日出，可就是起不了床；白天，我希望观赏月色，但又一直呆在房里。我真不明白，我为什么起床，又为什么睡觉。

使我的生活活跃起来的酵母没有了；使我深夜里仍然精神饱满的魅力消失了；早晨把我从沉睡中唤醒的诱惑力也荡然无存了。

这里我发现的唯一的女性就是冯·B小姐。她很像您，亲爱的绿蒂，如果有人可能像您的话。“哎哟！”您准会说，“你这人真会献殷勤！”这话倒不见得完全不对。近来我很讲究礼貌，也很机灵，不得不这样呀！女士们说，我说起赞美的话来悦耳动听，谁也比不上我。（您会加上一句：还会说谎。说谎是免不了的。您懂吗？）还是让我谈谈B小姐吧。她感情很丰富。从她的一双蓝眼睛里就可以看得出来。门第成了她的负担，满足不了她的任何心愿。她渴望离开这喧嚷的地方，有时候我们一起幻想纯净幸福的乡村生活；啊，还谈到了您！她往往不得不崇拜您，不是“不得不”，而是自愿的，她很喜欢听我谈起您，她爱您。

哦，我真想在您那亲切、可爱的小房间里坐在您的脚前，看着我们可爱的小家伙在我们身边互相翻滚戏耍，要是您觉得他们太吵，我就让他们围在我身边，静静地听我给他们讲可怕的故事。

太阳在白雪闪烁的原野上壮丽地沉落下去，暴风雪过去了，而我，——又得关进我的笼子里。——再见！阿尔贝特在您身边吗？您怎么样？——上帝宽恕我提出这个问题！

二月八日

连续八天，这里的天气坏极了，但是我却很惬意。因为到这里以后，每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总是让人来糟蹋了，搞得索然无味。碰上下雨、下雪、严寒、化雪天气，哈！我心里想，这下好了。呆在屋里并不比在外面差，或者反过来，到外面去倒也不坏。每当早晨太阳升起，晴朗的一天开始时，我便禁不住要喊：这又是一份天赐财富，他们互相又可以你争我夺了！任何东西他们彼此都在你抢我夺，比如健康啦，好名声啦，欢乐啦，休息啦！多半是出于愚昧、无知和狭隘，要是听他们自己说，那个个都是菩萨心肠。有时我真想跪下来求他们，不要那么发疯似地点燃心头无名怒火。

二月十七日

我担心，公使和我的共事不会长了。此公真让人没法忍受。他的工作和办事方式极其可笑，以至我忍不住要违背他的意愿，往往按我自己的想法和方式行事，因此当然从来都不合他的心意。为此他最近到宫廷去告了我，部长给了我一次警告，虽然很温和，可总是警告呀。我正打算提出辞呈，正好收到他一封私人信。对这封信我不得不五体投地，对信里崇高、高尚和睿智的思想只有顶礼膜拜。他责备我过于感情用事，认为我在工作效益、影响别人和熟悉业务方面的偏激的想法是年轻人良好的勇气，他表示尊重，并不要求消除这些想法，只是要设法使之缓和一些，并把它们引导到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产生有力影响的地方去。八天来我增强了信心，心情也舒畅了。心灵的平静是非常珍贵的，它本身就是快乐。亲爱的朋友，要是这美丽而宝贵的珍宝，不那么容易碎，该有多好。

二月二十日

愿上帝保佑你们，亲爱的朋友，但愿他把从我这儿扣掉的美好日子统统赐给你们！

感谢你，阿尔贝特，感谢你瞒过了我：我一直等着你们结婚的消息，并打算在那一天隆重地从墙上取下绿蒂的剪影，把它放在别的文稿之中。现在你们已成佳偶，她的肖像仍然挂在这里！好，就让它挂着吧！为什么不挂着呢？我知道，我也留在你们那儿，留在绿蒂心里，并不损害你，我在她心里，是的，在她心里占着第二个位置，我愿意而且必须保持这个位置。哦，倘若她忘掉了我，那我定会发疯的。——阿尔贝特，这个想法太可怕了。阿尔贝特，再见！再见，天使！再见，绿蒂！

三月十五日

我碰到一件倒霉事，它将会把我从这里赶走的。我气得把牙齿咬得吱吱响！真是活见鬼，这事还无法补救，这都是你们的过错，你们鼓励我，催促我，折磨我，要我接受一个不合自己心意的职位。这下我有好果子吃了！这下你们有好果子吃了！为了你不又说，一切都是我的偏激思想弄糟的，这里我就给你，亲爱的先生，简单明了地讲讲这件事吧，就像是编年史家把它记录下来的一样。

冯·C伯爵喜欢我，器重我，这事谁都知道，我也对你说过一百遍了。昨天我在他家吃饭，刚巧那天晚上贵族社会的先生太太要在他家聚会，这事我想都没有想过，也从未留神我们下属不能参加。好吧。我在伯爵府上吃饭，饭后我们在大厅里来回走走，我同伯爵聊了会，又同来参加聚会的B上校谈了一阵，这样，聚会的时间就快到了。上帝知道，我什么都没有去想。这时最最高贵的冯·S夫人带着丈夫和孵化得很好的小鹅，那位胸脯扁平、穿着紧身胸衣的千金小姐进来了，走过的时候瞪着世袭贵族的眼睛，鼻子翘得老高。对这号人我从心里就反感，正等着伯爵无聊的应酬一完，我就告辞，正在这时，我的B小姐进来了。我见到她，心里总有几分欣喜，所以就没有走，站在她的椅子后面，过了一阵子我才发现，她跟我谈话没有平时那么坦率，而且有点发窘。这事引起了我的注意。难道她也和那些人一样，全是一丘之

貉？我想着，心里好像被捅了一刀似的，就想走了。但我并没有走，真希望要向她道歉，我不相信她真会是这种态度，还希望听到她的一句好话以及——随你怎么想好了。这当间到了很多人，大厅里挤得满满的。来的人中有F男爵，穿戴着弗朗茨一世加冕时的全套行头；有在这种场合按其贵族身份称他为冯·R大人的宫廷顾问R，带着他的聋子夫人，等等；那位穿得很寒酸的J也不应忘掉，他那套老古董礼服上的窟窿用时兴的布头打了不少补丁。物以类聚，这帮人都凑到了一起。我便和几个认识的人交谈，但他们个个都只有三言两语，爱理不理的样子。我想——我只留意我的B小姐，没有觉察到女人们都在大厅的一端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也没有发觉这种气氛也影响到了男人，冯·S夫人在同伯爵说些什么（这些都是B小姐后来告诉我的），直到末了伯爵朝我走来，把我领到窗户边。——“我们这种奇特的关系您是知道的，”他说，“我发现，参加聚会的人见到您在这儿都很不满意。我本人是说什么也不愿……”——“阁下，”我接下他的话说，“千万请您原谅；我本该早就想到的，我知道，您会宽恕我没有当机立断的；本来我早就要告辞了，却让一位恶女神把我留住了。”我笑着补充了一句，同时鞠了一躬。——伯爵深情地握着我的手，一切尽在不言中。我悄悄溜出聚会，在外面坐上一辆双轮马车，向M地驶去，在那儿站在山上观赏日落，同时吟诵荷马描写奥德修斯受到好心的猪倌款待的诗篇。这一切多好啊。

傍晚我回来吃饭，饭厅里只剩了几个人；他们都聚在一角掷骰子，把桌布推在一边。这时诚实的阿德林进来了，见了我便脱下帽子，朝我走来，并低声说：“你碰到不顺心的事了吧？”——“我？”我问。——“伯爵把你逐出了聚会。”——“让聚会见鬼去吧！”我说，“我倒是很喜欢到外面来呼吸点新鲜空气。”——“那好，”他说，“你倒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这事到处都传开了，真让我生气。”——这时我才开始对这事感到恼火。所有的人，所有来吃饭的人都盯着我，我想，他们都是看你的热闹的！这么一想，直气得我火冒三丈。甚至在今天，我走到哪儿，哪儿的人就对我表示同情，我听见那些妒忌我的人得意洋洋地说：这下看见了，那些狂妄自大的家伙是个什么下场，他们自以为有点小聪明就趾高气扬，以为可以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了。诸如此类的狗屁话还不少。——我真恨不得拿起刀来扎进自己的心窝。当然，人家爱说什么就让他去说，可是我倒要看看，谁能受得了让这帮无赖占了他的上风，对他说三道四；如果说他们讲的这些全是空穴来风，那倒可以不把他们放在心上。

三月十六日

什么事都让我生气。今天我在林荫道上遇见了B小姐，我忍不住先向她打了招呼。等我们离别人稍远一点时，我就向她表示，她最近的态度使我受到极大的伤害。——“哦，维特，”她语调亲切地说，“您是了解我的心的，怎么能这样来解释我当时的迷惘呢？从我踏进大厅的一刻起，我为您受了多大的痛苦呀！这一切我都预见到了，想告诉您，话都千百次到了嘴上。我知道，冯·S夫人和冯·T夫人宁肯带着她们的丈夫一起退场，也不愿跟您一起参加晚会；我知道，伯爵也不会甘愿去得罪他们。现在竟闹得沸沸扬扬了！”——“闹成什么样了，小姐？”我问，竭力掩饰着内心的惊吓；这一瞬间，阿德林昨天告诉我的那些事，就像沸腾的开水一样，在我血管里奔流。——

“我付出了多大代价啊！”说着，可爱的人儿眼睛里已饱含了泪水。——我控制不住自己了，准备扑倒在她的脚下。——“请您说说您自己受的委屈吧！”我大声说道。——眼泪从她的脸颊上往下流。我激动极了。她毫不掩饰地擦干眼泪。——“我姑妈您是认识的，”她开始说道，“她也在场，并且，——哦，是以什么样的眼光看着的哟！维特，昨天夜里我熬过来了，今天早上为了我同您交往的事挨了一顿教训，我不得不听着她贬低您，污辱您，我只能，也只允许我为您进行一点点辩白。”

她说的每句话都像一把利剑，刺透我的心房。她体会不到，要是不把这些告诉我，那是多大的慈悲。她接着又告诉我，人家还散布了哪些流言蜚语，有些人为此又是如何洋洋得意，她说，这帮家伙早就指责我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现在正为我受到的惩罚而幸灾乐祸，喜不自胜。威廉呀，听了她以最真诚的同情的声音说的这一切，我心烦意乱，怒火中烧。我真希望有人胆敢当面指责我，我好一刀戳穿他的身子；要是见到了血，我心里兴许会好受些。啊，我已经上百次拿起刀子，想在胸口捅上一刀，好透一透憋在心里的闷气。据说有一种宝马，要是被激怒了，赶急了，它就会本能地咬破自己的血管，好透透气。我常常也是这种情形。我也要割断一根血管，使自己获得永恒的自由。

三月二十四日

我已向朝廷提出辞呈，希望能够获准。我没有先征得你们的同意，你们会原谅我的吧。

我是不得不走了，你们会劝我留下，你们要说的话我全都明白，那么——请将此事婉转地告诉我母亲，我自己实在想不出什么法子，如果我不能让她满意，那只好请她自己放宽心了。

当然，她一定很难过。她本来可以指望儿子当上枢密顾问和公使的，现在竟看着他一下子就把这个锦绣前程断送了，又牵着马回到了马圈！你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也可以提出种种我能够留下和应该留下来的理由，可是一句话，我要走了。告诉你们，我要去的地方就是这里的侯爵那儿。他很乐意同我结交，得知我的意向后，便邀请我同他到他的庄园去，共度美好的春天。他答应，一切都由我自己决定，因为我们在一起在许多问题上都能相互理解，所以我就想碰碰运气，跟他一起去。

有关信息

四月十九日

感谢你的两封来信。我没有回复，因为我把信压下了，等朝廷批准我的辞呈；我担心母亲会去找部长，给我的计划增加困难。但是现在好了，我的辞呈批下来了。我真不愿告诉你们，他们很舍不得让我走，部长给我的信里是怎么写的——你们知道了又会埋怨的。王储送给我二十五个杜卡登作为辞职金，总之，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上次我曾写信向母亲要钱，现在不需要了。

五月五日

明天我就要离开这里，经过的地方离我的出生地只有六里路，因此我想再去看看，重温往日那些充满幸福梦想的日子。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带着我走出大门，离开了这个亲切可爱的地方，蛰居在难以忍受的城里，这次我要从那个大门里进去。再见，威廉，我会把旅途中的情况告诉你的。

五月九日

我怀着朝圣者的虔诚结束了对故乡的朝拜，一些意想不到的感情使我激动不已。在离城还有一刻钟通往S地路旁的那棵大菩提树跟前，我让邮车停下，下车后便让邮车继续往前，我则安步当车，随心所欲地重新生动地品味对往事的回忆。我站在菩提树下，这棵树是我童年时散步的目的地和界限。多大的变化啊！那时我天真烂漫，少不更事，渴望到外面陌生的世界去，好使我的心吸取营养，享受欢乐，使我奋发向上和充满渴慕的胸怀得到充实和满足。现在我从广阔的世界回来了。——哦，我的朋友，我回来了，带来的却是破灭的希望，失败的计划！——我望着面前的高山，当年我曾千百次想去攀登。我可以在这里一连坐上几个小时，渴望越过高山，在森林和山谷中神游，在我眼前显得如此亲切、朦胧的森林和山谷中神游；到了该回家的时刻，我离开这个可爱的地方时，是多么恋恋不舍哟！——离城越来越近了，我向所有往日熟悉的花园房舍问候，而那些新建的，以及作了改动的房舍则使我反感。一进城门，我立即完完全全找到了自己的童年。亲爱的，我不想一一细说了；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多么迷人，但说起来恐怕是非常单调的。我决定在集市上投宿，就挨着我们的旧居。在往那儿去的路上我发现，那间教室，那个我们在一位诚实的老太太管束下度过了童年的地方，现在已成了一家杂货铺。我回想起当年在这间斗室里所经历的不安、哭泣、神志的昏朦和心灵的恐惧。——每走一步也感触良多。一个朝圣者到了圣地也不会遇上这么多记忆中的圣迹。他的心灵也难以盛满这么多神圣的激动。——我还要说一说记忆中千百个经历中的一件。我沿河而下，来到一个农家；这也是我当年常走的路，那时我们男孩子常在那里用扁石块练习往水里打飘飘，看谁打的水飘儿最多。我还印象鲜明地记得，有时我站在那里，注视着河水，脑子里怀着奇妙的揣想随着河水流去，想象着河水流去的地方定是稀奇古怪的，不一会我的想象力就到了尽头；但是我的思绪还在继续驰骋，还在不停地驰骋，直至消失在看不见的远方。——你看，亲爱的朋友，我们杰出的先祖见识多么局限，却又这么幸福快乐！他们的感情，他们的诗歌又是多么天真！奥德修斯谈起无垠的大海和无际的陆地时，是多么真实、感人，多么亲昵、贴切和神秘啊！现在我能对每个学生说地球是圆的，对我又有何用？人只要一小块土地便可在上面安居乐业了，而用来安息的，有一垅黄土就够了。

现在我到了侯爵的猎庄上。这位爵爷为人真诚，纯朴，同他很好相处。但他周围的人却很奇怪，我完全不能理解。他们似乎并非卑鄙小人，但也不像正人君子的样子。有时我觉得他们是正派的，可是我仍不能予以信任。我最感到遗憾的是，侯爵所谈之事往往是道听途说的或是书上看到的，他对事情的看法全是别人向他介绍的，没有他自己的见解。他也很器重我的智慧和才能，但不太重视我的心，可是我的心才是我唯一的骄傲，惟有我的心才是我一切力量、一切幸福和一切痛苦的源泉。啊，我知道的，人人都知道——

惟有我的心才为我所独有。

五月二十五日

我脑子里曾有过一个打算，在计划实现以前原本不想告诉你们的：现在计划已成泡影，所以说了也无妨。我本想去从军的，这事我在心里已经盘算很久了。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跟侯爵到这里来，他现任某地的将军。有次散步时我向他透露了自己的打算；他劝我打消这个念头，说除非我真是出于热情，而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否则还是听从他的劝告好。

六月十一日

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可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了。要我在这儿干什么？我觉得日子真是长得无聊。侯爵待我很好，真是好得没法再好了，但我总觉得不对劲儿。我们彼此之间根本没有共同之处。他是一个有理性的人，不过他的理性极其一般；同他交往真还不如去读一本书来得愉快。我还在这儿呆八天，然后我又将漂泊四方。我又拿起笔来作画了，这是我在这里所干的最出色的事。侯爵颇有艺术感受力，如果他不是被那些讨厌的科学概念和普通术语框住，那他的理解力还会强得多。有时候，正当我怀着热烈的幻想向他畅谈自然和艺术的时候，他却自鸣得意地一下子插上一句关于艺术的陈词滥调，真把我气得咬牙切齿。

六月十六日

是呀，我只不过是个漂泊者，尘世间的匆匆过客！难道你们就不是吗？

六月十八日

我要去哪儿？让我向你敞开我的心扉吧。我还得在这儿呆十四天，然后我打算去参观某地的矿山；其实，这并不是我的目的，我只是想再挨绿蒂近一些，仅此而已。我自己也在笑我这颗心——不过我还是顺从了它的愿望。

六月二十九日

不，这很好！一切都妙极了！——我——她的丈夫！呵，上帝，你创造了我，要是你赐给我这个福分，我会向你祈祷一辈子的。我不会抱怨，宽恕我的这些泪水，宽恕我的这些非分之想吧！——她，做我的妻子！假如我能把这天底下最最可爱的人儿紧紧搂在怀里——每当阿尔贝特搂住她的纤腰，威廉呀，我全身就会战栗不已。

我可以披露真情吗？为什么不可以，威廉？她跟我在一起会比跟他在一起更幸福！哦，他不是能够满足她的全部心愿的人。他缺乏某种感情，缺乏……随你怎么想吧；在读到一本心爱的书中的某一处——哦——我和绿蒂就会有一种心灵的交融，而他的心却不会有共鸣；更有许许多多，当我们说出对某个人行为的看法时，情况也是如此。亲爱的威廉！——虽然他实

心实意地爱她，但是这样的爱当之有愧！——

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打断了我。我的泪水已经擦干。我心烦意乱。再见，亲爱的！

八月四日

也不只我一个人的情况是这样。每个人的希望都成了泡影，每个人的期望都受了欺骗。

我去看望了菩提树下的那位善良的妇人。她的大儿子欢喊着朝我跑来，听到叫声他母亲也来了。她脸上的样子很是忧郁，见了我，她的第一句话便是：“好心的先生，唉，我的汉斯已经死了！”——汉斯是她最小的儿子。我默然无语。——“我的丈夫，”她说，“已经从瑞士回来了，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带来，要不是遇上好人，他真得沿途乞讨了。一路上他发着高烧。”——我不知对她说什么好，就给了孩子一些钱；她请我拿几个苹果走，我接受了，随后便离开了这个令人伤心的地方。

八月二十一日

一转眼的功夫，我的情况就完全变了。有时生活又透出一缕欢乐的光辉，啊，可惜只有一瞬间！——每当我沉湎于梦幻之中，我便禁不住会想：假如阿尔贝特死了，会怎样呢？你就会……，是的，她也会……——于是我就想入非非，直至到了万丈深渊的边缘，才吓得胆战心惊地缩回来。

我出了城门，沿着我第一次去接绿蒂参加舞会的那条路走去。一切都变了！一切，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昨日世界的踪影已经全然无存，我那时激荡的感情亦已消逝。我觉得就像是一个幽灵回到了已遭焚毁的宫堡——他当年身为显赫的侯爵建造了这座宫堡，并把它装饰得金碧辉煌，临终时满怀希望留给了他的爱子，可是现在宫堡已经成了一片废墟。

九月三日

有时我真不理解，怎么有另一个人能够爱她，可以爱她，殊不知我爱她爱得如此真切，如此忘情，如此情意悃悃。校 \*了她我什么也不了解，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有呀！

九月四日

是的。事情正是这样。正像自然界已经临近秋天，我的心里和我周围也是一派萧飒秋意了。我的树叶正在变黄，近处的树木已经在落叶了。我刚来这里时，不是曾经对你讲起过一位青年农民吗？现在我又在瓦尔海姆打听他的情况；听说他已被解雇，被撵走了，谁也不愿再去了解他的情况了。昨天我在通往另一个村子的路上遇见了他，我向他打招呼，他给我讲了他的故事，使我倍受感动，要是我再把他的故事讲给你听，你定会容易理解的。可是说这些干什么呢？干吗不把这令我担忧、使我难受的事保留在自己心里呢？干吗还要来使你伤心呢？干吗我要不断给你机会让你来怜悯我，骂我

呢？莫非我的命运也是如此！

我问起他的情况，这位青年农民回答的时候神态显得有种默默的哀伤，我觉得还有几分羞涩；但是仿佛他一下子重新认识了自己和我似的，马上就变得极为坦率了。他向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开始悲叹自己的不幸。我把他的每一句话都告诉你，我的朋友，请你来审判吧！他承认，他甚而是怀着品味往事的幸福心情告诉我说，他心里对女东家的恋情与日俱增，后来简直乱了方寸，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该说什么，整天魂不守舍。他吃不进，喝不下，睡不着，嗓子眼里好像堵住了一样，不该做的事，他做了；交待给他的事，他忘了。他仿佛中了邪似的，直到有一天他得知她在楼上房里，于是便追了去，其实是一步步跟着她去的；因为她不肯倾听他的请求，他竟想对她施暴；他自己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上帝作证，他对她的意图始终是真诚的，他只需要她嫁给他，同他过一辈子，除此以外，并无别的邪念。他已说了好一阵，所以开始有些停顿了，就像一个人明明还有话要说，但又吞吞吐吐地说不出口。最后他羞答答地向我坦白，她允许他可以有些小的亲热的表示，还容许他贴近她。讲的过程中他曾中断二三次，一再信誓旦旦地说，他说这些并不是为了败坏她的名誉，他还像以前一样爱她，尊敬她，还说，这样的事从未从他口中透露过，他所以告诉我，只是要让我相信他并不完全是个脑袋发昏的荒唐的人。——我的挚友，说到这里我又要唱那支百唱不厌的老调了：要是我能让你对这个曾经站在我面前，现在还站在我面前的人有个鲜明的印象，那该多好！要是我能毫不走样地告诉你这一切，好让你感觉到我对他的命运有多么同情，又不得不同情，那又该多好！不过，够了，因为你也了解我的命运，也了解我这个人，所以你一定也非常清楚，我为什么关注所有不幸的人，尤其是这个不幸的人。

我重读了这封信，发现忘了讲这个故事的结局，不过这个结局并不难猜想。她拒绝了他；她的弟弟对他本来怀恨已久，早就想把他从家里撵出去，所以这时也插手加以干涉，这是因为他担心，姐姐再婚后他的孩子就要失去财产继承权，她没有孩子，所以现在她弟弟的孩子来继承她的财产的希望是十拿九稳的。因此她弟弟立刻就把他赶出家门，并且把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使得女东家即使想要再雇他也不可能了。现在她又另雇了一个长工，据说为了这个长工她又同弟弟吵翻了，有人十分肯定地说，她准会嫁给他的，可是她弟弟却坚决不让她再嫁人。

我对你讲的这些，绝无夸大，也无粉饰，甚至可以说讲得平淡无味，极不生动，而且用的是我们历来习惯的一本正经的言辞，所以也就不能讲得丝丝入扣。

这样的爱情，这样的忠诚，这样的激情绝非文学的虚构。它确实存在着，这样纯真的爱情就存在于我们称之为没有教养的粗人的那个阶级之中。我们这些有教养的人，一个个都被教育成糊涂蛋了！我请你以虔诚的态度读一读这个故事。我今天写下它的时候，心情是平静的；你从我的字迹可以看出，我不像往常那样写得龙飞凤舞，乱涂一气。读吧，亲爱的朋友，读的时候你该想到，这也是你朋友的故事啊！是呀，我过去的境遇就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我的勇气，我的决心还没有这位可怜的不幸者的一半，我简直怀疑自己能否与他相比。

九月五日

她丈夫因事还逗留在乡下，她给他写了一张便笺。信是这样开头的：“最好的、最亲爱的，一旦能够脱身，就快回来，我怀着无穷的喜悦在等你。”——来了一位朋友，捎来消息，说他因故还不能马上回来。她写的便笺还在那儿放着，晚上落到了我手里。我读着，微微笑了起来；她问我因何而笑？——“想象力真是上帝的赐予，”我大声说，“一瞬间我竟异想天开，仿佛觉得这张便笺是写给我的呢。”——她没有说话，似乎不大高兴，我也沉默不语。

九月六日

我好不容易才下决心，把我第一次同绿蒂跳舞时穿的那件朴素的蓝燕尾服脱了下来。这件衣服穿到后来已经旧得穿不出去了。我又让人照原样做了一件，领子、翻边袖口也和原来这件一模一样，还配了黄坎肩和黄裤子。

可是这套新衣服穿起来总不及原先那套称心。我不知道——我想过些时候大概也会喜欢的。

九月十二日

为了去接阿尔贝特，她外出了几天。今天我走进她的房间，她便向我迎來，我欣喜若狂地吻了她的手。

一只金丝雀从镜台上飞来，落在她的肩上。——“一位新朋友，”她一边说，一边把鸟儿诱到自己手上，“这是给我的弟妹们的。这鸟儿太可爱了！您看！每当我给它喂面包，它就扑腾着翅膀，乖乖地啄食。您瞧，它还吻我呢！”

她向小鸟撅着嘴，它便将喙子凑到她的两片芳唇上，仿佛小鸟儿也能体会到它所领受的这份幸福。

“让它也来亲亲您，”她说着便把小鸟递了过来。——小鸟的喙儿筑起了一条从她的嘴唇通往我的嘴唇之路，它的喙儿同我的嘴唇轻轻一触，我仿佛就闻到了她的一缕甘美的气息，领受了她的绵绵情意。

“它的吻并非完全没有欲求，”我说，“它在寻找食物，光是空空地亲热一下它并不满足，又要缩回去的。”

“它还从我嘴里吃东西呢，”她说。——她用嘴唇夹了些许面包屑喂它，她的唇上绽出了欢乐的微笑，透着天真无邪的爱怜。

我转过脸去。她不该这样做，不该用这种天真无邪、销魂荡魄的动作来刺激我的想象力，不该把我这颗常常对人生感到淡漠的心从酣睡中唤醒！——为什么不该？——她是如此信赖我！她知道，我是多么爱她！

九月十五日

我真要疯了，威廉！世界上有点价值的东西本来就不多，可是竟有人对之毫不理解，绝无感情。你知道那两棵胡桃树，我和绿蒂一起去看望圣某某的那位坦诚的牧师时曾在树下坐过。就是这两棵美丽的胡桃树，上帝知道，它们始终以最大的欢乐充实我的心！这两棵树使牧师的院子变得多么温馨，

多么凉爽！两棵树的枝桠是何等壮美！看到这两棵树就不禁使人怀念多年前栽种它们的两位可敬的牧师。学校老师常常提到其中一位牧师的名字，这个名字他是从祖父那儿听来的，说这位牧师是个老实人，每次到树下我总怀念他，心里充满着神圣的感觉。告诉你，威廉，这两棵树被砍掉了——砍掉了！昨天我同教师先生谈到此事，他流了泪。我简直气疯了，我真想宰了那个砍第一斧头的狗东西。倘若我的院子里有这么几棵树，我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其中一棵慢慢地老死，那我定会难过得死去活来的。亲爱的朋友，从这件事情上倒是看到了一点，那就是：人间自有真情在！这两棵胡桃树被砍以后，全村怨声载道，愤愤不平。我希望牧师夫人看到黄油、鸡蛋和别的贡品的减少，就该体会到，她给本村造成的创伤有多大！砍胡桃树的正是她，这新牧师的夫人（我们的老牧师也已去世）。她是个瘦骨伶仃、病病歪歪的女人，因此她根本不留恋这世界，别人也同情她。这个疯女人，装出一副学识渊博的样子，混入研究经典的行列，甚至下功夫从道德批判的角度对基督教进行新式改革，对于拉瓦特的狂热耸耸肩膀，不以为然，结果损害了自己的健康，所以在上帝的土地上得不到一点欢乐。也只有这种人才会把我的胡桃树砍掉。你看，我真难于平熄胸中之怒火！你可以设想一下：落叶使她的院子不干净并发霉，两棵树遮住了她的光线，而且核桃熟了，男孩子们就会掷石头去砸，这些都触着了她的神经，而当她正在权衡肯尼科特、塞姆勒和米夏艾利斯之间孰优孰劣的时候，就会影响她进行深入思考。我看到村里的人，尤其是老人，个个都如此不满意，就说：“你们当时为什么让她砍呢？”——“我们这里，”大伙儿说，“村长同意了，你有什么办法呢？”——但是有件事倒还算公道。牧师还从未尝过他夫人异想天开带来的甜头，这回他也想捞点油水，就同村长商量好，把卖树的钱对半分了塞进各自腰包。但爵爷设在当地的财务机构得知此事后，便说：“把树抬到这里来！”因为这两棵树原本长在牧师的院子里，而地方财务机构又对牧师的院子拥有产权，所以就这两棵树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现在这两棵树还在地上！唔，我要是侯爵，我就要把牧师夫人、村长和财务机构全给……侯爵！——对，我要是侯爵，我还去为我领地上的两棵树操什么心！

十月十日

我只要看到她那双乌黑的眸子，心里就非常高兴！你看，使我感到沮丧的，是阿尔贝特看上去好像不那么高兴，不像他——所希望的——不像我——以为的——假如——我不喜欢用破折号，但这里我没有其他办法来表达——我想这就够清楚的了。

十月十二日

我相已把我心中的荷马挤走了。这位伟大的诗人把我引进了怎样的一个世界！我漫游在狂风呼啸的荒原，四周浓雾迷漫，月色朦胧，祖先的幽灵随风飘忽不定。我听到山上传来激流穿过森林的奔腾澎湃的轰鸣，时而又从洞穴中飘来幽灵隐隐约约的呻吟，以及痛不欲生的少女的恸哭，在长满青苔、杂草丛生的四块墓石旁哀悼那位光荣阵亡的战士，她的情人。随后我发现了他呀，这位白发苍苍的游吟诗人，他正在辽阔的荒原上寻找他祖先的足迹。

呵，他找到了祖先的墓碑，后来他伤心地凝视着那颗射进滚滚云海之中的可爱的金星，往昔的时光又在英雄心中重现，那时这亲切的星光也曾照亮勇士的险阻，月亮曾辉映着他们扎着花环凯旋的战船。我看到诗人的额上刻印着深深的忧伤，看到最后这位孤独的英雄已经精疲力尽，看到他朝坟墓蹒跚地走去，在逝者虚幻无力的影子中不断吸吮新的、令人灼痛的欢乐，俯视着冰冷的土地和高高的、随风摇曳的野草，嘴里在呼喊：“那位旅人将会到来，到来，他曾见过我年轻时美丽的面容，他将会问：‘那位歌手，芬戈尔杰出的儿子在哪里？’他的脚步将跨越我的坟墓，他在世上到处找我，但是毫无结果。”——哦，朋友！我真愿像高贵的勇士，拔出剑来，一下就让我的侯爵从缓缓死去的痛苦折磨中解脱出来，然后再将我的灵魂遣送给这位获得解脱的半神。

十月十九日

呵，这空白！在这儿我胸中所感到的可怕空白！——我常常想，倘若你仅只一次，仅只一次能将她拥在心口，那么，这个空白整个儿都可填满。

十月二十六日

是的，亲爱的朋友，我确信，而且越来越确信，一个人的生命是无足轻重，微不足道的。绿蒂的一位女友来看她，我便走进隔壁房间，拿起一本书，又读不下去，于是便拿起笔来写信。我听见她们在轻声说话；她们彼此都说了些无关紧要的事，城里的新闻，诸如谁结了婚，谁病了，病得很厉害之类。——“她老是干咳，脸上颧骨也突出来了，而且常常晕过去；我看她的日子不长了。”客人说。——“N. N. 也病得很重，”绿蒂说。——“他身上已经肿起来了，”另一位说。——我那活跃的想象力把我带到了这两个可怜人的床前；我见他们在苦苦挣扎，怎么也不肯告别人生，我见……威廉呀！两位女士正在谈论他们，就像他们在谈一个陌生人死了一样。——我环顾四周，打量着这个房间，我周围挂着绿蒂的衣服，放着阿尔贝特的文稿，还有那些我非常熟悉的家具，甚至连那只墨水瓶。我想：看呀，总而言之，对这家人来说你算什么呀！你的朋友尊敬你！你常常给他们以快乐，你这颗心离开他们就无法活下去了；可是——假如你现在走了，假如你离开了这个圈子呢？他们会感到因失去你而给他们的命运造成的空白吗？这种感觉将会有多久？多久？——啊，人生朝露，即使在他对自己的生活最最确信的地方，在他心爱的人的思念中和心灵里，他也必定会风流云散，荡然无存的，而且这一时刻马上就将到来！

十月二十七日

人们相互之间的情分竟是如此淡薄，气得我常常想撕裂自己的胸膛，撞碎自己的脑袋。

呵，爱情、欢乐、温暖、幸福，我不把这些给予别人，别人也不会给予我，而且，即使我心里充满了幸福，假如站在我面前的人是冷冰冰的，有气无力，那我也不会使他幸福呀。

十月二十七日，傍晚

我竟到了如此的境地，对她的感情吞噬了一切；我竟到了如此的境地，没有她我的一切都将付之东流。

十月三十日

我已经上百次起了去搂她脖子的念头！伟大的上帝知道，一个人看到面前有那么多心爱的东西，却不能伸手去拿，他心里多么难受呀！伸手去拿，这原本是人类最自然的本能。婴儿不是见到什么都抓吗？——而我呢？

十一月三日

上帝知道！我躺上床的时候常常怀着这样的愿望，有时甚至是希冀：不要再醒过来。但是早上我睁开眼睛，又看见了太阳，我心里是多么痛苦呀！我的情绪竟会如此反复无常，要是能归咎于天气，归咎于第三者或一次事业的失败，那么我心中难以忍受的不满意的重负就可以减轻一半。我真痛苦呀！我真切地感觉到，一切罪过全在我一人——不，不是罪过！够了，藏在我心里的一切痛苦之源也正是当初那个一切幸福之源。当初我感情充沛，到处游荡，所到之处，全都是天堂，我的心里可以深情地容纳整个世界，现在的我难道已不是当初的我了？这颗心现在已经死了，从中再也流不出欢乐来了，我的眼睛已经干涸，再也不能以清凉的泪水来滋润我的感官，我怯生生地把额头紧锁。我很痛苦，我失去了生命中的唯一欢乐，失去了我用以创造周围世界的神圣而生气勃勃的力量；这个力量现在已经消逝！——我从窗户外眺望远处的山峦，但见朝阳升上山顶，冲破浓雾，照耀着宁静的草地；一条河流蜿蜒曲折地经过树叶凋落的柳林缓缓向我流来，——哦！倘若这壮美的大自然像一幅漆画凝固在我的眼前，然而这欢乐却不能从我心里抽取一滴幸福来注入我的头颅，那么，我这个汉子站在上帝面前不犹如一口干枯的井和一只漏水的瓶！我常常倒伏在地，祈求上帝赐我眼泪，就如在赤日炎炎、土地干裂之时农人向上苍求雨一般。

但是，唉，我感觉到，无论我们怎么苦苦祈求，上帝也不会赐给我们雨水和阳光，可是当年呢，我想起心里就难受，那时为什么就如此幸福？那时我耐心地等待他的圣灵到来，满怀虔诚和感激的心情来领受他倾洒在我身上的欢乐。

十一月八日

她责备我太没节制！呵，她言语之间含有多少绵绵情意！她说我端起一杯酒，往往就非得喝下一瓶才肯罢休，这就叫没有节制。——“您别这样！”她说，“请您想一想绿蒂吧！”——“想一想！”我说，“要您叫我想吗？我想！——我不想！您时时刻刻都在我心里。今天我就在您新近从马车上下来的地方坐过来着……”——她扯起了别的，引开话题，免得我就此事一个劲谈下去。我的挚友，我的意志完全被制服了！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将我摆布。

十一月十五日

谢谢你，威廉，谢谢你的亲切关怀，谢谢你善意的劝告，而且求你不要着急。让我来忍受吧，虽然我已疲惫不堪，但我支撑下去的力气还是足够的。我崇敬宗教，这你知道，我觉得宗教是许多精疲力竭者的手杖，是许多渴得奄奄一息者的清凉剂。只不过——难道宗教对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作用，都必定会起这样的作用吗？倘若你看一看这大千世界，你就会发现成千上万的人，无论信教不信教，宗教对他们未曾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那样的作用，对我来说，难道宗教一定会是手杖和清凉剂吗？上帝之子自己不是说，在他周围的人都是天父赐予的吗？倘若我不是天父赐予他的呢？倘若如我的心告诉我的那样，天父要把我留在他自己身边呢？——我请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不要把我这些纯洁而恳切的话理解为嘲讽。我们自己的整个灵魂都袒露在你面前了，否则我宁愿沉默：对于大家都跟我一样不甚了然的事，我是一个字也不愿说的。人的命运不就是受尽那份痛苦，喝干那杯苦酒吗？——既然这杯酒天上的上帝用嘴唇呷一下都觉得太苦，我为何要硬充好汉，装作喝起来很甜呢？在这一瞬间，我的整个生命正在存在与虚无之间颤抖，往昔犹如闪电，照亮了未来黑暗的深渊，我周围的一切都在沉没，世界正随我走向毁灭，在这可怕的瞬间，我为何还要害羞？“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这难道不是上帝之子的声音，不是这甘自折磨、甘愿清苦、正无法阻挡地走向毁灭的上帝之子徒劳地使出全部力气从内心深处喊出的声音？我为什么就羞于表露自己的想法？他，能像卷布帛一样把天空都卷将起来的尚且逃脱不了那一瞬间，我又何必害怕这一瞬间呢？

十一月二十一日

她看不出，她感觉不到，她正在酿造毒酒，我和她都将被毁掉；满怀狂喜，我将她递给我的这杯毁灭之酒一饮而尽。那亲切的目光，她那经常——经常？——不，不是经常，是有时凝视着我的目光，用意何在？她接受我下意识流露的感情时那喜形于色的样子，还有她额头上表露出来的对我所受痛苦的怜悯，用意又是在何在？

昨天我离开的时候，她握着我的手说：“再见，亲爱的维特！”——亲爱的维特！这是她第一次叫我“亲爱的”，我听了真是心花怒放，乐不可支。我把这句话反复说了上百次，昨天夜里正要上床的时候，我还自言自语叨叨了好一阵，有次竟脱口说：“晚安，亲爱的维特！”说过之后自己也禁不住笑自己了。

十一月二十二日

我不能这样祈祷：“让我得到她吧！”可是，我又往往觉得她是我的。我不能这样祈祷：“把她给我吧！”因为她已属于别人。我没完没了地同自己的痛苦开着玩笑；但是我一旦迁就自己的愿望，放松了约束，那就会引出一连串相反的论点来。

十一月二十四日

她感觉到了我所受的痛苦。今天她的目光深深地透进我的心里。我发现只有她一个人在；我什么也没有说，她则望着我。在她身上我再也看不到花容的俏丽，再也看不到卓越的精神的光辉，这一切全都在我眼前消失了。但是她的目光却更加妩媚，流露着最亲切的关怀和最甜蜜的怜悯，她的目光深深打动了。我为何不可以伏在她的脚下？我为何不可以在她脖子上印上千百个吻来给予回答？她躲开了，逃去弹钢琴了，她那甜美、轻柔的声音合着钢琴的弹奏，唱起了和谐的歌。我还从未见过她的嘴唇如此迷人；微微启开的两片芳唇，仿佛渴望吸吮钢琴中涌流出来的甘美的声音，只有从她纯洁的嘴里发出奇妙的回声——哦，但愿我能把当时的情景给你描述！——我抵挡不住了，便俯身发誓：芳唇呀，我永远不敢冒昧地对你们亲吻，因为唇上飘浮着天上的精灵。——可是——我，想要！——哈！你看，在我的灵魂之前好似耸立着一道隔墙——这份幸福——然后就以毁灭来赎此罪过——罪过？

十一月二十六日

我有时对自己说：你的命运是独一无二的；赞美别人的幸福吧——谁都没有受过你那样的苦。——后来我便吟诵一位古代诗人的诗篇，我觉得好似窥见了我的心。我呵，已经饱尝了种种痛苦！哎，在我之前的人难道就已经如此不幸了吗？

十一月三十日

我大概，我大概无法恢复理智了！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碰到一种乱我方寸的情景。今天！呵，命运！呵，人！晌午，我沿河边走去，对于吃饭，我是毫无兴趣。到处是一片荒凉，一阵冷湿的晚风从山上吹来。灰蒙蒙的雨云飘进了山谷。我远远看见一个身穿绿色旧外套的人在岩石间爬来爬去，好像在寻找什么野花野草。我朝他走去，他听到我脚下踩出的声音便转过头来。我看到他脸上的表情十分有趣，总的来说有一种沉痛的悲伤神情，除此之外，则显得诚实与善良；他的头发是黑色，梳了两个髻，用簪子别着，余下的头发编了一条粗辫子，拖在背上。从他的服装来看，此人的地位似乎很低，我想，要是我对他正在做的事表示出兴趣，他大概不会见怪，因此我就问他在找什么。——“我在找花，”他深深叹了口气，回答道，“还没有找着。”——“现在可不是开花的季节呀！”我笑着说。——“现在的花还是很多的，”他边说边朝我走下来。“我园里就有玫瑰花和两种忍冬花，其中的一个品种是我父亲送给我的，长得像野草一样；我已经找了两天了，还是没有找到。在野外，花总是有的，黄的、蓝的、红的都有，矢车菊开的是小花，漂亮极了，可惜我一株也没找到。”——我觉得这事有点怪，所以便拐弯抹角地问：“您要这些花干吗？”——他脸上抽搐一下，露出奇怪的笑容。“假如您不泄露出去，”他用手指按着自己的嘴唇说，“我答应要给我的心上人一束鲜花的。”——“太棒了，”我说。——“嗯，”他说，“她的东西多得很，可富啦。”——“但是她却喜欢您的一束花，”我接着他的话茬儿说。——“嗯，”他继续说，“她有好多宝石，还有一顶王冠呢。”——“她叫什么名字？”——“要

是联省共和国雇了我，我早就成了另一个人了！”他说，“从前有一阵子我混得挺不错！现在我可完了。我现在……”他眼泪汪汪地望着天空，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么说，您以前很幸福啦？”我问道。——“哎，我真想再像以前那样！”他说。“那时我的日子真不错，过得轻松愉快，简直如鱼得水！”——“亨利希！”一位正在往上走来的老太太喊道，“亨利希，你躲在哪儿？我们到处找你，该回家吃饭了。”——“他是您的儿子吧？”我走到她跟前问道。——“是呀，我这可怜的儿子！”她答道。“上帝让我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十字架。”——“他这样子有多久了？”我问。——“像这么安静已有半年了，”她说，“他恢复到这样，还得感谢上帝，在这以前他疯了整整一年，用链子锁着关在疯人院里。现在他并不伤害别人，只是还老在折腾什么国王啦，皇帝啦。得病以前他是个文文静静的好人，帮着赡养我，还写得一手好字，后来情绪突然变得非常忧郁，发了一次高烧，从此便疯了。他现在的情况您已经看见了。如果要我把他的事细细讲给您听，先生……”我打断了她滔滔不绝的话，问道：“他自己说，有段时间他生活得很幸福，很自在，那究竟是什么时候呢？”——“这傻子！”她露出怜悯的笑容大声说，“他指的是他神志不清的那会儿，他还老夸耀这段时间，那时他关在疯人院里，神志完全不清。”——这话简直像是晴天霹雳，我听了之后就往老太太手里塞了一枚钱币，急忙离开了她。“那时你是幸福的！”我一面喊，一面快步朝城里走去，“那时你很自在，如鱼得水一般！”——天上的上帝呵，人只有在获得理智以前或者丧失理智以后才能幸福，难道这就是你安排给人的命运？——可怜的人呀！我可是多么羡慕你的癫狂，羡慕使你受着折磨的神志错乱！在冬天，你满怀希望出去给你的女王采摘鲜花，为没有采到而悲伤，但并不理解为什么找不到花。而我呢——我从屋里出来既无希望，也无目的，随后又像来时一样转回住所。——你成天在妄想，倘若联省共和国雇了你，你将成为何等样的人。幸福的人呵，你可以把得不到幸福归咎于人间的障碍！你感觉不到，感觉不到，你痛苦的原因就在于你破碎的心和损坏的头脑，世上所有的国王对你也爱莫能助。

假如一个病人为了求圣水而去遥远的圣泉，结果反而加重了自己的病情，更增加了死亡的痛苦，谁要是嘲笑这个病人，谁就要死于非命；假如一个人心里受尽折磨，为了摆脱良心的悔恨，消除心灵的痛苦而去朝拜那座圣墓，他的脚在尚未开辟出来的路上每迈出一步，对他充满恐惧的灵魂来说就是一点解痛灵液，每经过一天的跋涉就使他心上减轻了许多烦恼，那谁要自以为比这位朝圣者高明，他也必将死于非命！——能说这是妄想吗？你们这些坐在软垫上耍嘴皮子的人！——妄想！——噢，上帝！你看看我的眼泪吧！你创造的人已经够可怜的了，你为什么还要再给他一些兄弟，让他们去抢夺他那一点儿东西，抢夺他对你，对你这个无所不爱的神的一点点信任？我们信赖能治百病的药草，信赖葡萄的眼泪，这些不都是对你信赖的表示？因为你赋予了我们周围的一切以治病和缓解痛苦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是我们不可须臾或缺的。父亲，我不认识的父亲！父亲，你曾充满我的整个心灵，而现在却转过脸去，对我不理不睬，父亲呵，把我召唤到你那儿去吧！请你不要再沉默了！对于你的沉默，我这颗焦渴的心灵经受不住了。——一个人，一位父亲，当自己突然归来的儿子搂着他的脖子喊着“我回来了，我的父亲”时，他会生气吗？他的儿子还说：“按照你的意愿，我的旅程本该坚持得更久，但我中断了旅程，请你不要生气。这个世界到处都一样，劳碌和工作换

来报酬和欢乐，但是这些于我又有何用？惟有在你所在之处，我才感到惬意，在你面前无论遭罪还是享受，我都心甘情愿。”——而你，仁慈的天父，难道会将他撵出大门不成？

十二月一日

威廉！前天信上告诉你的那个人，那位幸福的不幸者，曾当过绿蒂父亲的文书，对绿蒂萌生一片痴情，先是藏在自己心里，后来被发现，他为此丢掉了工作，被遣送回家，结果发了疯。你也许是漠不关心地读这个故事的吧，因为阿尔贝特也是无动于衷地讲给我听的，尽管我写得枯燥干巴，但是请你体会一下，这故事对我的震动有多大！

十二月四日

我求你——你看，我这个人完了，我再也无法忍受了！今天我坐在她身边——我坐着，她弹着钢琴，弹出各种曲调，全都是她内心情感的流露！全都是！——全都是！——你以为怎样？——她的小妹妹坐在我的膝上打扮她的布娃娃。我眼里噙着泪水。我低下头，看到了她的结婚戒指。——我的眼泪滚滚而流。——突然，她弹起了那支天籁般甜美的老曲子，顿时，我心里感到莫大的慰藉，忆起件件往事，忆起以往听这支歌的时光，忆起这中间那些令人烦恼的忧郁的日子，忆起破灭的希望，还有——我在房里走来走去，心里强烈的欲求令我窒息。——“看在上帝份上，”我说，同时情绪激动地走到她跟前，“看在上帝份上，请你别弹了！”——她停了下来，怔怔地望着我。“维特，”她微笑着说，这笑容渗进了我的心坎，“维特，您病得很厉害，您连最心爱的东西都厌烦了。您走吧，我求您，请您情绪安静下来。”——我立即离开她，冲了出去。——上帝呵，你看到了我的痛苦，请你快快将它结束吧！

十二月六日

她的倩影时时跟随着我，寸步不离！无论是醒着还是在梦里，她都充满了我整个心灵！

这里，我一闭上眼睛，这里，在我的内视力汇聚的额头里，都有她那双乌黑的眸子显现。就在这里！我无法向你表述！我一闭上眼睛，她的明眸就出现了；她的眸子犹如海洋，犹如深渊，羁留在我的眼前，我的心里，装满我额头里的全部感官。

人到底是什么？这被赞美的半神！难道在他最需要力量的时候，正好就力不从心？无论他在欢乐中飞腾或是在痛苦中沉沦，他都未加阻止，为什么正当他渴望消失在无穷的永恒之中的时候，却偏偏恢复了冷漠、冰凉的意识？编者致读者

我多么希望，我们的朋友在他引人注目的最后几天里能给我们留下充分的手迹，这样我们就可以挨次发表他的遗书，中间不必用叙述来打断了。

我尽最大努力，走访那些可能了解他情况的人，从他们口中收集确切的材料。他的故事很简单，各种说法大体一致，连几件小事也无出入；只不

过对于几个当事人的思想以及他们的判断那就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了。

因此我们别无他法，只好将我们经过反复努力所获得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加以叙述，叙述中插进死者的几封遗书，而且对于找到的每一张字条，哪怕是最小的字条也都加以认真研究；再说，这些当事人皆非平庸之辈，所以哪怕只想揭示某一件事的真正原始动机，也是难乎其难的。

恼怒和郁闷在维特心里的根，不但越扎越深，而且盘根错节，渐渐占据了她的全部身心。他精神的和谐完全破坏了，他内心的狂躁和激愤摧毁了他禀赋中固有的全部力量，导致了极坏的后果，最后弄得他精疲力尽。为了摆脱这种状态，他苦苦挣扎，比他以前同各种弊端作斗争时还要胆怯。他内心的惊恐不安又耗去了他剩下的精神力量、他活泼的天性和机敏，从此悲伤整天陪伴着他，他越来越不幸，越来越不讲道理，因此也就更加不幸。至少阿尔贝特的朋友都是这么说的；他们认为，那位纯洁而温顺的丈夫现在终于获得了渴望已久的幸福，并决心将这幸福永远保持下去，而维特对他却不能正确看待，他就像一个大吃大喝弄得倾家荡产的人，到晚年就只有受苦受罪的份了。他们说，阿尔贝特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并没有什么变化，他还是维特一开始所认识、所赏识和尊敬的那个人。他爱绿蒂超过一切，他为她感到骄傲，希望别人也都说她是最最出众的女子。如果他希望避免出现任何猜疑，如果他不乐意同别人分享这份珍贵的财富，哪怕只是一瞬间，哪怕是以最最纯洁无邪的方式，难道我们能因此而责怪他吗？他们说，每当维特在绿蒂那儿，阿尔贝特往往就离开妻子的房间，这倒并不是出于对朋友的憎恨和厌恶，而只是因为他感觉到，有他在场维特总显得有些压抑。

绿蒂的父亲染病在家，只好在房里躺着，他派自己的马车来接她，她便坐车出城了。那是个美丽的冬日，刚下了一场很大的初雪，大地披上了银装。

第二天早晨维特也跟了去，他心想，要是阿尔贝特不去接她，他就陪她返城回家。

晴朗的天气也没有能使他阴郁的心情好起来，一种麻木的沉重感压在他的心头，种种悲伤的情景已经深深印入他的脑中，痛苦的思绪一个个接踵而来，除此而外，他的心对什么也不会激动了。

他永远不满意自己，觉得别人的境况就更成问题，更加一团糟，他以为，阿尔贝特夫妇间的美好关系已被破坏，他不但责备自己，还对阿尔贝特暗暗怀着不满。

一路上他都在想这个问题。“是呀，是呀，”他自言自语说，并暗暗把牙齿咬得吱吱响，“这就是亲切、友好、体贴和富于同情心的关系，这就是稳定而持久的忠诚！这是厌烦和冷淡！哪一件无聊的事不比这位珍贵、可爱的妻子更吸引他？他知道珍惜自己的幸福吗？知道给她以应得的尊重吗？他得到了她，好极了，他得到了她。——这我知道，别的我也知道，我已经习惯这样想了，他还会使我发疯的，他还会把我干掉的。——他对我的友谊难道无懈可击吗？他不是把我对绿蒂的依恋看作是对他权利的侵犯吗？把我对她的关注看作是对他的无声谴责吗？我知道，我感觉到，他不乐意看到我，他希望我离开，我在这儿对他是个累赘。”

他往往停下自己飞快的步伐，他往往默默地站着，似乎想要转回去；然而他又继续往前走，心里想着这些事，嘴里唠唠叨叨，好像极不愿意似的来到了猎庄。

他进了门，问起老人，问起绿蒂的情况，他发现一家人的情绪都很激动。最大的男孩告诉他，在瓦尔海姆那边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一个农民被打死了！——他对这件事毫不在意。——他走进房里，发现绿蒂正在劝阻老人，因为老人要抱病到那边去，到出事地点去调查案情。案犯是谁尚不清楚，被害者是当天早晨在屋门口发现的，人们对此有种种猜测：被害人是一位寡妇的长工，而寡妇先前雇的那位长工又是怀着不满的心情离开的。

听到这些情况，维特心里猛地一震。——“完全可能！”他叫道，“我得立即过去，一刻也不能耽误。”——他急匆匆地往瓦尔海姆奔去，往事历历在目，他毫不怀疑，这案就是那个农民作的，他曾多次与此人交谈过，并且还很喜欢他呢。死者停放在小酒店前面，要去那儿，必须从那两棵菩提树下经过。他到了那个以前如此喜爱的小场地，不觉心里一震。

邻居的孩子常常坐在上面玩耍的那条门槛已经溅满了血。爱情和忠诚，这人间最美好的感情现在变成了暴力和凶杀。粗壮的树木披着严霜，已经片叶无存，隆起在公墓矮墙之上的树篱，叶子也都已凋落，从疏疏落落的空隙中可以看到白雪覆盖的墓碑。

全村人都聚集在酒店前面，当他走近那儿时，突然起了一阵喊声。人们看见一队武装人员正朝这儿走来，大家都在叫喊：凶手抓来了！维特朝那边望去，已经不再怀疑了。是的，就是那个对寡妇爱得刻骨铭心的长工，不久前他默默吞下一团怒火，心灰意懒地四处徘徊时，维特还碰到过他。“你这不幸的人，都干了些什么呀！”维特边朝被捕者走去，边喊。

——凶犯默默地望着他，没有说话，最后泰然自若地说：“谁都别想得到她，她也别想嫁人。”——犯人押进酒店，维特便匆匆离开了这儿。

这件可怕的事对他的触动不小，他的方寸全乱了。刹那间，他摆脱了悲伤，摆脱了压抑，摆脱了一死了之的情绪，现在一种不可抗拒的同情心正左右着他，使他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欲望：一定得挽救这个年轻人！他觉得这个农民是那么不幸，相信他即使是案犯也是无辜的。他把自己摆在这个农民的位置上，确信他也能说服别人对此深信不疑。他甚至希望能为他辩护，生动的辩护词都快要从小嘴里蹦出来了。他急忙奔向猎庄，路上已忍不住把要向法官陈述的话低声说了出来。

他走进房里，发现阿尔贝特已在那儿了，一时间很使他扫兴；不过他立刻重新振作起精神，激昂慷慨地向法官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但是法官却屡屡摇头，虽然维特使出浑身解数为青年农民进行辩护，而且依据实情讲得生动感人，热情洋溢，可是法官仍然未为所动，这一点倒是不难想象的。他甚至不让我们的好朋友把话讲完，就激烈地加以反驳，并且责备他是在袒护杀人犯；法官向他指出，如果按照他的意见去办，那么法律就得统统取消，国家的安全也将彻底毁掉；他还补充说，在这样的事情上他不能不负起最大的责任来，一切都必须依法办事，按规定的程序处理。

维特还不甘心，他恳求说，假如有人想帮助犯人逃跑，希望法官能高抬贵手，睁一眼闭一眼！这个请求也遭到法官拒绝。这时，阿尔贝特终于插话了，他也站在老法官一边。维特独木难支，意见得不到支持，法官还屡屡对他说：“不行，他没救了！”听了这话，维特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走了。

这句话使得维特的精神有多颓丧，我们从一张字条上便可看出。这张字条是从他的文稿中找到的，肯定是当日所写：“不幸的人呀，你没救了！我看得出，我们都没救了。”

阿尔贝特最后当着法官的面所说的关于被捕者的那番话，维特听了反感之极：他认为阿尔贝特的话里带刺，是针对他的。经过反复思考，他机敏的头脑虽然也明知法官和阿尔贝特两人是对的，但是他觉得如果他承认了，认输了，仿佛就意味着放弃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依托。

我们在他的文稿中又找到一张与此事有关的字条。这张字条也许表露了他和阿尔贝特的整个关系：

“尽管我对自己说，而且反复地说：他是正派人，是好人，但是这有什么用呢，我的五脏六腑都碎了；叫我如何公正得了！”

这天傍晚天气很温和，雪也开始融化了，所以绿蒂便同阿尔贝特步行回家。路上她左顾右盼，仿佛少了维特的陪伴，心里颇为惦念似的。阿尔贝特便开始谈他，谴责他，但同时也为他说了些公道话。他说到维特不幸的激情，希望尽可能不和他来往。——“我希望这样做也是为了我们呀，”他说。“我求你，”他接着说，“设法让他改变对你的态度，让他少来看你。人家在注意了，我知道到处都有人在说闲话呢。”——绿蒂没有吭声，阿尔贝特好像已经感觉到了她的沉默，至少从这时起他不在她面前提维特了，如果她提到，他也不作声，或者把话题岔开。

维特为救那个不幸的人所作的无望的努力，是正在熄灭的火苗最后一次熊熊燃烧；这次努力的失败使他更深地陷入痛苦之中，无所事事；特别是当他听说犯人矢口否认自己的罪行，因此可能要求他出庭证实犯人的罪行时，他几乎气疯了。

他在以往公务生活中所碰到的种种不愉快的遭遇，在公使馆里的恼恨，他遭到的种种失败，受到的种种屈辱，这时一齐在他心头上下翻腾。通过这种种遭遇，他觉得自己一事无成好像是命中注定的，他觉得自己的前途已经毫无希望，就连应付日常生活事务的办法也一无所知；到头来他便完全任凭自己奇怪的感情、想法以及无休无止的激情所摆布，始终没完没了地同那位温柔可爱的女子缠磨，不但扰乱了她的平静，而且既无目的又无希望地耗费着自己的精力，一步步走向悲惨的结局。

这里我们插进他的几封遗书，关于他的迷惘，他的激情，他无休止的奋斗与追求，以及他对生活的厌倦，这些信件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十二月十二日

亲爱的威廉，我现在的情况，那些据说被恶魔撵得四处乱闯的不幸的人大概一定都经历过。有时，我心绪不宁；这既非恐惧，亦非欲念——这是内心的莫名狂涛，它似乎要撕裂我的胸腔，扼住我的咽喉！痛苦呀，痛苦！于是我只好在这与人作对的季节里到可怕的黑夜中去游荡。

昨天晚上我不得不出去。那时突然开始化雪了，我听说，河水泛滥了，溪水猛涨，洪水从瓦尔海姆冲下来淹没了我那可爱的山谷！夜里十一点多我奔了出去。看到狂暴的山洪在月光映照下回旋激荡，淹没了田地、草场、树篱和一切，宽阔的山谷变成了一片翻腾的汪洋，汹涌的波涛合着狂风的呼啸，那景象真是可怕！后来，月亮又出来了，高悬在乌云之上，山洪映着可怖而瑰丽的反光，在我眼前激浪翻滚，奔腾咆哮；我感到一阵战栗，接着又生出一种渴望！呵，我张开双臂，面对深渊喘息着。跳下去！跳下去！我沉浸在狂喜中，要把我的痛苦和烦恼一股脑儿投进深渊！像波涛一样奔腾咆哮而去！

哦！——我却不能从地上抬起脚来结束一切苦恼！——我的时辰还没有到，这我已觉察！威廉呀，如果能驾狂风去把乌云驱散，将洪水紧锁，我多么愿意为此把我的生命贡献 哈哈 对于那个被囚禁的人不也许会得到这份快乐？

在这下面，我和绿蒂曾兴致勃勃地在那儿散步，还曾在一棵柳树下息歇。——现在那地方已被洪水吞没，而那棵柳树我几乎已经不再认识。俯视那个所在，我是多么伤心！威廉呀！我也想到她家的草地，她家猎庄周围的地方！我们的凉亭不知被汹涌的激流毁成了何等模样！想到这些，往昔的阳光照进了我的心灵，犹如囚徒梦见了羊群、牧场和种种荣誉职位。我站立着！——我不责骂自己了，因为我有了死的勇气。——我要是果真……我现在坐在这里像个老太婆，从篱笆上拣些柴禾，挨门逐户讨些面包，好让行将就木的、毫无乐趣的生活再苟延片刻，轻快一时。

十二月十四日

这是怎么回事，我亲爱的朋友？我自己都害怕了！我对她的爱难道不是最神圣、最纯洁、最富亲情之爱吗？我曾经感觉到灵魂里存有该受惩罚的企望？——我不想保证——然而现在却有这许多的梦！哦！有的人把这些矛盾的结果归咎于鬼怪的捉弄，他们的感觉确是真实无误！这一夜！——说来我都发抖——这一夜，我将她搂在怀里，紧紧贴着我的胸脯，在她情话绵绵的嘴上印了千百个吻；我的眼睛在她醉意朦胧的明眸中沉浮！上帝呵！回想起这炽烈的欢乐真是销魂荡魄，我现在仍感到极乐的幸幸福，难道这也要受到惩罚？绿蒂呀，绿蒂！——我是已经完了！我的神志紊乱如麻，整整八天，我已无法思考，我的眼里泪水滚滚。我既然到哪儿都不快乐，那未到处都有快乐。我没有愿望，没有希求。我觉得，走了更好。

这期间，在那样的情况下，离开世界的决心在维特心里越来越坚定。自从他回到绿蒂身边以来，谢世始终是他最后的出路和希望；不过他对自己说，不要操之过急，不要迅速采取行动，他要怀着美好的信念，怀着尽可能平静的决心来迈出这一步。

他的犹豫不决，他同自己的争辩，从在他文稿中发现的一张字条上便可窥见。这张字条可能是他给威廉写的一封信的开头，还没有署上日期。

她的出现，她的命运，她对我的命运的关注，从我干涸的眼睛里挤出了最后几滴泪水。

拉起帷幕，到幕后去！收场拉倒！为什么还要踌躇、畏缩？是因为不了解幕后是什么情景？是因为去了便不能返回？我们精神的禀赋，便是能预感到混沌和黑暗，对此我们却毫不知晓。

到后来，他同这个悲伤的念头越来越密切，越来越亲近，决心已下，而且坚定不移，下面写给他朋友的这封含义双关的信便是一个证明。

十二月二十日

感谢你的厚爱，威廉，蒙你对那句话作了这样的理解。是的，你说得对：我觉得还是走了好。你建议我回到你们那儿去，我不完全满意；至少我还想绕一回道，尤其是天气还有希望出现持续霜冻，路会比较走好。你想来

接我，我也感到非常高兴；只是请你再推迟两个星期，等接到我的下一封信再作考虑。果子尚未成熟，千万不可采摘！十四天左右的时间可以办很多的事。烦你告诉我母亲：请她为她儿子祈祷，并求她原谅我给她造成的种种烦恼。那些我本该使他们欢乐的人，却让他们悲伤，哎，这就是我的命。别了，我最珍贵的朋友！愿苍天赐福予你！别了！

至于这段时间里绿蒂心里有什么变化，她对她丈夫，对她不幸的朋友的感情怎样，我们都不好用语言来表达，虽然根据对她性格的了解，我们在心里对此会有一个大致看法，只有一颗美丽的女性的的心灵才能窥见她的心灵，体会到她的思想感情。

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她已下定决心，采取一切办法与维特疏远，如果她还在踌躇的话，那是出于她真诚的友情和爱护，她知道，她这样做维特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而且他几乎不可能做到。然而，在这段时间里她为形势所迫，不得不采取严肃的态度；她丈夫对这种关系完全保持沉默，她对此也始终一字不提，正因为这样，她更其觉得要以行动来向丈夫证明，她是珍惜他的感情的。

前面插入的那封维特致友人的信是在圣诞节前的星期天写的。当天晚上，他来到绿蒂那儿，发现只有她一人在。她正在收拾准备作为圣诞礼物送给小弟妹们的玩具。他说，孩子们得到这些礼物该高兴得欢天喜地了，还说，当门突然打开，看到一棵装饰着蜡烛、糖果和苹果的美丽的圣诞树，就像到了天堂一样，定会欣喜若狂的。——“只要您听话，”绿蒂说，同时嫣然一笑，以掩饰自己的窘态，“只要您听话，您也会得到一份礼物的，比如一支长蜡烛什么的。”——“什么叫‘只要您听话’？”他嚷道，“您要我怎么样？我可以怎么样？最最好的绿蒂！”——“星期四晚上是圣诞夜，”她说，“那时孩子们都来，我父亲也来，每人都会得到自己的礼物，到时候您也来吧——但在这之前不要来。”——维特一听愣住了。——“我求您，”她接着说，“事到如今，为了我的安宁，我求您，不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把自己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在房里走来走去，在牙缝里嘟哝着：“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绿蒂感到她的话使他陷入了可怕的境地，于是便想用各种各样的问题来转移他的思想，但是全没有用。——“不，绿蒂，”他嚷道，“我不会再见到您了！”——“这是为什么？”她说，“维特，您可以，您必须再见到我们，只不过您要有节制。

哎，您怎么生就这么个急性子，抓住什么就对它倾注那么大的激情，而且一发而不可收呢！

我求您，”她握着他的手继续说，“请您要克制自己！您的智慧，您的学识，您的才能都会使您获得种种快乐的！做个堂堂男子，放弃对一个女子的苦苦依恋吧，她除了同情您，不能越出雷池一步。”——他把牙咬得吱吱响，阴郁地瞪着她。——她握着他的手。“请您平心静气地想一想，维特！”她说，“您不觉得您是在欺骗自己，甘心毁掉自己吗？为什么非要爱我，维特？为什么爱的偏偏是我？我已经是别人的人了，为什么爱的恰恰是我？我怕，我怕，我对于您的愿望所以有那么大的诱惑力，仅仅是因为您不可能得到我。”——他从她手里抽出了自己的手，同时用呆板而不满的目光瞪着她。“聪明！”他叫道，“非常聪明！也许是阿尔贝特教的吧？外交辞令！十足的外交辞令！”——“谁都会这么说的，”她回答说，“难道世界上就没有一位姑娘能使您称心如意吗？下决心去找吧，我向您发誓，您一定会找到的；这

一阵子您沉迷在这狭小的天地里自寻烦恼，早就让我为您，为我们担心了。下决心去旅行，旅行将会，一定会使您消愁解闷的！您去找吧，您一定会找到另一个令你钟情的对象的，那时您回来，让我们共享真正的友谊的温馨。”

“这番话倒可以印出来，向所有的家庭教师推荐呢，”他冷笑着说，“亲爱的绿蒂！请您让我稍稍安静一会儿，一切都会好的！”——“只有一件事，维特，圣诞夜之前您不要来！”——他正要回答，这时阿尔贝特进屋来了。两人冷冰冰地互道了“晚上好”，便挨肩儿在房里踱来踱去，心里都很尴尬。维特开始讲了些鸡毛蒜皮的事，但很快就找不到词儿了。阿尔贝特也一样，随后他便向妻子问起几件要她办的事，当他听说她还没有办妥时，便说了她几句，维特听来这几句话非但很冷淡，而且颇为严厉。他想走，又不能走，磨磨蹭蹭一直呆到八点，他的气恼和不满也在不断增加，等到摆好晚饭，他便拿起帽子和手杖。阿尔贝特请他留下来吃饭，但维特听来这不过是一句无关紧要的客套话，于是他冷冷地谢绝后就走了。

维特回到家，从要为他照明引路的仆人手中接过蜡烛，独自走进房间，放声大哭，怒气冲冲地自言自语，在屋里剧烈地走来走去，后来便和衣往床上一倒，将近十一点仆人才敢进来，问要不要替少爷把靴子脱掉时，这才发现他躺在床上，连衣服也没有脱。他让仆人替他脱下靴子，并告诉仆人，明天早晨不叫他，他就不许进屋里来。

星期一早晨，十二月二十一日，他给绿蒂写了一封信。信是他死后在他的写字台上发现的，已经封好，便差人给绿蒂送了去。从信里所谈情况可以看出，这封信是分几次写成的，我想按其本来面目，分别插在这里。

已经决定了，绿蒂，我决定死，我写信告诉你这件事并不是浪漫主义地制造紧张，而是十分冷静的，就在今天早上，我将最后见你一面。当你读到此信时，亲爱的，冰冷的坟墓已经盖住了这个不安和不幸者的僵硬的遗体了。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能享受到最大的温馨莫过于同你倾心交谈了。我度过了可怕的一夜，哎，也是慈悲的一夜。这一夜加强并且确定了我的决心：死！我昨天离开你的时候，真是悲愤填膺、肝肠寸断，想到在你身边我的生命已经毫无希望，毫无欢乐，我的心就冷得直打颤。——我一回到房间，就疯了似地跪在地上。呵，上帝！你赐我以苦涩的眼泪，这最后一服清凉剂！千百种计划，千百种希望在我心里翻腾，末了只剩下最后的、唯一的念头，坚定不变的念头：死！——我躺下睡了，早晨醒来，心情平静，我心里那个念头依然那么强烈，那么坚定：死！——这不是绝望，这是确信，我已最后决定，我要为你牺牲。是呀，绿蒂！为什么我要将它隐瞒？我们三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离去，而我则甘愿做这一个人！呵，我最亲爱的，一个疯狂的念头确曾常常在我破碎的心里折腾——杀死你丈夫！——杀死你！——杀死我自己！——那就杀了我自己吧！——当你在美丽的夏日黄昏登上山岗时，请你想着我，想着我也曾常常爬上这山头，然后你遥望那边教堂墓地里的坟墓，看那葳蕤的青草在落日余晖中随风摆动。——我动笔写这封信的时候，心情是平静的，可是现在，现在我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生动活跃，我像孩子似的哭了。

将近十点钟，维特叫来仆人，边穿衣边对他说，过几天他要出门，因此让仆人把衣服刷干净，将行装收拾好；还叫他去把各处的帐目结清，把借出去的几本书取回，给那几位他每月都给予一些周济的穷人预先发放两个月的接济金。他吩咐把饭送到房里来。吃过饭，他骑马去法官家。法官不在，

他便在花园里踱来踱去，陷入沉思，似乎还要对以往的种种伤心事最后作一次总的追忆。

可是，孩子们却不让他安静，他们跟着他，在他身边欢欣雀跃，告诉他：明天，再一个明天，还要再过一天，他们就要到绿蒂家去拿圣诞礼物了，并纷纷述说他们小小的想象力所能幻化出来的种种奇迹。——“明天！”他大声说，“再一个明天！还要再过一天！”——他亲切地挨个儿吻了他们，打算离开他们，这时最小的男孩却还要凑着他耳朵说悄悄话。小家伙向他透露，哥哥们都写了几张贺年片，有这么大！一张给爸爸，一张给阿尔贝特和绿蒂，还有一张给维特先生；要在元旦早上送给他们。维特听了深受感动，给每个孩子都送了点东西，接着就跨上马背，让孩子们替他问候他们的父亲，随后便眼含热泪，策马而去。

将近五点，他回到寓所，吩咐女仆在炉子里加足木柴，以便把火一直生到深夜。他叫仆人把书籍和内衣装进箱子，放在底下，再将外衣装入护套缝好。随后他在给绿蒂的最后这封信上大概又写了下面的一段。

你一定没有料到！你以为我会听你的话，到圣诞夜才来看你。哦，绿蒂！要么今天见你，要么就永远不见！圣诞夜你手里就拿着这封信了，你一定会哆嗦，你可爱的眼泪将把信纸打湿。我甘愿这样做，我必须这样做！呵，我下了决心，感到多么痛快。

这期间绿蒂正处于一种奇怪的心态之中。同维特最后那次谈话之后她就感觉到，要同他分开她会多么难受，而要他离开她，他又将多么痛苦。

她在阿尔贝特面前像是随便提起的样子，说在圣诞夜之前维特不会再来了。阿尔贝特因为要同邻近的一位官员办理几件公事，所以便骑马到他府上去了，而且还得在那里过夜。现在她独自坐在家里，弟妹们一个也不在身边，她浮想联翩，反复默默思忖着自己眼下的处境。她看到，她同她丈夫已经永远结合在一起了。她深知他的爱恋和忠诚，她也实心实意地爱他；他的稳重，他的可靠好似上天的特意安排，好让一位淑女凭此营造自己一生的幸福；她感到，他永远是她和她弟妹们的依靠。另一方面，她感到维特是如此可贵，从相识的第一刻起，他俩就志同道合，意气相投，长时间与他的交往以及一些共同经历的情景在她心里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她无论感觉到、想到什么有意思的事，都习惯于同他分享，他的离去必将在她心上撕开一个无法重新填补的裂口。哦，要是她在瞬间能将他变成哥哥，她该多么幸福呀！要是她能撮合自己女友中的一位同他成亲，那么她就可以指望，他同阿尔贝特的关系也会完全得到恢复！

她把她的女友挨个儿想了一遍，发现每个人身上都有某些不足，找不出一个能与他般配。

经过这番考虑她才深深感觉到，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自己心里确实暗暗怀着热切的希望，将他为自己留下，同时又在对自己说，不能留下他，不应该留下他；她那纯洁、美丽、平日那么轻松、那么善于应对的心此刻也感到了忧郁的重压，幸福已经无望。她的心里很压抑，她的眼睛上覆着一片乌云。已经六点半了；这时她听到维特在上楼梯，并且听出了他的脚步声以及他询问她在哪儿的声音。在他到来的时候，她的心跳得这么剧烈，我们几乎可以说这还是第一次。她想，真该让人告诉他她不在家的。他走进了房里，她心慌意乱地对他喊道：“您没有遵守诺言。”——维特的回答是：“我什么都没有答应过。”——“那您至少也该满足我的愿望呀，”她说，“我求过您

要为我们两人的安宁着想。”

她简直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便差人去请几位女友来，以免单独同维特呆在一起。他把带来的几本书放下，又问起其他几本他想读的书。她呢，一会儿希望她的女友快来，一会儿又但愿她们不来。女仆回来了，带来消息，说两位都不能来，请她原谅。

她本想让女仆留在隔壁房间里干活，但随即又改变了主意。维特在房里来回踱步，她则走到钢琴前面，弹起了小步舞曲，但总是弹不流畅。这时维特已在长沙发上他习惯的位置上落坐，她竭力控制住自己，泰然自若地坐到维特身边。“您没有带什么东西来读？”她说。

——他没有带。——“我那只抽屉里有您译的几首莪相的诗，”她说，“我还没有读过，我总希望听您自己来念；但是打那以后一直没有机会，也没有心绪。”——他笑了笑，过去取诗；当他手持诗稿的时候，全身打了一个寒颤；眼望诗句，热泪纵横。他坐下来念道：黄昏之星呀！你在西方美丽地闪耀，你从云里抬起明亮的头，壮丽地移步山峦。你注目荒原，为寻何物？暴风已经停息，从远处传来湍急的山涧淙淙，咆哮的波涛拍击着#盅遥\*黄昏的蚊蚋在田野上成群地乘风鼓翅，嗡嗡有声。你在寻觅何物，美丽的星光？你面带笑容，缓缓移动，快乐的波涛萦绕着你，将你的秀发濯洗。别了，安静的光华！辉耀吧，你莪相心中壮美之光！

莪相之光灿烂地映现了。我看见逝去的友人，他们聚首在洛拉平原上，犹如在那业已逝去的日子一样。——芬戈尔来了，像一根潮湿的雾柱，簇拥他的是他手下的英雄。看呵，那些游吟歌者：白发苍苍的乌林！魁梧的利诺！歌声悦耳的阿尔品！还有你，娓娓怨诉的密诺娜！——想当年，我们在塞尔玛王室大厅举行歌唱比赛，我们的歌声像阵阵春风拂过山丘，吹弯了喁喁私语的青草，自从那次盛会以来，我的朋友，你们的模样有了多大的改变！

婀娜多姿的密诺娜走出来了，她目光低垂，泪水盈盈，她垂着的秀发随着时时从山上吹来的风儿飘洒。——英雄们听到她吐出的婉转歌声，他们的心情变得更加阴沉，因为他们常常见到萨尔迦的坟墓，常常看到一身素装的...#尔玛幽暗的住房。...#尔玛孤独地伫立在山岗上，歌声悦耳动听；萨尔迦曾答应前来，但是四周已经笼罩着茫茫夜色。听吧，这就是珂尔玛的歌声，她正独坐在山岗上！

### 珂尔玛

夜幕已经降临！——我独自一人，被遗弃在暴雨倾盆的山岗上。狂风在群山中呼啸，急流从山岩上跌落，咆哮着滚滚而下。这里没有我避雨的茅屋，我被遗弃在这风雨交加的山岗上。

月亮呀，从云里出来吧！星星呀，在黑夜里闪耀吧！一束亮光引我到我爱人狩猎劳顿后休息的地方，他松了弦的弓摆放在身旁，他的爱犬在他周围到处又闻又嗅！在这树木丛生的河畔，我不得不独自一人坐在峭岩上。激流奔腾，狂风呼啸，可是我听不到我爱人的一丝声音。

我的萨尔迦呵，你为何迟迟不来？莫非他已将自己的诺言遗忘？——这儿就是峭岩、树木，这儿就是奔腾的激流，是我们约会的地方！你答应天一黑就来到这儿；哎！我的萨尔迦迷路到了何方？我愿随你遁去，离开我骄傲的父亲和兄长！我们两家是世仇，但是我俩却不是仇人呀，萨尔迦！

风呵，你停一会儿！激流呵，你也安静片刻！让我的声音传遍峰峦山谷，传进我那漫游人的耳中！萨尔迦，我来了，我在呼唤！树木和峭岩就在这里！我的爱人！我的爱人！我在这里，你为何迟迟不来？

看呀，月亮出来了，山谷里的河水在闪光，灰色的岩石从谷底一直伸到山岗，可是岩石之顶我却不见你的身影，他的爱犬也没有先来报信。我不得不坐在这里，独自一人！呵，下面荒野上躺着的是什么人？——我的爱人？我的兄长？——你们说话呀，我的朋友！可是他们一声不吭，令我心里惊恐万分！——呵，他们已经死了！他们的剑上都染着格斗时的鲜血！呵，我的兄长，你为什么杀死我的萨尔迦？呵，我的萨尔迦，你为什么杀死我的兄长？你们两个都是我亲爱的人呀！在山岗旁的比武场上，在成千上万的比武者中，惟有你最英俊！而在战斗中却令人丧胆！你们回答我，你们听着我的声音，呵，我这两个亲爱的人！

唉，他们沉默了，沉默了，直到永远！他们的胸膛已经像泥土一样冰凉！

哦，你们说话呀，从山岗的峭岩上，从暴风雨吹打的群山之巅！说话呀，你们死者的亡灵！我绝不会吓得毛骨悚然的呀！——你们已去哪儿安息？在群山中的哪个洞穴里我才能把你们找到？——在狂风中我听不到一丝微弱的声音，在山上的暴雨中听不到一息悲叹的回音。

我坐在山岗上悲痛得放声大哭，我泪流满面，挨到天明。死者的朋友呀，你们挖好坟墓吧，但是在我到来之前，请不要把墓穴封闭。我的生命像一个梦，正在消逝；我怎能苟延残生，活在世上！我要伴我的亲人住在这里，住在这激浪拍岩的岸边。——每当夜幕笼罩山岗，狂风在荒野上呼啸，我的灵魂就将在狂风中伫立，哀悼我朋友的死亡。小屋里的猎人听到我的悲恸，他对我声音将又怕又爱听。我的悲泣声一定非常甜美动听，因为我在悼念我的朋友呀，他们两个都是我亲爱的人！

这就是你唱的歌呀，密诺娜，托尔曼妩媚娇艳的女儿。我们为...#尔玛流泪，我们心里都充满凄楚之情。

乌林怀抱竖琴登场了，弹着琴为我们唱起阿尔品的歌。——阿尔品的声音娓娓动听，利诺的心里热情奔放。但是他们现在都已仙逝，在斗室之中长眠，他们的歌声也不再在塞尔玛上空回荡。从前乌林有次打猎归来，那时英雄们尚未捐躯沙场。他听到他们在山岗上比赛歌唱，他们的歌声缠绵婉转，但充满哀伤。他们咏叹那位群雄中的佼佼者，咏叹莫拉尔的阵亡。他的心灵活像芬戈尔的一样崇高，他的剑像奥斯卡的一样，令人丧胆。——可是他倒下了。他的父亲悲声痛哭，他姐姐的眼里泪水盈眶，英俊的莫拉尔的姐姐密诺娜的眼里泪水盈眶。在乌林歌唱之前她便下场，犹如西天的月亮预感到暴风雨即将来临之前，便将美丽的脸庞在云里躲藏。——我和乌林一起弹起竖琴，伴着这悲痛的歌唱。

利诺

风过雨停，中午天气晴朗，乌云正在散开，时隐时现的太阳又匆匆照耀着山岗。阳光映红山中的溪水，在谷底奔向远方。溪涧的淙淙低吟果然甜美，但是我听到的声音，我听到的阿尔品的声音却更加悦耳动人。他在哀哭死去的英雄，他低垂着衰老的头颅，他的双眼哭得通红。阿尔品，杰出的歌

手，你为何独自伫立在这默默无语的山岗上？你凄凉的声音为什么像穿林的风，像击岸的浪？

### 阿尔品

利诺呀，我的眼泪为死去的英雄而流，我的歌为墓主人而唱。在山岗上，你何等魁梧，在荒野的儿子中，你是何等俊美！但是你也像莫拉尔一样倒下，哀悼者也将坐在你的坟头。山山岭岭将把你忘记，你松了弦的弓将摆放在大厅上。莫拉尔呀，在山岗上你像野鹿，健步如箭，敌人见了你心惊胆战，犹如见了夜里报警的篝火燃得高高，你的愤怒像呼号的狂风，战斗中你挥动利剑犹如荒野上闪闪的电光。你的声音像暴雨后山洪的咆哮，像远山上的雷声隆隆。多少人在你的手下丧身，多少人被你愤怒的火焰吞噬。可是当你从战场上凯旋，你的额上又显得多么温和！你的面容像雷雨后的太阳，又像静夜里的月亮，你的胸膛平静安谧，犹如风平浪静的海洋。

如今呀，你的居室狭隘，你的住处昏暗！你的坟墓长不过三步，哦，你呀，从前你的身躯是何等高大！如今唯一记得你的就是那四块长满青苔的墓石；一棵枝叶凋零的树木和几许在风中瑟瑟的野草告诉猎人，这里就是威风凛凛的莫拉尔的坟墓。没有母亲为你哭泣，没有少女为你洒下爱的泪水，生你育你者已死，那位莫格兰的女儿早已香消玉陨。

来了一位拄杖者，是谁？他是谁，这位年迈的老人白发苍苍，他的眼睛已经哭得通红？哦，莫拉尔，他是你父亲呀，他只有你独子一人。他曾听说你战场上的威名，他曾听说敌人被你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他曾听说莫拉尔的荣耀！呵，怎么就不知道他身负重伤？哭吧，莫拉尔的父亲，哭吧！可是你的儿子已经听不到你的呼号。死者头枕一垅尘泥，睡得又深又沉。他永远不会听到你的呼唤，你永远无法将他唤醒。呵，墓穴中何时才会有黎明，好给酣睡者下令：醒来吧！别了，最高贵的人，战场上的盖世英雄！但是战场上永远见不到你的英姿了，你那利剑的耀眼华光再也不会照亮黝暗的森林。你没有留下儿子，但是歌声将把你的名字传唱，要让后世听到你，听到为国捐躯的莫拉尔的英名。——

英雄们个个悲戚，泫然泪下，声音最响的是阿明撕心裂肺的号啕大哭。他想起了自己去世的儿子，儿子死的时候正值青春年华。名声显赫的加马尔的君王卡莫尔正坐在老英雄身旁。“阿明因何如此哀伤？”他说，“因何在此痛哭？听这悠扬的歌声，不使人悦耳赏心？歌声如柔曼的薄雾从湖上兴起，弥漫在山谷，滋润着盛开的鲜花；当太阳重新施展它的威力，雾霭就全部消散。你因何如此伤心，阿明，你这四周环海的戈马岛的统领？”

“伤心呀！我确是伤心，我的悲痛一言难尽。——卡莫尔，你没有失去儿子，没有失去如花似玉的女儿；勇敢的戈尔格还活着，最美的姑娘安妮拉也快快乐乐。哦，卡莫尔，你家是枝繁叶茂，可是我家的宗脉到我阿明就断了根。哦，道拉呀，你的寝床如此幽暗，你正在你的墓穴安眠。——你何时醒来，再用你银铃般的声音歌唱？吹吧，秋风！呼啸吧，在这昏暗的荒野上！澎湃吧，山涧！滂沱吧，栎树林里的暴风雨！月亮呀，钻出破碎的云层，现一现你苍白的脸庞吧！我想起了那个可怕的黑夜，那一夜我子女双亡：勇猛的阿林达尔倒下了，亲爱的道拉也鲜花凋谢。

道拉，我的女儿，你是多美呀，你像高悬在富拉山上的皎月一样俏丽，

像天空飘下的雪花一样洁白，像轻拂的微风一样馥郁！阿林达尔，作战时你箭无虚发，长矛神速，你的目光像波涛上的薄雾，你的盾牌冲锋时像暴风雨中的一片火云！

赫赫有名的英雄阿马尔来了，他来向道拉求婚，不久便赢得了她的爱情。朋友们都怀着美好的希望，期待佳期来临。奥德加尔的儿子埃拉特怒火中烧，因为他的弟弟曾在阿马尔手下殒命。他乔装成一个年迈的船夫，驾轻舟一叶，乘风劈浪驶来。他的鬃发已白，庄重的面容显得镇定自若。‘最美的姑娘呀，阿明可爱的女儿，’他说，‘在不远的海里有座岩岛，那里树上红红的果子霞光闪闪，阿马尔就在那里等待道拉；他派我来接他的爱人，乘船越过波涛翻滚的海洋。’她跟他上船走了，一路上不停地呼唤阿马尔；除了岩石的回声，她没有得到一丝回音。‘阿马尔！我的爱人！我的爱人！你为什么叫我这么害怕？听着，阿尔那特的儿子！听着，我是道拉，我在把你呼唤！’

奸雄埃拉特大笑往岸上逃去。道拉以最大的声音，呼唤她的父亲和兄长：‘阿林达尔！阿明！怎么谁也不来救你们的道拉？’

她的声音从海上传来，听到喊声，阿林达尔，我的儿子，急忙从山上下来。他常年打猎，练得骁勇胆大，他手执强弓，腰插箭矢刷刷作响，五只灰黑色的猎犬紧紧跟随他身旁。

他看见胆大包天的埃拉特已到岸上，他就去把他抓住，捆在栎树上，用绳子把他身上绑了又绑，埃拉特禁不住连连呻吟。阿林达尔驾舟破浪向前，要把道拉救上陆地。这时阿马尔也怒气冲冲地赶来了，他射出一支灰色翎箭，嗖的一声中了你的心房，哦，阿林达尔呀，我的儿子！歹徒埃拉特倒没有死，你却为他送了命，船到岸边，他也倒了下来，气绝身亡。哦，道拉！你的脚边流着你兄长的鲜血，你呀，悲痛欲绝！

巨浪击破了小船。阿马尔纵身跳进大海，为的是去救道拉，还是自作自断了？山上刮来一阵狂风，海上波涛汹涌。阿马尔沉入海底，再也没有上来。

独自一人，我站在海水击拍的岩石上，听到我女儿的哀号。她呼天唤地，喊声不断，可是她父亲却无法救她上岸。我在岸边站了通宵，在朦胧的月色中望着她，整夜都听到她的呼喊。狂风在呼号，暴雨拍打着山坡。黎明到来之前，她的声音就已经十分虚弱。她去了，像晚风消失在岩石上的草丛中，她死了，心里怀着多大的悲痛，剩下的就我阿明一人，孤苦伶仃！我在战场上的威风已经失去，在女人中的骄傲也荡然无存。

每当山上的暴风雨来到，每当北风掀起巨浪，我就坐在喧嚣激荡的岸上，望着那块可怕的岩石。在月亮西沉时，我常常看见我儿女的幽灵，在朦胧中，他们时隐时现，相处和睦，一起游荡，但都现着无限的悲伤。”

绿蒂的眼里涌出一股汨汨的泪水，冲泄了她心头的压抑。但她这一哭，维特却念不下去了。他扔下诗稿，抓住她的手，痛苦的眼泪潸潸而下。绿蒂倚在另一只手上，用手帕掩住自己的眼睛。两人都非常激动。他们从这些高尚人物的遭遇中体会到了自己的不幸，他们有着同样的感受，他们的眼泪在一起交融。维特的嘴唇和眼睛，在绿蒂的手臂上灼燃；她全身起了一阵寒战，她想要离开，但是痛苦和同情像铅一样压在她心上，她的神经像是麻痹了。她深深吸了口气，好让自己的神智恢复清醒，她抽泣着，求他继续读下去，她恳求时的声音非常动人，宛如来自上天的妙音！维特浑身颤抖，他的心像要爆炸似的，他拿起诗稿，时断时续地念道：春风呵，你为何把我唤醒？你

柔情缱绻地将我爱抚，并对我说：我要以天上的甘霖将你滋润！但是我凋谢的时日已近，暴风雨即将来临，它将把我吹打得枝叶飘零！明天那位旅人将会来到，他曾见过我年轻时美丽的面容，他的眼睛将在原野上四处把我寻找，但无法将我找到。——

这些词句的重量全部落在了这个不幸的人的身上。他完全绝望了。一下跪倒在绿蒂面前，抓着她的两只手，把它们先压在自己的眼睛上，再按在自己的额头上，她好像感觉到他灵魂中有个可怕的盘算正在飞升。她的神志昏乱了，她紧紧抓着他的手，把他的手按在自己胸脯上，她心情忧郁而又深受感动，她向他俯下身来，两人灼燃的面颊偎依在一起。在他们心里世界已经消失了，他紧紧把她搂住，将她贴在自己胸口上，并在她颤抖的、咕囔的嘴唇上印以无数个狂吻。——“维特！”她声音窒息地喊道，同时向一边转过脸去，“维特！”她那娇弱的手把他的胸脯从自己的胸上推开；“维特！”她叫道，冷静的声音里流露着高尚的感情。——他没有反抗，把搂着她的手放开，茫然失措地跪在她面前。——她站了起来，心里又怕又乱，又爱又怒，浑身颤抖，说：“这是最后一次！维特！您不要再见我了。”说完，她以充满爱意的目光朝这位不幸的人好好看了看，便奔到隔壁房间，锁上了门。——维特向她伸开双臂，但没敢拦住她。他躺在地上，头枕沙发，就这个姿势躺了半个多小时，直到听见有什么声响他才清醒过来。那是女仆进来收拾桌子，准备开饭了。他在屋里踱来踱去，后来发现又只剩下他一个人时，便到隔壁房门前，低声唤道：“绿蒂！绿蒂！只再说一句话！说一声‘永别’！”——她没有出声。——他等着，央求着，等着；后来，他只好离开，走时他喊道：“别了，绿蒂！永别了！”

他来到城门口，守卫已经认识他了，一声没说就让他出了城。这时风雪交加，将近十一点他才重新敲响寓所的门。维特进屋时，他的仆人发现主人头上的帽子没有了。仆人没敢多嘴，就帮他脱下衣服，他全身都湿透了。后来有人在一块从山头高坡俯临狭谷的岩石上发现了他的帽子。在那么黑暗的雨雪之夜，他居然攀上了这块悬岩而没有摔下去，真有点不可思议。

他躺上床，睡了很久。第二天早晨，仆人听到主人叫唤，给他送咖啡去时，发现他正在写信。他在给绿蒂的信上又写了以下的几段：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我睁开眼睛。唉，这双眼睛再也不会见到太阳了，盖住这眼睛的是一个阴沉晦冥、雾气腾腾的长昼。哀悼吧，大自然！你的儿子，你的朋友，你的所爱已经到了他生命的尽头。绿蒂，一个人在对自己说：“这是最后一个早晨”时，他的感觉是独一无二的，但与朦胧的梦境最为相似。最后一个！绿蒂，我真不懂“最后一个”这个词！如果说我现在站立于此，精力充沛，那么明天我就将四肢一伸，躺在地上。死！这是什么意思？看呵，每当我们谈起死，我们就是在做梦。我曾见过不少人死去，但是人是多么局限，他对自己生命的开始与终结一无所知。现在还是我的，你的！你的，哦，亲爱的！可是片刻之后——分开，离别——也许是永远？——不，绿蒂，不！——我怎能消逝？你怎能消逝？我们两人都在！——消逝！——这是什么意思？这又是一个词，一个空洞的声音！我的心对它没有任何感觉。——死，绿蒂！埋进冰冷的泥土里，墓穴是多么狭窄！多么黑暗！——我曾有一位女友，在我茫然的少年时代，她就是她的一切；她后来死了，我送她的遗体去安葬，我站在她的墓旁，眼看别人把棺木放下去，再从棺木底下把绳子刷刷地抽上来，然后就往下铲土。土落在棺木上，发出沉浊的响声；响

声越来越沉浊，越来越沉浊，最后泥土完全盖住了棺木！——我一下扑倒在墓旁——我心里百感交集，惶恐失措，震惊万分，肝胆俱裂，但是我不明白，自己出了什么事——自己会出什么事——死！坟墓！我不了解这些词的意义！

哦，原谅我吧！原谅我吧！原谅我昨天的举动！那真该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刻。哦，你这天使！那极度快乐的感觉第一次，第一次无可怀疑地在我心灵深处灼燃：她爱我！她爱我！

从你唇上蔓过来的神圣的烈火现在还在我的唇上燃烧，我心里还留着新的、温暖的欢乐。原谅我吧！原谅我吧！呵，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从你起初对我的几次深情的谛视中，在第一次握手时我就知道，可是当我要离开时，当我看到阿尔伯特在你身边时，我就疑虑重重，灰心丧气了。你还记得送给我那些鲜花吗？在那次烦人的聚会上你不能跟我说话，不能同我握手，你就让人给我送来这些花。我在花前跪了半夜，花儿将你的爱情送进了我的深心，可是，哎，这些已经消散，正像在圣餐时领受了圣灵恩赐的基督徒，他对上帝恩惠的情感又将渐渐从他心里淡忘一样。

这一切瞬息即逝，但是我昨天在你唇上享受的、现在我心里仍感觉到的生命之火，是永远不会熄灭的！她爱我！我这手臂曾将她搂抱，我的唇曾在她的嘴唇上颤抖，我这嘴曾在她的嘴边呐呐而语。她是我的！你是我的！是的，绿蒂，永远是我的。

阿尔伯特是你的丈夫，这是怎么回事？丈夫！我爱你，我要将你从他的怀里夺到我的怀里来，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这难道就是罪孽吗？罪孽？好，为此我来惩罚自己；我已经品尝了这罪孽的全部天大的欢乐，已将生命的琼浆和力量吮进了我的心里，从这一刻起你就是我的了！我的，哦，绿蒂！我先走了，去见我的天父，去见你的天父。这一切我都要向天父诉说，他将安慰我，直到你也来到。那时，我将向你飞去，抓着你，在天父面前拥抱着一起，永不分离。我不是做梦，不是妄想！在快进坟墓之时，我心里更亮堂。我们都是要死的！我们会再见的！我们将见到你的母亲！我将见到她，将找到她，呵，我要在她面前倾诉我的衷肠！你的母亲，和你长得一模一样！

将近十一点，维特问他的仆人，阿尔伯特是不是已经回来了？仆人说，回来了，他看见他骑着马过去的。主人听了，随即写了一张便条交给他，内容是：我打算出门旅行，把您的手枪借我一用行吗？祝您快乐！

可爱的夫人昨天晚上辗转反侧，夜不成眠。她所担心的事，终于作出了抉择，而且是以她既不能预料、又无法担心的方式作出抉择的。她的天性本来一向是和悦温顺的，居然也火冒急燎了；徘徊瞻顾，百感交集扰乱了她美丽的心灵。她胸中感受到的是维特拥抱时的烈火？是对他举止放肆的不满？是她将自己眼前的处境与过去那些自由自在、天真无邪和自信不疑的日子相比而生出的恼怒？她该如何去见自己的丈夫，如何向他坦白那一幕，她理当坦率承认、可又不敢承认的那一幕呢？他俩相对默默无言，这已有很长时间，难道该首先由她来打破沉默，并在这极不适宜的时候使丈夫获得这一意想不到的发现？她担心，单就维特来访这件事就会给他一个不愉快的印象，更何况是那个意想不到的灾难！她能指望她丈夫会完全从好的方面来看待她，不带任何成见地容纳她吗？她能希望她丈夫愿意洞察她的灵魂吗？还有，她在她丈夫面前从来都是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的，像水晶一样透明，她从未对他，也不可能对他隐讳自己的任何感情，现在她难道能对他装假？她左右为难，忧虑重重，处境十分尴尬；她的思想一再回到维特身上——她失

去了维特，她舍不得他，可惜又必须丢开他；而他一旦失去了她，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们夫妻间出现的隔阂，此刻她还弄不太清楚，现在压得她多么沉重呵！那么通情达理、那么善良的两个人，相互之间由于某些不便言明的分歧而开始变得寡言少语了，每人都在想自己是对的，别人不对，各种情况纠缠在一起，乱成一团，在这千钧一发的严重时刻，根本就别想把这个结解开。倘若他们早些恢复愉快的信赖，相亲相爱，和好如初，倘若他们之间能够重新恢复相互间的爱情和宽容，倘若他们各自都把自己的心扉敞开，那么我们的朋友或许还可得救。

此外，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情况。我们从维特的信中知道，他渴望离开这个世界，这一点他从未隐瞒。对于这个问题，阿尔贝特常常和他争论，绿蒂和她丈夫之间也不时谈起。阿尔贝特对自杀行为是深恶痛绝的，他甚至常常以平时他个性中所没有的极其敏感的方式声称，他完全有理由怀疑那种意图的严肃性，甚至对此开过几次玩笑，并且把自己的怀疑告诉过绿蒂。这一方面使绿蒂在想到眼前这幅悲惨图象时可以感到放心，但另一方面，要她把此刻正在折磨她的种种忧虑告诉丈夫，她又感到难以启齿。

阿尔贝特回来了，绿蒂神情尴尬，匆忙迎去。他心里也不轻松，他的事没有办完，碰上邻区那位官员又是个食古不化、思想狭隘的人，加上路很难走，更使他火冒三丈。他问家里有什么事没有，绿蒂慌忙回答说，维特昨晚来过。他问有没有信，绿蒂说，来了一封信，还有包裹，都放在房里了。他走进房里，绿蒂一人留在那儿。她爱丈夫，敬重丈夫，他的到来在她心里产生了新的印象。想到他的高尚，他的爱情和善良，她心里就平静多了，她感到有种神秘的吸引力，使她情不自禁地跟着他，她便拿起活计，像往常一样，走到他房里。她发现阿尔贝特正在忙着打开邮包和读信，对信里有些问题似乎感到不快。她问了丈夫几个问题，他一一作了简短的回答，随后便坐到写字台前去写信了。

他们就这样在一起呆了一小时，绿蒂的心情越来越阴郁，她感到，即使在丈夫情绪最佳的时候，她也很难启齿把自己的心事向他表露；她的心里非常悲伤，而她又竭力隐藏自己的悲伤，把眼泪往肚里吞，所以这就使她更其害怕。

维特的仆人来了，这使她狼狈之至；仆人把主人的便条交给阿尔贝特，他看了便条，就泰然自若地朝妻子转过脸来，说：“把手枪给他。”——“我祝他旅途愉快。”他对仆人说。——她听到这句话，简直像是个炸雷落在了她身上，她摇摇晃晃站了起来，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啦。她慢慢走到墙边，哆哆嗦嗦地把枪取了下来，擦去枪上的灰尘，心里迟疑不决，要不是为阿尔贝特探询的目光所逼，她准定还会犹豫半天。她把这不祥之物给了仆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仆人走了，她便收拾起自己的活计，回到自己房里，心里惴惴不安。她预感到将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她立刻打算去跪在丈夫脚下，向他披露一切：昨晚的事，她的过错以及她的预感。随后她又看出，这样做不会有什么结果，说服丈夫到维特那儿去看一看的希望微乎其微。晚饭已经摆好，这时她的一位要好的女友来问了点事，本来马上就要走的，她把她留下了，这样晚餐时的谈话气氛就好了一些。绿蒂强制着内心的不安，大家一起谈谈说说，也就把别的事忘了。

仆人拿着手枪回到维特那儿；当维特听说枪是绿蒂亲手交给仆人的，

心里喜不自胜，便把枪拿了过去。他让人拿来面包和酒，叫仆人去吃饭，自己则坐下来写信。

手枪经过了你的手，你还擦掉了枪上的灰尘，我将这两支枪吻了千百遍，因为你触摸过它们！你，天上的圣灵，玉成了我的决心！你，绿蒂，把手枪交给了我，我曾多么希望从你手中领受死亡呀，呵，现在我领受了！哦，我曾详细问了我的仆人，他说，你把枪递给他时，你在颤抖，你连“再见”都没有说！——唉，天哪，连句“再见”也没有说！——难道为了那一瞬间，那把我永远固定在你身上的一瞬间，你就关闭了你对我的那颗心？绿蒂呀，那个印象即使再过一千年也是不会磨灭的！我感觉到，对于一个为你把爱火燃得如此炽烈的人，你是不会恨他的。

饭后，他叫仆人把东西全部包装好，撕掉了许多信函，出去处理了几笔小额债务。办完以后他回到寓所，不一会又走出大门，冒雨走进伯爵的花园，在那里踟蹰徘徊，直到暮色降临才回屋继续写信。

威廉呀，我最后一次去看了田野、森林和天空。我也和你永别了，亲爱的母亲！原谅我吧！请你安慰她，威廉！愿上帝赐福给你们！我的事情都已料理停当。别了！我们会再见的，那时一定比现在欢乐。

阿尔贝特，我对你竟做了亏心事，请原谅我吧。我破坏了你家庭的和睦，造成了你俩之间的猜疑。别了！我愿了结这一切。哦，但愿我的死能带给你们幸福！阿尔贝特，阿尔贝特，请让这位天使幸福！愿上帝永远降福于你！

晚上，他又在信函、文稿中翻找了很久，撕碎很多信件，将它们投进炉里，并在几个写着威廉地址的包裹上加了封条，包里是他的一些短文和没有写完的随感，有几篇我曾见到过。晚上十点钟他叫人给壁炉里添了木柴，并送来一瓶酒，就叫仆人去睡觉。仆人的房间和房东的卧室都在老远的后院，仆人一回去便和衣而睡，好在第二天一早就去伺候主人，因为主人说过，驿站的马车六点以前就会到门口的。

### 夜里十一点以后

现在更深夜静，我的心里也十分平静。我感谢你，上帝，感谢你在这最后一刻赐我温暖和力量。

我走到窗前，我最亲爱的，透过汹涌飞驰的云层，我看到永恒的天空中有星儿点点！

不，你们不会陨落！永恒的主，他在心里撑托着你们，撑托着我。我看见了群星中最最可爱的北斗星。每当我夜里离开你，出了你家大门，北斗星座总是挂在我的头顶。我常常如此沉醉地望着它，常常高举双手把它看作我眼下幸福的标志，当作神圣的记忆的标志！还有——哦，绿蒂，什么都让我想起你！你无时不在我周围！我像个孩子，把你神圣的手所触摸过的各种各样小玩意儿毫不知足地全都抢到了自己手里！

这帧可爱的剪影，我把它遗赠给你，绿蒂，请你将它珍惜。我在这帧剪影上所印的吻何止万千，每当出门或回家时，我都要向它频频挥手致意。

我已给你父亲留了一纸便笺，请他保护我的遗体。在教堂墓地后面朝田野的一隅有两棵菩提树，我希望在那儿安息。他能够，他一定会为他的朋友办这件事的。请你也求求他。我并不指望虔诚的基督徒会将他们的遗体摆

放在一个可怜的不幸者旁边。呵，我希望你们把我葬在路旁或者寂寞的山谷中，祭司和利未人走过我的墓碑前将为我祝福，撒玛利亚人也将为我洒泪。

绿蒂！在此，我毫不畏缩地握住这冰冷的、可怕的高脚杯，饮下死亡的醇醪！它是你递给我的，那我还有什么畏缩！一切！一切！我生命中的一切愿望和希冀就这样全部得到了满足！我要扣击冥界的铁门了，心情冷静，态度坚毅。

绿蒂呀！我居然有幸去为你死，去为你献身！倘若我能为你重新创造生活的安宁与欢乐，那我就愿意勇敢地、高高兴兴地死。可是，唉，世上只有少数高尚的人，肯为自己的亲人流血献身，并以自己的死激励他们的朋友百倍地生！

我想穿着这套衣服入殓，绿蒂，你接触过这套衣服，并使它变得神圣了；这事我也求了你父亲。我的灵魂将飘荡在灵柩上。请别让人翻我的衣服口袋。这个粉红色的蝴蝶结，就是我第一次在你的弟妹中看到你时，你戴在胸前的那个蝴蝶结——哦，请吻他们一千次，并把他们这位不幸的朋友的遭遇告诉他们。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他们都围着我呢。呵，我已经紧紧地同你联结在一起了！我对你是一见钟情！——让这个蝴蝶结和我同葬吧。这是我生日那天你送给我的！我是多么贪婪地接受了这一切呵！——唉，没有想到，这条路竟把我引到了这里！——你要镇静！我求你，要镇静！——枪里装上了子弹——时钟正敲十二点！就这么着吧！——绿蒂！绿蒂！永别了！永别了！

有位邻居看见火光一闪，听到一声枪响；但随后一切都又寂静无声了，所以他也就没有继续留意。

第二天早晨六点，仆人手持蜡烛走过房间，发现主人倒在地板上。身边是手枪和血。他呼喊着重重抓着他；维特一声未答，只是还发着咕噜声。仆人跑去叫医生，又跑去叫阿尔贝特。绿蒂听见门铃响，吓得浑身直哆嗦，手脚都发软。她叫醒丈夫，两人都起了床，仆人哭哭啼啼，结结巴巴地报告了这个消息，绿蒂一听就在阿尔贝特面前昏倒了。

大夫来了，他发现躺在地板上的这位不幸的人已经没救了，脉搏还在跳动，但四肢已经不能活动了，子弹是从右眼上方击穿头部的，脑浆都迸出来了。大夫多此一举地切开他手臂上的一根血管给他放血，血在往外流，但他仍在喘息。根据靠背椅扶手上的血我们可以推断出，维特是坐在写字台前朝自己头上开枪的，随后便倒在地板上，痉挛地围着椅子打滚。他面对窗户仰卧着，一丝力气都没有了，身上着装齐整：长统靴、蓝燕尾服和黄背心。

房东一家、邻里街坊以及全城都震惊了。阿尔贝特赶来了，这时维特已被抬到床上，额上已经包好，面如死灰，四肢一动不动。他的肺部还在发出可怕的咕噜声，时弱时强；大家都在等他咽下最后一口气。

酒，他只喝了一杯。书桌上放着一本摊开的《艾米莉娅·迦洛蒂》。

关于阿尔贝特的震惊和绿蒂的悲痛，那就不用我说了。

老法官闻讯，策马疾驰而至，热泪盈眶地吻着垂死的维特。他的几个较大的儿子也跟踵而至，他们一齐跪在床前，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大哭不已，吻他的手和嘴，尤其是一向最受维特喜爱的老大，一直吻着他的嘴唇不起来，直到维特断了气，人家才强行把这孩子拉开。中午十二点维特去世了。由于法官在场并作了部署，才避免大家蜂拥而至，造成混乱。

夜里将近十一点，法官吩咐把维特安葬在他自己选定的地方。老法官

和他的儿子跟在遗体后面，为维特送葬，阿尔贝特没能来，他正在为绿蒂的生命担忧。维特的遗体由几位工匠抬着，没有祭司来为他送葬。（注：十八世纪末期，安葬死者通常都在晚间或深夜进行，棺材则由某个手工业行会的工匠来抬。在这一点上维特的下葬与一般习俗没有什么区别。所不同的是，维特安葬时没有祭司参加，这在十八世纪是非常惹眼的。因为这一来就等于把维特打成了凶手和罪犯，而在当时神职人员是不给自杀者安葬的。自杀的人也很难在公墓里得到一块墓地，所以维特预先留下遗书，托S法官将他葬在“教堂墓地后面朝田野的一隅有两棵菩提树”的地方。这里的文字是这样表述的：“法官吩咐把维特安葬在他自己选定的地方。”十八世纪的读者从这句简短而含蓄的话中便可得知：没有法官的照顾，一切都不可能按维特生前的愿望进行。）

### 《维特》：狂飙突进运动的一颗硕果

韩耀成

1774年莱比锡秋季博览会开幕时，《少年维特的烦恼》（以下简称《维特》）面世了，它像一块巨石扔进当时一潭死水似的沉寂的社会，激起层层波澜。一代人的心翻腾了，千千万万人的心里燃起炽烈的热情，整个德国都为这位才智横溢、愤世嫉俗的小说主人公——维特的悲剧命运流着同情的泪水。一时间，身穿蓝燕尾服、黄背心，脚踏长统靴的“维特装”成了当时青年男子的时尚，年轻女子则爱穿绿蒂的服式，尤其是她与维特初次见面时的服式：白上衣，袖口和胸襟上系着粉红色的蝴蝶结。在许多花园里，浪漫的人们为维特竖立了小纪念碑，攀缘植物盘绕在维特式的骨灰瓮上，社会上甚至出现了维特式的自杀。许多人，尤其是妇女，对小说中美妙的爱情描写大为赞叹，更多的人则满怀希望地看到，阴霾即将被驱散，太阳就要升起。也有些人忧心忡忡，认为这种狂热的激情将导致道德沦丧，因而怒不可遏，对《维特》大加挞伐，可是他们未能遏制维特的影响。“维特热”席卷整个德国，并越过国界蔓延到欧洲，乃至遥远的东方古国——中国。《维特》的作者约翰·沃尔夫冈·歌德的名字也家喻户晓，奠定了他一生的殊荣，甚至在他写出一生巨著《浮士德》，成了文学领域里“真正的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人们还称他为《维特》的作者。

#### 一、诗与真

书信体小说《维特》既是青年歌德所处的时代、社会的产儿，也是他青年时代生活的结晶。歌德善于把那些使他“喜欢或懊恼”或使他“心动的事情转化为形象，转化为诗”，从而纠正自己对外界事物的观念，清算自己的过去，使内心得到宁静。维特的命运同歌德的生活有许多相似之处，歌德把他的许多经历化成了诗，但小说并不是作者的自传，歌德曾声称，他所有的作品“只是巨篇自白中的片断”。我们了解了这个“片断”，了解了《维特》中融进的歌德自己的那些经历，对于理解这部小说的构思、产生，认识作品的基本倾向和内涵是大有裨益的。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

福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1765年歌德到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三年后因病辍学。1770年4月到斯特拉斯堡继续他的学业。这座城市哥特式大教堂完美的建筑艺术给他的心灵以震撼，城郊美丽的风景令他陶醉。与赫尔德的结识对歌德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赫尔德激发了歌德对民歌、荷马、品达、莪相以及哥尔德斯密斯等英国作家的兴趣，尤其是点燃了他对莎士比亚的热情，赫尔德体现狂飙精神的美学见解也对歌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歌德与塞森海姆乡村牧师布里昂的女儿弗丽德莉克的爱情，激发他写出了《欢迎与离别》、《五月之歌》、《野地上的小玫瑰》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他与斯特拉斯堡法国舞蹈教师的两位女儿卢琴黛（《维特》中易名为莱奥诺蕾）及其妹妹埃米莉娅的感情纠葛，又在诗人心中留下一片涟漪。姐姐倾心于歌德，而诗人却更钟情于已经订了婚的妹妹，因而引起姐姐对妹妹的醋意。歌德在《维特》开篇第一封信里，就把这段恋情化作了“诗”，半是辩解、半是自责地记述道：

命运偏偏安排我卷入一些感情纠葛之中，不正是为了使我这颗心惶惶终日吗？可怜的莱奥诺蕾！可是这并不是我的过错呀。她妹妹独特的魅力令我赏心悦意，而她那可怜的心儿却对我萌生了恋情，这能怨我吗？不过，我就完全没有责任吗？难道我没有培育她的感情？

1771年歌德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到故乡，被聘为法兰克福陪审法庭的律师。翌年他参加了达姆施塔特的一个感伤主义的文学社团，常常一起聚会。《维特》中所流露的感伤情绪，正是当时社会思潮的真实写照。1772年5月，歌德按照父亲的意愿到韦茨拉尔的帝国高等法院实习。当时德国各邦国都在这里设有公使馆，歌德结交了一批公使馆的年轻官员，如凯斯特纳、耶鲁撒冷等。他还常到风景秀丽的城郊村庄加本海姆（《维特》中改为瓦尔海姆）去漫游。一次歌德去参加乡村舞会，认识了韦茨拉尔德意志骑士团的法官布甫的女儿夏绿蒂，并对这位风姿绰约、纯朴端庄的姑娘一见钟情。但是她已同凯斯特纳订了婚。关于歌德同绿蒂的相识，凯斯特纳的遗稿中有一封给友人的信的底稿，给我们留下了详细记载：

……

1772年6月9日，歌德碰巧参加一个乡村舞会，我的未婚妻和我也去参加了。我因有事，是后来才去的。所以我的未婚妻就和其他同伴一起坐车先去了。歌德博士也在马车上，他是在车里才同绿蒂相识的……他并不知道，她已订婚……那天他很开心——他有时如此，有时则很忧郁——，绿蒂完全占据了我的心，尤其是因为她自己毫不在意，完全沉浸于欢乐之中。不消说，歌德第二天就去看望绿蒂，问她参加了舞会身体怎么样。昨天他已经知道，她是位乐天的姑娘，爱跳舞，爱玩纯真的游戏，现在他又了解了她更擅长的另一面——料理家务的本领……

《维特》中描写维特与绿蒂一起坐马去参加乡村舞会的情节，与凯斯特纳信中所述大致上是吻合的，并非完全虚构，只不过歌德把生活化成小说的时候在细节上作了稍许改动，如小说中维特是到绿蒂家的猎庄上去接她的，绿蒂的未婚夫阿尔贝特出差在外，未参加这次舞会等等。这一时期凯斯特纳的日记和书信中对歌德的情况有着极为详细的记载，是研究《维特》和《维特》时期的歌德的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不久，绿蒂就告诉歌德，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可能超出友谊的范围。她对歌德的态度恰如其分，不让歌德对她萌生非分之想。为了摆脱无望的爱情的痛苦，歌德于9月11日不辞而别，

返回法兰克福。凯斯特纳9月10日的日记让我们了解到歌德临行前一天的真实情况：

歌德在花园里同我共进午餐。我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晚上歌德来德意志馆（绿蒂的家，在《维特》中歌德把绿蒂的家改成了“猎庄”——笔者）。他、绿蒂和我作了一次很奇怪的谈话，谈生命结束以后的情况，谈到去世和重逢等等，这个话题不是他，而是绿蒂提起的。我们互相约定，我们中谁先死，如果可能，他就应把那边的生活情况告诉活着的人。歌德的情绪十分沮丧，因为他知道，明天一早他就要走了。

《维特》中维特也怀着酸楚、凄凉和忧伤的心情在信中写了离别前的那次类似的谈话。

归途中，歌德顺道到女作家索菲·冯·拉洛歇伯爵夫人在埃伦布赖特施泰因的乡村别墅小住。伯爵夫人的女儿玛克西米莉安娜又使他萌生了新的情愫。这位姑娘的一双乌黑的眸子一直深深地印在诗人心里，直到他生命的晚年。

回到法兰克福以后，旧情未了，一连串新的刺激又灼伤了诗人的心：他亲爱的妹妹出嫁了，随丈夫去了巴登的埃门丁根；玛克西米莉安娜成了富商彼得·勃伦塔诺的妻子；绿蒂和凯斯特纳的婚礼也没有如约通知歌德；韦茨拉尔公使馆的秘书卡尔·威廉·耶鲁撒冷因单恋友人之妻而自杀的噩耗更让他心碎，也使他“找到了《维特》的情节”。歌德自己记述了他构思和创作《维特》时的内部和外部氛围：在内心方面，我想摆脱一切陌生的倾向和思想，对外界则以爱的态度来观察一切事物，自人类以至可以理解的下级的东西，任其各显神通。

由此便发生与自然界的各个对象的不可思议的亲密关系与自然全体的默契和共鸣，因此外界每发生一种变动，无论是住所地方的迁换也好，时日季节的流转也好，或任何一种的推移也好，都触动到我的心的最深处。诗人的眼更添上画家的眼，美丽的乡村风景又有宜人的小河点缀其间，加深我的独处之癖，以及使我更得以冷静地从各方面玩味和考察我周围的事物。

生活的体验和创作冲动都有了，一切条件皆已具备，现在歌德要通过文字来倾吐自己的痛苦、感受和对使人窒息的社会的愤懑：

与友人的妻子不幸的恋爱而导致的耶鲁撒冷之死，把我突然从梦中撼醒。我不只静观冥想，我与他共同的遭遇是什么，而且把现在恰好碰到的使我热情沸腾、焦灼不安的同样的事加以观察，因此，我禁不住把正要动笔来写的作品灌上炽烈的热情，以至诗的情景与实际的情景的差别丝毫不能分辨出来。

于是，歌德闭门谢客，集中精力，奋笔疾书，不用写作提纲，只用四个星期的时间，《维特》就一气呵成。

确如歌德所说，《维特》中的许多情节真假难辨，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如同小说中一样，夏绿蒂在母亲去世后也担负起操持家务和照看弟妹的任务；歌德23岁生日（1772年8月28日）那天绿蒂和凯斯特纳送给他的礼物真是粉红色的蝴蝶结和荷马诗集，只是小说中把时间改成1771年；同小说中的情节相似，歌德在加本海姆确实认识一位长得相当标致的女人，并常常接济她的三个孩子；耶鲁撒冷自杀前也是假托外出旅行，让仆人向凯斯特纳借的手枪，如同小说中维特遣仆人向阿尔贝特借枪一样……歌德自己、夏绿蒂、凯斯特纳、耶鲁撒冷、玛克西米莉安娜等人都是小说中人物

的原型，只是有时稍作改动而已，如以蓝眼睛的夏绿蒂为原型塑造出来的绿蒂换上了玛克西米莉安娜的乌黑的眸子，以玛克西米莉安娜为原型刻画的冯·B小姐则换了夏绿蒂的蓝眼睛。对于歌德把现实化为诗这一点，凯斯特纳也看得很清楚：

在《维特》的上篇，维特就是歌德自己。在绿蒂和阿尔贝特身上，他借用了我们——我妻子和我的一些特点，但是作了一些改动；另外一些人物至少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为了下篇，为了给维特的死作铺垫，他在上篇中虚构了一些东西加了进去，比如说绿蒂既没有同歌德，也没有同任何人有过像小说里所描写的那种相当亲密的关系。由于许多次要情景太逼真、太熟悉了，人家必然会往我们身上去想，为此我们对他很恼火……此外，在维特身上有歌德自己的许多性格和思维方式。绿蒂的肖像总体上是我妻子的形象。阿尔贝特要是写得稍为热情一点就好了……下篇跟我们毫不相干。那里的维特是青年耶鲁撒冷，阿尔贝特是普法尔茨公使馆的秘书，绿蒂是这位秘书的夫人……小说中的人物对这三个人来说绝大部分是虚构的……耶鲁撒冷确实给我写过那张小说中提到的便条，出于礼貌，我未加考虑就把手枪借给了他……关于耶鲁撒冷的故事我觉得很奇怪，所以就尽可能加以详细了解，并设法记了下来，寄给了法兰克福的歌德；后来歌德在《维特》中用了这份材料，并随心所欲地加了些东西进去……歌德这样做绝非出于恶意；他对同我夫人和我的关系非常珍视……

由此可见，歌德在塑造《维特》中的人物形象时，并没有照搬自己的生活经历，而是采取了典型化的手法，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觉得“诗”也是“真”，“真”也是“诗”。这正是歌德高明之处，他深谙艺术创作之道。生活的素材一旦演绎成小说，就包容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和审美情趣，并赋予了它时代的精神，作品也就比生活更高了。因此，《维特》不是歌德的自传，维特不等于歌德，也不等于歌德加耶鲁撒冷。维特、绿蒂等人物形象已经成为文学画廊中不朽的肖像了。

## 二、《维特》：时代的产儿

歌德生活的时代，在德国历史上是一个命运多舛的时代。《维特》产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前，当时欧洲的社会、文化、思想正面临着伟大的历史转折，封建社会的彻底崩溃已是无可挽回，资本主义时代正在微露晨曦。人们心情骚动，思潮翻腾。梅林曾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那时的情景：“世界历史的黎明时吹来一阵清新晨风似乎把人们从沉睡的滞重束缚中唤醒；大家迎着崭新的太阳纵声欢呼，这太阳射出的最初的霞光开始染红了历史的地平线。”但是德国的状况却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号称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只是虚有其名而已。国内仍是四分五裂，封建割据造成邦国林立，战乱连绵不断，农业、手工业、商业极端凋敝，社会十分鄙陋，封建势力根深蒂固，人民在苦难中呻吟。对于当时德国的现状，恩格斯作了极其精辟的论述：

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受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日益庞大的支出。一切都像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影响群众意识的工具，没有出版

自由，没有社会舆论，甚至连比较大宗的对外贸易也没有，——除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种卑鄙的、奴颜婢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

当时，德国市民阶级的经济实力虽有增长，但政治上却十分软弱，仍然处于对封建贵族的依附地位。我们知道，歌德的父亲卡斯帕尔·歌德为了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虽然花钱买了一个皇家顾问的头衔，但也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善其社会地位。对此歌德是有深切体会的。

德国资产阶级没有毅力，也没有勇气和人民团结起来，“像英国资产阶级从1640年到1688年部分地完成的那样”，相反，德国的资产者在德国“这个粪堆中却很舒服，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粪，周围的粪使他们感到温暖”。

但是，恩格斯在德国文学中看到了“美好的未来”。他说，“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精神”。恩格斯在文学中看到的“美好的未来”，主要表现在当时兴起的“狂飙突进”运动的作品中。1770年赫尔德与歌德在斯特拉斯堡的会见标志着狂飙突进运动的开始，这个运动大体上于1785年结束。当时，在启蒙运动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作家，对身心所受的压迫深为不满，但是政治上他们又无力改变丑恶的社会现状，于是他们就只能通过文学作品去呐喊，以表达他们的心声。这些年轻的市民阶层的知识分子在英国作家扬格、理查逊、哥尔德斯密斯等以及在《莪相集》，特别是在莎士比亚作品和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的影响下，抨击现存的社会秩序，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反动的教会思想体系，要求个性解放和感情自由，他们崇尚自然，标举天才，高扬民族意识；在美学上，他们拒绝古典主义压抑“自由心灵”的艺术规范，要求摆脱理性主义的精神桎梏，主张扬弃帝王和贵族的题材，塑造市民阶层及其知识分子的叛逆形象。歌德把狂飙精神概括为“要求独立的精神”。狂飙突进运动带有后来浪漫主义的一些特点，所以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前浪漫主义时期”。关于狂飙突进运动和启蒙运动的关系，尽管学界意见不尽一致，但从狂飙突进运动所主张的和要扬弃的内容来看，可以说既是启蒙运动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启蒙运动的反拨。

狂飙突进运动的理论家和精神领袖是赫尔德，它在创作上的代表是歌德。早在60年代，赫尔德的《论现代文学片断》（1767—1768）等一系列论著以及对于民间文学的发掘和研究，就为这场运动作了思想准备。歌德“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尊敬”的《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1773）、席勒“歌颂一个向封建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的《强盗》（1781）和“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阴谋与爱情》（1784）是这个运动的戏剧代表；诗歌方面，以青年歌德的抒情诗，尤其是以他的《普罗米修斯》（1774）为代表；而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则以浓郁的诗意和强烈的激情宣泄了维特的痛苦、憧憬和绝望，喊出了一代青年要求摆脱封建束缚、建立合乎自然的社会秩序和平等的人际关系，实现人生价值的心声，而成为狂飙突进运动最丰硕的成果。小说体现着狂飙突进运动的一切思想和精神，以及艺术上的种种特点，是那个时代的产儿，所以恩格斯赞誉“歌德写了《维特》，是建立了一个最伟大的批判功绩”。

### 三、维特：“反叛的受难者”

《维特》何以有那么大的魅力？对此勃兰克斯作了深刻的论述：

《维特》是本什么作品呢？下任何定义都不能确切说出这本富有想象力的杰作无限丰富的内容；但是我们可以简要地说，这篇描写炽热而不幸的爱情故事，其重要意义在于，它表现的不仅是一个人孤立的感情和痛苦，而是整个时代的感情、憧憬和痛苦。主人公是出身市民阶级的青年人；他在艺术上有天赋，为消遣而画画，职业是公使馆的秘书。歌德不由自主地使这个青年具有他年轻时期的看法、感情和想法，赋予他以他自己的全部丰富卓越的才智。这就把维特变成了一个伟大的象征性人物；他不仅代表了时代精神，而且代表了新时代的才智。他的宏富伟大的程度几乎和他的命运不相称。勃兰克斯的论述给了我们一把钥匙，可以用来开启维特心灵的大门，体会他的感情世界，洞察他悲剧性结局的必然性，认识这个形象内涵的丰富性和深刻性。维特的悲剧源于内、外两个方面。

悲剧的内部原因是由于维特爱情上的失败导致了内心无法解脱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他感伤、厌世的情绪。初识绿蒂，维特的心就整个被她“俘获”了，他爱她爱得刻骨铭心，恋情像凶猛的山洪，一发而不可收。绿蒂已同阿尔贝特订婚，这是他一开始就知道的，但起初的一个多月阿尔贝特去外地未归，维特天天和绿蒂厮守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虽然他有时想起或绿蒂谈到阿尔贝特的时候，他的心头就会染上一抹阴影。随后他连续遭受三次沉重的打击，内心的矛盾使他产生了绝望情绪。

阿尔贝特从外地返回是维特所受的第一次打击。阿尔贝特一回来，维特就从幻想中回到了现实，感到他的快乐已经过去，对绿蒂已“不抱什么奢望”，他要走了（1771年7月30日信）。紧接着他和阿尔贝特进行了一场关于自杀问题的争论。经过这次正面冲突，维特的情绪日益阴郁，他不得不走了。绿蒂和阿尔贝特的结婚对维特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得知这个消息时，维特心里很不是滋味，看来他仅存的一丝希望已经成了泡影，他想到“阿尔贝特搂住她的纤腰”时，“全身就会战栗不已”（1772年6月29日信）。维特辞掉公职，再次来到绿蒂身边时，绿蒂成了阿尔贝特的妻子这个事实已经无法改变，他作为第三者的处境极为尴尬。对阿尔贝特来说，绿蒂是他“珍贵的财富”，他愿同别人分享，“哪怕只是一瞬间，哪怕是以最最纯洁无邪的方式”，这是理所当然的；绿蒂在感情上、精神上依恋着维特，但是作为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女子，她爱自己的丈夫，不愿、也没有决心和勇气以牺牲自己的婚姻为代价，投进维特的怀抱。维特的希望越是不能实现，他的追求也越加执拗、强烈，他内心的矛盾无法解脱，因此他常常想到死，把死看作自己“最后的出路和希望”。处在两难境地的绿蒂，最后下决心与维特疏远，要维特放弃对他的爱恋，并离开她出去旅行。在圣诞夜前夕，他与绿蒂一起诵读莪相，激情冲破了道德的规范，两人紧紧搂抱在一起。绿蒂从神智昏乱中恢复过来后，“心里又怕又乱，又爱又怒”：“这是最后一次！维特！您不要再见我了！”绿蒂的这句话对维特的打击是致命的，他再也无力承受了，于是在圣诞夜给绿蒂写完绝笔信，于午夜12点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另外，维特多愁善感的性格，是造成他悲惨结局的另一内在原因。他的感情过于纤细，性格过于脆弱，是个对月长叹、对花落泪的多愁善感的青年，似乎患了一种忧郁症，刚到他的“隐居地”，他就发出了“人生如梦”

的感叹。我们知道，感伤主义是18世纪50至70年代的时代潮流，是当时流行的“时代病”。那时，年轻人争取自由的精神日益发扬，他们不能容忍受支配、受束缚的状况，但是面对封建势力极其强大的社会现实，他们行动上又无能为力，他们感情细腻，带有一点病态，便把人生当作是可厌恶的负担，以此来作为对社会的抨击和反抗，德国青年这种“时代病”的外来诱因，是外国文学。歌德曾谈到莎士比亚笔下忧郁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及其独白使德国青年为之着迷，盛行于18世纪中叶的欧洲感伤主义文学，如斯特恩的《感伤的旅行》、扬格忧郁、哀怨的《夜思》、格雷调子低沉的《墓园哀歌》、哥尔德斯密斯的《威克菲尔德牧师》以及麦克菲森仿作的、假托是莪相的诗歌等，对德国青年的厌世情绪更是起到了推波逐澜的作用。读者一认识我们这位朋友维特，就感觉到他强烈的感伤主义情调，他一味强调心灵感受，对人生厌倦，因而寄情于山水，他对月亮、大自然和音乐有着极其敏锐的反应，四季景物随他心境的变化而变换。他第二次来到绿蒂身边时，悲怆情绪已经很浓，周围的景物也和他的心情一样，已是“一派萧飒秋意”，他只有在莪相诗歌中才能排遣他的烦恼和悲伤，所以维特说：“莪相已把我心中的荷马挤走了”。莪相诗歌中那无穷无际的旷野、劲风吹动的荒草、长青苔的墓碑，空中飘浮着阵亡英雄和凋谢的少女的亡灵——这一切使小说男女主人公的心受到强烈震撼。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文学氛围中，人们“为自己的不满足的热情所苦，而外界又绝没有刺激”来使他们“作有意义的活动，在沉闷无聊的日常生活中拖下去是未来的唯一的出路”，于是人们便“满怀愤慨，不顾一切，以为人生既然不能再拖下去，脱离尘世，倒为得计”。

维特悲剧的外部原因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维特曾想通过事业上的发展来摆脱爱情的失望所造成的心灵创伤。他走出绿蒂周围的小世界，投身到社会这个大世界之中，他到公使馆供职，以一展自己的聪明才智。但是当时德国社会十分鄙陋，那些拘泥刻板的人，处处因循守旧、虚文俗礼，公使对标新立异的维特很是反感，周围的那些庸人个个精神贫乏，空虚无聊，虚伪奸佞，尔虞我诈，一心追逐等级地位。社会上等级观念根深蒂固，连冯·B小姐的姑妈，这位“除了仰仗门第的隆荫”之外，一贫如洗的老太太，也对维特这位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极为鄙视；有一次维特无意中出现在贵族沙龙上，惹起一场风波，那些“高贵的”贵族先生和夫人宁肯退场，也不愿同他这个地位低下的人一起参加晚会。受尽屈辱的维特非常愤怒，真想在自己胸口上捅上一刀，“好透一透憋在心里的闷气”。由于在社会上四处碰壁，事业上的失败，维特对前途不再抱任何希望，而是完全任凭自己的感情，又回到了绿蒂身边，更深地卷入三角恋爱的纠葛中而不能自拔。可以设想，如果有一个适合维特发展的社会环境，他完全有可能干出一番事业，从而摆脱对绿蒂的苦恋，出现与现在迥乎不同的结局。可是，德国社会容纳不下维特这个天才，鄙陋的封建制度把他推向了毁灭的深渊。普罗米修斯被钉上了德国苦难的十字架，歌德自己则克服了失恋的痛苦和自杀的念头，“把使他不安、使他痛苦的一切，以及时代的骚动情绪所包含的病态和畸形的东西，全都倾泄在他创造出来的人物身上”，“揭开了沉睡在当代的深深激动着的心灵里的一切秘密”。

维特这个形象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就在于他蕴含了18世纪下半叶德国社会的阶级内容和时代思潮，维特身上带着德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的深深的印记，使他成了“反叛的受难者”。

有人说，维特对绿蒂的爱恋是“单恋”，“单相思”。果真是如此吗？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小说里的描写。维特爱绿蒂，因为她是自然、纯朴和美的化身，而且两人的心是相通的，在精神上、感情上他们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绿蒂对当时一些文学作品的看法，她对英国感伤主义小说的喜爱都是同维特一致的。德国诗人克洛普施托克以庄严、明快的语言歌颂自然的诗篇《春天庆典》沟通了两人的心灵，她把手放在维特的手上，维特则“眼含喜悦的泪水吻着它”。维特感觉到，绿蒂对他的命运是关心的，是爱他的（1771年7月13日信）。绿蒂这一方也并不全是被动，时有主动的爱意的表露：她说话时有时把手搁在他的手上；她还允许维特伏在她的手上痛哭；她撅着嘴给金丝雀喂食，然后把小鸟递给维特，让啄过她的芳唇的喙子也去亲亲他；她有时凝视着维特的目光，接受他“下意识流露的感情时”“喜形于色”；后来她下决心要与维特疏远，也是“为形势所迫”，她说：“事到如今，为了我的安宁，我求您，不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读了莪相诗歌，她一反善于克制的常态，和维特紧紧搂抱在一起……可见，维特对绿蒂的爱绝非自作多情，是得到绿蒂的回报的，至少在感情上是这样。这部小说是维特在倾诉自己的烦恼和痛苦，如果绿蒂也写一部书信体小说，吐露自己心曲的话，那她对维特的爱一定也是十分炽热的，她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也是不轻的。我们再举一例来加以印证：有次绿蒂独自在家默默思忖，把丈夫和维特两人作了比较：丈夫稳重、可靠、深爱着她，是她和她的弟妹们的倚靠，跟着他，她就可以营造自己一生的幸福；维特呢？他非常可贵，从相识的一刻起，他俩就“志同道合，意气相投”，她“无论感觉到、想到什么有意思的事，都习惯于同他分享”，他如离去，“将在她心上撕开一个无法重新填补的裂口”。一个是她生活上的倚靠，一个能给她感情上和精神上的慰藉。这种两难选择真够她为难的。人的感情是微妙的、复杂的，一个女子与一男子结合，感情上又依恋另一个男子，这在生活中并不罕见。绿蒂没有离开自己的丈夫同维特结合，并不说明她不爱维特。“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这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事实上两个情投意合、两心相印的男女，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结合而抱憾终生，这样的例子无论是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或是现实生活中，都并不罕见。因此，说维特是“单恋”或“单相思”，这论点笔者实难苟同。

#### 四、自然·天才

维特时代，“自然”是一个热门话题。早在18世纪中叶，卢梭目睹私有制产生以来，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压抑了人的发展，人的贪婪和欲望使人逐渐背离了自然、朴质和美好的本质。他认为人类最美好的状态是“自然状态”，因此他强调人必须“顺乎自然”，呼吁“返回自然”。他在小说《爱弥尔》中把主人公置于大自然之中，让他在劳动和实践中增长才干，努力将他培养成具有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具有民主意识的新人。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作家接过卢梭“返回自然”的口号，提倡投入自然的怀抱，反对违反自然的东西，向往合乎自然的社会制度。

维特对自然有着特殊的敏感，他的人生体验和大自然互相交织，融为一体。他来到瓦尔海姆这个村子时，正值温暖的春天，他心里虽然仍不时泛起往日的忧伤，但是明媚的春光，欣欣向荣的大自然温暖着他那颗“常常寒颤的心”，用诗一样的语言唱出对大自然的颂歌（如1771年5月10日

的信)。瓦尔海姆小酒店前面两棵枝繁叶茂的菩提树，某乡村牧师院子里的两棵深荫遮地的胡桃树令他难以忘怀；他赞颂一切合乎自然状态的东西：他喜爱天真的乡村儿童，朴实的农民，还跟下层老百姓交朋友；他向往纯朴的乡村生活，亲自采摘豌豆，一边撕豆荚上的筋，一边读读他的荷马；看到姑娘们头顶水瓮，到井边来汲取甘冽的清泉，古代宗法社会的生活便令他陶醉。在他眼里，绿蒂是自然的化身；在公使馆工作时，他发现冯·B小姐“在呆板的生活环境中仍保持着许多自然的天性”，并和她一起“幻想纯净幸福的乡村生活”。他讨厌一切背离自然的东西：鄙视陈腐、傲慢的贵族，与拘泥刻板、因循守旧的公使格格不入，憎恨等级制度和对人的种种束缚，谴责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倾轧。维特的审美观念也是从自然出发的。在对自然的体悟中他认识到，一切成规“必定会破坏自然的感情和对自然的真实表现”，从而增强了他“纯粹要遵循自然的决心”，使他领悟了艺术创作的真谛：“惟有自然才是无穷丰富的，惟有自然才能造就伟大的艺术家。”歌德在谈到创作《维特》的动机时说：

我决心一方面任凭我的内部自然的特性自由无碍地发挥出来，他方面听任外界的自然特质给予我的影响。……在内心方面，我想摆脱一切陌生的倾向和思想，对外界则以爱的态度来观察一切事物，自人类以至可以理解的下级的东西，任其各显神通。由此便发生与自然界的各个对象的不可思议的亲密关系与自然全体的默契和共鸣，因此外界每发生一种变动，无论是住所地方的迁换也好，时日季节的流转也好，或任何一种的推移也好，都触动到我的心的最深处。……歌德在《莎士比亚命名日》（1771）这篇短文里认为，莎剧人物准确地再现了人的本质，所以他赞叹道：“这是自然！是自然！没有比莎士比亚的人物更是自然的了。”维特心目中的自然“意味着人的性格的完整性，一如宇宙的统一性，但也是对善与恶的二元论概念的扬弃，抛弃天神的启示和救世的诺言，承认生老病死的人的命运”，这种自然，“不单纯是山川风光，而是一种哲学的、生物的和社会的概念”，而且也是一种艺术观。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维特称自己是自然的儿子和朋友。勃兰兑斯对此的看法是维特“不仅在感情上是自然的儿子，而且就天才是自然的最高发展来说，他就是自然本身。

他融化到自然里，在自己身上感到了自然的无限生命力，因而产生了‘神化’的感觉”。

除赞美自然外，维特还十分推崇天才。天才这个词常常会引起误解，以为天才就是“超人”，是与生俱来的，是玄而又玄的东西。关于天才，歌德曾发表过许多见解，其中不乏相互矛盾之处，到了晚年他的看法趋于成熟，很有睿智。他认为，天才是最合乎自然的，反对束缚，要求平等和个性解放；天才是“最富创造力的人”，具有独创性和标新立异精神，具有高尚的目的；天才善于吸取群众的经验和智慧；天才不是天生的，要具备多种条件，包括适当的身体素质，要学习别人的长处。

维特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天才和产生天才的时代，所以狂飙突进时期又称为“天才时期”。但是这又是束缚天才的时代，维特是个才气横溢的艺术家，绿蒂曾多次称赞他的才智和禀赋，阿尔贝特也说他是个很有才智的人。他追求感情自由，要求平等和个性解放，他投进自然的怀抱。维特声称，他“拥抱大自然的全部奇妙的感情”都“打上了天才的印记”。

他要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他深感社会上到处都有“禁锢着

人类创造力和探索力的局限”，譬如到绿蒂的父亲S法官家来作客的一位大夫，见到维特和绿蒂的弟妹一起在地上玩就颇有微词；又如维特起草文稿讨厌繁缛枯燥的公文语言，而采用狂飙突进运动的生动的文风和具有活力的语言如倒装句——当时年轻一代强调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情色彩的标志——，却遭到恪守理性主义文风及其文法规范的公使的指责。维特的天才在当时的德国社会中得不到、也不允许他去施展，难怪他要发出如此沉痛的感叹了：“为什么天才的河流难得冲破堤岸，难得成为汹涌澎湃的洪水”，“其原因就在于，两岸住的是沉着冷静、深思熟虑的老爷，他们担心自己花园中的亭榭、郁金香花圃以及菜园会被洪水冲毁，所以知道及时筑堤挖渠，以防患于未然。”（1771年5月26日信）。社会容不得天才，容不得维特这个新派人物，这正是当时德国的耻辱。

## 五、《维特》引起的争议

对于《维特》的争论，实际上还在小说正式面世之前就已开始了。首先让我们来听一听小说所涉及的两当事人的反应。1774年小说正式推向市场之前，歌德从印刷厂拿到第一批书之后，立即分别给夏绿蒂和凯斯特纳各寄了一本去。歌德在给绿蒂的信中，希望她好好招待一个很像他的朋友——“他的名字叫维特”。绿蒂读了小说深受感动，勾起了她对往事的甜蜜的回忆，凯斯特纳则怒不可遏。他给歌德的信中说，维特像现在这个样子，他感到很不是滋味，并责备歌德没有良心，肆意糟蹋了“那些现实中的人”，歌德“借用了他们性格特征的人”。

凯斯特纳的信歌德难以理解，也使他感到震惊。他给朋友造成了痛苦，使他心里很不安，就给凯斯特纳夫妇写了一封既是安抚、又是辩解的信，歌德深信，结果将证明凯斯特纳的担心是“过分夸张了”，他认为“小说中事实和虚构的掺和是无害的”。

《维特》面世后所引起的轰动是空前的，歌德一举成了当时文坛上最最耀眼的星星。人们创作了大量诗文和歌曲献给维特，报刊上发表大量评论文章，人们通信中谈得最多的也是这部小说。这时凯斯特纳也不得不承认，小说毕竟是小说。几个月后，1775年初，《维特》的第一个法文译本出版了，紧接着又出版了多个译本，一向傲慢的法国人也给予这位卢梭的门徒以热情的欢迎和衷心的敬意。随后各种欧洲文字的译本迅速出现。在战场上善于呼风唤雨的拿破仑皇帝竟把《维特》读了七遍之多，远征埃及途中还带着这本小说。狂飙突进运动作家对《维特》表示热烈欢迎。诗人舒伯特读了《维特》“心都溶化了，胸口怦怦直跳，狂喜而痛苦的泪水滴滴嗒嗒直流”，他劝读者“自己买一本《维特》来读，并要用心来读”！他自己“宁肯终生穷困，一辈子睡干草，饮清水，吃树根，也要来体验一下这位多情善感的作家的心曲”。海因泽和克劳迪乌斯对此也有同感，伦茨、克林格、瓦格纳、毕尔格等作家也热情地对小说加以赞扬。席勒深刻地分析了维特的悲剧，他说：“一个人物以热烈的感情拥抱一个理想，并且逃避现实，以便追求非现实的无限；他不断地在他身外寻求他永远在他自己的天性中所破坏的东西；他觉得他自己的梦想才是唯一现实的东西，他自己的经验无非是永久的束缚；他把自己的存在看作是束缚，应当把它粉碎，以便深入绝对的现实。”席勒接着写道：

有趣味的是看到，凡是滋养感伤性格的东西是以怎样愉快的本能聚集在维特身上：狂热然而不幸的爱情，对自然美的敏感，宗教的情操，哲学沉思的精神，最后为了不忘掉任何一点，还有莪相的阴暗、混沌和忧郁的世界。如果再加上，外部世界在这个苦痛的人看来是怎样不亲切，甚至是怎样敌对，他周围的一切事物怎样联合起来要把他赶回他的理想世界，那末我们就看不出这样一个性格有任何可能性从这个圈子里把自己挽救出来。

威廉·冯·洪堡1789年5月30日给他的未婚妻卡罗琳娜·冯·达赫勒登的信中说，一天晚上他在朋友桌上看到《维特》，一拿起来便放不下手，一口气读到天亮。信中他除对小说的内容和思想赞不绝口外，还特别赞扬小说的“语言是如此真实，如此朴实，如此感人，如此让人着迷”。

启蒙运动作家，如莱辛、克洛普施托克、维兰德等文坛宿将一方面赞扬歌德的才能，但由于浸透着狂飙突进精神的《维特》体现了与启蒙运动不同的世界观与美学理想，所以启蒙运动作家对《维特》也多有责难。莱辛于1774年10月26日给约·埃申堡的信中认为，小说应该有个“简短而冷静的结束语”，指出让维特自杀是个“下策”，会对青年人产生有害的影响，并认为最后应加上个短短的尾声，而是“越写得愤世嫉俗越好”。

对《维特》的激烈反对和恶毒攻讦主要来自封建统治者和道貌岸然的天主教会。封建统治者把《维特》视作“淫书”，诅咒小说的作者“该遭天雷轰”。当时德国的一些邦国对《维特》下了禁令，如在莱比锡，书尚未印出就遭禁止，说《维特》在为自杀行为辩护，并鼓励自杀，会导致青年人，尤其是弱女子的堕落，市议会还规定，对有这本书的人要课以16个塔勒的罚金。在意大利的米兰，小说一出版就立即被没收并加以销毁。丹麦政府认为，《维特》是一本邪恶的书，它不仅危害基督教，而且也危及市民优良的道德风尚，因而于1776年也把《维特》列为禁书。汉堡主教戈茨认为，《维特》挖掉了全部道德的根基，美化通奸与自杀，他要求“彻底根除这部广为流传的毒草”。英国德比郡主教勃里斯托勋爵1797年在耶拿会见歌德时，骂《维特》“是一部极不道德的该受天谴的书”，责备歌德不该用这样的书来引诱人去自杀。歌德当即给予迎头痛击：……世间有些大人物用大笔一挥就把十万人送到战场，其中就有八万人断送了性命，要他们互相怂勇杀人放火和劫掠。你对这种大人物该怎么说呢？在看到这些残暴行为之后，你却感谢上帝，唱起《颂圣诗》来。你还用地狱惩罚的恐怖来说教，把你的教区里孱弱可怜的人们折磨到精神失常，终于关进疯人院去过一辈子愁惨生活！还不仅如此，你还用你们的违反理性的传统教义，在你的基督教听众灵魂里播下怀疑的种子来毒害他们，迫使这些摇摆不定的灵魂堕入迷途，除了死以外找不到出路！对于这一切，你對自己该怎么说，你该受什么惩罚呢？现在你却把一个作家拖来盘问，想对一部被某些心地偏狭的人曲解了的作品横加斥责，而这部作品至多也不过使这个世界甩脱十来个毫无用处的蠢人，他们没有更好的事可做，只好自己吹熄生命的残焰。……

《维特》问世以后，各种改编本、抄袭本、仿制本、讽刺摹拟本大量涌现。最为可笑的是德国作家克·弗·尼柯莱写了一本《少年维特之欢乐》的书，书中主人公用灌了鸡血的手枪自杀，虽然血流满面，却并未丧命，绿蒂感动之下便与他结成眷属。歌德在书信中和一些短诗中表达了他对此公的恼怒。

歌德“像鹌鹑一样，用自己的心血哺育了”《维特》之后，像是在神

父面前作了一次忏悔，了却了一段情缘，把自己“从暴风雨似的心境中拯救出来”，感到心情轻松、自由和宁静。《维特》的作者歌德此时名扬四海，年轻的魏玛公国的卡尔·奥古斯特公爵慕名派宫廷侍从把他请去，26岁的歌德于1775年11月7日到达魏玛，进入公爵的母亲安娜·阿玛莉娅创建的“缪斯宫廷”，开始了他生活中的新旅程。此后歌德思想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创作方法和风格起了巨大变化，不再一味听凭感情的宣泄，而是以古希腊罗马艺术为榜样，追求宁静、纯朴，主张感情与理智、理想与现实、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实现古典人道主义理想。

## 六、圆梦

《维特》的中译本，除郭沫若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外，近年来又陆续出了若干种译本，我因何还要重译？对此似有稍加说明之必要。对于外国文学名著，我认为应允许有多种译本并存。由于译者的个性、爱好、气质、修养、经历不同，以及各个译者中外文水平的高低有别，译本的风格就会有很大差异，其中有的译本有可能与原作的风格较为接近，多种译本并存，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经过读者的选择、评判，优胜劣汰，必然会筛选出一种或数种最佳译品来，这对我们正确理解原作，繁荣和发展我国的文学翻译事业是有益的。当然，这里所说的是严肃认真的翻译，至于那种纯粹着眼于金钱或别的目的而进行的草率的重译，则又当别论。说到我自己，我与《维特》的结识时间已经很长了。早在大学期间，我就十分喜爱《维特》，不仅赞叹小说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而且着迷于它精湛的艺术技巧。歌德采用书信体裁，以内心独白的形式，让维特在读者面前，在自己的灵魂面前敞开自己的心扉，把自己的忧郁、痛苦、挫折、希望与抱负一股脑儿宣泄出来，坦诚地表露自己的颂扬与批评、反抗与退缩，是一部典型的浪漫主义心理倾诉小说，在德国文学史上开了先河。小说在结构上也很有特色，一封封书信可分可合，合在一起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分开来则是一篇篇优美的散文。每封信或长或短，视内容而定，有抒情，有状物，有写景，有叙事，有议论，或指点江山，谈论艺术，或针题时弊，抨击社会。下篇中维特走向社会，以求得事业上的发展，这就使主人公开阔了视野，贴近了生活，使他对德国鄙陋的社会环境以及黑暗的封建制度有了更为深切的体验，增添了小说的时代感和社会批判力度。

小说基本上是维特自己同自己的对话，书中所叙述的一切我们都是通过维特的视角才了解到的，但下篇中插入“编者致读者”，以这种方式交待了维特自杀前的情况，他的思想活动和难以解脱的内心矛盾，并把维特的若干信件和便条等材料串连起来。这样不但使小说在形式上有了变化，使书信体小说的结构翻出新意，更主要的是为读者进一步了解维特提供了一个视角，即作者视角。小说总的风格是情调忧郁而充满诗情画意，文字极为优美，富有韵律感。这里有缠绵悱恻的恋情和甜蜜温馨的生活场景，又有喜笑怒骂和冷嘲热讽的革命性描绘。特别令我陶醉的，是小说中对大自然有出色描绘。在歌德笔下大自然仿佛是有知的，它随维特心情的变化而变幻自己的色彩和风格，它时而和煦温暖，妩媚动人，时而粗犷狂暴、寒气逼人；时而欢快明朗，时而忧伤昏暗，它是主人公心灵的一面镜子。我还记得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初夏时分躺在未名湖畔的草坪上诵读《维特》的情景，当我读到“我整

个灵魂都充满了奇妙的欢快……”这封信时（1771年5月10日），自己心里也充满了一种奇妙的感觉，对生机勃勃的大自然生出无比的亲切感，当我读到阴郁、悲壮的莪相诗歌以及描写山洪暴发的场景时，心中也起了寒栗。那时候我就萌生了翻译《维特》的愿望。时光荏苒，几十年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心中的夙愿一直未得实现。这次应译林之约，重译《维特》，终于圆了青年时代的梦。翻译的时候，我竭力捕捉原作的风格，想尽可能地再现原文忧伤、典雅、流畅优美、激情澎湃、诗意浓郁的特点，在译文的遣字造句方面颇费了一些斟酌，有不少书信我是把它作为散文诗来译的。

郭老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卷首刊有《绿蒂与维特》一诗：

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

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

这是我们人性中之至圣至神；

啊，怎样从此中有惨痛飞进！

可爱的读者哟，你哭他，你爱他，

请从非毁之前救起他的名闻；

你看呀，他出穴的精魂正在向你目语：

请做个堂堂男子罢，不要步我后尘。

有人问，近年出的其他几种《维特》的译本怎么都没有这首诗？我查阅了有关资料得知，《维特》的初版并没有卷首诗，1775年出第2版时歌德才分别于上、下篇之首各加了一首主题诗，郭老所译卷首诗的前四句置于上篇卷首，后四句放在下篇之前。但后来的版本中这两首诗没有再用，据现在的版本，拙译《维特》上、下篇卷首也都未加题诗。关于小说书名的原文，现在一般都写作《Die Leidendes jungen Werther》，但也有个别版本Werther之后还加有一个s，即《Die Leidendes jungen Werthers》。后者是歌德青年时代的写法，歌德晚年对于人名第二格的书写喜采用现代德语弱变化的形式，即人名后面不加s。小说1824年的版本，歌德就把Werther后面的s去掉了，拙译所据版本原名就是采用歌德晚年的用法，Werther后面未加s。

